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存七百四十二卷）目録六十卷（十）

〔明〕解縉　姚廣孝等編

類書叢編影印明鈔本

虜

詩文二

宋蔡端明集論虜騎强頸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衆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强衆國而来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来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摇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爲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僞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彊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隂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困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侵居故塞其兵寖强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脱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來邉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概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絶大漢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太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頼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内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黠陁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産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稱蕃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晋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晋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内僣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頼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遣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疋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戴德讋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儐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爲踈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說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擾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老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圍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静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衆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鷙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殺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鬬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滄海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袁起巖東塘集論踈

虜當分其勢　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識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爲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識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惡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驁貪悍以洩其慢侮之毒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識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識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識在聖人爲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輔之則大惡大奸將縱橫桀驁而不已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識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遽至於亂天下矣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擯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隷於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盛禮之觀夫周公當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而來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蜂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迺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復建南廷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内地迨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爲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割西掠幾二百年此其爲患實兆於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爲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興師以誅虜迄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僞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變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庶足爲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悅於一時之獨脈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此曹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况其桀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吉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爲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爲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囷倒廩之患而况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兩淮之與虜鄰不啻左右手之應聞諜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爲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爲彼已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爲宜析黨以破虜姦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籍爲定數於關虜之路視郡邑之大小而雜居之彼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爽滅之禍則庶乎虜姦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則某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間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庶乎吾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爲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爲利適以爲害後雖勢壓而力服之亦已傷矣今廣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壯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爲武安君之坑趙祿之而淺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爲則將爲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對結羅屈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李壁雁湖集尚書省劄子爲已降代虜詔左官奏去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爰遣師徒往申弔伐之義敬攄悃款仰靳孚佑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貺唐李頻聞北虜入靈州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向靈州歲歲徵兵去難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許郢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　毳幕承秋極斷蓬飄飄一劍懸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邊寇畏驍雄恩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韓偓詩代小王家爲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相國　動天金鼓逼一作

登神州惜別無心學墜樓不得廻眸辭傳粉一作御侍使須含淚對殘秋析歎伴妾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唯有此一作也宵魂夢裏想懸相見鳳池頭宋劉學易先生集虜中作十八首　自昔和戎使于今出使光胡星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淪返溝封一筆銷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　文物燕人士衣冠漢典儀衆知纓紫好深狀血毛非形勢今猶古規模夏變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　虎北西南迤居然帶鑰金百尺天上樹千里掌中川沙幕宜逃漢山戎莫病燕即今脫地洋占兩河田　禮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從來馬生男薄貫鋤傳聞斷脘地裝歲作擯居　但逆銀牌使何堪把驛程路迷如欲盡山轉忽逆行列伐祈羅騎先驅渤海兵繫空誰計此會未及長纓　甚作河南大休爲燕地人來能羞石晉誰復怨嬴秦地犯述來海星占析木津悲傷此邦舊會遣一朔祈　寒日川原晴顛風草木昏挽礫悲尉見語客畏聲吞嘯落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錯擊肉長遣郤把仔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意瘞成珠畫出驚雛況宵鳴厭剝秋悲歎人不應自覺寸心孫　北狩能捫斗南淪欲摘星錯開空耳滿異域得身輕好恭粟姚家仍列車騎銘英吉夭作限關路有松事　鼓角霜初眈蕭笳日欲醺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關問道無人迹嘶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決眥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賴看破境飛長悲青塚恐莫忘白登圍禮覺闔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人物分多種遷流不見經已無燕代已但有犬羊腥海馬生難馭山苗煮始烹奔韶方九奏異類合來庭　喜鬮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能耆嗜味獨使鹽已怍今生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柏梁尊獸服貂裘敝愁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淡水面苜爲餐　置酒穹廬晚僧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晴湩酪羶君看東嚮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戢食乾羊味如聞生菜香龍梅浮破臘燕鴈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汝天際翔虜立春差一日日覺茄鼓耗中宵撐未掌獸看山灌灌快見柏青青記里無官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官胡蓋言隴西李忍對杜陵蘇椎髻心何似璫刀意豈無陳湯那復得衛律不勝誅　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　頑虜勞戎索神機屈睿謨鷹鸇臨遠悵狐兔落清都勇逐龍韜去驚隨虎士趨瞻天象覆育塗地脫頂史即看宣登阪何煩雨泣辜但聞多屬國五虜附元符　彭汝礪鄱陽集使

虜有懷　長年日戴老萊衣，不忍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望白雲飛。白雲汝飛去何許，悠悠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灑大河，直與波瀾競東注。蘇魏公集　虜中紀事　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為苦，紀事書呈同事　使美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尊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熏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銓澹庵集　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甚韻　蘇張杜宇炳如丹，徧歷艱荒覺世寬。龍勒殊勳標絕域，麒麟奇節障狂瀾。二千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朋梅溪集　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可成之語皆出睿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　用儒端可復侵疆，活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將寧治白首郎。行見車書混天下，豈容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　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蠻，遂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春水虜都名。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草于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壯觀空存夢想閒。遠虜游魂豈足憂，漢家方運恆中壽，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戶侯。聞虜亂次前輩韻　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持喙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操薄，誰辨新亭哭。藝祖有聖謨，嗚呼寧忍讀。藝祖嘗書大宋一統四字賜大臣，今藏秘閣。前年從軍南山南，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毵毵。有時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劍淚汍瀾。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柏寒。儒冠忍恥垂五十，急裝何由穿袴褶。羞為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枯魚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運數群胡盡，煙塵北道除。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搖馳道，櫻桃薦寢園。南公忠義藩，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　送洪內翰使虜二首　郊廟熙成寧事，瀆罷知緡夏亦惟新。邊烽已卻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遐想穹廬占漢月，使呼香譯帝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說與麒麟畫老臣。　我冠方侍玉輿香，公北侍祀郊禮執綏頗問雙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容驕子姹胡强。天教忠信行匪脫，人許功名上大常。試卜和戎和未晚，歸來烟雨正梅黃。送洪景盧內翰使虜二首　全章王色照華臺，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胃中武庫兵。萬里往來公有相，淮濆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戰地撫路，公之詩之檄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來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遼。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着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送江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侍字　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嫩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遙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醉。要領一笑得，歸來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艤船待。楊誠齋集　送朝士使虜　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役氣似秋鷹。詩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冰。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　出北門　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綏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淮。霜外汀洲蘆葉曉，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騷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梅花。　送章茂少卿使虜　雪後聞君策馬歸，長纓自請繫梓挈。光華劒佩伊吾北，犀壓風濤瀚海西。漢苑秦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來聽履星辰上，誰道淮陰假鎮齊。借南書　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　帝遣唐朝第一人，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為君王轉大鈞。洪适盤洲集　詠胡虜　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蠶。俄聞佛狸死，不得帝鞭歸。虎旅空增竈，狼弧為解圍。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投機。江湖集　鄭仁叔　送中書王舍人使北虜　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息，塵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陳必復詩　聞虜退後作　小臣憂國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橐書夜入京。淮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天驕死，傳聞已息兵。　詠狂虜　狂虜何時靜，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汴泗自東流。腥日離離野，悲風鴻雁秋。諸賢江左計，長為晉人羞。許綸涉齋集　虜宮闕　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雅似道朝廷小，復作阿房意未休。　虜行移以盱眙為盱胎　華風雅染不知我，將底論思獻納來。杕杜昔曾聞杕杜，盱眙今卻見盱眙。　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生馬聞騎使武事，故京熟覽動詩才。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劫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龐謙孺白蘋集　聞虜人敗于柘皋作口號十首　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歷臨地，悲殺當時老大臣。　鐵鷂乘時轉海[illegible]

手鬥鬥白如銀只今邊郡羞揖拜淮北淮南正殺人　文武宣和盛兩班
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粘罕中間陷兩
京當時兀朮尚無名如今索鬬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　胡馬縱橫歷
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擁壽州　京口人來
說禁江似聞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　聞道諸
軍造背嵬柘皐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劒鐵塔前鋒一命摧　戰伐
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簽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　一
自官軍報捷頻當人無數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辛火德炎炎照紫宸眼看熙虜遭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被戕淮南漸平喜而作詩　聖主久臨御戢戈息主靈狂胡犯
天紀躍馬搶虜庭四海漲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間可乘大
將夫經畧淮壖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采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
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搖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墻興皇天相我多一夫
遂有能煞棃貴釵劍果是酒債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戾賽緊星斗
蜂目見丹青行行若死熟此亦不足稱誰云恭無傷以煞庭可懲釋流潤
泉集初八日傳聞充州虜退又云來澤之捷　鎧場來云靜家國疑搖搖

深乎惟帳善公卿日以朝虜勢國不壯虜騎國為駿徑驕士氣少戰守民
力凋荒山凋壑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搁死樸而黃葉飄梟鶚互鳴儀狐
豺紛躑跳禿鬢秪枯藜蜂立天益寥恭惟我壽皇撫復志有除咄哉聞禧
臣妄動危虛覆女眞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危隆替華夏焦羌戎
漢威靈河隍唐傳昭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帝與堯
陳簡齋集聞王道濟陷虜　海內壹壹定如今在賊國虛傳來盎眠漢岑
景時吳楚兵使盜伏兵吳王使稗不肯殺殺之後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
丞單中會士卒脅走出逃梁將自得脫不見華元歸五僖集二年鄭伐宋
宋華元樂之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宋
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衣參衛郡守還詩世事何足處一身那可料危
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卷送來泉詩雲孫馬息頑老淚不勝揮朵式利從
筆詩淚下不可揮元名賢詩建康万俟氏慧柔造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
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　夫宦湖右妾江東三載鶯悼獨守空菱芳有心
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雨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
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習之詞賀新郎近聞北虜衰亂諸公
未有勸上倚飭內治以詩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

述懷此詞蓋嘗有林嵩陳同父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棒
心放筆輙不自揆同志毋以其近而廢其言　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
寒暑謾嘗艱苦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羞翻未雪漸老矣悲生華髮國恥
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積付湘瑟　人心未可隨時別守
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悲深料骨數南北久成
離絕中夜聞鷄狂起舞袖青蛇戛擊光芒徹三大息皆空裂宋朱希真詞
木蘭花慢中州何日見又歲虜十作指榮河駿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
苑花空春游夢冷萬斛堆愁簪纓散關塞阻恨難尋杳館夏嗟悽慘年
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　拘幽作宕海兩翻翎傾聞誰收但易水歌傳于
山賦在青史名留青讀中有眼且狂歌載酒古揚州休把霜髯老眼等
閑清淚空流宋洪作中西漢集黑寧使虜圖抄　臣某臣許淮三月癸丑
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為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
三日有命中舍有亭亭有饗林以間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
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十塞下凡二十有五日山川
之戎蛉遠近險隘橫從之殊道途之陟降存原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
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奈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爲圖抄二卷特相

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距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
皆有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漿館徑度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
牧畜宜馬牛羊草宜荔梃泉耳𣗥宜梁蕎而人不善藝四月始稼七月畢
斂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隕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妥其兩髦行則乘
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間啖麨粥單于庭依犢兒山之麓廣薦之中
氈廬數十無垣墻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渠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
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自澄州大山之西爲室韋今謂之皮室其
俗類契丹恩州以東爲渤海中京以南爲東奚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
南山間奚西奚有故霫之區其西治牛山谷奚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爲
奚語其民皆屋居無足者墁上或苫以樺木之皮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
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
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朮其厚不能四寸而
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荒帷富者加氈幨文繡之飾中
京始有果蔬而所植不蕃契丹之衆果瓠皆資於燕粟車轉粟鈥以馬送
之虜庭山之南乃燕薊八州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

其帶女子連裳異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南拒馬河負
北塘廣三四里陂澤綿亘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爲緣堤畜水以倣塞南
　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橋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
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
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之廣渡
三百步其溢爲城下之隍廣僥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谷通三十里至
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　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
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來乾水水廣數百步然人謂之盧
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　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
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爲大府襟帶
八州提控中會寀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
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
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
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　順
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
城北倚潮水爲險水之茉數百步地廣多粟可以積栗以扼北山之衝北

當潮道而幽州壓其後背勢而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
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車騎之
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據北
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衝道北實　北之險而順州眾其後管鑰所寄
驁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
　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皆原隰三十餘里至中
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
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容而南有潮里平積百餘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鉤之
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
可以歷姦藉勢而南有密雲極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爲固也　古北館
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循潮里東北行山
間數涉潮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
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
由峽間詭屈降陵而潮里之水貫潟清洌分境之勝殆鍾于此　新館西
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後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
踰小嶺有岐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鉤折而南數

里至臥如館　臥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在川間中有大水曰雲水
乃故雲之區也絕雲有佛　嶛崖石以爲偃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
行八九里踰雲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欒水東
出度摸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　柳河館西距臥如館七十里自館循
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
五里至打造嶺有徑路行於嶺岘脊嶺之間按之驛道近差十里餘　打
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
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流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
築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漏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捷
摧如屋而鳴泉激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遂以爲常過頓二十五里
南行至牛山館　牛山館東北距打造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數有大山曰
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復西南數里濟車
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異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
至鹿峽館　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犀嶺又
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少山後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
南出幽州自幽州南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

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
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　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三十里自館東北
行二十餘里踰犀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
北五里至富谷館　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
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　長興館西距富谷
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迤邐正東至中京　中京西距長興館二
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屋閭宮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
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岐出踰隴走靜淀又
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膏河至臨都館皆
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　臨都館南距中京
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建盧過頓乃登馬疲
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　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
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餘
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凉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處百步河之流繞
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析而北與駱馬河會　松山館東南距崇
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寸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涼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尤統州慶雲嶺踰濟同子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驛馬會又三十餘里至儒驛帳皆平川帳以氊爲之前設青布拂廬其地植林排此　儒驛氊帳西南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陟坂行十餘疊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　廣寧館南距儒驛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登州路南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日豐州州將本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處之自今改令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行原坂間二十里至會星館　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巔焉中頓行原數間三十里至咸熙帳　咸熙氊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磧二十餘里至黃河迎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派廣度數丈而已偏中頓有潺潺南沙涸涸北派廣四丈岸皆岩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可在數折而廣狹如一疑昔人力爲之河出峽中有梁如當折溝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派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十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

兩碁至輒漲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濱水也虜人不知謬爲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起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　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墁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巔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　牛山氊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南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南一里至鍋窯帳　鍋窯氊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東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陀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陀十餘疊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廛廬略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大和氊帳東南距鍋窯帳七十里自帳後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賓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中心山帳　中心山氊帳西南距黑河帳八十里復北行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座池龕折木植其足所謂永安山也　新添氊帳西南距中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關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　頓程氊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廟之朝凡三其餘皆氊廬不過數十悉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閤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氊廬一旁駐氊車六前植纛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緣澗澗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犢兒過犢兒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爲市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毋得鹵掠汲黯傳鹵獲因與之鹵虜通用又鹹地亦作滷又與櫓同漢書血流漂鹵又鹵莽粗疏苟且也許慎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河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凡鹵之屬皆从鹵徐鍇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

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鹵文也勒古反爾雅朴土鹵郭璞注杜預也以苦而含大又曰不生物曰鹵鹵鹹也如墻大鹵也揚雄方言鹵參也顏野王玉篇力古切鹹也卑濕出有鹵潟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丁度集韻或从水从土亦作滷潟張有復古編別作滷潟並非黃擬廣千祿字樣鹵與虜同戴侗六書故鹹澤也按潤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當从西內象鹽外象鹹鹵器與鹵同古用爲盾櫓之鹵揚桓六書統木母鹵然非同即古切鹹地產鹽者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近水鹹地爲田區畦畛以待水漫浸其上水退而日乾其上面即有鹽生如米粟排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池之鹽水淺則無鹽久旱則池水自結成鹽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池水出之狀效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微商音天土曰鹵人土曰鹽倪鏜六書類釋象形篇說从西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龍九切字鹽存古正字加水非道謙聲音文字通木古切韻會定正字切木古米零捷鹵

篆書 [illegible] [illegible] 五音集韻 [illegible] [illegible] 並曾公亮見楊桓六書統 [illegible] [illegible] 並汗簡 [illegible] 文上 [illegible]

周公鼎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鹵 徐鉉篆韻 鹵 鹵 東六書統 鹵 六書統

草書 鹵 溪張鄉 鹵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爲剛鹵 鹵注鹹土也

潟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 亦鹹也 人民寡漢書溝洫志終古潟鹵兮生稻梁師古曰潟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問填淤饕餮膠潟鹵闢膾炙之美則掩鼻感額戚甚貨土

澤鹵 河渠書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服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鹽鹵 抱朴子內篇 鹽鹵沾於飢膺則腩腊爲之不爛雛說鹽鹵以逆于東者試之浮之逆四逆味重五逆允重逆于眠其浮而直二逆直或一直一偃則味差薄若逆沉於底則煎鹽不成

斥鹵 有官鹽鐵通秦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能改齋漫錄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沙鹵 韻府群玉沙鹵謂磽确之地

淳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甲子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注淳鹵埔薄之地表名埋其賦稅

財鹵 西漢書晁錯傳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流血漂鹵 漢爲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 地名晉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晉地闕

土鹵 木名離騷草木疏杜一名土鹵詳見蘅字

鹵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 注濯水出西北師古曰濯音具于反

滷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斥爾雅滷矜鹹苦也郭璞注滷苦地也可於滷亦斥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東沙也陸法言廣韻鹹滷司馬光

類篇龍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庈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滷又昌石切苦地又亭歷切滷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略今以爲聲形纂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漾博義錙重同上

真書 滷 蔡襄 草書 滷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櫓

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櫓許慎說文櫓从木魯聲樐或从鹵徐鍇通釋按許慎所言櫓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漂櫓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爲櫓一曰戰敝高巢亦爲櫓也劉古反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又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顧野王玉篇力覩切城樓也櫓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樐樐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樐櫖籠五切或从鹵从虜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樐別作艣非戴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艣樐櫖按今人又以爲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韻記禮義以爲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櫓 統是態 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後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亦作櫖通作鹵史記始皇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衆也 注見蒼頡音字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樊而長 今文書誤用杵武成血流漂杵合正韻會定正字切來古

篆 櫓 櫓 集韻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櫓 徐鉉篆韻

草書 櫓 溪張錦 櫓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能改齋漫錄櫓或作樐干櫓字從古編以櫓字或作樐 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樐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孟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于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常昭曰楯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櫓 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譙櫓 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爲譙櫓注櫓城上守禦樓

樓櫓 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變因外戰必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樓之名即敵樓也疑周衰戰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于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樓櫓千里注云櫓即櫓字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子後爲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郭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絶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北盟録靖康中姚友仲先於樓櫓上當敵處厚縛虗栅上作羅字網幷下擁氈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笆籬格遮攔慢然亦可以遮砲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博集論修樓櫓　河北平壤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大者必先焉大臣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櫓壞漏使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識善矣茍憲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今依做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君欲槩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焉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虗閑之處歛未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換樓櫓見在遞數內有庫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坐拆一座所貴城上不至十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禮義爲干櫓 禮記儒行　禮義以爲干櫓注干櫓小楯大櫓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扞患也宋曹彥約昌谷集謝禱德安守城録序　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仁義爲干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購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

泰山爲櫓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牛車爲櫓 宋書陳唐柳傳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天也

發石擊櫓 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紹軍敗操還也官度紹進保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前依沙塠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後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壘北土山猶在壘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排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鄴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䑧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嘲嫗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具數百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帝多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爲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每船付二張

連檣挾櫓 唐書韋堅爲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樓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爲吳楚服其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瓷飲器船尾相銜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跪上輕貨帝大悅

截篙挾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年董儼知州事過之甚厚截篙挾櫓以留之

嘔啞

櫓 蘇東坡詩顧從此徹吟聊和嘔啞櫓

倭

艪 甲之九一統志市舶物貨寧波府庄

詩 唐崔塗詩櫓聲 煙外曉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宋唐王周詩櫓 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橫涉身之使者煩弩之進者英虎之拏者爪魚之撥者艣此實為相須相須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櫓詩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窓燈已暗岑陂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遙應宿桃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三孔集詠櫓詩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壑屢曾經迅速功無比嘔啞韻可聽江空師羽翼水府散雷霆駕浪來湘湧搖風過洞庭使凌秋島霧破碎暮灣鳧雁驚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紺滄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早上瞿唐去逆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催歸苦念家人語更切舟子策全功疾起鳴雖起搖櫓任希夷斯庵集聞櫓聲 屢皆高歸歟月明忽忽燈火過臨平家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雨夜候蟲秋宴坐遊三株因人吟四愁疎林月色好別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泛小舟元宋本至治集櫓詩長身日濡濡咿啞誇解語風波徒自致竟遭然臍苦 寒江健櫓圖行盡江南數十程煙波咿啞幾回聽五湖別有風帆好彈指孤舟入杳冥吳澧部集詠櫓 剡木誰為汝船旁兩翼斜畫波成八八出語轉咿啞動勢雖因手圖機爲有才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王惲秋澗集櫓 江船一柜魚櫓拖乃尾鬣當其淵水深棹弱不梂乏故令施航後前與棹力合濟川具有五此物乃其甲一聲天際來欸乃中流發我浮大河東並岸行苦伊終朝卧舷間攔槳但空揮緬懷剡木皇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李迪王湯集檢出京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開路臨水人語煙中共魚市誰搖飛櫓入蒼茫嵩亭學忽如漫起遲遲寒波動沿沙遠聞滋軋復咿啞征夫車轉山頭阪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墮黃塵挽行役此聲空憶舊曾聽舟中酒醒東方白

艣 洪武正韻郎古切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丁度集韻通作樐艣行均龍龕手鑑櫓俗艣正楊桓六書統末母从櫓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韻會定正字 篆艣 集韻見杜從古切東古來零連艣 書艣 集篆古文韻海 艣 六書統 草艣 張錦溪 艣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柔艣 道潛數聲柔艣滄浪外

諭 洪武正韻郎古切譎諭言不定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五切楊桓六書統末母諭从言盧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通作鹵又鹵莽且也韻會定正末古切字切末古來零連諭 篆諭 六書統 書 草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虜 郎古切許慎說文虜獲也从毌从力虍聲詩若鹵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府也虜也陸法言廣韻虜合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或作擄司馬光類篇龍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虜俗虜正音曾楊桓 篆虜 集韻見杜從古六書統末母虜从毌虍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書虜 集篆古文韻海

虜 徐鉉篆韻

鱸 郎古切許慎說文鱸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虜聲徐鍇通釋勒古切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末母鱸从魚虜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鱸 徐鉉篆韻 書

鑪 郎古切許慎說文鑪煎膠器也从金虜聲部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釜屬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鑥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張有復古編別作鏀非楊桓六書統末母鑪从金虜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作鑥非 篆鑪 集韻見杜從古 書鑪 集篆古文韻海 鑪 徐鉉篆韻 鑪 六書統

蓾 郎古切許慎說文蓾艸也可以束从艸鹵聲 篆蓾 郎古切蓾蓾或从鹵 蓾蘆郭璞注作蔖且草郛馬疏釋曰鹵蕭也又三蒼草也可以束又一名蔖即削類也中作蔖底字元云乾蒐蔖底故亦作蔖且草也顧野王玉篇來五切杜蓾似茨書陸法言廣韻杜衛別名徐鍇通釋勒古反楊桓六書統末母蓾藤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書蓾 集韻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蓾 蓾 徐鉉篆韻

嚕

隸書嚕蓾並六書統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覩切語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嚕从口魯聲　篆書嚕　集韻嚕晉姜鼎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嚕六書統

杜嚕　翻譯名義杜嚕此云薰陸西域記云南印度阿吒釐國出薰陸香

⿹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鹵同又⿹勹鹵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勹鹵⿹勹鹵伏地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勹鹵原聲⿹勹鹵郎古切从入鹵聲　篆書⿹勹鹵六書統

⿱⺮⿹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丁度集韻竹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鹵楊桓六書統來母⿱⺮⿹勹鹵原聲　篆書⿱⺮⿹勹鹵六書統

⿰扌鹵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郭忠恕佩觿集⿰扌鹵⿰扌鹵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搖⿰扌鹵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扌鹵郎古切以手鹵聲　篆書⿰扌鹵六書統

樐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木名可染繒郭忠恕佩觿集樐樐上來吴來古二翻黃樐木可染中才半翻帆樐亦來捨翻木名下來㧞翻樐取也楊桓六書統來母樐樐从木乎聲字滲博義他胡切　篆書樐樐六書統

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擄掠或从手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獲也服也

⿰忄鹵

⿰忄虜郎古切丁度集韻⿰忄虜⿰忄鹵心惑或从虜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忄鹵从心鹵聲⿰忄虜或从虜聲　篆書⿰忄鹵⿰忄虜六書統

⿱髟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鬛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髟虜从髟虜聲字滲博義音魯髮也

⿰口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口虜⿰口虜吴俗呼猪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口虜郎古切从口虜聲　篆書⿰口虜六書統

硵

郎古切丁度集韻砂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硵从石鹵聲　篆書硵六書統

⿱鹵豆

郎古切丁度集韻豆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鹵豆郎古切豉屬以豆釀而為汁者从豆从鹵　篆書⿱鹵豆六書統

⿴囗鹵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鹵

⿱鹵女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鹵攴

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鹵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渚切盛飯器也

⿸虜鳥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虜

⿰來夌

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户切

⿱扶具

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扶具从具从二扶爭取具也　⿱扶具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六姥

古

叙古

元錢天祐叙古頌表　臣天祐言臣聞發於吟詠謂之聲諧聲
叶音謂之韻緒綜成文謂之詩形容稱述謂之頌聲韻之辭其
來遠矣若虞庭之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銘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
叶為聲韻綴照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為風化之美詩大
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
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視後世浮華藻繪末
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
以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先聖之遺風至孝純仁復湯文之
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讜議旁求興言詳舉士之科網羅俊乂開
納言之路獎拔忠貞將以固植隆平之本為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
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食土之毛四十
有三年矣自始知學執以窮理盡性為首務忠君悌長為己任雖則身在
草茅畎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纖塵涓滴之裨助也乃於延祐元年作
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
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皇太后殿下已徹睿覽欽奉聖旨
將臣所獻孝經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仍被德音命臣陪侍皇太子殿
下備員說書給賜廩餼臣自被命以來汗顏股慄日夜畏懼罪坐無狀無
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語無所發明欽蒙陛下不責鄙陋命賜板
行臣之榮幸已感罔極況臣寒背微賤安可厠於陪侍之列哉蓋不遺竹
頭木屑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敢獻首歌贅頌乃小臣螻蟻報效之微
誠臣今采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為聲韻之辭著為一編首載
帝王之道守成之說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耕蠶征戍之勤存心養性之要
防微杜漸之幾貞臣直士之情邪佞姦回之狀此皆萬務之根本故不敢
不述若威福予奪賞善罰惡聽言納諫聖學傳授民情離合此亦君道紀
綱故特載之繼以世次相承之緒採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起自唐虞訖
于亡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目曰叙古頌既
可以謳吟歌詠又撮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疎略曠闕脫漏無序之罪臣
不敢詞但無瑣碎繁冗之患可以備諸巾箱不煩捡閱而數千載行事大

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謀也況陛下萬機至衆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
史冊哉孟軻有言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臣之愚昧竊取此義今將臣
所撰叙古頌謹繕寫裝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如蒙采擇乞將
一本頒下詹事院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侍入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
仍乞將臣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
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超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染不為無助臣學
問淺拙智見疎廣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包千古願無乙夜之觀賁下春
宮允叶輿情之望臣踰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天祐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表　中書省
進叙古頌狀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逖邇軍民咸霑德澤天祐以不肖
之資厠教養之列不自量己竊讀書史叨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
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欽奉令旨命翰林
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后已徹聖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給賜粮食仍將所獻孝
經命趙子昂書寫鏤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畏懼罪坐無狀莫能
自解亦自知疎拙淺暗罔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春宮養性懋德日新
此蓋緝熙讚聖之時日就月將之際前言往行固欲博聞治亂興衰抑將
兼覽天祐既以微陋疎庸不獲日近清光然螻蟻之誠發於天性不能自
已今類蒐輯前代得失之跡效荀卿成相之體著為一書目曰叙古頌仍
隨文引事實于其下以備稽考八十章韻語雖不足以囊括古今而數千
載行事亦可以槩觀始終倘遊息之際燕私之頃或命近侍歌之亦足以
感激懲創為萬一之微助焉今謹繕寫裝成二帙具表一通隨狀投詣中
書省投進乞賜以聞伏候鈞旨　禮部呈錢天祐叙古頌禮記王制天子
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謠以考其
政治之得失於是諷詠于官庭以警在位又推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
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有取焉後世風雅既廢紀錄繁多人主勞
神耗思披讀前史至於經歲累月而莫能窺其津涯或厭煩而忽其要樞
或泛濫而靡適歸宿是以績覆轍而不知回轅履危地而不知旋足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也故自炎劉以來中間雖或僅治方之
三代則夏不侔矣臣書謂帝王之學貴於簡而得其要不以詩覽多聞為
尚也於是蒐經輯史提綱挈要著為此書以備聖覽謳歌諷詠既不掣於
民謠脩齊治平頗有關於國是書成擬欲獻之春宮仰裨萬一之助不期

路棧覺莫能通哉。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闢四門之際，臣適遭此會，敢替初心。是以臣臣汗竹之勤，用仲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直解，并此書中間乖爛舛錯，固不無之，至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有符於聖志者。宗廟敦敘不忘親也。此孝經之旨，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貫萬世不磨之盛典也。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履之，豈特儀刑百辟，綱紀四方，貫國治而天下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攬威權，杜請謁，明賞罰，修文德，崇禮樂，此陛下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緒餘吏牘，陛下推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臣蕭貞疏以青釋，備全一家之書，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乞降睿旨，以賜頒行，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資用焉，于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于以折沮姦讒諂佞之心，尊君抑臣，闢邪衛正之義，具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依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上帝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虞庭君臣一倡一和，而揄音戒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箕子陳洪範以告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言，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創之際，傳敘尤遠。故古者君之戒臣，臣之告君，貴於賡韻之辭也。臣按臣天祐所獻叙古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世之蹟。取其言以叶其音，提其綱而繫其目。其立文也，約而當，其叙事也，簡而要，其寓意也，忠其該義也，博。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龜鑑也。臣濫忝書生，叨列陪侍，欽遇陛下勵精求治之始，得采與言之時，自慚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書始未備舉。治亂兼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下，申明其說，以為增義，庶幾懲惡褒善，仰答明詔。儻不以臣等為踈賤，進闕，一賜披覽，即事而觀，觸類而長，引而主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豈帝舜皐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乎哉。說書臣范可仁謹書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見於詩書，秦漢以來治亂興衰之跡，具存于史冊。欲徧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儒者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況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聖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是頌，撮詩書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辭義之間，而數千載帝王行事之驗，一皈之頌，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耿耿憂勤之意，不無補矣。臣嘗玩讀其書，每觀人主失御，臣下竊攘，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傾隤覆敗，則太息流涕，不能自已。於是復讀卷首所著挈綱攬權之說，王霸義利之云，與

夫忠貞邪佞之情，民心離合之勢，則天下事機，昭昭乎見矣。此誠几上良規，掌中之明鏡也。然臣天祐曩昔進獻之初，其疑難字義，已疏青釋，至若引用經史本文，則未及音註。臣謹按該文出處，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重加音訓，以便考尋。儻蒙聖覽之餘，或命近侍誦讀，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焉。說書臣蕭貞謹書　頌曰：請頌皇挈弘綱，幽明兼照齊三光，作憲訓後子孫遵之攄以昌。頌，稱述也。稱述君道，如下文所云也。皇，君也。上古稱皇。挈，提而舉之也。弘，大。綱，網大繩也。綱舉則衆目張。君道舉則萬化理，亦猶綱綱舉而衆目張也。三光，日月星也。為君之道，燭顯照微，猶日月星之當天，無不照臨也。人當制作法度，以訓子孫，使之有所遵守，則益以昌盛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頌云者，臣下言君之辭。蓋王綱舉則萬化理，王制定則四海一。王仁主則庶民歸，此固之本也。至若典章文物，禮樂教化，國之用也。凡是數者，皆帝王之根本，理國之要端，故首述之，以見王業本乎此也。王者與天同體，所以明並三光，化及四表，仁服天下者，以天自處也。此章主帝王業，皆著明君道，一章不足以盡其義，故反復重舉而備之爾。　重音臣貞曰：挈，結切。憲，古法乎通用。請頌帝稽古制，德澤露洽四海被，汶世不忘，黎庶謳歌永弗替。帝，亦言也。堯舜氏稱帝，為帝之道，稽考古人之制致而為之。必使德化恩澤，如雨露之霑濡浹洽，被及四海，有以淪入人之肌膚骨髓。如此，則雖沒世之後，而人猶思念之不忘。謳吟歌詠，傳播永久不廢替也。　增義臣可仁曰：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　重音臣貞曰：稽，堅奚切。洽，轄夾切。濡，汝朱切。浹，即協切。浹洽，沾濡周徧之意。樂音洛。請頌君，司教民，示之以信俾可親，庶慝而神，顒顒瞻仰歸至仁。皇也，帝也，君也，一也。重舉諧韻，以廣其義耳。司，主。示，教示。庶，謂庶民。顒顒，仰顧貌。瞻，望也。君道主於教民，而示之以誠信，使之親戴其上。然非可罔民。雖至愚，其心甚神。苟教信無貳，安能使之悅而誠服。故人君有至仁之德，則皆仰顧瞻望而歸之矣。　增義臣可仁曰：太公，伯夷，隱居海濱，聞文王作興，皆來歸之。孟子以為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豈非文王之至仁有以致之乎。　重音臣貞曰：顒，魚容切。請言位，不虛誰，八荒拱向四海聰。名曰大寶，俊傑英雄儕階陛。位，謂天子所據之位。陛，階也。八荒，八表也。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智過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才勝萬人曰英，雄壯武也。天子之位實天子據而有之，非可虛此而臨天下也。八荒之人，拱手歸向，四海之衆，仰面觀視，雖有才智出衆之人，皆儕伏於階陛之下者。

以天子之位爲大寶故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言云者，臣下奏請之辭也。陛者，殿階之陛陛也。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始稱陛下，蓋不敢斥言天子，而告在陛下之人，以告之，以卑達尊之義也。此章言帝位之尊。　重音臣貞曰。治，力主切。聦，與視同。上時掌切。疗，呂石切。請論守。作父母，愛養生民，保乂有。舉賢任能，遠佞黜姦，恒以久遠安䕫。實請保而勿失也。乂有，乂州也。君人者，能作民父母，愛養生民，如愛赤子。此乃保守乂州之道也。然所以養民者，非饑食腸肉之謂也。賢者舉之，能者任之，使之各當其職，佞者遠之，姦者黜之，使之不爲患害。如此，則禍亂無由而生，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　增義臣可仁曰。請論云者，即上章請言之意，蓋變文耳。此章之要在于守之一字，不可不謹。昔唐太宗問群臣：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守成爲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朕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魏徵與朕安天下，患生驕逸之端，必蹈危亡之地。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太宗可謂知言矣。此章論守成之道。　重音臣貞曰。論，去聲。下論王、論伯、論事同。鑑，求位切。各當之當，去聲。論王道無偏，巧蕩蕩平平。人要曉事。人貞我無我，貞人安以好干。昧，達切。蕩蕩，廣大貌。平平，平易也。好，善也。帝王之道，無所偏倚，不用智巧，廣大平易，如天地之覆載，含容包括。貞人貞己，無己貞人，所以長治久安，主帝之道也。　增義臣可仁曰。論，評論也。王道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是也。大道之明，其下化之，如影響。道之行，達於置郵而傳命。後世人主，依阿曲徑之中，唯恐人之負己也，安得爲蕩蕩平平哉。此章論王道也。　重音臣貞曰。易，去聲。下易以之易同。覆，敷救切。置，竹利切。郵，于求切。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論霸爲智以攝，名似信而實乃欺。勢力可服，民不懷德，易以離。霸者之爲，無誠心而任智術，以攝提其國，如狙翁養狙，朝三暮四，以籠絡其民，名雖似信，而實則欺詐也。故其勢力雖可以制服天下，而民不懷其恩德，易以離心也。　增義臣可仁曰。霸爲者，齊桓晉文之爲是也。故勢力強則不得已而服從，勢力衰則莫之制而走解。此章論霸道也。　重音臣貞曰。狙，七余切。解，古懈切。人心解散，如走獸解而不合也。論事轉觀所處，貧視不取，富視與，居視所親，窮視不爲，達視舉。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遂以魏成爲相。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擇相之道，亦猶是也。李克之言，

真得觀人之體，舍此而他求，則不足以爲觀人之術矣。然則文侯一決而不疑，可不謂之賢君乎。此以下六章，論羣臣下之賢否，以明王道之發興，本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　重音臣貞曰。處，上聲。相，去聲。下同。就舍之舍，去聲。此之舍，上聲。察正臣嚴以冲謇，謇不屈，辭愈謹，不避權勢，骨鯁之言，批逆鱗。謇，難於言也。謹，言之謹。鯁，骨刺喉也。批逆鱗，謂批龍之逆鱗也。正大之臣，志在正君，然人君威嚴神怒之際，或阿意遷就，有其執心不堅之證也。於此時辭所出口之言，如切株事，辭氣不屈，言論評忠，事理明白，雖則當時權勢之臣，無所畏避，其言如骨之鯁喉，使人難咽。故批逆鱗，不畏神怒。此凡見其胸中正大端確之主，此爲正臣也必矣。　增義臣可仁曰。察云者，詳審熟慮之謂。蓋正直、阿黨、讒佞、姦邪，其情狀亦有疑似而實非者，故必詳審熟慮而後見之。漢武帝問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黯之敢批逆鱗也。　重音臣貞曰。謇，九件切。鯁，古杏切。批，筆迷切。篇，近二字去聲。難，乃旦切。堅也。察忠直。辭鮮飾，森森壯若松柏植，屈之不撓，巍然山立，尤孤特。鮮，少。飾，文飾。森森，端直貌。植，豎。撓，曲也。巍，山貌。忠直之臣，言辭質直，少有文飾。易曰：吉人之辭寡。其狀端直，如松柏之豎植，雖欲屈之而不曲，巍然安重，如孤山之獨立，不類朋黨之相附也。此言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鮮，上聲。撓，女教切。巍，邪力切。察黨阿類必多，攀援依附如藤蘿，互庇交蔭，不能自立，緣交柯。阿黨之人，必有朋類，聲勢相應，群小競進，更相汲引，如藤蘿之緣繞蟠結，互相掩蔽其過惡。又須依附權臣，因緣而起，如藤蘿之憑託樹枝，以濟其凌主之勢也。此亦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支枝同。更，平聲。察讒佞審辭令，曲意承顏順耳聽，甘言如飴浸潤來，間中機病。中，去聲。讒佞之臣，審其辭氣言令，則見之矣。或探索人君之意向，聞事誘引，或與人君論事之際，承順顏色，阿意遷就，惟恐違忤其意。其言甘滑美軟，不逆耳聽，使人悅之，如食飴蜜，浸漬漸潤，伏間抵隙，切中人之病機。此爲讒佞之臣也必矣。人君苟不達之，豈不殆哉。　重音臣貞曰。飴，盈之切。漸，平聲。遠，去聲。察姦回必作威，樹植朋黨聲同雷，隱權下移人主不悟，勢必危。回，邪也。樹植，謂栽培安措，使牢固也。姦邪之臣，必竊主柄，以作威福，樹立朋黨，根蟠膠結，使之牢固，更相倡和，若雷之發聲，物無不應者。既而賞罰之柄，移入其手，而人主尚且不悟。如此而國勢不危者，未之有也。　重音臣貞曰。更，平聲。倡，尺亮切。和，去聲。論收權出入，先威福乎奪，周所備慎守憲度，國祚昌盛世以延。人君當收攬權柄，必使賞罰皆由己出。凡所操爲，人當出入先意，勿爲

不得已而從人之計或福乎拳一皆出於公正而無偏私人當謹守法度不使廢弛則國家之福祚昌熾世數延長矣　增長臣可仁曰謂者指其事而計論也權者人主之大柄不可以假人也若以太阿之柄授人而賞罰不由己出則國事危矣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氏唐之末溫皆始於作威福而竊人主之權終於攘人之國而後已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之謂也此以下七章皆明防微杜漸之意　書言臣貞曰于慎女切謂果斷出神算法貴適宜忌瀆玩禁網漏疏縱姦釋邪必長亂勇而決之為暴截然不疑為斷要皆出於人君之喜怒夫賞善罰惡皆天理當然人君奉天理以行天罰者也故法貴於適宜而忌於瀆玩也瀆謂慢易玩謂戲弄者縱釋姦邪使如猛獸之脫綱而去則事小將忘善良妥義將化君子而為小人矣其不長其禍亂哉　增長臣可仁曰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者賞善罰惡皆天理也故曰天討苟或釋非不誅縱姦不討則將化善良為姦邪故曰長亂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斷是也　書言臣貞曰斷都濯切讀使谷切長上聲夫音扶易去聲皆去聲謂納忠言可廣藥雖苦口利心觀堯聽舜堯光華炳炳綠無窮唐用也忠言逆耳而可用譬若苦口之藥雖苦

舜明而利於病也堯帝大聖而聽採芻蕘之人言語況於不及者乎且堯之盛德光華炳然聰明睿達無窮豈以下問為智不足而損其光明哉　增長臣可仁曰順耳之言易進逆耳之言難入古今之通患也人君於此審之若服瞑眩之藥忘其苦口則所利多矣堯舜之德光輝千古不過擴此而已矣　書言臣貞曰舜音愈切下如聰切書曰舜禾薪曰堯華戶瓜切炳補永切易去聲瞑莫見切下莫絹切憤亂也謂慎機必防微消滴不遏將成巨突直薪婁不從先計斗酒施機者等才以論事勢發動所由微謂事理之未萌者凡事勢於機微之際必致謹以防之譬如水之始漏消滴甚微以為無害不即止遏則將成池矣古人有見之突直而薪近者謂之曰當使其薪曲其突不然將焚主人不聽既而果焚來人救之幸而得熄於是殺牛釀酒以謝救者　增長臣可仁曰幾微之際人所忽也然燎原之火發於熒熒決河之水漏於涓涓可不慎乎若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則亦不智矣易曰履霜堅冰至非有先見之明者孰能預於此哉　書言臣貞曰燎力照切熒戶扃切頻顛通用謂言利主仁義聚斂掊克古所忌人主不惜怨結民心誠可畏王者以仁義利天下則百姓皆利而國無不利矣若以貨財為利則民盜其上而國不利

矣故以仁義為主乃國之大利也大學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曰衆斂掊克昔所忌也小人剝削民財以奉其君君以為忠也而能任人之忠殊不知民之怨心當歸之於君豈不可畏也哉　增長臣可仁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者無所施而不可者也人君以仁義為先而不言其利則利在其中矣苟以利為先而後仁義則亦無所往而利矣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正謂此也　書言臣貞曰斂去聲掊蒲侯切聚斂也謂養心戒荒淫耽樂飲酒易湎沉馳騁畋獵病根深固難癸藏養心之要當以荒淫為戒耽樂飲酒易以沉溺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心也引和去之不知其天譬猶病在膏肓之間則難以愈矣　增長臣可仁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戒荒淫者即寡欲之謂也蓋人心易縱而難收故大禹之訓有禽荒色荒之戒以為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哉　書言臣貞曰樂音洛易去聲湎彌兗切馳騁有切畋獵療病也藏諸深切亦作對令平聲膏肓上居勞切下呼光切心上鬲下也謂頤神保性真平心易氣居有鄰優游古道動作循禮戒怒嗔明持謂受養心神也性具猜仕中本然之理也但當平定其心和易其氣日使外誘之私得以詞之又須親有德近正人與之

薰陶漸染優游涵泳於古聖之道動循禮法而以嗔怒為戒神為氣主嗔怒則傷氣而損神苟能如是則心平氣和道德日進神明澄徹而天命全矣　增長臣可仁曰程頤有言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氣成就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謂此也鄰左右輔弼之義　書言臣貞曰易去聲汩古忽切亂也近去聲漸平聲謂稽古問三五方冊具存匪難舉彼何人哉覽管齊驅適我所三五謂三王五帝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禹湯文武為三王彼指三五也欲考古帝王之道必求之於五帝三王其道具在簡冊非難舉也彼五帝三王亦人而已苟能力行以企及則亦與之並轡齊驅而適得我之跡所要　增長臣可仁曰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為己任克類而主之若行路而適家則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豈有彼此之異哉此章言五帝三王之道載在方冊在人君舉而行之爾　書言臣貞曰企遣命切訪唐虞彼其言坦然如砥任所適道不遠人彼與吾心豈異夫夫音扶訪謀問也唐虞堯舜夫有天下之號砥礪石彼指堯舜也欲謀問堯舜之道但當披閱其書二典三謨是也夫堯舜之道非有幽昧險阻而不可行者坦然明白如礪石之平任所往而無有窒礙況所謂道者具於吾心豈遠於人哉彼

堯舜之心與吾心亦非有異也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又曰堯舜與人同爾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吾之心亦天地之心也
苟不被於人欲之私則亦堯舜而已矣豈有彼此之異乎此章明堯舜與
人無異　董青臣員曰室巖室猶室塞礙阻礙不通也欲湯武求賢輔伊
尹莘田望渭濱忘其賤貧假其匠器作規矩望猶太公呂望也假借用匠
猶其謀謨智術若工匠然也規矩匠之方員器也欲致湯武之為者但當
求訪賢材置諸相位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知其賢三往聘之主以
為相太公釣於渭水之濱文王載之而歸遂相武王以伐紂彼二人者皆
非富貴人也而湯武忘其賤貧用其智謀作為法度以遺萬世欲致之者
致其所為而已矣　增義臣可仁曰有天下者富貴之極也居巖望者貧
賤之至也上能忘其勢下能忘人之勢惟以道義合而不以貴賤介乎其意
則上下之情孚而天下之務成矣是知忘其勢者湯武也忘人之勢者伊
尹太公也其道行功就也宜哉此章論湯武任賢無方　董青臣員曰相
去聲聖可既究在茲欲得其心審其辭彼不盡世千載之後聞而知聘猶
致語之也究至見貌聖人可以致語求之不在於遠究照如在目前也欲
求聖人之心者詳審其言辭則得之矣彼二帝三王周孔類至世世而
生哉哉生數千載之後其道一揆若合符節皆聞而知之者也　增義臣
可仁曰審其辭者謂察其言而得其心也其謨訓誥皆其辭也人君體而
察之服而行之則有餘師矣此章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積至之道異世
而同歸人主當致法之也　董青臣員曰揆巨癸切時可惜不再得聖人
存心愛惜刻萬古悠悠青史無情何所則時謂歲時暮日景也悠悠長遠
之意人君於歲時當汲汲然惜德行義惟恐無聞於後世也若蹉跎姑息
則年與歲去時不再來深可惜也大禹聖人猶惜寸陰是聖人愛惜也
當其時而不自力為萬古之後悠悠長遠青編史冊書其實跡相面情
者也若無德政可紀使後世之人何所法哉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惜德
行義務在於時大舜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以此此章言聖人惜時也
董青臣員曰蹉矩鯖切景影通用本作景後葛洪加彡作影蹉跎上倉何
切下唐何切夫時也民可適不可恃愛而字之同父子猶水載舟載亦覆
兮覆亦爾通適通謂水也民可親近而不可恃恃愛而養之則情同父子
荀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情可畏
如此此章言國之安危在於民心之向背也耕夫悲形疲羸冷風擊骨夾

鍊肌女憂妻饑稚兒被棘遂千春春叶音難耕夫謂耕種之農夫也憂煮
黃饑曰餉也農夫辛苦之狀良可傷悲耕犁杜鉏形容憔悴疲之羸瘦不
避寒暑饑耕則冷風擊其體骨亶鉏則炎氣爍其肌膚女烹黃妻饁餉切
小之子被負荊棘牧牛羊舉家勞苦如此食其粟者所當閔念也　增義
臣可仁曰厥世宋書判農夫蠶婦辛苦之狀其於殿庭可謂能念民之勞
苦者矣此章并下章論耕夫蠶婦之辛苦　董青臣員曰瘠滿康切羸倫
為切蟒式均切蛹也費求玘切饁疑鍬切納式亮切墾口很切真夫義切
置之也蠶婦勤夜耀晨攀髮垢面被風塵肌枯目爛頸脊枉僂婁不伸婁
千餐蠶繰之婦其勤苦尤甚夜而晨晝而夕不遑休息筆肤垢面不暇修
整被冒風塵條桑採葉形成枯槁目成瘡爛頸脊要背屈曲不伸深可憐
也永幷卑者尤宜念之　董青臣員曰垂滿家切垞亂也廷爲光切僂隴
主切繰蘇曹切繰繭爲絲也槁苦杜切衣去聲征夫苦冒寒暑違離父母
別妻女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勇武出征之人其勞苦益甚披冒霜雪櫛
風沐雨雖則嚴寒酷暑不敢辭避父母妻老而不能奉養妻子寒水而不
敢懷顧但知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然踴躍施其勇武而已爾　增義臣
可仁曰遣兵之際成敗之勢也王者當懷其心而閔其苦則人皆為我用
矣是故先王於未戰之時皆據古其勞苦而慰之也此與楚辭九歌國殤
意同　董青臣員曰操七刀切挾撤頰切撕側嬰切褰起虔切殤音湯殤
尸羊切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曰旌蔽日兮敵
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又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
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欲用兵示以誠擇別其藝練以精擇堪其任
威信不廢邦其寧王者之兵以誠信為主推吾誠心置人腹中使人人知
有尊君戴上之義則無內變之虞矣又當擇別其材藝如能弓者授弓能
戟者授戟使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訓導練習使其銳氣精明器械堅利
慎擇堪任將帥以領之大將者國之司命存亡所係不可不慎擇也有罪
雖在大必誅有功雖存小必賞所謂威信不廢也如此則敵人畏服而邦
國安寧矣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天祐將於前古帝王之事主此見端故
以用兵之說結之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殺周而下以武戡
亂以文治平治平之時亦不可忘其武也孔子曰有武備者必有文備有
文備者必有武備亦此意歟此章與上章論王者用兵之道在於擇將帥
而得人心也　董青臣員曰別必列切率帥同將去聲夫音扶衆平聲帝
堯舜無瑕璺元首股肱相保信篤御萬邦振裘挈領衆主順璺音問玉坫

曰股肱曰元首謂君股肱謂臣也堯舜之德至全至備無有非積久
其臣皋陶稷契之徒亦皆賢聖若臣上下心相孚信有同一體其治萬邦
也猶王良之御車總其六轡緩而駕之無所違軼其理萬民也譬若挈裘
提其領而振之衆毛自順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之道備於堯舜故欲古
自堯舜始焉此章至終章皆敘古昔帝王之事以貫前文也　重音臣貞
曰淵何加切掛音卦軼臺逸二音禹無偏任衆賢卑宮惡服儉以先聲教
廣被孔子論之無間然所以嘗大禹之德公平正大無所偏頗舉賢任能
無有不當卑其宮室薄其衣服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其風聲德教被及四
海孔子論之不可得而非間之也　增義臣可仁曰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克儉于家克勤于
邦如此而聲教訖于四海者豈有他哉亦推其儉德而化之耳　重音臣
貞曰被平義切讀去聲黼方矩切斧謂之黼謂裳繡斧形
以絳帛為質白黑為文冕美辨切冠有旒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
也啓纂武遵繩墨有扈強梁心不服六師移之獄訟謳歌歸有德纂繼武
法繩墨以繩彈墨取直者也有德謂啓也禹之子啓有賢德能繼禹之法
武其道先王之道猶匠之遵守繩墨不敢違背也時諸侯有扈氏恃其強

恭不肯服後啓命六卿征之滅其國而遷其社初禹薦之後啓以天下讓
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陰獄訟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天下
歸之　增義臣可仁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公而已矣禹以天
下讓益益不能君而啓又賢然後家天下亦曰公而已矣孟子曰唐虞禪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重音臣貞曰纂祖管切扈侯五切夏后氏同姓
服叶蒲北切帝太康亂紀綱十旬弗反逐禽荒羿浞相仍不有少康夏祀
亡浞食角切啓之子太康不恤國政壞亂其法度之紀綱畋獵於洛水之
表十旬不反有窮國之君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不使歸國乃立其弟仲
康為天子羿自為相羿之嬖臣寒浞殺羿而奪其位復立仲康之子相為
天子寒浞之子澆遂滅相而纂其位初相之后有仍氏之女方懐娠而歸
歸其國遂生少康既長能布其德而收夏民乃興兵滅澆而復歸故都也
增義臣可仁曰以大禹之德一再傳而天下亂所以然者太康荒淫不
能遵守先王之道也若非少康之能興復則夏氏之宗社顛覆矣後世立
子不擇賢而繼嗣不賢者可不監哉　重音臣貞曰啓去聲澆五弔切姓
汝鳩切桀上聲桀失守從禮曰林其肉而池其酒厥德不修身竄南巢亡
九有桀名履癸夏氏第十七王也攸攻竄放南巢地名桀為天子失其所

守之道心溺口體所役使寵其妾妹喜乃為傾宮瑤臺歛百姓之財為傾
山肉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成湯伐之
放於南巢而桀遂亡失其九州也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酒色能亡人之
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嗚
呼皇祖之訓如此而太康有一焉失其國王桀則兼之安得不亡商紂亦
然　重音臣貞曰悛逡緣切竄取玩切亡為之為去聲樂音洛幾居希切
湯執中道日隆伊尹相之成厥功躬服德義託孫元聖精切沖湯名天乙
桀十三代孫也執中謂執守中庸之道隆盛服行元聖伊尹切沖切小而
沖稚謂太甲也湯能執守中庸之道其道日以隆盛又得伊尹相之乃能
成其代夏救民之功湯又身行德義奇託於幼之子於伊尹使之輔相其
德至以為君而臨天下也　增義臣可仁曰湯之德盛矣而太丁未立外
丙仲壬又皆不延太甲之立又在幼稚若非奇託得人則亦岌岌乎哉
重音臣貞曰稚息亮切帝太甲昧前憲狎小湯心日親狎徙訓桐宮三祀
復辟德乃洽太音泰太甲湯之孫桐宮湯墓復還辟君洽合也太甲即位
違湯之法度日與群小相親狎狎湯其習狎謀狎伊尹懼其終身違道
乃遷居湯墓使其改過太甲果能悔德自治三年之後伊尹迎入宮中還

居君位而太甲之德乃復合於天性也　增義臣可仁曰人之失德昔不
自悔肖誠能悔然改過則亦不患不聖賢太甲改過自新若日月之食
焉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無所加損其視克適逆非者為如何哉　重音臣
貞曰辟必益切謀先結切更平聲商之災紂可哀斮夫涉脛剖婦胎盟津
罪會武王一怒散鹿臺盟音孟紂名受商之第三十王也盟津渡處在今河
陽縣罪盈也紂寵其妃妲己所言者從所好者貴所憎者誅厚賦民稅以
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見冬涉水者斮折其脛而觀之剖孕婦之胎與
妲己為笑樂武王伐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盡會者八百餘國武
王至紂郊一怒而與紂交兵紂兵不戰而遁遂誅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濟百姓諸侯共尊武王為天子殷商遂亡　增義臣可仁曰紂厚
歛於民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自以為得計矣殊不知人心既去天
命改移一身尚且不保何計之有武王伐之散財發粟而天下大悅傳曰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豈虛語哉　重音臣貞曰斮職略切斫也脛
下頂切剖普后切析也破也好去聲樂音洛紂女聲周道昌始太王后稷
公劉繼流芳卜年八百古今罕數無與方太音泰周道之盛自太王得三
分天下已有其二然其積行累功則其來遠矣始而后稷中而公劉德澤

芳馨。禍繼流傳。非一日也。其後成王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後至赧王獻秦。計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蓋其仁義禮樂德化醇厚。致過其世數。自古及今無與比方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仁義禮樂德化之本。先公先王。積而行之。後王子孫遵而守之。此其所以卜年延永者今其及也。 重音臣貞曰。積行之行去聲。郟鄏上古洽切。下如欲切。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春秋謂之王城。魏晉為河南縣。赧乃版切。周大夫下作赧。入秦為家。無隘而攜。謂其懸。故謂之赧。從而因赤曰赧。成后沖。戲剪桐三叔流言毀周公。金縢啓。乃公歸。復國叔虞封。成后武王子成王。名誦。野任之時。羊尚切。小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戲。曰。吾以此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之故墟。曰唐侯。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王遂疑周公。及周公東征。忽有天變。王啓金縢之匱。取卜書以占吉凶。乃見有武王疾時。周公欲以身代武王死之說。王感泣。親迎周公歸國。 增義臣可仁曰。武王有疾。周公欲代之死。後成王以流言疑之。遇風雷之變。禾偃木拔。王得金縢之書。感泣迎公。天乃雨反風。禾木盡起。歲大熟。噫。天人之感應之理。不可誣矣。 重音臣貞曰。縢徒登切。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以金緘之也。佚亦質切。幽王迷惑豔妻。師尹匪驕諸侯。擒驪山戲犬戎。兵不至身首墮。墮許規切。幽王名宮湦。豔妻謂褒姒。師尹大師尹氏。攜離叛也。蓋底謂為犬戎所殺也。幽王寵其妃褒姒。其心昏迷惑亂。其臣尹氏本小人。幽王任以太師之任。暴政及民。失天下瞻望之意。故百姓離心。諸侯背叛。褒姒性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於驪山舉烽火。諸侯以為王室有難。各引兵入援。及至無事。褒姒大笑。諸侯皆怒而退。又欲廢其太子宜臼。立褒姒子為太子。宜臼之舅申侯。引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皆不至。犬戎殺幽王。取寶貨而去。申侯立宜臼為王。是為平王。 增義臣可仁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豔妻煽方處。又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幽王之敗。以女子小人。內外交煽而蠱惑其心。不之悟也。女子小人。能敗人之國如此。可畏哉。 重音臣貞曰。豔以贍切。好而美也。湦乃皓切。為好皆去聲。烽敷容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漢書文穎注。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難援皆去聲。滅許劣切。滅也。熾式戰切。熾盛也。平王昏迷其門。忘父之仇。德易恩。東徙洛都。國削侯邦僅以存。平王。即宜臼也。其德昏昧。遂失其復讎討賊之心。忘申侯

召寇殺父之讎。而德其立己之恩。主遷京邑之民。戍守其國。東遷洛都之後。威令不行。王綱廢弛。諸侯不朝。其地不過數百里。間厠於諸侯之間。特以文武周公之禮樂教化在於人心。故其王號僅存而不廢爾。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平王之昏庸也。君父與舅氏孰親。王法與私恩孰重。三綱者政之本。王法天子之權。平王復讎討賊之刑。不加於申侯。徇私釋怨之恩惟厚於母國。三綱五常者政。王法於是乎掃蕩矣。孔子作春秋託始於此。蓋有不得已而書爾。 重音臣貞曰。戍舂遇切。朝馳遙切。間厠之間去聲。秦政強并土疆。周赧繫頸同犬羊。登封刻頌自言功德踰帝皇。政始皇名。赧王名延。周之末主也。始皇本姓呂氏。初莊襄王為質於趙。大賈呂不韋有美姬。已有娠。莊襄見而悅之。不韋獻之。歸秦而生政。是為始皇。恃其強暴。并吞六國。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地於秦。始皇遂為天子。巡行天下。登泰山立石。刻頌功德。自言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始皇帝。次曰二世。三世。至於萬世。欲傳之無窮也。 增義臣可仁曰。始皇意欲一世而傳之萬世。不知修德服人。而復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僅能混一。二世而亡。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始皇不知能一之之道。其欲傳及萬世。不亦惑乎。 重音臣貞曰。并去聲。質之日切。生賊曰質。娠升人切。行下孟切。巡

視也。干戈擾擾阿房起。金碧熒煌照渭水。坐席未溫博浪譟。人已切齒。干戈皆兵器。擾擾亂也。阿房始皇所營宮名。始皇既并天下。干戈方息。侈心遂生以咸陽先王宮庭小。乃於渭南上林苑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窮奢極麗。光照渭水。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為秦所滅。良恨秦欲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求之不獲。於是良依沛公伐秦滅之。又項羽入關。遂縱火焚阿房宮。火三月不滅。 增義臣可仁曰。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後世頌其德。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竭民財以建阿房宮。是棄先聖之道德仁義。而崇紂之淫侈驕奢。又安知堯舜之儉德哉。故獨夫之心侈。天下之心離矣。 重音臣貞曰。擾而沼切。阿於何切。房符方切。渭先二切。張郎宕切。漢書張良傳。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相去聲。令操皆平聲。中去聲。秦二世。閹宦騰馬鹿異形審非易。高謀傾斯主人不悟竟殞軀。始皇子胡亥。號二世皇帝。始皇崩於沙丘。宦官趙高。及丞相李斯。惡其長子扶蘇聰明。乃詐為始皇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為太子。主政、僭即位。趙高先傾陷李斯殺之。二世遂以高為丞相。高欲專權。恐衆不服。乃先設驗。獻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

邪。謂鹿為馬。二世問左右。或黙不敢言。或有言鹿者。高以法陷殺之。秦遂
不復敢言高之過失。高於是竊弄國權。及關東亂。高恐得罪。乃與其壻閻
樂。領千餘人入望夷宮殺二世。立子嬰為主。降其號為秦王。　增義臣可
仁曰。秦室之傾。雖由無道。然致以任宦官趙高而速之也。以李斯而尚不
能違其姦。況庸人乎。然則宦官能敗人之國如此。可不戒哉。　書青臣貞曰。
闇暗通用。項羽敗切。殺也。悉烏路切。長上聲。秦室傾。楚漢爭。沛公軹道降
子嬰。籍狠自用。賢智不附屍首橫。漢王姓劉。名邦。沛人。王為沛公。是為漢
高帝。楚王姓項。名籍。號西楚霸王。秦室傾頹。楚漢二王爭先入關。沛公先
入關。秦王子嬰降于軹道。項籍為人狠戾自用。不從賢智之謀。故賢智不
附。為漢軍所敗。自刎烏江。　增義臣可仁曰。劉項二人。皆起於秦敝。以勇
武言。則劉不如項。以仁智言。則項不如劉。項以勇武自用失之。劉以仁智
任人得之。然則項羽之敗。歸命於天。則亦誤矣。　書青臣貞曰。帮諸良切。
車輪所穿為道。狠下墾切。剛戾狠切。漢基造。由董老。三傑之功居不少。長
者寬洪。輓輅之謀何速。輓音晚。輅下革切。長者。謂高帝。時人稱高帝為
寬大長者。輓輅。謂挽木輅車也。漢之所以速帝基者。只致在此三事。楚漢
既已講解。各王一方。則漢無代楚之名也。及三老董公遮說曰。天下諸侯

共立義帝。今項王放殺之。請先為義帝發喪。然後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
者。先。悉薦切。得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一也。張良。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而漢
能用之。二也。天下初定。帝都洛陽。齊人婁敬戍隴。道過洛陽。脫輓輅。衣羊
裘。因虞將軍見高帝。說曰。洛陽天地之中。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帝即日車駕西
都長安。此三也。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者。人人得而討之。至戰國之衰。春秋之義微矣。三老董公一言倡起。
而高帝用之。於是討賊之義明。而三綱五常正矣。春秋為萬世之法。而孟氏
推明以為天子之事。豈不信哉。　書青臣貞曰。長。展兩切。輓輅。蘇林曰。一
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挽音晚。下同。先為之為去聲。衣去聲。卒
倉沒切。急遽也。婦之禍。高之過。如意既隕人彘。劉呂氏莫劉。不有平勃國
幾破。婦。謂呂后。高。謂高帝。莫。何也。高帝既立太子。又寵戚夫人。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如意。周昌叔孫通奇切諫不聽。賴張良之計。招致四皓得免。
高帝崩。呂后截戚夫人手足。去其目。置廁中。目曰人彘。又殺如意。及惠帝
崩。呂氏遂擅朝綱。稱制。芟刈劉氏。偏封諸呂為王。謀基漢室。若非陳平周勃
二人盡力注救。則其國家不被奪者幾希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帝溺妾

之契立也。其欲易太子者。特以寵戚姬而惑亂其心也。呂氏之不講。亦因
高帝有以各之也。致使漢室不保。七廟幾隳。皆本於一念之不正。人主於
一念之傾。妃妾之際。可不謹哉。　書青臣貞曰。紂。直又切。亂也。封。寸卧切。
幾。居希切。刈。魚肺切。漢之懿。文為最。躬服儉素節以制。賈誼獻謀東宮未
學可歔欷。欷音陳字。西漢之君。惟文帝最賢。高帝庶出第三子也。名恒。封
代王。陳平周勃削平呂氏之難。迎立為帝。帝身服儉素。所幸慎夫人。衣無
文錦。不受千里馬。欲作一露臺。材木已就。恐傷民力而止。集上書囊為殿
帷。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幾致刑措。賈誼上書有曰。古之王者。教太子
有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端士
與太子居處出入。使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又曰。習與正人居。不能
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今太子未要。可大息也。　增義臣可仁
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正而天下定矣。近端人。親有道。所以薰陶德性。涵
養氣質。以正天下之本也。唐虞三代之君。聖哲賢明。道全德備者。用此道
也。賈誼之策。真可謂萬世無弊之名言矣。　書青臣貞曰。歔。休居切。欷。許
既切。驛去聲。上。時掌切。措。倉故切。思去聲。以道之道。音導。去上聲。惡。行之
行。去聲。處上聲。武有為。方士欺。帝耗民力很已遲。禍基先毋思子臺成閒

者悲。悲。他結切。罷。音皮。武帝名徹。景帝子也。帝初即位。將大有為於天下。
招選四方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天下翕然望風向慕。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文章煥然可述。有三
代之風焉。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拜為文成將軍。文成勸帝作甘
泉宮。祭太一諸鬼神。以致天神。居歲餘無驗。帝誅文成而隱之。又作承露
盤。以銅為之。高二十丈。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長生。帝方悔誅文成。而侯
王丁義復薦欒大。云與文成同師。帝得欒大大喜。拜為五利將軍。後五利
自以其方無驗。恐帝覺其妄。乃書帛飯牛。佯云此牛腹中有異。帝剖牛視
之。識其手筆。要斬之。後又遣人入海求仙藥。登嵩岳。祀泰山。冀遇神仙。晚
年覺其言神者無驗。乃對群臣嘆曰。曩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
妄耳。然而府庫已空竭。民力已罷弊矣。帝初立皇子據為太子。後夫人趙
使伃妊十四月而生子弗陵。帝曰。吾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夫人之門曰
堯母門。於是姦臣江充與太
子有隙。時帝在甘泉宮有疾。充言於帝曰。祟在巫蠱。治之疾乃愈。帝使充
治巫蠱。充遂掘太子宮中。所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皆不道。當奏
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乃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斬之。因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卒以自衛。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詔捕反者。太子不能自明。又不得見帝。遂與帝兵戰。太子兵敗亡散。壺關三老茂上書明太子不反。帝亦悟。然未明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免。即自經。後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築望思之臺於太子死處。天下聞而悲之。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舉措。不可不慎。武帝既立太子。復名其母之門。欲使無自逆揣其意。遂成巫蠱之禍。江充一小人爾。能陷太子者。以太子之權素輕。知其不足長也。及壺關三老上書明太子無罪。帝既悟。又不速赦。遂使太子縊死而死。豈獨當世之人悲之。千萬年十載。使人流涕也。　臣貞曰。若士盤跂扶晚切。要與接同。使仕上聲。業切。下平聲。諸切。諸宜亦作碳。此保井翼已逆切。忍應也。業錐遥切。神禍也。師古曰。禳答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臺古恭切。樂音洛。度達各切。斟也。后黨熾。自王氏枝斡根墻代相繼。新莽因之竊盜操柄稍神器。漢家后黨之多。自成帝委政於王鳳。王王音爲御史大夫。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其墻根深固。枝葉繁盛。代相繼續。至於王莽。始則伴爲輔國。中則居攝。終則真篡。遂竊國璽。服衮冕。據天子之位。改國號曰新室。　增義臣可仁曰。王莽篡漢。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自王音用事。郡國守相皆出其門。是天下惟知有王氏。不如有劉氏矣。及莽竊位。使求傳國璽於太后。太后怒而擲之地。嗚呼。王后亦將如之何哉。婦人之仁。不亦悲乎。　臣貞曰。擲呈刃切。投也。言熙切。棺枝姑也。璽息里切。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唯天子以爲璽。守相皆去聲。代相之相如字。南陽賢奮神鞭。飛龍躍起來雲煙。誅鉏姦僞嗣續光祀。復青禋。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王莽時。天下大亂。遂起兵討莽。奮其神武。提鞭策馬如飛龍之躍起。來為雲煙。誅削偽莽。以繼續先代之宗廟祭祀。而復其舊物也。青禋舊物。晉王獻之夜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驚走去。後人謂舊物爲青氊。　增義臣可仁曰。詩云宗子維城。宗子者同姓之子也。王者廣樹宗子。以固國家。猶高築城郭以防寇盜也。漢之宗室。存者無幾。不有光武。則已爲異姓所有矣。維城之義。可不鑒哉。　臣貞曰。禁。工黨。漢之季。閹寵竊爵。有恭顯後蕭鄧巍巍帝室。鉏閹類閻湯上實集讀妖禍也。兩漢之禍。皆由閹其權。寵竊鈍之門於宦官也。初孝元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要。威權陰姝。勢傾人主。至元帝時蕭望之欲引用正人。抑其氣燄。反為所陷。是後宦官愈盛。廢置人主。皆出其手。後至靈帝時。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亂國政。陳蕃竇武以其操弄國權。濁亂天下。白太后除之。太后猶豫不決。事遂泄。曹節王甫之黨大呼曰。陳蕃竇武白太后廢帝。遂脅帝使作詔收陳竇等。幽太后於南宮。漢室竟以此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宦官之禍。世代有之。未若漢唐之尤甚者也。閹寺所以能制人主者。以其在宮闈之中。日相親狎。人主之動靜云為。皆為其所窺伺。於是揣意承顏。以奉其意。及其勢成。則外結朋黨。內交嬪媵。以固其權。忠臣直士欲斥其黨。鮮有不為所陷者。蕭望之于之賢傅。陳蕃竇武。廊廟之正臣。尚且不免。況李斯之於趙高。訓注之於守澄。等安能免哉。　臣貞曰。尊魚列切。缺。以贈切。猶豫上尹周切。又余救切。下羊茹切。遂疑不決也。桓靈濟。逆不復。山陽奔播死臣僕。卓操胡仍天下三分成鼎足。桓帝名志。靈帝名宏。濟漏山陽獻帝也。桓靈之世。宦官之亂。不可復制。桓靈旦貪百枝。村濟亂濁逆而不反。於是寇盜起。董卓起兵以討宦官為名。靈帝崩。皇子辯立。太后臨朝。卓入朝以太后令廢辯。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獻帝為羣賊所挾。奔播無常。及曹氏篡漢。降封獻帝為山陽公。遂為所弑。是後劉備帝蜀。孫權帝吳。魏氏據中原。天下三分。以成鼎足之勢。　增義臣可仁曰。東漢頹敗之勢。非一日矣。加以桓靈之昏庸。卓操之姦雄。而婦人當國。閹寺竊權。雖欲少延其可得乎。　臣

貞曰。扈戶國切。蠢歎容切。漢中山靖王傳。杜吉之徒蠢生。師古曰。蠢生。言衆多也。與蜂同。朔驍逍切。魏氏雄。作家翁。西虜蜀漢吳江東。馬聊勢逼曹髦一怒戈洞胷。魏氏雄據中原。自以正統在己。謂蜀爲虜。吳爲夷。而自作家翁也。傳四主而至高貴鄉公髦。以司馬昭之勢日逼。威權不由己出。不勝其忿。遂自拔劍。率殿中宿衛蒼頭出誅昭。賈充與帝戰於闕下。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將如之何。充曰。司馬公養汝輩正在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刺帝。洞其胸。刃出於背。殞于車下。昭立曹操之孫奐爲帝。遂禪位于昭之子炎。炎即位。是爲晉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於初爻一陰之生。聖人已有履霜堅冰之戒。蓋陰長則陽消。陽生則陰息。自然之勢也。夫司馬氏操篡之心非一日矣。自懿師昭。三世秉國。天下只知有司馬氏。而不知有曹氏。至是大事已成。雖殿中蒼頭宿衛。亦司馬氏之人也。而高貴鄉公不勝其忿。欲一決勝負。誠亦愚矣。觀賈充無聞之言。成濟抽戈之事。則履霜之戒不謹於始。其血玄黃之義見矣。　臣貞曰。髦莫袍切。弑申志切。禪時戰切。與墠同。前子史禪。長亦同。謂除地爲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長上聲。不勝之勝平聲。晉武皇兼二方。劉禪孫皓羅牽羊。嗣子不肖神

州赤縣成戰場。晉武帝姓司馬氏。名炎。昭之子也。魏既平蜀。吳亦降晉。蜀主劉禪。吳主孫皓。肉袒牽羊相繼而降。武帝初年亦儉。政化大行。及江南既平。侈心漸生。晚年立畜嬖。其次子衷。不辨菽麥。其母楊后賂遺近侍使譽之於帝。遂立為太子。武帝崩。天子即位。是為惠帝。其后賈氏行詐殺專主內權。殺太后。廢太子。晉室大亂。趙王倫起兵殺賈后篡位。於是骨肉相殘殺。滅幾盡。四海鼎沸。五胡並興。神州赤縣。皆為戰場也。　增義臣可仁曰。晉武帝初年。雅好直言。以儉化俗。天下望風而化。及平江南。納孫皓宮人。侈心遂生。晚年至於從羊車。以幸宮人。加以嗣子愚。權歸輔導非人。賈后汙穢。濁亂宮壼。致使兄弟相殘。干戈不息。神州陸沉。四海板蕩。亦由武帝不能操守初心而失之也。　畫音臣真曰。胥，先吾切。并去聲。扭，其呂切。遺去聲。嬖，居帝切。詐，去聲。從，與縱同。壼，苦本切。宮中巷路。操，平聲。穢，郭因切。

儀劉青衣執洗悲死蠢。金陵王氣磨于潛胎為化牛。王晉以熾懷帝。鄴愍帝名。時劉聰稱帝於平陽。懷帝執于聰。聰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抵號哭。愍帝亦降于聰。聰出獵。使帝著戎服執戟為導。聰又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位多流涕。初秦時有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至元帝度江。乃五百二十六年也。元帝名睿。如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文。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氏而生睿。是為元帝。都金陵。號東晉。　增義臣可仁曰。牛睿之滅晉。呂政之滅秦。一也。然孫東晉。實非司馬氏之後矣。故先儒論之曰。於始皇當稱後秦。於元帝亦當稱後晉。如此則名正言順矣。　畫音臣真曰。鄴，音業。愍，美隕切。著，陟略切。亦作著服衣也。抵，摘部切。號，平聲。降，戶江切。更，平聲。度，與渡同。濟也。閔晉基勢傾頹。宋公意欲路人知。恭于不吞亦欲親書已根遂。東晉傾頹之勢。甚可閔憐。王敦。桓玄相繼謀篡。及劉裕討桓玄平之。功德既盛。威權漸移。人主之命在其掌中。裕自安帝時進爵宋公。其欲代晉之心。行路之人所共知也。至是諷朝廷禪位。傅亮承其意。具詔草呈恭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自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氏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禪位于裕。裕即帝位。是為宋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宋齊梁陳之世。皆為人主以權柄授人而失之也。然則人主以權柄假人。而能久享其國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之謂也。　畫音臣真曰。本，良刃切。惜也。操，平聲。皆為之為，去聲。褒宋明。泰道成。蒼梧巷游掠可更決陰揮涕誓願王宮勿復生。明帝名彧。蒼梧名昱也。

劉宋之世。弒逆相踵。禍亂非一。明帝遣蕭道成將兵鎮淮陰。道成遂收養豪俊。賓客始盛。是後國柄悉入其手。明帝崩。道成立明帝子蒼梧王昱。蒼梧出游無度。嘗着巷陌莫不貫穿。羣下小有忤意。即加虐刑。道成密結近侍楊萬年等。弒蒼梧。道成更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封道成為齊公。又進爵齊王。順帝禪位于道成。是為齊高祖。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出宮。帝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氏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降封順帝為汝陰王。　增義臣可仁曰。國家者。豪俊之依歸也。豪俊者。國家之利器也。豪俊出。則國家治。豪俊隱。則天下亂。是故明主設名爵以致之。加禮貌以待之。施恩信以懷之。故多士濟濟列於周室。羣賢班班立於虞朝。至於宋明。既以兵柄假於道成。又以豪俊資羽翼。欲其不成攘奪之計得乎。故曰。豪俊國家之利器。王者當招致之以利其國。不可委之以資寇盜。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之謂也。　畫音臣真曰。篡，初慣切。更，平聲。復，扶又切。彧，乙六切。將，去聲。昱，余六切。[illegible]，撫昭切。官，蕭梁之世臣下謂帝為官。後人或稱大家或稱官家。濟，上聲。

傷蕭齊淺根基。東昏弒而宗社移。相傳七主二十四年衍代之。蕭齊之業。非有德澤及於民。根基甚淺。高祖傳于賾。是為武帝。武帝姪高帝兄昔鸞輔政。篡廢二主。是以太后令入繼大統。是為明帝。明帝殂。其子寶卷立。是為東昏侯。東昏失德。王珍國。張稷及張齊等弒之。蕭衍舉兵立南康王寶融。是為和帝。和帝禪位于蕭衍。是為梁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帝王之有天下也。其始必有大功於民。而後以德澤繼之。又以教化成之。然後可以延世也。道成忍明帝豢養之恩。遽生睥睨而奪人之國。一再傳而鸞所篡。鸞傳於子。豈不欲繼繼相傳哉。未幾見弒。而又為蕭衍所有。凡此數主。既無功德及民。又無德澤以繼。是猶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挾彈者待之矣。其能久乎。　畫音臣真曰。睥睨，上戶詣切。下研計切。傍視也。幾，居希切。嬗，時戰切。梁武賢夫帝權。終日蔬食坐空禪。臺城遭辱傳不再世歸霸先。梁武帝姓蕭。名衍。蘭陵人。少而好儒術。親睦九族。優待朝士。躬耕籍田。身服儉素。可謂賢君矣。然而失帝王之權。釋兵不誅。見惡不討。日進一蔬食。不飲酒肉。三舍身奉佛。終日坐禪。廢棄國政。於是刑政日衰。紀綱日紊。及侯景作亂。遂舉臺城。竟以餓殂。侯景立武帝之子綱。是為簡文帝。後為侯景所弒。陳霸先立晉安王方智。是為敬帝。敬帝禪位于霸先。是為陳高祖。　增義臣可仁曰。梁武帝雅好儒術。不如其以儒術為何物也。使其真知儒術之可好。則必以周孔之道。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具矣。何至三捨身於鍾泰寺。而使羊相貴金帶奉贖皇帝哉。身得天下而身失之。正坐不知儒術故也。 重青臣貞曰。寸舍鑿數徒溢切。空禪坐禪之禪千鑿。綏等罪切。鐵綫也。陳驅駕。拓拔謝。覺也。堅手子爭乎。叔寶荒淫。玉樹歌殘罷長夜。驅駕語驅馳駕御。拓拔元魏姓也。東晉者武之世。拓拔珪始稱帝。國號魏。東晉滅。宋齊梁陳相承居南。元魏居北。至陳高祖受禪之年。魏恭帝禪位于宇文覺。是拓拔氏於是年謝也。覺即位。國號周。至陳宣帝之世。周禪位于楊堅。是為隋文帝。覺堅二人貪位相奪。如就手中爭奪膾炙也。叔寶陳後主名。荒淫耽樂。與其狎客撰為新聲。有玉樹後庭花等曲與群小為長夜之飲。酣歌為樂。遂為隋文帝所滅。 增義臣可仁曰。此書所述皆正統相承。不敘偏國。此章因隋文帝自受宇文周之禪。混一南北。故并及元魏宇文氏而互見之耳。 重青臣貞曰。拓拔上閭各切。下清撥切。國人謂土為拓。謂后為拔。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故說自拓天而生。拔地而出。遂以氏焉。後魏孝文改為元氏。隋文興驅神兵并一天下海內清。廣也不仁。淫蒸弑逆極肆情。下淫上曰蒸。隋文帝姓楊名堅。文帝既受宇文氏之禪。奮然驅兵。其勢如神。并一天下。四海之內肅然清平。文帝性好儉。立子勇為太子。勇頗好奢。帝以為不類己。惡之。少子廣厚賂近

臣。偽飾恭儉。進且數譽之於帝。帝遂廢勇立廣為太子。帝納陳高宗女。號宣華夫人。有寵。後帝寢疾。夫人視疾。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帝怪夫人色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真林曰。畜生何足付大事。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來。述巖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勅書。太子執述等下獄。盡遣宮人出。令張衡入殿侍疾。俄而帝崩。陳夫人懼失色。太子先使人以同心結賜之。是夜蒸焉。遣人殺故太子勇。廣即位。是為煬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曰。幹事不密則害成。文帝寢疾。危之際。太子無禮。帝得其狀。使述巖召勇。此事宜密也。當是時宜召廣對述巖等。以夫人之言。面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召勇亦未晚也。而述巖作事不密。遂使君父見弒。宗社滅亡。可勝嘆哉。 重青臣貞曰。弄。好。惡。皆去聲。更。平聲。渫乎火切。流沸貌。恚於避切。恨。怒也。令平聲。煬餘亮切。熱。居希切。勝平聲。罵龍舟。縱遠遊。飾非拒諫。遂所由。易服逃竄。殺得至醜。何可求。煬帝即位。窮奢極侈。飾非拒諫。恣其所為。廣營宮室。以備行幸。開汴渠。造龍舟。及雜船數萬。用挽士八萬餘人。行幸江都。所至以供奉俚薄為超遷。郡丞趙侯。削民財以悅其意。於是天下大亂。宇文化及等引兵入玄武門。帝知不免。乃易服逃於西閣。化及等問帝安在。有美人指之。賊衆扶紐直前。扶

帝下閣。數其罪惡。欲加刃焉。帝曰。帝王死自有法。何得加刃焉。顧左右索酖酒。不得。遂縊殺之。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之飾非拒諫。特自任其才智。以為人皆不如己也。故其所為每不如人。是知明王不自任其才智。故能出於人上。傳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然則煬帝以才智自任而失天下。亦可為百世之監矣。 重青臣貞曰。易音亦。既直禁切。數萬之數去聲。下閣之下。亥稼切。數其之數。上聲。索色窄切。求也。縊以易切。紋也。樂音洛。李氏昌起晉陽。趙公英武入英雄。蕭清寰宇奄有天下號大唐。唐高祖姓李名淵。為隋晉陽留守。後封唐公。其次子世民。初封趙公。英俊神武。戰勝攻克。人莫有能當之者。煬帝時天下大亂。世民說高祖起兵於晉陽。遂能蕩滌群雄。肅清海內。盡有天下。國號大唐。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時天下大亂。太宗時年十八。有安天下之志。而豪俠皆為響應。一舉兵而掃蕩妖氛。群雄鼠伏。真可謂英俊神武矣。 重青臣貞曰。奄衣檢切。大有餘也。說輸芮切。武德寬天下安。臨湖之變骨肉殘。創業無謀為如此。良可嘆。嘆平聲。武德高祖年號。高祖任寬大。政令清簡。天下安寧。初高祖立長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太子建成忌世民功高。高祖又有欲立世民為皇太子之意。建成乃與其弟元吉謀殺世民。世民遂與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謀。先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有變將起。世民遂射殺建成。敬德追元吉射殺之。高祖乃立世民為皇太子。創業之君。當垂法後世。以訓子孫。而其謀為如此。良可嘆也。 增義臣可仁曰。唐史書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遂立世民為太子。則臨湖之事。不能隱矣。高祖既立建成為皇太子。又有欲立世民之意。則啟太宗之過者高祖也。創業無統。當儀範子孫。令其事為如此。是深可嘆息也。然而太宗為有唐之令君。亦以其天資英敏。自強為善。而充之。爾太宗睿識可喜。收錄賢材。罔遺業。治教可尊。方之湯武則有愧。愧音去聲。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也。明皆英敏。誠可喜矣。收錄賢材。無所遺棄。魏徵有讎而不殺。封德彝等隋之佞臣。能用其材。化為忠臣。在位二十三年。其政教皆可尊尚。然其殺兄。冒父。比之湯武則所愧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祖為隋晉陽留守。太宗以天下亂。謀起兵。高祖不從。太宗陰使人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脅之使起兵。其始謀如此。安得與湯武比肩哉。 重青臣貞曰。喜許既切。嗣子晦。非禮制。牝雞司晨亂再世。武韋接踵七朝。幾遺業墜。垂二葉禍子太宗子高宗。名治。司。主。惡。謂晨鳴。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宗昏柔禍睦亦違禮制。納太宗才人武氏立為皇后。任以君政。使之當國。猶牝雞不當

晨鳴而主晨鳴也。高宗顧武氏遂臨朝稱制。廢中宗。殺唐宗室立武氏七
廟。改國號爲周。及中宗復位。昏庸懦弱。不能自振。又不能殺武三思。縱使三
思與韋后亂。后於餅餤中進毒弒中宗。武氏韋氏足跡相踵。七廟幾遷。唐
室戮陸。皆由高宗納武氏之所致也。　增義臣可仁曰。武氏之禍。高宗之
遺也。中宗身被廢辱。備嘗艱苦。宜乎改轍。及其復位而不能殺武三思。又
縱使之與韋后亂。禍及於身。其誰咎哉。　重育臣貞曰。牝婦忘母害也。三
士贊。從與縱同。鼎不移。賴臨淄。野麇入圍殘李枝狼顧奔蜀。雖復舊物。已
損虧。野鹿入圍。殘李枝。縱安祿山入朝。幾滅唐室之譽。玄宗名隆基。高宗
孫。睿宗子也。封臨淄王。韋后弒中宗。玄宗夜與劉幽求等入宮中誅韋后
逆。睿宗即位。復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即位之初。任宋璟爲相。二十餘年
天下太平。後任李林甫爲相。天下遂亂。又安祿山入朝。楊貴妃與祿山亂
祿山遂反。攻陷長安。玄宗奔蜀。祿山盡殺唐宗室。肅宗即位。與郭子儀等
克復長安。然自此之後。天下多亂。唐室遂以衰微。其所虧損者固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宋璟爲相。二十餘年天下太平。李林甫爲相。天下即亂。明
皇一人也。前則治。後則亂。生於身。遺弃播。禍及子孫。任相豈不在於擇人
耶。　重育臣貞曰。相。士贊。朝臨遂切。貞元猜孚。禍胎萬信。姦回棄賢材。誑

毒陷天。不有義。贊身其災。貞元德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也。性猜忌。盧
杞姦邪。德宗信之。以濁亂天下。擯棄賢材。不肯信用。賊臣朱泚陷長安。德
宗出奔奉天。戰爲賊軍攻陷。若非李晟陸贄內外盡力。臣救王室。則德宗
之身。不免於災害矣。　增義臣可仁曰。盧杞之姦。天下之人皆知其爲姦。
而德宗獨不覺何也。蓋爲姦之人。逆揣人主之意而奉迎之。人主以其能
承迎己意。遂悅之而不疑。則其姦濟矣。使人主覺其姦。則不能爲姦矣。
重育臣貞曰。此雖氏切。唐之季。閹寺熾。藩鎮強。梁制主勢。竊司袞職。驕稍
枝強本根蹶。唐之季世。宦官之勢如燎火來風。不可復制。自宣宗寵任宦
力士。其後宦官之勢漸盛。至憲宗時。王守澄仇士良陳弘志等專事內權。
憲宗服金丹藥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陳弘志遂弒憲宗。其黨諱之。但
云藥發而崩。守澄等共立穆宗。穆宗崩。敬宗之立。又出其手。敬宗游戲無
度。夜與宦官飲酒。敬宗起更衣。殿上燭滅。遂爲宦官蘇佐明所弒。守澄
等共立文宗。文宗惡宦官之權寵。與李訓鄭注謀伏兵禁中除之。宦官覺
之。遂殺訓注并公卿將吏士民二千六百餘人。是後宦官愈盛。外則藩鎮
強梁。不遵詔令。將吏往往以私怨殺主帥。先擇所愛立之。然後請命朝廷
不能違。於是政柄在於強藩。主命懸於閹寺。譬猶樹木根朽枝強。則蹶扶

其本根矣。故唐室以是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按仇士良歷憲穆敬文武
五朝。專握國權。廢置天子如反掌。亦其用術之巧也。嘗教其黨曰。天子不
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
此士良輩固權寵之術也。是知天子必讀書。必親儒臣。則德進道明。姦邪
不能欺矣。　重育臣貞曰。黍古本切。獸居穴切。起神堯。訖僖昭。巍巍宮闕
帝黃巢。克用逐之。朱溫嗜炙士民。號。號乎。緊神堯唐高祖尊號。唐有天下
起於高祖。終於僖昭。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稱帝。國號大齊
至中和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而朱溫即有嗜炙之心。主昭宗天復
三年。封溫梁王。天祐元年。溫逼帝遷都洛陽。士民皆號哭曰。賊臣崔胤召朱溫
來。傾覆社稷。溫弒昭宗。立哀帝。遂篡唐即帝位。是爲梁太祖。　增義臣貞
曰。朱溫逼帝遷都。尋使禪位。而士民號哭。猶可以見人心未離也。然而主
弱臣強。溫脅群起。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重育臣貞曰。篡之夜
切。尊號。國號之號。胡刀切。亂羊進切。溫狂蹶。行汙穢。身服鹿麂。見子弒懷
璽七年。殘骸僅獲。敗氈瘞。行下五切。瘞於罽切。梁太祖姓朱名溫。狂妄顛
蹶。其行汙穢。亂漬男女。如麋麀之相聚也。溫假子博王友文妻王氏美。溫

亂之。欲立友文爲太子。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有過。溫嘗撻之。友珪益恐
遂引兵夜斬關入弒溫。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篡立。均王友
貞引兵討亂。友珪自知不免。令人先殺妻而後殺己。均王即位。遂亡。二主
共十七年。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溫行同禽獸
而子行弒逆。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重育臣貞曰。瓚陟
利切。歷於尤切。扎麻行同之行去聲。子行之行如字。莊狎媟。行不厭。新磨
遂前批其頰。矢石勤勞。一朝灰燼。墮前業。行去聲。慇入聲。墮許規切。書莊
宗李克用之子也。名存勗。本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討
龐勛有功。賜姓李。父存勗。破黃巢有功。累封晉王。及即位自以李氏。國
號曰唐。莊宗好狎近伶人。慢不欲其行。嘗自傅粉墨與羣優戲以悅劉
夫人。優名李天下。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
色。衆懼。亦皆駭愕。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帝悅。賞賜甚
厚。後遇賊弒。殂於絳霄殿下。皇后不親看視。鷹坊人善友斂樂器覆帝尸
而焚之。曰。生好此。令亦以此相送。衆推其養子李嗣源爲帝。是爲明宗。通
四主共十二年。　增義臣可仁曰。莊宗初從父征伐。治國訓兵。事事有理。梁
賊汗血。櫛風沐雨十五年而後得及其踐登大位。無一善可取。惜財吝賞。

好田獵。寵女色。近倖人。不三年而滅亡。其歷年之促。亦其自取之耳。若明宗。則五代之賢君也。進士爵異中直諫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帝以爲曲盡田家之情狀。命左右常諷誦之。又嘗縱鷹隼。踐田稼。雲直言。卽大怒。又曰。朕嘗從武皇獵。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朕不爲也。噫。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既之攝嗣。傳及假子。不久而亡。豈天意耶。 重貴臣貞曰。批篇迷切。手擊之也。頰古協切。面旁也。壚徐呂切。扁叶五切。桓主勇切。朝也。好近皆去聲。駮下楷切。驚也。膏息井切。弆貲尹切。獎子兩切。閑數瓊。駱強方。

穹廬丈人許石郎。再傳一主。歷年十一。遂以亡。晉高祖姓石。名敬瑭。太西夷種。唐明宗婿。以永寧公主。出鎭太原。以天下不受其命。求援於契丹。欲爲中原天子。仍以父禮事契丹。約事成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西諸州與之。契丹主受其約。稱穹廬前大石曰。已許石郎矣。遂發兵入援。與唐軍戰勝之。契丹立敬瑭爲天子。卽位于柳林。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主送至上黨。遣兵衛送渡河。唐主舉家自焚。敬瑭入洛陽。在位七年殂。衆推其養子重貴爲主。遂亡。二主十一年。 增義臣可仁曰。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帝復降御禮趣之。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帝納其言。仍賜詔褒之。惟此二事可喜。餘未暇論也。 重貴臣貞曰。妻去聲。媯俱爲切。樂音洛。讓多囊切。上時掌切。趣趨玉切。與促同。僅也。

嘆漢劉氏婦誅帝羓。遷塞主中州。嗟哉二主。四年之後。卽歸劉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本沙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授以河東節度使。後封北平王。時契丹大擧入寇。使園中國。知遠擧義兵。卽位于晉陽。欲斂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創起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今宮中所有。請盡出之。以勞軍士。知遠從之。於是中外悅而歸心。契丹主得疾。至欒城甚苦熱。臥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尋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於是知遠入洛陽。在位二年殂。子承祐立。是爲隱帝。在位二年。二主共四年。 增義臣可仁曰。民者國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斂奪民財以賞將士。則民心離矣。割索之餘。民心一離。則大事去矣。夫人盡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則民心既安。將士懷德矣。高祖從之。中外聞之大悅。夫王者得賢后妃爲內助。豈曰小補之哉。 重貴臣貞曰。羓。

邦加切。大王之令音扶。將旁皆去聲。

周之威。賡明資。奉法利民無所私。天將厭亂。眷依三載。傳養兒。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屢有戰功。漢高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人多戰功。授以鄴都留守。隱帝爲其下所弒。威至京師。軍士推戴。以太后令命威監國。遂受漢禪。卽帝位。帝天資明敏。雖亂世板布九經。親如曲阜謁孔子廟。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天子不宜拜。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拜之。又拜孔子墓。卻四方貢獻。飭逢吉以刑民。武言肥饒者責之。可得錢以充國用。帝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安用此錢。悉取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曰。凡爲帝王者。安用此物。又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中。帝無子。以皇后兄柴氏子爲養子。封晉王。帝屢戒之曰。吾見唐天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特以多藏金玉寶物故也。我死當以紙衣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前云。周天子生好儉約。遺令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之。吾不福汝。及殂。晉王卽位。 增義臣可仁曰。周太祖起於卒伍。而知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其天資過人遠矣。左右以爲天子不宜拜異代陪臣。此不特掩善導諛。又無是非之心也。夫孔子以道言。則配天地。以功言。則賢於堯舜。前代之君拜者已言。未聞以爲不宜。曹謂所拜之人有聖於孔子者乎。故君子有言曰。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人主不知學。人臣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進而功德無由成矣。然則學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重貴臣貞曰。養莫致切。詳求也。豈平聲。好去聲。

嗟世宗。處季終。謀爲舉措有帝風。亂極思治昇之孫寡媵英雄。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也。太祖殂。卽帝位。世宗賢明之君雖處於五季之終。而其謀爲舉措。實有帝王之風焉。嘗謂羣臣曰。朕每思致治之要。未得其方。寢食不安。乃命耆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論。當食珍膳嘆曰。深愧無功生享天祿。既不能躬耕。當與民除害。庶可安耳。於是徙仁峰除爾帑慨然有平治天下之志。人勤於爲治。聽察如神。嘗召儒臣讀史而擁大義。尤不好絲竹珠璣及玩好之物。及殂。遺令立梁王宗訓爲帝。年七歲。是爲恭帝。太后臨朝。時河東劉鈞結契丹入寇。恭帝命趙點檢北征。晚至陳橋驛。軍中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磨盪者久之。訓曰。天命也。點檢當爲天子。是夜軍將謀曰。我輩與國家宣力。上無長君。功成誰賞。不如先策點檢爲天子。然後出征。遲明軍士逆以黃袍加點檢身。舉呼萬歲。擁點檢上馬入城。恭帝禪位于趙點檢。點檢卽帝位。是爲宋太祖。增義臣可仁曰。治亂相尋。氣數之常也。五代之季亂之極矣。或以盛衰

適會或舉義兵而起以智力上下僅能得之僥倖未幾還宮未溫旋覩異
姓主周太祖而天下粗安世宗繼之而兵革稍息然而嗣子幼沖婦人當
國苟非受命之君起而拯之則生靈又將塗炭矣書明宗對天祝生聖人
而趙氏興焉蓋天不欲使生民糜爛也而宋太祖寬仁不殺天下遂定孟
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豈不信哉　畫音臣貞曰處上聲畀必至切付
與也步論好皆去聲魁馳遙切將去聲長上聲蓬直利切侍也上時掌切
代乾五射偏野歸德蕩除一疆宇跨唐越漢德化醇醲比湯武野叶承與
切五代之末天下大亂人道紀綱幾於泯滅強暴侵淩互相吞噬有如豺
狼之偏於原野宋太祖自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改國號宋太祖即位狀
併南北混而為一德澤教化醲醇淪浹雖漢唐之君皆不能及可以比於
湯武也　增義臣可仁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則國不國矣五
代之世如豺狼之逸鹿刀鋸則鑄為利刃嗟不復有禮義廉恥矣宋氏既
興總攬權綱扶植王道禮義廉恥典章文物燦然具舉漢唐之治皆所不
及也　畫音臣貞曰欻居希切嗟時制切扶結固切大之也息暴侵天地
歆藝太真仁渥澤深文明昌盛大儒輩出森如林宋氏既興反殘唐之弊
政削藩鎮之威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於是使暴止息四海安寧天地歆

享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以明德相繼其德化恩澤被及深廣初金木五
星聚于奎壁故文教大明鉅儒輩出森然衆多如林木也　增義臣可仁
曰宋太祖起自軍旅晩年益好讀書太宗手不釋卷至真宗仁宗則德化
洽矣太賢之出豈非自上化下而致之耶　畫音臣貞曰歆虛音切伊洛
川產二賢千載訛謬一鼓扇聖人復起規矩不能加方員俞千聲復扶又
切伊洛二水名程氏居于伊洛之川一母而生二大儒元明道先生名顥
弟伊川先生名頤先聖高涉周孔之道自孟子沒而不傳故自秦漢以來
王道不明於天下漢唐之治雖用霸術故王道不明政化淺薄而功業不
及於古也及二程並出乃續孔孟不傳之緒自戰國至於五代數千載訛
謬之習一鼓扇而去之使不得亂人之心術後世雖有聖人復生譬之
主方主員雖加規矩亦不可得而改其方員也　增義臣可仁曰先儒有
言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蓋堯舜之道不明久矣宋
君德非堯舜之道不備天下非堯舜之道不治二程既出則堯舜之道復
明於世矣由孟子而來未有如二程者也輝以來大集大成於諸儒之後
於是帝王之道益明實由二程夫子以倡之也杜鵑啼兆禍基安石坐招
金馬來幹離虎視二帝青衣良可悲來叶音離初部堯夫登天津橋聞杜

鵑啼堯夫曰人事將至必有先兆杜鵑南方鳥也而至於北方此南方氣
至之兆也後當有南人秉國將亂天下至神宗用王安石為相更變祖宗
之法遂致天下擾亂傳襲至於徽宗之世用蔡京為相京宗安石之術天
下益不安女真自北方起徽宗與之約滅契丹契丹既滅女真來勢長驅
攻陷汴梁金人幹離勅請天子親詣軍前約和徽欽二帝皆為所執幹離
勅像林虎視遂以青衣易帝御服擄至北方二帝俱沒于女真安石之學
不正其害至於如此　增義臣可仁曰王安石變宋氏祖宗之法始於挽
青苗也其術既行則天下動搖姦心起矣繼以徽宗喪德起運花石蔡京
輩以諂諛事君為容身竊祿之計而天下益不安及金馬陷城擄欽二帝
若奉嬰兒無他此任相非人不能遵守先法之所致也然則學術之邪正
變法之是否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畫音臣貞曰相去聲更平聲奉扶度
切獨閔康駕海航區區抱璽居偏方介淮兩帝羅天臣綱紀其綱高祖初
封康王京城不守二帝北度高宗奔江南御海船以避女真女真退高祖
即位都於杭州是為南宋女真據中原號大金以淮河為界而南北兩帝
譬猶羅天之大綱而中絕其綱維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宋氏金氏分為
兩國而自天祐不祀金氏者何也蓋金氏後於宋後亡於宋前實未嘗得

正統也此春秋尊王法大一統之義歟高孝賢君半天光寧理度猶綿綿
孤兒寡婦反乎爾者其誰懟高宗孝宗皆賢明之君而帝於江南是君半
天也光寧理度相傳綿綿長久又一百四十餘年至少主切沖婦人當國
強臣擅權內相殘害自取滅亡之道孤兒寡婦歸于聖朝亦猶周恭帝之
子母歸于太祖也又何咎人之有　增義臣可仁曰恭帝幼沖太后臨朝
此危亡之勢也宋氏之末亦然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此之謂
歟　畫音臣貞曰少去聲朝馳遙切天王怒不如懼南且林邊鼻息吹我
誒天休師厭妄城海之涸涸音互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天王
此怒忽欲安民而尚且不如畏懼不歸正朔猶稱帝於江南初宋太祖欲
收南唐南唐遣使乞緩師太祖答曰何故伐我使者曰小國事大國如事
父兄未嘗有過何罪見伐太祖曰汝國無罪我林下復容他人于打鼾睡
否使者不能對書曰俟天休命謂武王之以師壓其妄破之秩從容不迫
而天之美命果至海水涸謂不潮也　增義臣可仁曰我朝之收江南也
懇信既孚人心懷德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市肆不變海水不潮豈非誠感
於天而天垂應耶　畫音臣貞曰忽呼骨切鼾古侯切至而傳之也使去
聲津直日切衎叫也從七恭切于芳無切膺中原幾變遷代興代廢何可

言。六合無外。航海梯山歸大元。思懷中原之地。自古及今。歷幾何變更。迭興迭廢何可勝言。今六合之內無有外邦。海阻來舟。山阻來梯。咸歸于聖朝也。　增美臣可仁曰。按臣天祐所撰叙古頌。起自唐虞。而終於宋氏。囊括往世帝王行事之得失。暨明歷代享年之修短。其意善矣。其心忠矣。自載籍以來。堯舜禹三聖人之治。莫可得而上矣。由禹而降。則夏四十有七年。太康以禽荒失國。政出后羿。冬四十一年而為羿所篡。又四十年而後少康復國。又一百九十九年。至孔甲淫亂。多信鬼神。諸侯離叛。又一百有五年而失於桀。湯興以來。歷二十年而太甲顛覆典刑。伊尹正救之而復其位。又一百三十餘年。至雍己而商道衰。自太戊、至中丁。凡三百餘年而殷道再興。又一百六十九年而失於紂。周有天下。以先公累世積行累功。繼以文武周公之道。德仁義禮樂浹洽民心。故其子孫緜緜享年八百。然三百五十餘年而幽王失。致西戎之禍。及平王東遷。不能自振於政。於是王綱廢弛。威令不行。諸侯放恣。分崩離析。凡五百一十四年而歸於秦。秦得天下。暴虐其民。纔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又二十八年而歸於漢。漢為天子。纔十有九年而呂后臨朝。劉氏子孫殄滅殆盡。又八年而文帝始得國。是後王氏以后族擅權。釀成禍亂。又一百八十四年而為王莽所篡。莽僭

位十有七年。復為漢有。更始不能君。二年而光武、得之。其後子孫不監前失。縱使婦人當國。宦官執柄。繼以桓靈不君。董卓擅朝。而禍亂成矣。凡一百九十五年而為曹氏所篡。於是天下三分以成鼎足。凡四十五年而歸於晉。晉武為君。光明後精。繼以惠帝昏愚。賈后汙濁。宗室連難。骨肉相殘。於是天下裂為六七。合為二三。干戈不息。生靈塗炭。凡五十二年而為東晉。其間王敦跋扈。桓玄篡奪。禍亂非一。凡一百三年而為劉裕所竊。劉宋得之。明帝失御。加以蒼梧淫縱。凡五十九年而為蕭道成所竊。蕭齊得之根基既淺。而東昏失德。凡二十四年而歸於蕭衍。梁武為君。仁而不斷。權綱縱弛。身遭困逼。餓斃臺城。凡五十五年而為陳霸先所有。陳氏得之。壞有三十六年。後主荒淫而為隋所滅。隋文帝僅能混一南北。年以至嗣夫宜。身遭子禍。煬帝被弑。九州幅裂。又十有四年而歸唐。高宗逮謹。悅愛婦人。授以國政。武后稱制。中宗嗣親遭幽而後復國。不改前轍。又五世至於明皇。恃其承平。荒於女寵。終而四海横流。幽代而坎。制度廢。世衰替。至於僖昭以而為朱温所篡。是後則始於朱温。終於柴氏。五姓易世。今五十有三年而歸於宋氏。宋得天下一百六十七年。至於徽宗荒縱。使臣專佞。遂馴致靖康之禍。於是金兵內侵。邦分南北。又一百四十九年而歸於我。朝

蓋自堯舜而來。至于今。凡三千五百有餘年矣。其間一離一合。一治一亂。或廢或興。或修或短。不可勝紀。其能統一者。十有餘世而已。然究其離合之機。求其治亂之源。則知其所以廢興之由。修短之故。而臣天祐所敘之詳。煥然炳然。無所遺其情矣。誠資治之要規。有國之龜鑑。萬撰之所許來者暨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道經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拯真章。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眾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眾。我之所持。曷有終窮。以語其祕哉。　住世章。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咒曰。天地人。三才明北極。降祥英靈。除災障。度超昇。鈕兇惡。剪鬼形。急急如律令。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古

古氏

古氏音新平元和姓纂風俗通古公亶甫後因氏焉晉平公時舟人古乘蜀志廣漢功曹古牧河內北齊中散大夫古起起子道隋兵部侍郎河南官氏志吐奚氏改為古氏姓氏急就篇說苑晉舟人古乘亦作固神仙傳古元之宋古耕道見東坡文又複姓古冶子姓氏源流新安古今姓氏辯證出自姬姓周太王亶父避狄人之難去國于岐山之下自號古公後氏焉漢有京兆古生為都椽吏四十餘年善謔慢二千石隨以諧謔過責漢黜之京師以古椽曹為俳戲後漢東平憲王從王古覇長沙孝子古初唐高宗時部將古神感宋朝嶺外人古成之及進士第為錦竹令嘗遇異人授道古今姓纂羽音與蒯詰姓通姓氏遂華晏子春秋古冶子齊勇士北姓古口引氏

古強

抱朴子祛惑篇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仙人或謂之千歲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云萃雲集竟云數千歲強以為實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知也常說天地冬不發刺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淺書暑步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數千歲敷為人說之書之不作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了了如實也世云秦皇八束不以可見而顏共望以八字耳爭為人長大黑瘦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知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精用舜耳降是孫業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遂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貴其奇者我見之於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與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然而受禪常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貴苦於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跡耳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與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譏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慕儕賞發忘事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

古衍

魏書列傳衍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為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敬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衍言其輔佐材也令衍與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為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遣衍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衍等相遇衍偽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敕勒馳擊定斬首數千級衍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衍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泥曰民心之不欲遂率眾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衍疑古泥請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衍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衍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衍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衍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棄上邽奔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衍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衍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眾走還漢中衍等從祥邦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

純攻益隆。塞扶遣守將姜道祖退守扶亭。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大雪深用爲不便。皆逗留不進。弼獨進軍。使元齊賀純等擊扶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辯。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弼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弼曰。爲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

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曰。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弼屬官惶怖懼誅。弼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河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弼爲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

壽俱伏法。時人冤之。北史論曰。古弼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兼方。以勲舊見重。並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咨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馥俱以材力見用。而馥以謀猷取異。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于衷。竭節危難。或志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主如安國以主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武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雲珍克贊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咸名遂位極。公者自致之言之抑。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澤以寄淺席卷三晉考績圖營圖不細矣。而功名難遂。追情嬰殘。肯贊義動。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其奴之貞正。苟頡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延細日承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注魏南文王太之立也。以弼爲司徒。黎爲太尉。及是黜爲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古道子

北史列傳。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彊濟知名。歷檢校御。入司空田曹參軍。自秦與等俱

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爲知音所賞。見北齊祖鴻勲傳後

古之奇

辛文房唐才子傳。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考不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瑞有金蘭之好。工古調。足幽閑澹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藝圃不泛。然矣。詩集傳於世。

古成之

惠州府惠陽志。成之。字並爽。河源人也。開靖力學。宋初進嶠文風未振。雍熙三年。成之以寄產在增城。充廣州鄉薦晉府勸駕。詩云。巢中有道逢千歲。嶺外觀光抵一人。赴省道由漳州。旅邸遇異人韓泳。與飲於市。韓謂之曰。公骨氣軒然。深有道氣。非塵埃中人。可龍以行。頓歌所欲。成之答曰。家貧親老。期得祿以養親。韓笑曰。予志誠可尚。第恐轉溺塵土耳。將數日。韓遂仙去。是歲。成之首試報罷。越三年。宋端拱改元。成之再舉至京師。於閶闔門外見一人長揖而來。乃韓泳也。握成之手云。公此行成名矣。因贈以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群。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世爭休得。占取閑閑一片雲。成之果以第十九名過省。時第進士者二十八人。狀頭程宿。陳文惠公堯佐預焉。聞喜宴罷。韓泳不期而至。文

惠謂成之曰同榜二十八人皇上以象二十八宿于南人也得預茲選可謂榮矣韓曰天地生材何間南北公異時未必不由成之之鄉既登第初調真定府元氏尉繼授青州益都縣軍宋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後蜀亂上命張忠定公詠出知成都忠定辟成之知縣州魏城縣既至運米以濟饑民發藥以療疾疾立鄉校課農桑迸亂之俗一變宋咸平五年蜀漢又有警上復命忠定公復知成都忠定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常嘆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歿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歸浮詩見集中是年漢州有衙吏自青州來韓泳致書於成之覽之乃酣飲累日不臨政遂索諸大書題于後曰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令留古爭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書已擲筆而逝是夕遂不起縣方申于州而公先至漢州謁太守人皆謂其尸解而去家人發棺視之則尸已解但遺靴一雙後陳文惠公自潮倅移守是邦過河源聞成之仙去乃追感舊事留題於雲泉寺壁云欲見故人面仙鳧去未還旁人應笑我兩月住遊山蓋韓之言至此始驗今子孫或居梅州或居惠州河源立溪鄉居于梅州有名黃者擢宋紹聖元年第官至五品乃其四世孫也舊志云按古公始到肴時韓泳以仙道邀之公辭以

苟祿養親其後凡兩應張忠定公辟撫定蜀亂贊畫多矣親沒後方歎曰吾何以仕為哉遂翩然為物外之遊由此觀之公忠孝人也其以三才並立之者卓然自立如此豈與遺世絕物之仙同日而語哉其論當矣

古大素

宋呂淨德先生集醫博古府君墓誌銘予謫官懷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於醫以自晦始聊之如不能言謂其貴人也徐而叩之試及於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通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隸藏養養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於內真知之必脩脩之必不息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脩道有三限之別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即服金丹以固一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實某月某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與人以生不與之死戕伐其牛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烟昏之內罪垢汙濁纏結塗漬必洗蕩刮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析定於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劒之患尚委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淳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大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內真之助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禪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氣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光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栢廟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稱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矣生兮可遺或萬而正或妄而馳為君作銘幾言及斯君知不昧尚亦決之

古摯

宋王灼頤堂集古摯墓銘君諱摯字通老古公豐父後世為濟州鉅野人朝奉郎知峽州夷陵縣竟卿之子朝請大夫致仕昇之孫贈朝請郎仲信之曾孫君少孤政和初以算學登第授承信郎調龍州清水縣令麻倉金窟發主者私獻祈勿舉君北退以實聞關中亂大盜

史彬由河池窺蜀部刺史徽君築山塞作保聚計時王瓔駐兵興元君度彬必梗於瓔徒擾已民無益也力陳不可坐慢令對移監本州市易務邑父老訴請還任從之官滿又借留三年利州路安撫司辟幹辦公事罷去為邛州火井縣尉予兵統制劉錡集諸尉習射君挾一矢發中的遂成都府兵馬都監建言創梁局惠民至今不廢歷石泉軍白沙知嘉監嘉州洪雅縣通判成都九縣巡檢邛蜀黎雅州都巡檢邛之思安鎮兵馬都監皆有稱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辟幹辦官鄭去蜀奏為成都府等路第三正將四川制置使李公璆奏知威州未赴也初有旨蘇行僧道度牒宣撫帑籍中餘在數百鄭斬之璆作棄案牘付君變易充邊費御史劾鄭諸通詣江州起獄君牽連就逮獄具奪修武從義秉義郎三官勒停特除名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卒官敘秉義郎娶張氏職方員外郎罟之女男曰邦材承信郎合州廣安軍同巡檢曰邦寧習進士舉女適承信郎監晉州商稅務趙師聖孫男各一人十二月丙午葬于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君健敏解事和易多可以故勢人每爲用而所至賓客充溢嘗並修成都燕門掘出片石鼓刻云五五二十五五五復重數與君相見時更待二十五君曰吾既半百豈壽當爾耶至是乃信銘曰爭氣之初數隨與

俱壽過老傳。光示厥符。孰榮孰枯。
孰遲孰超。君其置恨。歸此泉區。

古洵直

元一統志 洵直字夢符。成都金水人。元符求直言。大臣復進紹述之說。書上忤意。寘之罪。登崇寧第。暨唱名。復疏列曾上書切直黃定等十八人。洵直居其一也。詔獄徙淮陽。二歲而歸。又六年始得賜出身入仕。紹興二年。詔搜訪十八人者存不一二。洵直亦不自來。輿地紀勝 紹興二年。洵直知華陽縣。遷一官。以元符上書被黜故也。

尼龐古鈔兀

金史列傳 鈔兀曷速館人。國語謂尼龐古漢姓曰魚。初為大臭札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闞道往救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由胡陵夜襲李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卻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為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疋。將之官。河間

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伐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裨忠等討契丹。帥久無功。已寘諸法。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其裘廐馬四匹。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進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札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窊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卻。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退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攻東北路。鈔兀與兒顏思敬有隙。思敬為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札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為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赴京師。鈔兀為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為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徒胡眼謀克。

尼龐古鑑

金史列傳 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讀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龐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謚曰文肅。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主論經純傳。鮫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君。君子知其有俊。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壤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聞於群議。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持判之。敏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尼龐古蒲魯虎

金史忠義傳 尼龐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

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為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蒙古綱

金史列傳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兆冀州軍食不足。從河南綱欲徙河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南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术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擬除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昔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為良。興定元年。從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光是東平治中汶烈坐事削降。踰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汶烈封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汶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為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幣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

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瀏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捕捉大刀掠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司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詔令綱約燕寧同力珍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住寧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漕粟不上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為陣庭玉督兵騎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蹤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顯涖殺張林于東平

張林乞貸死自効詔曰臣兄演在宋為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先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為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掠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衆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為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於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軍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校制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偽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跡過為遲遲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書校任使已過省試期日特免省試准經童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别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諭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以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宜官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摑九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急迫故輒授之燕寧

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衆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從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别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廨舍而從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願采阿虎德議詔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崗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一軍食舒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歛百姓離散鎮防軍遂徵逋揉箸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醜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廪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滅蘇條甚恐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

襖賊為援河簽樞密院事訛可牙刺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為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但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諜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黃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諭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厚賞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賞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止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

待已下詔罪捌以檄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綢尺。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高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李木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怯懼。乃言侍李全兵入邳州。請兩救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兩救之。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爲邳州急攻之。杠旗賊高顯等救六哥出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受世襲謀克。佚進四品。陳榮。邢進。遷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雍古按竺介

元元明善清河集元故行大元帥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雍古公神道碑銘。有序皇慶二年。制詔丞相西臺侍御史世延可江浙行省參政御史大夫奏曰。侍御史闕。請用世延。上曰。江浙重。捨省無以易之。大夫固請。乃允。既拜之明年。制詔丞相若曰。侍御史世延。乃祖乃父著勞烈于我家。世延效官三十年。朕嘉其清穩其議加恩。事下翰林太常。翰林太常第功考制。請贈其祖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其父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國公。諡忠定。祖母秦國夫人。母梁國夫人。妻隴西郡夫人。制曰可。亡何命世延參知政事。謹按秦國公諱按竺介。雍古族人。登孫。金羣牧使。姓术要甲。名達工者。爲公外大父。養公其家。术要甲譌爲趙家。因爲趙家。而公子孫亦或氏趙。歲辛未。拔馬蓋入于我太祖皇帝。達工死其官。公時年十四。入隸皇子察合帶部。少長。從大獵。射殪數麋。衆辟易。猛虎。公笑其辟。盤馬三發。皆中虎要害。於是公之騎射服一軍。甲戌。從征西域。下尋思干阿里麻等城。累勳。官之千戶。丁亥。從上取積石。德順。河。臨洮。公斬首百五十級。攻鞏昌不下。去。主秦州班師。太宗皇帝登極。諭皇子曰。皇兄專征伐。承制封拜。以公爲元帥。夏國平。戊子。皇兄命公鎮刪丹。徠徠新附。置驛於酒泉。至玉關。通道西域。從定關隴。辛卯。大軍復圍金鳳翔。公攻西南隅。城陷。進斬守將劉興哥。從擊西和。宋將強俊壁數萬人。清野以老我師。公將死士詣城下挑戰。誘俊。俊怒擊我。公佯北。賊遂引去城。稍遠。奇兵入奪其城。要其歸師。賊亦殊死戰。斬首數千級。生獲俊。餘衆退保仇池。擊之。乃潰。從拔平涼。慶陽。渭。邠。原。寧。公獲將三。斬首虜三千。既而涇州亂。殺守將。公往定之。或請門誅叛人。不爾不靖。公但坐首惡。原州人見師還。徙者夜忽亡去。棄其孥老。衆曰。此必反。非阬之不懼餘城。公曰。叛歸有禁。此非叛徙者

慮吾并驅之還爾。乃遣人好語之曰。爾輩言將以軍法治叛者罪。及父母妻子。吾恐爾心其歸安保無他。明年草青。具牛酒迓師於爾州。衆果歸。凡全二三萬人。又一衆曰。陳苟匿男女可數千新岩諸洞。衆欲熏殺。公曰。招之不出。爾熏不後。即從三五騎。抵岩下馬。解弓矢。召陳苟。遇與之語。折矢誓苟。苟覘知公官人。即相呼羅拜。謝更生恩。時金人守潼關。師東攻關。戰屢不克。睿宗分兵迂道並山南。間入金境。公前驅趨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乃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議使如淵假道。公在行。諭如淵曰。宋離金若仇。胡不肆我兵鋒。一洒國恥。我欲假南鄭道。道洋。金牧馬唐鄧。與王師會。剪金孽。王宋國之利。其利師歷君境勢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淵即輸易糧。使下人導之東。遇漢水可涉。達鄧西。破小關子。金人大駭。神我。其平章完顏合答樞密使移剌蒲瓦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禦師于鄧。不與戰。直趨鈞州。金師陳三峯山下。會大雪交戰。公先所部摧其前拒。衆乘之奮。金師敗績。由是金不能國。睿宗以玉杯盤生口二十賞公假道功。癸巳。金主棄汴奔蔡。十二月。從師圍蔡。明年正月滅金。凱還。金大將郭蝦蟆獨保金蘭定會。命公往取。圍蝦蟆于會州。日夜攻鬪。城中食盡。蝦蟆突走。公敗之門。門不及閉。我軍遂入。殺凡樀梗師。衢堵而巷戰。死傷無筭。蝦蟆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乃自投火中。有女奴從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若此。忍使絕嗣。此將軍兒。幸哀收之。言畢。復赴火死。公惻然。命保其孤。遂定四州。初金總帥完顏仲德聞其主奔蔡。勒兵入死國難。大校汪良臣攝帥事。保石門山。至是皇子闊端帥師取鞏昌。公約諸將奏記皇子曰。亡國孤臣。種爲足支。請使一介可不費一矢下。乃遣公等招之。果藉吏民降。皇兄錄公能。號曰拔都。夏言冠軍也。凡三賜錦衣。白金爲兩五千。擇帳下材官十人佐公。畫一上公功。皇帝勞公曰。平關隴功無右汝者。長軍民何官爲尊。汝自擇。公對曰。臣勞不爾恩。敢辱尊官。制下拜征行大元帥。衣之錦裘。丙申。大舉伐蜀。皇子出大散道。宗王穆直。出陰平道。期會于成都。公將礮軍從宗王。破宕州。降階州。攻文州。守將劉祿不下。數月。諜知城中不可井。作鵝車洞薄壘。奪其汲道以渴之。公先登。殺守陴數十人。衆譟進如雲。城中氣奪。祿自剄死。城陷。因招徠吐蕃酋長勘佗單數十族。遂與大散軍合。克成都。師還而成都叛。明年公言宗王曰。隴州縣甫平。人志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宋及吐蕃利於入寇。此爲重鎮。宜得良將。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策是也。然無以易汝。遂分國人千戶五人。使帥其衆隸麾下。公命侯和尚別戍沔之石

閬术費戍隋之兩水。遣偵候慎徼邏撫錄剗殘焚屬號界環數千里。一皆悚恐。戊戌，從都元帥塔海戍蜀。克隆慶。明年攻重慶。又明年圍萬州。州將將舟師千艘，溯江逆戰，我以勁兵乘巨檝，巨檝溯江泝行駛，將革舟其閒，手弩兩射，宋人不戰，敗。諸豪門，公受上賞。辛丑，師伐西川，破城二十。成都將田顯關北門內我，剗置使陳隆之走。公追獲西山，將至漢州，使呼守將王夔，夔不降。兵進，夔棄城走。壬寅，克遂寧、瀘、敘。癸卯，破資州。庚戌，命公置涇邛二州，招集流離，勸農通商，稍見生聚。宋剗置使余玠寇興元、文州，降將王德新襲執唐十兩鎮，將叛走江淮。憲宗皇帝詔公還舊鎮，公猶遣將復取唐牛。丁巳，朝廷竟置成都。公老，戎馬閒將奏軍事於于異，俾援將辛歲，世祖皇帝立。渾都海、阿藍答兒反，騷動西北。詔合丹、合必赤、阿合馬三王討之。公誓衆曰：國恩厚甚，吾恨不得報。元今內難方殷，浸亂關隴，斯豈臣子養安之秋。雖老，尚足破賊。七月，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從王阿合馬。軍軍迭出，戰會大風晝晦，震擊關天地，王晴賊敗。斬級無算。公與總帥汪良臣，禽渾都海、阿藍答兒，捷聞，璽書褒美，賜弓矢錦衣白金。中統癸亥春三月二十有三日，以疾薨于西漢陽私第。是年某月某日，葬鷲停山。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白氏，即泰國。賢明貞淑，內則完美。子男十人，曰關里嗣元帥。曰南家台，早世。曰黑竹，即渠國公，佩金虎符，嗣元帥。曰阿巴直，曰鐵木兒，佩金虎符，昭毅大將軍、管軍萬戶。曰賀兒赤台。曰主渾真，佩金符，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曰伯延察。曰野速台兒。曰李浪台。孫男若干人。曰訥懷，佩金虎符，吐蕃宣慰使、都元帥。曰世延，即參政。曰步魯答，佩金虎符，安遠大將軍、管軍萬戶。曰達察兒，佩金符，忠顯校尉、寨兵千戶。曰魯木力赤，佩金符，忠顯校尉、文州上千戶。曰五滿答，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真不花，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阿思蘭不華，承事郎、邠州達魯花赤。曰塔不帶，進義副尉、草壩副長官。曾孫男若干人。曰霍立台，佩金虎符，宣武將軍，嗣元帥。曰蒙哥不華，佩金符，明威將軍、雲南管軍萬戶。參政昔行御史臺關中，以明善推知其世，而承乏史臣也，使子興端丞某持監察御史李源道所爲狀，請銘公。夫豐功碩德，誠宜得銘。顧淺陋文，刻金石不稱。參政重有命，焉得以淺陋辭，遂按狀撰序，稽序製銘，俾勒公神道之碑。其詞曰：天命在元，帝自聖祖，謀士如雨，來獻才武，鞭撻天下，欺于敢禦，雄秦險固，金湯雄藩，斧其關鍵，東珍弄者，堆蜀上游，宋以之國，肇績三川，竟夷顧禍。皇矣武功，謀士伊何，秦公於時，宸嚴，戰多戰必前行，攻必先登。矣有嚴險，矣有堅城，嬌若虎龍，借之雲風，奕奕颯颯，震關西東，戰五十年，歸完華屋，栖神幽堂。鷲山之麓，千千瑤林，煇華以奕，胄孫則百，紫樹斯貫，將世必報。胡致仁獲天則，可知所昌在德，關遠權鍾，佳兵不暴，有恭鑑照，存殁豐報。亦有文孫，天子賓臣，文孫有道，克忠克孝，俾止前烈，鞠躬克瘁，爲康休茲，詒爾後來，雅太史有書，堆貞石有詩，尚鏡考之，世其齊而。

直魯古

遼史方伎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案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別出古

元史列傳：別出古，札剌兒氏。太祖皇帝時隸欽察衛軍籍。歲壬辰，太宗皇帝命充蒙古軍千戶，領軍從征金伐宋有功。癸丑卒。時子札剌兒台留北邊，弟李羅台襲職。李羅台卒，札剌兒台北還，仍命札剌兒台襲。尋賜金符，爲帖副萬戶，兼秦千戶。至元六年，從圍襄樊，殁于軍。子帖木兒及哈八兒都俱幼，妻李魯罕以其所受虎符納之官。及帖木兒長，仍賜虎符，襲父職。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有功。十四年遷

昭明威將軍。是年夏征廣東，以疾卒于軍。無子。哈八兒都襲職，移戍廣州境內盜起，渾兵擒賊首趙侍郎、汪大老等，悉正其罪。皇慶元年卒。子那海襲。那海卒，無子，以弟闊里帖木兒襲，授武德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萬戶，尋加宣武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奉西安王命，總兵守河中要害地。九月二日，至河中，與陝西軍迎戰，生獲九十八人，下有司按治之。天曆元年十一月，又敗陝西軍于南陽，以功賜三珠虎符。

別魯古

經世大典：別魯古，欽察氏。至元二十三年立欽察衛，命充本衛僉事，佩金符。武宗皇帝潛邸時，從征杭海，床兀兒王傳旨，命總宿衛軍爲萬戶。從戰有功，尋復爲欽察衛僉事。卒，子脫歡不花襲。脫歡不花卒，姪兀魯思襲。天曆元年秋九月，討倒剌沙，兀魯思與有戰功，錫名拔都兒。二年，從丞相燕帖木兒護送國璽迎明甲皇帝于北，授虎符、明威將軍、大都督府副使。

別里古

經世大典：別里古，欽察氏。至元三十一年，爲欽察衛僉事。武宗皇帝潛邸時，成宗皇帝命從哈剌赤禿滿萬戶北征，死事。武宗皇帝念之，命其子脫合安爲百戶，尋陞千戶。其僉事之職以次子脫歡不花代之。泰定四年，以長孫禿滿襲其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六姥

楚

春秋金鑰匙楚世次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爲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爲荊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爲淮南道夔州宋爲荊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都在今襄城路宜城縣春秋國說熊繹始封於荊閱十三世至武十九年爲隱元年歷十三君迄惠之八年爲獲麟之歲

通 武 文 成 穆 莊 共 康 靈 平 昭 惠八年而春秋終

楚爭伯始末

夫楚之爲患前乎春秋已甚之矣周公有懲荆舒之事宣王有威荆蠻之詩及周東遷王室不振於是僭稱大號以恃強於方城漢水之濱入春秋莊十年敗蔡師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伐鄭皆以州舉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州舉僖元年始書楚人伐鄭以著其強既而二年而侵三年而伐桓公於是有侵蔡次陘之師屈完來盟而大夫之名氏首見於經五年而滅弦十二年而滅黄伐徐敗徐不過肆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之兩伐鄭而楚終莫能得鄭也夫何于宋之盟晉人謀之不臧使楚得主諸侯之歃及虢之會請讀舊書至昭四年于申之會大合諸侯實用齊桓召陵之禮七年而公又諸侯見於楚八年而滅陳十一年而滅蔡使非乾谿之變天奪其魄則中國之禍吾未知其攸底也雖然晉伯雖微吳憂方大自襄三年始書嬰齊伐吳楚始病吳也十四年而貞伐吳二十四年而楚子伐吳矣當楚靈方盛之時昭四年而會伐吳矣五年而復伐吳矣六年而遠罷復伐矣而吳之患楚益深十七年長岸之戰吳楚始敵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敗師皆逆于定四年之入郢使宣堂之楚困敗不競者吳爲之也大抵共莊以前楚雖僻陋而其國實起於強康靈以來楚雖抗衡而其國實起於弱

楚自微而浸盛楚方盛而已衰蓋蠻夷之强未有久而不替者此天理之常也雖於近楚之小國然終桓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宋襄繼伯謀之不臧齊之盟楚始得與又明年鹿上之事宋實要之然齊之盟猶書人而列於陳蔡之下鹿上之會猶不先齊宋也至盂之會儼然位楚子於陳蔡諸侯之上執宋公以伐宋獻宋捷以威晉執宋公敗宋師圍陳納頓偃然執兵以正諸夏二十七年會陳蔡以圍宋欲持書人以駁之幸而晉文城濮戰敗其欲始消三十二年而鬬章如晉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爲之也襄公之世雖滅江滅六而終不得與中國之事夫何靈公幼弱自是北方之翦楚復有事於中國九年而始師狼淵以伐鄭而救椒之聘至於魯聖人於是爵其君而名其使蓋褒其浸強也十年次厥貉列楚子於蔡侯之上矣十一年而伐麇十六年而滅庸盟群蠻百濮無有抑顏逆虐之憂自令刑尸之舉改轅而北中國蓋多故矣宣元年而侵陳宋三年而觀兵于周疆四年五年凡三伐鄭八年而滅舒蓼冬而伐陳九年十年而再師伐鄭至十一年辰陵之盟主伯中國入陳之師徵舒之役執討賊之大義聖人予之並將己之明年于邲之敗爲中國羞楚於是乎大强滅蕭圍宋會晉平宋此楚莊之成伯也成二年陽橋之役以孟孟嬰齊而合十二

國之君大夫以盟于蜀是夷夏之大變也六年而嬰齊伐鄭七年而侵伐鄭九年而入鄆而楚之憑夏益横十三年瑣澤之會而楚公子罷已得會晉士燮于西門之盟矣十五年而楚復伐鄭視前日克合之成果可信耶雖以鄢陵戰敗而滅舒庸納魚石楚之強固無損也尚賴悼公繼伯襄元年而首爲彭城之圍服陳爭鄭中國猶有所恃雖以五年之伐陳七年之圍陳八年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侵宋然終悼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平公嗣伯徒以十八年子午之伐

春秋闡註

楚世次

武王熊通
文王熊貲
堵敖
王熊澤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公子嬰齊
共王審
康王昭
郟敖麇
靈王圍
王初干
平王棄疾
昭王軫
惠王章
八年卯
獲麟之歲

熊通 史記。楚世家武王名。楚武王莊四年傳注。楚自曾祖之世始僭稱王。

屈瑕 經十一 莫敖 桓十一年。莫敖楚官也。莊四年屈重亦襲此官。屈瑕冠

傳二十五息公子邊。息公子邊 同上年。屈建 襄二十二。子木 襄二十五年爲令尹。公子元 莊三十。令尹子元 莊二十八年子元 同。鬬廉 桓九若敖子也。鬬射 莊三十。鬬穀於菟 鬬伯比之子。莊三十傳二十。令尹子文 同上年下子文同。鬬克 僖二十五。子儀 文十四。申公子儀 同上年。得臣 僖二十宜十二 成得臣 僖二十三。令尹 同上年。子玉 僖二十七。鬬椒 宣二 文十六 司馬子良之子。子越椒 下云椒也越椒同。子越 司馬令尹 伯棼 同上年 求作賁 襄三十六。若敖謂伯賁也。鬬勃 僖二十八年楚大夫。子上 同上年。令尹子上 僖二十三 不爲令尹。楚子上 子上 同上年。成大心 文五令尹得臣之子也。太心 僖二十八。公孫伯 同上年。大孫伯 僖三十三。成嘉 若敖曾孫。子孔 同上年。鬬宜申 僖二十六 文十。宜申 僖二十一 文十。子西 同上年。鬬般 宣四。子文之子。子揚 亦作班。子揚 同上年。申公鬬班 莊三十。司馬子西 僖二十六 文。箴尹克黄 宣四。子揚之子子文之孫。箴尹楚官。箴尹鬬生 楚王改其名曰生。成然 昭十三年。韋龜之子。鬬韋之父。郊尹蔓成然 同上年。鬬成然 昭十四令尹子旗。子旗 同上年 定五。鬬辛 昭十四。成然之子。鄖公辛 定四年。楚滅鄖爲邑。辛爲邑大夫。鬬懷 定二年。鬬辛之弟。懷 上年 同。下云懷也。仲歸 文五 文十。子家 同上年。息嬀 莊十四。嬀姓之女。息侯之妻。文夫

人。莊二十八。文王滅息，以息嬀為夫人。申公叔侯僖二十六。申叔二十八。蔿賈僖二十七。伯嬴。孫叔敖之父。伯嬴同上。字也。宣四年。孫叔敖宣十一。注蔿賈之子。令尹孫叔敖宣十二。孫叔同上年。蔿敖同上年。蔿艾獵宣十二。楚子頵文元年。經。杜云名頵。楚成王同上年。榮黃僖二十八年。榮季同上年。太子商臣僖三十二。世子商臣文元。穆王文元。文十。息公子朱文九。子朱息公之子。子朱息公同上年。文之無畏文十。左司馬也。下云無畏。子舟字也。同七年。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齊。公子燮文十四。王子燮同上年。楚僭稱王。故公子亦呼王子。公子嬰齊宣十一年。注莊王之弟。楚子正卿。成二。先大夫嬰齊昭十。左尹子重宣十二。子重字也。令尹子重成二。子重同上年。公子側宣十二。注上卿。成十六。經。子反宣十二。注字也。宣十五。成二。成七。成十五。成十六。司馬成十六。大司馬側成四。子反名。成九。成十六。潘尫宣十二。大夫。師叔同上年。潘黨宣十二。潘尫之子。叔黨同上年。潘尫之黨成十六。楚子旅宣十。楚莊王同上年。公子貞襄七。經。莊王之子。子囊同上年。成十五。襄八。十三。公子壬夫襄三。令尹子辛同上年。右尹子辛成十六。公子辰成九年。子商楚太宰也。見成十年。公子穀臣成三。王子鄭戰下引。與成二年。晉云王子穀臣也。司馬子庚襄十二。莊王子午也。公子午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楚子審襄十三年。共王也。共王成二年。文七年。襄五年。楚共王皆同。養由基成十六。養叔襄十四。公子追舒襄十五。莊王子。子南為箴。箴尹同上年。子南襄二十二。令尹子南同令尹子南襄二十二。叔伯僖二十三。薳呂臣同上年。鍼尹固定四年。鍼或作箴。襄十六。工尹固襄十八。或云工尹亦同。薳固薳氏固名。箴尹楚四段職。馬工。又五同十八年。薳子馮襄二十一年。為令尹。薳子同上年。薳罷襄三十。下云薳氏。子蕩襄二十七。三十。令尹子蕩同。申叔豫襄三十一。申叔時之孫。申叔跪之子。申叔下並云申叔。或云大子大夫之美稱。伍舉襄二十六年。椒舉同上年。伍奢昭二十。子胥之父。連尹奢昭二十七。棠君尚昭二十年。伍尚昭二十。奢子員之兄。伍員昭二十。下云員。同伍舉之孫。伍奢之子。子胥同上年。昭三十一。申無宇昭十一。芋尹昭七。十三。芋尹無宇昭十三。楚子昭元二十八。楚康王同上年。郟敖襄二十九。康王子熊麇襄三十九。楚子麇昭元。經。公子圍昭元。康王弟。楚令尹襄十三。令尹圍昭元。大夫圍昭元。王子圍襄二十九。楚公子圍昭元。熊虔昭元。楚子昭十一。其君虔昭十三。楚靈王昭元。庶子圍昭元。王子襄三十。公子黑肱昭元。宮厩尹子晳同上年。子晳昭十三。觀從昭十三。觀起之子。其子從子玉。同上年。王子

比昭元。公子比昭十三。子干昭元。右尹子干昭元。楚公子昭元年。與公子圍皆曰楚公子。三月晉楚會盟。書言楚公子者。皆云公子圍也。冬秦后子與子干俱奔在晉。右子猜楚公子者即子干也。楚君子干昭十三。訾敖昭十三。不成君者。楚人皆謂之敖。葬於郟。曰郟敖。元於訾。曰訾敖。公子棄疾昭十三。蔡公昭十三。君司馬昭十三。熊居同上年。立後改名曰居。楚子居昭二十六。平公昭十三年。復二十六年。楚平王同。右尹子革昭十二。鄭丹昭十二。然丹昭十三。陽匄昭十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令尹子瑕同上年。陽令終昭二十七。陽匄子。中廄令同上年。公子魴下云魴也。自稱司馬子魚同昭十七年。下云子魚者皆同。太子建昭十九。郥陽封人之女生。楚太子建哀十六。王子建昭二十六。子木哀十六。子木之子勝哀十六。白公同上年。下云王孫。亦謂白公也。囊瓦定二年。子囊之孫。以王父字為氏。令尹子常昭二十六。下子常同。楚瓦定四。子常同上年。郤宛昭三十六。子惡左尹。又同上年。沈尹戌。莊公子高之父。昭三十一。下云戌也。自稱左司馬戌昭三十一。注定四。下云司馬皆同。葉公定五年。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奉邑皆僭稱公。諸梁定五。諸梁即名也。下葉公諸梁同。沈諸梁哀十九。父為沈尹戌。子高以父之邑為氏。改封葉。故亦言之。子高哀十六。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下云大宰。州犁同。昭元。太宰同上年。呼其字。王孫由于定四下。由于同。箴尹哀十八。吳由于同上年。季羋羋姓也。平王之女。昭王之妹。定五。季羋畀我。服虔云畀我即季羋字也。定四。太子壬昭二十六。平王太子。楚子軫立後改名。哀六年。楚昭王同上年。越女之子章哀六年。昭王妾。章惠王。楚惠王同上年。哀十六。公子結定四年。昭王兄。子期哀四。哀十六。公孫寬哀十九。子期之子。司馬哀十六。公子申昭王兄。定四。哀六年。十三年。與成六年公子申同名。相去八十年。非一人也。子西哀十六。與稱王之世謂寅申同字。子西公孫寧哀十八。子西之子。下云寧同。令尹哀十六。十七。子國十七。下十八年。右司馬子國同。公孫朝哀十七。武城尹同上年。令尹之子同上年。公子啓哀六。昭王兄也。王叔陳在外。使辛欲立子西子期子閭。皆辭之。子閭同上年。與公子申。公子結。皆平王之子也。

楚滅二十一國

息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六　蓼　鄀　𨚗　庸　穎　陳　舒鳩

蔡　唐　頓　胡　申　隨

程公說春秋分紀　公子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蚡冒
武王 熊通 蚡冒弟
薳章
文王 熊貲
杜敖 熊囏
成王 頵
穆王 商臣
莊王 旅
共王 審
康王 昭
郟敖 熊麇
幕
平夏
靈王 公子圍
太子祿
公子罷敵
公子比 子干
公子黑肱 子皙
平王 棄疾 改名居
昭王 珍
惠王 章
子良
太子建
勝 白公
燕
公子申 子西
公孫朝
公孫寧
公子結 子期
公孫平
公孫寬
公子啓 子閭 昭王兄
沈諸梁 沈尹戌子 葉公
沈氏見公族譜
公子黶臣
公子貞 後為囊氏
公子追舒 後為南氏
公子午 子庚
公子側 子反 成十六年六月殺之
公子壬夫 子辛 襄五年秋殺之
公子嬰齊 子重 為令尹
公子辰
王子勝 後為陽氏

太子職
公子元 文王弟 為令尹 莊三十年 鬭班殺之
王孫游
王孫喜
息公子朱
子家
公子炎
公子丙
公子偃
王子罷
公子平
公子罷戎
公子茂
公子寅
令尹子庚
公子何忌
公子宜穀
公子棄師
公子成
公子格
公子錡
王子牟
公子申 襄二年 楚殺之
公子紡
王子勝
公子繁
公孫由于
王孫圉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公孫朝
公孫慶
子疆
子驕
子捷
子揚
子貞
子孟
公族 薳氏 蔿字同
章 王子元 蚡冒子
子呂臣 叔伯
子賈 伯嬴
子艾獵 孫叔敖
子馮
子掩

蔿 字子蕩 令尹
蔿射
蔿浅
蔿居
蔿啓彊
蔿圍
蔿越
蔿固 箴尹
陽氏
王子陽
子尹
子司
子令終
子完
子佗
囊氏
公子貞
孫尾
南氏
公子追舒
子去疾
沈氏
沈尹戌
子諸梁
子后臧
沈尹朱
沈尹壽
沈尹赤
諸氏
鬭氏
若敖
子廉
子甲
子宣
子緡

曰昭王。曰大子建。曰申。曰結。曰啓。無後曰尹戌。後爲沈氏爲八世　郏敖生二子。曰棄。曰平夏。　昭王生二子。曰惠王。曰子良。　建生二子。曰勝。曰燕。　申生二子。曰朝。曰牟。　結生二子。曰平。曰寬。爲九世。又公子王子公孫王孫不系者三十餘人

楚公族　遠氏別祖韋公子譜之二世也。生二子曰呂臣。無後曰賈。賈生艾獵。艾獵有從子曰子馮。不詳其稱。馮生掩。又八人。

陽氏別祖陽公子譜之五世也。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

考異曰。按昭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則完佗與令終俱爲匄之子。非令終之子也。世族譜世系誤以陽完及佗爲令終之子。今刊之

伍氏參生擧。擧生二子。曰奢。曰椒鳴。奢生二子。曰尚。曰員。

潘氏崇不詳其世。尩生叔黨。叔黨生潘子。　子臣不詳其世。

考異曰。潘氏惟崇及子臣二人不詳所系。崇見於文元年。尩見於宣十二年。故用崇於首而闕其系。

觀氏丁父與起不詳其世。起生從。從生瞻。

遠尹氏襄老生黑要。

工尹氏共五人　熊氏共四人

李氏　鍾氏各二人。不詳其世。

襄氏別祖貞公子譜之六世也。貞之孫曰尾

子南氏別祖追舒公子譜之六世也。生去疾。

沈氏莊王曾孫尹戌生二子。曰諸梁。曰后臧　又三人

鬬氏若敖生四子。曰廉。曰緡。無後曰祁。曰伯比　廉生中公班。班生宜申。

考異曰。按杜預注以中公班爲若敖孫。然若敖有四子。不知班爲孰之子。今考世族譜以宜申爲鬬廉孫。因宜申而證申班。意宜申或以父所封名之。則宜申其中公班之子乎。當考

伯比生三子。曰於菟。曰子良。曰得臣。　於菟生般。般生克黃。克黃生曼。曼生章龜。章龜生成然。成然生三子。曰辛。曰懷。曰巢。　子良生越椒。越椒生賁皇。　得臣之後爲成氏。生二子。曰大心。曰嘉。大心生虎　又六人

屈氏世爲莫敖。瑕生遇。遇生未。未生蕩。蕩生二子。曰到。曰申　到生建。建生生。　又重光二人

考異曰。按世本蕩建祖父。宣十二年邲之戰爲右廣者是也。襄二十五年。楚有屈蕩。同姓名。蓋誤爾。不然或同一人也。今止書其一　又世族譜以申爲蕩之孫。据世系申乃蕩之子。今從之

屈氏別族申氏屈申之後曰申公巫臣。不詳所系。巫臣生五子。曰子閻。曰子蕩。曰弗忌。曰晉狐庸。曰晉邢侯。又一人

申氏丹生犁。　宇生亥。　驪丑胥不詳其世

申叔氏時生跪。跪生叔豫。又叔展寺餘公子牟

考異曰。按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丹之後及申宇。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于申氏之後。世系從之。以叔時系之申亥。誤矣。今別而書之

鄧曼。武王夫人。生文王。息嬀。文王夫人。生堵敖及成王。莊夫人。生共王秦嬴。共王夫人。巴姬。共王妾。蔡氏。共王妾。鄖陽封人女。平王妾。越女。昭王妾。生惠王。江芊。成王女。季芊。平王女。嫁鍾建。芈我。平王女。　公女上書其名。故次夫人譜後。公子則序其世。故列于公族大夫譜上。

楚職官　令尹爲政卿。　尹訓正也。楚之官多以尹名。而令尹爲尊。僖二十七年傳。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蒍。蒍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杜預注。子文時不爲令尹。子玉爲令尹。曰傳政。則楚以令尹爲政卿矣。宣十二年傳。戰于邲。令尹南轅反旆。行軍進退。令尹亦尋之。是知爲政于內。總兵于外。皆令尹之任也。

令尹司馬莫敖皆卿　哀六年傳。可移於令尹司馬。楚以令尹爲尊。而司馬次之。又十六年傳云。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注。二卿士謂子西子期。時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是令尹司馬皆卿官也。又桓十一年傳。鬬廉呼莫敖爲君。孔穎達曰。楚呼卿爲君。則莫敖亦卿官矣。

令尹有左尹有右尹　宣十一年傳。左尹子重侵宋。令尹蒍艾獵城沂。至成十六年傳。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楚令尹外又有左右二尹矣。

令尹遷授之次　楚卿令尹而司馬次焉。莫敖又次焉。襄二十二年傳。遠子馮爲令尹。則自大司馬而遷也。二十五年。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則自莫敖而遷也。哀十六年傳。勝爲白公。子西曰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白。楚邑。縣尹稱公。則白公蓋縣尹也。杜預注。楚國第謂用士之次第。是楚制亦有自縣尹而遷司馬令尹者矣。

大司馬　僖二十六年傳。司馬子西止一司馬。至襄十五年傳。遠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楚有三司馬。而大司馬爲尊。意其兼總左右二司馬之職也。三十年傳。申無宇曰。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司馬以二令尹。亦爲政卿

左司馬　右司馬　襄十五年傳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
則以右司馬而加左司馬之上也　昭三十一年傳左司馬戌右司馬稽
帥師救弦則以左司馬而加右司馬之上也命官之序若無一定云
左司馬二人　文十年傳宋逆楚子道以田孟諸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預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而右司
馬一人當中央楚制有大司馬左司馬右司馬今此左司馬復有二人蓋
因獵而置非常法也
令尹司馬沈尹將中軍　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子玉將中軍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子玉時為令尹子西時為司馬中軍為尊故使令尹將之至
成十六年傳鄢陵之戰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則以司馬將中軍與僖二十八年之制異楚制不常且以主謀者為中軍
帥不復備令尹司馬之職乎然宣十二年邲之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
子反將右時子重為左尹叔敖為右尹沈尹蓋是沈邑之尹而以將中軍
又不出於令尹司馬矣
兼令尹司馬二事　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殺子西子期沈諸梁兼二事國
寧謂時殺令尹司馬沈諸梁兼之兼猶攝耳旋命寧為令尹寬為司馬則

兼二事明非常法
莫敖　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預注莫敖楚官名孔穎達於襄十五年
疏曰楚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晉考楚初有莫敖後來猶盛
卻有令尹故令尹之權重於莫敖
尹亦稱宰　宣十二年傳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時敖為右尹是右尹
亦稱宰矣
大宰　成十年傳晉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即公子辰又
襄二十七年傳大宰退告人大宰伯州犁也昭元年傳公子圍即位遠罷
為令尹遠啓疆為大宰下於令尹矣
少宰　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直敢承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杜
預注少宰官名晉考少宰之義無聞焉詳檢是年傳文隨武子曰蒍敖為
宰時敖為右尹右尹為宰長詳見上及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乃南轅反旆未幾則楚少宰遂如晉師少宰之辭曰
無淹久是亦不欲戰矣楚子使求成于晉推擇宜屬當時楚君志不在戰
其臣贊此議惟右尹叔敖一人及觀少宰之辭若與敖合而少宰猶夫其
名宜少宰或為之右尹之傳注略之當考

大師　文元年傳使潘崇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又哀十七年傳楚子問
帥於大師子穀
師少師　昭十九年傳楚子之大子建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皆
太子之師東宮官也
司敗　文十年傳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又宣四年箴尹歸復命而自
拘於司敗司敗猶司寇之職
司徒　宣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預注司徒掌役
封人　同上傳杜預注封人其時主城築者
工正　宣四年傳蒍賈為工正
右領　昭二十七年傳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者令之將領
左史　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倚相楚史名又哀十七年傳子穀曰右領差車
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代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師賤民慢杜預注右
領左史皆楚賤官按右領將領之職曰賤官猶可左史任一國之史而鼎
謂之賤官楚蓋也與中國異莫得而詳
正僕人　昭十三年傳因正僕人殺大子祿杜預注正僕大子之近官孔

穎達曰正僕人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一人
御士　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杜預注御王車者周禮
有馭夫御士楚蓋倣此以名官
王馬之屬　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
師杜預注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屬是王養
馬之官屬也校人職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
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
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
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都君子　同上傳杜預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
故知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賞之云今之律令猶名效謀從者
為使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此人或別有功勞或由豢恩澤平常免其徭
役事急乃使之耳
大閽　莊十九年傳楚人以鬻拳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注
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孔穎達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
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楚言掌

閽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為閽者，又地官之屬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為刖而使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曰大伯猶長也，為門官之長，周禮蓋王制，楚僭王號，做以名官

泠人　成九年傳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　杜預注泠人樂官

嬖人　宣十二年傳嬖人伍參欲戰，嬖人蓋寵嬖者

巫　文十年傳楚范巫矞似，杜預注范邑之巫

諸尹　楚官多以尹名，尹訓正也，令尹為尊，是于上別列諸尹之名

箴尹　襄十五年傳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以箴尹次莫敖，則箴尹任亦重矣，又昭四年傳箴尹宜咎城鍾離

工尹　亦曰箴尹　楚有工尹氏，曰工尹齊，曰工尹路，曰工尹壽，曰工尹赤，曰工尹襄，工尹官名，因以為氏，定四年傳王使箴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襄十八年傳云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工尹執燧象，則工尹亦曰箴尹矣，又文十年傳王使子西為工尹

連尹　襄十五年傳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何以使由基為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為能官人之

宮廄尹　亦曰中廄尹　同上傳掌宮閑之禁，又昭元年宮廄尹子晳出奔鄭，六年復宮廄尹棄疾，二十七年殺中廄尹陽令終

環列之尹　文元年傳使潘崇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預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寢尹　定四年傳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哀十八年傳惠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寢尹蓋司王之寢處

門尹　哀十六年傳石乞尹門，杜預注為門尹

郊尹　昭十三年傳蔡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杜預注治郊竟大夫

監馬尹　昭三十年傳使監馬尹逆吳公子

卜尹　昭十三年傳召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杜預注佐卜人開龜兆，按十八年傳鄭子產使公孫登徙大龜，杜預注登開卜大夫，則

卜尹蓋開卜大夫之屬，楚亦有開卜大夫矣

樂尹　定五年傳以鍾建為樂尹，杜預注司樂大夫

縣尹　楚縣尹稱公，如白公之類，凡以邑名，皆縣尹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沈尹　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預注沈或作寢，寢縣也，孔穎達曰楚言多名為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因解寢為縣名，按定四年傳王寢，盜攻以戈，由于以背受之，寢尹蓋司寢，非邑名也，沈或作寢，自是邑名

鬬緡尹權　莊十八年傳孔穎達曰楚言多以尹為名，疑權為邑，使緡為長，則尹之義亦與長同

芳尹　昭三十年傳芳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芋尹　昭七年傳楚子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孔穎達曰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皆以草名官，莫得而詳

通志楚公族列傳　鬬伯比楚大夫，羋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為氏焉，王三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遽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
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
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
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
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
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敗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
遂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
興其主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子
文之室曰寡人幼至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
文為令尹四十年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
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
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
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
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
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
卒其子鬬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蔿賈
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已既而又惡蔿賈後殺之遂處于烝野
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
與若敖氏戰于皐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
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
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
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郎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
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
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氾祭子反救鄭鄭伯

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
五年宋共公卒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
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
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
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
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
徇于軍為侵戰之備而遂楚因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
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
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蔿賈字伯嬴芈姓蚡冒之後薳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
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
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
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
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
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
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
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
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
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

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貫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蒍賈爲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蒍艾獵蒍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蒍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又踐高位妨賢塞能臣知罪矣國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莊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爲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斷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衣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爲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赦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伐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子其旭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太宰共王十六
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
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
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
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
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
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焉穿封戌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
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
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
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
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信無
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
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
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
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
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
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
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犨櫟
及郟圍遂弑郟敖自立是為靈王使殺伯州犁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
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
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
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
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愞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
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
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此在於
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與鄢將師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
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
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
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也令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
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聞
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
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五參與子朝及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

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鄗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爵祿而歸之伍舉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可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公子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

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遷啓疆與楚同姓遷其巧所靈王即位殺伯州犁使啓疆為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
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
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
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
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
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
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
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
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

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
願與諸侯落之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
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
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
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
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
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
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
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
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為芋尹故曰芋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
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
來伐國而克城克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

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
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
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
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
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
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
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
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
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
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
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
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
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之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
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
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
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
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
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蔡鄭敢愛田主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焉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雃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楚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師之吳闕楚喪以侵楚康王憑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子馮為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馮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子馮為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

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代薳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蔿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

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也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求人衆事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為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言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孟表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承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請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為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言子常子常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子嚭奔吳吳以為太宰使為楚謀以故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遏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從擊之幾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欲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濟吳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馬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師及隨求王於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敘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怨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焉之上者將怨而忘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愁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

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
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夫國來奔。吳謀伐楚。
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
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
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衆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
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
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
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
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
馬。王謂子西曰。方余亦余隨時將涉於臼。藍尹亹涉其孥。不畀余舟。必殺之。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
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
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
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困乏。在
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
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
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
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
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
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
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是爲
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
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
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
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
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
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
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
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
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六姥

楚 楚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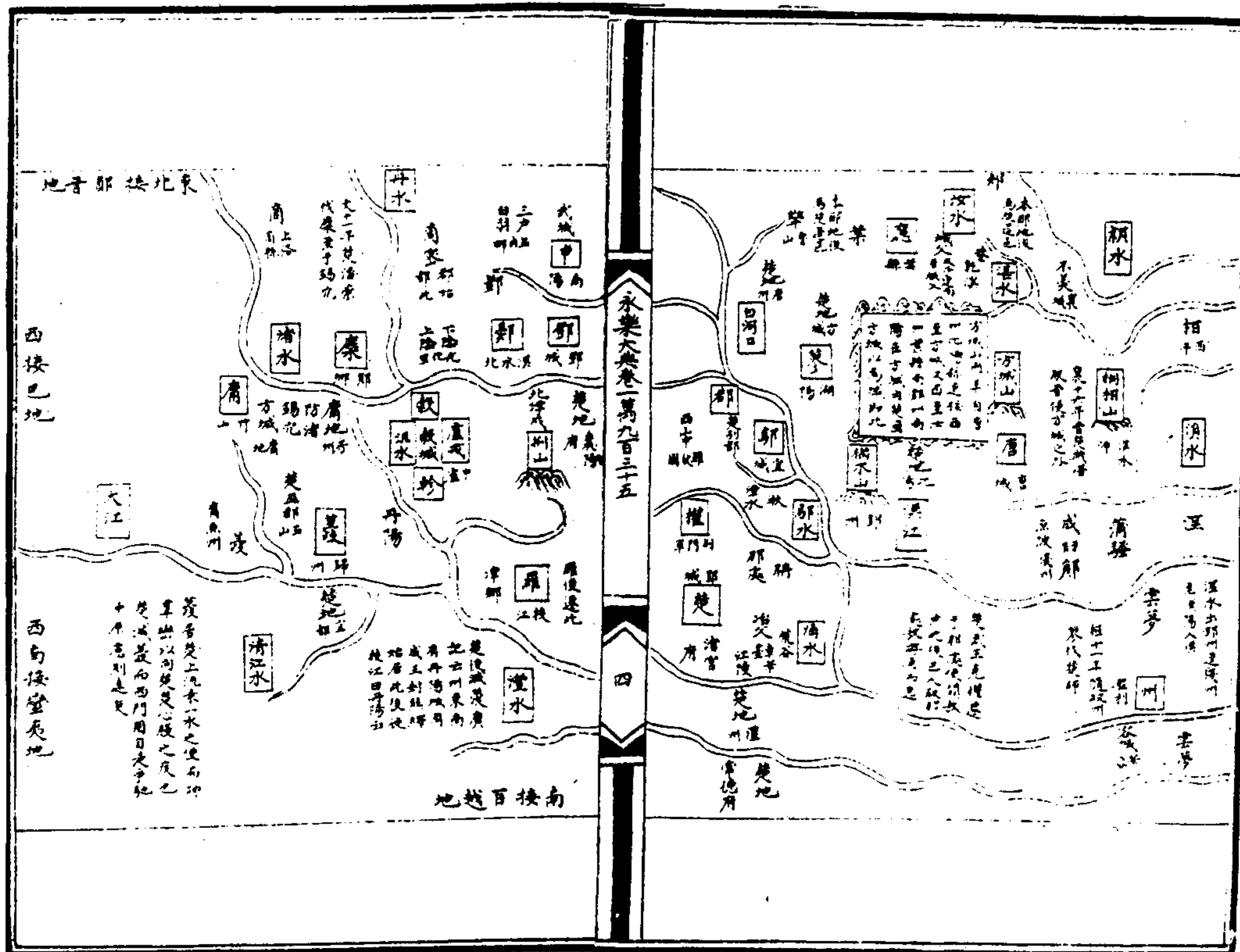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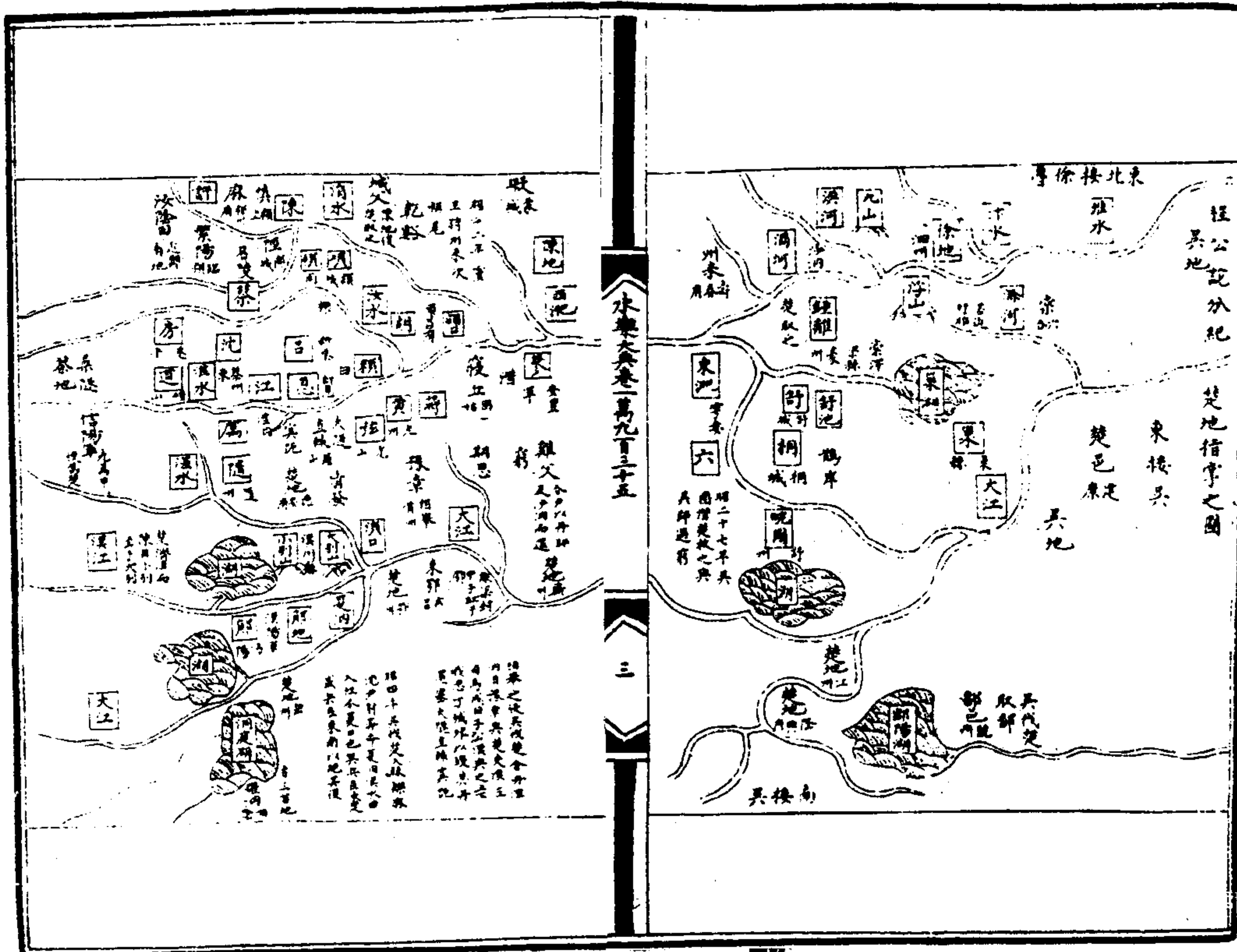
楚地總説 鄭公説分紀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丹陽故城在焉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初曰荊後改號楚蓋古荊州地也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周禮職方正南曰荊州在天文翼軫之次翼軫之分辰居巳宮曰雙女其境北自汝潁南接衡湘西連巴東並吳方城帶其内長江阻其後而漢水淮水或逕其上或接其下漢東江南之境不關鱗次介于其間楚皆兼滅之其勢雄峙於南方出而北則與晉抗焉荊之爲言疆也陽盛物堅其俗慓悍史記天官辰星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西漢書地理志地翼軫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強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

總師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内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嬴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蓏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偷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説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待也呰音紫是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反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猶曰泆枝音竹角反枝柱言意相節礙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淮南鴻烈解兵畧訓音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猶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郯淮地名潁汝以爲洫洫猶溝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汾水上塗也緜之以方城緜絡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猶極也極深之深不見影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戟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師古急猶利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身死於秦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至死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張華博物志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朱子語類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僅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没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休舊安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忘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戚之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數類楚地九等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周禮曰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以備田獵辨京陵辨別也絶高曰京大阜曰陵别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稅賦數疆潦疆埆潦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防隄間地不得方

正如井田别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厓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也又見井地九等

楚地釋名

楚 文王自丹陽都郢今江陵府江陵縣北紀南城城東有小城名郢。

郢 見荊部

荒谷 盛弘之荊州記云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曰荒谷。

冶 又荊州記云荒谷西北有荒。號曰工闕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城。傳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即此

樠木之下 郡國志云武陵山亦曰樠木山。傳謂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即此今郢州。

那處 釋例今荊門軍長林縣。

津 釋例或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江陵即荊南所治。而廣記則云荊南枝江縣西有津鄉春秋楚敗巴於津之地。考之晉志。南郡既縣十一。江陵枝江其二也。枝江在江陵之西南。而津鄉又在枝江之西。則津不當在江陵縣也。晉春始初。江表八郡猶為吳地。杜預亦云。江表所記特未其審。讀為或曰亦疑之之辭。以是言之。廣記為是而杜釋為非。按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已居楚上流而禦于津。則在枝江之西明矣。

湫 釋例今省入襄陽府宜城縣。

陘 釋例。召陵縣南有陘亭。今潁昌府郾城縣東

召陵 郾城縣東有漢召陵縣故城。

武城 釋例。南陽宛縣北有武城。今鄧州南陽縣。

析 本楚白羽邑。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便改為析。漢國為析縣。今鄧州內鄉縣是也。秦人過析隈。即此。隈謂隱蔽之處。

渚宮 江陵縣之南水渚。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也。元和郡國志。渚宮。楚別宮。

期思 釋例。今省入光州固始縣。

沈 杜注。沈或作寢。廣記曰。秦置寢丘縣。故叔敖子所封之邑。又秦滅楚。蒙恬攻寢即此。漢為寢縣。今光州固始縣。

州來 故州來國。楚所滅。後屬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是地正在淮潁之會。後吳取之。以封季札。至夫差時。蔡成公畏楚。決北渡之下蔡。今壽春府下蔡縣是也。釋例以州來為楚邑。而又以是州來為吳邑。誤矣。其詳見吳地理

壽春 壽州

申 本申國。鄧州南陽縣在方城之內。申息北門。所以捍中國。

呂 古呂國。今蔡州新蔡縣。國語當成周之時。南有荊蠻申呂。其在楚王則有

呂侯訓夏贖刑。傳謂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是楚以方城為固。而申在方城之上。呂在方城之下。形勢聯絡。實僻北方要害。

鍾離 故鍾離子國。後為楚邊邑。今濠州鍾離縣。在淮之南。

葉 汝州葉縣

瀙 水經注北肥水逕山桑縣又東積為陂曰瀙陂陂水又東南逕瀙城南。傳楚師還及瀙。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瀙。楚地。山名。今亳州蒙城縣

繁陽 貫注。潁昌府臨潁縣繁城鎮有繁陽亭。

宗 真州六合縣

雩婁 九江壽春記云。金明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雩婁城。光之杞子城也。人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今安豐軍芍陂是。釋例安豐雩婁縣。今入安豐軍。

棘 釋例。今亳州酇縣

雲夢 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雲夢辨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周禮正南曰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入于雲中。雲夢之名澤。其來尚矣。按地里志。江夏之西陵。南郡之編縣。有雲夢宮。華容有雲夢澤。郡國志云。竟陵城西大澤是也。鄭康成曰。雲夢在華容。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又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樂史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酈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穎達為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穎達又引左傳所稱雲中。謂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不可明指一處限而言之。然諸儒既為禹貢有雲土夢作乂。及傳有雲中。江南之夢之可證。分雲夢為二澤。故沈括謂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其筆談所載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
豊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
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
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洲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
北古本爲允也以上皆平敍所撰王秀又從而爲之辭曰雲之地土見而
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之人有加工乂之者矣草木
生之謂作也加工乂之謂乂也皆以上所引諸書載雲夢地理而證二者
之說則沈括夫之特主說夫之鑿且如傳言邵夫人棄鬭伯比於夢中卽
爲令江北復州安六之處則所棄之夢中近邔國必無過江南而棄之之
理是江北亦有夢非止國於江南也孔安國謂雲夢之澤在江南此說亦
失之然謂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釋擇猶有古風故頗
達曰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者蓋史文兼上下也蘇軾云古語如此猶曰
玄纖縞云爾蓋纖字居玄縞二色之間古文如此下語之意以謂土既見
則可作乂矣此又足以破王氏之說也必參考而精言則楚之雲夢跨江
南北非止一偶如杜預釋左傳地理郡國志宇水經諸書孔頴達可爲相
如之說皆爲得之要不必指北爲雲南爲夢也今江夏漢沔所會之地淵

藪猶望水天一色自江北而言則監利玉沙竟陵之水極多自江南而言
則華容石首公安之水亦匯其外華容置監利縣置利在北而華容在南
在南者帶洞庭青草在北者連大滿白湖杜謂雲夢跨江南北指此信矣
所謂九百里雲夢妄知不指洞庭青草之屬而言之歟今監利華容有大
藪澤皆七澤之雲夢也

楪 釋例今荼州新荼縣

麻 釋例今穎昌縣

夏汭 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今漢水曲入江處

乾谿 亳州城父縣乾谿水在縣南五里

章華 水經注江陵縣東三湖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韋昭
以爲章華亦地名

不羹 釋例今汝州爲邑也定陵今穎昌之舞陽也二邑相近襄城東南卽
定陵西北之境楚子所城當以襄城爲正章者字近於城故定陵之字以
是爲名耳

須尾 番春府西頹水口水經注云蓋水之會也

魚陂 水經注竟陵大城城南有甘魚陂左傳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

者也竟陵縣今屬復州

豫章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敗之定四年吳人舍
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杜又云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則春秋豫章蓋在江北而今豫章附本作
春秋之豫章也漢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第千代閒追文字殘闕無從考
見新唐書月日按東武帝討劉歆遣王琪忠先襲王豫章口豫章口在江
陵城二十里信知春秋豫章去江陵甚近今陰與豫不相干

鄖 沈關中居鄖以無患蓋鄖縣廣記云今復州治景陵縣

陰 遷陰于下陰陰亦曰上陰釋例南鄉陰縣今光化軍乾德縣

下陰 水經注云光化軍故下陰也則下陰去陰不遠矣

城父 太子建居于城父釋例襄城城父縣今汝州葉縣

雞父 釋例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安豐軍

巻 釋例南陽葉縣南有卷亭今汝州葉縣

潛 釋例今安豐軍

窮 安豐窮谷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卽此詳見水門

容城 今州華容縣

大隧 直轅 冥阨 定公四年吳師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
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方城自唐州比陽縣界
至方城縣又至汝州葉縣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杜云漢東隘道在信陽
軍羅山縣界其縣界石城山甚險峻史記謂之冥阨魏收之又謂之春秋
九塞冥阨其一焉其地與淮蔡接境在信陽軍東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北
至蔡州二百二十里吳人自淮而來過蔡而舍舟楚司馬戌欲於此塞之也

柏舉 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人南東歷赤亭下又分爲二水南流注於
江謂之舉洲春秋左傳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也東有舉水或
作舉齊安今黃州

堂谿 潁昌府郾城縣

豐 鄧州內鄉縣南有豐鄉

三戶 內鄉縣丹水鎮有三戶亭

棗草 釋例淮南逡遒縣東南棗草亭合肥志逡遒城在廬州梁縣南三十
里東南去棗草六十里

白 擇州○安陸漢治縣西南有白亭○今蔡州褒信縣西南
慎 漢爲慎縣○故城在潁昌府潁上縣西北
汝陰田 潁昌府
汝北之田 汝水北田皆在蔡潁之地
夷濮西田 本濮地 水經注○汝水逕新陽縣北又東分爲二水○即春秋所
謂夷濮之水也○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夷水也○一水東注
即濮水也○夷濮西田○在二水之西矣○

地名疑一

柤 杜注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當有節縣西南有柤亭○謝
横縣治戲洲○皆去傅陽五伯餘里○非諸侯六日再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
城縣西南有理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十里○又非自會九日之
所能滅國皆非也

闕地五十有三

沈鹿 桓八年　郊郢 十一年　夕室 莊十九年下同　絰皇
郊 僖二十七年同下　蒍　連穀 二十八年　范 文十年
大林 十六年下同　陽丘　訾枝　選

阪高　臨品　石溪　仞
轑陽 宣四年下同　烝野　漳澨　皐滸
郔 十一年下同　沂 楚邑　新石 成十五年　巢 十七年下同
駕　釐　虺　庸浦 襄十三年
瑣 昭五年下同　南懷　汝清　中犨 十三年下同
息舟　訾梁　棘闈　訾
宗丘 十四年　長岸 十七年　薳澨 二十三年　圉陽 二十四年
州屈 二十五年下同　茄　丘皇　養 昭三十年
南岡 三十一年　城口 定四年　稷 五年下同　軍祥
麇　公壻之谿　脾洩　負函 哀四年下同
繒關
方城 前年自唐州北陽縣相北連接○西至方城縣○又至西汝州葉縣南故
號方城○楚國方城以爲城○蓋北門之隘○衡山 湖州南巫山東平唐東北荊
山東陽南津縣東北有北山○塗山 壽春府 荊山 海州懷仁縣
小別　大別 出貢 昆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又曰○嶓冢導漾○東
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爲治上通水南

荊山○書 起嶓冢至于荊山○又爲內方大別二山○內方今復州之竟陵○大別
今漢陽之漢川也○南條其尾至此而極○亦杜偉矣○孔安國釋南入于江○謂
闕山迎南入江○並漢水至大別山爲大別所繫○故曰夾以南入于江○杜木
杜欽南也○左傳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
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顏師古曰○大別在廬江安豐○
杜預釋地曰○二別在江夏界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
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之說同○蓋小別在今安德鹿○
大別今在漢川縣○楚自郢濟漢○又自小別至大別地形順便○今大別山之
北漢口即漢水入江處○且安豐至江夏一十三百里○相距甚遠○又淮水之
南非江漢合流之地○京相璠顏師古○安豐大別之說○斯不足證○

山釋異

巢山有三 昭五年○楚子次巢山○楚地　七年 興之巢 柏舉地　巢國有巢
山○今壽州貫縣
衡山有二 昭四年○南嶽衡山在潭州　襄三年○衡山在湖州烏程
坻山有二 昭五年○坻山吳之楚地　昭十二年○坻山晉地
塗山有二 昭四年○三塗在西京　禹會諸侯于塗山○在壽春

江 廣雅曰○江貢也○地理志云○出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
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山海經曰○岷山東北嵊山○又東至培山○江
水出焉○東注大江○郭璞曰○中江出嵊○謂今蜀州江也○北江出岷山○皆岷山
旁之小江○今按江出松州嘉城縣甘松嶺○亦曰松桑嶺○其地北連析支○其
水一名汶水○過出岷山始入○自北遂東南流而至茂州○汶水東東與江會○故
日東別爲沱○東南經成都○南經嘉定府○沫水入焉○至瀘州涪水從西北來
東南至重慶府○有嘉陵江巴江入○又東經涪州黔江入○忠萬夔州有五
水入○歸峽有清江○又東至枝江有沮水入○石首有澧水入○又東過岳州有澧
水從西入○洞庭水亦自南入○又有沅水湘水沅西南來入江○其西東至鄂
州○漢水入焉○始經九江○至鎮江府○有丹陽水從南來入○又東經揚州有邗
溝水出焉○又東經江陰許浦始入于海○
淮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地理志○出南陽平氏
縣之南桐柏大復山○東南至淮陵縣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
里○水經出胎簪山○孔穎達曰○桐柏旁小山也○荊州記曰○出桐柏淮源三十
里○東出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南○至楚州山陽縣會泗沂之水○東至連水
縣界入海○

漢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又東北至贊從白水縣○注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大抵梁州之山皆曰岷○石山皆曰嶓○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有内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西漢水東漢水之殊○滄浪水至今漢之夏水○至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夏汭 漢水觸大別山南折與江水會謂之夏汭○亦曰夏口○在漢陽軍北鄂州當界武洪之上○川記曰○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此水冬竭夏通謂之夏水○至夏則會於荊郢之間通曰夏汭冬則會于漢陽○乃爲夏口○今漢陽軍漢陽縣有沔口是也○

竫水 水經注○竫水出安豊縣竫谷○左傳楚救潛○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竫谷○川流注江于決水之右○北灌安豊之左○世謂之豊水○亦曰竫水○首受五督相近兮隨讀轉北流注于淮

沙水 水經自新鄭○東北經中牟○東北渠即沙水也○楚東有沙水○謂此水東南逕扶溝東○又南與蔡陂合○又東南逕淮平府城東曰百尺溝○又東南流注潁○謂之交口○自清東南逕城父西南入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澨 出隨州隨縣西北黄山南○東南逕隨縣西○又南流注于鄖

漳 出襄陽府南漳縣東荆山東南○又南至枝江縣○北至荆門軍當陽縣○東南入沮

雎 出新城經襄陽府○至江陵府枝江縣入江

清發 吳敗楚柏舉○從之及于清發○水經涢水過江夏安陸縣西○注云○晉太安二年○劉弘遣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走斬於江滨○即春秋清發○在今德安府界

雍澨 禹貢○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氏云○在江夏竟陵縣入漢○三澨之別不可復知○今澨水出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石澨水○東南流至復州景陵縣名汉川至漢陽軍漢川縣入漢○傳言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在今景陵漢川間也

涌 水經○江水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注云○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華容今監利石首縣地

桐 出廣德軍西南桐源山○西北入丹陽湖

成臼 水經注○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

漴 出信安軍高陽縣東北○至莫州任丘縣入焉○任丘漢莫縣也○莫州古順安軍七十一里

淮 出桐柏東入海○而房陵有淮水東入漢○故丹陽陵陽縣有淮水北入江

漢 出嶓冢山○而蜀漢州有漢水入是

楚地

楚 莊十年書曰荊○僖元年書楚○左氏始終作楚○傳又曰郢

那處 十八年 左氏又四縣 陘 僖四年 左氏作陘濼 析 二十五年 左氏又作白羽 沈 宣十二年 亦作役 州來 成七年 穀梁古作州來

雞父 昭二十三年 穀梁作雞甫 召陵 定四年下同 陸德明云公羊作邵陵 柏舉 公羊作伯莒 穀梁作柏舉

武城有三 非今息州武城縣 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今鄧州南陽縣 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也○今同州 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今沂州

方城有二 僖四年○方城爲城○定四年○欲恚方城外界○楚方城山也○自比陽縣至方城縣 文十六年○伐唐及方城○唐地也○今房州竹山縣

城父有二 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襄六年○取陳那子城父○今亳州城父縣 十九年○太子建居城父○楚地也○今汝州葉縣

沂有二 宣十一年○爲艾獵城沂○是楚地邑名 昭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于沂上○是魯城南水名

房有二 昭十三年○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是國名 定五年○季平子辛于房○是魯地

柤有二 襄十年○會吳于柤○是楚地 昭六年○鄖伯嘗楚公子棄疾子柤○是鄭地

呂有二 成七年○子重請娶於申呂○言呂國也○後爲楚地○今蔡州新蔡縣 襄元年○楚侵宋呂留○宋地也○今徐州

郔有二 宣十一年 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楚地也 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也

楚禮樂 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分器○吳之先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晉魏絳稱王叔陳之說○重王爲中之會○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椒舉侍後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凡左為貴池之會。啟圍書之禮。因晉之規。而請盟於城。而楚共潛于成周以尊天王。叔梁傳。夫差好盟來。孔子曰。大矣哉。人差不能言盟而欲盟也。有論無楚兵之事。固不可以言禮矣。

楚征伐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為軍政。作荊尸以伐隨。授師孑以立陳法。莊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論楚之兵曰。荊尸而舉。杜預曰。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孑。戟屬。示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孑夫利遠卽長兵。孑是短兵。蓋楚人用孑為陳。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蓋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於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師其親軍。參曰。西廣。止於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

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上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周禮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知六卒六百人也。子時子玉既為令尹而方請戰。蓋欲增兵。是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敖於敵者戰。則其兵强可知。

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强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所以嚴衛於王之出入周之。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名。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司馬。期思公復遂一人為右司馬。當中央。則左司馬二人張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

莊王霸強。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逮邲之戰。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吳詳焉。三軍以為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凡三軍蓋正軍也。時孫叔敖為令尹。來政。不在三軍之數。

如南轅反旆。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為總統三軍矣。

廣以為親軍。傳載欒武子言楚軍制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按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為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晉在王側。則官序當其夜者。令之宮衛。環列之尹。欲安待非常。親軍之制。詳矣。傳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為之。今邲之戰則二廣皆以從王逐戰。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為二廣而王則乘左。

游闕以為游兵。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注。乘游補闕者。觀其陳何處為弱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先由正軍中逐旋分出。不繫卒伍之數。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充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卽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列。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盛解娩句耳。蓋防王軍有敗。則以偏車易之。止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亦偏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臨戰分此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為陳名。

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注。行右轅。左追等。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故步卒為前左右三處。其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挾於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相。挾轅以為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以轅表車。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處在左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雜追求草蓐。不進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為宿備。便左右之別。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主於對陳。則在車左右。　前茅慮無。蒋非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為思慮所無之

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為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
候望，慮有伏兵，使騎行人持以絳。又曰為幟，與軍人為私號。曲禮曰：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與此凡賊衆攜相似。茅明得古文。今人曰茅昧之
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未詳。中權是中軍大將軍
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操之高下輕重，皆當用精兵。使世勁兵
多在前。或伏擊敵，則後無慮。動兵在後，此最良法。　百官象物而動，物猶
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
不待號令而自備。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
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
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以其將羨卒也。百官
卿大夫。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尊卑
所建，各有物類。案春官司常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而所建不同
者，大司馬則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則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
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
軍時空辟實也。是謂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循治
兵之法。

行軍之具，日朔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
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車當從正軍一日。至
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通進，則有邀擊之患；遲遲則重兵曉亂。正軍士
憤，後世用兵，先挈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
大兵一日為得宜也。

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
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
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練袍。賈逵云：
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甲貴
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直欲其被滿
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為衣服，安得
以為甲裳？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
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為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說
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袄袿之類。

康王以蔿掩為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
數。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牧隰皋，井
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靈王作地益大，合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
都外軍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杜預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楊下云簡東國之兵
於召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自以國之東西言。孔穎
達曰：西為上，則東為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之也。
至若戍壬，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
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
而死。
士兵則若都君子，校人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使左司馬戌帥都君
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無其征
役，事急乃使之。衆君子既為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役，如越
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

非常法。
其為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
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楚共王卒，繼伐楚，明年敗
楚于皋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懼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為舟師以
畧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欲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先無
成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敗楚師，入
郢之役，吳大子終纍又敗楚舟師，其帥潘子臣、小惟子皆為吳獲。
是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使有不同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六姥

撫

撫州府　舊路　親領縣五　臨川　崇仁　宜黃　樂安　金谿

目録

江西撫州府總圖

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東北到饒州府余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臨江府清江縣清豐橋界二百一十里

東至廣信府貴溪縣諸廈坊界百八十里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西南到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一百七十里

北　西　東　南

江西撫州府城圖

北

西

東

南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之圖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羅山界五十里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湯陂中界橫四十里

東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桐皂界四十里

北

西至臨江府清江縣石台嶺界五十里

西

東至本府臨川縣西館界六十里

東

南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長山界三十里

南至本府宜黃縣孤嶺界五十里

東南到本府臨川縣上下城界八十里

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

西北到本府崇仁縣棲木嶺界一十五里

北至本府崇仁縣孤嶺界三十里

東北到本府臨川縣揭港橋界五十里

北

西

東

南

西至本府樂安縣寶嶺界八十里

東至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嶺界二十里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吉州嶺界一百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黃土嶺界一百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豐縣軍峯山界一百二十里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

西北到臨江府新淦縣李山坳界八十里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丁山嶺界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本府崇仁縣長山界九十里

北

西

東

南

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白竹坳界五十里

東至本府宜黃縣寶嶺界八十里

西南到吉安府永豐縣都溪坳界一百里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大樹嶺界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本府宜黃縣老坑界一百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禹貢揚州之域星紀斗分周秦吳地戰國時屬楚

秦屬九江郡。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所統縣十八。南城居其一。東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南城之北境爲臨汝縣。屬豫章郡。三國吳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又增置西平宜黃永城等八縣。隸揚州。晉惠帝元康元年割豫章臨川等郡隸江州。改西平爲西豐。西城爲西寧。宋省西寧。齊因之。以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縣。領臨汝南城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又析臨汝爲定川縣。凡領縣八。隋罷臨川郡爲撫州。隸洪州都督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新建西寧等六縣置崇仁縣。屬撫州。又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爲臨川縣。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爲臨川郡。唐武德五年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等八縣。七年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八年省宜黃。貞觀元年以撫州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爲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撫州。領臨川等四縣。五代梁龍德元年吳楊溥陞爲昭武軍節度。宋開寶四年降爲軍州事。隸江南西道。領縣四。建炎四年隸江南東路。紹興四年復隸江南西路。元至元十四年陞爲撫州路。

國朝爲撫州府。隸江西布政司。撫州府志按舊志。周秦以前。撫之地爲荊揚二州分野。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爲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西至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臨汝本二水名。臨水由西南而來。自崇仁縣巴山發源。巴山謂之臨川山。合宜黃水至西津。故曰臨川。汝水自盱江盱母山發源。自南城由石門而下。至郡之東南。抱城而西。北流合臨川之水。或謂汝字從水從女。以盱爲母。安爲女。故曰汝水。舊置郡會合二水之名。故曰臨汝。吳及晉宋爲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至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臨川。因改臨川爲撫州。治在西津之赤岡。唐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隴。即西津也。五代時。危全諷遷于香楠山。即今治也。自唐至宋末。相沿爲撫州。歸附于前元。改爲撫州路總管府。戊戌五月。監郡完者帖木兒以城降于陳氏。辛丑十一月

聖朝總兵官鄧愈統率大軍至。守臣張子高降。改臨川府。後又立爲撫州府。

輿地紀勝 臨川郡軍事。九域志。禹貢揚州之境。元和郡縣志。於天文爲星紀之分野。臨川志引漢地理志云。豫章吳地。斗分野。吳爲星紀。辰在丑。晉天文志云。豫章入斗十度。臨川舊隸豫章。則爲斗分野明矣。春秋時爲吳境。寰宇記。晏公類要。及宋朝郡縣志。並以爲舊吳。而輿地廣記。則以爲春秋爲百越之地。大抵袁吉撫四州之地。諸書皆以爲屬吳。惟輿地廣記。則謂以爲百越之地。池亦無所考。優郡於袁州下引吳起相楚悼王南平百越。於是實楚吳考之地。星。袁吉二州包地總連與翁僻介領來以三郡猶以爲越。蓋或可據。至若來撫二州守內也。不應則指以爲百越之地。故袁州新編圖經於百越之地。又越星分等。則乃不取云越滅吳。王使使之屬公二十三年。其地屬越。越既滅吳。其地當屬楚。戰國時楚敗越。其地屬楚。與地廣記。以爲戰國屬楚。他書皆無所指定。然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敗越。盡取吳故地。則其地亦當屬楚矣。秦并天下。屬九江郡。在漢爲豫章郡之南城縣地。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今按漢志豫章郡所領十八縣南城頃焉。後漢和帝分南城北境爲臨汝縣。寰宇記。續漢書郡國志云臨汝屬豫章。寰宇記。三國時吳主孫亮分豫章之東部南城。今屬建昌軍。臨汝今屬撫州。二縣置臨川郡。地約在志載在太平二年。自晉以來諸縣廢置不一。東晉又於境內立巴山郡。陳封文帝爲臨川王。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州爲名。因廢巴山郡爲崇仁縣。屬撫州。又改臨汝爲臨川縣。並在開皇九年。煬帝改撫州爲臨川郡。大業三年。唐平林士洪。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寰

宇記在武德五年。尋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寰宇記在武德七年。又省宜黃縣。武德八年。隸江南西路。開元二十二年。改臨川郡。天寶元年。復爲撫州。乾元元年。五代僞吳升爲昭武軍節度。順義九年。南唐李氏因之。又割南城縣置建武軍。盱江志載在開寶二年。九域志云開寶三年。以宜黃場爲縣。宋朝平江南。降爲軍州事。宋朝會要云。僞吳爲昭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爲軍州事。中興以來。隸江南西路。紀年錄云。紹興四年七月。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南西路。今領縣五。治臨川。寰宇記。元領縣四。今五。臨川崇仁南豐宜黃金谿。臨川志言者公劉度夕陽而荒豳都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蓋度夕陽之西。去源泉之卑。而就溥原之高岡。出乎原之上。兩京又出乎岡之上。所以居高明也。夷攷吾州若昔興創。殆亦類是。異時成周卜宅。而依瀍澗。晉人議遷而嚮汾澮。今吾州介乎臨汝之中。又其遺意。皆所以括二水之會。納風氣之全。冀民生之安也。淳熙嘉定志。寶應中太守王圓以地勢卑。非道路之會。因徙于西隴。然虛右擁左。形亦未叶。中和五年。危全諷始遷今治。塵寰揖巽朝辛。附癸納漢。山複疊之勢。無舊治卑僻之陋也。舊志州治所紀。唐刺史舊宅。乾符中爲巨寇黃巢將柳彥璋所焚。中和五年。危全諷徙今治。披榛草

創越十四年新就摧圮乾寧五年全諷再拓基址建廳堂門廡廚庫畢備
舊志城池紀述唐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新修羅城周迴一十五里三十
六步高一丈二尺下闊二丈五尺子城周迴一里二百二十二步元一統
志梁復臨汝分新建西寧置巴山郡又置巴山大豐新安三縣及以廬陵
之興平豫章之豐城以益之凡領縣七開皇九年廢大豐新安二縣入豐
城割豐城還洪州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為臨川郡領
臨川南城崇仁邪武四縣十四年陷入林士弘賊唐武德五年平士弘而
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縣是也景雲二年復置南豐開元二十一年
分十五道採訪使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為臨川郡乾元元
年復為撫州置治於臨川舊城西津之西赤岡宋乾德六年偽唐李煜復
置宜黃縣淳化二年以南豐屬建昌軍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依舊領
縣四十九年割崇仁縣天授忠義樂安三鄉并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增置
樂安縣領縣五元朝至元十二年收附之初仍為撫州十四年陞為撫州
路總管府領一司五縣隸江西等處行省　錄事司舊為本州在城地宋
設三廂領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創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分野

臨川志質之史冊區別其分野則吳揚為斗牛女為星紀考之舊經吾州
又文昌之所臨照夫上通於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於天
垣正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星土之占其證則有休咎所不可得而常
乃若斯文在天地間則歷終古而光景若一不窮惟是人文化成天象叶
應庶證有不若者乎然則文星昭明則不占有半分野當蒙其福矣　天
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吳楚之疆候熒惑為楚戊吳　地理志吳地
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　斗牛女
星紀丑東北也天文志以戊為吳西北也西漢以前其說亦未定信如西
漢地里志所述則今之江淮浙皆吳分豫章特其一耳況豫章所隸諸郡
臨汝又特其一土此不可執一而強為之說且吳楚候熒惑則可以南方
言世人謂南斗為東南吳揚之分故曰南非也何以不曰東耶南北二斗
皆曰斗者其星各有四成斗之象北斗位乎北居太微垣之北近天中樞
轉而魁不改其處故曰北斗南斗為北方七宿東行左旋與二十八宿周
流於天何以曰南蓋二星俱名為斗北斗不離乎太微之北既以北名南
斗為北方七宿之首自北而南故以南名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為揚州皆
言其宿之行應於揚州之野山谷江西道院賦曰勾吳之區維斗所直何

耶十二地支位于地其精氣行乎天地支東北丑之精氣為斗牛女周行
於天名曰星紀之次其所應之分野則在東南吳揚未嘗相直也蓋直之
為言亦主也非但謂其相直南斗之所主者吳也然豫章介於荊揚故王
勃滕王閣記亦指為翼軫乃星紀鶉尾之交荊揚之分野詳見後城門
後漢律曆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
之分野　郡國志帝王世紀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其
辰在丑斗建在子吳越分野　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
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
直云起斗十度諸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
云豫章入斗十度　隋地理志揚州為禹貢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
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　天圓地方圓者氣動
而行方者形靜而止形則可以方所而推氣則難以界限而別是以二十
八舍分十二次或盈或縮其說不齊以星紀言之范史自為異同有斗十六
度至女二度之說有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之說晉書隋書復有斗十度至
女七度之說唐書復有起斗九度中二十四度終女四度之說氣之動而
圓者難明故也然斗牛女星紀之分野乃揚州吳越之所共臨汝豫章地

也諸家言豫章入斗十度此為切近　唐書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
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
臨淮廣陵至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
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殺淮海
之間為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為
越分皆係于揚州　十二辰次縱橫交錯以主十二州之野十二國之分
此氣化之變不可以一定之理而求亦由三垣中外官周天之星象其名
義之所自起豈得而盡推哉上古與天為一黙通其秘後人因之莫窮其
旨近世有因唐書南河之云而為之說以地之江河象天之雲漢謂地氣
升天氣降必在于子月雲漢漸降星紀丑位得其下流吳越居江之下流
消丑之當天漢下流此說恐甚或高地支之位著乎地者為丑丑之精氣
行乎天者為星紀之次為斗牛女之舍占天者以其氣之行乎天推其所
主之分野非以其位之著乎地者而推之也譬之人焉其室廬雖各有所
止而其人則周流乎四方凡天文圖說以分野附之於地支者詞此位之
精氣為某次某舍其應在某分野也蓋以天之氣化而主地之分野非以
地之支位而主地之分野也今以雲漢降于子而丑居其下流當應于江

之下流其然乎。且天氣以干月降者乃地氣上升而天氣下交也。況十二辰次同一氣化此說但可施之星紀豈曰粹論耶。文昌星。淳熙志臨川有文昌堆舊經云上直文昌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耀鉤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弼並告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前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隋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唐天文志唐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云云其所測與古異者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星一度璇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今測文昌四星在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張十二度半機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文昌天之六司。唐秩尚書令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晉百官表注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劉洎疏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挽三台。張衡天象賦詳觀諸史志文昌所主者不但斯文而已將相貴臣之象其星凡六號六府又六卿之象北斗在太微垣之上文昌又在斗魁之前斗魁從而戴之此又高明光大之象史以戴筐言者其星如筐筥與斗魁皆以象取斗與筐其器不能相離自然之象星居天庭與十二辰次殊所占在上將上相及六司貴臣故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野舊經云是邦上直其宮者莫識其為何義世之星圖或跡或傳難於盡據唐志所述文昌諸星在井鬼柳星之度乃西南也與吾州若無與焉然嘗觀諸史志惟西漢史近古於天文度數惟言其大率不若後世之迫切求詳而流於支離也漢天文志所述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詘折委曲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環志凡言流星之行必曰起某所至某所或入某所犯某所經某所歸某所皆動也惟此占但言出貫又言環又言在子亥間文昌與斗魁在太微北皆迫近紫宮垣流星環之者不動故也星出文昌在子亥間而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間矣子亥與巳午

相直巳午東南也。上直文昌宮之說庶幾在此又按晉志北斗魁四星杓三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七政星明其國昌四文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併記之

疆界

臨川志臨汝在上世為荊揚外荒服至太伯始有吳遂為禮遜之國太伯三以天下遜豈有意於君長遐裔耶仁人所之從者如歸市蓋與太王居岐後先一轍荊人義而立之者則國家興仁興遜之天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固其所宜居是邦欲成德善俗闢土聚民當以太伯之心為心自體察其仁遜厚薄可也疆域廣狹不興存焉然天下郡縣星分參布名字沿革不一封境分合各殊又不可以無述疏而別之使人知所以異敘而通之使人知所以同雖然封疆關乎地勢則有古今之殊仁遜存乎人心則無古今之間可不念諸。周為荊揚州楚吳越國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號句吳荊蠻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越世家越王句踐滅吳特越兵橫行江淮考六國表時為周元王四年及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盡取吳地。商世地為荊太伯來奔始分為吳。禹貢淮海彭蠡三江為揚荊衡江漢九江為荊今豫章本秦九江郡彭蠡則鄱陽湖也。郡當商周世介居荊揚間太伯始奔猶為荊及建國遂為吳。王勃滕王閣記云星分翼軫蓋豫章亦屬荊不但屬揚為貢江漢為荊江淮為揚太伯之興荊分為吳句踐之興揚州吳地皆為越及楚敗越荊揚江漢江淮皆為楚矣。秦為郡漢為兩縣隸揚州九江豫章郡九江淮南國秦滅楚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揚州置鄣會稽九江三郡輿地廣記云秦屬九江郡漢高祖元年正月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年改九江曰淮南以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屬揚州領縣十八有南城。前漢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漢分豫章郡立南城縣十一年封子長為淮南王王布故地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分豫章屬吳國諸侯王表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和帝永元八年置臨汝縣元和郡國志云析南城為臨汝周秦以前地為荊揚二州吏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南置豫章始立南城縣至後漢又分南城立臨汝縣大率太伯以前地尚為荊太伯有國以後地為吳周秦以前但為州秦併天下始為郡漢有天下始立縣此其大略自秦訖漢郡縣有沿革其為揚州則不改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洪州之名漢

書所不詳南城在洪州之南則有之矣　吳為揚州立臨川郡領十縣吳
志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為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治臨汝
晉地理志吳揚州郡十四臨川其一宋志云臨川領縣西豐西豐吳曰西
平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皆吳所立寰宇記云吳增置凡八縣又
有西城　唐元和郡國志云吳太平二年分臨汝為新建分南城為南豐
以宋志及寰宇志證之則所分者不特新建南豐而已也蓋皆臨汝南城
地其名則有所增其地則無所闢也詳見于後　晉為江州臨川郡領縣
十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疆土曠遠統理尤難割揚州七
郡荊州三郡置江州臨川郡隸焉領縣臨汝西豐南城東興南豐永城宜
黃安浦西寧改吳西城所建凡十　宋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更西平曰
西寧又更南城曰新南城江左復舊寰宇記云晉改西城為西寧名則有
改實無所增也　宋齊為江州領縣九宋志臨川郡屬江州領縣九臨汝
西豐新建永城宜黃南城南豐東興安浦省西寧齊志臨川郡屬江州統
治南城領縣九南城臨汝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西豐　宋齊二
代所領縣率循吳晉之舊志所列獨無西寧豈宋齊廢之耶　梁陳分臨
川郡立巴山郡各領縣八元和郡縣志梁普通三年改新建為巴縣寰宇

記梁分新建西寧兩縣立巴山縣又分臨汝置定川縣隸臨川郡隋志梁
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又云陳初廢西寧
新安巴山郡猶管五縣非臨川所領臨汝南城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
析臨汝為定川凡八縣齊以前又有東興縣梁封鄭紹叔陳封沈恪來忌
不知何年廢晉復置陳割新淦縣屬巴山郡巴山郡城在今崇仁西南三
十一里梁末周敷周迪據臨川黃法氍熊曇朗據巴山迪為臨川內史割
江西四郡為高州以法氍為刺史領巴山曇朗為巴山太守　西寧之名
不著於宋齊至梁乃復見於史傳吳晉宋齊四代臨川郡所領縣雖多而
地實無所增至梁分臨川郡地創巴山郡於是割豫章之豐城廬陵之興
平永豐縣地來隸天豐新安皆豐城地也至陳又割豫章之新淦矣蓋自
梁陳以前地無所增梁陳而後分為二郡於是始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附
益之　隋初省巴山郡為撫州併兩郡所分創縣惟存其四後復為郡隸
洪州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國志寰宇記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奏使安
德因以撫為名改臨川郡為撫州屬洪州總管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及
所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
宜黃安浦二縣地併入崇仁後以新淦歸吉州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臨

川縣省南豐永城入南城十二年復以豐城廢縣歸豫章郡開皇十二年
置邵武縣大業三年復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邵武　隋平陳以
撫名州屬洪州督府晉興豫章同為郡今同為州而受督焉遂省南豐入
南城省巴山郡置崇仁併西豐定川入臨汝今建昌軍則南城地也今豐
城永豐舊興平皆崇仁地也是時新淦尚存古今州境莫廣於此其後雖
以新淦還廬陵豐城還豫章尋復以建之邵武來隸矣名曰四縣其數視
六朝雖若簡寡語其地則增大矣吳晉閒所領十縣臨汝南城存新建西
寧南豐西豐廢惟東興永城宜黃安浦不著以唐書參之蓋皆廢矣州本
漢豫章郡之南城臨汝縣地也至隋與洪並為州而隸於洪尚兩漢之舊
唐初為撫州領縣八後為臨川郡領縣四後復為撫州新舊唐書列傳
地理志會要隋大業十二年林士弘據豫章臨川豪傑殺隋守令以附唐
武德五年討平士弘置撫州析南城置永城東興析崇仁置宜黃是昔撫
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以興平之地還
吉州今永豐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黃領縣三
臨川南城崇仁景雲二年析南城置南豐先天二年省開元八年復置天
寶元年改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乾元元年復為撫州元和

六年陞上州　方鎮表地理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為十道撫隸江南開元
二十一年分江南為東西置十五採訪使撫隸西道乾元元年置洪吉都
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廣德二年改江南西道咸通
六年陞鎮南軍乾符元年復為江西觀察龍紀元年復為鎮南軍撫皆隸
焉　六朝所置永城東興宜黃安浦四縣至隋蓋皆已廢至唐復永城東
興宜黃惟安浦則未嘗復又置將樂凡領縣八尋廢永城東興宜黃將樂
又以興平歸于吉邵武歸于建所領縣惟臨川崇仁南城後析南城為南
豐凡四縣蓋自六朝以來所領縣雖分合沿革紛然不齊然二漢南城臨
汝舊地所析置者則名殊而實不改其自旁郡割隸者如豐城興平今永豐
邵武將樂新淦則旋各還本矣此係地勢非但隨時之宜也地在秦隸
九江在漢為縣吳為郡皆隸揚州晉宋而下隸江州隋改郡為州隸洪
州唐為州亦嘗為郡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西道置洪吉防團等使則隸
洪吉置江西觀察則隸江西陞鎮南軍則隸鎮南名雖殊實則一也五代
僭竊割據置昭武軍又析為建武軍唐乾符中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鍾
傳據洪危全諷據撫州梁開平三年全諷攻洪州淮南楊隆演遣周本將
兵敗之于象牙潭執全諷地入于吳全諷據撫自中和至開平凡二十八年

偽吳順義九年陞為昭武軍節度寰宇記晉天福二年李昇取吳地僞南唐五代史南唐年譜周顯德五年南唐置金谿場寰宇記宋朝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三鄉立宜黃場寰宇記以為縣非開寶元年煜以場為縣宋朝會要二年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寰宇記地不加多也當二漢時為縣至六朝而下遂為郡至南唐遂析為兩軍鎮名雖侈地則狹金谿宜黃初名為場後皆為縣蓋始於南唐　宋朝復為撫州初領縣四後為五隸江南東西路開寶八年王師下江南得郡十九改為軍州時領縣凡四臨川崇仁南豐宜黃晏元獻公類要紀撫州曰龍川軍事改之前後紀載皆無此名謗氏掌陞為昭武軍所謂龍川軍者莫詳其所自豈臨川說傳為龍川耶晏公撫州人其言必不妄矣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為建昌軍宋朝會要淳化二年割南豐縣隸建昌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領縣亦四紹興十九年分崇仁縣吉州吉水縣地置樂安縣舊志云乃古之永豐安益一鄉蓋永豐縣本吉水縣地又云分臨川穎秀忠安兩鄉隸崇仁領縣凡五太平興國元年分江南東西路復併為一天禧四年復分二路州隸西路紹興元年以州隸東路四年復隸西路　梁分臨川郡為巴山郡隸其地狹自是遂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開廣之及隋初廢巴山自是所割西

鄱地各還其舊州境所存者二漢兩縣之舊地及邵武而已及唐初歸邵武于建陞唐之季疆理遂定南唐既以撫為軍復分南城為軍蓋梁析巴山郡之故智疆土則無所增孫吳初立南豐本析南城地隋合之唐復分之南唐以南城為軍至宋朝併以南豐割隸自是撫州之境大率多漢臨汝縣地建昌軍之境大率皆漢南城縣地南度分崇仁縣及吉州地置樂安今州境大率漢臨汝縣之舊晉畢禪以廬陵之餘地爾宋朝江南東西路或分或合州之隸于東西蓋亦倣於晉　諸縣撮要曰吳託宋新諸縣或分或合如前所列吉隸于邵者其名凡二十有二廢後崇仁則併巴山梁為邵共城已見于前西寧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新建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安浦其地後復分為樂安故城在天授鄉三十二都去縣六十里里名安浦凡四縣臨川則併定川故城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耆老相傳今新陂母城是西豐故城在臨川縣西南五十里凡兩縣宜黃則廢為崇仁而復置樂安則又從崇仁而分與金谿合成五今為州境興平則併于吉後以永豐之雲蓋一鄉隸樂安郎興平地也南城則併永城東興兩縣與南豐與為建昌軍境豐城則并大豐新安兩縣為隆興府境新淦今為臨江軍境邵武則為邵武軍將樂則歸于南劍州矣

城池

撫州府志郡城舊米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塩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東南門西門前元塞塩步門止存八門　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為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垛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寇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從世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欲謀豫備深之道無内外遠近之殊也雍熙碑志昔州昔大平必由擇險防隘蓋城築者以濟于之日見事最防敵乃立設五色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每容覽之常為謹固封守之計以遏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收樽稍之際以保民也臨川志古城在西津外亦閣詳見州治沿革門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詳見州治沿革門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

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挺犯境詳見郡境事跡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始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　州城九門　東朝京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塩步門乃水門卽塩步之地王荊公舊居在焉詩有塩步逕斷狼欲穿之句出吳先生從諫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號橋者老相傳為胡蓋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　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隂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五十步有全諷及張保和所為記詳見州治沿革門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　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改無西門東承春無南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最高也　放生池　山川之鳥獸魚鱉臺沼之麋鹿白鳥夏后文王豈區區然求以全育之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況臨汝介居山澤間距王畿千里而近有生之類

在郡圃如在郡司。處江湖如在池沼。所居之地則殊。所蒙之潤則一。雖然池沼之微。豈足以盡聖人之仁。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端也。懿哉。唐放生池。因汝水為之。古今詩話載唐末邑州孫大夫遷撫州刺史。年月無攷。故題名不載。禁汝水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人乘小舟埀釣其中。捕之。釣者為口號云。從郡長竿捲郡綠。手携蓑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以年月無考。故郡太守題名不載。天聖二年。郡侯太常博士朱正辭始即吳陂左之南塘為之。今南湖是也。其後復淤之。置斗門以均蓄洩之量。宋朝放生池。天禧初。詔諸路興舊放生池。無者近城上下各五里。禁採捕。天聖二年。又詔未置者許濬池於附郭五里。郡守朱公正辭。即豐安門外南湖為之。中廢於兵。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作芙蓉堂於湖上。乾道中。郡守藍公師稷重修。郡人陳公豫記。今放生池在擬峴臺之前溪。復汝水之舊也。井　巽乎水而上水為井。汝水自巽來。趨放坎會衆流於下。而州城位乎其上。是以城雖盤踞丘垤。地勢崇高。而井泉則有餘者。本上有水之理氣然也。故不待手井以汲西江。而波臣之職常潤。朱井。在郡學大子殿西廡。有泉清冷。丹井。在人慶觀聖祖殿前。臨汝驛前井。旨溉。臨汝驛巷口井。東津門內井。舒家井。已上並具慶坊。祥符觀前井。傍山竹婀相對。法眼泉三井。在報恩光孝寺。一方丈二。廊下。一廚東。昔井有清天禧三年。進士危子化泉涌。汝泉井。舊在孫氏園內。有泉味後廢。今園外渠上井復以亭。而皆園者非是。水陸寺前井。臣巷內井。東通判衙前井。紫府觀門井。沙井巷井。皆遇亦黃井。井以黃木為底。今存。寶應寺前井。白鹿泉井。寶應寺經藏院。今在倉基。見圖經。詳見古迹條。提舉司臺下井。已上並興魯坊。大小兩義井。堰步角下。大者不涸。小者易涸。陶家井。蕭家嶺橋北井。下井巷井。興聖寺前井。桐林嶺上井。已上並文公坊。新巷尾義井。在化坊。上門塔下義井。八角井。深七丈。眼一丈。石甃。土地巷口井。已上並招賢東。縣城隍廟前井。李齊王井。南營頭大御門前。深五丈。危王井。萊學巷五丈。圍有深七丈。護福廢寺前井。已上並招賢西坊。石井。一名危王井。西街營大御門外。或有金錢上浮之異。寶慶泉井。西街口李運使門外。陳正字巷井。董提管門外泉清。武雄忠節營前井。大營巷內井。大營巷口井。已上並仁孝坊。野塘巷口井。有道術。童坊井。西通判衙前井。已上並慶延坊。已上並見郡城內。丹井。在觀壇觀。祖殿對。已上見郡城外。

至到

撫州府志。東至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一百八十里。西至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二百一十里。南至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北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東到江西廣信府治四百五十里。西到江西臨江府治二百八十里。南到江西建昌府治二百二十里。北到江西南昌府治二百四十里。東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東北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石坑界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元成志。東京二千七百二十里。東至本州界二百六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三百一十里。西至本州界二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吉州三百六里。南至本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北至本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洪州九十三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西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四里。自界首至吉州二百一十二里。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自界首至饒州二百六十二里。西北至本州界八十三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七里。寰宇記。東西四百七十八里。南北六百三十七里。西北至東京二千一百里。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里。西北至長安三千三百五里。取隨州路二千九百二十五里。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郡縣志。南北六百三十六里。臨汝志云。二百三十里。東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至饒州五百七十里。西至吉州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建昌軍一百四十四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六里。北至隆興府。一百四十七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四里。東南至建昌軍二百二里。西北至隆興府二百四十里。臨川志屬糧藏方氏。王欽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以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知宜限於一郡一邑。自秘其智哉。五州四達之康莊也。舊志所列。乃畫田塊而止。今則自京師而郡。自郡而路。自路而天下會同。黃京貢通。選適藩薦。郵繳八荒。洞然吾掌對之。可以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趨京之路。淳熙志歷饒之安仁。信之弋陽。入信州。歷衢之常山。入衢州。取嚴之桐廬。至富陽。入臨安府。為一千七八十里。嘉定志自本州至行在所。二千八十里。已上並舊志所紀。與今有異。詳列于後。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為一百六十里。自安仁縣至信州

弋陽縣。爲一百一十里。自信州至玉山縣爲九十里。自玉山縣至衢州常山縣爲七十里。自常山縣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爲一百一十里。自壽昌縣至嚴州桐廬縣。爲一百八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新城縣。爲四十五里。自新城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四十五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本州陸路至行在所共爲一千八十里。自衢州常山縣舟行自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龍游縣爲七十里。自龍游縣至婺州蘭溪縣爲九十里。自蘭溪縣至嚴州爲九十里。自嚴州至桐廬縣爲九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九十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衢州常山縣舟行水路至行在所共五百七十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處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

晏元獻公類要。東饒二百六十里。西吉二百二十八里。南建昌軍八十九里。北洪一百四十七里。東南吉二百四十四里。東北饒一百六十三里。西北洪六十三里。

淳熙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里二百六十。西至吉州界。里二百一十八。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北至洪州界。里一百四十七。東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西南至吉州界。里二百四十四。東北至饒州界。里一百六十三。西北至洪州豐城界。里六十三。

嘉定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洪州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界。八十九里。西南至吉州界。二百四十四里。東北至饒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已上諸書所記。蓋宇昔平之舊。今之道里列于後。

東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江軍新淦縣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九十里。西南至吉州永豐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

江西諸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隆興府進賢縣。二百二十里。至隆興府一百二十里。至南康軍建昌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德安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六十里。至興國軍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隆興府豐城縣。一百六十里。至樟樹鎮八十里。至臨江軍四十里。至臨江軍新淦縣六十里。至吉州吉水縣一百八十里。至贛州四十里。至吉州太和縣八十里。至吉州萬安縣一百里。至贛州二百二十里。至南安軍南康縣八十里。至南安軍一百九十里。自豐城縣至瑞州一百二十里。自臨江軍至新喻縣一百二十里。至袁州分宜縣八十里。至袁州七十里。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

它路郡邵舊志無所紀。今詳于後。

自本州至信州干衢州見起京路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一百六十里。至饒州餘干縣一百五十里。至饒州一百一十里。

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光澤縣二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六十里。

自本州至江州五百六十里。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

諸路藩神府舊志無所紀。今詳於後。

自本州至衢州六百一十里。至衢州龍游縣七十里。至婺州一百一十里。至婺州義烏縣九十里。至紹興府諸暨縣九十里。至紹興一百二十里。

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至嘉興府一百八十里。至平江府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饒州四百二十里。至饒州建德縣二百八十里。至池州二百里。至池州青陽縣七十五里。至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三十五里。至太平州蕪湖縣六十里。至太平州六十里。至建康府一百三十五里。至鎮江府一百八十里。至瓜州四十五里。至揚州五十五里。

自太平州至采石二十五里。至和州六十里。至廬州一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袁州五百五十里。至袁州萍鄉縣一百四十里。至潭州醴陵縣九十里。至潭州市九十里。至潭州九十里。

自潭州市至衡州一百八十里。至永州二百七十里。至全州二百七十里。至靜江府興安縣九十里。至靜江府靈川縣九十里。至靜江府九十里。

自本州至興國軍七百八十里。至壽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鄂州一百二十里。至岳州三百六十里。至藕池一百二十里。至江陵府公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沙市七十五里。至江陵府一十五里。至襄陽府三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南安軍一千二百里。至大庾嶺梅關二十里。至南雄州七十里。至韶州二百四十里。至英德府二百四十里。至廣州三百里。

自本州至邵武軍四百里。至建寧府嘉禾縣一百二十里。至建寧府二百八十里。至南劍州一百八十里。至福州水口鎮一百二十里。至福州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福州四十里。

本州至諸縣。 臨川縣。在郡治南二里。崇仁縣一百二十里。宜黃縣一百二十里。金谿縣一百二十里。樂安縣二百四十四里。

元一統志。 北至上都五千一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都四千三百八十五里。 東至饒州路安仁縣一百二十里。 西至富州界牌六十里。 南至南城縣界山七十五里。 北至進賢縣界牌五十五里。 東到信州路三百八十里。 西到臨江路二百八十里。 南到建昌路一百二十里。 北到龍興路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邵武路六百七十

里。西南到吉州路四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饒州路四百二十四里。西北到瑞州路二百八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六姥

撫

坊巷

撫州府志在城四隅坊巷街名。東隅。文昌門。迎恩坊。阜民坊。興讓坊。崇教坊。七勝街。福民街。白塔坊。威德街。大臣巷。興魯巷。黃華巷。水陸巷。雙井巷。興賢巷。木黃井巷。老龍巷。寵子巷。南禪巷。南陽里。南隅。順化門。太平街。山貨街。孝義巷。九曲巷。中磨巷。清路巷。陶家井巷。中和巷。魚巷。构欄巷。上飯巷。績家巷。廟院前街。西隅。武安門。咸化坊。十字街。桐林嶺街。景雲街。大寧福地街。威德街。新路巷。田果巷。棋子巷。董家巷。桐林巷。桿巷。夏井巷。黃霞巷。后土巷。雲路巷。景雲巷。三原巷。卜針巷。仁孝巷。大營巷。提舉司巷。牛皮巷。常清巷。福神巷。蕭家嶺。豐安街。古城嶺。北隅。進賢門。通教坊。宣德坊。至善坊。進賢坊。仁化坊。四保坊。武安坊。雙桂坊。義師坊。武安街。新路巷。游巷。蓮花巷。謝家巷。鐵爐巷。野塘巷。五福巷。陸水街。外東廂。港東廂。外南廂。外北廂。

臨川志誦曾南豐管故三市。煙雨五峯之句。郡城風物之槩井邑之凡。填然在目矣。可不疏列而詳記之。招賢坊。分東西占城西南隅。以慕賢良居此而名。紹定間。太守樓公治為王氏立雍睦坊。於西坊之中。仁孝坊。接招賢之北。或謂因舉八行異剛中而得名。慶延坊。接仁孝坊之北。由西陸而達於北陸。以省元裴煜在其慶下而得名。淳熙間。太守趙公烨為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陳公蕃孫又以黃氏兄弟同年登第立雙桂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又為危氏立野塘坊。皆在慶延坊之中也。具慶坊。在城東北隅。以省元汪革在其慶下而名。淳祐初。太守吳公叔古為吳楞那文薦立亞魁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為聶氏立忠義坊。又為吳氏立清潤坊。皆在具慶坊之中也。感化坊。自城上東隅而接招賢之東。或謂因王祥叩冰而名。文公坊。在招賢仁孝興魯之間。以王荊國居此而名。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於其間為晏氏立舊學坊。興魯坊在慶延具慶文公三坊之間。舊名臨汝。以曾丞相兄弟寓此讀書。總聖元

年改今名。寶祐初提舉楊公修之。於其間臺治東西立思濟坊。

府治

撫州府志：府治在郡城西北隅，東建譙樓叁間，上著撫州府牌額，置銅壺以占時刻，譙鼓五面，以警晨昏明更點。其下中通往來，兩傍甃以磚石。第二重為正門，第三重為儀門，甬道直入。舊有戒石亭。府治叁間，傍兩間，兩廡設六房。府治後直舍入後堂叁間，耳房兩間。　推官廳在府之東。　經歷司在儀門之東。臨川志：州治地位崇高，郡山川之奇勝，帷壁四野，是以自中和以來，幾五百載，泰山四維，根基鞏固，蓋惟規摸建置，率不改其舊。當昔之梁棟猶有存者。其西為西園，前則郊原廣衍，西南之景萃焉。其東為東園，前則城市繁蕙，東北之景在焉。東園自紹定以後廢，西園則至今無恙。頓相與扶植而新美之，以著不動而壽無窮。　設廳，唐中和五年乙巳，是年四月改光啓，危全諷自今城之西徙子城，革創郡廨。至大順元年庚戌，三廊三廳，大寢小寢始備。三廊者，即今臺門東向。　中門儀門南向。三廳者，設廳、西廳，即今治事廳，東廳，今曾公堂。三寢者，今平心堂、仁壽堂，見張保和移州城記。自唐末迄今，雖屢更修，其址不移。又嘗重建設廳，舊脊梁刻字，是全諷自為記，拜本見存。乃唐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甲子朔。十三日丙子重建。至宋嘉祐三年，郡守裴公材撤舊更新。治平二年，郡守錢公暄又增葺之。南城王公無咎記。紹定六年，郡守黃公炳重建，規模壯麗，視昔益宏壯。郡守李公挽記。　治事廳，寶慶二年，郡守薛公師旦重建，規置不苟。宜黃半樓楊寅翁記，餘見前。　僉廳在治事廳之南。　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挽重建，規置頗壯，餘見前。　儀門、中門，嘉定六年郡守江公公亮重建。中門則舊規也。　譙樓在臺門之左，其地則中和之舊，其屋則歲月不可考。詳見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羊角山記。　頒春亭在臺門前之左。　宣詔亭在臺門前之右。　平心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霖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　後堂在平心堂後，乃舊規也。近歲嘗扁曰詠齋，扁今不復存。　仁壽堂在治事廳後。嘉定十六年，郡守王公挽撤舊屋鼎建。寧宗皇帝賜以金書曰仁壽堂，危公稹記。　守節軒乃平心堂後堂之北舫齋也。紹興間，郡守王公拒書立有序。近歲嘗扁曰處舟，所扁今不存。　留客亭在舫齋後，近歲嘗改名燕娛，扁今不存。　拙齋舊名秋聲，在治事廳後，今仁壽堂之西偏叢竹間。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重修，易其名曰拙齋。晦庵朱公為之記，今廢不存。　曾公堂在設廳左。玉茗舊在堂前。

政和二年，郡守彭公保築臺為堂面之。楹柱刻字云：玉茗花舊為惡木十餘株窘近奪其地，數歲月雖久，而根本不大。又以其偏也，花時數剪以送遺，故枝葉亦不茂。因盡去群木之害，築臺以面之。尋常與客飲之而不剪，無幾由此盛而不衰也。其近本三枝，亦今至而主也。堂於壬辰政和二年八月晦日，臨川彭汰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改為忠孝，繪唐顏魯公、晉王太傅像，而僉諧左右。淳熙二年，郡守趙公埠改名魯公堂。嘉定七年，郡守宋公廣壽改名五峯，歲久復圮。景定三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修，復名曾公堂，有記。　曾公祠，至和二年郡守蘇公寀載始立祠于郡之東園，南豐曾公為之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以地錯室閭，即園之地，相其高平，徙置祠宇，章公道宗為之記。祠後徙古木亦漸老，根僅存，在今曾公堂左，與忠孝名堂實同其時。淳熙二年，郡守趙公埠因其基而新之，南軒張公為之記。後圮。嘉定十二年，郡守王公挺別建祠宇于公使庫之側。紹定三年，郡守材公孝聞遷曾公像于五峯堂。越二年，郡守黃公炳以祠堂改為公使醋庫。端平二年，郡守樓公治謂曾公像在堂中，迫近郡正寢，議遷無其處。時黃公炳以修城浚濠之功，立祠觀京門，乃徙之芙澤廟左廡，以祠堂奉曾公像，皆有記。　明潤閣在曾公堂後，即民為心齋、楚望臺故址。廢為度閣，以貫哉。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剏置，摩重加補葺，扁曰明潤，蓋總諸晉志，因文昌星之義，有記。　民為心齋在曾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楚望臺在民為心齋之後，于湖張公孝祥所創，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懷謝亭在郡之東園。紹興間，郡守張公滉改名怖類，後改為康樂。至嘉定間，郡守林公丘改名王謝，今廢。糯米倉即其故址。　觀風亭在懷謝亭之東。政和中，郡守留公祐立，今廢。　熙春亭在觀風亭之南，今廢。　廿不殺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康。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五本堂在治事廳前之西偏，舊名遠山，後名見山，黃公次山為之記。淳熙三年，郡守趙公埠重建，後廢為造酒庫。至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加修葺，改今名，有記。　玉茗亭，淳熙三年郡守趙公埠自東偏移玉茗於見山堂之西，東高結亭，扁曰玉茗亭，後廢為麪庫。郡守家户部坤翁既修見山堂，改曰五峯，遂重修此亭，有記。　擷秋閣在玉茗亭之北，舊名清虛，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宋朝康定二年，郡守呂公務簡重修。至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一新之。其後為擷芳，寶祐四年郡守謝公奕珠因舊榭之址，剏喜雨軒。　金總員，乃郡西園名。南唐徐鉉、李建勳，宋朝黃夢錫、晏元獻、王

荆公皆見於詩詠，且書其名其爲何哉。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撫易

過卦之初六發，其首見金玉臺記。瀛洲庵在金梘園之西，其景爲一郡之

勝，舊有亭，嘉定三年郡守林公岊再創，規摹略具，已爲記。紹定元年郡守

林公畢之始拓爲臺，改創亭，視舊宏壯，俾倍尼今撫記。景定四年，郡守家

戶部坤翁嘗發其義記之。金玉臺在瀛洲亭之北，金石玉石兩臺在其

前。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所建，舊名蒙綠，至景定四年亭地，郡守家戶

部坤翁重建，改名金玉臺，有記。愛梅亭，在池上，舊名碧漪，淳祐九年郡

守趙公時澰改名愛梅。春草亭，在積秋閣下，嘉定十四年郡守留公丙

建。芙蓉池亭，在金梘園之南臨池，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交花

亭，舊在芙蓉池前，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景定元年郡守朱公文炳

移置園之北，兩池之間。見山堂在金梘園北，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

建，名貌光，景定三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既改見山爲五峯，乃移見山舊扁

揭之堂上。公廨：知府公廨一所，在府治後。同知一所在左，通判一所在右。

經歷及吏在府治西。推官知事照磨在府治東。按圖可見。提刑按察分

司，在府治之右。司獄司，在鼓樓之南。公館，在府治之南。守禦千戶所，正廳

後堂，兩廊，門屋。臨川志：日長史及僚佐各有廨舍，綱羅記載非

懼其放佚也，特以一日必書之義而望來者。通判廳：廳在州治之東。皇

祐元年建，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修。見山閣，嘉祐五年通判趙公遇

立，王荆公作記，通判趙公宜遷于廳之北。思軒，至和元年通判林公

建，曾南豐作序，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十以齋，慶元三年通判周

公繪立，劉嗇公所作十以箴于石。風月堂，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古香亭，寶慶二年通判范公益

建。泛錦亭，嘉定九年通判趙公時通建。添差通判廳：廳在子城內，州

治之東，乃舊直錦軒也，嘉熙間通判薛公九齡就此治事，淳祐十二年通

判趙公渠重修。誅侍堂，通判趙公渠建。志隱軒，通判趙公渠建。教

授廳：廳在州學之東，今廢，就民居。增差教授廳：廳未建，就民居。軍事

判官廳：廳在州治之東。軍事推官廳：廳在判官廳之右，紹定壬辰蕭公

泰來建。錄事參軍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南，州院在廳之西。司理

參軍廳：廳在州院之右，司理院在廳之南。司戶參軍廳：廳在知錄廳之

東。司法參軍廳：廳在正通判廳之東。添差江西兵馬副都監廳：廳未

建，寓報恩寺。犴獄南十所：臨川、文昌所直，蓋理樂所自興，刑政御木之，然

獄戶者，民命所繫，紋而志之，使吉吏及聞牒之胥明其政刑。州院：州院

在州治之南，錄事廳之右，廳乃慶元乙未重建，獄無記可考。今獄廳三間，

牢戶七，獄囚合給食者，官給之，日兩飯，每月米二升，鹽菜錢會十四文中

半。冬則自十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給薪炭，凡六次，其錢米並進於中

州請給。司理院：司理院在州院之南，司理廳之右，院舊於南唐淳熙丁

未，郡守錢公象祖修之。嘉定戊辰司理陸宗文重建，郡人鄒公非熊記。獄

廳三間，牢戶八，其囚糧薪炭視州院。

儲蓄

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臨川志：洪範八政食貨，賓師皆預焉。

凡倉廩府庫者，食貨賓師之資儲也，要不記。郡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

內分南北倉。常平倉在南倉之西。廣儲倉附郡倉。東倉在大昌橋

東，近見家灣，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書民田瀕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

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鍾樓後。協米倉在州衙內東圍廟瀕樓側。西

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豐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

於感化坊，端平後爲縣學分廟。常平義倉平糴，歲豐則增價以糴，歲歉

則減價以糶。凡常平也。伏熟則隨租而入。夏鐵則發廩以濟。凡義倉也。今

郡縣義倉之入，自有定額，若常平則未嘗增減，每歲不同，皆無定額。今有

定，則若平糴，則又常平之補，條列于後。常平米糴本錢，其斂散出納，並

歸倉臺。義倉米，嘉定志載逐年收數，已各不同，今歲額計七千五百五

石有奇。淳祐二年聖旨，提舉並以義倉常平繫銜，其幹官亦以義倉繫銜，

則常平義倉蓋之廢，臺亦屬之郡矣。平糴倉，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鹿

夫，籍吏貲發立。社倉，中朝省米振，會度使葉公夢鼎又以所籍史貲設，與

郡共建平糴倉，合五萬緡爲糴本，收米一萬四千石，名曰提舉撫州平糴

倉。每歲自春逮夏，旬兩發糶，所以平市直也。事聞于朝，寶祐甲寅，使檄

修之，增糴三千石，其事悉隸倉司。有記。富有庫：在府治南。行用庫：在西街

末。臨川志：軍資庫：在州衙內，紹興十一年燬，後復重立。甲仗庫：在州

衙內，元符二年狄侵明遠建。常平庫：在州南。公使錢酒庫：舊在州衙

正東，淳熙四年郡守趙公析酒庫於州衙西。効士庫：在見山閣西。架

閣庫：在州衙門樓上西北。雜務庫：在州衙樓上正南。戶部贍軍酒庫：

舊在州南，今併入都酒務。都醋庫：在臨汝驛前。南醋庫：在參明門內。

經總制庫：在東通判廳。稅務錢物庫：在東通判廳。茶鹽錢物庫：在

通判西廳。本州抵當庫：舊附都稅務，久廢，紹定中郡守黃公炳象度郊

刹于舍臺石，名以修城抵當，後擢郡李公元踏捐庫息市民屋，移就稅務

西。提督醫氏曹。 提舉司抵當庫。在倉臺右，即本州抵當庫舊基，為丈部始以錢本貿之。 臨汝書院抵當庫。在臨化坊之東，淳祐十二年創。 提舉司濟民藥局。寶祐初，楊公佐之以本錢付臨汝書院庫。寶祐二年，趙公時煥別設屋於推官廳之南，又增撥本錢。稅課司。在西街東。雜造局。在七勝街。 臨川志：鰥寡孤獨廢癃殘疾皆得所，民病既久，雖然其及困窮貧弱，澤及枯骨，難令撫之五邑。藥有局，米有廩，居有室，而生得以養，葬有冢，傳有庵廬有園，而死得以藏，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書惠民藥局。在西街東。 臨川志：庾臺置以幹官主之，除今局在本司發賣局凡四，並在城內，每遇春秋之交，天氣鬱蒸，小民易以生疾，則或命官吏散施之。郡雖無局，亦有時而然。 延安館。嘉泰中，庾使趙公褒置在寶應寺，以養老羸癃疾者。嘗管紐木旱晚一千七百七十六鄉，斗租錢二貫二百六十足，今錢米並附入慈幼司。 慈幼院。慶元間，庾使梁公季珌創在城南順化門外，買田立莊。歲可活童稚千數。紹定間，庾使趙公大有遷于豊安門外南湖之濱。 居養院。在朝京門外，庾臺置以養踈寮無告者。歲月不詳。 女壽堂。嘉泰中，庾使張公褒建于巷東廟，以待過客之疾病者。舊安正覺寺僧主之。今廢。 漏澤園。在順化門外。郡淳今置，以瘞死無主者。 廣澤園。城西城南各一。郡守張公李祥建。傍有隙地，收瘞遺骸。庵以僧居守，月給常平錢米。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以修文昌橋餘貲茸治，增廣之。 義冢。淳祐中，庾使侍公汶於廣澤庵側為之。庾使王公爚間增闢，周以修廊，中為義冢，平三藏。或間藏。則官給錢令僧取棺之無主名者，如釋氏法。寶祐甲寅，庾使楊公修之又於其側及西路寺之西，各創一所。 昔之亭驛，于今多廢，幸其名之存，則其實如在。夫子存告朔之餼羊，殆此意也。 臨汝驛。在正通判衙之東，舊乃行衙。太守貫公垓建。後因廢子城之畫錦驛，遂為倅衙，遂移舊名爲於此。 畫錦驛。在子城東。舊名臨汝驛，今為添倅衙。詳見公解門。 朝京驛。在朝京門外，文昌橋東。太守趙公時煥建。 禮賓亭。在迎恩門外建昌橋東。 青運驛。在河東。 楊梅嶺驛。在東路六十里。 東塘岡驛。在東路一百五十里。 文殊驛。在西路六十里。 合同場。舊判官廳。 抽分竹木場。在城東，舊知錄廳。 都酒稅務。在州東南。 樓店務。舊司戶廳。 提舉寄治倉臺。寄治，初置于洪，建炎中，移于袁。紹興四年，始移吉州。繼以贛寄寓治所。二十一年，劉公伯虎於廣壽寶應兩寺間創臺治在州治東南，地勢尤爽，是為一郡之中。 正廳。在紹興二十一年建。 舍廳。在中門外之左。 忠勤堂。寶慶二年，倉使公禎念董建。 皇華堂。舊名光華堂。倉使范公應鈴易名班衣。倉使楊公濟之易名思齊。倉使趙公時煥復名光華。倉使史公繩祖易名皇華。 尊五美堂。倉使楊公修之易名平齋。今復舊名。日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扶春亭。嘉定五年，倉使袁公燮建。 明遠樓。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尋安亭。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清戾亭。寶祐二年，倉使楊公修之建。 濯清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主管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常平幹辦廳。廳在寶應寺之西。 茶鹽幹辦廳。廳在寶應寺後，元六祖院基。 主管帳司廳。廳未建，見佽民居。

廟祠

撫州府志：三皇廟在七勝街臨川縣之西，約計百餘步。臨皆作三櫺星門，內門五。中為開天之殿，祠三皇四神，東西兩廡，祠醫家之從祀。後為講堂，櫺星之東有門，署曰醫學，內設教授廳。 城隍廟在廟治之北，進賢門之右。外門三間，內門五間，城隍殿伍間，以舊神像為泥塗正中，壁以粉飾之，畫以雲山。前置紅漆木椅，及黑漆書榜，書撫州府城隍之神。東西列兩廡。殿後直舍三間，後殿三間。廟之東西設左右二司，內設三廳，中一廳設三椅，並如制。臨川志：神緋綢忠輔德王，梁隆興府城隍神，南唐封為輔德王。宋政和四年，從縣志請，謚蓋因龍之封，併廟額以為稱。相傳為漢顯陰侯灌嬰也。按豫章職方乘云：隆興城隍神乃灌嬰。高帝六年，使嬰略定江南。故祀為神。臨川本豫章之境，同祀顯陰宜也。南唐保大十三年，太守王彥能立。宋嘉定凡五修，趙希悰記。後臺修之。 旗纛廟。在千戶所後庭。神廚宰牲房、洗牲池，如制。臨川志：傳曰：諸侯祭土，今郡縣視古諸侯，郡則為侯伯，縣則為子男。城隍主神也，為祀首。外此則山川之神，水旱癘疾之當則禜焉。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不時則禜焉。暨有大功烈於民者，皆在祀典。乃吾州物精多而爲神。民從而祀之。雖典所不載，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元 也。故序次如左。臨川志：東嶽行廟在子城之東，崇寧四年建，堂殿門廡總三百楹。神像七十四位，皆以岱嶽規制為楷。其可記，郡守狄公明遠立記也。東文仰山孚惠行廟。其初附于興聖院內，曰仰山堂。紹熙甲寅，臺郡禱雨輒有應，廼刱專祠。慶元乙卯，增闢之。丙辰歲，提舉王公容為之碑。樞密羅公嘗獲應夢，亦記其事。淳祐丁巳，厄于火，今復鼎新。 關將軍廟。舊來在興聖院之東偏。紹興初，有寇犯城，神威顯著。是時通守張君自外邑率保伍戰城下，賊望塔頂有丈夫而髯者，執旗如指麾狀，遂潰而遁。郡人祠之益虔。寺僧若馨嘗於荊門玉泉得漢壽亭侯印圖形，遂摹刻諸祠下。

郡人南雄守黃究記淳祐丁巳厄于火今院復一新祠亦不廢今志曰武雄雨營閭及巷東廟正覺院皆有祠祠山烈行廟在報恩禪寺之左廡郡以雨暘禱其答如響 五顯靈順行廟在壇步門之內祠徽州婺源五顯王亦邦人徼福之所 英澤廟在朝京門之內初廟在樂安縣之天授鄉靈異有記記佚已志嘉定庚辰郡守李公大原致神禱雨響應遂祠焉神有三今所祠乃介冑持劍而立者姓章諱甫累封嘉顯孚濟廣利侯寶祐戊午加封順應二字廟有紹興丙寅郡守洪公頫禱雨感應記又白玉蟾作廟記載神嘗售馬於岳王飛露旗幟於南江之上淳祐乙巳通守趙公宜祝文所紀神異有石刻 蜀三王行廟在朝京門之內英澤廟側神之姓曰張曰李曰陸顯跡于蜀之梓潼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灌口封聖烈文昭宣惠仁王射洪封忠聖文德靈應仁濟王梓潼射洪二神皆職貢籍司文衡淳祐戊申憲使姚公希得剏建功未既寶祐癸丑庾使楊公脩之竟其事春秋祀典郡主之撫州守李公景初記穆庾使給田入廟爲香火資庾使史公繩祖復措田又庫本付祠收管自鳴山孚惠行廟在今祥符觀真君院之側神祖禪師結庵處也舒度夫請上源義泉院額徙此崇寧元年勒石記其事碧之下祠馬祖獲師三手和尚三像神運禽滴油痕遺跡今在有捨身石石之頂有舍利塔庵曰真牧亭曰瀑浚紹定庚寅燬于寇淳祐戊申重建 后土皇地祇廟在郡治南寶應寺側南唐保大中郡守刁彥能重修有記至道二年邑人吳文徽感異夢而重建黃夢錫記之後燬鼎新 文枝廟在郡城迎恩門之內世傳謂此邦土地神也郡侯謂廟亦與其一 唐土地廟在郡城中之古城嶺廟曰唐土地廟 器械廟在郡城常清觀之西 單山廟曾文昭公單山廟碑云舊傳吳芮嘗攻南粵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爾上因號單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迺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圮徙今其盱水之陽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祈禳報應元符三年詔下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方輿勝覽顏魯公祠在郡圃曾子固記云初公以忤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挽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僭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慰其言後卒

縊公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路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數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其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臨川志至和二年太守聶公厚載建祠于郡圃紹興初趙侯坪復新之張南軒續記端平初郡守條公治遷祠于朝京門英澤廟之左并見郡治東館門二記並見集文寶應寺亦有祠臨川志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鹽步嶺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舊宅捌祠淳熙中丞相錢公象祖守郡重修陸象山記記見集文元一統志王安石本臨川人撫紀勝云在城內文公坊本文公舊宅也陸九淵作記元一統志類康樂祠按勝覽云撫州郡治舊有此祠 忠孝祠郡守張公晃立繪魯太傅王祥及唐刺史顏魯公之像于中而祠之

壇壝

臨川志臨汝不見兵革踰三百年涵濡天休與歲俱深社稷人民與國家同其久長崇高之壇壝峙嶫之城邑與宗社同其鞏固后土后稷其歆明德者乃所以福生民也吾民所以致敬於社稷者即所以尊君親上也乃若雨暘燠寒風之時又吾君肅乂哲謀聖之時神之賜實君之德吾民歆食必祝斯無窮焉撫州府志社稷舊壇在外南廂

本朝於城西郊建壇南立石主別立神牌貳以木爲之臨祭時迎於壇上並北向春秋祈報祭祀東西南北置四門皆如櫺星門之制並以朱油飾之圍以周墻神廚神庫宰牲房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浴堂並如制仍以重墻圍繞命僧守之臨川志州社在州西南社稷壇二乘白雲歸壇三條以周墻爲門立望視之位爲壇三禮壽祐間太守萬公遠寶祐初太守程公士龍重修風雲雷雨山川壇一所在南關外立風雲雷雨之神木主一山川之神木主一春秋二祭之時迎木主共壇祀之外圍以周墻東西南北開四門其門亦如社稷之制神廚神井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並如制 無祀鬼神壇在北門外周圍以墻其南爲門以北爲壇別立僧道誦經之堂及廚房宰牲之所

官制

國朝本府 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永豐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臨川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富有庫。

守禦千戶所。千戶三員。百戶三十員。鎮撫四員。吏目一員。臨川志州中文武五色令佐率循舊制。未之有改。惟添差通判教授主學副都監則創自近歲。郡官知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淳祐八年三月準樞密院劄子。以節制軍馬繫銜。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添差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自乾道六年筆洞始創。後省。寶慶元年嘗除范計院應鈐不赴。至端平三年復置。州學教授一員。增差教授一員。初政和間嘗置。後省。景定三年復置。經賦各一。軍事判官一員。軍事推官一員。錄事參軍一員。司理參軍一員。司戶參軍一員。司法參軍一員。添差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一員。撫州駐劄。淳祐七年憲倉兩司申請于朝。乞省罷幹辦綱馬驛程官一員。監在城酒稅一員。所置今省。兵馬都監一員。兵馬監押一員。添差兵馬監押一員。監在城酒稅二員。淳祐七年省罷一員。散祗候使臣二員。巡轄斥堠馬遞鋪一員。係撫州建昌軍通置臨川縣。

兵防

臨川志易戒不虞。書稱有備。兵不可去也尚矣。撫在東南為樂土。非險要之地。故無重屯。舊籍忠節武雄兩指揮曰禁軍。効勇壯城牢城三指揮曰廂軍。其創招馬步旗軍。則自紹定庚寅始。此外則射璡弓手寨兵耳。列營以居之。拍試以訓之。衣糧以廩給之。總統各有官。而又置路將為守臣節制。體統正事權一。家色精明。保障千里。壯矣哉。節制事始。初置旗軍。郡實總之。以郡境接廣昌寧都。特有冦警。不可無以彈壓。淳祐八年。太守趙公特與上其事于朝。被旨劄下。並聽守臣節制。是年四月。始以節制軍馬繫銜。兵官。詳見職守條。州兵。忠節第二十六指揮營在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武雄第十四指揮營在州西南。額五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効勇第九指揮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五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牢城第四指揮。又

名保節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二百四十五文。春冬衣各絹二疋。錢一貫二百八文。壯城指揮續置無營寨。兵級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寧節指揮以廢揀汰養老將校。無營寨。亦無額。本州舊有駐泊營三。其二在州南。其一在州西。屯駐營四。並在州西南。保節營二。並在州南。水軍營二。並在州東北。牢城營四。並在州南。其後皆廢。獨牢城併而為一。馬旗軍寨在州東北舊水軍營。前見管一百四人。將校。月糧米九斗。料錢添支錢米並不等。兵級。月糧米九斗。料錢六百省。馬伍十六疋。月請麩一石五斗。步旗軍寨在州北教場後。見管二百一十人。將校。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不等。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兵級。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馬一疋。月請麩一石五斗。右馬步旗軍兩寨。紹定庚寅郡守黃公炳創置。作院軍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鼓角匠額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歸正北軍。淳熙改元郡守魏公汝功置驛三。東驛在州學前。西驛在曹家巷。北驛在州衙北。分隸歸明北軍。嘉定圖志總載元額九十二人。存者僅十六。今又亡矣。諸縣弓手額。每月廩錢不等。係諸各縣支。臨川縣一百十六人。崇仁縣九十五人。宜黃縣七十五人。金谿縣七十五人。樂安縣八十人。諸縣寨兵額。城南寨在順化門外五里許。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樂安縣寨在縣門之左。紹興十九年創縣時置。兵額一百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曾田寨舊在崇仁縣蘇村。紹興十九年置樂安縣。始徙於縣之西南曾田市。兵額一百三十人。月糧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湖坪寨在宜黃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黃公炳創置。兵額一百五十三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招募寨在樂安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

守貢公炳初置兵額一百十七人。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杯山寨在樂安界上。紹興二十五年置，以新淦樂安豊城巡檢為名。兵額一百人。月粮料錢春冬衣係本州與隆興臨江三郡均支。盧溪寨在建昌軍境，本州全谿有公事則牒追捕。兵額原缺人。月粮料錢下等並屬建昌軍支兵。

鄉傳二社 蜀全谿縣。南渡初，密院張公慤請募民聯什伍以抗。吳公順浩為江淮制使，仍請立社，得兵。令密院下路諸帥臣，潭州邑部伍民兵防拓。命下，全谿有鄉傳二社應命。鄉社首名宪，傳社首名安者，皆勇而好義，散家財以給鄉丁。王世雄犯郡城，二社率所部赴援，敗之于南湖。兩家子孫世襲其職。紹定庚寅有驅魁邵闕發，己未原缺邊渡哨至豫章之境，破臨瑞二郡，吉州須洞撒二社來衛城，民心乃安。

州教場。都教場在進賢門內，郡倉南，內有閱武亭。衛教場在州治門內之西。小教場在兵馬司後，今廢。屯駐大兵教場元在道遙廟之南，今廢為民居，俗猶呼為南營。

縣教場。臨川縣附州。崇仁縣教場在尉廳之東。宜黃縣教場在縣之東顯陽寺後，其地久為民居所侵。淳祐庚戌，陳尉宋璧正復舊立亭，曰振旅。金谿縣教場在尉廳之右，亭名飲驛，南豐曾公鼎之記，象山陸文安公又為李尉曼卿書扁。樂安縣諸寨兵教場在縣之東，尉司弓手教場在尉廳之北。

遞鋪。內地無烽燧而有斥堠，置郵傳命，取其速也。枹鼓不鳴，赤白囊不馳，四境晏然無事，惟傳布寬大詔書，不其幸歟。本州為四達之衢，鋪凡二十有九，兵級凡三百三十有八，條列于后。

東路十二鋪。精橋六人，湧橋十三人，延橋六人，坪塘十三人，楊梅塘六人，越塘十三人，墓岡六人，長林十三人，鐵坑六人，小樂十三人，七節橋六人，白竿十三人。南路四鋪。二十五里十四人，磚礦十四人，基橋十四人，界山十四人。西路八鋪。城下三十一人，西津六人，石井十七人，戰坪六人，樟源十三人，嶺下六人，坎頭十三人，楊塘六人。北路五鋪。赤塘十四人，塔門十四人，青遠十四人，吳家市十四人，壕塘十四人。斥堠月粮米一石六斗，料錢三百八十文，食錢一貫五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急遞月粮米一石五斗，料錢三百八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步遞月粮米一石二斗，料錢二百八十七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供申月粮米九斗，料食錢一貫九百五十文，春冬衣絹各一疋，錢各三百二十文。

風俗

撫州府志。撫州之境，山川清麗，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磽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高氣節，畏清議，淳厖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牛羊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漸於郊野者不垣，晏然不知枹鼓之警也。郡縣志 臨川代豫章曾鞏擬峴臺記云：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菑少。謝無逸臨川集云：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水為城，而靈谷銅陵諸峯環列如屏障，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顏魯公之為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為鄉人，皆知尊禮播紳。輿地紀勝麂震撰異朝辛附癸前臨川志云中和五星料文花全猛始遷今治楚寒譯異翰辛附癸。杜溪山復壘之勢而無慕治平偏之通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異他邦。周益公進士題辭曰：此邦非特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若晏元獻之退賢婦書，王文公之文學行誼，曾南豐之主盟斯文，江公萬以奇材冠南省，陳公孺以救援遯大冠，當後來所當思齊者。五峯三賢臨州志云：臨川城中有五峯三賢，五峯或謂即青雲道遠覆步雲步雲家寵與大慶宿而五分竹南州。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應分竹南州，剖符千里。地參關黃人本輕清漢載之集。臨川志：鄉賢謝無逸之說曰：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或槩以揚州疑之曰：江南之家懷勁，厥性輕揚。二說並馳，吾請以是邦之先賢而訂之。樂晏王曾陸五氏，謂之曰儒雅，曰樂讀書好文詞，則有之矣。謂之曰輕揚懷勁，其然豈其然乎。吳中之俗，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豫章之俗頗類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稼穡。謝溪堂在日，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遞而錄于冊，號寬厚錄，且序之曰：口談寬厚而心實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於諸君子也。于為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微，又曰：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黃龍齋誌黃仲修墓及徐俗之金谿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曰賀，字道鄉，篤於義方，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疏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敘治藥寮，次九皐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餽補不足。季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學，彬彬乎儒門也。淳祐二年，州縣以其事聞，給降勅牒，有司金谿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族踰三千指，合爨將二百年，異特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奉勅宜賜於表門閭。孟氏自湮淵徙居臨川，世雍睦，為義居，置義田，同

堂合食郡守伏秀樓公治以雅推名其坊元一統志羊幙管絃三市晚畫
堂煙雨五峯秋出曾開詩集云

古跡

撫州府志五峯即五老峯在郡城之南舊城因峯築基今城毀而峯嶺猶存東南一峯最高名青雲第一峯又按州城地脉自青雲峯迤邐峯巒冢嶺盤步嶺大慶嶺迤邐而北為府治此亦謂五峯足五老峯為府治之來山也後所稱五峯前府治之地脉 五峯堂在郡治西南前對城上五老峯下俯城市閒之五峯寺觀塔廟重樓疊閣并壘蘭閒林木森鬱繁然在目為郡城遊覽之地昔曾南豐有詩曰羊幙管絃三市晚畫堂煙雨五峯秋堂久已毀今為公館近於堂構小亭 横秋閣在郡治之西一名清虛大德元年危全諷吾其後累磚石甃砌若臺其上為兩軒西挹銅陵羊幕巴山華蓋諸峯歲久闕壞今尚存其遺基 羊角石山在郡治譙樓前嘉定圖志云昔人有自蜀青城來者扣石致書石暫為開邠人遂指為仙家巖穴因名羊角洞天秘丞林史君嘗奇愴嘗命工掘之未數尺而大風起遂止今創亭四楹以覆其上臨川志昔人固有屬游歷覽收拾古今之勝絕偉觀以為文章者矣臨汝之上壤地雖偏豈無古今所存勝絕之處可

永樂大典卷二萬九百五十　十四

以洞心駭目而發揮新文者況名賢之與遊仙釋之與眉倪仰之間已為陳迹又安可不搜覽而備錄之 石所以名其義不傳舊詩有云羊角山高吹虛角虎踞洲呼豹靈鼇至譙樓當臨其上紹興中太守王公矩立小亭以覆之復從而為之詩曰羊角洞閒風浩蕩盡紀其實歲月久亦泯九碑埃堙之塞其上嘉定癸亥郡守家鉉修撤其舊而大之繞以檻欄以石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像象煥然一新重修記見彔文 元一統志石高三尺餘周迴丈餘羊地突出形如羊角山郡人和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有受書而入者石復合待書人亦亡所在羊腳石一名羊尾在郡城東北隅蓮花寺門閫下寺廢其石横出猶可觀舊志云形如羊腳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斵觀石熱如火人不可近遂止又云舊有壁記宋守冢坤翁云羊角石與羊腳石同一地脉郡治高為陽故羊角出為寺之地為陰故羊腳見焉元一統志地上長三尺王右軍故宅在郡治東三里樓笥伯子臨川記王羲之嘗為臨川內史置宅於郡城東高角名曰新城乃古龍興觀地也天復初刺史危全諷立文宣王廟于上今為郡學郡縣志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曰羲之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猶存其地吳壇山川如其每重陰

也郡守多遊於此因立亭曰茶竟亭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曾鞏有墨池記 臨川志後燬于兵兔 元一統志旁臨溪特漱尋毀唐末以其地為夫子廟宋以為學內有墨池未并存焉今府學是也洗墨池在郡學大成殿前嘉定圖志云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郡學乃右軍故宅以其嘗於此學書故有墨池曾南豐先生為之記與地紀勝荊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稍寻洗墨池公鄉里故云為我 予與勝覽叙投王右書右軍墨池以揭之此為其故迹豈信然耶咸平間御史黃公符詩往往吐為雲霞依如忍墨 臨川志謝幼槃詩云張芝之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揮脫難抗衡恨不臨池作書蘇弁見集詠 荼微韓公句雜抄云池中墨漬不黑蛸有物如蜴蜥之狀隱然見水底而出謂之墨龍士之試于有司者每謂此物見則得人多往往皆驗準然甲午墨池見明年乖文泰公亞大魁見重修貢院記又見集 文擬峴臺在郡城東南面對靈谷諸峯正接巽江之水即所謂汝水也嘉祐間郡守裴公材因其高阜而築此臺曾南豐為之記曰以山溪之形勝擬于峴山也故曰擬峴

國朝葉指揮守禦是邦修築城池以擬峴臺正當郡城之東南從新創造樓宇雄偉為一城之壯觀方與勝覽曾子固記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

永樂大典卷二萬九百五十　十五

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數與其賓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閒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廓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隱蔽蓋藏委棄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其上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以積壤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翠秀色巖崖扶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大雪始散日光出溪回時朝暮雨晴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妄煩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而寓其

樂於此州人士女皆其安且治而人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
之記其成也王介甫詩云君作新臺鼓吹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隱地登
臨處花木移春倩樹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
吳日投轄尤宜向此閑　臨川志政和初郡守敖公明遠葺而新之於溪
堂記名公多留題見集詠　景定癸亥郡守家戶部坤翁重修有記見
集文青雲峯在郡城南縣學之東舊在青雲第一峯上山川城郭一覽而
盡宋張即之書五大字曰青雲第一峯其西北爲縣學元一統志乃郡城
五峯結頂處蘇然獨名上有此亭宋時已今趙必𢋒以爲存咸淳六年郡
守黎元德琢以攬勝玉茗亭以花得名在郡治東舊傳有山茶一本衆云
白葉前代名人多賦詠之其花縈白如積雪五瓣黃心綠萼每歲正月
末開花清香馥郁其葉青翠經冬不落或云宛若瓊花差大爾又台上祠
亦有此花傳者以爲揚州瓊花撫州玉茗近因兵燹遂枯　法眼泉亭在
天寧寺飯堂下本法眼禪師道場　龍會山在郡西四十里雙峯聳立山
上有曹真君仙壇中有四穴如馬跡其泉清冽人呼爲馬跡泉故老相傳
雙峯其一高者爲陽遥邏而南五里有溫湯其一低者爲陰遥邏而北五
里有冷水四時不竭　卧冰池王祥卧冰池在郡城東孝義寺俗傳寺本

祥故宅有塑像在焉宋淳化中邦人蔡爲晉作記云祥撫州臨川人孝晉
書祥乃琅邪臨沂人今臨沂亦有卧冰池陳后山叢談云世談祥卧冰求
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卧處闕而不合二說疑信相傳或謂
祥避地廬江時曾經此因成遺跡故張右丞詩有難覆循堪貴前賢況可
師之句元一統志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
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初不言池及卧處和也臨川舊亦有水
津之異賢者所至有益於風教如此輿地紀勝峩峯書堂李石林謫臨川
嘗營峩峯書堂李注荆公閑居遺興詩慘慘秋陰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
門之句有云此必未去臨川時作公年尚少也公故居在一城之最高處
與余峩峯書堂相近　忠孝堂在郡治繪王太傅祥顏魯公像于中郡有
王祥扣冰池故也　曾公堂鎮真卿爲撫州刺史故祠之　見山閣在通
判廳王荆公見山閣記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東北偏既
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閣　清風閣在州宅介甫詩飛甍孤起
下州墻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
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京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思軒臨
汝志云軒在撫州倅治倅林憶所立荆公寄題思軒詩名郎此地昔徘徊

天詩良孫接踵來萬壓尚歌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所謂名郎指遠之
祖水部也水部當太宗時嘗通判此州下云良孫則指遠　恭軒陳軾字
君式居於撫州黃土橋荆公有陳君式大夫恭軒詩曾子固亦爲賦詩求
妝名其圃曰中隱堂曰老圃公詩云恭軒靜對此堂深新斷樓欒一畝陰
勝下往來前日事眼前封植去年心陳手植綠竹一叢於所居側四時意
濃後其子開一軒對之命曰恭軒王曾公兄弟來歸里閈必游息賞歎而
去　蘿龍軒在正覺寺下荆公題正覺相上人蘿龍軒詩云風玉蕭蕭數
畝秋蘿龍名爲道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開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
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候尋衰境心無著尚有家風似子猷又詩云北軒
名字鏗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蘿龍還自有吟時方輿
勝覽拙齋郡守趙景明建朱元晦記云使坐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
前人所爲秋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
宜居之乃更其榜曰拙齋余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
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
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
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　金枇

園郡舊有金枇園晏同叔詩臨川樓上枇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
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王荆公故宅在鹽步門即公所居今有
荆公祠堂荆公過山即事詩驪步庭闈眼欲穿之句雲龍韓子蒼雜記云
黑龍在大成殿前池中忽時水黑有物出鳴蜥謂之黑龍此物每見士之
試于有司者得人必多卒以此爲驗咸平間御史黃公符詩云往往吐爲
雲依依如皂蓋臨川志謝康樂繙經臺在郡城北四里寶應寺宋書云謝
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繙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大曆己酉顏魯公爲之
記咸平壬寅重刻見集文元一統志王荆公詩有云內史文章只廢臺謂此是
之寶應白鹿泉在郡城寶應寺之經藏院世傳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跑地
泉湧遂成一井中間湮淺陸公游持節之日復浚治之其泉澄澈甘寒比
他水味尤勝　唐戒壇在郡城寶應寺之戒壇院宋踵唐制歲以聖節開
場爲沙彌度二百五十戒祠部給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惟此壇尚啓
址顏魯公記猶存見集文神祐允山川幽隈則多詭異所謂山林神奸也
臨汝地平爽氣明秀故其事不多見傳奇志怪無補於世存而勿論可也
赤龍神尹用不知何許人出語狂狂人呼尹風子唐天祐中至撫州
有村氏斃一牛積尹夫婦得肉十餘斤頓食之而卒史以管席瘞於路左

一旦於北市見尹之夫婦，唱江南詞丐於道。相見懽甚，登酒樓共飲，丈醉卧。尹夫婦高唱出城，隨道命殺後，壁云：主南方赤龍神尹用。詩曰：日月祥開瑞氣煙，儀容應作大神仙。毫端森灑風雷力，鉤鉄裁成造化權。肆闢中華新禮樂，靜驅胡虜罷烽煙。列仙功業只如此，便上三清第一天。及丈醉醒，懷中得紫金十兩。後人開其墓，惟背席二爛，斗肉十餘斤。撫州名談作尹高。 石神 徐三誨為撫州録參，左右有黄曾者，月一告歸，旬日即復至。後踰月不返。三誨遣隸督之，其家云：久不歸矣。尋訪踰月，乃在深山中，挾釋遊走，欲執之不能。募人伏草莽間伺之，數日乃獲。問其故，曰：山有石氏家如王公，納我為贅，留數日，復逆去，又得之山中。如是者三，後遂不復見。此山乃臨川張石之所，石氏宣山之鬼神耶。淳熙志。巨人跡 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民聞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日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旁泥中，印巨人跡，長三尺，闊稱之，疑有神拔木，過滑而蹶，故衆笑之。 樞密告身 鄒夫人羅刑書春伯之母，紹熙五年，夢春伯乘轎還，鄒雨衣裹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來，啓之，得樞密告身一軸。春伯易公裳出見，客母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來以告家人，喜懼居半，至六月壽星遺詔至，始驗袞之兆，越兩月，入樞密府，未幾薨，悉符所夢。 吝財閣繫陰隲 劉涉撫郡人，數舉，為夢至官舍，一吏云：此陰府也。閱籍，汝本有微祿，而陰德虧，不可復望矣。涉詰之，吏云：汝弟官適莫儀，汝有餘不少，助致懽罪死。吾曰：涉與弟異財，彼不自儉，吾何罪？吏曰：路人猶相恤，何況同氣，獨不聞鄉人朱軾事耶？涉覺而詢之，其鄰朱軾家貧，教小學，歲暮僅得米餘三斛歸，道一刑餘，悲哀甚，叩之，則曰：負常平錢，兩責伍伯，無以償，惟有自盡耳。軾擬其數遺之，人無知者，其後遂大事。此雖甚微，關繫陰隲。 夢五言七言詩 慶元乙卯，長沙鍾公震赴南宮，道經臨川，謁王荊國祠，默然有禱焉。夜夢公教以詩，五言起，七言續，覺來推追，誦一聯云：君今如鴻鵠，萬里去勇決。明年登第歸，刻石以傳。文公祠有石刻。 李洞 鄒應龍晚好方士，客有李洞上謁，嗜酒，一日來，醉求臥，拔斷瑚枕碎之，公不悦，翌日復至，索破枕粘以膠，復完如故。又索酒，公令獨酌，洞曰：有客無主，何以酒為？强公飲，不覺竟日，夜儲木嘗益而酌之，不竭，夜分乃去。明日酒甕不動而自竭者三。已而，洞復來，邀同遊曹、貢二山，公不欲往，洞於照壁畫像，闢咒之，戶闢，洞躍入，不見，畫亦不存。後二年，公卒，洞至公影堂，揖公像曰：向時招公同遊，今乃爾耶？咄咄不已，公之子不能堪，聞于官，杖之，夫洞所在，惟見公庭古桐流血，若受杖者。 祥瑞 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考祥於

天。不若視履於身，旋者反復修省之意也。郡縣長吏能反復修省，施諸有政，使人尊仰之，如景星慶雲，其為瑞也，不亦多乎。 歷代祥瑞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木芽，靈木李木並連理。宋書符瑞志。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臨川宜黄縣民田中得銅鍾七口，内史傅徽以獻。是年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又是年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南齊永明三年，白雀見臨汝縣。南齊史祥瑞志。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肖天尊像，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太平廣記。宋朝淳化中，撫州進金谿縣生金山子一座，重三百七十五兩。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召群臣觀瑞物十三種，内有金山重二十餘斤，見宋朝會要。本郡有奬諭詔書石刻云：郡守王公周得之臨川壺安鄉。 祥符六年，撫州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文成雲物峰巒狀，又有人像衣冠悉具。嘉定志。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温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沸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嘉定志。紹興二年，知郡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係年錄。十五年，郡守息懋之言，臨川禾登九穗，足為瑞應，乞宣付史館。同前。樂安未創邑前，雲蓋鄉有楊氏得怪石於田間，濯於溪，有一道士呼曰：瑞石不當用草，覆用葛布。言訖不見。遂如其言，其石瑩徹，中有觀音像，寶藏之家，白以裕，不敢祕，獻于朝。樂溪志拾遺。

古器

臨川志 岐陽之鼓，牛鐸其角，至寶湮淪於山崖蓁莽間，由好古者少也。吾州紙營古鬲，以牛觸岸得之，或者為三代器，噫，世無歐陽公，一其所好，集古録將無傳歟。 紙營大鬲 撫州南鄙石師嶺下，地名紙營，建炎末，村民為陳氏牧牛，觸岸壞佈而走，民視之，似一銅器，往白陳氏，陳命僕發而得之。張石丞澂特寓跡山，訪之，謂此蓋古鬲也。耳高六寸，足七寸有半，身一尺三寸五分，從耳至趾，通高二尺六寸，腹縱徑尺有八寸，横贏二寸，歷年久，為土氣浸蝕，礦灰盡去，惟存精華。說公讀曰：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李伯時吕與叔考古圖，趙德夫纂古金石刻，吳儀圖所藏三代器，未有如此之大者。張清齋文集。臨川磬石 臨川寶應寺工弘和尚，嘗得其跋石甚奇異，扣之琅然清韻，可愛。識者謂以之作磬，當大佳。西山蔡元定道過台州，見之甚悦，贈書梅翁，記為士曾景建轉致之。 開元觀銅鍾 開元觀銅鍾一所，鑄於永泰元年之十月，而成於二年之七月，用銅一千三百斤，勸之者道士張法樁，而施之者則刺史李皞，而下凡八人。臨川寺觀之鍾固多，而銅鍾之巨者，此為最近世。記此鍾者，以為其金青其狀古，誠百世不朽之物

云。今為天慶觀鐘。郡學編錄。臨川郡學司賜編錄散亡無幾。張右丞澂嘗感而作詩。并見題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六姥

府 知府八

宋歐陽公集辭免知開封府劄子嘉祐五年六月臣伏聞內降詰勅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勣以仲補報。日夕循省。常懷心媿。今者曲蒙聖慈。特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擬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心惛念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勅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遣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強。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豈局多年官吏拘留。虛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職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俟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鄒獬郎溪集知開封府劄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為治甚好。百姓便之。臣內惟承之纔四十餘日。責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祗拜以謝。又以陛著日旰。不敢久對。是以朴懷茀鬱悒怵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昧進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為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衆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為黑。以是為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彌縫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昔子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

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欺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牽私言。使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寔天下之願。伏候進止。李珍韜光主吳乞遂寧府遇闕守臣以監司兼權劄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潛始封。遂民厚素蒙被書澤。教錫府號。遠擇御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俾諸藩之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錄曹官權攝。王人使命之至。頃朔布政之始。事體蓋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暫兼權。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賜府號之意。沈文通西溪集乞罷府事劄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勑斷左軍巡院官吏爲勘傳永昌公事已施行訖。臣躬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來賛明備。聖君仁厚。奄從寬貸。然此豈持小史薄責而已。其大咎力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群臣之政。顧臣致獨苟免以尉大治。臣前此已具面奏。伏乞即賜斥免。以全王公。以舒人言。臣無任傍偟殞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趨朝參。未敢使行文劄本職公事。聽候指揮次　乞罷府事劄子第二　臣衆患侍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被命。實會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冀竭其愚。幸有所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駑朽之質。累不可鞭。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淹。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效。不忍遽棄。即使假臣以日月之功。而臣之效施亦不可復加。朝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爲聖朝之累矣。伏望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猶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以代臣。臣或而得竊食苟容。則乞一閑州。猶就爲陛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答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一閑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傍徨憂慙。不知所措。臣聞君試臣以職。而效其實。弗効者黜。臣事君以身。而盡其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否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苟簡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而已非所據。又誤當推選。使治京邑。視事以來。既一歲矣。都城之内。姦薄之俗。未嘗革也。穿窬之盜。未嘗絕也。囹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力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爲不久。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効。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舍引嫌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

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務。總覈名實。以臨群臣。而京邑四方之則治。遠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况今在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絕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群臣之後者。猶冀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惆惕祈俟之至。取進止。蘇魏公集辭免知河陽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奉勑差臣知河陽軍府事。臣稟賦拙艱。自取罪戾。聖恩寬宥。復委要藩。殫竭愚駑。無以報塞。伏念臣先臣翰林侍讀學士某。慶曆中嘗知河陽。在任亡歿。臣今被命。復忝臨州。得繼世官。雖爲榮幸。近念往昔。寔不遑安。欲望聖慈。特許別换近南一州。所冀少安愚分。臣惟以驅命上荅生成。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汪玉山集乞差文臣知興元府劄子　臣契勘興元府比年以來多以大將知府。往往文法闊略。官吏自恣。一府四縣田產十分之六歸於大將之家。又有倚托其名以侵漁細民。避免賦役者。每年總領所與本府和糴軍糧一色。不下三十餘萬石。止取辦於編戶。科斂偏重。民益困敝。伏望聖慈特差有名望材畧文臣知興元府。其都統制仍於本府駐劄。庶幾兵民各得其所。於邦本邊防長久之計。實爲利便。取進止。張守毗陵集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旬易外祠。今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庸隋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退。不復辭避。然臣迫於私義。不忍便冒寵恩。竊念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况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通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病卧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隮。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叨使指。非緣被病。得請就閑。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皆力自竭萬分於中興之日。而臣鬢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暨。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者。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使且優。况出處感記儔昔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睿察。便尋差境。發作無時。卿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卧治

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歡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遂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病疾稍安，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觀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殞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於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儻以專祀中原，警報遂至，義當効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片牒，遣發間探，方頃小定，即申前請，不謂跡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肢體之羸，蓋非所堪。今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捨舍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朽。臣繞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起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有投閑之求，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亟至今。忽蒙誤恩，移寘近輔，冀為優佚，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痾卧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已復哲辭上瀆之嫌，固無避事之譏。已嘗於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警羸，之舊。捨舍前奏，早賜施行。臣已於二十日起發，進還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於近制亦有妨嫌，併乞廉照。

劉元城盡言集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紹州編管。確本同居，眾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大數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寵待太速。碩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遂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遂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碩還，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為路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論謫，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寢罷確奏，以正國體。

洪文安公小隱集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六月七日　臣今月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差知建康府，候交割職事了日赴行在奏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退然一介，無所取材。去年秋蒙恩入覲，恭奉玉音，以當塗水災之故，面賜臨遣。臣危職朞年，荒政粗舉，惟是駑鈍，懼不足以當上流之寄。故不嘗旬外祠，天聽高遠，螻蟻之微不能上達。春初祇拜奎畫，累數十言，華袞之褒，溢于翰墨。臣感戴異恩，常願糜捐圖報萬一，所者治圩，稍覩暫辦，以至運河竹木，罔不周備。今事入夏以來，屢經大雨，並無損壞去處。方俟夏末，即申前請，欲圖天慈簡記，擢帥陪都，竊惟建業重地，內司管鑰，外護營屯，非有文武威風者不在茲選，而臣綿力薄材，豈能勝此劇任。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僉言。臣止候奏使監察御史陳舉善嚴實圩岸了畢，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即便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所有恩命，不敢祇受。臣冒犯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平江府者。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謭薄，臨事迂疏。某路三年，偶逃於清議；叢祠數月，實愧於素餐。方從丘壑之安，敢意寵賚之澤。惟吳門之精鎮，適蒐狩之行朝，地望最雄，僉言所屬，必得老成之彥，膺資師帥之功。豈伊妄人，可稱高選。伏望聖慈俯賜愚悃，改畀能臣，俾少休於故棲，庶不累於親擢。臣無任震懼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李壁雁湖集知遂寧府奏劄

朝議大夫知遂寧軍府事李某劄子：照會某所領遂寧府，在東州控扼水陸，號為要衝，惟是武備單弱，全無城郭之限。近者狂寇竊發，鼓行而前，如入無人之境，直逮官府，焚毀漕廨，劫掠倉庫，州縣儲積為之一空，甲仗一庫盡為賊有，取不盡者焚之而去。至於居民，悉皆蕩盡，十無二三，四隅一望，皆為丘墟瓦礫之場。某居間歲久，誤蒙公朝起廢，畀以牧守之任，薄命所招，臨當之官，遭此變故，今所當先者，勞來還定之政，緣焚室頗眾，皆營主小民，一家之產無三四金，非官司借與之錢，無由自能起蓋。而本府庫帑既被劫掠，無復贏餘，目前所入隨收隨支，止應一時，不容寬展。如此等妄實無力可辦，某雖逐急措置，量與郡貲，終是氣力微薄，何緣可使復舊。日夜念此，不遑安處，欲望特與教

叅行下四川諸大司，併本路帥臣監司，於官錢內通融，又降約及十餘萬緡付本府專一收管，以給被火失業之家，及修城浚濠打造器甲之用，庶幾即日亨備嚴飭稍成州郡，不勝一方之幸。貼黃：乞别下四川宣撫司，將所申契勘對約及撥兌行外，今剳付逐事府照會施行。准此。此外又有當申控者，本府兵籍若無他逃法占破，及蒐練教閱以時，直不可恃。切嘗考究平日支衣支糧至者幾二千人，而跑者臨變乃無一人能發隻矢御賊者。豈惟失於申覈，蓋每患爲監司及屬官諸廳占破之多。按之條制，監司合破人兵自有成數，又止廂軍，禁軍不在差使之列。又往往一司而有占破廂禁軍四百餘人者，學院子一色至占三十餘人。其他廬占窠坐人兵吏臧省外，餘盡發下逐日教習，務令武藝精熟，緩急可以倚仗。又當補填闕額禁軍，並令教足，歲同教閱，庶幾武備稍飭，一方有恃。惟是欲乞自朝廷更切申嚴條制，行下逐路監司，於當破人數外，不得擅有截留。違者許所屬追究，所冀盡革前弊，州府之備稍得嚴固，于以潛消姦宄，所補不細。伏乞指揮。右剳下成都潼州府、夔利州路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四川茶馬司、總領所，各從所已事理施行外，今剳付逐事府照會施行。准此。嘉定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晦庵大全集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劄子　熹

熹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豈不勝言。顧以罷辰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怯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避遜，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慄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震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押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便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再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小貼子　熹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袁起岩永嘉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祇膺綸詔，尚閟允俞，更疏易地之恩，敢徇額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循涯，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樞府，聖恩與天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一披閑地，僅閱半春，尚負遲佚。遠叨蕃握，非所當據，深切戰兢，將干天誅，期賜反命，敢謂皇慈，大造既來，使之仍藉閒祿，且與之易鎮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心力衰謝

如脆債之驅，猥冕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寄。而陛下眷倚譽屢，所以自遠而近之意，尤非事盬之餘所可稱塞。政恐攘帶江湖之地，爲今樂國，豈容綿薄材力之人，得以冒居。頃伏捫心，如慙溷谷。臣愚欲望皇帝陛下，致其三瀆之僭，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以嬉晩節，特寢今來改知隆興府恩命。庶幾授受進退，不咈與言，不勝萬幸。范石湖大全集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范成大差知建康府，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覆載二儀之至公，不獨私於一物，爵祿眾賢之所共，難併萃於非才。臣去春蒙恩，鬬判海郡，治行亡狀，考幽當黜。廼二月庚子詔書，忽被誤恩，職臣祕殿。臣皇懼不敢當，即已陳情控免，俞音未下，又付留鑰，中外觀聽，靡然甚驚。凡所謂量才不肖，揣分宜休，在臣備省所當辭避之說，皆未敢縷如以瀆天威。但方陛下總核名實，登崇俊良之時，而何物么麼，決屢之間，游汗除書，未及滿歲，再煩陞遷，歷天地之私恩，據眾賢之所共，真才實能，於此猶懼，況如臣者，敢使貪榮冒寵，豈不外悍頰嘖，內慶疾顏，積此凌兢，何敢下拜。伏望聖慈，矜憐孤危，收還成渙，以固頑望，俾獲止門，則公朝不站於選掄，小己亦寬於憂畏。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比奉辭免差知建康府，伏奉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跪讀訓詞，感深涕零。竊念臣遭遇聖明，早蒙識擢，蓋嘗不量亡似，許國馳驅。陛下過聽，假臣麾節，填撫方外四方萬里，臣未嘗敢輒辭。今又以執政寵名，居守留鑰，進退得賜，遭蒙上恩，閫外榮遇，殆冠平生。而臣方且彷徨憂畏，稽留詔書，不敢下拜者，蓋其怵惕危悃，不止於決司疊組，非所堪任而已。緣臣所羸蚤衰，疾痛日深，實恐有誤委寄，兼僥踰已甚，常慮挺災，亦不可更尸腆祿。又臣妾孩魏氏見居溧水宣城之間，皆係所部，豈無瓜李之嫌，積此凌兢，不遑寧處，須不免再干方命之誅，陳情控免。伏望聖慈矜其危悃，收還成命，如未許即就外祠，則乞改差一小郡，使爲陛下拊摩凋瘵，圖報萬一。臣仰恃君父隆寬之恩，用敢盡布腹心，干冒天威，無任昧死。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辭免除知成都府劄子　臣一介草茅，本無他技，頃者致官學省，誤蒙太上皇帝擢侍潛邸，執經在列，誦說無補，誠不自意。乃今陛下非常之知，每陳管見，必賜褒嘉，學者傳聞，以爲歆豔。洎陛下龍飛在御，邦命惟新，而臣復緣舊恩，驟升近列，日涉月遷，以至輔相，度越諸老，超躐眾材，名逾涯微，犖心不服，謗議沸騰，幾不自保。仰賴陛下委照孤忠，始終芘護，逮及乞身，來歸得請之後，物論不置，荷陛下一意保全，畀以隆職

寵以真祠伏既耄之親不乏供養母子相視感戴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於言淺所懼未死之間無以仰報萬一雖蹈湯赴火碎首裂肝亦臣之分聞命惶遑已非本志既頻申擒何敢復言然犬馬之心有不能自已者尚望少寬雷霆容臣畢其區區之說臣材識淺陋衰疾交攻見於設施已試無狀雖欲自竭實難強顏此國人所共知不待喋喋所以尤難承命者臣母非自歸鄉疾恙沉綿氣體衰弱去歲五月一病幾殆調養至今尚未平復若迎侍以行則西蜀萬里在途累月垂老餘年恐致妄傾若臣迫於成命單車即路母子相望於吳蜀之遠安問退遑奉養阻隔一有後悔不如無生此臣所以徊徨迫切雖知冒瀆有嫚命之罪而不敢已也不然臣豈不知全蜀之地民物繁庶自昔稱於諸路陛下發自淵衷起臣於散地付臣以外閫可謂超異之榮殊絕之恩矣臣為何人敢忤陛指臣又非不知人臣委質立朝不當以家事辭王事有如聖訓緣臣蚤失先臣母子相依以為命今臣年踰六十日矜桑榆夜聽喘息惴惴此心惟恐不及若一旦捨去何以為懷陛下所以委臣者正欲奉宣德意以慰遠民臣方寸既亂舉事失錯必誤陛下任使不忠孰甚臣惟天下大戒惟忠與孝臣今若以貪冒寵榮之故進不得為忠退不得為孝二者既失曷逭人言與其他日祈哀於陛下以救臣罪不若控露於今日以冀陛下之矜從也臣朝慮夕思變兢踽蹐進退無所不免再具封章投誠君父伏望聖慈察臣此言出於誠實特降睿旨收還寵命俾仍祠祿以養老親臣不勝生死幸甚　又劄子

臣伏自去國瞻戀日深荐奉絲綸如侍帷幄感激下情涕泗交流臣惟臣子之分以身徇國雖蹈鼎鑊有不敢避又況臣之遭遇千載一時義則君臣情同父子是以雖處畎畝夢寐不忘北闕之思恨不得投丹墀之餘地而一望清光於咫尺也則蒙陛下俯記孤忠扶拭宿負付之大鎮俾預臨遣臣心非木石豈不知顧見陛下之私一朝獲遂在臣可謂至幸雖材識淺陋衰疾纏綿陛下既不以此廢臣臣亦當感勵奮迅即日引道至於顛踣長途及異時以不勝任受譴責臣皆不敢自謀惟是臣母魯國大夫人洪氏年高益老筋力益耗視聽益衰臣之熟懼益倍平日而萬里遠去音問動經半年臣朝夕之間何以自處雖臣母免臣以許國責臣以報主謂臣頃以愚闇非據眾論不容若非聖度保全母子豈有今日既蒙任使安得輒辭臣聞此言惶懼感泣無地措身然臣有一於此篆衷倚杖敢撒冒萬死再干天聽重念臣作待罪參知政事日嘗蒙御筆以首春賜臣母酒果及臣蒙恩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御筆俾賜臣母酒果俾為家庭之慶

述惟恩隆權異迥無前比皆由陛下孝通神明愛廣四海錫類之恩下被臣母今以殘年歸命鴻造必賜憫惻所以未蒙譴察者臣精誠未至未有以感動聖心故也敢披瀝肝膽再具奏陳伏乞聖慈捨今累奏早賜處分許臣依舊外祠以終犬馬養親之志臣母子一心誓當殫竭香火仰報生成之萬一　辭免改除知紹興府劄子　臣奮身孤遠本之材能徒緣際會於聖明從致叨塵於宰輔已試之效曾蔑絲毫退歸田廬方切念咎敢謂陛下天地有容日月垂照擢從散地分閫西南臣以有母篤老難涉脩途瀝懇再三控詞千百非敢違命實覬矜從旁觀者為臣寒心謂必獲譴雖臣亦自知罪當萬死不敢逃刑而陛下曲矜洪私特垂哀憫既免臣萬里之役更宥臣惰慢之愆改畀輔藩俾榮親老正使臣自為計不過如此臣之遭遇可謂極矣是以母子相視感激流涕而至於無言可諭也然臣辭難而得易辭遠而得近在臣之私固為榮幸如物議何而況會稽都會為三輔豈可使羸瘵之臣以私計而得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授耆碩容臣且奉外祠以安分守龍鶴山大全集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愚衷仰干淵聽誤蒙詔答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患非一閱所知非一人暫憩金陵又移燕湖皆舟車往來之衝因憩之狀不能以捨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存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脾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皆嘗殆遍略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為暑毒所蘊而鹽藥能解故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瘁遠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末發燕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閒暇又聞光黃間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頒御筆處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閫寄以頃劇之事如臣莫若君臣抑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之迹皆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從之於衣冠之衝判播應酬力所不逮萬一所屬必以不量力晒之況東浙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徼軀且令還山庶陰休影以俟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撥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曹彥約昌谷集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具昨為新除寶章閣學士事體太重及筋力不逮不可以任常德一郡之寄且奏且申已兩具免牘未拜俞允之命豈不知荐扣天閽屢違播告干犯稠疊實為有罪若使常德尚是待次亦且冒昧拜命候到田里然後有請

緣此郡久闕正官，已拜運史，相距三千里，未能趨赴。此蓋除命一傳，必須遣發，就道闕報不及，至不浪費，至此而後辭之，亦云晚矣。若謂已除之職不可便鐫，已與之郡不可便改，則又有近事之可明也。某昨於嘉定十二年蒙先帝擢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又改知福州，後因節次辭免，即蒙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所以如此，則以新擢户部侍郎未曾祗拜，事適其宜，無嫌反汗。今某新除兵部尚書，亦是未曾祗拜，只以某寶謨閣直學士舊職養病山林，何所不可。若未欲使之絕祿，賦以外祠，恭外之得，尤為過分，較之貪求致冠為有間矣。昔真宗皇帝朝從臣有年老請郡者，大臣以為若與一郡，必無幹濟，稍有論奏，又須移替，恐其所至席不暇煖，遂奏委以留臺，上乃然之，載之寶訓，此某之所已讀者也。祖宗愛惜州郡，事力如此，可以為法。敢奏而施行之，不勝幸甚。須至申稟者。黃勉齋集

辭依舊知安慶府且丐祠劄子　榦一介庸賤，無足比數，蒙公相之顧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挈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租衣稅，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復其舊職，乃牢詞而不就者，畏清議，避機穽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況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寬天之庇，已不復

有今日矣。況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築城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連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着，則曰是必擾民也。元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寨，淳先之督戰，制府之令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眇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為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喜言大義，談恢復也。守土之臣，去制府五六百里，邊陲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涉利病，則曰是素喜爭也。未羅西綱一舉，足且蹈其害，憂畏惶懼，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況今嫌隙既開，豈敢冒化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俾安豐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忠賢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當棄資循狀，賦分奇窮者以取之也。榦間播年間，從事荊南幕府，從來八閱，備歷險阻，因得痼疾，日今後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投界山林，自同安遠，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沒齒不敢忘也。不然，正恐他日異論橫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辭依舊知安慶府劄子　朝廷於榦，真有造化卵翼之恩，榦以樸樕凡材，加以剛褊，若純以當世之論，自不應玷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怨目疾視，摔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空，挈累猥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判今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榦，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知何如也。榦小官，自當竭蹷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奈復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道途，決為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勝，恬退之風衰，榦之素伊，又本不孚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倅人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至平顧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恭祿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中閒朝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豈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無恥，俾若狗彘者，人皆直而不論，至若名在偽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榦之蒙朝廷之恩，有莫大之愚，豈安

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榦得以遂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激厲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廉慈惠之人以為之守，則必能為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至夕歸，如己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方今英俊如林，如榦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祿，放歸山林，揚揄定矣。榦自丙寅丁卯為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康子晉，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榦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為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于然一身，宿留逆旅，尚望早為白之廟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為幸大矣。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榦今月十九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内准省劄，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榦除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

蒙俞允。令准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麼，尚復何言。竊念辭
受進退，至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譏議。古之仕者辭
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輸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
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
已定。官吏百姓，各已歸懽。今乃輒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惟利以事
上，枉己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輸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肌骨，
然亦不忍以垂絶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捨舍
輸兩次乞祠祿，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
生成之賜。輸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痛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
前往江池間，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
參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輸昨準省劄，改知和州。令將安慶府職事
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禀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參以非其所長，且元是外
郡進領，不敢撤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更端，倍費區處。
不敢祇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
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
之請。讀必蒙俞允。今准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輸衆嘗介僻，處孤

處乎居無事，易遭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便之
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已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
人已藉藉。生平自守廉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
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惟朝論必以已砌城壁爲
念。輸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甎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樣已開，防
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
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己私事。不過今秋便可畢工。
朝廷所給錢未足，可支遣，不須別作經營。若但付之推官，亦可不勞而辦。
況潛皖之膠，兩準甲郡，又皆選官名流之所欲得，豈不必衰病無能之人。
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素於一生
艱苦，晚者尤衆，閒禱內實往來，無閒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痛疾又復
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控訴造化，欲乞特爲敷奏，
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
子 照對輸昨准省劄，再知安慶府，輸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
之嚴，未敢逕安田里，屬以痛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
府差人賚到省劄一道，乃知煩瀆小臣，言詞拙訥，而未足以感動天聽。竊

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已砌未畢，故欲
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
人所共知。輸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
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猶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
力自蹈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甎約可
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怨往年張冠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寓公士友之
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寨者十有餘人，各顧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
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
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校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胥吏無所容其姦，工
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政不必勤朝廷領處，上設禮義廉恥
以遇其民，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實謂以爲聖人有金城者此也。
今乃使輸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
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
化。輸所以寧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兼輸聞禧兵興，往來五關，備
嘗險阻，因得痛疾，自今發動，醫治未愈，加以喉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
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

軍資庫。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劄子 照對輸準省劄十二月十六
日三省同奉聖旨，黃輸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今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
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
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輸照會者。伏念輸螻蟻小官，便
合閒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輸拙陋至愚，無足
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爲倅一年而予郡。趙孟故賞，
拙爲超躐，而輸衆資猶淺，賦以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尤，甘就
沉淪。苟罷衣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沓至，寔實難勝。衣議交非，孤蹤
難免。若不控扶君父，必至自速顛躓。況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庸陋，表
率之人貴以保障蕃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主張。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
寢成命，容輸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已寄留福州軍
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恭
定齋集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照對臣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劄子
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紹興府，填見闕。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有命
在天，措躬無地。伏念臣久嬰痼疾，再入庠卿，自慚表倅之非，無復生全之
望。力控由中之請，仰蒙從欲之仁，畀以名城，處之善地。辛戌期之未及，歸

里社以少休。肩及中塗。忽叨改命。惟會稽之巨屏。乃今日之輔藩。顧委任之益隆。豈庸虛之克稱。臣一違天日。九閱星霜。固願入覲於闕庭。然後丐趨於官次。而臣年齡遲暮。疾病縈纏。齒髮已迫於衰殘。筋力實難於趍蹌。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此衆目之共瞻。非微臣之飾說。若今冒昧而進。必致顛躋於前。虧失朝儀。干犯典憲。傳播中外。貽笑縉紳。不唯易至於人言。亦非自全於晚節。欲望睿慈收還成涣。別選帥臣。俾退食叢祠。庶少延於殘喘。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改差知紹興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再準省劄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螻蟻之誠。不能自已。冒干誅責。再有奏陳。伏念臣素苦足疾。向爲庸醫所誤。誅刺太過。氣血頓衰。四支疲憊。百節痛楚。腰背沉重。足膝緩頏。行立坐卧。皆不能久。拜跪登降。俱有所妨。舉動須人。呻吟度日。百藥偏試。效驗蔑然。兩任奉祠。方幸休養。桂林之命。從天而下。恐涉避事。不敢牢辭。力疾之官。扶持來悴。欲策疲駑。二年之間。適有天幸。歲事游登。民夷安業。海外雖有潢擾。隨即撫定。皆賴皇威遠臨。微臣獲逃罪戾。臣實以衰病。久留瘴嶺。惴惴然唯恐一旦溘先朝露。狼狽異鄉。輒布腹心。控試君父。伏蒙睿慈。俯從人欲。易畀近郡。遂獲生還。隆天厚地

之恩。粉骨糜軀不足以報萬一。臣以尚侍闕次。未敢力控祠請。肩及中途。忽叨改命。震懼惶惑。不知所圖。竊惟會稽輔郡。密拱行都。委寄之隆。人非桂林之比。桂林受責雖重。職務甚簡。可以臥治養痾。今會稽地大事繁。賦重民頑。獄訟之繁。應酬之冗。不啻十倍。決非殘廢待盡之人所克勝任。兼臣所苦之疾。日甚一日。自去冬再作之後。全然不能行起。必須扶掖。十日所時。怵惕靡皇。若令冒強而前。决有顛隮之患。害招物議。自速罪愆。故臣披瀝血誠。不敢有隱。如一語矯僞。甘坐欺罔之誅。伏望聖慈。察臣誠實。憐臣衰病。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尋訪醫藥。少延餘齡。異時賤疾稍損。可以支持。誓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浼瀆天威。罪在不赦。未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至。

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華文閣待制知鎮江府。臣聞命震懼。無地措躬。臣世受國恩。身叨法從。當君相有爲之日。正臣子效命之秋。況蒙朝廷不以爲不才。簡拔任使。固願捐軀盡瘁。圖報萬分。伏念臣素有腰足之疾。已十餘年。數年以來。每歲必發。發即瀕死。平時無事。四肢沉重。百節酸痛。憊之無力。舉動須人。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閒居二年。謝絕賓客。風雨寒暑。未嘗出門戶。一意休養。少延殘齡。今京口西地。當長江一面之寄。所係甚重。折衝禦侮。正賴精神。乃以衰病一旦臨之。豈不取輕於軍民。侍笑於夷狄。況臣頃自桂林易地輔郡。猶且引疾丐祠。不敢輒當繁劇。今又二年有餘。年齡日迫。疾病日深。氣血日耗。筋力日衰。加以精神昏耄。言語錯誤。非復曩時。兼臣年垂七十。百病縈纏。痛楚呻吟。絕無生意。死不足惜。或誤國事。萬死莫酬。臣愚欲望聖慈念京口重鎮。不可輕畀。察微臣久病實難支持。非是臨期飾詞避事。特降睿旨改畀時髦。俾臣仍舊職宮觀。臣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未敢祇受。伏候勅旨。

辭免知慶元府劄子

具近以衰病侵陵。災患頻併。冒干造化。乞賜敷陳。畀以祠祿。忽準省劄差知慶元府。聞命驚惕。無地措躬。其憂傷之餘。舊疾增劇。唯恐溘先朝露。狼狽瘴鄉。所賴投閑。少遂休養。茲者四明輔藩。二浙佳郡。由遠而近。求逆而達。在甚貴為過望。重念其所苦之疾。日甚一日。步履蹇澁。拜起艱難。舉動須人。漸成殘廢。深懼不能僂當郡寄。雖尚待次。未應控辭。竊恐至期。必難祇赴。不免預此申禀。伏望鈞慈檢會前奏。特賜關陳。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少續殘齡。伏候指揮。

再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先準尚書省劄子除華文閣待制差知鎮江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疾苦之狀。迫切之情。已具前奏。不敢喋喋塵瀆天聽。伏念臣實緣久病。已成

沉痼。不能支持。非是飾詞避事。臣聞命以來。憂懼惶惑。寢食俱廢。舊疾再作。兩足腫痛。筋脉抽掣。不能步履。見令呼醫調理。深欲勉強力疾前邁。竊慮入境之初。未能拜起。有妨朝謁。難以視事。久稽王命。上干嚴誅。臣愚欲望聖慈憐臣久病。察臣真情。令臣仍舊職宮觀。休養衰疾。少延餘齡。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冒犯天威。罪當萬死。未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至。伏候勅旨。

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具伏準省劄兼知臨安府。某一介小微。誤蒙朝廷任使。出入中外。踰三十年。少壯之時。粗策駑鈍。僅免曠瘝。初乏治行可紀。今也駸駸晚景。憂患之餘。精力衰疲。心志凋喪。既無才術可以撥治。又無威望可以彈壓。不自量力。冒昧以當。必致顛躋。況其素苦足疾。時復發動。右指拘攣。不能執筆。書判甚艱。嘗具劄子乞祠祿差遣。未蒙施行。不敢再有陳請。今來天府浩繁。委實難以勝任。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涣。改畀才能。仍乞陶鑄在外。合入差遣。以便私計。所有省劄。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再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兼知臨安府。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稟資闒茸。壯不如人。矧憂患摧殘之餘。意氣衰索。精力疲憊。老形雖具。百病交攻。只合投閑。豈便可以當此繁劇。兼其賦性方拙。不能曲徇人情。稍失周防。必生怨謗。大懼不免勝

任。上干嚴誅。非敢飾詞辭難避事。况其寄居常州。有薄產在晉陵武進兩
縣。曾祖墳壠在本府餘杭縣。內外親族。散居所隸州軍。妾有姑姨。欲望鈞
慈特賜敦奏。許令迴避。閩鋳在外。令入差遣。或且仍舊任。庶免曠敗。仰沾
使令。伏候指揮。宇漢陽先生集與王爲錫知府劄子知紹興　某去秋首
聞吸事。嘗得晉謁郎範。以急急回賤職。不能再造墻仞。良爲簡慢。何所逃
責。比天温遠。宅收南郊。光厚飛馳。與論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
爲煩難。而以江南爲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上之人常
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施棣。江南饑地磽而物產薄。當遵例回拖源欺
令。無復假借。以貪民當厚賦。上下追促。日在責丈。一解之外。他無可樂。惟
先生踐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聞雅故深信。及爲此來。利興
害除。上信下安。然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廣材疎。獻陋無比。祿學黔南。園
爲苟活。蠓蝗康寨。百倍休戚。不謂達運。何之之秋。遇與人爲善之長。行邀親
炙。學所未到。靈根既蕃。幾其滋敬。欲憑便風。傾寫賀牘。不敢少候。上瀆清
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何瀆小山辨著辭免知建康府奏劄　臣今月十九
日承慶州公文遞到尚書省劄奉聖旨丘密召赴行在。何其差知建康府。
又准省劄限三日起發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兼病。加以

偏親年踰八十。十日九病。貪戀鄉土。不能遠適。所以力祈君父。願守叢祠
以供菽水之奉。中間伏蒙天恩賜以收召。具情力控。亦荷矜從。方此母子
侍養山林。不謂留都調守。又蒙記錄。使得備數。臣自惟臣子之義。要當以
身徇國。東西南北。惟所驅使。使合仰承成命。即日就道。然臣實無兼侍。若
妾高年之親。而適二千里之遠。情實不安。兼長江天塹。控扼所在。兵民
重寄。必惟其人。豈臣材腐力薄。年衰氣索。所克勝任。其事任使無可疑者。
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寢成涯。容臣且奉祠祿以便親養。庶於前來祠請
不相背戾。臣亦不敢卧家俟命。一面治疊起發聽候。俞允指揮。所有省劄
寄歷州軍資庫。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奏劄　臣聞以家事辭王事者。昔
人之所戒。而嘗考之禮經。則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蓋以家事辭王事。則涉
于私。以親年而不從政。則聖人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臣孤遠一介。受知初
潛。濫吹疑丞之列。行且六年。殊無毫髮可以上報恩遇。正當激厲晚節以
蓋前愆。凡有驅使。不擇康猾。實以偏親年踰八十。而兄弟凋零。遂無兼侍
不可以從政。所以歸自三山。奉祠自守。不萌仕進之念。嘗蒙簡記。親灑
衰於賜之收召。不能勉强造朝。謂此故也。每念方當朝廷多事之際。臣乃
飽食安坐。屏藏田畝。懷不自安。今月知議向成。猥蒙推擇。畀以留鑰。俾之

安集流移。勞來還定。以助成周宣鴻鴈之政。此政徽臣學道愛人之素志。
而又可少寬陛下宵旰之憂。豈非所願。臣固當治裝如期就道。扶病疾趨。
仰奉一再超行之詔。持以親年益高。而臣祿仕不止。則未免使之遠涉道
路。輕棄鄉井。重違其意。上背禮經之訓。下貽有識之譏。若夫材識之短淺。
筋力之衰憊。又在所不論者。伏望皇帝陛下照其平日未嘗矯飾。不敢欺
罔聖聽。不嫌反汗。別選材能。使當一面。以成就愚臣終養之志。臣不勝祈
天俟命。屏營待誅之至。　第三辭免奏劄　臣仰惟陛下俯念聲履之舊。
不忍遐棄。特加任使。連賜温詔。以督其行。顧臣何者。待此恩寵。感極涕零
不知所報。然臣實有未盡之悃。不敢有隱於君父。臣愚戇自守。仇怨衆多。
向者權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數以議論違忤其意。遂遭排斥。歸自三山。每
廑傷害。杜門來親。不交人事。恐辜陛下保全之意。適者皇威震赫。天日再
清。萬物吐氣。臣於斯時。固願少效尺寸。惟是偏親之年日益高邁。而臣亦
濱柳凋零。志氣消鑠。無所可用於世。以此勉强不前。又况留都重寄。今日
尤爲遴選。將使雖歸而備禦難弛。流移未復而廩給不充。撫壯救廢。而盜
賊當慮。使臣不度材力。冒昧一行。必至顛踣。他日倍費陛下保全。故不若
及今控告。臣恐干慢令之誅。不免單騎擇日首塗。於中路聽候處分。懽腸

惻憐。許臣仍奉祠祿。臣即退歸田里。闔門百口。仰戴天地父母生成之造。
不勝大願。歎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辭免劄子　臣聞爲人臣
者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上所命。臣衰志餘生。枕能無聞。屬終禮制。即拜
起家之詔。雄藩制閫。地據上游。委寄隆重。在臣何人。已抵無狀。何以當此。
此皆陛下俯念舊邸之舊。嘗陪國論之末。不忍遐棄。故垂殊眷。臣義當疾
驅以禀上命。或有萬分之一可寬陛下之憂。顧循躬畢命。何敢辭避。實緣
早衰多病。形容憔悴。痼疾纏綿。自居苫塊。幽憂度日。復爲寒濕之所中。初
則上攻心腹。已乃下注腰膝。飲食起居。皆有妨礙。朝夕藥餌。不離于口。稿
料來日。亦自無多。若進於感嚴。勉强就塗。必且斃於道路。重煩惟蓋之閔
哉。兼臣百念久已灰冷。既念先世。卒不得壽。臣去掛冠之年。又已無幾。若
必待年而後有請。恐已無及。是用刳心歷誠。控告君父。使臣得因納祿。可
延旦暮之景。是陛下與臣以更生。非止寵以一時之榮祿而已。嘗當謝琛
結草以報慈造。擬敢再冒天威。使中謝事之請。伏望陛下曲收聖寵。俯從
臣乞。萬一陛下以臣未先朝露。不欲使今與草木俱腐。則與臣以一祠祿。
使安田里。以便藥餌少延殘喘。亦臣望外之幸。惟陛下矜哀而幸聽臣志
迫情切。戰栗以俟。　辭免奏劄　臣恭承明詔。固難于方命之誅。然責有

見表萩終致顧天之請臣王恩推恩粗識事君之義噴蒙任使多以毋老
欲使侍養控告君父侍賜矜從今者不幸天奪所恃既畢送終之禮當為
報國之圖光陛下軫記遺箋肩及服除即下起家之詔臣感激恩遇宜如
何報深顧收還神觀朝聞命而夕引道所以冒犯天威至再至三必有大
不得已而不容勉強故也西門之寄控引巴蜀防固江湖必得才器威望
精明勇銳之人庶可折衝而禦侮臣才器既短威望又輕見於已試略無
善狀二者既之懍粗有精力可以酬應猶有可諉而憂患之餘疾病不藥
舊苦血疾今復為寒濕所困治療不瘥行履艱阻終日兀坐有同廢人稍
覺疲勞即欲僵仆如此而責以制閫之風采旗幟之精明可乎使臣貪榮
冒寵不自知止與疾而往以犯譏天上則有損國威下則招致物議不莞
于路亦以罪歸在傲臣固不足道於朝廷何益焉必非慈父所以保全終
始之意伏望陛下念臣老之已至譬如駑馬不任驅策竟從臣請使之謝
事不然則且使祝釐祠館以便醫藥假之歲月或為全人責其報國亦未
晚也謹膺慕私室以待蕭斧惟陛下即賜財幸 辭免知江陵府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承慶州公大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某依舊觀文殿
學士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者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
庸陋偶際昌時叨塵邇列乞身去國十有一年蒲柳之姿未秋先落喟蒙
簡記俾守三山是時尚可支持所以又叨因任已而退歸蓬蓽始獲稍親
醫藥旋家收召不能遵朝當上聖更化之秋方朝廷清明之日金陵闕帥
很蒙推擇臣恐涉避事進退伹僂是時偏親尚存曲加勉勵遂策駑鈍以
剗馳驅甚期歲未及風偏親抱病臣即乞納祿以僅支持未蒙賜可之間
已罹風木之慘罔訆號慟歸伏鄉閭自此長齋絡塵寨左無復有意於人
世偶假照臨未先朝露光陰迅速忽終禮制搞憂之餘百病交攻精神昏
憒皮骨僅存痛疾纏綿藥石靡效寒濕上攻已而下疰脚膝浮腫腰膂沉
重行步艱辛有妨升降自念已為廢人不復可望天日方欲投誠君父以
祈謝事不謂陛下尚軫蓋帷之念起以名藩併兼京湖制閫之寄臣雖感
極涕零而兀隤無日豈能上當任使伏望聖慈曲照衰識特賜衰矜捨會
臣前任金陵日所奏特許休致使臣得辭榮寵以延暮景力陛下生死肉
骨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 辭免改知隆興府奏劄 臣近具奏劄
陳乞宮觀盖達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隆興府臣聞命
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孫承人之跡守南闕閫時雖多瑕頗無有政以蒲
柳之質衰病交攻偏親之老暮懼采甚故顧將母還里以奉菽水之歡杜

門養居以伏桑榆之景豈敢有所僥覬以招物議雖奉懷之舊未忘捐棄
在臣私計實有不使伏望聖慈鑒察由衷之懇特與捨會前奏仍畀祠祿
以安愚分所有差劄未敢祗受 再辭免隆興府奏劄 承之罔功又慚
固任丐閒易地上干說恩並騰請避之章力辭先行之詔義雖但已情歎
畢陳伏念臣初之更能可當閒寄業歸田之未久俄摸被以此來事雖必
親勤不補涓塵祈置散天聽甚高繼許借留寵光曲被時玩將周於四捻
課閒何有於一毫任德不皇應酬難強精神疲耗形體支離加之痼疾之
不瘥自分餘生之無幾況從親年逾邁病日尤多止顧生還於里閭豈敢
自安於朝夕爰披肝膈覬動見旒雖明時不欲棄捐就膺煩使而修塗又
復致履費背前言既干貪祿之譏且有欺君之罪已猶自愧人則謂何與
其冒昧以一行孰若變鏡而再請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鑒此由衷推
上聖之好生及其母子以祠庭之賦眾活之山林庶幾末路之保全或可
他時之康復 繳後樂先生集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奏劄 臣
昨兩具奏乞罷就祠館歸休田廬疊拜璽書未賜俞允欲扶羸君父再仲
前請忽準省劄除臣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者更
移重鎮加畀隆名厚恩如天跼蹐無地伏念臣蒙陛下記憶付以分閫之
寄屆匏風夜庶幾釋塞所幸年穀屢捻抱鼓不驚恐藉威靈祖見騰歎臣
年齡已暮識慮既昏疾病交侵憂患頻有自揣涼薄終難報效未敢遐乞
骸骨且欲上還叩綬姑藕祠祿以供病軀此臣由衷之情非有一毫欺偽
湘中事簡訟稀猶慣弗克負荷江右標帶之州也望雄重民物繁夥相去
何啻倍蓰豈臣衰病所堪况大學士之稱前朝本以優禮勲舊尤非無功
所宜冒處疏遠移近雖陛下欲少慰其歸心求退得還使微臣何以自迯
於物議不避煩瀆再有來陳欲望聖慈捨會臣前奏特降睿旨與臣宮觀
差遣儻春齒得全於休息則此身終誓於糜捐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干
冒天威臣無任云云 敕衛甚省所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
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等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
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風負軼材蔚為偉器參國抗於萬化更新之
日首獨疏秉贊之功建帥施於一方肩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略顧方深嘉
賴迴廩丐於歸休為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
雄中興收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中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邪喜良
翰之臨知朕志於斯氏之厚尚體兹意毋為固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遺書指不多及 辭免再知隆興府奏劄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衰朽餘生。伏尋菉景。竊珠庭之康衢。尋偲空發掛神武之衣冠。未諧夙願。方須歲月。力控悃忱。直期談遲之頃。便畀潛藩之寄。雖牧人御衆。粗殫憂慮。而課功計效。曾蔑前聞。第慚秕政之居多。敢謂業除之來改。則氣血寖銷於宿疾。而精神弗逮於曩時。政之先朝熙寧元祐間。再守是邦者。僅二人。想其才望之優。治行之著。如臣迂拙。焉稱使令。冒昧而前。顛隮必矣。欲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盛德包荒。憐臣之器易盈。察臣之心知止。收還成渙。仍領祠官。庶免累於公言。亦獲全於末路。

不允詔　敕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差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丈化以來。執政之舊。内則萬幾而底績。外分三鎮以嗬庸。碩望如卿。夙懷疑眷。暫養恬於琳館。浸閱歲華。宜綰事於价藩。近畀江右。昭予注倚之意。忠彼去思之民。昔韋武陽有功可紀於洪吉八州之間。而王仲舒使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蓄妾釣衛之郡斉。必高休烈於唐賢。行復璽書之褒。勿勞隸牘之屢。所辭宜不允。王與鈞藍縷蓋賀統洲林知府劄子　貫鍾慮律。繡緣添長。恭惟某官。□日閒藩。敷宣德意。神相氏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具禀劄。卿于與義。仍篤曾悃。敢乞財幸。某不審邇辰台候何若。卿惟望寧當代。惠飲一州。鎮撫未幾。中和已孚。百神為枯無

埃有祈尋生常談。條則為贊。用是不敢。某恭審顯膺明命。榮鎮名邦。敘條一領。憚歷四洽。恭惟慶慣。欽以某官。門地崇華。踋望赫奕。將之以閒學。綏之以政事。亦既昭揭。處節之最矣。尚居承流之任。豈不以番易重地。民阜物繁。非它州比。必嘗綿歷之彥。式副蕃宣之任。聆望上方。課治理之著者入為公卿。少須奏功。即有予環之寵。某尚待拭目以觀盛事。某欽服光明俊偉之譽。歲月如髮。宦轍東西。無由一瞻芝宇。山明斗塊。日劇寸丹。直圖天予幸會。乃今得託寶隣。密依蔭芘。寧不知喜。魁首纂熙。心神飛馳。某一介昧庸。冒昧試郡。絕踈識跦。惴惴度日。潯陽有控禦之責。風寒進護。正懼不力。適遭歲旱。不復不光。一城五邑。民食孔艱。求救與鄰。凡可以冥力者。粗思毛毛目前。未至之紀。殊未知善後之計。欲望垂情隣境之窮。分餘光以振之。庶幾或免于戾耳。適欲之火。遽爾陳情。不勝怵畏。某敢縱僭言。度督閒藩之贊。惟是蕪音俚曲。唐突韶濩之耳。伏楮懷慚。僕沐覧。膍佩荷千萬。某晉趍舟拜中門星味塈月之春。伏想自堂而序。均燕蕃釐。溢口說目。拱聽垂戒。　通寶慶趙知府劄子　欽以某官沆瀣之清芬。璧錯之利器。世忠之良狀。表表熙朝。自嘆蔗入佳境以來。兩郡榜孺徹于天聽。應鋒邪晉。直遍其歸日。侍臥枝。以壯蕃屏。龍藩綱宇。弄印難之。爰的與言。又頃圭

祈賦政當幾何時。綱理紀極。庶無罪獲。可以占游日矣。明□賜璽。丕露惟餘洪迪塈洲某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進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恐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力綿薄。智術乖疎。比自入朝。獨叨恭遇。越居宰從。燮理無功。百謫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曲保全。來祠還鄉。纔踰兩月。敢謂幹記不忘。即加選用。俾條盛泣。何以論報。念稽山密拱行闕。實惟雄藩。豈伊罪戾之餘。可塈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改授真材。用協群議。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府恩命。今月二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臣伏讀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疎庸之資。嘗試無狀。狼狽去國。方此省怨。衣衾不遺。優垂簡記。丞加拔擢。付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而引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閒望素輕。謗何未久。深虞曠敗。復累生成。輒瀝愚衷。游于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懼之至。　韓元吉南澗集辭免知建寧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直敷文閣知建寧府。填見闕。疾速

赴行在奏事訖。前去之任者。伏念某庸儒。有素昨者。備數都司。蒙恩俾漕江左。繼竭駑駘。已及替期。方欲自露誠心。祈就閒散。敢期榮陞內閣。易典潛藩。在於愚分。實深僥倖。惟是寶儲秘列。職名通優。靖言周功。非所當冒。兼某與福建安撫使王大資係有嫌隙。衆所共知。某昨任虞支郎官。嘗其論罷。建寧正在統部。職事相干。法當迴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進職之命。止乞陶鑄副路一州窠差遣。某誓竭犬馬之力。以明非苟免避事之意。不勝萬幸。所有省劄。已寄建康府軍資庫。未敢祗受。并恭俟指揮。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六姥

府

知府九

宋楊誠齋集別趙知府書　某以隆暑故，小疎奉記齋閣，寸心尊德，一飯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太中，戎裝解維，川后靜波，天吳台候動止萬福。台閣玉眷，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奐節宣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抱惻惻不違寧處，謂杳棄卯，戴星駿奔，言歸覲省。某蔭老幽屏，不振之蹟，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蓀蘋，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摩娛，始終如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身義當攖釀疾走，追送才擒，偶以病腸伏枕，短氣如縷，不能支梧。欽遣大兒某迎拜道左，恐詩一篇，聊寫戀戀銷黯之情，惟一覧而擲之地。熱日翕赫，遂塗良勛，頌言爲君親自愛，即看詔追，遂從上遊。

又答曾知府書　某伏以秋氣已來，西奐猶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政成王覲，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窄，去歲七月再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丈中和平易之政，稱耋影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却猶當誕寘之金香璧蘭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遣我，金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誼，拳拳若不忘骨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推謝不莊，顧言珍重，即看日近除書，細作行矣。

又答普州李知府書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大著尊契丈，報政有績，被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間，秉化歸盡，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顧言直珍重理，遂膺紫薇玉署之拜，以昌斯文，某屬被郎雅，恭審紫泥夜下，號召正人，青蒲朝躋，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驩慶。某摩在草木臭味之間，尤深松柏茂悅之感，末由而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筆壽之餘，方且扶日以俟。某昔歲拜學天落雲錦之書，遠令縋水十襲，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千里外，再蒙遣一介，行李墜五紙妙帖，訪問生死，不以賣泥異流而兩其態，不以老病汨沒而白其眼。摩様故人書斷絕，少陵之語可憐，此事今無古哉，聞東坡之句可歔也。感謝至骨，萬此寧有是耶。某日昨觀書，手戰執筆，平生止得破研一卷，亦久寄絕交書矣。長者尚以故我，未微義槩之記，非撳病心，側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哉，讀愿雀公家，皆就矣。未敢乃裝稱實不置，誠不以薦，亦祕以娛之。二傳絕妙，好辭左柏子長之角，右摩孟堅之璽，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併御寄，以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眷，恭惟尊尊幼幼，函祉山川。老妻兒女，列拜起居。領既越羅絲，座下幷珍感，遣家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盧陵老妻，顧索聞之。

又答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史中鄉丈，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還周大號，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齋莊奉記，以謝光摩，未見顧言，責珍大業，即還某近，某辭奉玉主，十五某寵，蜀月楚星，萬里同照，一封雲錦，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驩慰正量，恭承令我妾以先太中掩幽之刻，老病學落，其曷敢當，司馬大夫之簡，介弟得得遠臨，以兄之命命下，走辭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顧小紓期會，儻擬作韋耗，當得敬准，惟原省焉。

又答建昌陳知府書　某伏以即辰玄危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太中，外膺吉感，爲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寺幽屏，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顧省厭網，遇對越旟，辱欲賦御月寡金掌之詩，以侯厦成之賀，某滄學遺騎，墜賜誨函，折展走趙，岂手披讀，情誼獨至，感喜不勝。惟茲良牧，刻印緇代，大樂之書，餐金鑄石室之秘，以備陳農之寺搜，而答宵年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蕪詞，以運諸篇末，不回以裝厲錦，以章先壁乎，頓以墨本，不覺汗決背也。推謝不莊，仰惟財幸。

又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曉曉，顥氣高寒，恭惟判官寺丞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始，毫倪呼舞，神天咸驚，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眷，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今來乃得卷懷衣冠，錐製麋鹿，惟茲影響昧昧，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邁，未嘗不爲之喜而不寐也。茲審鑾遣鴻鷺之行，自詭朕膝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幟。某不量野人之踈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斜當戴從政，主無妙齡成科，一舟鈇吏，其文詞清駛奔逸，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百千言，益出而益無窮，愈讀而愈有味。今覩近岷江之文伯而爲之東道主，故應坐上一見而察其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爲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一人焉，拔其尤，特拔一上，半年東扶之章，以列于公卑，則黃金之臺，隗始之举。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事，不敢自有，敢自歸於司敗也。然歙山水之邦，異時召公作牧者累累焉。某在江東日，嘗一遊之，以從事有指，不敢入邦，至今遺恨。紫陽諸峯皆與知之。今以告許子史君之天，其肯與我酌尊中之淥，問諸峯之神而一笑乎。

久不得叅縱談下筆云云如旋盤之落屑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雲泥相懸
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顧言廼玉是身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瘴
又荅新封州諱知府　某頃承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歎閒呼酒爛歌
秉燭軟語老病之軀頓有生意别去未幾復增永懷人書寵詒殊慰耿耿
即辰暮春猜雨恭惟明仲判府太中鄉丈為榮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
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
生致通顯聞為貴之周戭多甘茂之一寔才解二千石之章即佩見大夫
之組恭惟驩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休四年三請二奉不允之詔一
不振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掄揚何以拜此方具辭免
職名未敢搪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筍之班　又荅慶知府　某伏以
良月有微風露高寒即日恭惟恩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卧護國西感喜
用章天人成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曛未
光朝露微我故人燭之末光何以進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
床聽雨握手論文以浣此心之鬱陶顧言金玉大業株幹皇家即來緣繩
送爲弑集　某伏自辛亥之春東來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初得贈北
下之碧梧鸞鵠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萱在魯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九十九　三

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曾覆兩得之也詒辭一呈晝思夜夢百實不在鉅
鹿下某寄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第始克得之寒灰枯葉
遇者掉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唾訪問生死慰存
酸寒詞旨勤懇喜氣傾溢老病餘生抵掌頓足覺生意頓回霜毛再玄也
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庸日竚光顯如范氏之先夫呂氏之晚叔
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使了矣短書以謝長牘之辱茲示靈
出云　某皇恐再拜啟聞恩閣玉婕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切切受祉山則
有妾不死蒙寄既紅素羅十有四匹七丈太平治通老先生制集下拜珍
感之至建本詩集一部本錦多端聊伴空函匪報也　又荅慶制機虞知
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中以長牘示以先
師相言行妾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
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
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青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
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
曾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
為準即再示及當為落筆蒙既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封來介坼封

照數休前職封貢來介交領回納宅屢伏幸察實　又荅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牘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妄推爲薦仰干中二千石
親民任使之京削挾令之請行於今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勢涼燠者今
俗其不然矣乎大凡長孺嘗得京丞相而作親札薦於胡鐫胡鐫不畀勢
之燠者冀相君若也而尚不功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
議而不能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悟也況某退休冰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
一也昔祁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私近世呂文靖公舉其借子文靖至
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爲欺至於壽曦則有司以其爲宰相昳之弟
而不敢取焉某何人篤其戚黨於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
也敢謂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追還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
沖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追之云
翁大人不疑人欺已俟高何足道哉欲執事執可以當退之之所云者乎
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於獨以居今之俗行古之道爲執事賀之　又
與衡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雨即辰恭惟判府太中填撫
大維藩若天柱氏攝豈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紡飾不腆之書
日微於消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理煎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九十九　四

名之場沂儒學之源登文章之籙世濟其美嬋媽相踵有陸氏若者乎無
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與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
人而今未有乎執事英妙之年拔奇收科玉映清臺德明之儒學機雲之
文章蓋魯國之寶玉大弓貴擾之夜半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
者也遜抗敬與之勳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真能封留
者一州之福將均布之於天下公卿闕而選所表寵遲徹黃扉眞業近其
不遐矣某也山林野人已袖手旅付丞相矣安得一親當世之源流以一
洗其胃中之情致乎敢賦單疏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皇恐再拜僭越致
問台閎玉婕即日恭惟尊尊切切受祉山則廬陵有可放老卿之從者唯
令是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至仕有微百事墻面今官衡之安仁監稅
正隸大府之下已遂得仰事高才大蘇之光塵先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涓
埃收之郵之豈無罪戾焉之見之不勝訟憤之情不敢自蔽而瀆聞于大
君子之聽不勝主臣　又與丘知府書　某輒不自揣量敢以父子之情
納諸乾坤之度惟檢詳試聽之家君須巳辰漢年齡雖邁精幹不衰一生
啟紙曉景沾恩翼鑠之熊蓋健飛來之興未銷往者雍公東閫一再爲家
君控遲稍稍滿意今魯公人有意延埴之惟是王官之期尚遠張大監君

王。張左司欽夫。共愈謀推轂。合夫既有緒矣。俄君王歸鈞城。欽夫上王樓。末如之何。塵沙不救以輕微。戴文姚丈二雄豪檢詳儀有意與之為春。伏顧與意運悲曲成之。若造化有涯。當裁笔牘授誠西使星也。不然。一力出自洪鈞。吏不用朱吁號。其徑尢徒矣。天下相看。其上如大空赤立。一物不倚。其餘道義。其次意氣。其沉下乃勢利。某上不能超出三界。下不至淪墮九幽。其所以感動英賢。將惟意氣耶。釋契萬鍾津集謝王宓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媿。伏惟知府宓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隱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推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貢其微善。勸余小學。忝此大賜。實為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遑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王貴州小畜集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宋

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圖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私。莫親乎書。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禁遏豪右。皆古今之通貴。仕宦之表塗。此外則河朔一方。封疆千里。倚作巨屏。時惟大名。也期門佽飛之暉。拜衽金浴鐵之冠。委諸儒士。出自聖謨。徧歷諸難。繞登強仕。考乎前代。未見其人。公天與才名。時推秀傑。累名委質。遇知己之帝王。言行計從。享遇身之富貴。心雖易退。望峻具瞻。委是藩宣。即歸廊廟。至如竭家財而饗士。行權道以救民。枉尺直尋。知幾識變。諒歸才 不假設間。行見刀斗不鳴。沙場戢柝。臥魏尚雲中之鼓。猛虜不侵。對謝安譙上之棊。捷書自至。王師載戢。儒將獨高。無功不酬。降爰立之命。當仁不讓。居代天之司。其空遇昌辰。坐成弃物。黃金臺上。此時莫酬於嘉賓。綠野堂中。他日或容於遁客。謹序。

文同丹淵集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為至重者。孰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頼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靜。得人而重。固異它所。頃哲容沉粹。威惠藹鈴。厭與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為其人矣。我有耆哲。究在東土。是嘗屢以仁覺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涖于彼。其謂往訓。無或倫褻。丞相奏被上言。乃回。望屬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吽以還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褲遍圖。詔趣見上。衆恙謂公輔臣。必以遠醒。既對便坐。

猶未天語。雍容咨問。移漏累刻。惟以顧待西眾。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先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賜使勞諭。春委之厚。無與為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婦於道。女謹於嶌。嘗曰我之已荊安於食。而枕草樂於寐者。不圖今日復見於我公矣。公既至。蘭滌月去苛奉。刷滌找垢。磨瑩昏翳。群疑革而冰消。大援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氓之下。晏然已為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民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博。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周於理也明而不聞。派諸安處。然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指詛諳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為身術。故入居嵩廟。出殿巨屏。曾不衡內外日輕重。而一以於其所無事者為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復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譽。會赴官興元。遂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為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九日謹序。趙孟頫松雪齋集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繇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冊。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于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為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從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為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羅瑞良鄂州集黔郡知府文　嗚呼。頎年三十二。弟未收。心非敢忘。眈眈是憂。龍飛之年。五十後遊。我獨逢公。乃決去留。侍示舍人。品題則優。遂聞帝聰。世科以酬。亦既見知。便得我州。遇我益親。曠絕輩儔。文筆我持。燕戲我詠。質狃我陪。樂而不流。我嘗作縣。言春松楸。欲脫不可。如鷹在韝。會公解綬。將入吉歐。言之諸公。祠職是偷。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遠遊。或傳公汲。涕泗沾裘。後審吉音。如痾得瘳。近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凡男

森然不暇為謀諸甥妻子娘送則周指掌之談是起懷偷一佩虎符民煙
以永蘭綠之春凋感凝旗虜平星休鷗閒雲浮生平不歷已為長休我閒
公長方徽緹油織書塞殯遠予長洲績其不時公母我鄉感令懷業事陽
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悲浩蕩失次以為公羨一腸千里能傾此不剛益
公大全集祭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知臨安軍府趙師睪文惟公學為
儒宗道覺民先天足經世德可格天重擢異科徑躋英躔聲華藉甚清脩
凜然親見光堯一道相傳於穆孝皇圖任惟賢迺立埔陛歷記動言迺司
鳳綍登重掖垣廾之從橐廷之細旃上心既沃帝膝屢前遠直玉堂內命
是專制誥溫淳德意具宣龍光夜歎姦分柜遮侵切星辰平持三銓嗜廣
碩輔遂陟邇聯台衡左轄樞極右旋夢卜已叶登槐賛元明良一堂運偶
千十萬萬以軍三光以全衡蔵擇遜畢變比肩功立身退鴻鵠孤騫森芳
綠野奇興清源暢發三湘出歷十連居無幾何歸思翩翩明哲在躬安車
竟懸浮雲富貴閒時燕遊樓峙華隱日涉平園賓友相從杖屨隨璨天賞
耆之壺中老仙仰高六一手訂鉅編主盟斯文肆筆如椽豈非前身相望
百年五福兼備好德弗攺四朝遺華書類拳拳生同洛國壽祈永延代謝
有時日月斯邁梁木其壞大厦忽顛嗚呼忠存社稷名塞天淵無著鼎彞
像揭炎煌始終全節進退同歸百世一人公何憾焉念昔先庚嘗辱知旗
五予不肖借重化鈞隨碑未立驟首告虔雄文大書蔚墨猶鮮恩深兩世
肺腑銘鐫驛訃遽聞有淚迸泉煌煌隕星悠悠逝川公今亡矣欲報無緣
千里奠祭神馳涕迸吕東萊集李知府翔祭文 惟公天質穎悟絕萬不
凡日誦千言在頃刻間歷載循長易卷胃嗜充珠汗牛塵所不觀咀華吐
英或筆或刪遂以文鳴擬取兩科如拾地芥自致青雲四方學者爭師其
文一經品題自號門人嘗稱公曰東萊先生至呂前哲嘆不及惟忠與
孝以銘環璧著庭迷作長編巨冊一夜裁覽寵以秘閣擢掖儒坟方擬手
筆胡為一疾天不慭遺後生焉依斯文誰繼公歸于天為星為辰眾之其
及注涕紵情儀真志要織西官祭錢政叔知府文 惟我叔父晉守是邦
政本利民厥聲洋洋哉在己未我未侍傍建政立堂得之頗詳江流際天
其險其當新河浩浩萬艘穩航時雖寇兵國威欲張營寨翼翼邊城以維
利所必興謀深計長害所必除既勇且剛一時顯設權燦烜煌中吏兵革
變遷靡常後二十年時方外擾我也無似嗣綰郡章訪公故迹雲空草荒
唯此殿宇歸如靈光公姓公名猶存屋梁義也竹林情也想像立祠像公
邦人不忘篤我感愴俏以立觴依親公春議春乞差官知興元府春議

臣竊見漢中控制巴蜀襟帶荊湖俯瞰三秦旁臨汧雍山川阻固實天下
形勢之地是須付帷幄親聞正音諸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採蒙知豢據
既自期將命入關庶幾有濟已留軍馬屯駐興元府固護四川儲積芻糧
餘旋財賦以足經費外但興元舊無城壁既作都會理須繕治子城埋地
州部治別無限隔以王者官司諸軍營棟皆合預行區處先仰可臣升度
官平體輕難以奇辦臣已具奏湯東野梁揚祖二人內乞出自聖意選差
一員前來知興元府仍乞將利州路帥司移隸興元府所貴事權增重帥
帥得人於歲月之間庶事畢集以俟車駕臨幸取進止三年十一月五日
上時已發興元出行閬陝錄頒濟集蔡卞知江寧府告詞 敕左右近臣
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偽之本此朕所以
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
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從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
脩廢官以答恩寵可章惇公集知平江府告詞 勑吳門自前代號名
藩主盛之繁賦入之廣風物之美甲於東南頃罹兵火厄歲稍就安輯驛
坪之地視為股肱郡選任二千石尤於子懷我得其人肆於歲命龍圖閣學
士左太中大夫知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丹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章謂才推濟劇仕歷要途頃辭八座之近班出守遠邦而均佚簾木期
月治聲達於予聽其撫永嘉之政來撫姑蘇之俗丕著厥能謂宜風駕庶
從民望毋憚著行尚深體於眷知竚觀報政可特授依前左太中大夫充
龍圖閣學士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填見閣封如故崔宮教集平
江府錢丘知府致語 分符出守眷惟行茂苑之春鈹榫言旋鴻珠沂澄
江之月屢蘭舟而少駐張綺席以傾歡恭惟知府威德照人英標絕俗風
清御道素挂旗五輅之輝日近帝城擁皐騎朱轓之貴生堂精狀森戟倰
閒雨千里之湖山萬家之風月鎖齋燕寢方收生哺之功珍館勝遊邊
勤歸來之興草壺遮路蕭鼓沸天行車喧卧轍之民華宴萃盍簪之旅折
平沙之煙柳畫棍留宜甬里之至觴何辭徑醉士女葉風捲拂趣歸程
十萬兒啼滿路聲別恨江楓煙雨暝愁心沙草晚波平緩鞍莫遂留行意
開宴聊伸戀德情從此要人須達父業陰千里日款崇唐白居易詩送陝
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回紉珮鐵牛城下擁旌旗也時萬一爲交代留取
甘棠三兩枝宋景文公集寄獻淮陽陳相公 魁材閣下舊曾遊偶得魚
符摊使轅本自鑑鏈依大咍敢言繪綳是隋州頻年發忘拋黃卷此地優
閒養白頭謾引雙旌非故政徐波須仰富民侯陳襄古靈集登雄州南門

偽書呈知府張呈城．城如銀甕萬兵環依望孤城野蔓閒池面綠陰道
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 雄州人謂塞北江南 使騶差馳
古北關雅愛六韜名將後塞垣無事虎貔閑 何六宅有東花亭在城西南
獻陽公集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 無擇諸本無二字 明日君當
千里行今朝始共一樽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常有京師九衢
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間誰得屢相過盞到莫辭頻舉手懽情寂寞
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羨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
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侍君歸日
我何為手把鋤犂汝陰叟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同年赴任陝府 勸
農使者嶺南回上佐難與陝道閑河水已隨浮世去條山應喜故人來雨
推苦筍催羹膳風飄櫻桃落酒杯我欲函關更西去不知令尹肯相陪 非
常復酒閒 梅聖俞宛陵集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
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
地長樽無空見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送王待制知
陝府 東周尊夾輔西漢重行春風化本從召河山來自秦選良存舊詔
出牧必名臣導從馳千騎朱丹照兩輪宴盃深畏飲湖水淨連中重見甘

棠詠爭傳樂府新 送李端明知河中府 才業人推服聰明帝所聞宋
帝陝千秋去職大為君金絡鳴津口朱旗颭雁群山河虞舊國簫鼓漢橫
汾古堞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叔子緩帶隔華氛 送周球議知襄
陽府 藹藹荊州俗萬家競持壺酒望高車里兒歌唱銅鞮曲耆舊爭隨
畫鹿車雉鳴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
賦可誇 劉攽彭城集答吳侍郎寄陝府 天王相有二分陝接殺函列國
依明德西人盛美談小棠元聽訟條服自謳歌餘力斯文貴珠詞萬象含
氣清融渤澥材記借杞梓請誦詩三百元知學召南 送直史館孫兵部
知陝府 侍臣歎厭承明廬太守何妨太史書十里九坂三教道駟馬高
蓋未輪來分陝已信召南貴備郡詎比平原珠陳迹風彩來觀筆不侍上
計看回輿 陳舜俞詩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緣新
陽造序地草木漸萌芽禽鳥知時節聲嘩日夕嘉人生獨何為不與物同
華盛髮任搖落唯有老大加紓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三年靜帝右士夫
嘆贄高道大蓋不容眇小圓何嗟閒有雖老巢流溢和丹砂任顧壽百歲
未能定龍地鄭獬鄖溪集周丞學洸知真定府 白髮漢中郎旌旗下建
章雪通沙路潤春入塞雲黃地勢井陘口天文大昴旁平時卷金甲壯基

寄壺觴清光三孔集送劉明復知鳳翔府二首 萬函安貴寶新邦識細
侯皇慈借御使輿誦欲公留曉雪驪駒冕春風畫鷁舟皇都朝謁罷天路
看鳴騶光帝開三省今皇重老成山林招隱逸閭巷起公卿自古時難遇
吾儕道正行岐山莫望鳳今闕遲飛鳴 送林子中知成都府 鞍馬覆
山黑旌旗垂野紅問誰當遠行太守鎮蜀中太守時之豪學將文章工人
事本耩遂崎嶇出巴東公年登六十皎皎顏如童不服何首烏自有夜氣
充丹田芙蕖開餘光發形容推此見治民亦與治身同以靜鎮浮躁以仁
蘇疲癃一夫無向隅四野常年豐閒出作遨頭伐鼓與鐘遠民生愛敬
有古循吏風豈止招學徒區區繼文翁蘇頌滄集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
逶迤况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梁湯北郭華嶽東來河虎虜昔未已驛
騎如飛梭開謀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拳木鋒燧方和
戎况寨正枝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使當卧齋閤次第除網羅時時
一觴詠未用勤催科諸孫寄吳越食口如雁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王安石臨川集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石庠字公序景文之兄謚元憲賢元
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徙鄆州為相復舟判鄆州此言諫

議判是作者政時公言伊缺我先憲初執政遂事撫分判是非可否用是
并進及舟登用遂浮沉倫亡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復雪
萼首離潛 仁宗初即位招種郡貢舉公序兄弟同試禮部郎初為第一章
獻太后曰可兄先弟乃以序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初除大理評事同判
襄州 韻校出尚書 易乾九二見龍在田王輔嗣注云出潛離隱故曰
見龍 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陛廉 揚子石渠觀司屬學者之望焉陛廉見積類
南郎張注 徐鳴蒼玉佩 蔡邕釋誨曰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
綽有餘裕 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玉有水蒼者時其文色所似
畫校碧牙籤 公序嘗為直史館修起居注唐六典四庫書共十二萬五千
九百六十卷其經庫書緣細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白細青牙軸緣
帶經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
別之 綸掖清光注 鑾坡茂渥霑 景祐元年公序同知制誥五年召入翰林
為學士綸掖謂西掖掖垣綸之地猶言綸閣綸閣之類唐制翰在大明宮則明
福門內置學士院寫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學士院德宗移院於金
鑾殿之旁上故世號鑾坡 大明誠得主政歷尚坰砥 右府參樞務 右府謂
樞府參樞密也 東塗猶景炎 宋景炎乃是公使郎也 公

自東除五日作塗塗陰也典引楊洪輝章景炎注四景月炎盛之廟謨貨
石畫兵略倚珠鈴首漢匈奴傳奇詭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珠鈴猶玉鈴謂
兵書也此駢言在中書及樞密府時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悟謳謠喧井
邑惠化洽一作稅蒿黔進律朝章舊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
注律法也寶元初文醇公與鄭戩等為朋黨遂罷政歸外蹴愚物議僉適
班三殿遂徙部十城兼本先作夷簡以本官知揚州徙知資政殿學士改
知鄆州兼京西安撫使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詹詩小雅崧高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注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地志云鄆地連鄆魯境分青齊寶
學延儒無絕古今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寰宇記兗鄆皆為貢兗州之
域星分胃屬奎婁汶河出於兗州乾封縣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
今凡五汶有北汶瀛汶牟汶柴汶浯汶源則而流同其流亦經鄆州首路
龍旗盛提封虎節嚴韓信北首燕路注首謂趣向也音式救切商頌玄鳥
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魯頌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云交龍為旗也十
乘者二王之後八州之大國晉書輿服志公侯八旗侯七旗卿五旗晉畫
降龍前漢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内也周禮地官掌
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注云山多虎以金為節鑄象焉漢銅虎符亦
其遺制也賜衣纏錦一作繁艾後漢張奐遺令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
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又獲嘉侯馮石安帝寵之賜紫艾
綬注云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衛甲綴朱綅魯頌閟宮貝胄朱綅注貝
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縫之說文云綫也息廉反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
添鄆本齊地實表東海故云海谷鄆州有溪堂迨之為帥作谿堂詩班
春圍紺幰問俗卷彤襜前漢宣帝五鳳中分遣使者巡問風俗紺幰彤襜
皆諸侯之制後漢輿服志注云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惟郭賀為冀州
勑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
裳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自掩塞乎後制令曰
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
青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通俗文曰張布曰幰升擷商嵒命熊羆
渭水占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渭水太公事治裝行入覲金鼎重
調鹽書參傳蕭何薨參從舍人治裝曰吾且入相矣待雖未以其介主入
覲于王書說命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元忠慶曆八年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三年御史論公在政府無

所建明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嘉祐三年復入
非樞密使封莒國公數求去位乃以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鄆州
又徙相州公先衣政後入柳集所謂重調鹽也送吳龍圖知江寧府　才
高明主睠方深蜀郡閒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
簷坐隔雲千里栢塾初抽翠一尋水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宣久分憂呂
南公灌園集吾頃於伏泉知府內翁以吾故詩見寄或似可施行推寓意
過形張借固雖有古細衰增崇大夫總所入豈非理耳之詭而無言不訓
之亦元之訓謹循嚴韻庶致史吟愷澹有為戲趣以俟采擇　山人
何事忽伸眉新得陳王七步詩題是船齋高詠後斷當寒谷帶經時仁風
坐使群心動健筆潛將暖律移硯席久荒青紫之報訓非稱史衡遊憂
來無處寄深思也擬春秋也作詩空徒肺腸添故紙有何勳烈補明時身
唯蓬累行將老志似嵩丘永不移誰使翰林來道主肯教餘論惻衰遲強
祠部集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奏使
使宜教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無充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
漸抗敞有未晚者時相攻難苦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
頗不慣州縣往往蔵群凶側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
蜀人喜慈愛舊熟民情通散心歡然耻犯法棣樂淳薄歸醇醲畫將約束
付僚吏興起學校選文翁二年美化被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
問誰代當使間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
有異績大旆再來遵於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賢舊德
固無應剖判自出其心胸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遂如空養禍活姦
作淵藪不免費珍頑與兇同之憤懣久填膺言職不得通九重顧公上殿
起居罷第一用此開宸聰　送知府余少卿　朝野清風五十年史留政
績與民傳全家只飲東陽水自古無如太守賢手把耕犁農業勸足拔庠
校士風遷布容息愛終三載借使罷藉戀二天來暮井閭存昔頌去思亭
觀有新篇跋墟幼艾方遮道晝日旌麾不得前壓土想趨層闕下夢魂猶
憶兩溪邊吾君正欲登耆哲未放收身作地仙　謝知府少卿來論巴歲
診林衙短疏知府少卿特形清製多出望外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章上
謝萬一　賤侯尸層已踰歲事雄藩自愧無尤異何階異萬論公為千騎
長官復九卿尊陛紅懸諸手榮枯繫片言纔收一介使俾出大賢門錢重
推士鼓剸章飛奇闊老客掄散木後澤決狐株立發蜂衣咲坐士部谷植
泥塗漸霄漢元礫更璵璠倍音非初望維新是厚恩敢忘知己賜况有寸

心存傳謝增渾阻。形留意欲奔。 上知府少卿 近代東南守。何人與古同。唯公臨婺女。變俗似文翁。流化陶編戶。延儒華泮宮。棲粮晨亦遙。糊草訟囹空。風月歌詩健。江山氣象雄。雙溪今改觀。八詠昔非工。文酒高懽外。園林勝賞中。妙年登白首。素節有清風。嘉會千齡合。皇天五福融。晚躋卿位棘。行覲帝宸楓。草馬趨嚴詔。元龜薦上聰。謀猷一朝啓。利澤萬區通。諸邑誰無狀。孫生性最蒙。薦書備史檢。牒訴盡悉衷。銳意鋤姦蠹。推心活困窮。不能防衆口。止解潔微躬。方託雲垂蔭。俄觀歲改蓂。氣寒期念泰。聲在或知桐。昔時民借寇。始聞書薦雄。生成單賤跡。今日顧因公。 獻知府少卿 當年直氣吐虹霓。因使平津位晚躋。大筆馳騁爭化匠。纖機擺落得天倪。名隨婺女雙溪遠。詩壓休文八詠低。官是諸鄉郡山水。志完寧獨在公圭。 上知府張少卿 邦君今刺史。尤祿古名卿。況是三台後。仍兼二事榮。才猷希世出。論議一時傾。文燄長千丈。詩鋒銳五兵。量形滄海狹。氣與素秋橫。宦路錙銖競。公心紱冕輕。金華推美郡。銅虎惟專城。半歲聞尋府。休風變細甿。棠陰空畫訟。桑野勸春耕。每布詔條暇。聞携賓從行。江山春勝地。笳鼓擁游旌。好景歸前把。新篇席次成。雙溪益壯觀。八詠昔虛聲。治狀稱尤異。宸衷眷直清。勢應非久次。代豈俟終更。車馬朝將近。元龜德

業明。豈功增閥閱。舊物取鈞衡。屬吏誰堪邸。孤蹤此最平。下科踰十稔。濤兒甚諸生。尚壯羞乾沒。雖驚顧使命。斯衆如貴飾。吾道定宗真。挽引望車塵。聊述伯鸞鳴。李蹊驚先生集送知府王大夫 一笑行抛漢水湄。野梅殘雪照旌旗。啼鶯未與春光去。歸騎猶呼雨自隨。壯歲久旱。公入境禱於雅翁神。約十日而雨。下車數日而雨。歲以有年。千樣且優垂老婷。宋度斉達為益州。携婦之鎮。西土稱爲。今公亦偕郡君遠來。窮經自有起家兒。後人覓得松巖石。先刻寒生送別詩。 平生和氣滿襟春。仕事飛鳧自在身。風伯已驅天上霧。鳳書仍起漢濱人。一鞭草色吟青嶂。幾刻花陰夢紫宸。從此唐衢衰世淚。爲公無復更霑巾。司馬溫公詩御筵送李宣徽以亮知真定府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鐵。錦衣照耀擁千兵。驍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醲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昔解陳倉印。於今二十秋。雙鳧久來上。五馬重西遊。晚騎行關外。壺漿擁道周。民心已化服。嫌款不更脩。 送王侍制知汝府 時昔誠相契。間闕不淪。先甫知鳳翔府侍制通判府事。八道談相知。垂五優友而已。絕絃悲宿草。撫音念諸孫。住墓尊當闕。年忘德齒殊。清陰客息足。重語辱嗟枯。侍制上清京西。先世載藏府仍切

哭引。鵷聞奏雲表。虹旌拂海隅。明光新出綍。陝陌重分符。豐潤還桑梓。謹詔從路衢。寧須更條教。耆舊已萊壺。侍制再為陝牧。光是陝人。 送光夫知河中府 耆老承風舊。絲綸錫命新。辰翁安屢黜。原憲樂常貧。執志窮通塞。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青澤望斯民。 河抱城根曲。山使地勢斜。周餘古樓觀。雜俗舊人家。回首遊從闊。裝懷牒訴譁。可時[illegible]載酒。同醉落楊花。 送蔡學士齊字公明。知荊南府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旗旆逶迤蟠夢澤。樓船顛顛壓江濤。雄名誰復知宣武。遺愛猶應祀叔敖。何必二年求奏計。詔書朝夕賜金袍。 和雜叔知鳳翔府見寄 岐陽府舍始相逢。四十餘春屈指中。昔日布衣今露冕。當時小吏亦衰翁。醉吟又作藏身計。條教應多及物功。惟是綵衣難再著。長林徑日起悲風。建康路志司馬溫公送吳仲庶知江寧府 江南佳麗地。人物自風流。青骨靈祠在。黃旗王氣收。衣冠餘舊俗。歌誦樂賢侯。正恐還朝速。江山未偏遊。李舍章詩出典宣城府 垂雲秋翼健摩天。九萬修程孰可肩。五馬幸歸鄉國路。百城初認釣魚舡。餘霞綺閒方池上。宿霧人家疊嶂前。多感望君無異寵。力思報効向衰年。 蘆花未白蓼初紅。綠水澄藍是處通。景色不須今日別。煙光仍與昔時同。馬嘶曉月思閒廄。帆掛秋光足便風。寄語路

人休借問。錦衣歸去一衰翁。 分符慙寡術。榮抃出京畿。況值新秋節。重經舊釣磯。江村初雨歇。水國淡煙微。一路風光好。還同衣錦歸。葉清臣詩得請宣城府 理劇慙心計。承顏念遠遊。時情自輕外。天幸復臨州。霜館殘梨曉。風淮水桂秋。宦勤詩意滅。光愧謝公樓。黃庭堅詩送舅氏李野夫知宣城府 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共理須良守。今年輟省曹。平生割雞手。聊試發硎刀。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曉樓明宛水。春騎簇昭亭。罷亞豐圩戶。桁楊卧訟庭。謝公歌舞處。時對換鵝經。 畢仲游詩離清中簡游景叔知府少卿 經歲思歸偶得歸。清歌未徹醉如泥。藍輿徑遂西城過。鸛鵲樓高不及題。 彭汝礪詩送劉器之侍制知真定府 時平謀帥重。侍從輟名卿。龍種三千騎。虬髯十萬兵。紅蓮王儉幕。細柳亞夫營。側道諸侯謁。還鄉故老迎。試詢三將宅。還過五朶城。莫戀潭園勝。難忘魏闕情。予林嗟我老。杖鉞壯公行。祇恐非朝夕。君王召賈生。相知。願。杖。三將皆家趙。累字記去。今宅皆在。 鄧道鄉詩聞朱世英再知江寧府 歸領真祠未幾時。千兵重展舊旌旗。向來孰不歌來暮。今去歡然釋去思。竹馬渡江騰驟足。甘棠拂戶動高枝。鍾山只恐違初興。徑入鵷行侍玉墀。 知府呂大卿餞別樓。年以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分韻賦詩得

雨苦　使君出吾鄉門墻掃塵穢諸生擁經來翁若影響赴維時夫子賢
獨入青眼顧河南拔貢士千載一高步爾來十五年終然阻鵷鷺如星不
麗天而乃西南雨晚逢使君車亦復此邪駐從容平生歡萬事散朝霧江
山飛雪霜冉冉歲云暮我來踵規模夫子故長路使君有高情爵以豆觴
寓賓像集清夜健筆落佳句行矣勿稽遲青雲各知遇　許景衡詩和唐知
府宗博（二首）學者當年慨佩紳誰知家世有功臣朝班長憶傾鵷鷺海角俱
欣識鳳麟坐撫斯民雖有道細看此境本無塵自憐老馬猶迷路邂逅何
妨一問津　了無聲價繼三豪敢嘆崎嶇世路勞綸閣文書漸潤色琳宮
香火想群蒿鵾鵬變化誰能料燕雀飛翻自不高松竹雖無三徑在長歌
歸去也如陶　再用前韻　得賢一語可書紳妙選由來屬世臣十里方
能辨驚驥四靈安可後龜麟共看再造妖王業肯使中原雜虜塵聞有皇
都近消息眉間喜氣已津津　異禮多應得萬豪病夫深愧館人勞初欣
秩秩陪賓席却憶呦呦賦野蒿春草池塘還得句霜天雕鶚定飛高也知
野客多閑散丹竈松風獨訪陶　王十朋詩聞胡邦衡改知泉州府　上念
溫陵為擇人知公名節世無鄰犯顏合在論思地起廢聊為岳牧臣終歎
居前誚積薪剛腸別久轉車輪天教我輩舊重盡只恐留中扶帝宸　送

傳興化府（自侍御史遷）　五馬新迎八十親甘棠如舊治惟新歡傳此日
朱康范記得當時借寇恂江海聊淹把麾手廟堂元是薦賢人　送君為守
泉南守政拙才疏籍寶鄰　張嵲詩送喻迪孺郎中知遂寧府　卜年時場屋
漫聲名晚下瞿唐信此生萬里不應頻去國一麾聊復為寺城送春杯酒
促行色上峽家山慰客情坐遣官曹頻牢落詭詩誰復似康衛　吳明可詩
酬楊直閣知府　識破人間偽與真自憐擾擾百年身誰歡來作剖符客
仍更去為分閫人故里溪山空入夢高家亭館想生塵顧言天意終從欲
歸去林間度幾春　曹勛詩和蔡瞻明知府　公才秖合在瀛洲一笑何能
欲枕流日者簡書成六鑿天其盤錯到三休欄干靜倚江濤闊舟楫冷搖
煙雨秋大手家風傳相業高情莫易攬清愁　李壁詩知府文袖賜新篇愈
歎精奇愧綴俚辭干覓采　書遣慣度短檠宵心和南山扣角謳霰霖紛
隨風入夜熒煌行見日升朝自憐鏡裏吳霜滿難敵春端海蜃搖好是灘
陽桃李樹春風新照玉麟腰　知府李大諫（大異）持枉新詩存問甚厚以
謝　蓋代令推晉鈇至朝來有使到漳濱稍諳逆境寧非夢不隔寒炎始
是春萊甲旋挑聊誑口茅堂新葺且怡神故應猶喜斯文在風雨鳴雞夜
向晨（上二獻一作當日挑竹稍改之也隨逐客到江濱明名多誤今猶昔）

（參拜龍見杖定春。人淚聯一作兆凍難與時人道展轉思公夜向晨）袁
起岩詩李提刑自夔憲知常德府　十年蹤跡兩參商解后天涯一詠觴
老景不堪朋舊別客懷惟覺歲時長猛辭蜀道浮江白穩上吳船逆詔黃
我欲着鞭歸路日更期相過水雲鄉　送資深知潼川府　昔日班行憶
舊游天涯今已說離愁珠璣咳唾頻傾倒風月江山幾倡酬三接自應還
北闕一麾猶欲惠東州與君又賦尊罍約更約同登竹箭舟　史浩詩次仕
祕監龍圖知洪府（古詩）　夫子胸中萬頃寬照人英采玉峯寒雖嬉凜
凜虹蜺氣易拾峩峩獬豸冠秋在石渠同過雁春回江渚卻鳴鸞由來內
外俱行道達者何曾異軼齋　沈繼祖詩送直閣劉郎中知平江府　星郎
星使兩俱優三輔黃圖帝選侯萬里登瀛超弱水一輪有月照蘇州刀飛
雪縷誇鱸鱠雲作奇峯簇虎丘太守能書傳實帖洞庭應寄橘千頭　送
洪內翰知太平府　文章有正派此派公獨傳中絕僅如綫騖將真續技
自有科舉累吾道幾棄捐相挻入茫昧一律爭談玄誰洗新學腸少愈自
聖顏斯文日琢喪未喪閑諸天上命實惠顧為時生此賢高文欲崖岸天
地發大全論事似陸贄實錄如史遷緒餘寄吟詠直追風雅篇根本於丘
軻道德其淵源如奏清廟瑟三歎遺音存如聞陽春曲和者異寡焉公昔

在西掖絲綸代王言晉史俱脫脫思湧如飛泉玉堂文揮翰夜席屢爲前
菜中得頗牧可但詞采專草書招贊普傳檄定幽燕欲清塞北塵自許素
志堅經綸天下手繪像期凌煙異論忽矛盾去國何翩然中伯宣輔相有
時于蕃宣帆錦落天東寒色與江連雪意聚忽散廣字整復偏行行米石
江斗酒酹謫僊古來文士貴寵數極異恩全幷沃醉而落筆動至尊顧言
扶譜者以雪千載冤偉哉抹靴氣寧復事拘攣異世儻同調一繫五湖船
馮山詩和新成都知府鄧潤甫溫伯內翰道中見寄（與鄧本即交游）　畫
舸秋離峽長江水齧堤郡樓高送別客枕夢分睽前後聲難繼升沉分不
齊私心嘗有待得意幸相携千里聞鳴鳳三年倦割雞一衣纏性命萬事
錯端倪英俊聯翩起清華直上躋平生休筆硯俛首失鋤犁同嗜飧秋菊
忘言病夏畦精簽分玉石去住即雲泥近列多鴛鷺誰人享駃騠迴翔趣
鳳閣隱約駕鷄栖訓誥資溫潤衣冠出品題風流清憲府威望肅朝閨戢
彩江湖樂觀濤歲月稽還朝垂拱北易帥華陽西舊德傾中外歡謠浹庶
黎忽聞註荼近頻辭薄書迷一笑何勝喜高談為少低長篇追杜老餘論
及曹谿把酒聽新閣尋山傍小蹊歌斜行疊嶂空曠上危梯拾掇留璞祖
蕭珠愧襆梨坎人難會遇壯士合悲啼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淒王師行

解甲盟府佇璽書。紉外誇文鏁關中。息戰鼙。時清數相見。寧望將金屏。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府　公家濟水源。吏蜀如蜀人。公凡五入蜀。東峽
西峨嵋。門生變交遊。故舊成姻親。蜀味甘吾飡。蜀音即吾氏。潼川最後至。
既至情爾均。惡不待公刑。善不須公仁。雍容如一家。笑語聞四隣。山時參
公府。垂鼻看斧斤。舉動出至誠。悠久疑爲神。詔書西出關。馬首北向秦。邊
行客辭家。擁別兄戀親。公歸且大用。顧蜀還無因。風收猶勒花。雨壓長平
壓。清量爲公壽。公飲不過昏。紫我奉公歡。榮慶適盛辰。物色蒂牢落。人情
浩酸辛。已辭尚可聽。少駐雙車輪。魏了翁詩送杜矣侍本嚴以華文待制
知遂寧府　敵貂衛寒馬聲派。餘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送六木帷。楊潼
州任漢州張眉州令年又送四千石。成水康及杜史有三令相後先。是時
有同時得郡者楊伯洪楊仲侍杜陽安采茱盈筐去如織。濛濛風雪人氣
隱。漢漢烟塵翻花蝕。獨立長空倚天壁。幾度乞歸歸未得。貳卿聲聲天與
姿。不肯隨俗相脂韋。聲名早落虞舜聰。霞裾雲佩明春暉。虞舜已死不復
返。雲埋蒼梧天地悲。萬物興歇各有期。人生出處寧無時。攬裾結佩下霄
漢。前得吾志寧無畢。史臣昨侍玉皇案。愛民一語何孜孜。公陛辭日。上云
卿到蜀中。切宜愛民。顧公領此深長思。民力竭矣誰其知。更須同志

共此事。剝公且去吾亦歸。張嵲詩奉送知府郎中　文章足並漢西都。老
大時時有著書。共歎微言追正始。不徒能賦似相如。代言方佇如綸語。攬轡
今乘判史車。他日來歸司帝制。未應編隱効王舒。何澹詩和趙知府延
緣韻　朱門三月麥秋寒。日與吾想自往還。千騎肯來延緣閣。一杯相屬
對青山。句工烟雨空濛際。筆妙龍蛇夭矯間。從此小園增倍價。不妨長作
老農閑。慕容彥逢詩上知府張朝請　我公政事誰與儔。宛似當年陳太
丘。德星光芒臨寶婺。和氣藹藹凌素秋。天理人爲然相應。果見豐盈入謳
詠。浙濱諸郡正炎旁。穀上三農獨欽慶。戒識威若無乖歷六鉞三禾大有
年。不須更看斗魁霞。賜自我公休論天朝廷勤勤念方面。天以公從人主
願。近大選炑昔護閒。多徐還秉令絕見。懲虔氏怋真絕倫。北斗以南能幾
人。綸衣風憲榮光近。熊軾威儀恩命新。荆溪之子少也賤。爲米折腰來佐
縣。五稜于今預蜀歌。三語何時聞晉掾。公不見黃金百鎰未爲優。李布一
諾百不愁。又不見李白不顧萬戶侯。惟願一識韓荆州。賤子聞公名已久。
今幸將身托趨走。短歌不惜賦漁陽。此聲未使羞雖口。周行己詩次郡元
輔知府韻　飄零西北道。秖爲草堂留。佳句堪誅羯。端居正徑愁。何年尋
舊塋。無路借前籌。擬訪乘槎客。眞仙不可求。高斎遠大厦。安隱客心舒。

每發難違笑。時聽未見書。雖難愚意重。不落舊遊跡。欲買西河地。終焉此
荷鋤。陳瓘詩呈知府司封二十韻　錦帳含香士。高名壓搢紳。南昌移忠
孝。東潁慰朱輪。孝悌賢延壽。耕桑類信臣。優游千里治。談笑六朝均。竟日
庭無訟。舂年俗已淳。休誇兩岐秀。未若四時春。近遠皆霑澤。拖爲國有神。
歡謳連別壤。美績播嚴宸。風慕冰壺潔。終期驥足伸。燕閒成吏隱。蕭灑得
湖濱。煙柳龍亭檻。雲波盪釣綸。微風牽藻荇。小棹送鱸蓴。修作堂中客。慙
陪席上珍。閑時寧草草。延語每諄諄。難覬才非異。吹噓意獨親。摛毫方避
遁。攬轡又逡巡。巖巧裁新詠。緘題及鄙人。曹劉風自古。李杜格殊倫。拜賜
欣愉甚。臨分感歎頻。悠悠京國路。重染滿衣塵。韓元吉詩送杜少卿起莘
知遂寧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爲韻七首　男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
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忠嘉極愛君。尚友千載餘。斯心豈徒
勞。十年天壤間。久矣聞公名。詞華少陵傑。奥味脩水甥。一着獬廌冠。謀
論驚縱橫。允卿固美秩。不如僃專城。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
久膺。始愚亦終賢。得失要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存愛君心。豈憂時命遷。
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患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光舜實。事業方
復古。公行幸遠遠。去國猶去魯。靈旗出江淮。犀甲不秦隴。天聲警狂酋。

百戰有餘勇。手斂權貴避。膽落將士仗。誰歎任司直。用捨繫輕重。西京
蜀都望。淵雲暨相如。鄧誼知不足。文章爲取餘。渠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
峨峨眉山陽。不但聞三蘇。征帆轉吳楚。沙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
以爲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郭功父詩將
至壽州先寄知府龍圖三首　感君招我欲論詩。故歲新年願後期。水墨
大江舟渡晚。雪迷官道馬行遲。深深畫戟雙開處。淺淺梅花半綻時。北闕
除書應已到。顧陪祖帳揀壇危。短帽輕衫信馬啼。只愁吟杜負襟期。曉
回谷口禽聲軟。寒𣎴梅梢春思遲。幸把清樽憐野逸。肯將孤憤累明時。聽
公高論何時盡。應此醍醐灌漏卮。米石江邊寂寞歸。壽陽重到信前期。
閒韶忘味寧非美。傾蓋論交已恨遲。白鳳文章元出衆。青雲岐路合逢時。
杏花正怯清明雨。強欲留連更一卮。吳栻詩寄智翁宣州知府鄉兄何
大夫　伏君眞是十年兄。投老相看眼更明。入省早推何水部。作州今見
謝宣城。應憐遠岫雲俱晚。定夢澄江月共晴。安得陪公觴詠後。春風桃李
滿交情。梅堯臣詩送王少卿知宣州府　宣本無王字今疑沿之　汴水清
明下宣州大守行。鴨頭吳湯綠。燕尾楚船輕。祓本三楊重詩從小謝清。州
民迎寂寞。門下舊通名。晁冲之詩次韻吾答少蘊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長

句并見寄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蔚藍光交抱舍，水拖
花色合圍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
唯欠使君杯。　塵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關外客，一
春力盡望鄉臺。常閑水上鷗從遠，只老籠中鶴任閒。日日避愁無處脫，直
須到手不停杯。胡宿詩寄蘇臺知府蔣密學　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
望滯鹽梅。武林聞歲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遠思，吳王風
月屬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公吳中有後題詠，好事者多摘出句傳誦郡
下。文酒無因得仰陪。　酬杭州知府蔣密學以移治見贈之什　雕章傳
贈至蘇臺，盥手焚香日幾回。玉札已叨三錫命，瑤華兼枉二南才。清明花
奔迎前發，紫翠湖山滿望來。曾是絳紗為弟子，故時經帙許重陪。向歎詩
秋日長安上河中知府　葉葉紅珠落漸殘，一川秋色望長安。山河百二
依然在，宮闕三千恐更觀。花萼草荒遺堵壞，蓬萊雲斂暮陰寒。送君此地
斜陽裏，執手臨風欲別難。廣西蒼梧志藁夾中來贈德新知府并呈明德
通守，時中判府，良心長司，善卿知事。藁見本字夾中。　朝發端溪暮夕憩
蒼梧城，蒼梧有賢牧，黎采悲時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殆有既重列
美醞仍細傾，莫夜繼秉燭，優至陳楚聲，酒闌吐肝膽，雖為若平生。亟勉服

王事，行邁有期程，贈言無誇辭，因之寄深情。周端臣詩上知府冠相公
文武眾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
始廻，鎮臨承二陝，調燮報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
事數聲雷。未暇聽笙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陳子尚詩
送高斉平之高郵府　高侯去守高郵府，江上秋清正趣裝。五馬風流何
俊偉，群公飲餞極輝光。扁舟漸覺吳雲遠，到任先看野菊黃。盛世人民須
教化，近淮風俗易剛強。文翁舊著興儒績，黃霸從來治郡長。留取姓名循
吏傳，史將清白遺諸郎。劉龍洲詩慶周益公新府　潭潭新府列名卿，玉
帶金魚喜氣橫。能廣萬間庇寒士，定容駟馬向高閎。午橋莊上江山秀，獨
樂園中花草榮。才作美哉輪奐頌，清臺又奏相星明。元王惲詩潛齋歌贈中
山知府史子華　潛齋有志操，不為浮榮污。爽衷劇豪習，執之詩與書。吳
鉤佩錦帶，寶校千金駒。溢目不回顧，棄如屣中苴。嘗出試所學，三年事微
輸。衛人樂安便，歲計公有餘。淵潛不自衒，脂然騖芳譽。不覩五載強，去冬
會燕都，與語覺道勝，行身老諸儒。神王氣骨清，兩目秋鷹矍。扣門來別我
未踏擁高車，去作定州尹。志意何安舒，余思潛之功，於焉見容與。中山物
繁稱奧區，燕南劇郡此要途。大元持節百衛湖，四郎按部參旗墟。一門擁

足列清要，正有報國忠而劬。凝香燕寢供主嘯，紅旗鐵馬無違虞。心清事
簡自多暇，輕裘錦襴光鄉閭。況君才高足為治，聲聞日向天朝趨。書來不
必諸兄議，丈八盆邊有二蘇。蕭𣂏詩送趙仁卿知歸德府　摳庭趨光烈
之子振家聲，方拜睢陽命，遙傳河決驚，寧當師大禹，不爾法盤庚，赤子元
無罪，行推父子情。趙子昂詩送吳汀洲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
帝都。地氣喧閑今有雪，民生寧侶昔無儒。山城美酒傾鸚鵡，旅館春深聽
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悵，離筵不忍賦驪駒。傅與礪詩送安伯寧知沔陽府
久說二車賢，新聞領郡專。披書辭北極，建節指南天。水國春為市，沙村
夜種田。雞棲桑雨外，魚網荻風前。山獻荊人璞，江通郢客船。使輶當竹遇
賓榮隔花傳。訟獄平如水，閭閻望若仙。政成聽舉最，勳業繼貂蟬。滕仲禮
詩留別揚知府　江洋碧海不生瀾，磊落長松奈歲寒。五百里分唐句服
二千石重漢衣冠。素分玉粒情親厚，花簇金鞍禮數寬。臨別殷勤傳相贐
欲酬知己道應難。監靜之詩擬河泊贊知府　朝回領首權魚油，白髮敝
宦日夜憂。自顧澗漢惟數吾。非如江海有吞舟，遂城兮天真長訖，黎庶鞭
苔不可求，誠欲事君宜委充，教陳氏隱在邪，使楊仲弘詩寄松江知府
君為郡守屢豐年，能使歡聲盈市廛。泮水薦游聲甚美，鈞金並入臨無

偏。漁河夜集千家網，笑海朝凝萬竈烟。有客況聞才子盛，詠歌宜屬後人
傳。馬需慶詩贈貢祐之知府　曾指長安是日邊，將軍今入玉門關。豈知
介子十年別，只恐終軍兩鬢斑。好景盡歸詩句裏，封侯都在笑談間。洞庭
莫道歸來晚，不斬樓蘭未肯還。國朝謝肅詩送朱止善知福州府
聖主御天圖盛治，侍臣薦剡及遺材。闕庭曉奉丹符出，閩海春迎五馬來。到郡
應修使君閣，通家還上越王臺。共傳富貴如翁子，半百聲名動上台。送
唐知府還朝　淮甸古來多俊傑，府公今代更賢能。三年作郡民父母，一
日還朝帝眷勝。天近儲宮霄海闊，風隨官舸長雲鷹。錢清光上共相送，光
賁劉公百倍增。　龍興探花上知府　實界仙葩較兩儺，輕塵拂面探車
四。春衣香重飄金谷，曉檻粧寒傍玉臺。齋閣獨存徐孺榻，賓筵今盛孔融
杯。韶華貫徧芳遊在，綠水紅蓮次第開。谷祿與權詩送徐知府赴京洛陽
漢祖昔龍躍，豐沛多股肱。唐宗起晉陽，河汾盛豪雄。赫赫
大明朝，創業濠泗中。乘時淮楚士，奮若雲從龍。使君靳黃秀，擇事知所從。一
麾守東洛，靡然皆向風。下車予黎庶，豺狼感絕蹤。至今洛下誦，頌聲歸茂
功。側聞赴京
闕，貴車遲水東。

聖心眷人牧煌煌達四聰顧言求民瘼一一報
宸衷坐令先舜澤熙熙四海同垂拱 建
皇極鴻烈傳無窮顧祿詩留别開封知府唐公希孟十六韻 山水鍾靈出英
人昂然玉立一長身方聞領薦登華省即見承
恩拜紫宸自昔明良興盛治當今際遇盡名臣引班每候金門曉典禮常依
玉殿春詩思新奇
明主愛名高清白古人隣曾因拜詔經三楚亦為觀風到七閩隨處江山供眺
覽殊方民俗頼咨詢十年侍從恩榮異一旦超遷寵數頻豸角從冠方執
法麟符剖玉又臨民親與遠奉昆岡地官舫俄來汴水津白叟黄童歌五
袴朱轓皂蓋擁雙輪才如賈董應無忝政與龔黄可比倫叟喜無恭能下
士每蒙推獎過高賓春風行郡聮華騎雪夜侍丞斷錦辭我愧形骸多放
曠公於交義寂殷勤他年相憶都門道應對梅花一損神余闕詩送觀至
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辟尋烹鮮況茲久凋瘵望治切宸淵綏
組承明裏結駟雙闕前燕郊芳草歇商墟大火懸高懷渟霄漢攬轡殊慨
然撰予昧時用載棗從甘泉廉闕兩歧詠為予書汗篇張孟僑詩寄宣城
楊思賓知府 使君曾隱柘亭山山下扁舟屢遠還半壁倚空繁戴石一
夫來除虎當關舉書避世星辰表玉帛搜賢霧霧開竹滿維稍信惆悵漁
樵放曠幾人間劉景大詩送江寧知府林公脩撰十韻律 昭代尊儒業
惟公簡拔頻文章分造化事業在經綸天馬來克路人龍操要津幾年刊
大典四海屬名臣汲引親球共光華出入均玄輝賦江練文暢詠汀蘋公
造守宣城安興二郡道契嚴廊久恩隆建鄴新七朝皆故事十郡得仁人
直曉還西掖終朝對北辰一言調鼎味膏澤被斯民閩僩詩送右史知武
昌府 寵持長節擁雙旌漢水荊山俯郡廳闕史已先知紫氣蜀人依舊
望流星百壺新酒辭臨桂一筋寒魚宿洞庭此别又為猿鶴笑十年衣袖
尚青青僧無詰蘭雪軒詩送徐知府歸紹興 休官便擬濯滄浪富貴何如
歸故鄉尚冗舊藏書籍古越江新夢釣絲長醉時歌罵溪藤白去後人思
崖石蒼我亦明年登玉几期君九里萬松行釋非空上人詩贈徐知府歸
紹興 五馬承
恩出
帝鄉南來紫綬綰金章草深白鷺迷沙渚樹擁青螺起石崗
聖主求賢須賈董使君為政擬龔黄隴頭麥秀春多穗浦口珠還夜有光楊柳
秋清還帶雨蒹葭露白不勝霜挂冠便擬歸南畝戲綵光應上北堂潮入

斗門知月落山連台嶽帶雲長巾車時訪雲門寺吟入蘭亭幾夕陽御
建送李宣徽 紹興知具定府口號 匈奴萬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幾代孫
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騰踏塞塵昏胡兒梧頼朝南
闕
天子垂衣向北門幕府事閑刁斗靜宮泮佳景日開樽李壁詞 小重山
數椽甫葺如府載酒寵臨縣次日近環湖所賦韻為一杯壽 燕雀風輕
二月天一枝何處是家園有花不惜是誰憐主嫌怕不為老人妍眉黛擁
連娟高情時載酒鴈湖邊吟無雕飾自天然新詩好品第入來牋 滿江
紅知府丈寵教和蔣洋州樂府蔣亦有書遺具聞所贈石君無忌縣次韻
上呈并以寄洋州也 簾捲東風林外鳥啼姑惡政遣遷花梢紅綻柳梢
青着散策丘園容嬾折衝樽俎須雄略但有書盈屋酒盈缸還堪樂 羞
每被浮雲縛黄粱夢新來覺悄秋愁湖海故交遼邈一紙素書來問我數
本蒼玉何如非史幾時夜語落簷花同春酌 向秋十偶與予建小酌知
府秘書悲然賦領此一段奇也縣成小闋呈二使君 紫綬新符竹葉頼
老弟兄西風吹棹過湖亭楊柳夫渠相伴也多情 况是瀛洲侶來同酒
盞傾白浪渾不進雙旌一種風流人似玉壺清丘宗卿典雅詞 浪淘沙 來
部大如荊州作次韻謝之 瀟灑五湖僊路徧壓宴嘯歌長憶兩松間避
逅相逢還一笑璧合珠連 風采照衰殘妙語冷然鼓圖香徹蘇金蟬瑞
為故人情未減醉玉頽山耿元鼎詞古速鸎送阜卿顧謨知建康府 暮
春清晝政罷將夏林叢陰初秀鼓角雄旗明纖寶馬又還西騁山水
六朝堪畫宮闕千門如綉印懸斗武元戎小隊花間迎候 芳時為公壽
帶雨梨花米用啼紅袖玉帳風前胡床月下談笑要清群醜枇葉渡船應
在太白酒樓依舊暫回首
看桃班爰立沙堤成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六姥

府

明府

容退錄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西漢傳閻張湛為左馮翊嘗歸平陵望寺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注云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雲麓漫抄韓延壽傳明府注郡騎吏稱太守為明府齊梁人亦如之唐人則以明府稱縣令杜子美詩從二明府續處覓綿竹詩云華軒藹藹它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題終明府水樓云看君宜著王喬履是也既稱令為明府尉遂曰少府曾慥類說凡飲以一人為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為瘕官謂冷也酒猛為苛政謂熱也 宋末起巖集林晞仲墓誌 知公者爭招致幕府而郡先度以曾掾按牘書委公從容涉筆具得領要而邑人肰望曰何為奪我明府文苑英華駱賓王上瑕丘韋明府啓 側聞鸝籠戢翮負蒼天而蹋形伏壢萬騁望絕塵而駛足故以遊蓬峨嵋(集作遐蹤)惜宋玉既於晏罷在集逮波傾紫莖於燕微是以臨淄建婚聲未綴於齊隣邦罷下客鼓慶囊於趙稍伏惟明府公緯跡(集作比)瓊峯靈丘(集作丹)蔽丹霄之景圖基珠浦(集作溜)神派(集作涵)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弘詞於楚傳(集作傳)金贏繹藝味玄(集作非)道於扶陽孚蘭晚而土茂潼潮理高門之慶崖鋼獸而寫野荊藍資象緯(集作緒)之禎畢(集作切)辯獄羊潢飛龍之祕策威談孔雀對家禽之辯詞赤野浮炫價之光珠胎瑩色丹穴隋未儀之迥鳳姿含彩靈椽轉壁綺遺照於蘭池神府驚癱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散韻貽餘芳(集作扭)餘氣於九龍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於是綰銅麟句製錦見郛化決下車恩孚攬轡德聲洽詠任風飆十地之雄道化弥謠恩靈澈三天之渥仰中牟之馴雉豈慚馳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歷飛范斅岳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密絃未雖屈函牛之量加以招携白屋勸誘青衿延張必於驚輪引王終於倒屣遂使激流逸客望蠙足以雲蒸栖泌遺材(集作才)款龍門而霧會賓王緯蕭末品拾艾幽人寓跡雩壇挹危直之祕跡托根磐諸戢戰勝之良談(集作圖)幸以奉訓趨庭求(集作來)情回於理窟從師負笈甚性識於書圃(集作林)至於九流百氏頗綜緝於三子

(集作)見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精(集無精字)其具青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以蝶蔬(集作稽諫)不驕甘言之養屢空簞笥無餘(集作資)朝夕之歡寧展足以祈南陽之捧檄毛義之清塵思棗園之執鞭踏孔丘之餘志屬以商(集作霜)秋應節素(集作高)序戒時飈金將露玉俱清柳紫與荷網漸欵寒合毫振藻之日(集作際)攜(集作部)經析理之期不揆凋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斯祈泛愛輕用自媒傑荊璞無砍於見燬(集作無見故)此夜光不遂於(集無於字)按劍則沉骸九死終望銜珠殞首三泉猶希結草載塵清覽一(集作參)矚影外驚(集作黷歷青編蛹)彩外怨冒黷威嚴循心內缺謹啓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開琴擇鴻說於彈鋏夫門佇駕顧侯瘋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戴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意蒸貴乎傳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效蓮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賞流水於芳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以上與上張司馬啓同)伏惟某公俶天峙構層基梓射斗之峯浚地開源驚濤蹶釣龍之浦王吏封侯廟食稱金張以為肅三主七公華袞揚而岳立故使重巖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趾霞鋪鶩雲門而擢秀若乃傳聞強記辯晉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激瀑驚漆布以飛瀾文江濬壑涵濯錦而翻浪(自單字至翻浪七十字與上張司馬啓同)於是功超食駟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狄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翬之雅奏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省俗居摩不羈危輜軒而觀風(集疾)抱支離材均擁腫自豫齡植操本謝琴名中年竫心不祈聞達始則執擬為仕常里希干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庶代耕之樂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善交遂昧巧宦將尋角而進者浩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遊鴻難託實欲無竿枝餌隱名迹於渭濱挹霓濯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鳥兔光華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為光宅祈頂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之賦(自豫齡至之賦一百五十五字與前卷上太常伯啓同)明公顧盼成飾咳唾為恩滿微渊於江波流末光於降燭幽禽遷巷借丹山於帝梧鳴石浮川應黃鐘於偃管取亦心也誰能望焉謹啓 唐柳宗元集送寧國范明府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命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請之甲名書為三其一歲之有司其二歲之中書泊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上關於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而弄權誰竊衆多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愨而習於事辨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孝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彼

去其職有范氏侍其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掌相聞之用以爲是職
在門下甚獲休問拊今京兆武功尉既其戍績役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
人成日由邪獄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日不然夫仕之爲美
判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執者安於化導故求於吾所學者施於物
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
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乎吾心而不愧於己
苟獲是焉足矣李翱爲啟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悅而尚之故
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梁何遜詩狄酬王明府 星緯初可見月出
未成光澄江照遠火夕霞隱連檣賤軀臨不測玉體畏垂堂念別已寒溪
況乃思故鄉 唐駱賓王集 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履飛向洛陽城駐道臨
層掖津門對小平霞殘妖製錦雲度似飄纓落恢滴江激塵座范甑清誰
怜衝斗氣猶向匣中鳴 陳子昂詩送梁李二明府 負書猶在漢懷策未
聞秦復此窮秋日芳罇別故人黃金裝屢盡白首契逾新空美鳧爲俱
飛向玉輪 李太白詩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鶯多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
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
對芳菲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 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

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湍鳴迴溪綠水繞飛閣涼風日瀟洒幽客時憩泊五
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筍開新籜吟玩空復情相思爾佳
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寡邪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 魏郡別蘇明府因
北遊 魏郡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
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劍戟森詞鋒六印雖
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邛蒼
槐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
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
勅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卻與論文章願掃
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 張九齡曲江集贈澧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剛堪斷
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宰
當使玉如泥 李嘉祐詩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
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
爾欲辭官 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 君爲萬里宰恩及五湖人未
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峰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趨丹陛明年耶樹

親劉丈房詩出豐縣界寄韓明府 廻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
雨隱隱分芒碭賢友此爲邑令名滿徐方音容想在眼暫若升琴堂疲馬
傾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傳尺素誰爲論中腸 送袁明府之任 既有親
人術還逢試吏年遠萬千里開村樹幾家全雪覆淮南道春生潁谷煙何
時當報政相府待聞天 錢起詩和蜀縣段明府秋城望歸期 製錦蜀江
靜飛鳧漢闕遙一弦風靡草百里露盈條悵望多愁思秋天更泬寥河陽
傳麗藻清韻入歌謠 長安客舍贈李行父明府 藏器偶時少知人自古
難遂令丹穴鳳晚食金琅玕誰謂兵戈際鳴琴方一彈理煩善用簡濟猛
能兼寬風夜念黎庶稼穡非宴安洪波未靜塹何樹不驚鸞鳧鳥傳京華
叱心縣灌壇高枕暗兩長勍土秋寒旅食還時客飢年未盡歡親芳攜
斗水往往救泥蟠但恐酬明義蹉跎芳歲闌 送馬明府赴江陵 陶令南
行心自永江天極目澄秋景萬室遥方犬不鳴鳧下處人皆靜清風高
興倚湖山門柳蕭條變程開黃花滿把應相憶落日登樓北望還 送武進
韋明府 理邑想無事鳴琴不下堂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漁商廬橘垂殘
雨紅蓮折早霜送君偉白首臨水獨思鄉 獨孤及毗陵集送義烏韋明府
妙年能致身陳力復安親不畏關山遠寧辭簿領勤過江雲滿路到縣

滄爲牌安嘆遠心實吳門正早春 杜子美詩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
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看君用
高義恥與萬人同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盡
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 寄狄明
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
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
十叔我人車馳東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屑復天啟汝門請從曾
公說曾公即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詐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
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
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
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明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
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岩蛟之橫出清泚早歸
來黃汙人衣眼易眯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
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鳥秋來把
雁書荊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
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

圻宮纂翡翠盧錫陳排徹道。勝乘夫儲胥。文物偕延衎。親覧病措拯。公時阿闕翰首唱却斂魚箋懼宗蕭擒材非一范雖尾填長行道。血走沒伏蓐溢口師仍會。盃闕情已讖。紫微照大角。皇猷正來與貫從頻戚見珠私哥直廬。豈惟高衙寘。曾是扶顛倫。降集翻翔鳳。追攀起界征。侍臣發宋玉。戰策兩探。萁鑒撤。勞懸鏡。荒蕪已荷鋤。稍來狄迷作。豈此慌吹簾。白髮甘淵喪。青雲亦卷舒。鯉輪功不朽。跋涉雅何如。應許航湖橋。常參占野蔬。千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海投閣。郭主情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最盂諸。湯池雖險固。遠海尚琪於。勞力輸肝膽。保須獨起予。 九日揚來九會白水莊明府 今日湍懷縣。閒時陸沒儀。坐聞桑落酒。未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花馬共盂澄。 王維詩送方城韋明府 遙思葭葵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權德輿詩甲子歲九日王郎侍御明府 萬里烟塵合。秦吳遂渺然。無人來上國。灑淚向新年。世故看風葉。生涯寄海田。屠蘇聊一醉。猶賴主人賢。 白樂天詩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烟鳥。秋聲帶雨荷。閒無處出。門冷少人過。屬弄還鄉夢。依稀望闕歌。失思除醉外。無計奈愁何。氏門闌家酒。新篇得句多。 歐陽詹詩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閒。拋絲弄子萬家閒。若將已說稱賢宰。又是皇唐李魯山。 皮日休詩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五羊城在蜃樓邊。墨綬垂腰正少年。山靜不應聞屈鳥。草深從使翳貪泉。蠻奴晴上臨湖檻。蕪妤秋隨過海船。一事與君消遠宦。乳蕉花發訟庭前。 陸龜蒙詩 春臺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見瀧樓。居人愛近沉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貫玳畫應輸紫貝。蠻童多學佩金鉤。知君不戀南枝久。拋却今冬白罽裘。 羅隱詩送丁明府赴紫溪任 金徽玉軫肯躊躇。偶滯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折後。馬前山好雪晴初。樂公社在情鄉樹。潘令花繁賀賦輿。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將度史何如。 黃滔御史集贈宿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知為政異常倫。若非似水清無底。爭得如冰凜拂人。月貌聲和琴調咽。煙村景接柳條春。官遊兼得逍遙趣。休憶三吳舊釣津。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才。望闕煙月五溪雲。風蟬已有歡聲息。積在陶家柳下聞。 贈鄭明府 庭華衙史眠看山。真恐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春娅姹。鳴琴一弄水潺湲。援毫斷獄登殊考。駐樂題詩得出聯。莫起陶潛折腰嘆。才高位下始稱賢。 寄湘中鄭明府 縣與白雲連。滄洲向縣前。訟獞同夜坐。江月看秋圓。琴拂莎庭石。茶

捨孔洞來。莫耽雲水興。疲俗待君瘳。 贈程德昌明府 涅法步數大阿安。年達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廢。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兼留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隔簾看判史。錦章未敘已盈髭。 韋應物詩送唐明府赴溧水 三任縣事云為百里宰。已過十餘年。抵嘆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民俗。琴堂又晏然。 送渝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張籍詩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盡相疎。可憐絳縣劉明府。猶解頻頻寄遠書。 寄陸渾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長。早知三裡甲科名。郡中時有仙人住。城上應多藥草生。公事靜來多少。無妨著屐獨閒行。 送枝江劉明府 老著青衫為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遠。縣吏迎來怪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茶時。向南漸漸雲山好。一路唯聞唱竹枝。 李頻詩寄辛明府 何處無哥政。東南有子男。細將朝客說。須是巴人諳。別業空經論。歸田獨未甘。自知煙積樹。心對月明潭。曉鼓愁方亂。春山睡正酣。不徒啼鳥戀。祇欲采籬。 贈周官蘇明府 山中歛內已。別覺大夫清。簿領分王事。官資寄野情。閒齋無獄訟。隱几向泉聲。從此青霄路。門人是去程。 酬彭伉明府 孫狄聞裏見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尤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 送狄明府赴九江 宇人儲祖德。清白定聞傳。匹馬從秦去。孤帆入楚懸。關山寒食雨。湖上暑衣天。四考兼重請。相知住幾年。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見說海西隅。山川與俗殊。宦遊如不到。仙分即應無。瀑布當公署。天台是縣圖。還知為吏去。有術字惸孤。 送昌壽曾明甫 惠人須宰邑。為政貴通經。却用清琴理。猶嫌薄俗聽。漲江晴漸綠。春嶠燒還青。若宿嚴陵瀨。誰當是客星。 送德清喻明府 掉迴雪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欄橫舟閒。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為政即超群。 韋莊詩新正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 相看又見歲華新。依舊楊朱拭淚巾。踏雪偶因尋戴客。論文還比聚星人。嵩山不改千年色。洛邑長生一路塵。今日與君同避世。却憐無事是家貧。 贈雲陽縣裴明府 南北三年一解攜。海為深谷岸為蹊。已聞陳勝心降漢。誰為田橫國號齊。暴客至今猶戰鶻。故人何處尚驅雞。歸來能作煙波伴。我有漁舟在五溪。 酬張明府 愛君詩思動禪心。使我休吟待鶴吟。更說郡中黃霸在。朝朝無事許招尋。 宋之問詩送合宮蘇明府 鈕府誕英規。公才天下知。請秉羔雁扶。繼入鳳

風池赤棘來入隱青門起路岐翟遲車少別光化馬進馳神哭周南境童
歌塗北岳賢我前奉情深藏竹來儀　送武進鄭明府　鼓歌試事日減
闕賞心違北謝蒼龍去南隨黃鵠飛夏雲海中出吳山江上微吐詮宜云
遠從此慶繡衣　單中人日登高贈彦明府　函郊日夜陰風斷頻覺朝
來陽候埃涇水橋南柳欲黃桂陵橋北花應滿長安昨晚寄春衣短翮登
蒞一望疑聞道凱旋乘驛騎看君走馬見芳菲　盧綸詩送朝邑張明府
千室暮山西浮雲與樹齊割雞雲落紙擁吏雪成泥野火蘆千頃河田
水萬畦不知琴月夜誰得聽烏啼　晚次新豐北野老家書事呈贈韓質
明府　撫為春響日暇歡難大相和洪古村數派清泉黃菊盛一林寒露
紫梨繁衰翁正席矜新社摧子齋襟讀古論兵說平來但無事不知何者
是君恩　送菊澤王明府　組綬掩衰顏輝光里第閑曉涼經瀬水清畫
入南山行境逢花發彈琴見鶴還唯應理農後野老賀君閑　送樂平苗
明府　累職比柴桑清秋入楚鄉一船燈照浪兩岸樹凝霜吏起寒霧
山城欲曙光無辭折腰久仲德在鴛行　司空曙詩送樂平苗明府　天
際山多處東安古邑深綠田通竹里白浪隔楓林詩有江僧和門唯越客
尋應將放魚處一境表吾心　送永陽崔明府　古劇偉行地前當桐柏

關煙歸江上雨雲壓楚南山沙館行帆靜洲侯吏還來藍若有暇猜含
在林間　送菊潭王明府　芸成洙泗客皓髮著儒衣一與遊人別仍聞
帶印歸林多宛地古雲盡漢山稀莫羨潯陽隱嫌官計亦非　韓翃詩送
陳明府之淮南　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騮躞
蹀東城花間一杯促膝煙外千里含情應是淮南信宿諸侯擁旆相迎
贈別武明府赴蜀南　朝為三室印晚為三蜀人遂如下車日正及巴山
春縣道橘花裏驛樓江水濱公門無事貴地能相親解衣初醉綠芳夕
憑褥蹲鴟薦佳客密光遠映西川時聞望帝鳥催飛古祠愛君樂事感興靡
天外銅梁多夢思　送金華王明府　縣舍江雲裏心閑境又偏家貧陶
令菊月俸沈郎錢黃葉香山路青楓暮雨天時聞引車騎竹外向銅泉
送別鄭明府　長頭大昊贊如雪早歲連兵劍鋒折千金盡去無斗儲雙
袖破來空百結獨戀郡齋已十春高陽酒徒連此身路傍誰識鄭公子谷
口因知漢逸人兒女相悲探井臼前功豈在他人後勸君不得學淵明且
策驢車辭五柳　送齊明府赴東陽　綠綠帆擊桂為楫過盡淮山楚水
長萬里移家背春穀一官行府向東陽風流好愛杯中物豪蕩仍欺陌上
郎別後心期如在眼猿聲煙色樹蒼蒼　寄雍丘賈明府　少年結綬騎

金鞍許下如看瓊樹扶入里親過助陵伯出門高視穎川兒為遊大府來
乘傳酒士諸侯誰不羨時節軍將白筆朔蒿流許向丹霄見何事翻飛不
及群虎斑突騎來紛紛吳江無釣楚山醉身寄滄波心白雲中歲胡塵斜
如擇一官又罷行將老薛公爲士侍君初即領黃金千室餘幾盡獨親沙
上鳥家貧惟愛釜中魚憶君與我為知己步出重門烟樹裏感物吟詩對
暮天懷人倚仗臨秋水別離幾日門前期鳴雁亭邊人去時獨坐不堪朝
與夕高風蕭索亂蟬悲　別李明府　龍光五世腰青組出入珠宮引簫
鼓醉舞雄王戟袍床嬌嘶駿馬珊瑚柱胡兒夾鼓越婢隨行捧玉盤嘗荔
枝羅山道士請人送林邑使臣調象騎愛君一身遊上國閑下名公如舊
識萬里初懷印綬歸湘江過盡嶺花飛五侯焦石烹江笋千戶沉香染
客衣別後相思難可見蒼梧雲裏空山縣漢苑芳菲入夏闌待君彰日蒲
葵扇　兖州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吳吉水國去遲遲白馬吳門
見不遲楓樹林中經楚雨木蘭舟上蹋江潮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堤
百尺橋早晚盧家蘭室外珊瑚玉珮徹青霄　送李明府建州　萬里迴
南湘孤舟入桂陽諸侯迎上客小吏拜官郎盛服趨花細初筵木酌香看
承雨露速不待苟扶膺　送田明府歸終南別業　故園此日多心賞寬

外流來竹外雲近館因逢沈道士比隣自識下田居雞官樹影登山見上
苑鐘聲過雪聞相勸早移丹鳳闕不須長戀白鷗群　送李明府赴滑州
滑城寒食罷有客歸來道馬悄背科鞭青驄踏春草酒醒孤館夜衣袷楊
千山早去事沈尚書應憐詞賦好　方玄英詩登新城縣贈蔡明府
宰來未是宜遊戲成登此日清憂華中白道穿村去樹裏清溪照郭流郡
日四山宜水日閑襟五月似高秋不知縣籍添新戶但見川原桑柘稠
贈隣居袁明府　隔竹每呼皆得應二心親熟更如何文章數練猶相似
年齒參差不校多雨後卷簾看越嶺更深欹枕聽湖波朝客幸得同醒醉
遠其光陰自下坡　湖上言事寄長城喻明府　吟霜與卧雲此興亦甘
貧吹箭落翠羽無絲牽錦鱗（一作無革來拔木無絲釣錦鱗）滿湖風撼月
半日雨藏春卦哭禁督組勞心宇遠人　送汶上王明府之任　何時封
故鄉歸去佩銅章親友移家盡閑關百戰傷背關餘卑木出塞足風霜邊
老應相賀如君不下堂　貽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一作志學）不得力至
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遠寒溪怨氣深前賢多晚
達莫怕鬢霜侵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起府獨立與誰親途性無非
酒（一作醉）求閑却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閑多暇吟來幾首

一作胡辦　送趙明府還北　故園一作林終不住。鷗鶴在扁舟。盡室無餘俸。還家得白頭。鍾偉吳岫晚一作晚月遠一作照渭河流。曾是扶安邑。恩期異日酬。　與桐廬鄭明府　守人心昔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林。蕪聞退食亦逢星。峽林頗光待琴望隔水寒從駐筆聽。却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爲銘。　贈山陰崔明府　用心何況兩衙間。退食孜孜亦不閑。壓酒漉書猶捨點。係琴取藥似交關。笙歌入夜舟中月。花木知春縣裏山。平叔正堪湯餅試。風流不合問年顏。　送嘉興許明府　攜里轄閑風教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勸君守人酬帝力。從容對客問家山。并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李中詩　春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一作送城客聞門兩度春。鶯花深院雨。書錫滿床塵。紫閣期終負。青雲道未伸。猶憐陶靖節。詩酒每相親。　海城秋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掘抑蟬聲起渡頭。海城孤客思悠悠。青雲展志知何日。皓月牽吟又入秋。鹽裏漸生清岳贊。風前猶著卜商裘。鳴琴良宰揮毫士。應笑疏慵身未酬。　贈朐山孫明府　縣庭無事似山齋。滿砌青青旋長苔。閑撫素琴曾史散。自烹新茗海僧來。買將病鶴勞心養。移得閑花用意栽。幾度訪君留我醉。覺看皆值酒新開。

耿湋詩　送崔明府赴青城　清冬賓御出。蜀道翠微間。遠霧開群壑。初陽照近關。霜潭浮紫菜。雪棧遶青山。當似遺民去。柴桑政自閑。　留别解縣韓明府　人州縣厭賤士。友朋譏朔雪。逢初下秦關。獨暮歸寒茅下。原淺殘雨過風微。一路何相慰。唯君能政府。　晚秋東遊寄猗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少出青門去。路鍾隔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慕鳥聲偏苦。秋雲色易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覇淚來安復。汾南定賦琴。何由聽白雪。抵益淚霑襟。　岐陽客舍呈張明府　逆旅非于應。溝壑歸路茫茫來去送涼葉。下時心悄悄。空齋夢裏雨瀟瀟。兩鬢霜漸見侵華髮生。長虛關在望朝知已。只今何處在。故山無事別漁樵。　贈興平鄭明府　海內兵猶在。關西賦未均。仍勞持斧使。尚宰茂陵人。遂夜重城掩。清宵片月新。綠琴聽古調。白屋被深恩。跡與儒生合。心唯靜者親。深情光結契。薄宦早趨塵。貧病休何日。艱難過此身。悠悠行遠道。冉冉過良辰。明主知封事。長沮笑問津。栖遲忍相見。欲語淚霑襟。

皇甫冉詩　送段明府　送夜此何其。霜空殘杳靄。方嗟異鄉別。斐是同公會。海林秋史。跡野水寒猶大難。人持吳岫旅雁從燕塞。日夕望前期。勞心白雲外。　適荊州途次南陽贈何明府　千里獨遊日。有懷誰與同。言過細陽令。一遇朗陵公。清節邁多士。斯文侔古

風閑閑知俗變。原野識年豐。吾道方在此。前程殊未窮。江天經峴北。家忠滿巴東。夢渚多愁遠。山丘情望通。應嗟出處異。流蕩楚雲中。

賈島詩　送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三年馬不肥。債多憑劍與。官滿載書歸。遂雪嚴行徑。林風透臥衣。靈州聽曉角。客館未開扉。　送南康姚明府　銅章天下少。小邑在高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煙。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尚求安節。身無子賤名。地寒春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耦耕。一壺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許渾詩　送上元王明府赴任　莫言名重懶驅雞。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煙分楊柳見隋堤。荒城樹暗沈書浦。舊宅花連畫卷溪。漫滿定知歸未得。九重霄漢有丹梯。　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　酒闌橫劍歌。日暮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蘿。　廣陵送剡縣薛明府赴任　幸爲楚城壞。清歌送酒醪。露花羞別淚。煙草讓歸袍。馬浴春塘暖。猿吟暮嶺高。尋仙在仙骨。不用廢牛刀。　贈桐廬房明府九華　帝城春榜謫靈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闕下書功無後筆。卷中文字掩前賢。官閑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亦起門屏莫相憐。　晨起南亭呈裴明府　南齋夢釣罷。晨起月猶殘。露重螢依草。風高蝶委蘭。遞光秋鏡徹。山色暗屏寒。更憶陶彭澤。無心謀去官。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　無廣登臨一作樓不繫情。一憑晚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才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夢。一作恨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未闌待月明。　移攝太平寄前李明府　病移一作多出邑稱閑身。何處風光負酒頻。溪柳繞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嬌歌自駐壺中景。艷舞長留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綠蘿如帳草如茵。　南海府罷歸京口經大庾嶺贈張明府　樓船旌旆極天涯。一劍從軍兩鬢華。回日眼明河畔草。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行過縣。張賦初成臥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始蘇臺上一作天上舊煙霞。

杜荀鶴詩　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爲政爲人漸見心。長才聊屈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疏叢菊艷。晚風時動小松陰。訟庭閑寂公書少。留客有山索酒斟。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皆自干戈達。咸思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抵共寒燈坐到明。寒鴻御雪一聲聲。亂時爲客無人識。廢寺吟詩有鬼驚。且

把酒杯添志氣已將身事托公卿另見伏紛酬恩在未肯使然過一生
贈秋浦金明府　倚郭雖爲宰非君即有猗唯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普
甚求名日貧於小邑時溪山竟如此判將且吟詩　送青陽李明府　善
政無斷色吟歸似等閒唯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求理空頭白離京債未
還仍聞猿與鶴都在一船間　贈歐陽明府　賢宰宰斯邑閭閻里閭
都緣民訟少長覺吏使閑帆落樽前滿鍾鳴枕上山迴舟亦網欲歌宿釣
漁灣　贈宜城麋明府　天下爲官者無君一軸詩歎聯同我得當代遇
誰知半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拋手板隨隱遇危時　寄益陽武淮
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寂寥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
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煙水路迢迢　李端詩　送樂平苗明府得家
字本自求彭澤誰云道里賒山從石壁斷江向弋陽斜草色隨驄馬雲陰
帽一作落荻花諸侯爲調鳥應重宰臣家　贈岐山姜明府　昨夜聞山
雨歸心便似遙我因驚葉落即到白頭時腐影將鬼蠹琴與決期爲郎
兼病老宋玉對秋悲謝客覩爲刺陶公已見思非關口腹累自是雪霜姿
陳酒載黃菊炊稅折綠葵山河方入望風日正宜詩枕堅寒騎馬遙烽曉
立旗蘭洞衙有氣掛腹不成絲到後如相問高僧知所之　贈秋浦張明

府　君爲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既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
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
家詩　曹松詩　贈餘干袁明府　一雨酒城邑陶家心自清山街中郭外
雲卷下湖程公著閒流水人煙入廢城雖忘楚畫處新有越吟生贈衡山
麋明府　爲縣瀟湘水門前樹配苔晚吟公籍少春醉積林開滌硯松香
起擎茶岳影來任官當此境吏莫夢天台　贈雷鄉張明府　任官征戰
後度日寄閑身封卷還高客飛書問野人廢田教種穀生路寄尋新若起
柴桑興無先漉酒巾　贈華陰李明府　佩墨縣無清紛關西近城三峯
起不重厚地載猶輕雪篠敲難直風果責步擁項知高枕外長是勸民耕
王貞白靈溪集　送建昌馮明府　嘗聞陶彭澤解印歸匡廬今見馮海
翁解官還隱居賢人五百年間出信非虛清風激貪冑白雲同叁許家山
州畫屏綠水環庭除秋清對吟尋羲皇人不想秖今建昌民方詰大馮君
何必遂瘦悍政聲人盡聞　送馮明府　辭秩入匡廬重修靖節居逍遙
墨綬來不與白雲疏送史共獻酒摩兒自諸書到時有瀑布爲我謝清虛
贈潯陽馮明府　政約人知懼訟庭荒草生日高諸吏散風到七絃清詩
味匡山色郎請湓浦聲蝶桑已不遠何昔念前程　宛陵早秋卧病代書

寄周明府　爲謝臨邛宰將多閑附書慚非猶杖屐疾比馬相如溪雨涼
生後山亭月上初懷君自有句何必遣雙魚　吾道生使衆時人自不容
白頭傷久別青眼憶相逢洋逆風波急荷衣霧露濃空編太平頌天子未
登封　張祜詩　酬餘姚鄭模明府見贈長句四韻　仙令東來値勝遊人
間稀遇一扁舟爲重山色連江徹十里溪聲到縣樓丈隱不妨彭澤遠公
才多謝武城優生疏莫笑滄浪叟白首直竿是直鉤　晚次荊溪館呈崔
明府　艤舟陽羨館飛步繚珠璣山暝水雲碧月涼煙樹清長橋深瀑影
遠路下逆聲光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秦系詩山中贈諸暨丹丘明府
荷衣半破帶蒼苔笑向瀾滄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
來　贈烏程楊革明府　策杖政成時清溪弄釣絲當年潘子鬢避病沈
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揚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張嬪詩贈江
都鄭明府　他人生是稱才術才術須觀力有餘兵亂年年遷劇邑公清
終日似閑居床頭惟石神仙畫籬裹華箋將相書更欲攜聯近彭澤看爐
峯下賦芥廬　送次續溪尤寄陳明府　入境風煙好幽人不易偕新居
多是客舊隱半成仙山斷雲衝騎溪長柳拂船何當許過縣聞有篋中篇
孟郊詩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

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牽欲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茝薰
郎士元詩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
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戎昱詩
秋館雨後得弟兄書即事呈李明府　弟兄書忽到一夜喜兼愁空館復
聞雨貧家怯到秋坐中孤燭暗窗外數螢流試以他鄉事明朝問子游且
公安賈明府　華縣門前江水深淺於覊客報恩心把君詩卷西歸去一
度相思一度吟　岑嘉州詩宿附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裏過紅橋
花間藉綠苗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鑣鳳去粧樓閉鳧飛葉縣遙不逢秦
女在何處聽吹簫　崔塗詩途中感懷寄青城李明府　轉覺推遷志未
休壯心方是此身讎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耕釣舊交吟好
憶雪霜危棧去堪愁如何只是三年別君著朱衣我白頭　張喬詩寄績
溪陳明府　古邑沫聲裏空城只半存岸移無舊路沙漲別成村鼓角喧
京口江山盡汝濆六朝興廢地行了一銷魂　伍喬詩僻居謝何明府見
訪　公退琴堂動逸懷閑披煙霧訪微才馬嘶窮巷蛙聲息轍到衡門草
色開風引柳花當坐起日將林影入庭來滿齋塵土一床蘚多謝從容水
飯迴　周賀詩寄寧海李明府　山縣風光異公門水石清一官居外府

幾載別來京洛疾豫天發新詩寶夜明家貧思武退時靜憶歸折抱跡羽
書長澄心傳獄情夢靈退客解。紛古狀人星。守月通宵坐。尋花近路行從
來安知道何處白髭生。　永慶餘詩送淮陰丁明府　之官未入境已有
安人心。遠丈田中路。停舟對遠林。鳥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睢日公門掩
唯應伴客吟。　于武陵詩送鄭縣董明府之任　南北已行久。憐君知苦
辛。萬家同草木。三載得陽春。來道聽遊子。夫門歌主人。空將語相送。應惝
不審申。　高常侍詩過盧明府有贈　良丈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
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抱高風。美爾長少年。胥懷孤清夜。丈溪如流泉。明
日復行春。遠遠出郊壟。登高見百里。桑野鬱芊芊。時乎俯鵲巢。歲熟多人
煙。將猶唯門尺。進亡歸種田。迴軒自郡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
徭役牽。吾觀黎庶心。撫之可萬全。何幸逢大道。顧言來小鮮。誰能奏明主
一試武城絃。　韋碣詩夏日湖中卯亭寄晉陵蔚明府　亭午曠知駐大
輪。開門嘉樹庇湖濱。行來賓客奇茶味。睡起兒童帶葛紋。度小有時狹樹
影。舟輕不覺入鷗羣。閒家坐是無詩酒。公退堪驚日已曛。　弘秀詩集酬
陳明府舟中見贈　長溪通夜靜。素舸與人閒。月影沉秋水。風聲落暮山。
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陶令多真意。相思一解顏。偶睇然詩送烏程李

明府得陝狀赴京　蟬史滿江城。深仁見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
為政移風久。承恩就日行。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　僧無可詩送沅江宋
明府　沙開府縣之縣　初聞從事日。郢渚動芳菲。一遂鈞衡薦。今為長吏
歸。人臨沅水望。鴈映楚山飛。唯有傳聲政。家風重發揮。　元微之送黃明
府詩并序　少年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嘗為賊錄事。曾於賓少府廳中。
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二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
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東
數里。遙望驛亭前有大池。樓榭甚盛。遙迎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
似識。問其前銜。則固是時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癖。固饋
酒一罇。脫棄請予同載。予不見其意。與之盡懽。徧問座隅山川。則曰又慕
次其右感今懷古作黃明府詩云　少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
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氏。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
連榻坐。兼共摘香船行。酒思臨風亂。霜棱扫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怯古
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
閒千載名。　戴叔倫詩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遲。相留一醉本
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客家故林吳楚間。冰為溪水玉為山。更將舊政化鄰邑。遙見逋人相逐還。
戲留顧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浪急。
趙嘏詩贈王明府　五柳逢秋影漸微。陶潛戀酒不知歸。但存物外醉鄉
在。誰向人間問是非。　崔峒詩贈李明府　訟堂寂寂對煙霞。五柳門前
聚曉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竟美新為政。計日還應
使勝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　唐彥謙詩別商明府　許
教門館久踟躕。仲叔懷恩對玉壺。惟有離心欲頻寄。望無雙淚不成珠。
宋百衲詩上烏程李明府　兩鬢憂民半欲絲。此中能政動神祇。河陽花
於春風滿。單父琴調畫日遲。直操已為松柏許。貞心不逐歲時移。鳳雛驥
子生有種。已是庭前玉樹枝。　宋徐鉉騎省集送歷陽方明府　方被召當
執京官辭乞外補因除歷陽令歷陽余外八君已　古縣積江北。鼓歌似
武城。吾辭金馬召。君著綵衣行。舊感吳山色。離愁淚水聲。外門廬井在。相
送我重情。　送望江張明府　之官別是禁。諸許侍親行。溫清自為樂。煙
波不算程。山留村寵宅。俗有故鄉情。無使十年後。空傳勉令名。　送長社
胡明府　黃紋繁木穗。柱杖香尚新。聚堂寧久次。課著正求人。皎皎涼秋
月。颯颯清露塵。光常有遺輸。求作篋中珍。　送黃梅江明府　江前為江夏

令有善政秩滿丈年小邑城詩留別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
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為小邑。篋中徒自有雄文。書生勝氣人誰信。遠俗歌
謠主不聞。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趙叔靈南陽集贈蘭江
鞠鞏明府　聲聲聲颯柳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旅吟夜倚琴邊月。半醉
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雨塘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
農家晚唱閒。　贈何明府　陶家寡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
夜雨來。試茶還拂葉。買樹亦和苔。妙句隣僧乞。仍聞得藥回。　寄東陽王
明府　經炎難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
天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勝明府　孤
蟬鳴水濆。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同秋館聽。併起雨堂
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勝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為斷魂。
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預愁山館宿。想憶獨
閒佳。　寄揚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
城。望遠魂堪斷。思閑夢亦清。留陪遊嶽寺。遠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聞寬月獄齊。宿禽無別語。病馬
立閒蹄。夜坐閒清唱。何人釣月溪。　詩海鈔韋劉景文將至王屋先寄張明

府　詩仙餞已挈天壇（天壇山屬王屋縣乃無清神仙朝會之所）半曉鳥除碧落寬（唐詩云碧落新除沈侍郎）境内兩頻秦敵澗門前山聚曉雲寒十年不見鳳翅修萬事休論擬挂冠同是清源驂駐客欲言流涕已沈瀾（侯與狀元同史故者制清原工唐秋非常之遇）　將王濟源府尹寄姜明府　識君風餘有三堂劉後頻驚鬢有霜鯉耳萬端人事近動心千里客途長讀書學劒全相誤臨水登山獨未忘路入濟源塵賦詠此行真蔡鄴夫狂　送令狐明府　竹當臘候挽共惜歲除殘關道巴山遠何如蜀路難荒林藏積雪亂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令勞者安　陳齊俞都官集　次韻六安姚明府三首　故人芳信落江東聞解悲顏與病恃自笑談士湖海上喙無豪氣似元龍（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而不重人丁）少年心志欲摩穹漸老單飛悔滿惊單惰劉難堪飽履不須千苦學屠龍我慕功名逆轉遼既無成就若為惊不如歸聽華亭鶴耆甚于今憶二龍　徐積集　送呂明府　故人呂明府而變南郡吟不嫌我衰朽知于有良心良心何處吟笑翁為我千生懷艷空二一心常在浮雲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之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于常察之久得之辭與氣何以為不忘此諸大夫哉　再送呂明府　非泛

江都船頭作寒冷篇今浮清洛水仍是清風裏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犬被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供笑吟為我迴頭望南郡　陸㰅聖集　上高明府探世則寄書及詩依韻和酬　客顏憔悴過三閭猶喜良朋記拙疏忽隔重江論舊契更言終日困新書（來書有新法推行應答不暇之說）宦情共歎中年後樂事難同二月初（正月晦日屢詩與書來容之日方二月旦）好在江山一樽酒隨時懷抱為君舒　京師逢徐温叟明府　良約雅相逢今四十當年壯氣虬龍勢交情獨在酒錢深人事細論衣袖濕詩書誤身歎自憐公相滿眼誰可挹蒼毛已覺長安風便會史愿　我戒陸放翁渭南集　送獻講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　貫花藏帙壓車帳推于窮探到本源聽法魁神環壓尾贊疑英俊集龍門孫弟此日輕為別尺素何時遠見存坐想文殊對摩詰高談無礙九河翻　董穎霜傑集　呈澤仲明府　能延倉卒客不以在亡辭錯倒蔡邕屣初無匡鼎詩病多殊怕酒弟少軟扶黍頷見臧識玉輕紅擘荔枝　汪藻浮山集　書江稔之見訪并兩婺源江明府　憔庭青燈緻玉蕊忽傳車馬到浮東為娛處為故人好禁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獨勒一盦同總於相見問生死為報百憂如夢中　范成大大全集　寄

溧陽陳朋元明府約秋末過之　海内交情兩斷金三官分袂阻登臨書來恰值看雲眼夢往誰知共月心道長人今無徒徑溪山依舊有清音商風滿棹瀟帆艷采燭相尋語夜深　陳造江湖長翁集　别趙文卿明府　人品推君第一流論文向我肯綢繆月從紅粉進談笑家置青編絶唱酬轉首各來凡背去我時同作風城游臨風吳道書難寄旅雁飛還是使郵　劉克莊後村集　送孫明府（九弟垂為已卒）三年於赤子摩附極慈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寃如小勝鬪笑過大鴻君四境風謡美諸公必來聞　送薛明府　長官三載内屢被省部填鎮靜旨判公清隸庫貧武祖雷野老稱獨行詩人擬思凡飛後民間事事新　丁酉重九日宿順昌步雲閣絶句七首王味道明府　傳已豊為劫火塵獨於猶是太平民兄特所歷今三紀使與溪山作故人　老子疲頹耐遠遊平生腹不時閑愁今年天賜登高地才在雲峯最上頭　小休綠樹濯清泉旋畫蒼輕意欲仙豈必會儒如此樂舞雩風止在溪邊　九月南州菊未黄芙蓉取次獻新妝不妨折取繁紅插西海背如兩鬢霜　只了半年作遊匿衣冠纔擬面埃塵偶逢令尹留連我不畏狂生縣況今　元情清風擇水軒史守涼月倒金樽定知明府歸依夜縣郭留燈未閉門　長君論事天為動

李子居官水似清雙耗不能鈔珠米偏聲尚可聽琴聲（涂丁傳茂實封事日季子小不能傳譯）　吳順金谿集　别後再用前韻寄承明府　所困委悲夫其親白首并為未遇人飢日屢常希皇自晨炊何敢問新陳孫顏愧我猶初仕累足如君即要津惜別夜闌書數捲交情終始暎於春　欽孟清然體寄呈邢獻明府　紫致棲鸞嘆頻煩薦鶚書來能挽斗米豈不愛吾廬與世多乖逆論才信闇殊故人應笑我早晚逆歸歟　孫介燭湖集　送趙清臣（善湘）明府民謡六韻　祕圖山上古姚州山色江光簇畫樓吏鼓分明庭少事衍揚閒冷獄無囚民言總信清如水天賜常教大有秋人物謀懷何灑落詞章翰墨更風流朝廷久合登劉向父老知難挽鄭侯舉實新泉採辭樂公名長與此泉流　劉華老忠肅公集　次韻来陽鄒明府庸二首　夢北光陰一鳥過四年西渚負長哦逢君喜脈青猶在驚我寒鬚白已多言偃政聲才決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丸下峻坡（君詩思敏捷）　初作南飛至隨聞墨紋來猶倚百里遠時見兩鬼四注日拔梅雪春陽動瘡疚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蔡九峯集　寄贈江寧劉明府　南陸晝日永北窗風氣清端居銳時物園林綠陰成新竹梢已繁脩種葉初榮嗣嗣有幽禽睍睆發清聲豈無樽酒歡撫景雖自

佩覲朋天一詠別我嵗徙吏來丹寄秋毫香煤染霜藤耿耿嘆離羣拳拳
懷友生珍重萬金抵契闊千恨平秋題尺書根惻惓若爲情　喻良能香
山集留別趙明府　琢擇漫分部千刀新發硎花城方藹蔭戊己餘糞
生計嬰遂髮歸心我驛亭他時重會面應是眼俱青　江湖續集胡希聖
寄未靜佳明府　十載江湖嘆不逢識君嵗月漫騷蹤大書南去靜邊者
山水西來佳處多琴調本高誰撫字詩道未了欠催科驂人探致清如許
製錦機中製芰荷　送傅明府南安撫字及催科三年鬢已皤公心如日
月浮議任風波又老翠眉說兒童拍掌歌歸裝無一物空有探棋多　沙
門紹嵩亞愚送次夫箏送張明府之都城　原下相逢便別離故人持地
爲嗟咨高灘落日光寒亂春水溢波綠沙澗四壁一身長客夢三年兩作
送君詩紫垣多士推揚切會向天庭振羽儀　九張明府　琴來當年陸
士龍爲官古作少人同往天𥁀業須君了更用文爲績國風　善政昕聞
老父評其棠不翦向來禁行看振滌成三考千古無人擅威名　宏博自
居韓柳前京王妙道况親傳望朝來有徐州謂莫讀當時歸去篇　雅浃
天姿圖可知能除疾瘵似良醫道逢隣家無他語且道微黃有近期　江
表人材獨數公南朝臺閣是家風景星征欲爭光覩運計從客慶座言
芳庭斯植寄靜佳木明府　翰苑留名久城邊半捲簾琴隨淮水遠吟入
楚天微更靜看山坐鄉遙撫幼歸清座無別事嘉政在琴聲　林表民送
天台李明府貢一歸越　赤城譚舊令爲政切鳴琴澗漾如清操山雲藏
苦吟自甘微賤拙誰信勒碑深歸路春風近煙花繞棗林　次韻酬陳之
道明府見贈　爲政鄙君智初然似苦吟光前還照後行古卻居今忌世
道難直政山春正深露生饒庶物清坐更觀心　送薛子範明府歸永嘉
天台已債今還了來上清班意若何行李比初到六贅緣氣得近來
多民踰界首琴單送君向城隅扛騎過恨滿東風不能別柳邊鶯語印驟
聽　陳必復寄石泉雲間明府叔　容易成離索臨分重忍言夜船楊柳
岸曉枕荻花村山雨斷雲腳谿風生浪痕懸知自公退懷抱有誰論　吳
政人能說新吟客未傳一官清似水萬事信於天養鶴分廚料收書出俸
錢畫庭少公事閑閑抱琴眠　卧念相從樂柴門本寂中嬉寬抒情色寒
葉語秋風別去詩難穩愁來酒易空相看才數驛好爲寄書筒　寒酬陳
介庵明府桐江見寄　寒侵征袖客先知曉角吹霜下綵衣歸興只緣松
菊晚宦情肯爲稻粱肥山村日落人收市海浦風生浪打圍惆悵詩成無
使寄夜深情遣夢魂歸　韋子駿集懷永康顏明府　寒山晴望青重重

我居山西君在東縣疆有守不能往遙想休證如飢寒反思六月君假道
夜對得酒來清風高談落落破唾吟不許俗語咻其中撒然傾蓋信若舊
試通義治知所聞別來愁釋尚可賴時獲佳句聞格蔡所望宦遊人甚達
安得邂逅還相逢　嵗時雜詠劉商合淝至日愁中寄鄭明府　失計爲
卑吏三年滯楚鄉不能隨世俗應是昧行藏白璧空無玷黃沙只自傷暮
天鄉思亂曉鏡鬢毛蒼灰管移新律窮陰變一陽嵗時人共換幽憤日先
長拙宦慙知己無媒悔自強迹還差薄命恩變賞餘光衆口誠難辨長川
却易防漁竿今尚在從此掉滄浪　既先濟寒食城南即事因訪藍田韋
明府　聞出城南禁火天路傍騎馬獨搖鞭青松古墓傷碑碣紅杏春光
美管弦使說鵝青磨玉劍後傳缺血點銅錢世間盡是悠悠事直飲韋家
冷酒眠　林和靖詩贈胡明府　一琴寧淡倚松窓狀決無君得趣長講
廟有時封縣版坐衙終日著公堂爲收辭即教村僕偶除圖書見古方微
是說張人吏靜好題吟草立秋廊　洪清非詩戲作公子歌送宣明府
人間天上張公子宰邑彈琴藝桃李門前五柳卧街楊乃樂全于有如此
三年墨綬何必遷萬里青雲從此始壁陰多暇清晝閒坐塵罷拂醉春風
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杠拄傍輒君音驗位顧主人黑頭公
醉中作桐鄉歌別王明府　故城疊巘臨高臺古木到天猿爲哀桐鄉
官寺山水裹來琴常疑驟雨來吾祖政成未邑後丈彰風流今未朽王郎
遊刃無全牛藉甚能名傳衆口狂歌之聲得故人卒急馬煩開芳罇明朝
更指南斗去相思日斷江湖春　蔣壺舒詩送趙明叔明府　隨行惟一
琴前路足幽尋今夜維舟處何村遠樹林鴻聲秋浦冷雨氣海山深若問
三年政知君盡此心　滴寄咸心泉學詩集和津浦余明府　剡棘爲鸞
及飛免騷仙跡患與清漳流名高費山石康瑯今所難吾道誠可恥作縣
既有藏救世豈無策澗水疑鳴琴中宵起人聽　許孫韋李明府　太白
搖芒芒只在西山陽常言欲千里一夜千里長酒盡還磊魂出匣鳴干將
蘭菊猶有秋白日安可量　施樞吾詩酬張明府　潘令新詩忽寄來分
明編段對花開此時欲醉紅樓裏正被歌人勸一杯　林坡道風集寄王明
府　枕中書不被漂泊竟誰憐客路人芳草春風非少年諸鴻離嶽雨山
木帶吳煙古調無人聽因君未絕絃　蘆川集春酬陳誌中明府長韻
往在識公日我與兄曾俱八齡初聞字雙鈎略摹來知爲太學生風仰君
子儒契闊三千載邂逅天一隅追數半光琛寧上空又搜所存復陸沉除
中驚過駒長者類太丘祖風如趨蒸兵大已無屋逢嵩仍不鄉善藏武城

忍息駕王喬晃功名有要路犬石思捐軀常揮鐵如意碎玉唾壺書上無浪語天驕今既誅下如鴟夷子扁舟歸五湖安用金谷園墜樓殞綠珠捐國起刀筆將平救屠沽但封寢丘地莫料秦王類隱居九畹蘭沽計千木奴豪主徑醉詩來武探觚游戲百家衣剽誤五雜俎涉世雖歷落安命民支梧 送前東陽予明府由鄂渚歸故林 結束征車換黑貂瀟西風雨正瀟瀟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溢水闊棹經滄海觀山遥懸知為謝南溪客白首螢窻未見招（一作草門誰見招） 戴復古石屏集叢戲呈大庾趙明府 堂堂附鄂縣深遠半如村能共斯民樂渾忘太守尊櫻花高可折橫浦棹無渾久與詩狂者清譚共一樽 沈川集叢沅川定海奉餞樂成鄭明府年兄赴改官班趙振文司令首賦古體用韻有述 明越昔蕃邊地隔情自綴君先從天來余烏適栈繫人言官一方閩士既其細義扣賢者心刊謁鄙夫計里居亦有云官吏吾熟睨漏屋誰自知知漏在所懸嗟余丼恭拙捲室軟徑詣兩君政疑神萬戶誦美惠奮髯吏膽冰落筆民病蘇邑負暫常平什九緣我契君為融以衷公安私不襲唾彼蔓菲徒嘆妾欲索室能佽百鳳凰莫尾一獼猢薦滿赴天京恩深留海商悲形無語贈折柳蟬夫噤趙侯獨先鳴句易不自制蕩蕩九門閥貴望期並軾（一作貴人訣）輕此寒士藝 毗陵志送江陰霍明府之任 迢迢去荊新淦邦華東瀚樹列巢灘鶴鄉多釣浦人虹分陽羨兩浪隔廣陵春知先三年秋聚書外足貧金元裕之遺山集 將上書羊兩幕府感懷呈貴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社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幕府不防幽夢落邊蕙鷹烏繞月秋難穩氣驟嘶風氣未降愛情平生請纓手一筏休憶弄扶江 元程端禮畏齋集 用韓退之出軍山水縣之句為韻賦五首呈東嚴王明府 巍巍東衢山嚴崿何崋律豈徒興雲雨生賢為時出尊自產尼聖秀氣久蜿蟠後有石與孫正學相紹述雖云位未充奸邪困揮叱聖經劃蕪穢異除揭日月茲氣今在公已久著名實貞操百鍊剛況復輔經術民覩澤多及慮行身豈屈顧公崇德業屹與茲山匹 誰云六十年茲邑得賢宰前宰才施予為政實樂豈事有刊田里嗜若飫膏醲于時值歲荒老稚恃無餒境內盜莫侵長罰當刑罪遺災在人心歷歲久適在公來適庚于慰此小民待渠渠護民莅有若植蘭蕙除惡拔本根豈復頓懇懇茲心實昭明皎皎水雪瞻前施後有公名聲兩嘉虎所恨事掣肘安使公心瘁公度施于時未必功不借揮琴不下堂戴星不得息惟勢有難易才豈云弗逮所同在邑治如水畢赴海從時繼者誰勝語當不改

凱之渾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繁劇治者撫循艱凱之御以約廉奉清畫閒邑事既云理復得玩群山建千事豈簡公能息肩頫南山拄頰秀大嚴聳雲鬟驅馬詣幽頤杖屨窮躋攀攬此山上泰來數酌濤溪能賦復能畫日落循志還風煙遺窟鎮披豁王天慨豈染傾虎頭三絕專人間 郎水出桐汭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于父老言茲可喻政理風怡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燭鬚眉一一見涯涘汲者可濯湘濟者舟可艤積雨洸濁流横益若奔駛千馬情莫睹紋縠森列齒豈徒濟者危隄障捍圮毀父老再拜言公念幸及此此水濁日多清日苦無幾流清難自全濁者日濁濁公來水既清公去復前似公有一寸膠慎勿實諸已當往治河源餘波俾霑被公謝父老言吾歎息以止悟彼滄浪歌仲尼識孺子 賤子家浙東承乏此山縣無術裨道化空忝文學掾人生恨無位有志不得薦剡茲萬家邑公實司溺援柔把匡濟才少試誰云倦驥足若來新嘗不得騁轡鑣觀才角利赤手欲拔劇子公任獄丈子孫尚昌衍所積公已多百福報所允世儒談讀書璆云破萬卷臨事輒袖手種若正墻面逆使真儒效鬚世不常見作詩激腐儒庶回事誇衒 宛陵韋吳集 送侍先上揚明府 清白名家見耳孫太常茅子宰官身戴星閒倚千山晴晴雨闊心百里春花底濃陰連宛句琴中古意聲岐幽山城只恐難淹久回首飛鳧觀紫宸 任仕林松鄉集 寄栗貴丁明府（丁丈吾已有長句為之賀故附諸生謀後云一來封令大斯如此者兩月矣場徐天錫稼軒來寄故云） 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沉沙塌已生苔青山自笑不歸去白馬相看特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應度臺濤水平奇春風郡陛臺 和徐明府過鮭埼見寄二首 海風吹破石雲寒篆路縈回地自寬赤岸雨餘生碧蟹金波天外洗銀盤漁燈夜入縈僧塔蜃氣朝浮北客鞍馬上長官低唱道老人攜手話艱難 兵後人家易感傷孤村流水共凄涼腥風已散漁鹽市劫火猶存丸碟場沙岸嵐光拏樹黑海門日暈射人黃相逢猶自成酸鼻況入憂民父母腸 馬虛中葭外詩集簡王仲通明府 曾聞宰邑江陵府況愛民間說到今朝雖自諳絃誦樂飯牛不入利名心青春白日庭階靜綠幕黃簾雨露深未必伯才山水意只從鍾子是知音 范德機集 留贈黃明府 黃甫古傚吏而多清白心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音洗刷邑弊陋宣暢民滯淫荒村無吠犬秀壟有鳴禽淵明不醉酒子賤自彈琴未必畫師古何曾兌渝今栽詩俯碧澗焚藥玩虛岑清眠消白晝高視抵黃金我本江海人常聯朵

拚陰擣持粵山酒羅霖朔城砧鴻鵠歲月晚鯢鯨煙波深還為異鄉別淚
手一沾襟　陳秋巖詩懷李明府在閩　別來經兩載出處喜平安舉世
多權吏惟君獨冷官林霜黃橘熟山雨綠蕉寒遠使歸來日青書定有看
秋夕一首寄李明府　獨坐真無賴清吟誰與同壯心惟洁漢往事已
成空明月秋砧起西風畫角雄如何今夕夢多在故鄉中　聞在中丞幕
為李明府　聰鋒乾光冊歷埃滿假功名寄酒杯富貴逼人從分定等閑
來興出山來馬鳴曉入皇都府鶚薦秋飛御史臺君與石渠同去就為公
元自識奇材　黃叔英詩頌金谿周明府　官居萬山底縣滿大江西政
與神明整詩從列女題上階榮紫綬百里局霜蹄珍重蝸頭筆書名卓冒
齊　借問金谿政依然似義烏不如民俗化但見訟人無縣僻春山好門
清夜月孤無多元結筆愁嘆直金蘇　董嗣杲英溪集送陸明府歸嘉禾
歷推英澥游宦非憂憂何暇寓舉徽孝先便腹尚朝懶元亮折腰須閒
歸所慣素官鄉曲笑不思獻策廟堂榑義扣市尼漁青聚獨樂被裘坐釣
磯　寄彭澤陳明府　田頭過白叟手挽長官清決訟如耕獨往往待其
情高風古靈孫惠澤流花城爵歸過阡陌咸甦及時耕桑埂草陰老稻坂
黃雲飛積慶發謠訟遠座歌環蘇暮山映酒甑秋扉把金英我滯亦已冬
欲往搖心旌有時逢信書展轉思盍并重當買扁航辰拜陶淵明　張思
廉集東顧明府　水國羞徑重江城廬舍稀曉呈懸印出暮雨勸農歸官
馬嘶新月公庭散夕暉欲知通守瘦但視野人肥　張仲舉集寄答張五
丈燮明府竹在首曰　舊令龍溪有去思移家春與主風宜人傳張籍妙
樂府我識王維真畫師火米夏收金稻早海楸春放薜花遲客查不到天
無為頻有觀軒可寄詩　程以文禮部集將赴旌德丸寄劉明府辞中三
首　亂山咫尺限西東十度傳書九不通幾卧月窗元作夢秋每雪裨思
妨公西門政美人都說北海憂多酒不空明日寒驢衝熱去借君石磴聽
松風　花落花開春已秋感時傷事自多愁盧溝海市浮人馬鵲架河橋
度女流湘水使還雲作伴石渠人老雪盈頭稍閒許郡持時論却喜虞卿
老故丘　才脫弓刀使解襟未辭攜楚且彈琴雲埋翠竹千山影日轉宋
梨滿縣陰富貴危機探虎穴文章定價走雞林也知後圃小將熟寄酒提
前百過斟　王結文忠公集送陜明府雄飛　美人爽爽期騰姿卷懷小
邑聊紆組惠風善政撫疲瘵奮髯蹯齒摧強梁操刀治劇有餘裕回境照
照皆樂土士元固非百里才為治不妨希卓魯公餘不廢歌舞場深居玩
意詩書府緣紅能史治質簧遷返帳中見此父顧我自為捋散材感君急

平瀿收數百年定交心莫移一言告別遠如許居民擇洋懷惠愛我亦快
然誰悟語君材莽莽汗血駒朝發幽燕夕吳楚當今圭閣政推賢看子軒
然黃鶴舉
國朝顧祿過襄陽贈黃明府　路人休墮淚十行羊祜遺碑已渺茫今日
皇恩予列郡歌謠隨處頌龔黃　張宜江湖吟滿別王緒明府　種就河陽花
滿城天風吹送上瑤京稱臺神劍冠懸久葉縣仙鳧馬去輕恩水彈琴當
日政　郵亭酌酒此時情明朝又作匆匆別回首官橋萬柳青　送定明府
定候高昌裔家世榮簪纓十九襲父蔭佐治多政聲只今行年六十一
過眼功名如一日風雲變化不可期又幸相隨侍家室我
朝遣還淮寧丞復升令尹來泰寧泰寧僻在萬山裏擇除孤兒閑樣荆為政三
年勞且苦縣宇重新逃逋亡雖歸已見如負恭虎伏遷閑似周虔不才幸
忝列同班往往相看多好顏義重不須酬白璧氣酣且欲移青山今日公
務三山去君亦來過喜相逢月下當歌笑口開風前把酒心肝露歡娛未
久復分離腸斷芙蓉花滿枝滄帆高掛掉輕舉長風颯颯吹人衣我歌送
君行吏頌早回首休戀雲林好掛冠九載杉陽頌同守頌同守耐歲寒松
林未許長栖鸞回首雲程天萬里明當仗武登金鑾　贈熊明府還河間
桂花吹香墮紅霞多士如雲會鐵甸越王祠下變雛青衆中偶識熊君
面熊君本是文江人今隨薦剡朝
楓宸一官峻擢出天意百里遠牧河間民我昔曾讀宗元傳河間民情尚浮艷
但教德政化荒淫盡使淳風世丕變三年報政古有程九天金壁貽文明
向來課最書上考承恩重還河間城河間黃童騎竹馬遠道歡迎滿車下
好將事業繼龔黃早聽英聲播華夏來鵬宣城總集宛溪送李明府罷任
歸江州　菊花村晚雁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便辭無釣侶家貧已
用賣琴錢浪上滄浦千層雪雲起爐峯一炷煙懷見吾鄉舊知己為言棋
悴過年年　黃寔詩寄神山令張仲安元禮明府　一識神山令高風過
所聞政優令卓魯辭欲萬淵雲德愛士無玷寸推騏不羣相如何必爭傾
蓋許論文　眉庵集顧明府見過　使君綱節來相訪正及南風百草長
新語驚人渾爛熳奇材化俗吏循良西山雲朵金銀氣東閣梅花冰雪香
使欲承槎遠相從老驚春水綠茫茫　張孟倫詩集寄馮明府二首　丘
園追遣遠銅墨迁才賢哥此百里令屬書者艾年四明佳山水文儒舊派
寄小駐南方馬來擇武城弦張皇已斷隱科里民平悠來快中材賞方希
人瘼疼六經我治道如彼淵中泉素累仁惠性深衆良可宣　明府視篆

月已聞寬厚名忝沐詩書澤傳馬田野祇公堂木葉下一辰參對誠接遇
邁誠抑文華歸老成遠離忽易久象林啼夏鶯坐闕再見理徒曾勝企情
適有奇擇使薦吉江漢行還當汗漫興歸獻頌謠聲 借妙擎東皋錄酬
曾明府士章 茂宰題詩寄草亭遠煩白鶴下青冥彩毫落紙留鴻爪貝
錦當窓織鳳翎百里仁風隨化雨兩車秋月映華星林僧溪友爭傳寫擬
向青山共勒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六姥

府

贊府

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為贊府。許公 唐駱賓王文集上郭贊府啟 側聞承樞彌畚頡清瀨於鶩蘋寀德昇乾。軌玄扶而布族
班洄鱗潞沐尚秩望於鯨波。而决羽搖掄。顧思遷於鶯樹。伏惟公瓊基疊
秀積珠構於三龍。玉幹驚葉靡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榮河泛高尚之舟。
德驗通神。靈釆動幽明之境。庄邪漢而淮質霜鍔廓坐匣之安。孚鍾嶺而
飛華虹玉銁判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頡霞而禕樾。菊晲池芳。滿清露而滋
泥。鑒懸龍鏡。明還照於咸陽。韻入鳧鍾。鶩洪音於長響。心源泛藻。控麓堅
以朝宗。情僁披蓮。掩光芒而作鎮。思十嶉隽。鶯前鶴於鉄裁。揚鳳鶊大。詠
郤龍於筆海。政佐銅章於狸渚。側扇文鰩之風。戒墨鋑於銅邪。攢諸祥鶩
之化。於擇單父。獨清韻於稽琴。化偁中年。翊馴單於淄雉。加以延賓置驛
接士軾虛。釆拔易微。遠欽賢於司隸。扶楚幽滯。馭取俊於淳于。甚更觿經
生。庠門賤品。幸以參名。比屋。撫康衢以自娛。預遠耦耕。欣日出而知作。人

以家傳素業。戈書林而騁志。少奉庭闈。殘文固以漁。魂玉於緑卷青紬。顧
側採異異青。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遠源。雖未能叶徽帝闈。擊馳軍府。而顧
亦見推里閈。參洪鄉閭。乎令銀前鯉秩。金臺應鄧。吃墨翅飛。期運遠於一
枝。咏道偕冠。望擴經於東序。不量鷹昧。竊異揚庭。伏乞恩波。曾垂迴眄。擾
使陳留遺調。下採狗亭之篠。會稽除德。傍兼餘溪之桃。則迴眄之恩。不獨
香於前龜。清光之貴。誰專擅於往篙。雖滄溟遠量。永不悅於千潯。而嵩岱
洪恩。終當酬於蟻蛭。輕塵視聽。麥聾惟深。祇濆階庭。兢惶交集。謹啟。 李
白詩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
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
獨與我心諧。乘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未見時。謂同舍郎曰。天下
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正使武帝時此語。君大伍公問之。公
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
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
是歲星。悵然不樂。謝靈運庭墀詩。調笑輙酬荅。王褒黃門麒麟閣。甫何遠
以歲祕書賢才足記。王州月宣。天下之朔下。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
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

尼父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漢獻帝集，唐宣州永新孫大千州之始熟。白行歌米式令與摩訶會於此，爲白許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贇曰：曾往詩：宣酒高堂上。謝朓詩：來落花及朋。歡娛宴，九華。謝靈運詩：歡娛爲快。挹陽子曰：我門仲尼大聖，身又不作。曰無土。解嘲曰：我七十說而不遇。如曰：孔子歷說人，了七十君，竟不得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毋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長即多陽國志，來郡十餘仲通征閣羅鳳，五年見五國。孔明止即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爲王南中。蒙王政立，獲眾使史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休莫具倩，根緒又其至我。公候休爲實相，食若而天。復其國，終而禁。士贇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楊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今曰：楷鄙列五年白骨，是晉則了是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非泛引事也。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留爲園丁。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齊賢曰：安陽源詩：秦之天下樞。戰國策：已子見秦王曰：韓，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士贇曰：孟子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莊子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游。蘇武詩：三當復來歸。陶潛詩：來歸復來歸。傳毅七激曰：閒居逐臣，嘆父於子。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棄反爲是。昔秦帝紀：宣帝擇殊中與帝寢，如常丈帝不能安席。楚辭：懸無兩宇，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於

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爲草當作蘭，爲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爲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鄭令論曰：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楚辭：雞鶩翔舞。與雞鶩爭食乎。郭璞曰：丰茸也。蔡頌爲蔡草說，鳳德遊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贇曰：謝靈運詩：滿目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東漢黃瓊上疏曰：振金玉於沙礫，拆珪璧於泥滓。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乃賜之金。須賈怒，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歸以告魏相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雎。雎從簀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悟，太后逐穰侯，拜雎爲相。魏使須賈使秦，雎去弊衣往見須賈。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乃爲書遣平原君，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相印，與魏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魏齊怒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書：項籍，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於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爲流涕，拜客爲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塚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爲罷寂寂邪鳥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下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士贇曰：楚辭：去鄉離家兮來遠客。陶潛詩：我君書世士。木玄滿懷抱。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杂武帝曰：二旦千古。班固賓戲曰：虞卿顧眄而捐相印。史：子貢如孔子見仲

池州府志　李白答常贊府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

衆皆遺拂雄才可觀秋晹飛龍二天馬黄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
返縱高秋風摧紫蘭府中東出商山道採芳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
人兩君解來亦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峯夾水向秋
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夾爐敵九天赫赫如爲荊山前陶公㽞鑠呵赤
電回祿睢盱揚紫烟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
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岸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回恩榮顧髀不能就珪
組至今空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絶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彦
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見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水
音從茲一別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劉文房詩　自江西歸至舊任官
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却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
客至逢搖落舊邑人稀經亂離湘路來過回鴈處江城卧聽擣衣時南方
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韓翃詩　送郭贊府歸淮南　駿馬淮南客
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暮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
賞後從此晚行塵　盧綸詩　送元贊府重任龍門縣　二職亞陶公歸程
與夢同柳垂平澤雨魚躍大河風混跡威長在孤清志自雄應嗟向隅者

空寄路塵中　宋之問詩　送永昌蕭贊府　柳變曲江頭送君函谷遊
弄琴寬别意酌酒醉春愁懸本亦何益贈言微所求莫令金谷水不入故
園流　宋吳仲孚集上曾贊府三首　自有名爲累何曾與衆同閑情長
向道妙語半談空平日身多病今年藥有功門前栽五柳春亦在其中
只向郡中隱幽居地更偏竹風吹夜月梅雪壓寒煙心定欺雲石神清照
野泉一峯聳環塔終日在吟邊　四歲傳家子心明語未真也知初受令
似覺便成人舉動須呼侍端身學拜親若教攜上去定道捕星辰　江湖
續集張方叔有懷尤贊府李崗　西風約暮雨虛亭掃新爽忽焉見岐
嶒彷彿呈萬象誰其伴孤吟寒蛩亂幽響若雲涉佳人抱膝注遐想　謝
翱集　雪中方回隱君訪宿有詩懷屈田風雨舊遊寄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士靜訪屈田在其巔肺石簇風雨有客六七人首遊
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歎君語謂此定何勝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
復異站將杵醉者叫不應愁者自爲苦空擣奇孤衾展轉如巢樹潙歌散
餘悲以足拊枉碳爾木又七年欲主因羈旅傳聞老桑門已復蟬蛻去入
山惡少年中鉢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者爲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
所夢中送相望各抱不售貫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況有期與爲

不待微倘規宿山中晴人不應會　東晉林逢書寄懷仙居贊府尤貴端
榮安山水佳遊役獨未主復有縣佐賢欽見形夢寐憶昨交際初羣燈
飲文字歡卷出寶儲三人若爲峙相忘略形骸同道許氣義附之郊半春
仰止惟一忘威言居官清武既主趣異對松悟詩玄飲水樂書味於此可
怡悅視彼持遊戲若隱求儒醻玉川屏簡記贊府如依方叔詩未可屏寄
登仍士借玉川以况玉嘆不敢跋重嘶有疑亦毋問觸月拌耿光觀綠想
幽致悉苦夜無眠吟成托郵騎　沈惟肖送周堂長歸慈溪寄何贊府
慈溪隔楚雲聞不接鴻鱗因送還鄉客重懷佐邑人海明看日出山晚倦
行春料得雙松下吟成夜鶴身　孫介燭湖集　送別惟肖贊府　如綠老
筆健文章狂對桃開鴈鶩行只共低頭了官事忽驚乘手勸離觴百年可
淥歷跌夢一辦曾薰如見青瑤臺平生安樂活窮通何地不倘佯　元山
翁詩次天目居無住韻呈黄贊府　宦遊千里來溫與位不酬才應有餘
洗滌羅紈愛韋布梅險綠竹聽鍾魚古今宇宙山與廢湖海襟懷酒愫舒
鸞鳳只今棲枳棘東門人但識羊屠　道傳大劫無窮外詩寫多土萬留
餘意適不知吾是蝶樂全應悟子非魚牧羊川畔尋圖澤下馬陵前憶仲
舒憂喜相尋何日了從來名下皆難居　送黄贊府歸新安　我公本詩

人習組偶見屢三年潛溪上畫諾民不知門閑單如積馬瘦僕苦飢山川
屏披拂風月隨指揮浮沉與道合俚寒有兒嬉小人矣寡與高義獨見推
微軀敗自愛恐負國士期飄飄賀雲足矯矯千霄翮無勞與世即世自不
我遺孤身繫别恨千里搖煙靄江空歲云暮誰獨憐吾私　又代作　青
山年年溪如帶猶有承平典刑在尊從賓木遊笠芧終達江蘺雜蕭艾作
縣無劇官無事前召後杜皆吾師撫摩凋瘵安有術髮撕苗薅民不知我
公自是文章伯姓名久著金閨籍玉年畫諾畫簾深底事溪山皆留客莫
嫌棲屋爲高人狂笏自送兩山雲人生宦遊在適意五斗可與千鍾鈞公
來何遲去何疾歸棹楚江秋瑟瑟功名年少似川增好占蓬山萬芳屋
代送黄贊府　未恨尋常知我希却嫌四十識公遲自從一話留琴齒不
愧平生元紫芝白壁至今拾皦皦來茲無慶聽景景玉堂伴直知何日秖
恐驂人鬢易絲
國朝　張孟循詩集寄鄧彦誠贊府二首　雲林三十六峯高峯下吳兵著
白袍義士起爲揭鶴陣名家舊有豹熊韜上腴田土皆土玉深洞人家揔
映桃功貫一門稱二吳銅章文鵲召虎刀　憶昨款門傾蓋新倚山樓閣
正留賓一池秋水觀魚與滿座涼風避兎人紅玉酒漿四斗柄采雲歌曲

勁翮展翔來日日思瓊
樹再判應須接折桂。

判府 宋宋齋王筆圖朝者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舊時唯韋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題曰判興。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將題敕。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品章實未足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蓋爾小吏區區一朝官承之作宰。吏民稱爲判府。彼因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浮淺之異。一至於此。朝野類要宰相三公三少真王出鎮。方謂之判。其餘乃通呼。王安石臨川集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門下。分陝稱伯。居南宮公載之尊。作挺挽封畢萬傳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遂尹節之寵。矜宜興。某。敦吾精挺。其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傳。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威通人朝。亮來來於台鉉。翼戴其考。推大明於天衢。輝朕纘圖。厥初謀潘燮諧四氣之序。照輯百官之成。登昭公挽春准圖社。鎮定大事。晏如九爲之岑。承靈諸侯。端若元龜之信。威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鄴圻之雄。青據河山之險。徒倚君重。以宣王靈。就史西雍之跋。留主北門之鑰。載敦爰賦。并實輪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重繫于厥身。維廼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 宋王禹偁小畜集擬陳王判開封府制 雍熙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爲公。居域中之大。京邑翼翼。求尹正以惟親。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城。索推宗室之賢。宜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丹鳳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溫良本自於天資。禮讓非因於時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閣就藩。崇高蹈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睠浩穰之地。是爲輦轂之間。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萬夫之政事。爾清獄訟。考最史官。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化。郇悍獨以忠。戢豪右以威。式觀器能。以副眷倚。又念隋朝而下。唐氏以還。京內史別任他官。親王牧不知厥務。今茲兼領。允謂殊恩。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宜獨守而獨親。主帝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体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

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意有加。綠遠而近。非臣朽邁所克欽承。敢控忱辭。仰干聰聽。伏念臣幸逢明聖。誤被簡知。典領藩維。更歷三牘。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勝狗馬之疾。願投閑散。屬勁詔諭。未賜曲從。方且叩閽。再有祈請。匆叨易鎮。滋不自寧。蓋地以潜藩爲重。仕以鄉郡爲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第主判理當吾老病侵剥。衆於陳力。臣之自度。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將肖昧。既愆于義。實畏人言。伏望聖慈。深閔衰殘。洞照悃愊。收還符竹。改畀宮祠。使之養痾里閭。粗遂分願。少需旬月。遂乞歸休。天施地生。孰大於此。緣臣已闕移令。難留舊治。候者到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俞旨。伏乞早賜處分。冒犯宸嚴。臣無任。 不允詔 倪思撰 初某者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命事。具悉。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豐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頃綸言。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爲近。第宅所寓。維周鄉部。有畫繡之輝焉。坐濡卧護。恍所優爲。懇辭忽來。何少挹之過。亟其勉哉。膺體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宋景文公集 除州判府相公啟 右某啓竊屬歸痾。闕勤四體。仰煩移旨。遂涉十旬。中昔桔輪之頃。久愆表記之間。注情來是。延首貴台。承福祿以平臻。撫輪垣而俾義。恭以相公材經而國。功格于天。秖六德以益嚴。滿九言而無過。屏茲出處。均我賢勞。惟公來歸。頗勤東山之思。留侯爲壽。時想赤松之游。宜其揚和。上符同體。水吉其物。益俟洪鈞。 洪遵文安公集賀皇子魏王判寧國府 恭審出蕃廣延。延于會府。當河以南。畫爲千土。上方屬於規撫。肖陝而東。主之周公。時亟膺於圖任。臚傳初播。驩語交馳。恭惟某官。日躋流芳。天附岸慶積顒顒。昂昂之望。採元元本本之文。河間博書敦多。深惟古誼。東平爲善最樂。灼見沖懷。蚤寮未邸之華。優狀紫宸之睠。釆膺渙渥。即付藩寄。綱紋在寮。仍視三台之秩品。騂旄導節。更堅雙鎮之威儀。宜持禮盤石之宗。將以壯維城之勢。某夙聆英耀。忺隔除書。春幽抑。依安竊賀鄰之底。服心敢布。少伸敝邑之恭。頌詠滋多。占言曷既。 周必大大全集賀孟少卿忠厚判平江府啟 楊庭讀命。折爵分符。左九棘之崇班。既賓賓亮右扶風之近郡。復擬舊宣。謡鄙傳嘉。師相恍。恭惟某官。望隆朝野。道際天淵。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持身彌儉。自解黃樞之繁。久從綠野之遊。四牡孔脩。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仲伯之還。向道寵狀於丞師。峯多俟於三輔。神旗豹尾。擁畫戟之前聞。帝見袞章。視未轄

而有煥精奏裕民之最即歸來國之均茲方伏衛門鋏閒威事賜郡之三公之服已見班養爲勝丈一屋之謀收忠賀慶青陽駘蕩玉節遠適頓精菌爲之調術慰旋俔之望

姚戒一舍人集通陳判府啓

伏審受將臨軒肇車淮郡水江理綽登千仞之龍門歸水桂屋丈托萬間之燕廈喜我二天之獨有爲公持也而一來擇欽紙於道傍見郵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丈師玉壺疑萬壑之水清融表裏霜水洗九霄之月明入毫釐頃開廣信之藩茂著康千之化盲堵皆興而人不知佚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繙丈老垂道氏大衆帝曰嘉止未歸立鵠之班公則翩然渺動賓鴻之志無望外服未秋中韶聽古昔之竹州乃見公之業會詔謂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氏雕東閩之郡君又爲吾父凡此日近賊熊之耆老背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袁俗民窮似蠍賦妄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雅立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則多犯於歸身野無青草而屯壘無執興構於破屋衆號注止齋國屢于進孝子前一復其舊君陳弘周公之訓益率厥常户牖爲漢祠之時亦如此牢某忍寒甚慣矣然不能竊茅七年並有風池之想反關四載顧安鷗海之盟回憶歸時深家異顧措尚方之劍者衆已駭其妄作用司農之印者人无服其難能不圖再遷相視一笑幸以吾黨小子之簡傅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斷無此請但新吟於嚴武或有所長

縉紳淵源余崇龜賀韓書除大尉判隆興府啓

伏審出守寒廷分符帥閫金印紫綬屬聯兩地之華蓋節則戈增重元戎之寄備建旄之典禮盛作府之威容異數便蕃於情悅懼某久叨苑護尤切欣愉裒衣祝我公之歸終仰依於洪造竿牘修賤子之敬即躬進於崇閎

史浩鄭本漫錄辭免判建康府劄子

臣竊惟建鄴重地今之留都門蕃王室外折遐衝必得其人乃可委寄方今德望素著已試見效者及材猷出衆抱猷未施者天下不爲無人而陛下猥以此任付之衰朽其所以光寵之者至矣然陳俊卿方以年載七十而去臣繼以年過七十而來一去一來其廉貪之分賢不肖之辨較然可見欲陛下忘其無堪必欲用臣使一道兵民豈不稱誤天下搢紳豈不識笑臣貪婪而往必貽陛下知人之明矣將何以奉宣德意風厲州城乎此臣所以再三控免必期君父之矜從也伏望陛下并施天淵矜念譽履鑒危誠之懇惻全大造於始終亟反漁恩俾歸故里則臣銜戴之私稍慶何足爲報

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免奏事疾速之任臣聞命哀怨無地措躬伏念臣庸愚不肖本非可用之才而有恩最久受任主室不能悉心竭力徒知竊位素餐曾住月來旱炭山積向非陛下念其聲覆之舊乃賜金丹則臣螻蟻微生當骨鉄賀豈容尚尸厚祿安處故里日夜愁懼無以仰副天地父母之陰庇今者得寮狀式并以藩方恩旨一臨如蹈淵谷深惟上流重地選用匪輕加臣負罪畏譴加之素有心氣之疾年齡遲暮復以昏忘驟臨民社必速顛隮豈力自言非敢備禮伏望廣慈俯矜誠悃亟收前詔上以全聖主始終之賜下以免微臣負昧之誅未泯餘生別圖報効臣無任度祈激切戰恐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重念豫章首府雖久闕守臣聞命辭免已越累旬決無肯受之理欲乞使賜俞允免致再瀆威尊有妨謀帥臣不勝幸願十二月十一日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倪思撰

敕某云云具悉遠稽周室之周賀有若召公之爲保明南國之教所以宣德澤而芳流分西陝之權所以壓形勢而內精乃令諫卧視昔同符求諸九牧之班付以千里之寄豈宜即日以之鎮尚且抗章而力辭惟特倚藩難久闕守其禀已行之命益慰未慕之思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

臣今具奏辭免判隆興府恩命正月二日恭奉十二月十二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臣猶冒拭拜以還感極土于瀆港自當欽承威命即日啟塗庶因藩宣圖報萬一實緣臣衰年抱疾力不能勝是敢罄竭腹心瀆于淵聽伏念臣書身鉛槧本無才略受爵不避遽至超踰夤自扶闕以來遂忘平昔叨竊過分毫髮無補常疑天刑人禍雖于幸免迨聞起鎮特恐轉懼心氣宿疾因此轉甚而又寒入腰膂步履艱窘飲食減少日就羸瘠猶留詔言無地措躬敢令扶憊赴官以親憂之心猶疑臨之質凡所施路失至益深上流重鎮豈容養病俟待旬月定干大戾在臣既乎不能者止之譏又使一邦俟賈將迎其罪過不勝誅矣臣亦仰揆聖意或以臣嘗侍左右謀被簡知不欲使之久閒特畀鄉郡以示光寵是陛下施恩於臣者至深至厚苟非心勤形瘵如前所陳則臣何敢固爲辭避祇冒嚴譴伏望聖慈深賜矜察即降寢命許臣仍舊奉祠脫之進退惶迫之中寘之保全安佚之地此爲恩德胡可勝陳仰冒指揮尚期異日獲祀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允詔 倪思撰

勅某云云具悉入居論輔出任藩宣大臣之職也卿上相印而奉祠祿再更歲籥朕念其久閑是擇鄉郡恩遇之渥猶以爲欲來就章控陳卻而復至辭情懇切求從侍乞退俯徇懷不忘眷清所辭宜允

姚戒一舍人文集通陳判府劄子

某伏以薰時入夏夾綢如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扶德公清東心

惶懼開詹有微。寧庶紫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奉鄉九頓首奏記麾尾之下。伏覩時中某竊惟來植服騰境之山君川妃。駿奔其衛。孰非獻祥來社者。其事大萬王內之初變。詩曰。樂只君子。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職此章以頌。某仰惟聖皇矜恤遠民。謹擇良牧。績將周行。孰爲康屯。頃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是自省閩往綏高安。高安九正甚治也。民樂于發慶曰。九正吾父母也。今來賢又爲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實同之。某嘗謂高安最爾之郡。然地小而實。九爲戚淵。爭邊年來。公之裕而拯之將收者薄而斂者厚。重罹良苦。民食孔艱。老弱溝而壯者四方矣。爲邦者往往外探網肥之產名。內爲肥橐之實計。欲政乎訟理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歟。惟某官廉足以律百祿之食。清足以滌庳吏之濁。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衍山鄉水之民。慕玉山氷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具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來。入爲三公之命。供生。又當待而天下用乏。某不侫。某自丙戌之冬。疇縣封之舊。獲拜履舄。伏辱隆遇。越於梟竄。餞郡章以達其驛奏之衷。封緣官例以濟其道遙之苦。某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餼。以攉遠行。懽意勤懇。眇眇歸來。其何以登此。拜別以來。餘四其載。杜門蔵拙。禱水教書。人惠仁。伏念來爲邦者乃前是宰。將把其餘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某林棲瀾清。人事罕接。不能探使騁。本賛函往傳千騎壓境。忝不可下道左之拜。乃始披遂萬之塞。徑將萬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返鋤仰。儷儷拙跨少鳴賈。攸。布政當門。澤流境趾。某屢祇也。仰止隨封月壁星珠之春。疏在宗齊。直整泥壞者之。所收蹤間。庶人召之役則任務義也。願來九甲。

通陳判府劉子　伏以來明正序。清楞萬涼。共惟判府監簿秘閣郎中。鎮孫令新經理。任重。帝東康聚。民子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來書贊名於旌節之下。仰惟封章。某竊惟判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乎。筆其柄矣。判福星所至。祥露底之。何外邪之敢惡。筆號人望。公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降遲方暮。敬已寬涼。次含玲草水盤厚加瑩調。厲副翹佚。某此嘗告戍句。服改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嚌能安集。公有賢能之政。式擇選屬。綸綍一頒。繪紳交頌。爭爲瑞。侍人賀。某交屢之祇。其家其鄉。自是均拜史主之達。善本衆珠。獨以官守所縻。未能躬拜廡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某欲以某官。扶霜永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為圖集事所至可書。有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以蘇醒而精神之。召在卿府。故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

心痛者不及。致祭某敢為瑞陽之遺黎。故老請禱將者不暇徐行。公其愈者早望寬之。民。于某敢不揩首某祿不速。輿。厌心仕進。內厌誤君。恥與蒋朋。中道驛趴。顧天呼冢。屏業聖恩。尺敕釋不誅。去年恭念先戌。成戌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技擢昜君。帝敕環分已。從舊官。所請促命。只得強出。去家僅二十日。鄉閭為墟。戎衆破屋。歎間聞之。不為虜所焚爲。使父兄弟避難走鄉者。盡爲鄉之豪。惡所劫。家殘室毀。抱此辛酸。冥冥何有。仔罪于茲。茹痛包羞。伏焉矜燭。某撥之矣禮。以民而事邦。君今有驛巖之禁惟是以某家痛方新。心緒凋落。史不能屬思於文。用弁獲以先其鳴于鐘呂之側。尺書拙詞。仰洋與葳。撰擇勵柴。滕不寒而慄。某揣分有間。弗敢僣致随軒大嫌與居之間。仰某於瑞。則民也。於群為倖。蹐工人而本教令惟宜。願來九胄。

陳奐孫通郡判府　四月維夏。一氣九狀。某官輔益化流。移福歆淪。九重簡瑤。王極賛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熏沐頓首端肅載拭通名于典藏記者。首祈監。某聞詩有云。樂只君子。福祿中之。九閥閱名門。慶源孫衍。來佑後人。金紫貂蟬。九盈怪內重也。動靜謙沖。福要祿騎。世俗胳朕之猗何。秋借中以漬二卿。某載惟某官。精金美玉之粹純。霽月光風之瀟灑。文章本于家學。政事可為史師。家家壹有。孰去不可。然厭陵去天尺人匪賢能太守某師將。匪倚郡座。公惠來推行所學。治理有效。餘天人口多矣。翁翁治行。允為朝廷。想重主見思。玉堂有踢道將行也。母日於哉。非其覺言。

祭九奉集　陵王莽傳。贅聚判府詩。吔叮戚。吔戚一曲。難為聽。妾麻離赤令判。椽于規。夜訴倉庚鳴。時主氣化能無。癸高皇神武百世業。安渠小子爲悲隄。九十六萬日可推。祭何從史皆奉。臣臣于臣中朔乃爾。當汝貴汝庸何土。矣精白晝欲晦。蝕日角眉目光。精神皆來推。柄不早去。止爲魚肉空土。靈。土靈淫炭自茲始。昔任今來。祇如此。空華一去何時還。志士幽人淚如雨。

賞慶水調歌頭王判府室挑先生乙婸笑覽　晚日浴餘濤壁月升龍峯。不知今夕何夕。燈火萬家同。樓外芙蕖開遍。人在琉璃影裏。語笑隔簾重。對景且行樂。一醉任東風。黃堂宴。泰酒綠。艷妝紅。文章太守。和氣都在笑談中。正此既籌交錯。只恐星歌未散。溫詔促追鋒。來歲傳柑處。倚宴自從容。

樞府

源流至論　樞府自唐始。名舉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推重於五代。而制詳於宋。

張少瑜集賀樞府啓　誕膺茂冊。進執鴻樞。文武兼惠萬邦。賛襄股肱之助。君臣相濟。千載有加體貌之尊。奏見聲稀。朝廷增重。共以某官。靖共正直。老大高明。斯道足以覺天民。至貴足以弁國殺

允待我心所向然爾其所養為可知主者吾身親見之哉請於是其為待決矣允知於明主惜然息澤於民矣出際于嘉漢陪華貫推自南宮之聚延登西府之嚴位密啟之陰名要大儒之成効方今萬變南北救里邦家才望悉集於禁中驛騎交馳於境上營田積穀兵寓於農擊壤行歌民抑于野惟有政以佑乃辟則厥基永寧于休雖石岩岩徒想前為之岩能呈兩兩宜開右揆之座某仰止大鈞凄然寒谷泥塵無路空實漢而益高矣馬戀軒知盖惟之不棄攀不忘於衆衆觀有幸於埏陶韓允吉南澗集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叛盟我嚴邊備選任將帥蒐補軍實為計甚悉惟是自日傳聞降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為憂雖廟謨深秘非中外所可得聞然人心不安疑慮何以應敵質之輿論請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是然後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為朝廷不欲先露夫知之言若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國計也彼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既遣記使固欲和解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措索大臣乃舉而止要迫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既已成矣况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於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使犯吾國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生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令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虜已和戎所以惠安海內而彼既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是復何害其時六飛果進順動始別為督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侵擾境上事出倉卒置浮言不動難發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即時門下一日之養有極不於左右如索米取領止以鈞意自而行之天下幸甚强幾聖集　賀拜樞府詩　吳公少不踰月遂拜樞府之命治聲一月滿長安冀上呈樞筆其猶空萊危言驚主易能施行事似公難詔解津蕩留邦國廟暮緞積出肺肝拜慶親聞雙白首史傳盛事入永歌　元朝祇集　寄王樞府詩　一歲凡三干臺沈爭薦來通才切時用宜與喻寄任疾邪發奇章挾兵示英武丑言滿為臺婉畫鳴樞府長嗣得雄風摩雲日驁翥嫋紛廟俗千遥抱固規矩老根見奇特袞儒成鼓舞令嘉錢肯行有言未能吐留銘留主令爾罪邪可補鄙俚聊謝賀粗代寒溫燈

大府

周禮天官冢宰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

今司農矣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頒言貨賄皆互文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匪頒之頒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百工之餘財所得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此九職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洪範云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言飲食說次言貨賄說大府在此　兩漢博聞大府丞相府也　又郡史大府衆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通志周官有大府下大夫掌貢賦之二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大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太倉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大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太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織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等　職官分紀隋百官志後齊太府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右中尚方左藏司染諸治東西道署黄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備為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治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分太府寺為少府監　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二人少卿二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宋因唐制置太府寺掌庫藏出納商稅市易平準店宅之事按太府之置創梁以後或為太府卿或為大府寺至今則為太府監其制度皆見太府寺及大府監下

玉府

周禮天官冢宰：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於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鄭司農云：衽，席也。笫，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夫。鄭司農云：夫，或為珠。玉敦，歃血玉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獸人：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給作器物。

獻人：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地官：廛人，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鄭司農云：屠者，謂屠家殺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其皮角筋骨堪作器物者入于玉府。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內府

周禮天官冢宰：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賜予。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其善，亦賜予之。

典婦功：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屠皆官者傳有五府，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官有令丞。

郯徹傳：徹作類禮十二篇，帝其其書

錄寘 內府

外府

周禮天官冢宰：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凡邦之小用皆受焉。謂有來受。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鄭氏譚封外府，謂外庫也。

資治通鑑：梁宗室蕭藻為益州，時鄧元起會討有禪釋蕭藻救之。元起與藻於聚斂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穀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

使唐莊宗紀：同光二年春二月，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天府

周禮春官：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尊此所藏若天物然。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越玉五重，陳寶

側佇立峙崛如此者，哉我形之足倖也。予豈是不貳金銀不佩，既以當荒
於以代槐，食味常素，金東以節限，兼稚日間真粱竹箕，歲暮年過，宿不自修
予厥我於形，客我賤予，予惡態，夢此者予，忍予竹已之累也。予過我如野
我視予如仇，居常不舉，兩者共安，何其鄙哉。予欲為人貧也，則當如阜鄙
后稷，立我伊陟，保又，工萊，禾毛封疆，予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予成，卞
隨，務光，光可逃祿，千歲誰廣，予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酈公
特福為福，今辭從客，予欲為達越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祇
編錄頭，以餘工事，予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庶然
單欲，忘憂害目，予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接輿神
女，委質臣於此一，今之所以顛身成名也。今予上不本道德，中不致仁義
忱然窮窮，守以恩威，寡予之情，觀予之意，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
而快觀自勞形，皆為常人之所善，不亦過乎。於是予羽然悵然，深念而對曰
凡所教教，誰聞今天，以其性拘，係不聞禮義，設以天常，為予所守，今欲使
吾為忠也，即當如任秀，廣乏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
今節義，則當赴水，鍊以金身，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違意，願曰予所
謂天則地綱，則德之先，不登山泥本，則塞處處退位，吾欲吾罔以養性，海甯

以侯游而以娛，最則情，不然我殊，此哉，俱為人體而獨為于頭，五擬人其
倫，餘于僑偶，乎不如丈原涵，潁川司高，范陽張華之卿，劉許南陽鄧禹
河南鄭渊，此數子者，哉茲乃無害，雨我思問寺言語，哉海伊多姿態，武譚
譯尹智孫，哉曰如今然，飾，哉頃如中壺竹而獨文本可觀，意思許序舉龍
附鳳，立登天府，哉紙舟傳車，流淵待珠，豈若夫子使今履古扁綢，于足治
論我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揮圖書，猶緊迫抱壁，雖以求售，嗟乎予羽，何其
塩中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鐵鑿，貫中之衰，事乃聊幼免，功甚昔，豈其奉南
東處，豈老無所本也，丈群其形，猶能不用，非命也，夫主與夫子同度也。元
耶律倚雙溪醉隱集瓊林園賦：夏金燕之形勝，壯帝居之恢雄，名山會亂
而環北，靈朝拱而泡東，蒼龍卧護以懷抱，横陳疊翠於遠空，鍾神秀于天
府，拓天險于居庸。貢與宗九華文集天府美蜀也，昔者大史青澤不下於
蜀，蜀人怨之，天子乃命詞臣草之，以寬儉也。　淵淵西上，惟天之府，昔際
大史，以猛以虎，不寬如之何，民亦仰止，不儉如之何，人亦悴止，有美其輪
有豐其禀，左公右卿，則覲我行，廠佐聯聯，乃莫乃前，嗟我君子，刑牒不言
前引此之，有度者，皆其佐丈之為也，夭極而傾，疾用不寧，既蹶既阻，伊我
皇明，皇曰西土，惟我有痛，其守自今，惟寬儉是腐，椽其雖頹，闢其頻呻，皇

吉哉思侯，心哉仁哉，是遠斯而不幸，驅騎伏江梁，我民我年，惟皇之德，惟
侯之守，收恥于詞，以詔不朽。右天府八章，二章章十六句，六章章四句。江湖
續集宋曹林達言錢台仰王司令，我叔東麓天府　翩坐頂泥，捻黄圖駕
所星自應，德學業端，不指門庭，凍日期梅，白春風既，挪青從今歸路去，台
前記
曾經

泉府

周禮地官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其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癉當為滯。鄭司農云：物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揃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有司，謂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也。玄謂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鄭氏禮註疏司農云曰泉府，泉府錢府，書高祭傳子謀之表曰：昔者帝王泉天地之銚，御海內之富，其不腐紅朽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

酒府

周禮天官冢宰，酒人，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註：入于酒工之府者，是工無飲之酒。酒正當奉也。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註：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膳府

周禮地官，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註：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瓦腐敗，為買之，入于膳人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也。

閭府

一禮記內則，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又曰：子生三月之末，命之名，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命

藏諸州府。注：州府。足州兵之府藏。

國府　劉向說苑：王公爲賞財徧有所聚，秣栗幣帛藏於國府，患不遍於百姓，心不周乎國，則禁紂之所以亡也。

盟府　周禮秋官司寇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盟府者，取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推古會同之盟，不半功勳之事，而得有司功之判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其盟詛。所以省獄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周書嘗麥篇：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周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王室書勳之功，藏於司盟之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正義：凡諸侯初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漢封爵之誓，即盟之類。僖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諸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大師職之。注：職，主也。大公爲大師，兼主司盟之官。襄公十一年：晉侯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注：藏在司盟之府。正：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正義：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注：長府，官府名。藏貨財曰府。覺觽闕評：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故府　左傳定公元年：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注：視諸古之府庫，求其故事。子華子程氏名本，君子九而訓之曰：昔晉之宗君爲周日正，周公作咸周定鼎於郟鄏，脩和周郊，於是晉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大山之器，單唐叔異畝之禾。是以晉之宗君始有蒲璧以朝作，典令其顧廣書在故府。

私府　兩漢博聞：路溫舒傳：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王求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

中府　漢書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館陶公主傳：公主令中府。漢儀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委府　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各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郡置輸官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曰平準。

秘府　史記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府。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藏之秘府。王應麟玉海藝文志：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書正義：職方在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伏君爲武博士，於秘府而見焉。劉歆書曰：古文尚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隋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唐書王綝傳：綝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既門人火爲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秘府。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策府　事林廣記：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古往古帝王以爲藏書策之府，所謂藏書之山，名也。故秘書省謂之策府。曾慥類說：天子北征，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即長臂人也。臂長二丈。長卿入圖，亦在赤黑水。至羣玉之山，西王母所居，先王之所謂策府，古藏策之所，在天子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

書府　書序孔安國志：上送官，藏之書府。長平御覽：江淹表：府之延閣。注：府書。褚亮傳：圖贊十八學士，藏之書府。緯略：徐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國文凡七入書府。大曆遺事：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頲詩：被禁三入地，遺美再來時。宋之問詩：王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此用承明三入事。況七入書府乎。馬融以通儒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宋曾文定公神道碑：栖遲祿費，翺翔書府。書林事類：張衡西京賦：次有天祿石渠校文

之處。注：晉閣名。以校書焉。 藝文志。劉歆七略。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後漢儒林傳。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 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 漢以圖籍所在。有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一閣。藏之於內禁。 漢之蘭臺及後漢之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 典籍謂之天經。祕府。校讎之地。 新唐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 新唐書。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等討論墳典。使閻立本圖象。褚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為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圖書府

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也。 錦繡萬花谷。唐白樂天判。圖書之府。命汝為郎。唐張說曲江集。恩賜食於麗正門院。宴於東壁圖書府。宋袁起巖集謝右相啓。竊以館閣萃天下之英。昔人謂之高選。登壁聚圖書之府。儒者號為玉堂。

記府

史記蒙恬傳。周公旦書而藏之記府。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書。鹽鐵論。結和等四十三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先帝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

典籍府

東漢書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

使師傅議論字六藝。稽合今同異。

三錢府

羅泌路史。後紀。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詳本紀。 史記越世家。楚王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人皆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注：貴臣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赦而封三錢之府者。錢王重。慮人或逆之。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皆此其類也。又云。范蠡至陶。致貲巨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長子。為書遺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所為。慎勿爭。長子又私齎千金。遺楚貴人。至楚莊生家。發書進金。莊生乃見楚王曰。某星某宿。此害楚。害於楚。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使封三錢之府。即前三錢之府也。

家府

漢制叢錄。家府。皇后財物之府。稱家府。亦稱私府。孝成許后上疏曰。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切惑焉。又曰。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皆自謂其財物之府也。按家以私府之稱。亦若家史私官之類耳。

三清府

杜佑通典。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

軍府

左傳。成公七年。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注：軍府。藏府也。九年。晉侯觀於軍府。注：晉景公觀於軍府。藏之庫。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 食貨志。煬帝時。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車府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東漢書百官志。車府屬太僕。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丞一人。主唐改為車府署。

戎府

鄭氏譚綺。戎府謂軍門也。

馬府

韓非子。二微為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理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主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高府

左傳哀公十八年。白公作亂。劫惠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注：高府。楚別府。白公以惠王匿高府。詳亂子。

靈金內府

三輔黃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劍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上即將劍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宰府

翰墨全書。蔡邕上書曰。御由宰府。備數典職。

霸府

北史列傳。東魏崔季舒。自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季舒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賓客輻輳。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當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

奧府

海錄碎事。焦貢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眾利所聚。可以饒有。

潭府

事林廣記。稱仕宦之家曰潭府。韓公詩。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恩府

金華子雜編。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為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南軒語錄。府學去一職事來謝。以恩府稱。先生語教授曰。豈不壞了學校簡司。其實檢察位。不欲人稱恩府門生。及回納名銜。若受薦卷。只自稱門生。如何曰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

義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臨川志應厚宣黃人。通經史。尤精天文。着天象書有圖有說有賦。名之曰義府。呈翁卜史。能言禨祥休咎。不能究其義。厘獨於象數之外。得精義。

學府

南史傅昭傳。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譜代姻通內外。聚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北史盧昶傳。同孫誕博學有詞彩。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教晉王以下皆拜之。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拜國子祭酒

衙府

李綽日聞錄。凡官寺史卒。卒以晨鋪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史以鋪時聽事。申旦致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史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鋪。字府鋪聲之訛也。

臚府

王融新封南史曰。謝超宗齊史稱為黃門郎上。高帝居兒以大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永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臚。既是臚府。政應為司臚。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八賄

蜼

洪武正韻。音猥切。猴屬。尾長。雨則拄於木。以尾塞鼻。爾雅。卬鼻長尾。又隊韻內。爾雅郭璞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郝蔣頭釋曰。蜼亦猴類之獸。卬鼻而尾長。大山海經曰。鬲山多猨蜼是也。陸法言廣韻。蜼似猴。卬鼻而尾長。尾端有岐。說文云。惟季切。又音柚。又惟上同。蜼表丁度集韻。推獸名。似貁。或从虫。作蜼。又愈水切。婁機廣干祿字。蜼音纍。又以醉切。禺屬。又余救切。獸如猴。戴侗六書故。餘許偉切。又余季切。陸氏音誄。又以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推音壘。楊桓六書統。來母。蜼。蜼。說暨蜼隸。雜與蜼通用。象聲。推隸。熊忠韻會舉要。予徵商音。周禮司尊彝有蜼彝。趙謙聲音文字通。蜼。从虫佳聲。俗混推。非。方音見去聲

篆　蜼尊見楊鉤鐘鼎集韻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雖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雅　蜼　並六書統　書　草書　蜼　群千摭見草書集韻

猨蜼

山海經。鬲山。蒲鸏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猨蜼。注。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嶺外代答。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鼻。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床。今冕服所畫蜼是也。大獸能以尾窒鼻。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彝章。厥有由哉。山海經圖讚。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虎蜼

書林事類三禮圖。宗彝古宗廟彝尊名。以虎蜼畫為宗彝。因號虎蜼為宗彝。故并蜼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取其智也。黼之於裳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純以為繡。一之於裳也。袞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並益稷疏。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武蜼者。山林所主也。並唐輿服志。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司尊注。捷健。推注為物捷健

盩蜼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少室之山。休水出而注于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未詳

盩音儔

鼺

洪武正韻：盧猥切。飛走且乳之鳥。許慎說文：鼠形。从鳥畾聲。力軌切。鼺，籀文鸓。徐鍇通釋，鍇曰：飛生鼠也。柳水反。陸法言廣韻：鼺，飛鼺。又鸓，飛生鳥名。飛且乳。一曰鼯鼠。毛紫赤色。似蝙蝠而長。丁度集韻：鸓，一曰以其聲飛。或作蠝、鼺、纍、鸓。籀作鼺，亦作鸓。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或作鸓。鸓並倫追切。又並盧回切。郭守正紫雲韻：鼺，狀似兔而鼠首。倅行均龍龕手鑑：鼺，力水反。飛鼺，獸也。鸓，俗。鸓或作鸓，正。又音雷。韓道昭五音類聚：鸓，音壘。熊忠韻會舉要：半微商音。鼺本作鸓。名飛生。或作鼺。漢書注：蠝，飛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鸓，作鼺、蠝、纍，鸓非。籀文从古畾字為聲。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飛鼺

異物志：鼺之屬，捷勇於猨，猶面皮鼻，微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挿鼻孔中，水不入。性持莽人，見人則顧倒，投擲或墮地奔走，無所迴避。緣樹銜石，或主破頭折脛。俗人為椅刀入云：痴如鼺。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鼺，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猱蒙蜼蠼飛鸓。徐廣曰：騏，挨。漢書音義曰：飛鸓，飛鼠也。

厽

魯猥切。許慎說文：厽，案坺土為牆壁。象形。凡厽之屬皆从厽。力軌切。徐鍇通釋，鍇曰：垒字亦从此。力委反。顧野王玉篇：厽，力捶切。古為參字，七貪切。又音累。司馬光類篇：又力偽切。鄭樵六書略：厽，象累土石為牆壁。戴侗六書故：畾、畾、厽，案垒皆从厽。靁从雨从畾，象回轉形。靁，古文。籀文靁間有回回，靁聲也。垒从土畾聲。纍从系畾聲。櫐从木畾聲。鼺，籀文鸓，从鳥畾聲。鼺籀文，偏畾皆畾聲。徐鉉曰：說文無畾字，靁从壘，象回轉之形。畾不成字，凡从畾者皆當从靁省。按說文實闕畾字而見於他字之偏旁。从畾者甚多，皆言从畾，而不言从靁省，明畾自為一字。徐氏抵欲益許氏之闕，遂以畾為不成字，誤矣。按畾本象物之重累。畾之省文為畾，又省而為田。今隸皆書為累，是也。厽即畾之省也。田如累之之田，而非土田之田也。土田之形方，累之形圓。李肩吾字通：又大兒切。倅行均龍龕手鑑：厽，土為牆。又力追才苛二反。楊桓六書統：來母。畾，說文：厽，絫精遺。韓道昭五音類聚：壘壁為牆壁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魯水切。增土為墻也。通作畾。別作案累，垒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厽，來鬼切。僵象自土凸形。垒亦从土，意畾亦从三田，田即土也。積厽三田，自土之意也。

篆書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㠥

魯猥切。許慎說文：㠥，㠥崋也。从山纍聲。落猥切。徐鍇通釋：㠥，巖也。落猥反。顧野王玉篇：㠥，力罪切。山形。又力水切。累同上。又㠥山也。畾同上。陸法言廣韻：㠥嵬，山貌。丁度集韻：㠥或作嶵、磊、巋。亦書作礧。司馬光類篇：魯水切。㠥㠥，山貌。巋倗，六書故：㠥崋，山多石貌。倅行均龍龕手鑑：㠥或作㠥。三：嶵嶵，力每反。又力追反。㠥，累也。二同。又嵔嶵，上五每反，下力每反。嵔嶵，山高峻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藥，郎猥切。藥崋，山狀也。嶵，品律物。鬱嶵不平貌。又壘落大石。又嶵嶵。又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嵔，說文：㠥嵔。嶵或从累聲。嶵與嵔同。纍磊，㠥俗。畾同上。纍，嶵崋也。从山纍聲，與㠥同。周伯琦六書正譌：㠥別作嵔、礧，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㠥，來偎切。作嶵非。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灅

魯猥切。許慎說文：灅水出右北平浚靡，東南入庚。从水壘聲。力軌切。徐鍇通釋：按漢書，水出浚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庚水出無終縣西，至雍奴入海。通都二行六百五十里。庚亦作浭。落猥反。顧野王玉篇：力水切。水出浚靡縣。陸法言廣韻：作漯，水出鴈門。又溫水名。丁度集韻：漯，溫水波涌起貌。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累。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鼺，从水畾聲。溫，隸。灅或从壘聲。灅，隸。又漯，隸。趙謙聲音文字通：灅，來偎切。方音見本音。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鑸

魯猥切。許慎說文：鑸，鑸鑸也。从金壘聲。落猥切。徐鍇通釋：不平也。顧野王玉篇：鑸，力罪切。或作鑘。同。倅行均龍龕手鑑：鑸，每切。又音雷。鉙首飾也。楊桓六書統：來母。鑘，說文：鑸。鑘，隸。又盧回切。鉙首金飾刻畾文者。从金从畾省。鑸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

篆書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儽

魯猥切。許慎說文：儽，垂貌。从人纍聲。一曰嬾解。落猥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力追切。病也。儽同上。張參五經文字：儽，力委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儽

一曰儽儽疲也或作傫傫垃也春秋傳欽之無傫氏韓道昭五音類聚家
語云傫若喪家之狗羸病貌揚桓六書統來母儽為高來立貌也从人从
纍儽俗儽儽余並見矢韻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又偎儽木偶戲作傫
檑儡儡儡非唐陸輪使楊思齊造偎儡大宗愁削输旨俗字入小偎作
瘰瘰瘰非叟 篆書 儽 儽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儽 徐鉉篆韻 儽 儽 儽
音見隊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儽 六書統

隊

音張切許慎說文隊磊也从阜从累聲落猥切徐鍇通釋落猥反顧野王玉
篇力罪切陸法言廣韻隊鉡實累息又力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隊俗隊
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隊楊桓六書統來母隊磊而
其兒乘也隊从聲隊隸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

篆書 隊 徐鉉篆韻 隊 六書統 隸書 隊 六書統

蕾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落猥切蓓蕾花綻貌丁度集韻蓓華也司馬
光類篇杜罪切韻會定正來帆切華始含也字切來帆來寒連蕾

草書 蕾 張鋳漢見草書集韻

⿰月畾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賄切⿰月畾腫貌楊桓六書統來
母⿰月畾从肉畾聲⿰月畾隸字滌博義落猥切又音儽猥也同上

篆書 ⿰月畾 六書統 隸書 ⿰月畾 六書統

⿸疒畾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疒畾⿸疒畾皮起病陸法言廣韻非⿸疒畾皮外小起釋
行均龍龕手鑑勒罪反楊桓六書統來母⿸疒畾从疒畾聲⿸疒畾隸⿸疒畾有字滌博
義落猥切⿸疒畾非也⿰月畾同上

篆書 ⿸疒畾 六書統 隸書 ⿸疒畾 六書統

⿺辶畾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行急也

⿱竹纍

音張切顧野王玉篇力委切法也丁度集韻⿱竹纍一曰法可以⿱竹纍罔人心者
丹說或从糸作⿱竹纍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竹纍从竹从纍聲
聲⿱竹纍省从厶聲
⿱竹纍隸⿱竹纍或从糸

篆書 ⿱竹纍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竹纍 ⿱竹纍 ⿱竹纍 並六書統

隸書 ⿱竹纍 六書統

轠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轠轤車屬
楊桓六書統來母轠从車畾聲轠隸

篆書 轠 六書統 隸書 轠 六書統

⿰耒阝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耒阝陽縣名丁度集韻⿰耒阝縣名在桂陽或作
涞司馬光類篇又盧對切相濱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篆書 涞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郲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鄰郲不
平字滌博義落猥切音磊

頛

音張切陸法言廣韻頭不正貌釋行均龍龕手鑑盧猥切韓道昭五音類
聚力罪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頛从頁耒聲頛隸字滌博義落猥切音累頛

同上 篆書 頛 六書統 隸書 頛 六書統

⿱畾山

音張切丁度集韻山海經⿱畾山山其上有玉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
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畾山山名从山畾聲⿱畾山隸

篆書 ⿱畾山 六書統 隸書 ⿱畾山 六書統

⿰月累

音張切丁度集韻皮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作⿰月累力水切
與⿰月累同楊桓六書統來母⿰月累余見矢韻字滌博義力軌切

篆書 ⿰月累 六書統

⿱雨田

音張切丁度集韻推石下也楊桓六書統來母⿱雨田余見矢韻此假借字滌
博義力軌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雨田見偎韻此轉注器也鄭康成說禮職金
用金石者作檑⿱雨田推拷之屬

篆書 ⿱雨田 六書統

畾

音張切丁度集韻田閒謂之畾司馬光類
篇魯水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畾說見畾隸

篆書 畾 六書統 隸書 畾 六書統

⿰扌壘

音張切丁度集韻⿰扌壘擡喪家之樂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
昭五音類聚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扌壘从手壘聲⿰扌壘隸

癗 魯猥切丁度集韻癗瘟病或从累作瘰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猥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𤻩原聲瘰隸癗俗𤺊从疒累聲 篆書癗六書統 隸書癗六書統

篆書癗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癗癗並六書統 隸書瘰六書統

⿱大畾 魯猥切丁度集韻大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大畾从大畾聲⿱大畾隸字滌博義音壘 篆書⿱大畾六書統 隸書⿱大畾六書統

⿰耒卩 魯猥切丁度集韻耜耒皃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耒卩原聲⿰耒卩隸⿰耒卩或从水涞俗 篆書⿰耒卩⿰耒卩並六書統 隸書⿰耒卩涞並六書統

⿰耒瓜 魯猥切丁度集韻⿰耒瓜⿰耒瓜瓜中楊桓六書統來母⿰耒瓜原聲⿰耒瓜隸字滌博義落猥切 篆書⿰耒瓜六書統 隸書⿰耒瓜六書統

⿰扌危 魯猥切丁度集韻懸也

嵬 魯猥切丁度集韻嵬山高皃或作𡾨

⿰石委 魯猥切丁度集韻石皃

⿱嵬木 魯猥切司馬光類篇嵬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山也

⿱乂人 魯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累

⿱山⿸厂磊 魯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磊楊桓六書統來母⿱山⿸厂累力罪切⿱山⿸厂累不平也从广纍聲⿱山⿸厂磊同上 篆書⿱山⿸厂累⿱山⿸厂磊並六書統

腂 魯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今玉篇音累皮起也郭氏又俗力果胡瓦二反

店 魯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切

⿺走累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呉彼切

⿰衤累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舊藏作累直軌切裸繫也

⿰立享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多垠也

○魁 洪武正韻苦猥切莊子魁壘又灰韻丁度集韻魁瘣木枝節盤結也楊桓六書統溪母魁余見灰韻字滌博義口猥切又音傀趙謙聲音文字通豁猥切亦得从斗爲意雙音見平聲 篆書魁六書統

磈 洪武正韻苦猥切同上顏野王玉篇口罪切磊磈石也丁度集韻磊磈山皃或作碨嵔嵔司馬光類篇磈又五賄切衆石皃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磈磥石也楊桓六書統豁母磈从石鬼聲嵔或从累聲磈倫五十先生韻寶又於鬼切山險皃字滌博義爲賄切通作碨磈嵔崣韻會定正字切溪磈溪輕牽磈 篆書磈嵔並六書統 隸書嵔六書統

傀 洪武正韻苦猥切傀儡韓道昭五音類聚傀儡聲類傀字楊桓六書統豁母傀又古委切佹異也从鬼从人鬼見人也字滌博義口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傀溪猥切傀儡壯皃莊子借魁壘又傀儡木偶戲也見傀字注借彙傀山皃作碨磈嵔磈磥非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溪磈切傀儡于木偶人戲從彝俱類本作魁字切溪磈溪輕牽傀 篆書傀六書統 草書傀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歴傀氏 羅泌路史因提紀歴傀氏後有歴氏傀氏歴傀氏之迹學者必以不着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歴傀氏失之

巋 洪武正韻苦猥切山小而衆又見灰韻內爾雅山小而衆巋郭璞注小山叢羅郡爲疏釋名言小山而衆叢羊而羅列者名巋陸法言廣韻巋然高峻孫愐廣韻丘軌切丁度集韻苦軌切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巋見平聲此方音因借山小而衆作巋非爾雅小而衆巋俗字韻

樻　苦猥切。丁度集韻：樻，樻木名。司馬光類篇：苦軌切，又丘媿切，木名，靈壽，又求位切，木可為杖。楊桓六書統：谿母，樻从木賁聲。

篆書樻　六書統

蛫　苦猥切。蟹屬。司馬光類篇：又古委切。說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貝也。一曰徐類。一曰獸名，似黿善樂大。楊桓六書統：谿母，蛫說見見母。

篆書蛫　六書統

恢　苦猥切。丁度集韻：苦虺切，大也。一曰恢說論恢。楊桓六書統：谿母，詼余見灰韻。

篆書恢　六書統

郈　苦猥切。丁度集韻：郈，山名。楊桓六書統：谿母，郈說見見母。

篆書郈　六書統

頯　苦猥切。丁度集韻：頯，頯也。一曰厚也。爾雅：貝比博而頯。楊桓六書統：谿母，頯余說見灰韻。字滂博義：頯音軌，小頭也。

篆書頯　六書統

峞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峞，苦軌切，峞巍山貌。又蘂崔切，又五賄切，又五忍切。說文：石山戴土也。

𡸊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嵔磈山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張切，嵔𡼥石也。

僓　苦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苦罪反，又音壞。

𡽤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峞累切，又音唱也。字滂博義：韋，丘愧切，地名，在洛陽。

㞈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側一足。

○

餧　洪武正韻：努罪切，飢也。餧、腇同。又魚敗，亦作鯘、鯘。又隊韻。許慎說文：餧，饑，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餧。奴罪切。顏野王玉篇：餧，餓也。腇，乃罪切，魚腇。又他罪切。腇腇，張參五經文字：餧，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饑餒字，以此字為餧飼之餧，字書無文。徐鍇通釋：那淮反。丁度集韻：餧或作餒、鯘、腇。又腇萎、腇奧，弱也。婁機廣干祿字：餧、餧通用，並努罪切，下又於偽切。戴侗六書故：餧，食不足，中歉也。魚敗則肉不充，故謂之餒。釋行均龍龕手鑑：餒，奴每反，又餒，俗。又腇，與餧同。楊桓六書統：泥母，餧此聲，餧楊，餒或从餒者聲，餧鯘鯘魚聲，鯘或从鯘者聲，鯘鯘。熊忠韻會舉要：徽次洵音，漢魏相傳撮之，餧或作餧。論語：餧在其中矣。亦作餧，或作餧、餧、腇，復為撰，傳並有萎腇咋者，又手從族，平聲讀擊青。文字通：餒，泥偎切，作餧非。孟子：凍餧其妻子。合正：又魚敗曰餧。諸魚餧而肉敗不食。合正：爾是魚謂之餧。注：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俗字作鯘、鯘、腇非，又萎餧作腇非。韻會定正字：切泥磈。泥寧　年餧。

餧　洪武正韻：努罪切，同上。又爾雅：魚謂之餒。注：肉爛也。論語：魚餒而肉敗不食。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字滂博義：努罪切，鯘、腇、腇同上。

篆書餧　餧　並古論語　餧　餧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餧　徐鉉篆韻

餧　餧　餧　並六書統

隸書餧　張納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餧　石門頌　餧　款　餧　切穗

王右軍碑並漢韓子源餧　六書統

草書　餧　餧　餧　餧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不餧不易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帝堯不責時巧，不視大備，逞飯啖羹，不餧不易。

虎不可餧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傳：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摘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麋將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詳本傳

民無凍餧　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妻子凍餧　孟子：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金正叔集和入憫道傳凍餧者：天意正成物，民心猶恐寒。風霜草木死，田野稻粱乾。何謂耕桑者，而無衣褐完。因思餌胡費，把筆謾悲酸。

救餧殺牛　東漢書：劉翊字子相，獻帝遷都西京，時翊起，翊遷陳留太守。翊散所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餒。

輸糴無餧　宋史：張忠定公前後

治蓋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租如其價處折米六萬斛主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米俾輸元估價糶之養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絕糧之餒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饑無絕糧之餒

餒而弗食 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注趙衰班餓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餒其先靈 于華于晉三大夫之嗣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嗣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

父子餒死 書林事類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澄卒荊州饑荒尼殺牛壞車炙之遂父子餒死

餒死空谷 類說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空室盧載爲誄曰誰爲府君天必啗肉誰爲府像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耕餒 論語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羸餒 國語無令分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

乏餒 西漢書魏相傳發倉廩以賑乏餒

窮餒 晉史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從並得存

顏餒 揚子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負

氣餒 孟子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氣剛不餒 王惲玉堂嘉話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爲氣見於行事爲節合而言之謂道故剛而不餒

腇

洪武正韻奴罪切同上漢馬援傳美陵咋舌美陵更矜挽亦作脮楊桓六書統泥母腇奴罪切从肉委聲腇雜腇或从骨韻會定正字切泥魂泥平平腇

篆書[腇]集韻見杜从古[腇]集篆古文韻海[腇][腇]並六書統　隸書腇六書統

⿰妥風

奴罪切顏野王玉篇奴罪切風動也丁度集韻風動謂之⿰妥風司馬光類篇奴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妥風]从風餒省聲⿰妥風䬐

篆書[⿰妥風]六書統　隸書⿰妥風六書統

⿰妥頁

奴罪切顏野王玉篇乃罪切傷熱也丁度集韻頯頯不中司馬光類篇奴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妥頁俗頯正奴罪切又奴每反楊桓六書統泥母[⿰妥頁]从頁妥聲

篆書[⿰妥頁]六書統

浽

奴罪切陸法言廣韻浽丁度集韻浽博雅溼也或作涹司馬光類篇奴罪切又儒佳切小雨又宣佳切浽溦小雨楊桓六書統泥母[浽]从水妥聲涹隸

或从委　篆書[浽][浽]並六書統　隸書浽涹並六書統

娞

奴罪切陸法言廣韻娞好丁度集韻好也或从委作婑韓道昭五音類聚乃罪切又思惟切而書爲古文婑楊桓六書統泥母[娞]奴罪切从女妥聲婑隸[娞]或从委聲婑婑字漾博義奴罪切

篆書[娞]集韻見杜从古[娞]集篆古文韻海[娞][娞]並六書統

隸書娞婑並六書統

⿰歹妥

奴罪切丁度集韻⿰歹妥殍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土罪切不千也楊桓六書統泥母[⿰歹妥]統見遠母

篆書[⿰歹妥]六書統

鯘

奴罪切丁度集韻重垂也司馬光類篇奴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鯘]从魚委聲鯘隸鯘字漾博義奴罪切

篆書[鯘]六書統　[鯘]六書統

⿺辶妥

奴罪切丁度集韻遲遲行病楊桓六書統泥母[⿺辶妥]統見遠母字漾博義奴罪切

篆書[⿺辶妥]六書統

⿰羊委

奴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羠委餒二音羊相羠積也

○**捼** 洪武正韻主藥切摧也又哥韻許慎說文經以杖擊也从手委聲之捼或从木作桵司馬光類篇人是捼切人都果切奴禾切徐鍇通釋或曰摘也蠶累反張參五經文字章埀反丁度集韻書飲捼主巫切獸摯也按椎擊亦謂之捼記曰乾肉則捼而食之莊周曰

背在鍾捶之間。注本又作錘。又曰。大馬之捶鉤。不失毫芒。郭氏曰。丁果切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毫芒也。或曰。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爲捶。捶或謂抗圭近。又作箠。郭守正紫雲韻之棰。又去聲。崔虔謂之笂捶。當作錘。字在小處也。釋竹均能龕手鑑之安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諸棰切。棰又丁果切。本篆生銳。楊桓六書統。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書文字通。捶俗混用棰。漢景帝定箠令作棰。非。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俗字。韻會定正。字切知執。知見捶。

篆書 㩗 徐鉉 集韻見杜從古 集篆古文韻海 㩗 篆韻

隸書 捶 六書統 草書 捶 捶 捶 並張錦溪 捶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大馬之捶 歌齋古今難又智北遊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歟。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致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箠。李則音陸。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徐音爲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鍛冶者悉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爲玷捶鉤之輕重謬矣。

一尺之捶 莊子雜篇天下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疏。捶杖也。取析也。問曰。一尺之捶今朝析半。遠半復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義耶。容齋隨筆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爲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爲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爲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呂喬年叢澤論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畫生一。整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爲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萬尺捶 晉書范寧爲學多所通覽。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魯東門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操捶 管子形勢第二 主棟虐屋怒怒不及弱于下。虎。慈母操捶。注人主過由己。作罪大而怒。餐。過發他人。雖小而震怒也。

折捶 東漢書鄧禹傳。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挑馬捶 唐書封常清爲伊西節度。入朝。而安祿山反。玄宗召見。問策。常清大言曰。臣請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捶渡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天子。壯之。以爲范陽節度。兵敗。誅。

立加杖捶 晉史揮塵劉敏傳。敏嘗散騎而疾其妻有之。敏使奏加妻罪而請解義妻于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埋足受捶 唐書薛仁杲爲人性惨刻。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

遣奴自捶 唐書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嚴。每笞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爲均愛。世比王覽。

用杖自捶 東漢書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兄卒。恭養幼孫。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捶。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鳥衣人捶 宋書王悅之爲侍中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者快傷姦竊甚衆。悅之按覆無所避。衆者共呪詛之。悅之病見兩鳥衣人捶之。及卒。明帝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投之江也。

不聞被捶 宋書王敬弘。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鞋日。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捶。子恢之爲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恢之假盡求辭。敬弘呼至閣前。復不見。恢之閣外拜辭。流涕去。

不堪鞭捶 韻府 摩王符生。幼無一目。洪正惡之。生無一日。洪戲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主鞭

加鞭捶 梁書沈瑀爲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瑀怒。令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

至餘姚獨免焉為富人丙屏故報之琴以箠撾梁書柳渾父世隆善琴渾弟泰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嘗賦詩未就以箠撾琴客適以箭和之渾為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鑪撾甕牖閒評鑪撾二字舊作如此寫黃太史作蘇字當枯木過人賦云取諸造物之爐撾作此鑪撾字者蓋本於劉孝標所謂彫刻百工鑪撾萬物者也

箠

洪武正韻主藥切馬策又杖也漢景帝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亦作撾許慎說文箠擊馬也从竹垂聲之壘切顧野王玉篇之藥帝妾二切張參五經文字音撾見周禮條踏通釋職累切丁度集韻箠或从竹作箠戴侗六書故策鞭類也通作捶郭守正紫雲韻史箠捶鞭箠皆杖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箠条見反韻箠箴从艸箠身縱式从木捶棰疑志韻會舉安次商清音箠通作捶路江釘捶楚之下趙謙聲音文字通雙音見釋竟韻令定正字切知執知真糧纂篆書箠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箠徐鉉篆韻箠棰並六書統隸書箠棰並六書統草書箠張鈞漢箠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脩箠桓寬鹽鐵論秦楯利銜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丙箠東漢書元和元年七月詔曰律之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馬箠西漢書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撾也婁敬傳太王去邠杖馬箠去居岐太平御覽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司馬彪曰髐白骨貌撽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可之吉以官名亭長辭曰亭有行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箠策亦有威怒東野之敗皆貴過度吳會分地記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鍊則埋之上生馬箠句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鋒治以為馬箠獻於吳陰時夫韻府羣玉孫策得馬箠以下江南夢得鞭箠夢書鞭箠為所使有勅趣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諸善也不畏鞭箠桓寬鹽鐵論令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也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

法不止故羆馬不畏鞭箠羆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不事鞭箠元史徐世隆傳為東昌路總管至郡專務以德化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春年而政成郡人頌之小箠大箠劉向說苑孔子曰參來昔舜事瞽瞍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以人試箠北史酷吏傳燕榮為幽州總管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榜箠如舊讀書被箠初學新書王象字羲伯河內人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本郡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將婚立屋然後與別象既為俊所知拔魏有天下拜為散騎侍郎後俊有罪象叩頭流血竟自乞減死罪一等帝不答欲入禁中象引帝衣帝曰我知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帝逆入決俊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出魏志加箠東漢書禰衡字正平依江夏太守黃祖後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慚呵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祖長子射徒跣來救不及時年二十六親執轡箠新唐書張行成傳行成子易之昌宗兄弟皆幸武后貴震天下諸父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總轡操箠溫公潛虛總轡操箠左右在己解曰總轡在上與皆也李密折箠唐書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越王侗遣李密平化及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尚公主上有失德不能死諫又虐弒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為鄙語辱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伯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恨無尺箠李翰蒙求乾文送張道士詩張道士嵩山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九年閒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為詩以贈而愈為之序詩曰張侯嵩山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為國笞羌戎云云符堅投箠唐孫元晏詩投箠填江語木於斯安衆此立殊功三

台星㦸乾坤正。且與張華死不同。身扞笞箠 柳宗元集先府君神道表 先君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欲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戮。吏莫敢與爭。先君獨抗以理。無害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從凡折實而無以奪焉。枕戈折

箠 沈與求龜谿集車駕巡幸平江府起居表 當成以緩慮勝而行枕戈而復晉雖尺棰此志折箠而與漢作天與其時迫

銜痛箠 曾鞏救論蘇其形惠其嚳迫其銜痛其箠驕耳必且横駭況篤駘乎。父慈於箠 宋景文公筆記父慈於箠家有敗子。

鍾 洪武正韻主藥切鍜器莊子在鑪錘之間。又見灰韻。丁度集韻錘鍛也。又聚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將瞻切揚桓六書統照母聲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潒傳義錘爐烹物成物之具也。又之瑞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錘亦用椎方音見去聲。雙音見平聲。韻會定正字切知軌知真 篆書鍾 六書統 隸書鍾

棰 洪武正韻主藥切路温舒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是也。司馬光類篇說文以杖擊也。又都果切木叢生貌。韓道昭五音類聚釋音棰義同

䮔 主藥切許慎說文䮔馬小貌。从馬垂聲。讀若箠。之壘切。徐鍇通釋臧累反。丁度集韻䮔或書作䮔。揚桓六書統照母䮔說見灰韻。䮔从馬𠂹聲䮔籀文 篆書[篆] 見楊鉤鍾鼎集韻 [篆][篆] 並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篆] 並徐鉉篆韻 [篆] 六書統

沝 主藥切許慎說文沝二水也。闕凡沝之屬皆从沝。之壘切。徐鍇通釋臧累反。吾衍續釋行曰从二水。通論詳矣。闕字後人誤加也。後桑字亦多闕字差誤同此。顧野王玉篇之水切。孫愐唐韻又音資。丁度集韻之誄切。闕人謂水曰沝。鄭樵六書略从二水。聲兼意。釋行均龍龕手鑑二水流合也。揚桓六書統照母。[illegible]旦意。沝聲。 篆書[篆] 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徐鉉篆韻 隸書沝 六書統

筂 主藥切顧野王玉篇知委切竹生筍也。

⿰卮耑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小卮。丁度集韻⿰卮耑或从專作⿰卮專。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揚桓六書統照母聲主藥切从卮耑省聲。⿰卮專與⿰卮耑同从卮專聲。⿰卮專字潒傳義又音椿轉又符遇切。篆書[篆]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篆] 並六書統 隸書⿰卮耑⿰卮專 並六書統

䰉 主藥切陸法言廣韻䰉髟切假髮髻也。鄭樵六書略會意。揚桓六書統照母䰉聲。篆書[篆] 六書統 隸書䰉 六書統

揣 主藥切丁度集韻治也。揚桓六書統照母揣本楚委切。假借揣揣五十先生韻實揣摩。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說：忖量也。試也。度也。又丁果切。篆書[篆] 古老子 [篆][篆] 並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 徐鉉篆韻 [篆] 六書統 隸書揣 六書統

⿺危沝 主藥切丁度集韻⿺危沝短小貌。又短貌。司馬光類篇又數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短貌。揚桓六書統照母⿺危沝聲。⿺危沝字潒傳義式軌切。又音水。篆書[篆][篆] 並六書統 隸書⿺危沝 六書統

諈 主藥切丁度集韻諈諉煩重貌。司馬光類篇又之瑞切。又竹恚切。說文諈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又娃。又女恚切。揚桓六書統照母諈聲。諈諉 篆書諈 六書統 隸書諈 六書統

睡 主藥切丁度集韻傳雅春也。揚桓六書統照母睡聲。字潒傳義之累切。篆書[篆] 六書統 隸書睡 六書統

隹 主藥切丁度集韻諸鬼切山貌。莊子山林之畏隹。李軌讀。又或作嶉。揚桓六書統照母隹余見灰韻照母假借雖同上余見本韻。篆書[篆][篆] 並六書統

⿰食垂 主藥切司馬光類篇竹恚切飢也。

[illegible] 主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

[illegible] 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哲執切拜也字滌博義執執切

[illegible] 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支水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八賄

[seal script] 洪武正韻如累切桒也萯也又佩垂貌左傳佩玉桒然服飾備也女水切青義拄同重出誤杜去其一許慎說文蘂从惢糸聲顧野王玉篇聚也張參五經文字人蘂反見春秋傳徐鍇通釋如斞反丁度集韻蘂孔捶切或从木作橤司馬光類篇又汝垂切張有復古編一曰草木華桒別作蘂俗玉篇作甤同郭守正紫雲韻左哀十三佩玉桒兮服飾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而水切緌貌又橤音蘂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或作橤文選盧子諒詩橤蘂楍華落季墨存古正字橤垂貌又華弓也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橤

篆書 [seal script] 徐鉉篆韻 草書 [cursive]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蘂

洪武正韻如累切花心鬚亦作橤蘂顧野王玉篇惢艸木實節節生𠱾法書廣韻花外曰蕚花心曰蘂丁度集韻蘂艸木花叢或作橤通作蘂一曰香草根似茅蜀人所謂㮸賁又汝垂切垂貌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孔捶切又于悅切華聚貌又任悅切鄭樵六書畧樞別義轉注釋行均龍龕手鑑蘂如水反蕊草初生也蕋蘂蘂三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橤音蘂穰梩六書統日母𦾾華心也象其心攢簇在木末以木指之也橤隸作蘂或从糸帶也以糸橤必有糸帶也又以糸指之也又象衆心叢簇之形嫌其與疑惢之類同故以糸指之糸有非叢之糸也華帶之帶也蘂隸蕊孔氏切又粗悅切艸木叢生貌从艸从惢惢多心也艸叢生則心自多原注惢 [illegible] 註俗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廣韻聚字滌博義通作橤桒並從𦾾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蘂

橤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

蕊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又草木叢

篆書 [seal script] [seal script] [seal script]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seal script] 徐鉉

篆韻 [seal script] 並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草書 [cursive] 王羲之 [cursive] 孫過庭 [cursive] [cursive]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東陵玉蕊 王明清揮麈餘話政和二年三月宋帝於太清樓錫燕有南海瓊枝東陵玉蕊幷燕予

連房玉蕊 趙希鵠會心錄李德裕作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不可殫紀後為洛陽有力者取去有所謂腸迴檜球子栢

連房玉蕊。賈氏譚錄注每州莩叱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者也。

佩玉蕊 左傳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麄則有之。

玉蘂花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吾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抹族金英夾竹廣山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逮及鳳林鳴酢醹于西瑤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周益公大全集玉蘂辨證 唐昌玉蘂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劇談錄太平廣記及鶻研集所載皆本於此。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休復。元稹。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

錢文季文子狀元云春用揚吉州于直龍賦玉蘂詩老詩火精奉聞。今承秩滿還朝。就以爲錢。內長畫攬羣芳博物華。夕披衆就聚螢卑。花來止圃無新唱。詩到西崑有故家。鄉里孝廉流澤遠。弟兄科甲播坤奇。盍歸史觀閒羣玉。徐步詞垣判五花。賦公詩。詩內言揚大年與錢文僖劉子儀數公唱和。號西崑集。後進學者爭效之。風作一變。謂之崑體。唐賢諸詩集其屏不行。文季未出文僖。而上世本姓劉云。趙正則方法司户沿檄而歸。玉蘂已過。進賦卑予韻詩奉答。內長春深遊客競紛華。寶馬香輪帶翅車。不爲來者指隱樹。有誰肯顧野人家。飛飛粉蝶雙相狀。皎皎銀蟾色共奢。今偫審言詩勝畫。傳神何必趙昌花。唐詩人杜審言爲吉州司户。正則嘗封具詩於廨舍。林順卿迪教授兩爲玉蘂花賦長韻。富膽清新。老病無以奉累韻。用楊文君韻爲謝。內長 廣竹付賣耕才華。如節鸞和馭寶車。曾燕瓊林天一隅。却吟玉蘂市三家。大篤追補唐詩闕。唐賢賦此花止二韻及口韻。盛事常流賞頻詩。到有冰姿廷客佳。白泥勝種白蓮花。 次韻建秀侍制玉樂。內長三月姑射山前雪照人。長安水畔態尤真。步搖翹玉中心整。瓔珞淦金四面勻。常共茶蘼嚴浪蕊。循階芍藥殿餘春。自從唐代來天上。直到平園見後陳。 去夏孫從之示玉蘂佳篇。時適未款賡和。今年此花盛開。輒次嚴韻。并以新刻辨證爲獻。了之 食菜曾饕三百四。種花重香一番新。洞仙舊賞輪無逕。工部高吟筆有神。璧雪難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青春。向來偽帖今冰釋。從此嘉名徧廣輪。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曾達瑞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今揚花即玉蘂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曾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攜拾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王多有揚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傅于容見此帖。乃作紀可云。比瑒史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國觀異代前賢帖。如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冰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春春開花如冰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彷彿。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曷主方韻諸陽秋。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曾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曾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呼瑒。曾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藹天下多。瓊花天上稀。結根託靈祠。地着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亦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

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外引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容齋隨筆物以希見爲貴，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南史劉杳傳楮花出處。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栝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答曰葛洪字苑作木傍吞。廣韻玉篇不收栝花根字。集韻陣榐栝，木名，汁可爲酒，或作榐，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觀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葉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止爲賁朝樹于注云木延不爲貴殿本唯俗命茶蘼又問根株合花玉蘂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

暮春方八出，攢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吳周叔之言，以爲瓊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豈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爲瓊之注耶。楮音佇　南史劉杳傳所謂楮酒者，乎雪傳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衍俗訛楮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杖杖切，在上聲三十八杖韻中，復疑木妄，於是刱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續添揚巨源唐昌觀玉蘂花。　精空素艷照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宮上玉花春。瓊花玉蘂說而爲一說，出風俗雜談，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自也，世以爲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伏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孫偒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樵原庋。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花樹之和李李

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丛別集）百紫千紅，莫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記得月衆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朵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瓊梯栽。　題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趺謀叔之子元理同里巷，往還熟，其父初無揚汝士帖，小說雖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主於孫句亂詞，蓋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全芳備祖雜著　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李吳人不識，自文饒品題，始得名，然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趺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有此花，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而晏元獻珠集門亦有翰林盛謀議度借示揚州后土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至蘇文忠公軾長短句云后土祠中玉蘂，蓋指舊名也。又按晏元獻實以李善文選注質瓊花之說曰瓊赤玉，與此花不類，而東坡亦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其訛，而許氏說文亦以瓊爲赤玉云。叅寔丈時說　沈傳師奉勅浙西，尚書凡丈招隱山，觀玉蘂，戲書即事，見懷之作，丹陽使令書其後云招隱玉蘂花以二公詩著名，累經兵燹，花偶存而刻久失，好事訪尋，每不滿意，任持

置弗問者幾人矣。昔覺秉主法席，求府治刻本，礱石重鐫，遊客觀花，讀詩頃還，三百年舊觀，良足嘉美。自晉宋招隱名甲京口，古松脩竹，清泉幽澗猶在，談詠誇詡，勝絕通者。採伐童赭，責不副名。覺師培植補別，立志不倦，加以年序，蒼翠環合，景物增邃。師與此寺，此詞同永，其傳尚勉之哉。湖子泳陰霖拈　戴顒于仲若捨宅爲招隱寺，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數里，孤處於萬山荒涼之顛，所由山徑石腳，纍纍不絕如綫，是名招隱寺。有宋芾隸碑，以紀仲若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選文于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其泉清泚，閣之右有亭名玉蘂，巍扁其上，亭之下有玉蘂二株，對峙一架，其枝條蔓雜于蒲萄之所，可比輪囷磊瑰，如古君子氣象焉。其葉類柘葉之圓，尖梅葉之厚薄，其花類梅而等瓣，蜷小厥心微黃，類小淨瓶，莫春初夏盛開，葉獨後凋，其花白玉色，其香殊異，而其高丈餘也。是名玉蘂，土人僉言此花自唐迄今，自天下與此寺只二株，亦猶瓊花之於維揚，千餘年間凡幾遭兵燹，幸存。今唐長安白玉亭觀，及御史所居閣前，往往不可稽考，而僅餘此寺，雖然李德裕、沈傳師再賡之詩石如新，自可以究其終始，欲天下皆知此花非山礬，非瓊花，其裊出群儀而自成一家也。故詳紀其本末云。江淮肥遯愚一子覩歷其寺，寄書鎮江

志在招隱山。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壽宮住持余
五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于宮前花圃。時紫泉馬先復有詩。里人龔理于
中次其韻曰。山水窟宅江之南。搜奇扶勝味絕譜。朱方招隱最超絕。樹作
玉蘂珠瓔潭。高花密葉互掩映。柔柯老榦相撐攙。叢林何事着此種。香嚴
鼻觀禪獨參。繞之百匝足未止。讚以千偈言猶甘。空山受滅異今昔。枯松
折竹徒侵攙。彝罍遷移鼎鍾去。誰復別識走與蟃。溫澤縝栗風比德。素使
不見情難堪。東皇移根謹訶護。玉丑殿陛青光涵。藥宮仙人妥長珮。青鬢
一尺瑤華簪。長齋三時晝方靜。凍雨一洗春正酣。眼中突兀現妙相。塵緣以
閒道棲神菴。瞿曇老聃共空寂。出彼入此容何慚。人間多事到詩酒。甚欲
忍口牢三緘。荒城邂逅此叅者。慎欽却肯拼春移。時當晴埃吹野馬。採擷
沃若眠吳蠶。清尊如空雜花亞。落日欲墮西山銜。流年過眼急於電。留此
一賞容非貪。即今芳事已塵土。我輩政爾多空談。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
也。宋景文公筆記。維陽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本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
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唐昌觀
中樹。曾降九天人。鸞駕香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擇心媒。岳
東几詩。路入千山萬木清。松羅會蔚接烟叢。康跑泉眼涵秋影。鶴帶雲容
度曉晴。花徑有時傳相國。蘚碑無字紀昭明。六朝輪壁今何處。藏得十年
蕙帳名。楊東山詩。境入平園便有聲。唐昌觀裏舊知名。已堆玉珱分金粟
更抻銀花小翠瓔。雖曼春風勝薛長。山礬香氣晉齊盟。世間百卉應無恨
不遇王公杜一生。劉後村集竹院過僧話。山門拂地迎。英雄猶有迹。般若
太無情。玉蘂春陰密。琅玕曉暑清。半生來往屢。也合送人行。鄭松窻集七
言古詩　維揚后土廟瓊花。安業唐昌宮玉蘂。判然二物本不同。嘆作一
般良未是。瓊花雪白輕壓枝。大率形模八仙爾。山礬野路多見之。然斧僅
梭如彌離。比之玉蘂似實非。金粟冰綵那有此。花精中有碧膽獸。別出攏
總高半指。清馨靜夜衝九天。招引瑤臺女仙子。來風躍馬汗浸淫。偷折綮
香分月姊。紫莖柘葉荼蘼條。少到尋常人眼底。粉林內苑集賢閣。雨露承
天近尺咫。從人不識天上花。又把山礬輕比擬。葉醜而遜共漆黃。不着霜
纖偏入嶽。江鄉老少知此名。鄭陣場音無正字。方言土諺隨古訛。鳥馬成
焉圖應爾。清波雜志。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
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唐武元衡詩。唐昌觀玉蘂花　琪樹年年玉蘂
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楊凝詩。題同前
瑤華玉蘂種何年。蕭史秦嬴向紫煙。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

鄭谷詩。亂前唐昌觀玉蘂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曉入嚴風起
春時雪滿牆。白居易詩。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
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嚴給事聞
玉蘂花下有遊仙絕句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緣啼鳥
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元稹詩。題同前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
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嚴休復詩　首唱二首玉蘂花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蕣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
鬟。裴楫詩。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過作二首　千枝花裏玉塵
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
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惟有斑斑滿地花。劉禹錫詩和
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二絕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
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題集賢院玉蘂花　鳳
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
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顏。李
衛公集　憶翰林院玉蘂花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
閣老。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御
史大夫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下低帷。內署沈大
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入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嘗
遶于此玩。舊賞煙霄遠。前懽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奉酬浙
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江南西道都團練觀
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沈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
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偉欲不
勝簪。宋徐鉉詩。和貢員外戲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斸蒼
苔手自栽。若見唐昌舊顏色。爲君判病酌金罍。王直方詩。玉蘂花　閬苑
瑤林春曉若。仙妃舞罷卸霓裳。墳珠安地濃雲佩。尚帶天邊風露香。予應
春詩。次韻劉幹韻　傷心春暮晤庭柯。驚見枝間萬玉瑳。柳巷依稀蝶絮
繭。藥堦髣髴撲燈蛾。雲車仙馭朝攀弄。月色花光夜遣摩。欲醉尊還重苜
句。主人儻許客頻過。華鎮雲溪居士集　玉蘂花千屏玉蘂花。瓊花也。唐世
尚多有之。今則甚鮮。惟揚州后土廟一本最盛。花如八仙而五出。有香特
清。雖乾不歇。揚人往往盛以絳囊而佩之。唐長安唐昌觀所植名聞天下

每歲花時傾都來賞。一日有美姬擁侍者八九人，皆鮮衣靚粧，徘徊花下。忽謂侍人曰：當折一枝，赴玉峯閑草。遂折花出門，跨駿乘煙而去，見者駭愕，方知其爲神仙。異香滿庭，彌月不散。當時詩人多賦頌者。當年玉蘂冠京華，不獨人間壓萬花。曾使瑤池冰雪手，親來折向玉峯誇。沈遼金淵集　桂公明家玉蘂花　桂隱山中有此花，仙人曾住七香車。可憐一朵開如雪，冷落西門處士家。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玉蘂花二首　風吹流聲繞珠霞，勝遊還遇琬陵花。又邀相伴西王母，請宴昌城玉蘂花。　七色斑龍一作斜紫雲輦，九光華蓋赤霜袍。更陪金女花時宴，玉蘂花前是碧桃。京口詩集　郡守集賢校理王公與君玉玉蘂花　玉蘂生禁林，地崇姿亦貴。散漫谿谷中，蓬萊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蔽山月，瓊瑤爲之瘁。歲久自扶疎，巖深愈凝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史輕邦梅溪詞　菩薩蠻　玉蘂花　唐昌觀裏東風軟，齊王宮外芳名遠。桂子典刑間，梅花伯仲間。龐首鋑腰雪，瓊細雕晴月。推寫七香車，姝雲飛玉沙。

餌石藥　晉書：庾袞字叔褒，陽翟人。少履勤儉，世號庾異行。張泓掠陽翟，袞率宗族及庶姓保禹山。賊至，袞勒部曲，整行伍，持滿而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皆退。袞以寇難方興，乃携妻子適林慮山。林慮人歸之，咸曰庾賢。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及將穫，下山中塗，目眩發墜崖而卒。

餌松藥　太平廣記：方紀曰：南嶽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十丈，圍即數尋，而桑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株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澀，與諸處松別。忍俵錄：松桑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畧燒令蜜熟，勿太熟，極香脆。

屑瑤藥　楚辭思玄賦：屑瑤藥以爲餱兮，斟泉以爲漿。

採瓊藥　李白詩：崑山採瓊藥，可以鍊精魄。

霜藥　蘇東坡詩：約子重來喫霜藥。

檀藥　王尊輔詞：梁花鏤雪成花，檀作藥。

浪藥　蘇東坡詩：浮花浪藥都盡。

落藥　騷經：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藥。蘇東坡詩：牛酥煎落藥。

嚼藥　王融新對：文選郭璞遊仙詩曰：放精凌霄水，對藥艳飛泉。

人參藥　溫庭筠詩：香風軟，遠人參藥。

柘漿露藥　曾鞏元豐類藁：遊玉山石巖記：崖乳欲滴，膝如凝酥，若柘漿露蘂，嬋于美味，說者云可以安躬。

流珠金藥　神丹隱書：漾珠金桑，篤電來橋，許丹于

茶蘂花　宋景文公集：媚蕤無柔密，柔變不勝長。非鄰粉自白，似狹骨中香。不分櫻桃艷，名先播樂章。近世民間雜曲，始有茶蘂花者。

花蘂夫人　韻府群玉：蜀妃花蘂夫人，能詩詞。

甤　洪武正韻：如累切。說文：草木實甤甤。顧野王玉篇：今作蕤。又儒佳切，揉楯。唐韻：人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甤，音蕤，條生也。揚桓六書統曰：母甤，艸秀不實說。見灰韻。

篆 甤 六書

古 甤 說

菙　洪武正韻：如累切，荊也。周禮有菙氏。陸法言廣韻：燋炊用荊菙之類，孫楯。廣韻：時髓切。丁度集韻：菙，木名，有菙氏，掌共荊菙以灼龜，或作垂。司馬光類篇：主藥切，擊馬也。一曰策也。又是棰切。揚桓六書統：禪母筌余見照母坐周上，余見灰韻。熊忠韻會擧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垂禪見切，荊屬，作菙，非。周禮菙氏。合正古精垂雙音見照音舊夫狀，此字挨偏傍增入。韻會定正字切：禪軌禪神禪菙。

篆 埀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書 埀 並六書說

草書 𦳊 群于摭見草書集韻

菙氏　周禮春官：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燋炊用荊菙之類。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則士長權貳是也，是則荊杖云用荊。云菙之類者，菙所以捶笞人馬，用荊竹爲之。此亦用荊，故云菙之類。

惢　如累切。許慎說文：惢，疑也。从三心。凡惢之屬皆从惢。讀若易旅瑣瑣。又才規、才累二切。顧野王玉篇：又桑果切。陸法言廣韻：才捶切。丁度集韻：聚惢切。戴侗六書故：艸木華未舒含惢之象。又作蘂。傳曰：佩玉蘂兮，予無所繫之。謂佩玉下垂如惢也。又作蕊蘂，亦也。从惢，亦聲。孫氏如壘切。按宗非聲，乃會意，然亦後人所加也。揚桓六書統：禪母𦁒說意惢，隸。周伯琦六書正譌：蘂，孔捶切，華惢也。从三心，象形。別作桵蘂，通。說文字原：心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切，亦通用桵。趙謙聲音文字通：日鬼切，少木華外曰鄂，內曰惢，象含惢之形。雖从三心，而又如此說，以見六義之不可泥也。或用甤，亦借藥作蕊蘂蘂。蘂非。樊音見去聲。

篆 惢 六書

書 惢 說

隸書 心心 六書說

橤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木名。司馬光類篇：孔捶切。鄭樵六書畧：橤，韓注。韓道昭五音類聚：同上。揚桓六書統曰：母鐵，孔氏切，从木，蘂省聲。

篆書[篆文]六書統

[竹惢]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女委切，箭初生也。丁度集韻竹叢再生曰[竹惢]。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委切。楊桓六書統曰毋蘂乳氏切，从竹从惢，惢多心也。竹叢再生則心自多，亦聲。[竹惢]隸。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文]六書統

嫤 如累切。陸法言廣韻不悅。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伊捶切，恚也。楊桓六書統彈母嬟亦聲。嫤隸。字滌博義時髓切。又音義。又於避切。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文]六書統

𣅈 如累切。丁度集韻汝水切，𣅈𣅈，短貌。楊桓六書統曰毋𣅈，从几日聲。𣅈隸。字滌博義音𣅈。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文]六書統

劙 如累切。丁度集韻柔弱也。楊桓六書統曰毋[篆文]从刀聲。劙隸。字滌博義劙音蘂。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文]六書統

壝 如累切。丁度集韻土埒。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俞水切，埒也。又欲鬼切，起土為埒也。又杜果切。又以醉切。又于果切。夷佳切。楊桓六書統彈母壝余見反韻。篆書[篆文]六書統

捶 如累切。丁度集韻以杖擊也。楊桓六書統彈母捶，說見照母。張于敬經史字源韻略又主蘂切。

箠 如累切。丁度集韻馬策。楊桓六書統彈母箠說見照母余見反韻。張于敬經史字源韻略又主蘂切。說文擊馬策也。字滌博義說文杖也。篆書[篆文]六書統 篆書[篆文]六書統

[禾垂] 如累切。丁度集韻博稚積也。又禾積也。楊桓六書統彈母稚余見反韻彈母。字滌博義時髓切。又特偽切。篆書[篆文]六書統

[犭惢] 如累切。丁度集韻獸名，似猴，移也。司馬光類篇聚蘂切。又秦醉切。又下介切。又才瘵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才癸切。楊桓六書統日毋[篆文]。又此胥切，从犬，桼聲。[犭惢]隸。篆書[篆文]六書統 隸書[隸文]六書統

[止止] 如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如水切。

[無山] 如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水反。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骨中脂，亦作䯿，亦作髓。許慎說文[篆文]从骨隓聲。劉熙釋名髓遺也，遺㵊也。顧野王玉篇先委切。又隨相嶲切，骨髓本从骨隓。陸法言廣韻骨中脂也。徐鍇通釋相累反。丁度集韻[篆文]選委切，或作髓䯿隨。司馬光類篇息累切。六書故[篆文]素問曰髓者骨之充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髓䯿髓三俗，[字]正，髓通，髓俗。音髓。韓道昭五音類聚須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母[篆文]骨中液也。从骨隓聲。書[篆文]有文，隨隓有文。髓、髓並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字]。今文作髓。漢郊祀志稿髓毒貫。趙謙聲音文字通[篆文]息委切。作髓䯿隨，非。倫方言齊人謂滑曰[字]作遺，非。記[字]遺以滑之。合正。韻會定正字切心執心新鮮髓。

[骨僞] 洪武正韻息委切。楊雄賦[字]伊音。注[字]入伊音水，言其大破死亡也。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郭陽傳入於骨髓。

[骨隓]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郊祀志先鵠鵠[骨隓]。篆書[篆文][篆文][篆文][篆文]並集韻 [篆文]茅君傳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篆文]徐鉉篆韻 [篆文][篆文]並六書統 隸書[隸文][隸文]並六書統

真書[字]蔡襄 行書[字]黃庭堅 草書[字]王羲之 [字]索靖 [字]鮮于樞 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邵子觀物外篇：胃主髓。坎為髓。五藏生成篇：諸髓者皆屬於腦。王冰注：腦為髓海，故諸髓屬之。解精微論篇：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奇病論篇：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也。靈樞海論：腦為髓之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熱病髓熱者死。難經：髓會絕骨。藏經：黃帝云：諸髓皆屬於腦。又云：腎主髓，髓生肝。九墟云：人有四海，腦為髓之海。是太陽經入絡於腦，故五穀之精津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孔，補益於腦髓。今視藏象，其脊骨中髓上至於腦，下至於尾骶，其兩

傍附肋脊每節兩向皆有細絡一道內連腹中與心肺繫及五藏相通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髓虛者腦痛不安髓實者勇悍凡髓虛實之應主於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聖濟總錄論曰骨髓之病應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故虛者腦痛不安身常清慄髓實者身體煩躁勇悍驚熱當隨證以治之

龍髓

太平廣記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漢武帝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之勢皆刻木為之運動如生出於黃袞之巧思也拼巧下

蛟龍髓

太平廣記漢武帝宴于未央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稽首黙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爾仰頭看屋復俯指陛下腳者足以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後幸瓠子河見前梁上老翁獻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方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斑螭髓

太平廣記會稽謝玄卿採藥遇神女遊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斑螭之髓祥仙子出廣異記

白獺髓

王子年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嬌婉痛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噴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稗覺寥雜記。玻曰。玉骨何勞獺髓。贊

丹豹髓

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既耽於寶懷。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拂驅之。

鶴髓

漢書五梁木清鶴髓詳見楊子

鳳髓

唐杜牧樊川集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十洲記云鳳喙作續絃膠與此說異詳膏

石髓

台州府赤城志寒石山有石髓。證類本草石髓味甘溫無毒。主寒熱中羸瘦無顏色積聚心腹脹滿食飲不消皮膚枯槁小便數疾癖塊腹內腸鳴下痢腰腳疼冷男子絕陽女子絕產血氣不調令人肥健能食治金瘡性溫宜寒瘦人生海臨海華蓋山石窟土人採以澄陶如泥作丸如桿子有白有黃擲佳矣劉義慶世說嵩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曰此仙館也所飲者玉漿耳所食者龍穴石髓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次藥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沐出于丹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膠鍾山白膠王屋青數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朱蔡九節丈結太微嘉木瓊華腦實流淵綜眼赤河絳壁北汲太玄之酪中極二儀之脈雲瀆蒙丈昆丘神雀廣夜芝吠流淵青狄真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神丸石飲玄瀨上感蔚圓之金精下摘玄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陵赤蘇萬歲一主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下隱之所遠

餐石髓

太平廣記王烈與稽叔夜共入山遊戲採藥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殺殺狀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烈數百尺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食數丸如桃大因攜少許歸欲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事類蒙求王烈。嵇叔夜。志趣非常而嵇不遇命也。捫虱新話晉人盧無類多欺誕于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採以餉嵇叔夜夜視之則已為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猶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濕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使飯之不滿伏堅凝成石也。提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叔末披圖猶康當時待碎或指摩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安有定分。不可力求也。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注意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婢息久甚於退之。已會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為信無乃一徑庭耶。出沈舟中半值元鄭起蜀山清偈集王烈餐石髓圖五百年方開此山寒光浮暎濕而乾明明正是洪濛髓只恐凡人不嘗餐至融新封文選沈約游沈道士館詩曰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黃石髓

仙傳仰穗周封文也能行氣煉形黃石髓而食之謂之石鍾乳

飲

石髓 仙傳許栖巖因乘龍馬謁帝令公於西蜀道經劍閣馬驚墜於崖墜萬丈之底得至太乙元君之室因問道而留之命生玉女酌石髓而飲之後栖巖偏遊仙境而再拜辭歸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荒淫能如此猶再得見吾也墜下閣談青杜李老一日談墜枯井中向五尺餘入一洞曰大唐玄都洞瞻視閣內見一道士寄許丹臉凭几猜明傳有侍琴執簿李君乃稽首拜揖而出因顧侍者度琴而揮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李曰昔於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撰神思也爾以業障不脫憶故事叔夜即爾前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大行山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訖覺襟靈和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因恭服石髓復憶亡石架之書如信宿爾拜進子太平廣記 周穆王進**金髓** 真誥御漱金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并州山傳 髓味歛玉玄**白**

玉髓 本草味甘平無毒主婦人無子不老延年生藍田玉石間 **地髓** 本草地黃一名地髓又服輕身 **澤芝**

地髓 仙傳呂尚為周文武之佐服澤芝地髓 **乾坤精髓** 龍虎經乾坤精髓狀於雞足山中玄冥之內為金丹之根帶也

疾在骨髓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并本傳

深於骨髓 吳越春秋吳越王曰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并本傳

怨入骨髓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遣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并本傳 王明清揮麈後錄曾王隆云溫益字禹弼徽宗以瑞邸舊僚即位未久擢尹開封欽聖因出曾文肅為山陵使益為頓遞使拜官次扳轎以人衆壯折其臂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旁忽應曰益在斯由是怨外祖入骨髓時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援使逐力為引重至於斥文肅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為中書侍郎與大獄欲擠文肅父子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

德入骨髓 西漢書鄒陽傳陽至長安見王長君留數日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常談膝錄西漢鄒陽事梁孝王王以為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令陽求方略解罪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多奇計往見謀以其事先生曰欲見惡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王美人兄也陽乃請曰願有稱也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見於太后太后必德長君入於骨髓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而言之事果不治

痛入骨髓 史記伍子胥傳越王句踐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 燕丹子燕

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後逃歸求欲復之為書與其傅鞠武有曰令秦王反戾天常虎狠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冣丹每念之痛入骨髓 漢書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 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授融為涼州牧隗囂反叛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憤若發蠓非忠孝誠慤孰能如此

樂藏骨髓 西漢書董仲舒策曰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精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

愛入骨髓 唐杜工部詩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

說透骨髓 上陽子雅雪雪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

哀徹心髓 楚辭胡笳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

擬歸兮徹心髓。**補填骨髓** 楚辭蘇東坡服胡麻賦 補填骨髓流髮膚兮。**伐毛洗髓**
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
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中獨語從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
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卻食伏氣三千年一反骨
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 見仙傳。**易髓** 漢武
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備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
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
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
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
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鎖腦取髓** 王子年拾
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
經垂十萬言二人退鎖腦骨取髓代為膈燭。**破腦取髓** 契丹志 太
宗會同十一年遼帝主大發閒張彥澤劫掠恣鎖之及臨刑斷腕取鎖監
刑閒門使高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天鑿腦髓 江州志宋裴奕德化鄉民村慧誠真年十四母疾篤
中夜禱之天鑿腦出髓雜藥進之母疾已乾道元年也
剝膚槌髓 杜陽雜編唐憲宗寬仁大度未嘗不以聲樂為意或
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
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
剝膚槌髓娛耳目焉。**食粟益髓** 太平廣記東明國有梧枝
粟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
之益髓。**取髓救母** 孝友周鳳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有母患風疾
累年不能步履妙心用紙糊一毬實以金紙一
少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急聞世人有取肝刲股以行孝者今願
破腦出髓救母餘年。如三界神明能賜佑助妙心用腦髓大於紙毬內若
使紙毬成灰而外毬不損害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
直頓門上右手執木槌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能自知忽有神人叱
之令起始覺少蘇捫其頭則髓已出如傷抑然不痛楚復以刀瘡藥母云
見持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昨晚遇道人授與我此藥令母喫即如
服撕成滿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使覺手足輕快叫曰試扶我下床若無疾
者母子俱喜長老以事達于州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狀與之錢五十千趙

二十足以為孝養之勸時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也 **骨脛髓枯** 夷堅支戊二大夫者京師
醫家後從臨安官至翰林
醫痊既退居吉州敬藥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貲數萬橋屋後小
圃廣袤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牆頹仆正壓右足跳折骨缺痛不堪忍
市民范接骨以外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工
自頭下至足皆以髓為主故能持以久長方壯之時或有跌折药精髓充
盈則可施板夾接傷處乃用外藥塗傳隨其輕重淺深剋日復舊今大夫
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及也卻捨去後張宛轉榻上呻吟幾半年
而死。原 工日執 **髓竭人亡** 上陽子古之哉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
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本無根而能久者
剝骨無傷髓 內經素問刺要論刺骨無傷髓髓
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論肌決**
髓 漢書論肌決髓紫陽宗旨反覆玩味令義
理決洽於心論肌決髓然後乃可言學 **學詩得髓** 韻語陽秋
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坡長句云累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
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躲還密君泉咽復流蓋用子美微雨止

還作斷雲踈復行也蓋其心景慕之切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
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
耶東坡贈孔毅父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前生子美
只君是信乎枯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不言得髓 傳燈錄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本名菩提多羅後
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因
改號菩提達磨師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
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
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
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
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 **斬脛觀髓** 帝王世紀紂斬朝涉
之脛而觀其髓 朱以
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
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將渡水而況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
髓不實故畏寒紂乃
於此斬脛而視髓 **潰髓** 山居淸用久飲酒者腐腸
爛胃潰髓蒸筋傷神損壽 **書篆髓**

宋陸游渭南集跋郝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窻手記。蘇東坡集榮陽鄭得彥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家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積渴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彤刻求䛠。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落見髓 逵文國語解。落見髓。見名。

治髓 孫思邈千金要方灸法補髓圖。 治髓虛腦痛不安。膽腑中寒方 灸法 芎藭 當歸各三兩 桂心二兩 人參四兩 棗肉研如脂 羊髓 酥各一升 大麻人熬研如脂 牛髓各二升 右十味。先擣五種乾藥為末。下棗膏麻人。又擣補濡為一家。下二髓并酥。內銅鉢中重湯煎。取拌為丸如桐子。酒服三十丸。日二服。稍加至四十丸。 柴胡發泄湯 治髓實勇悍驚熱。主熱方。 柴胡 升麻 黃芩 細辛 枳實 梔子人 芒消三兩 淡竹葉 生地黃一升 澤瀉四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三升。去滓下消。分三服。聖濟總錄治髓虛寒地黃煎方 生地黃五斤洗切 補骨脂 人參各五兩 右三味。擣羅為末。每用酒二升。藥末二兩。羊髓一具。去筋膜。一處細研。慢火熬稠。瓷器盛之。每服一小匙。溫酒化下。空心日午臥時各一。 治髓虛骨寒溫髓湯方 附子炮去皮臍 人參 黃耆 細辛去苗 桂去麤皮各一兩 右五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空心食前溫服。 治髓實勇悍髓熱生煩柴胡湯方 柴胡去苗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細辛去苗葉 枳實去瓤麩炒 梔子人各三分 澤瀉 淡竹葉細剉 生地黃切焙各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下芒消半錢。再煎一沸。去滓。分二服。早食後日中服。 治髓實氣勇悍煩熱枳實湯方 枳實去瓤麩炒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芎藭 甘草微炙剉各一兩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食後夜臥。 治髓實使人勇悍驚熱地骨皮湯方。 地骨皮洗二兩 胡黃連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澤瀉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枳實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瀡

洪武正韻息委切。方言齊人謂滑曰瀡。禮記滫瀡以滑之。顔野王玉篇息累切。廣韻瀡滑也。戴侗六書故選委切。說文滫下。韓道昭五音類聚息委切。又思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母瀡本義。若瀡以水滑米。餘義從隨省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適。

篆書 瀡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瀡 瀡 瀡 並六書統

隸書 瀡 六書統

草書 瀡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艹靃]

洪武正韻息委切。草木華敷貌。又集韻。司馬光類篇選委切。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又草名。爾雅菌麃靃。釋行均龍龕手鑑靃靡也。與靃同。又音靃。楊桓六書統心母靃本廬郛切。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瀋侍義。又草木弱貌。趙謙聲音文字通心兆切。从艸靃聲。亦借靃。[illegible]韻少靃靡。叟音見集韻。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靃。

篆書 [艹靃]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艹靃] 徐鉉篆韻

草書 [艹靃]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靃

洪武正韻息委切。玉篇露也。廣韻靃靡草木弱貌。韓愈城南聯句。春遊轢靃靡。又集韻。顔野王玉篇靃也。又呼靡切。陸法言廣韻草木貌也。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息郛切。說文飛聲也。雨而飛者聲靃。釋行均龍龕手鑑草木弱貌。又音霍。地名也。楊桓六書統心母靃本廬郛切。假借靃。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靃靡。細弱貌。為值雨則重弱不能飛。故亦得从二隹在雨中為意。叟音見集韻。韻會定正心執切。又靃靃細貌。字切心軌。心新鮮靃。

篆書 靃 六書統

隸書 靃 六書統

嶲

洪武正韻息委切。越嶲。古卭都國。武帝元鼎年間始置郡。名有嶲水。言越此水也。章休武也。郭忠恕佩觿集嶲嶲上湖主鄰。似為一角。又均狀觿子

巂馬下息委切。越巂郡。丁度集韻巂或作嶲。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徂兗切。嶲、倜六書故嶲又粗沇切。越巂漢郡名。應劭曰故邛都國有巂水。漢武帝開屬益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書志注先桑反。嶲非。乃攜字。郡守正紫雲韻又特此切。蜀中郡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嶲俗。嶲通。嶲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户圭切。楊桓六書統心母嶲原聲嶲。嶲誤。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滌序義音髓。趙謙聲音文字通嶲見灰韻。此轉注。㩗作嶲非。史名為嶲。兒明俗字。韻會定正嶲。

篆書 嶲 集韻見杜从古 心執切。水名。字切心執。心新鮮嶲。

書 嶲 集篆古文韻海 嶲

六書 隸 嶲 六書 草 嶲 鮮于樞見 統 書 統 書 草書集韻

越巂縣 唐書地理志。越巂縣。漢郡名。武帝置。今縣漢邛都縣地。屬越巂郡。有越巂水。後周於越城置嚴州。隋改為西寧州。尋改巂州。仍分邛都置越巂縣。州所治也。元一統志。巂州元屬。大曆四年正月。刺邛州清江臨漢兩縣復置之。大和六年五月。西川奏移於臺登城。 行巂州 臨漢鎮在唐為縣。天寶末巂州陷於雲南。鮮于仲通以巂州之餘民置行州於此。事見雲南志。太平御覽漢書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傳曰。越巂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都縣。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捌千餘里。郡特好桑蠶。宜黍稷麻麥稻粱。 十道志曰。巂州越巂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為邛都國。 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長什數。邛都最大。 九州要記曰。巂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志曰。越巂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又玄中記曰。割而復生。名曰反牛。 十道記曰。越巂有瀘水。四時多瘴氣。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時中人多悶絕。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越巂上疏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存。 又十道記曰。瀘水波而見石。土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渼。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鷲鵝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漢志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作。旄十。即今上坐縣。楊臣源百家詩。別巂州一時慟哭。雲日為之變色。 越巂城南無難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寬聲一慟悲風起。雲暗青天日下山。

䭂 息委切。揚雄方言。䭂謂之䭂。以豆屑雜餳也。青髓隆法言廣韻。鏞餅香。云餅也。丁度集韻䭂豆屑和飴也。或作䭂䭂。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

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䭂䭂二俗。䭂或作䭂正。韓道昭五音集韻䭂。青䭂。楊桓六書統心母䭂从食隋聲。䭂䭂者䭂或从麥。類䭂。

篆書 䭂 䭂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䭂 䭂 並六書統 隸書 䭂 䭂 並六書統

髓 息委切。顏野王玉篇息肯切。草名也。字滌序義青髓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髓草也。

䯝 息委切。陸法言廣韻䯝或作䯝。孫愐唐韻髓坪切。丁度集韻䯝䯝或不省。或从系。作䯝。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切。䯝也。又直坪切。楊桓六書統心母䯝从系隋聲。䯝䯝或从隓省。䯝俗。

篆書 䯝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䯝 䯝 䯝 並六書統 隸書 䯝 六書統

崔 息委切。丁度集韻。息罪切。動貌。 逆貌。楊桓六書統心母崔。余見清母及灰韻。

篆書 崔 六書統

㒸 閵 雋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並須背切。

叉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息累切。叉並頭。

矐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青累切。

○

峏 洪武正韻部癸切。山一成。書作伾。又灰韻。內丁度集韻峏山名。或从人作伾。或作㕈。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部鄙切。楊桓六書統並毋峏陑坰𠈰並見灰韻。陑同上。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宮羽清音。注見擧悲切。

篆書 峏 陑 坰 𠈰 並六書統

草書 峏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伾 洪武正韻部癸切。書主于大伾。又灰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伾山名。或作峏。楊桓六書統並毋峏。余見滴毋陑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灰韻。此方音作伾。非。

篆書 峏 𠈰 並六書統

秠 洪武正韻部癸切。黑黍一稃二米。又紕。㯿𥝀作秠。又灰尤二韻。

○

觜 洪武正韻即委切烏喙又支韻許慎說文觜觿也以此朿聲一曰鴟之遵誅切顧野王玉篇觜子累切觜口烏喙也又作咮周禮注言廣韻觜喙也觜上同丁度集韻觜祖委切鴟舊頭上角觜一曰觜觿星名或作咮觜觜觜一曰石鍼謂之觜張有復古編觜从此朿遵誅切別作觜音遵為非又將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觜俗觜通觜正又嘴俗觜月二音嶲俗觜音二音嘴嘴咮喙嗚觜六俗韓道昭五音類聚離觿觜音紫楊桓六書統精母嶲余見支韻觜余見支韻嘴从口朿聲咮嗚嘴或从觜聲嘴觜觜僕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觜烏喙以朿象形此觜趙謙聲音文字通觜晶星切烏喙如朿者俗作嘴知周觜作觜嘴咮非借山曲如喙者作嶲非韻會定正字切精栽精精羨觜

篆書 咮 觜 嘴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觜 嘴 篆韻 並徐鉉 咮 嘴

隸書 並六書統 咮 嘴 並六書統 草書 觜 並黃庭堅 觜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書林事類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也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注葆守也旅軍衆也言佐參伐斬艾除凶也漢天文於辰在申自畢主陳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晉志實沈之次觜觿參代實沈之次唐天文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觿注參陽也淮南仲秋之月昏在尾旦觜觿六月令長刊平旱魃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七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刊昭昭有光利行兵史天官書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漢地理志上應天關也天之志觜參實沈也益漢西河之地上應天關也出唐書

料角觜 揚州府志係淮東纂底處南控大江東北大海自來防托之地沙脉渊漲不常潮小則委蛇曲折水路可見大則一望浸沒非熟於往來舟師未易捏擢料角觜直木碱淺二水不雜今本州分兵戍守係在海門縣東

新華觜 水利文集按續圖經云有新華觜分注觜蕨家觜蓋觜即匯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

金剛觜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去縣西南三里只出淮岸以禦淮水衝擊之勢今圮毀

鏵觜 宋范石湖大全集在興安縣五里所秦史祿所作也迎海陽水疊石為壇前銳如鏵衝水分南北下為湘灕二江功用奇偉乎交代手德建寄情之導江自海陽至縣逶迤濶逈狂瀾既奔傾中流遇鏵觜分為兩道開南灕北湘水至今舟楫利涉粵徑萬里人誅敘天違史祿所鑿始無謂秦無人虎嵬同否耳紫藤縷老蒼白石淄青洮是開可作社社酒百世祀脩廢者誰歟配以臨川李江湖集觜陽劉氏史祿渠主此分水世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灕江會湘水楚山要轄石長戢鑿崖通塹三百上萬師安知有史祿剗壯況帶圯潰尾我舟閒淺悚若人奚是天下奇男子只今渠廢無人脩嗟乎秦史未易訾

呂口觜 登州府志黃縣呂口觜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堅守三觜 宋史李彥仙傳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敵遁道陸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為後圖致虛怒其沮衆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為汝守若不惠力金人將尸汝於市衆皆聳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伴北金人追之伏發擒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

十五觜 無錫縣志間江上有觜凡十五曰閘江觜錢家觜陳家觜蔣家觜春家觜盤塢觜牽山觜鹽亭觜大觜蔡墓觜韓家觜後峴觜邵墓觜許峴觜春積觜皆近江之島

南湖觜 江州志州境大川過江鄰南湖觜豫章諸水入之並漢合為三江其總名則彭蠡澤也

鳳凰觜 長安志杜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琉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今所鑿崖塹尚存俗呼為鳳凰觜

老鸛觜 宋史濮國公紀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宋子趙孟錦率兵大戰于老鸛觜

鰣魚觜 寶祐濡須志在無為縣天河中有沙觜名曰鰣魚每歲四月江水入巢湖至十月湖水出大江皆沿鰣觜過城下留連顧托久之乃去注爲方輿勝覽鰣魚觜在岳州華容縣風土記皆傳有異人識曰江西沙洲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州志鰣魚觜在岳州岳陽樓前沙洲也水涸則洲露水泛則一望成湖俗云鰣魚觜過狀元生蓋以洲過岳陽門則岳州必出進士也

駱駝觜 長沙府誌在長沙府長沙縣城北江口去縣一十里諺云駱駝圓出狀元與地紀勝在瀏陽諺云駱駝觜圓出狀元

象鼻觜 江陵縣志在縣治東南沙市邊臨大江奔流所潄前人壘石為堤以備衝決之患

貫鐵觜 續世說漢貫暉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則援備類不乎之目之為貫鐵觜受詔脩高祖實錄詔集群輸身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脩王溥暉嫉尊賢真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及惡之謂同

刑曰。貫餘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遣非疑。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馬。馬明叟實賓錄五代貫肄累任史職。長於記誌。才華未能過人。而議論本強。類極荊湘近事九國志云。馬氏將湖南。有謠言曰。馬去已不用鞭。鼓牙過今年。及遣鎬侍馬氏歸江南。鎬居長沙。為劉言所逐。是歲言亦為潘不平之。目為貫鐵背。五代諱史貫肄傳。肄脩唐史。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其定服闋。復起居郎脩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肄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脩類不平之。因目之為貫鐵背

貫鐵背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

前蜀邛州土豪貫師怒。狀貌寢陋。好大言。嘗上陵下。閭里惡而憚之。呼為鐵背。後從王建。建命以官。十國紀年類說。故老能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庭臣羣所以拒天兵者。貫鐵背越班而對。衆謂鐵背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帝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救。於是衆笑而退

英鐵背 大和志 遷英禪師臨濟九代孫也。出家龍安縣悟法於廬山歸宗真靜禪師。佛印名之曰英鐵背。

目為猪背 東子諸類 重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郎唐言。每士大夫過。但以背舒觸使是短長也。時人目為猪背。以其狀似背猪土。數子弟因戲以其彈自操為甚猪背大夫猪背郎之屬。少聞為入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與大獄鍛煉。舊見一弟子載令記不得近者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閱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為處分了。郡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來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略聞得一項語言德明。

背尖 王明清揮塵餘話 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出。徽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來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慰撫俚諢詒曰。子背尖如此。誠奇人也。因困辱之已而勝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於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因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敘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顧右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有里書避追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素見曰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背不尖否。端初愧作而罷。端初有子。即梓伯彥全也。梓伯遂外祖之遺体。不但曾氏之指節可驗。而高明豪放醞胥之。梓伯亦不自隱。遂侍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岳邢郡公淑孫也。

紅銅背 宋景文公集 紅銅背出永康山谷中。其体若猪。惟羽間差黑。人亦畜之。然不能久也。故贊云。蜂質剛啄。尋黑于羚。因綱就耨。亦馴厥心。

蠣背 鎮江志 以啄貴得名。又名銅背。獅物與之。能仰口承取

鳳背 青鳳嘴聞南恩州北甘山鳳凰累其上。每大風。其雛墜地。人或取其背謂之鳳凰林。唐杜工部詩 麟角鳳背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十州記 仙家煮鳳喙麟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紺趾丹背 續漢書 禰衡傳 衡作鸚鵡賦云。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背綠衣翠衿。又見衿字韻。

裂膝破背 文選 射雉賦。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轘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胃裂膝破背。

剖殼戒背 唐張說之集 龍興寺碑。觀夫廣大無極者虛空也。四輪傳之而佳精微無体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之壞。背有為妓。故剖之以殼。背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綱致。決之以定力。

黃鵠背 宋蘇東坡詩 其對黃鵠矜尔背。韓詩舊連翩。兒熙有似鵠背子。由已凡老奮一決矜尔背。

鴨寒下背 老學庵筆記 鶡果上題鴨寒下背。

黃鵠背 宋蘇子由詩 呀呀黃鵠背。舊事也詳之。

摘鷹背 持覺 茶雜記 唐建茶與今不同。今抹茶者得茶芽。即煮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背。斯須炒成滿室香。

搏則利背 百川學海 師曠禽經 鳥善搏鬪者利背。

𩁹

即委切。韻野王玉篇 子罪切。山林崇積貌。丁度集韻 山貌。或省作𡼖。司馬光類篇 祖𩁹切。又丑水切。又取猥切。又祖猥切。字𩁹傅表幠有上。

篆 𡼖 𡼖 並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𩁹

即委切。韻野王玉篇 𩁹。

崔

名。字漆傳義。又音背。即委切。韻野王玉篇 子誅切。莨帝也。丁度集韻 山曲也。又子尾切。擇行均龍龕手鑑 即水反。又即佳切。高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 山狀。五音類聚 又子罪切。楊桓六書統 精帚崔。康熊。崔集。熊忠韻會 舉要 崔嵬。又前楊雄賦。崔嵬而成觀。並注才木宗積貌。韻會定正 子切 精𩁹。精精𩁹𩁹。

篆 崔 六書統 隸 書 崔 六書統

濢

即委切。陸法言廣韻漼漬。孫愐唐韻遵誄切。宋重修廣韻汁漬也。丁度集韻祖誄切。說文小溼也。司馬光類篇又七辭切。下溼。一曰物之小落溼。揚桓六書統精母。濢从水翠聲。濢。趙謙聲音文字通从翠聲。

篆 濢 徐鉉篆韻書　隸書 濢 六書統

洅

即委切。孫愐唐韻說文雷震洅洅。本作代切。丁度集韻雷震謂之洅。司馬光類篇祖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雷聲震。揚桓六書統精母。洅从水再聲。洅。

篆書 洅 六書統　隸書 洅 六書統

臎

即委切。丁度集韻博雅臎膏也。一曰肥貫謂之臎。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七醉切。肥也。揚桓六書統精母。臎从肉翠聲。臎。字滲傳義又音翠。

篆書 臎 六書統　隸書 臎 六書統

噿

即委切。丁度集韻鳥喙。一曰鳥聲。又子尾切。司馬光類篇祖誄切。揚桓六書統精母。噿从口翠聲。說見支韻噿字。

篆書 噿 六書統　隸書 噿 六書統

璻

即委切。丁度集韻玉也。司馬光類篇祖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遵誄切。揚桓六書統精母。璻从玉翠聲。璻。

篆書 璻 六書統　隸書 璻 六書統

峻

朘 即委切。丁度集韻赤子陰也。或从肉作朘。揚桓六書統精母。朘。說見支、灰、歌三韻。

篆書 朘 朘 並六書統

槯

即委切。丁度集韻祖猥切。木蕞積。揚桓六書統精母。槯从木崔聲。槯。

篆書 槯 六書統　隸書 槯 六書統

蓌

即委切。丁度集韻詐也。挫也。司馬光類篇祖猥切。又祖對切。詐拜也。又祖卧切。揚桓六書統精母。蓌本側駕、駕二切。協韻蓌。字滲傳義子罪切。又音蓌。又音詐。

篆書 蓌 六書統　隸書 蓌 六書統

嗺

即委切。丁度集韻口䶌也。揚桓六書統精母。嗺子尾切。又祖猥切。从口崔聲。嗺。字滲傳義子罪切。口嗺。韻類也。又灰韻藏回切。

篆書 嗺 六書統　隸書 嗺 六書統

肶

即委切。丁度集韻■也。揚桓六書統精母。肶。余見真韻。

篆書 肶 六書統

捘

即委切。丁度集韻推也。揚桓六書統精母。捘。余見灰韻。又真韻。

篆書 捘 六書統

雇

即委切。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祖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揚桓六書統精母。雇从广崔聲。雇。

篆書 雇 六書統　隸書 雇 六書統

嶵

即委切。司馬光類篇祖委切。山貌。鄭樵六書略嶵崒。揚桓六書統精母。嶵从山罪聲。嶵。又嶵崒。山貌。本音罪。

篆書 嶵 巗 並六書統　隸書 嶵 嶵 並六書統

嘴

即委切。捽村切。觜龜手鑑作嘴。韓道昭五音類聚同嘴。並作觜。貫象二字。鳥喙也。字滲傳義作嘴。子委切。又音嘴。捐欣伏也。

𦐑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同委切。

趡 ○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累切。蹶趡也。

趡 洪武正韻千水切。走也。又地名。春秋會于趡。許慎說文趡動也。从走隹聲。春秋傳曰。盟于趡。顧野王玉篇且水切。陸法言廣韻又音地名。徐鍇通釋取誄反。丁度集韻取水切。司馬光類篇又悉水切。又在呂切。邾邑也。戴侗六書故。春秋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揚雄賦曰。神騰鬼趡。傳亦曰奔也。類篇曰。走貌。徐鍇類篇之說迨是。揚桓六書統清母。趡。此水切。說見。雖趙。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字滲傳義。雖氏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趡青鬼切。走動也。隹聲作雖。非。方音見諭音。韻會定正字切。清親清。清十趡。

徐鉉篆韻書 趡　篆 趡 集韻見杜從古　趡 集篆古文韻海　隸書 趡 六書統　草書 趡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盟于趡 春秋桓公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神騰鬼趡 揚雄河東賦。天子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乘雷輈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

雜 千水切。陸法言廣韻：細訖。韓道昭五音類聚：細鴉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雜，此水切。从隹，今聲。雜隸

篆書 雜 六書統　隸書 雜 六書統

猝 千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此背切。獸也。楊桓六書統：清母猝，从豸卒聲。

篆書 猝 六書統

髼 千水切。字滌傳義：初委切。髮好也。

○

跬 洪武正韻犬蘂切。半步，一舉足也。亦作頃蹞。許慎說文：跬，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上丘弭切。揚雄方言：半步爲跬。顏野王玉篇：跬，舉一足。行也。頃蹞同上。與跬字同。郭忠恕佩觿集：佳桂。上古茶翻，美也；下丘弭翻，佳步。徐鍇通釋：傾背反。丁度集韻：趕，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或作跬頃蹞。司馬光類篇：跬又郡委切。敍跬用力貌。李軌說。又空媧切。又先結切。疲也。一曰分外用力貌。戴侗六書故：跬，缺婢切。又作蹞蹞趕。釋行均龍龕手鑑：蹞，或作跬。舌。又窺癸反。楊桓六書統：谿母跬。此聲跬。秖。鞋，或从圭，从奎。跬隸傳國有兩借頃蹞爲跬。上今見谿母敍。借蹞或从頃聲。頭隸。頭或从䞓聲。蹞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本作趕，今文作跬。又作窺。前伍被傳：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師古曰：窺，音跬，半步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趕或轉頃。記：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作跬頭蹞非。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俗字。借山險貌。作𨈭非。字切窺視。

篆書 跬 蹞 蹞 𨈭 徐鉉篆韻　跬 集篆古文韻海　跬 並集篆韻見杜从古

跬 𨈭 蹞 蹞 䠞 並六書統　隸書 跬 䞓 頃 蹞 䠞 並六書統

草書 𨈭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顛跬 宋祈筆錄：達父忘禦，馬顛于跬。許馬字。

頃 洪武正韻犬蘂切。禮記：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又庚梗二韻。

隸書 頃 六書統

蹞 洪武正韻犬蘂切。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

隸書 蹞 六書統

頍 洪武正韻犬蘂切。弁貌。又舉頭貌。許慎說文：頍，舉頭也。从頁支聲。丘弭切。徐鍇通釋：傾基反。司馬光類篇：又五委切。又居悛切。又窺絹切。一曰弁小貌。戴侗六書故：詩云有頍者弁。按禮，緇布冠缺項。康成讀缺爲頍。冠無笄者，用頍以組圍頭，以繫冠。缺其當項處，以後繫束也。弁有笄，不用頍。故毛氏直謂詩辭以爲弁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頍，俗頍今。楊桓六書統：谿母頍，說。聲頍𩑤。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俗混頍，或轉缺。韻會定正溪已切。首弁舉貌。字切溪已。溪輕牽頍。

篆書 頍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頍 徐鉉篆韻

隸書 頍 六書統　草書 頍 張錦溪　頍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頯 洪武正韻犬蘂切。莊子：其頯頯。注：太朴之貌。陸法言廣韻：小頭。又巨追切。丁度集韻：又矩鮪切。䫌，頯中央廣而兩端銳者。釋行均龍龕手鑑：頯，說。二音。韓道昭五音類聚：頯，又音軌。楊桓六書統：溪母頯，余見紐韻。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面顴也。字滌傳義：丘軌切，又音跪，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已。溪輕牽頯。

篆書 頯 六書統

⿰足奎 犬蘂切。顏野王玉篇：去弭切。步足開貌。陸法言廣韻：跬踦開足之貌。丁度集韻：跬，或省作奎。韓記。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弭反。楊桓六書統：谿母⿰足奎。隸同上。丘余見紐韻。

篆書 ⿰足奎 集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足奎 奎 並六書統

⿰火奎 犬蘂切。顏野王玉篇：去弭切。火貌。楊桓六書統：谿母⿰火奎，从火奎聲。字滌傳義：丘癸切。又音跬。

篆書 ⿰火奎 六書統　隸書 ⿰火奎 六書統

缺 犬蘂切。丁度集韻：卷憤也。諸項中隔爲四綴，所以圍冠者。儀禮：緇布冠缺項。通作頍。楊桓六書統：谿母缺。餅。音咒切。

篆書 缺 六書統　隸書 缺 六書統

烓 犬蘂切。丁度集韻：行竈。楊桓六書統：谿母烓。說見齊韻。

篆書 烓 六書統

抧 犬蘂切。丁度集韻：頒闕也。又灰璧切，擊也。楊桓六書統：谿母抧，从手只聲。字滌傳義：丘軌切。又音企。

篆書 抧 六書統

圭 犬桼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犬𦛛切

䟨 犬桼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癸切衆闕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八賄

水 水經一

水經桑欽撰。酈道元注。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窺天。厝籌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河水崑崙墟在西北。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褫。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一百里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河水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昆侖。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瀆。獨也。出其所而入海。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眾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

里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粤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逕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昆侖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昆侖。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調州。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蔥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

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羊。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度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存。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又逕蒱那般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逕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於南海。四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訶剌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

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褐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褐國南。城北雙林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栴檀木為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圖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罕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恒水。又東逕毗舍離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離。維耶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於此。本奄

婆羅女家。捷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下流。有一國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小夫人問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上我置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兩手將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言小千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東有申迦肩奈揭城也。佛下三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從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恒水又東逕罽饒夷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

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白淨王宮也。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隨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志。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猶更脩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育王以青石作后像。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一龍吐水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右。昔去十里也。太子以三

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華。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宿。一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昔言白也。鉢愁者宮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於是逕詣貝多樹。貝多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竺之中也。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空荒無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至五河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

惟前到河闍世王致恨。卻則梨居復悲。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墻闕彫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在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北三百步。阿王於此作泥梨城。梨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曰。作泥梨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東又南逕小孤石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以三指畫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鵰

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摩阿難肩佛心鳥蹄及孔悉存故曰鵰鷲窟也其山本身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四里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聞耆鷲也又竺法維云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首楞嚴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其樹處有林西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西坐時魔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魔手自

從南來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佛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諸佛處四天王奉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邊嗽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渡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尸迦國波羅柰城竺法維曰波羅柰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一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巴連弗邑又順恒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恒水在北佛不說戒處也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

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加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之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宜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後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宗周纏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雖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脉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致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衆歸之鴻致脉其細趣以辨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

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琴畢近浮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洲說崑崙山在海之北海之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之室東北臨大闊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咸湯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長萬里形如覆

臺。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
五萬里之丈舉言浮圖。謂崑崙之傳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土。
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
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
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
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
來。上廣玖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干北辰星之輝。名閬風巔。其一角
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
相似。如一湖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朱霞九光。
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元氣流布。玉衡理九天
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奇特。皆出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從華紀東方
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如削。下
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
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
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
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
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
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
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
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
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
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淳思絕根。尋自不登。而
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
孰使辨哉。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經曰
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
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
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
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
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
海下矣。河水又南入蔥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
國。蔥嶺之山。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

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
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
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
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
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險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
赤土身熱之坂。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
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
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
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南。城臨嬀水。地方千里。大國者有商賈車船
行。書國爲書記也。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傳曰。蜺羅
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
注於西海。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紅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爲菩
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餧餓虎處。皆起塔。又西逕陀衛國
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
大塔。又有佛樓沙國。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
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月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
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緣於是
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
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調曰。佛
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
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
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須菩提置
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香花七寶璧玉供
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佛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揵陀越王城
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
步羅龍淵。佛到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揵陀越
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
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靬
條枝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
可月餘。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
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
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

罽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比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山。即葱嶺也。逕岐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俗與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又東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之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土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葱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

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治且末城。西通精絕二千里。東去鄯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鄯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為鄯鄯。百官祖道橫門。其自請天子。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屯田積粟。令得依重。遂置田以鎮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治汜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西北去烏壘千七百五十里。至墨山國一千三百六十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為牢蘭海也。

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鄯。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漢書釋氏西域傳曰。葱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壁于溢者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東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眾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為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

夜聞兵馬。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去蒲犂七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鄯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治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云。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龜茲東北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於是徙

沙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盧蠱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三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水分為二水，澗瀾雙引，洪瀾潛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海為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國治尉犁城，西去都護所治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

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犁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犁國，治渠犁城，西北去烏壘三百四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犁，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犁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墾田土所也，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昌海溢，蕩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鄯，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

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

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注。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境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歷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若釋名郡，羣也，人而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治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河逕其

南而羈絡遠矣。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築政紛亂，郡亦棄廢。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狹作橋，度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大小榆。迷唐種人，不樂遠河橋，兵來無時，知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發，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與諸種相傍，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濱山沿河，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羌。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二十七部，洪河與建威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為過，俱來相去三

又並大村以板横次之施句欄吞疊飾綺在清水川東也又東逕隴西河
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右逕沙州北段國曰洮河西南一百
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黄沙猶若
人委干糒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黄沙周回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
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曰
同總名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静徭使也釋名
又曰縣懸也懸於郡矣黄義仲十三州記曰縣絃也絃以貞直言下體之居
鄰民之位不輕其誓絕繩用法不曲如絃絃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
半也漢帝元年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
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濫瀆東
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東又逕澆
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
吐谷渾阿豺為安西將軍澆城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黄川城河水
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首紋頒擊羌於石城枝河壁坑而死者八百
餘人即於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黄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
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
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右歷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
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
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
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處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
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
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
連衆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
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
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
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
其仙者人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為之唐述山指其堂密之
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托焉故秦州記曰
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
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
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
謂之野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

五峯欲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原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黄河東流也
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
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河州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
左右列水水出西北歸東北流逕列城北又入灕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灕
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溪
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又東北逕榆城
東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鄉
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
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
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
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應謂是山之關塞也漢書音義曰皋蘭
應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
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灕水又東北皋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灕水灕水又
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南逕
白石城西而注灕水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
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令灕入逕東南注之而不
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水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罕开溪注之水出西
南山下東入灕水水又東左合罕开南溪水出罕开西東南流逕罕开南
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昔慕容吐谷渾自燕歷陰山
西駐而創居於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十
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
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北嶺北
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
亂流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
白石城北又東枹罕开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
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
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
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
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
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洲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
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
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

知彝臺西傾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
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嵻南北三百里
中。地草便是龍鶴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曾城北。沙州記曰。嵻城
東北三百里有曾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
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
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
甘枳亭。歷望曲。在西南去龍桑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
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
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
索西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
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
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
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和亭北。東北注洮
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
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埋
川水。水南石底橫下。北歷蕈埋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
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東歷川西北溪。南流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賊城
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
博川水。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
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
蓋延擊狄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
西。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東北下。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
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底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
故楊雄稱響若坻頹是也。又西北歷白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
山。濫水又西北逕武階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
夷曰道。有公主謂之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
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神
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號
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為隴西太守。
六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
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合而亂流
逕金柳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尉治

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
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
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金城郡也。
漢昭帝始元五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為修遠縣。河水逕其南。
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
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湟水又東南逕龍夷城。
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
之獻。以為西海郡。治此城。湟水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
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
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
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為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
葱嶺。其羸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
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為神推為豪。河湟之間多禽獸。
以射獵為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為湟中羌也。湟水
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經
戎峽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
羌城西。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
孫都為侯國。王莽之監羌也。謂之臨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水
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
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
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流石杜蘭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
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出西
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
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
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
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平之北山
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西平西
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逕夷。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
東南流。水出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
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中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
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
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為侯國。魏黃初

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為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
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有若削成。樓下有神祠。彫牆故壁存焉。闞駰曰
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
亭北。雞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葦谷水。水有
四源。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
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
山。西北逕護羌川北。歷安夷城北。西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
城。有東西門。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
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
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逕勒且之名。疑即
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
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
東流。勒嶺難谷二水。北流注之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
逕樂都城南。東流。右合來谷乙斤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
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有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
河在南門前東過。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

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
與閤門河。即浩亹河也。出西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
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湟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
源發于白岸谷。合為一川。東南流至霧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
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
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
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
為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縣北。合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
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千虜也。又南逕水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
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遠亭也。
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
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逕水注之。
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南。又東南逕陽非北亭。又東南逕
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戴於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
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其
有角為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至敦煌。北塞外胡馬而去。因
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
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跡。體狀不同。
視之便別。逕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逕水允
吾。東至枝陽入湟。湟水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
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為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
在屯皇東南四百里阿步干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為大河。河出崑崙。崑崙即
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
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薛
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
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郭外
之土閬池。高則溝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
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
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
此山。為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涌出。榆木
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又東過榆中縣北。昔蒙恬為秦北逐戎人

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
金城。即阮嗣宗勸進之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又東過天水北界。苑川水出
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
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迭吾李高徐人劉晁武自陽五泉勇士王抄此苑焉。
其境李髯。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為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
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
河也。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
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地理志曰。滿福也。舊都
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
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
河。又有赤暉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暉川。又北逕中官川。又北逕其
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亦北流注于河也。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
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
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裴曰音賴。又東
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水。河
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參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若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若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若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長城。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大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婁北。東注若水。段熲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若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若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

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縣之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縣。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水合。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於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河水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

注枝分東出。河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秦置北地郡治縣城。王莽名郡為威戎。縣曰持武。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騮。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故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武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為秦之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俗名為之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河。河水又與北枝津。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南去北城三百里。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以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封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河水又北有枝渠東

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又有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為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闞駰謂之渾澤矣。屈從縣北流。河水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為侯國。王莽之監河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至河目縣西。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故斯阜納稱焉。而今逕河目縣。在北假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

關。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東部都尉治。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河水又南逕馬陰山西。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鈔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識誌之謬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今逕青澤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按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官。鹽池去平地富，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屈南過五原西安陽縣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對南，為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逕西安陽縣故城，王莽更之曰：鄣安矣。河水

東逕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屈東過九原縣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副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忘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更曰填河亭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貉服矣。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并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又東過臨沃縣南。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歸，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

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築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即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育武也。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世祖建武中，封趙憲為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郡國志曰：成樂屬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白渠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群鵠遊於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曰遠服矣。白渠水又西北於沙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水，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故

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皋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縣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西南流，又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按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輿縣。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加北。誤太球遠也。其水又西南入芒于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南谷口有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頹基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五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以景明中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員角而不方，四門列觀，城內唯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谿出山，西南流於雲中城北，於雲中城北南注芒于水。芒于又西，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山之講武

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堂宇持井，國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舍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攝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鐫焉。其水歷谷，南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而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王莽之楨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左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定襄郡，漢高帝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城南，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八賄

水 水經二

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北俗謂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山自西北流，注于中陵水。又西北，逕善無縣故城西，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鴈門郡治。其水又西北流，又會一水，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逕曲南，西流逕士壁亭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流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又東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凉城郡也。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芺立澤水。西北流注于沃水，又東北流，逕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縣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澂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凉城郡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凉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北佳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於連嶺，北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北俗名之烏伏真山水，曰諸升泉。河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又合諸升泉水亂流，西南注，分為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河羅，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名之昆新城。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水源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右水注之。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名之曰故梁肥城，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

東南流來觀。記曰：郭伋細侯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伋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美人園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為遮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湳水。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東流入于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渀電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乃無過峻岨。是乃為河之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而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又南過西河圁陽縣東，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水出縣南銜山，峽山東出，至長城，入于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

鴻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吳水注之。水出西北吳谷，東南流注圁水。又東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漳，東北桑溪，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陰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椶，其草多芎藭，是多泠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之水出焉。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為塞。謂此矣。蘇林以為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此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蘇林為是矣。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林水合焉。歷澗西北窮谷，其源也。又東合首積水，西出首積溪，溪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河水又南，陽水注之。山海經曰：水出上中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

流。山海經曰：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純曰：孟或作明。漢破羌將軍段熲破羌於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水矣。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於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為大鼓，乃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之。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出龜茲交蘭谷，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邪山南谷，東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處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又逕膚施縣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為郡。王莽以漢馬負為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為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也。帝原水自下亦為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赤翟白翟之中。又有平水出

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於此。王莽更名上陵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熲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與白羊水合。其水出於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于奢延。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陵水注之。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師為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忠為侯國。王莽之茲平亭也。胡俗語訛，尚有十城之稱。其水西流注于河也。又南過中陽縣西，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關于河也。又南過土軍縣西，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音皆訛變矣。其城員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為侯國。縣有龍泉出

城東南逕左山下牧馬川。上多產名駒。駿同滇池元河。其水西北流至其
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西北入
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傳其東入窮谷。其源初。又南至祿谷水口。水承
窮此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發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右納辱水。山
海經曰。辱水出于鳥其山。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
于河。俗謂之秀延水。東流得湳水口。傳溱。西轉窮溪。便即湳水之源也。延
水又東會于根水。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延水。東南蹇姚水。西出
蹇溪東流。又東北入延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發源東
蹇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迴溪東入通源窮谷。西流注入河
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城谷水。東修荒源。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
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
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高武西南三十餘里
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曰。次四經之首。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
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
上郡。東流入于長城。逕圭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傳水北出盤溪。使
得水源。青水又東得龍也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鄣北山龍也。東北流注
清水又東會三湖水。水出南山三湖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
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然。水上有肥
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
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
甚佳。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
翳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
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寫注北流。會洧。洧水又有溪谷水
注之。水西出虜川。東南流入洧水。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湳
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
故城西。今大魏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魏題
曰蒲城在西北。漢武置。其水南出。傳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
分猶溪使水之源也。又南合紫川水。水出東北出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
水出江谷西北入紫水。紫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河水
又南黑水。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瀉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
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
城南。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
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殺風之門
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山多金玉。其下
多黃垩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
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
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名矣。此
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
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
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
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
水注之。其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
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
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出羊求川。西
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對夷合所奔邑也。王莽之伏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
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
狄于采桑是也。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
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西則兩源並發。俱導一山。出西河金山。魏王莽之
山平也。金山東是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出西三陽山東。東北流
至入蒲水。蒲水又東北歎北溪。會同為一川。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
水西南出馬山東北。逕治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
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北入河
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崿谷傍大
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獵山枝分
東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王莽之
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在龍門也。又南出龍門口。
汾水從東來注之。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
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
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
文字參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太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
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
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合暢谷水。水自溪東南流逕夏

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伯宗即羌虎也。春秋穀梁傳曰。成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君伯尊過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因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群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爾雅。山三成為昆丘。斯山豈亦昆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臼窠。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閑之。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流于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東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下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夏陽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栢。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於此也。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注陶渠。又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元年。其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東際汾陰脽。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為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分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丘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兩神魚舞水。昔趙簡子沈欒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為能徙過矣。河水又逕郃陽城

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為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內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為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為陂水。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為瀵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漁河濱。皇甫士安以為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封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仲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為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及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蒲州。夏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滌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焉。魏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也。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強引大舜即此寧懷。又為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媯汭。古是則安於彼乎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孔安國曰。居媯水之內。王肅曰。媯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媯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水。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俗亦謂之堯山。

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是，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闞駰十二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也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觴天子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干是也。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於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之爲陽安澗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汲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此。子推笑曰：天開公子，子犯以爲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都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屭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而觀

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迴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陟，更無別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一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東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百餘步，自一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超寺，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廣裁三尺餘，兩廂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猶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搦嶺矣。度此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事書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巫嶺，東身望巨靈手跡，惟見其蓋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乃矣。河在胴內，而流達數關，山圖謂之靈關。渭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絕澗，陟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矣。左

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有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峽，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緣山爲營，或平城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阜之上，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之所謂風塠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閿鄉，水世謂之閿鄉水也。魏尚書僕射閿鄉侯，河東衞伯儒之故邑，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閿鄉侯，河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於桃園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

中，其水入北河注于河。又東過河北縣南。縣與湖縣分河。蒙水出襄山蒙谷，西南流于河。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復其昌乎。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逼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經卯渠豬之水也。太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有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薄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其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準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流河之理。今診蓼水川流，所趣與共水相扶，永樂溪以導源注于河。又與渠豬合編山，魏日總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楊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踢，掌華蹈襄。注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如襄山在蒲坂，蒼水即渠豬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故干木之冢。干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軾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芳越來今矣。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虞且大萬故有也。此亦有焉。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

即國。魏取芮伯萬而東之。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斯城。亦戎伯萬之故邑也。河水又會槃澗。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遇穰侯於此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狩。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有龍垂胡於鼎。黃帝登龍。從龍者七十人。遂升於天。故名其地為鼎湖。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湖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湖。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南石隄山。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弘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

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世亦謂之劉項聚城。秦北也。余案上洛有鴻臚固。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為鴻臚澗。鴻關之名。乃起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㵎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陽陰。東北流逕盛牆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水俱出陽華之陰。東北流逕盛牆亭。東北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緒茹之水。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北㵎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於衙嶺。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出石城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㵎水出衙嶺下谷。關上圖曰。衙山在山谷山西南。是水亂流東注于緒茹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謂之關方口。水側有阜名之方伯堆。宋齊武將軍晉方平。建威將軍薛安都等。與建武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伯所築

也。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即漢封賁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賁門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因渠川水注之。出衙山之白石谷。東北流逕故亞亭東是。薛安都軍所從城也。其水又逕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蹄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㵎水。㵎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終軍棄繻於此。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志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亦言嵇與叔夜書及關。尹望氣之所異。說紛綸。並未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安縣。故以關為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程公為郡。虎相隨渡河。光武聞而善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涅津之名。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賁門。人感其妻深識之。饋既進玉帛。孝賁負高。錫以河津令。其嘗渡令賁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酬匹婦其已泰。胙厥夫之謬官。袁豹之侯。良以為寃。余案河之南岸。今有涅津之名。在北岸。注水津水。其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涅津之名。不從門始。且事類名涅。故作者是之。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崑崙。之涅水之濱。丁亥入于南

鄉。考其沿歷所鍾。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俗或謂之偃鄉澗水也。河水又左右一水。其水三源。派引俱導。湊山南流。會成一川。其三水之內。世謂之閿原。言虞芮所爭之田。所未詳矣。又南注于河。河水右會水注之。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於此。魏氏以為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沓水注之。水出常烝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為曲沃地名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因名焉。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於漫瀆之口。忠於曹陽之墟。旌韵崔浩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昔獻帝東還。適以危難。李傕郭汜追戰於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乘輿於是得進。傕等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綴。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相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曰。求之當子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河水又東合橐水。橐水出常烝之山。俗謂之為干山。蓋先後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西

北流注于河。又東過陝縣北。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二水出南山北。合逕崖峽北流與千山之水會出于山東谷。兩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逕橐水北流山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也。潘岳所謂我征安陽也。東合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漬谷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崤尸而還是也。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昔周邵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投處。又云石虎。載經終此。況此二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嘆有聲。聲聞數里。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三尺。李斯書也。故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宮。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如是金狄滅。余以為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躓湍。長津激浪。無宜以纖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湧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自少陽渡。墜坑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

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注水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城在大河之陽也。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

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巔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弟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府置外府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馬齒長矣。即宮之奇所以諫虞也。其稽猶車相依。吝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出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於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之東北山溪中。有水小西南流沙澗。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澗水南流逕注于河。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太陽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為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臨已至南登于薄山窴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

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鷰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為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按春秋此二土。並景公之所不至。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叙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遷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旌軒所指。路五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為河伯。賢於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可知也。河之右。則

崤水注之。水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於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果覆秦師於此。崤水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

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修復舊道太嘴以東西嘴以西明其
一嘴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臨溪有僵漢先主冀神碑蓋隱斯山也其
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按地
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
河未詳也案鄭玄所說非自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
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傑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
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溪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
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
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
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師工五千人歲常
修治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太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
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漰
渀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灘之言五戶灘
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況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
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清營山其水東南
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防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

狄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
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流注
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又會南溪溪水出南山西東注清
水又東合乘澗水水出左入嶺下南流俗謂之狄豚水又南歷軒崗北爲
顛山赤田白水源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即
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也白澗初會清流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
東南逕陽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建宋五大夫所
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河又東與教水合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
高三十許里上有泉不測其深頂山周員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
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
流歷鼓鍾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
餘丈峯次青松巖頳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
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
岫廻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
水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
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

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
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
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
爲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彊山山海經曰
河長澗水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也河水又
東正迴之水入焉水出騩山彊山東阜也東流俗謂之彊川水與石番谷
川合出西北石澗中東南流注于彊水彊水又東逕彊冶鐵官東東北注
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山
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門也其水北流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
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
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陰候
所謂鎔鎔董史撰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陰矣河水又會湨水水出
垣縣王屋西山滏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滏關也漢光武建武二年
遣司空王梁北守滏關天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陝北渡安邑
東出滏關即是關也湨水西歷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周之
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言清水非也是乃滏水耳河水又東過平陰縣

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
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而歸于京師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冬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賈逵曰河陽溫
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誌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
別縣非溫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爲侯國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
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坂城是名異春秋焉非
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冶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群儒有溫之論
矣魏土地記曰冶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
二里故郟鄏矣河水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
平陰者也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
水二渚分爲之也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語曰
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
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
劉遂爲侯國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
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從林虎賁領隊防之河

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洛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館於芒垂，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跱岩岩，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飆也。朝廷又置。水室於斯阜，室內有冰井。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於河津之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內於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鬬訟兵陣，故遠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秩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纂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將賣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將玉者獻之，復為玉也。**河水又東，湨水入焉。**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陰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而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或川改狀矣。昔帝堯脩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飛為流星而升於昴，即於此也。**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度，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岺崖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春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佗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是也。**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水於鞏縣東逕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

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丘；涉津洛之交會，播九道於中州者也。**又東過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河水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皐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皐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為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嶮，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脩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司州刺史毛德祖於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卑關水出于嵩渚之山，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流為索水，西注為卑關，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卑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東浦西流與卑關水合，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嶺，欹疊若城。山頂泉流，瀑布懸瀉，下有濫泉，東流泄注，邊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入于汜水。汜水下北合鄤水，水西出婁山，至冬則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於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者也。余按昔儒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為名故也。是為爽矣。又案郭緣生述

征記。劉澄之永初記。並言高祖即帝位於是水陽。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於定陶氾水。又不在此也。於是水壇。故無與䇿矣。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塢臨長河。有五龍祠。應劭云。昆侖山廟在河東滎陽縣。疑即此祠所未詳。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堤。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築堤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一門。水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濵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建康元年。封曹叡為國。即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水泮。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怪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閱。作公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河水於是亦有棘津之名。晉伐陸渾。亦於此渡。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河水又右逕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為蒯聵所逐。載伯姬于平陽。行於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為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踴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闚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東北有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為河。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陰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自鄴率戶南徙滑臺。既無舟檝。將保黎陽。昔而流澌冰合。於夕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鄭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關羽為曹公斬良以報效。即此處也。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脩武渡韋津者也。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今堤覩建。堤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斬城也。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陟徑陛上方軌。是曰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

津河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故邦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故此鄭也。所未詳。劉澄之云。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嘆。可謂於川土險矣。李上舊田置涼城縣治此。白馬濟又東而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昔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河中積石為基。河水漲盛。恒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石為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頓丘郡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為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為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為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為侯國矣。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史記。趙將廉頗伐魏取繁陽者也。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魏不疑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

漢宣帝封王稚君為侯國。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十年。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逆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於五鹿。其女叔姒居此。思哭之。曰女堂之丘。為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為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懷元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為元后。漢祚道汁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為雄也。及崩。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鹿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紹逆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縣北有沙丘堰。堰者不逕其道曰降。亦曰漬堰障水也。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謂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同為一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承受矣。蓋所淵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鬲以北館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澗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堤。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王莽之所謂戢楯矣。漢武帝以大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封其子登為侯國。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應劭曰。左氏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於此事近違矣。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謂廝也。王莽改曰廝治者也。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為王。薨於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郡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為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於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為不然。遂為移殯。醊而去之。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

有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丘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潛刻德勸化興立神廟。浮圖以壞。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瀆於縣別出為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襲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祜為侯國。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志風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復北決於館陶縣。分為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上使河堤謁者王延世塞之。二十日堤成。詔以建始五年為河平元年。以延世為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於信城縣者也。張甲河故瀆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為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南。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云。

魏武帝二十二年。立建興涉。廣宗王定始與沉上縣縣爲。左清又北逕經
城東繚城西。又經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
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長樂故信都也。今大
東五年改從今名。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西。
食之國。故在此也。劉澄之云。燕郡鄴縣東北。有縣津亭。故邑也。呂向所國
又東逕縣津亭南。徐廣曰。縣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縣津城。呂尚清
處也。今按春秋左傳。代某見縣入州水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縣亭
在鄃州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於何而得是說。然天下
以縣爲名者多。本可咸謂之縣津也。又春秋哀公十四年。晉侯使蜀其師
師涉自縣津。用杜子治。逆戰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縣津猶孟
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欲渡人向水於方積濟自縣。縣
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爲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茫昧。理世玄遠。
文遠的家。是可尋。江近隱淪。方士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
無遇。以釣于周。文王得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
九十身爲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於周。
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迮于鄒魯。緣其逕趣。趙魏爲塞
會之燕。宋事爲頹矣。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脩
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津者也。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逕至信城。城南
又東逕青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又
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
曰。青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郭。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
縣也。又東散絕無復津逕。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
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王吸爲侯國。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
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鵲城也。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
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
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應劭曰。重合縣西
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
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成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
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
東爲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之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
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
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枝

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
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
里者也。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大魏築
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
縣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
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北海有平昌縣。故
加西。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爲侯國。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
亦九河之一道也。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又東爲白鹿
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渟而不流。若
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
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謨言。平原邑。今分爲
郡。又東北逕信陽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
信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
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
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爲
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
稱也。又東逕鄃縣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口。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
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又東北有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
北。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郵無
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丘。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
名也。杜預曰。在戚城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河之有子城。郡國
志曰。衛縣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汜郡十六。發卒十萬
人。救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
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
房堰粵在。漢世河決金堤。涿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堤。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堤。廬居其上。民吏皆
走。遵立不動。而水決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
口津。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舊治。魏
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爲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城無故自
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
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河
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

臺高數丈。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毛所賦也。為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頹側。臺枕河。俗謂之鹿鳴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故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於野人。即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縣。**浮水故瀆又東南逕衛國邑。**城北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趙。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郡國志曰：衛國有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陽也。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城內有一石吾。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西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臺臨城隅。亦有鄉道路。**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於柯澤者也。**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河水故津東出。昔之鄧里渠也。**又東北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於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登城之。魏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衛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名也。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鄉里渠歷其東。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汲桑也。耕於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於是縣也。而與柳城分河。**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為侯國。大城北門內西側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大之

劍阿膠之本也。**又東北逕縣邑。與將渠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於故河。河水又東北流。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然滎口水石斷門不通。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泲瀆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濟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也。得其通稱也。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城東。俗謂是城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城。非也。蓋在時青相近耳。故縣徙也。**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河水於縣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有一石吾。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臺臨臺。亦有隅雉遺迹。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也。臧洪為東郡太守治此。曹操為張超於雍丘。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洪與紹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受此禍。眾泣曰：何忍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邑中陳容為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紹又殺之。士為嗟嘆。今城四周紹圍郭尚存。水匝隍壍。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郡國志曰：陽平縣有岡成亭。逕陽平縣故城東。漢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為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年。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殞於此亭。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為孝祠矣。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室中同於清。宣帝封許廣少弟翁孫為樂平。並為侯國。王莽之清治矣。漢章帝建初中。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紀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言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眾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一十七里。今於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北城。疑即清河城也。後燮居之。故世稱燮城也。**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

傳平縣。故城內有層臺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又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墟郭內存。左右多陷穴。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人是日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門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昔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鞅率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援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黎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劉不害。王莽更名翼成。歷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南。有魏沈州刺史劉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請老於崔氏者也。杜預釋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都尉華寄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也。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于齊魯之間。文帝徵五經尚書。大傳安車徵之。年老不行。及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地理志曰。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治。故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八賄

水

水經三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為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為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為樂安郡。故齊也。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漯水別名也。又東北為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饒。茲焉為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將廬為侯國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商河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潰。水盛則通。水耗則不流。世謂之清水。自比將沙張填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為侯國。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為侯國也。王莽更之曰張鄉也。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初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領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於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闞駰曰。厭次縣。本富平矣。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為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歲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減戶。天子以為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税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頃為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侯爰類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冢側有祠。祠有神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為侯國也。商河又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東流傾注為海溝。南海側有蒲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略記曰。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

主今處濟生營妾者有繁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
又謂之白薄瀆東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春秋
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
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
原縣也高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大河又北
逕張公城臨側河湄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
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
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
有平原河河水北逕高唐縣郭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
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而書濕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在高
唐大河不得二其東矣大河又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
焉河盛則委泛水耗則輟流故瀆又東北歷長堤逕濕陰縣北東逕著城
北東爲從涇淵津相接世謂之纖野淩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
高帝六年封郭中萬圻爲侯國應劭曰濕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
也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
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

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雄
爲賊擒求代雄豪從賊於此津所輔可爲孝盡忠殺義極君臣矣河水右
逕漯陰故城北王莽之巨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漯沃縣故城
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
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爲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
城北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
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
東南歷常沉注濟經言濟水注河非也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
倉子城溼也又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
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
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
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
故張折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
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汾水出太
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

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于河十三州志曰
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修層有草無水泉源道於
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
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
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
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汾水又南與
東西溫溪合水出右近溪東流注之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煙接自是水流
潭漲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又南
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于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
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峘山夾水故地理志汾水出汾
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
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
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蘩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
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漕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
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
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

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即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
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
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
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
氏七縣爲大夫之邑以孟丙爲盂大夫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
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爲城又南北門
門閣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
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
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昭襄王
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
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曰地不生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太
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
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
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清洴隤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
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
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又南

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縣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四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地。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又南過大陵縣東。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爲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愼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北，南入河。即此水也。漚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汜水。水出汜山，其水殊源共合，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領，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爲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言，與之如皐射雉，雙中之，則笑也。王莽之禹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成矣。於春秋爲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若死者有知，吾誰與歸。叔向曰：陽子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見其身。智不足稱，吾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君矣。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中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湄。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爲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中水又西合嬰侯之水。逕鄔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也。俗亦曰慮水。慮、漚聲相近，故因變焉。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也。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山之上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爲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爲介山。故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余按夫子尚非璵璠，送葬安能問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王

莽更名之曰分美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碑司徒舉大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爲晉都尉所築也。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爲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黄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都也。東去彘十里。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山上有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王伐紂，飛廉先爲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得

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糸山縣有侯雲山，有上霤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臧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有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吏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於百邑也。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爲觀阜也。臧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爲御。霍公求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穰也。蓋霍求公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南過陽縣東。閒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逕故城北，晉大夫僚安之邑也。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西南過高梁邑西，黑水出黑

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殺懷公於此。竹書紀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爲侯國，封恭侯酈介於斯邑也。又南過平陽縣東。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爲侯國。王莽之香平也。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爲天授，改永鳳二年爲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狐偃侵晉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縣蓋即陵

以名氏也。王莽更名曰幹昌矣。又南過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盬，是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又西過長脩縣南。汾水又西與石水合，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橫溝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又西南逕長脩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一年，以爲侯國，封莊恬也。有脩水出縣南，而西南流入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西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爲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

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梜楊城，非也。梜楊在楡次，不在此。案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蔿，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濟坂北亭也，即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又西過皮氏縣南。汾水西逕鄈丘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即鄈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揚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即實非也。余案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敘曰：祖乙圮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

亳。後晉獻公滅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韓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會水東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案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嶺水，導源東北里下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于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

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遁甲開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榮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恭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涌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北注流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板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曾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浇安邑未識所由也西過其縣南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爲將軍華無害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徹之蓋於是水之上也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宮在新田絳縣故地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爲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是水也又西至王橋渚于汾水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北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唅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伯于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臺駘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汾川由是觀之臺駘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

故王莽以縣爲洮亭也然則涑水殆亦爲洮水之兼稱乎又西過周陽邑南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兎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爲侯國也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澤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藇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又西南過其縣南涑水又西逕仲郵郭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至桐庭乃返者也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南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自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濟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圖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於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昔文侯縣師經之琴於其門以爲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陽縣曰河東也有項穿都亭道昇仙忽復還此河東號曰斥仙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彌而去涑水又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東南水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羣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

十四里，從鹽古營，吕宿沙煑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盬。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山水暴雨，澍甘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徑，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爲之堨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泉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盬也。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盬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以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富於猗

頓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盧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自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内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公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川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别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軍東張，大破之。蘇林曰：屬河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

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鴦漿也。發於上而潛於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泉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渚，所未詳也。西陂即張澤也，西北去瀆坂一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沙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泉南注大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内，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謂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岸地險，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柏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避石，公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淺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西澤里澍則通入文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又有

一城，謂之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蓋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案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中有陽縣，舊縣也。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泉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爲侯國，王莽之茲同也。魏黃初二年，西河太守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薨。國臣大農騎常離石令宋郡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又東入于汾水，注文湖，不至汾也。洞過水出沾縣北山，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又西北黑水西去山三源合會同歸一川，東流南屈受陽縣故城東，案晉太康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其水西南入洞過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于洞過。又西與原過水合，近北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爰

雖宿情，傳芳後日，棟宇畢淪，攢木獨茂，故俗以水取名焉。其水南流，注于洞過水也。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故塗水鄉，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為塗陽縣矣。王莽之太原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頸摺頤處也。其水又西南流，逕武觀城西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厭狄之遠近。洞過水又西南，為淳湖，謂之洞過澤，而涂水注之。水出陽邑東北大嵰山涂谷，西南逕蘿磨亭南，與蔣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溪，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也。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過，即是水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湖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沒者三版，與韓魏望數於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漢末亦有之難，郡掾劉茂負太守孫禧之於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于孟，即是處也。東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之陽，曰晉陽矣。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杜預曰：大鹵，晉陽縣也，為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為趙矣。其水又東南流入于汾。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湛水出軹縣南原湛溪，俗謂之椹水也。是蓋聲韋鄭故字，讀俱變，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之南

流。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之北。湛水南逕向城東，而南注。又東過毋辟邑南。原經所注，斯乃泂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關閣也，是乃經之謬誤耳。湛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亦或謂之隰城矣。漢曰：隰澗，隰城在東，言北，非矣。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又東過富平陰縣之東北，南入于河。湛水又東南逕鄩，南流注于河。濟，有鄩溪之名矣。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秦澤。郭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者，其度量也。余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沁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其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沇水也，衍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郗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南流注于溴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為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梁，水堤也。溴水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矣。國語曰：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夏通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又北注于漫，謂之漫流口。溴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溴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武帝元年，封薄昭為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溴。溴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不害為侯國。溴水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水出軹南，至向城北，在軹上，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今無。杜元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籍棐之向，故不得以斯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者矣。汲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郡，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為一川。石

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亦曰冶水又東流注于湨湨水
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源下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爲二溪
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峻唯西板築而已東北流逕安國城西又東北注
湨水湨水又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無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
城皆非也蓋是以居魔太子謂之河陽庶人也湨水又南注於河也又東
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
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
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墨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
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河內溫縣注于河蓋沿歷
之實證非爲謬說也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
公冢北墨覽曰虢公冢在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
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屈從縣東南流
過隤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
溝於野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又東南流逕陽鄉城北又東南逕李城
西秦以趙邯鄲且降傅合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
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李同死封其父爲李侯故徐廣曰河內平
皋縣有李城即此城也於城西南爲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
李陂人遏瀆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皋城南應劭曰邢侯
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爲晉號曰邢丘以
其在河之皋處勢平夷故曰平皋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
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皋是邢丘非國也余按
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者晉侯送女於楚送之邢丘即是此處
也非無城之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司馬彪後漢郡國
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六年封碭郡長項他爲侯
國賜姓劉氏武帝以爲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
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滎陽北釋名曰濟濟也源出
過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鬬南泆爲滎澤
尚書曰滎波既豬孔安國曰滎澤波水以成瀦闞駰曰滎播澤名也故呂
忱云播水在滎陽也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
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
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
不害此即渠作所始故世謂之浚儀渠也明帝永

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
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
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
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
延之所云新築城周城三百步滎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山即皇室
山亦謂之爲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
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
胷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楚
項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爲高壇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
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
羽堆亦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
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
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
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滎瀆瀆水受河水有石
門謂之爲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門南際河
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誨疏達河川述荒庶土
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爲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
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鄣功業既就徭役用息未詳詔書許誨立
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
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
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
所常蔓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
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
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
上德之弘表也昔禹脩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
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
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昏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誨字孟
堅河內太守守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郡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
堤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
如也滎瀆又東南流注于濟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
扈城水自亭東南流注于濟水今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
耳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

溫北伐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川澗是導耳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於此處也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於敖前謂是也逕虢亭北池水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濟水又東索水注之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然水也其水東北流器難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小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大叔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城北有壇山岡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滎陽因以爲壇臺是也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爲本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爲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栅城東晉滎陽民張卓董邁等遭荒鳩聚流雜堡固名爲大栅塢至太平真

君年潁州刺史在白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關廣寬城制敞率爲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郡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水出西南梧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氏即此城也晉地道志所謂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索水又東逕虢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虢公國也今虢公是故焉淵郡國志曰縣有虢亭俗謂之平咷城城內有大冢名管叔冢或亦謂之爲號咷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嗥啁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焉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柔榆溝也又亦或謂之爲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於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免得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烝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

過漢祖之所隘弔紀信於滎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之爲新隊備周六隊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蔡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照爲郡守顔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爲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云百姓欣戴咸推厥誠今猶祀禱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户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羽怒烹之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旃然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汴溝唯承此始故云汳受旃然矣亦謂之鴻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地而變名爲川流之異目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榮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

之上源也濟隧絶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本道八激堤於河陰水脉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爲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滎澤而敗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二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際又有沙城左佩濟瀆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濟際有故城世謂水城非也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濟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爲北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地也濟水又合黃水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湧狀巨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魚子溝水入焉水出石暗澗東北流又北與濕溼水合水出西溪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之間東注注于魚子

濕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注之水出京城西南小陘山東北流又北流逕高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水又東北逕閹市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閻澤赤為侯國貴縣也黃水又東北至榮澤南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榮澤下為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榮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為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浪蕩渠出焉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楊桓矣又東為白馬淵淵東二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淵流名為白溝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即此城也郭注云以為趙郡房子也余謂穆王里鄭甫而郭以趙之房邑為疆更為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又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近濟又謂之曰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故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自水濯洗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逕東昏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十八

縣故城北武陽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為社宰以善均肉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為名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觀界大熟因名曰秀又東過封丘縣北北濟也自榮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五年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鄭地矣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是也王莽之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築之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紀年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濟瀆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澤有故亭晉大康地記曰澤在酸棗之東南昔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運處也濟瀆又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為長丘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是也漢高帝封翟盱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又東過平

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自武父城北闞駰曰在縣西北鄭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應劭曰濟川今陳濟陽縣是也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濟水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劉執為侯國王莽之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於穰益封于陶號曰穰侯富於王室范雎說秦秦王悟其擅權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漢哀帝父也帝即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遂葬定陶貴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群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十九

燕數千銜土投于丁姬竁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郡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詩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也縣故三鬷國也湯追桀伐三鬷即此地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也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為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脩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又東北右合河水水上承濮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地理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此也河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別復入為氾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河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名於是乎在矣河水又東北逕定陶縣南

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河而北注濟渚也。濟水又東
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地東傅於濟，濟水自
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南爲荷
水，北爲濟瀆，逕乘氏縣與濟渠濮溝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煑棗城
南，郡國志曰：冤朐縣有煑棗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爲侯國。北
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呂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
也。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以濟水出其北，東注，中元六年分梁
於定陶，置濟陰郡，指爲濟而定名也。又東北與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
即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也。其故瀆自
濟東北流，左逕爲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過
鄄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
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世
謂之故班固云：大堤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城間，左傳
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以救之者也。濮渠又東北逕酸棗縣
故城南，韓國矣。圖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合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
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更宣溪曰清河，使謂者善之，城西有

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
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邢公
大賢，猶含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眷
丘陵之邈邈，並五嶽之嵯峨，言觀壯也。城北韓之市地也，昔政爲濮陽嚴
仲子殺韓相俠累，遂披面而死，其姊哭之於此城內。俊有漢酸棗令劉孟
陽碑。濮水北積成陂，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
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內，故南燕姞姓之國
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爲陽清湖陂。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
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漢高帝十二年，封劉襄爲侯
國。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又東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
於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
鄭，韓襄敗秦蘇胡子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
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會晉師於瓦，晉尚執焉。自是會始
也。又東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漆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
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者也。或亦謂濮宛亭。春秋寧武子與衛
人盟于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關究而

不知其所。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
邗，敗逋澤北，壇陵亭，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
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索史記
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於是彊，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
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子路出於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夏
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今衆家諱言仲
由爲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晉字。又入其境，三稱
其善，身爲大夫，然死衛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
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
之江井也。有融道自城會於長垣。濮渠東絕馳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
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爲長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
故縣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縣有蔡城，濮渠逕其
北。鄭大夫蔡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蔡城者也。闞駰又言
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封後將軍常惠爲侯國。地理志曰：王莽更
長羅爲惠澤。後漢省并長垣，有長羅澤，即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岡，
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祠

上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
兮，生荊林之蔡蔡。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嘉其丘墳。惟令德之不朽兮，
身既沒而名存。昔吳季札聘上國，至衛，觀典府賓亭父時，以衛多君子也。
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
毛云：須，衛邑矣。鄭云：自衛而東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紀
年曰：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十年，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次于襄丘者
也。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
師涓受之於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濟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狐瑞
也。郡國志曰：故屬東郡。濮水又東逕葭密縣故城北。竹書紀年，幽公十三
年，魯季孫會晉文公於楚丘，即殷密逢城之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
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
亭也。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
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
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於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

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闞鄉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為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又北濟瀆合自諸迴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眾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於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為不近情矣。山之西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厠岸也。古老言此橋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宅東三里即濟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八賄

水 水經四

水經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朐。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濟水又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為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者也。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為侯國。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即桃丘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者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即此水也。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穀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流西。故即名焉。又西北入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尚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按史遷記。魯為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寧侍言非也。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有二年。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

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
也又北過臨邑縣東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
門以石為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
於此也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
水三百步蓋水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
年晉侯沉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杜
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
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
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
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
望晉軍畏衆而歸師曠邢伯聞烏烏之聲知齊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昭
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有迤
遏爲湄湖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至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伏韜北征
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遵鎮此故
俗人有垣苗之稱河水自四瀆口東北流而爲清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
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

注也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
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犍爲舍人曰水草木交合也郭景純曰微水邊
通谷也釋名曰湄臨目也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北郡治也漢和帝永
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
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中
川水合水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
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郡治山茌
到北與漢竇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漢竇溪北逕盧縣故城北陳數戍南
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
謂之沙溝水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琨瑞溪
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
谷故車頻秦書云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
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累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
水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
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唁公
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

改之曰祝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爲侯國王莽之安城者也故俗謂是
水爲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
即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涌
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爲娥姜水以泉源
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
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爲大明湖西
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
日俯仰目對魚鳥極山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
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泉源競發其水
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爲二水
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自水枝津合
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水
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單椒秀澤
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
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
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
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
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即華
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又東北過臺縣北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
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不
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導
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
澤中世謂之武原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
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即
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照先碑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
年置爲王國景帝二年爲郡王莽更名樂安郡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
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爲侯國其水合關盧水西出注巨合水而
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爲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
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
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濼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
流又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

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又東北過菅縣南。濟水東逕縣故城南。漢景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爲侯國。右納百脉水。百脉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脉水。其水西北流逕陽丘縣故城中。漢孝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爲楊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爲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黄巾固。蓋賊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脉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東又有楊渚溝水。於逢陵故城西南。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逕寧西。而北流注于濟水也。又東過梁鄒縣北。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南屈。西入隴水。北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東北入于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陸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爲侯國。其水北流注于隴水。隴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隴水又西北逕梁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儒爲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又東北過臨濟縣南。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故也。地理風俗記云。石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濟南水城。即被陽縣之故城也。北城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音成。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敢侯劉國之國也。今渤海條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郡治。濟水又東北逕爲淵渚。謂之平州。漯沃側有平安縣故城。俗謂之會縣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爲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爲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爲侯國。城西三里有任光墓。光是縣人。不得爲博昌明矣。濟水又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

尚封於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臺。上曰。若古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逢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且以爲古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即於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利縣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齊城北五十里也。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分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竭濟水仍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並失。然河水於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脉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其一水東流者過寒氏縣南。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在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即詩所謂外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傍邑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郜城東。疑郜侯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又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河水。河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元年。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河濟也。而皆有導河濟之說。自陶丘北。東至於菏水。無泗水之文。又曰。道河濟吏五瀆。五瀆在睢陵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瀆。瀆明不當入也。亦或言乃復枕矣。菏水兼漢。俱鍾睢泗。故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缺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兼稱。所未詳也。又東過昌邑縣北。菏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元六年。分梁爲山陽國。漢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國。以封昌邑王賀。賀廢。國除。以爲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更爲高平郡。後漢沇州刺史王宏。咸金鄉東界大寺楊冀。冀不文。是其墳所知矣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

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墓邊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水新鄉也又東過汲縣北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流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石崩褫餘基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上山西倉谷谷有倉玉珉石故以爲名其水東南流潛行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注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宜水又東南入于清水又東南逕合城南故三會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凰臺東北南注之也又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鐘是水耳蓋河徙舊注清水清移唯流逕絕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目尚存歟東川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爲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于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峻山東帶引衆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又南過陽河縣東**沁水南逕陽河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河縣郡西四十里有

沁水南流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青淵水水出其縣北東南逕澤城東又南入于濩水濩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爲侯國水歷鹿臺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即陽陵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又東南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尚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山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合一涂東入濩澤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沁波激石瀨湍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籠拔密奇爲翳薈也**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沁水南逕石門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馬孚之爲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迴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爲方石爲門若天暴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方斷水空渠衍澇足以成河雲雨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特出臣表勅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夬岸累石結以爲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莫之功事見門石銘矣水西逕孔山南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舊傳云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爲二水一水南出爲朱溝水沁水又逕沁水縣故城北蓋藉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杜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爲臺渟水南東入沁水沁水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沁水又東邘水注之水出太行之阜山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回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書

子以爲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
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城
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
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
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
年孔靈度等以舊宇毀落，上求脩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
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明、別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
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
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迴轅
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曰：丘之不濟，命也夫。
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
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
於山矣。非謂迴轅於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臺西
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之，余所
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又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
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濮陽徙
於野王，即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爲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
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栢數百
株，對郭臨川，負岡蔭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丘李洪之之所
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
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
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
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
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
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
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
趙軍長平，使廉頗爲將，後遣馬服之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
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
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爲臺，
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
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爲侯
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烈

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泫谷，東流逕
一城故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普
爲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
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
斯爲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者也。晉
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爲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
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爲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
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
芳，莞川合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
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
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
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
軍至白水，去長子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
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
南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
鄈城。京相璠[illegible]
王[illegible]者伐我鄈，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
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
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即
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
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右合界溝水，水上承光
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又東過
周縣北，縣故州也。春秋左傳僖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illegible]
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
明溝，湖水東南逕安亭西，今爲二水，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流注于
沁也。又東過懷縣之北，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
秋時，赤狄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爲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
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爲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
又東過武德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沁水於縣南水積爲陂，通
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
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爲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
左出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

县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
北岸河内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
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即是城也。然殷之爲名，久矣，知非從卬始。昔
劉聰以郭默爲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朱溝又東南注于湖。湖水
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
相張禹爲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内
軹人，徙家蓮勺，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治冢塋，起祠堂於平陵。平之肥
牛亭近延陵，奏請之，詔馬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於彼，此則非也。沙
溝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于溫，殺之於隰城是也。京
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于沁。沁水又東南流入于
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爲濟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濟水至武德入河，蓋沛
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兼斯之目矣。淇水出河内隆慮縣西大號山。
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頹波漰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
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濚瀉，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暖若霧
合。又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
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又東流注淇水。
又逕南羅川，又歷之羅城北，東北與女臺水合，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
北流注于淇。淇水又東北逕淇陽川，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淇
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練垂
桀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鳴都臺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
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爲二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左爲菀水，右
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十八年，淇絶于
舊衛，即此也。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
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
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出軍諸胡，置五軍
於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太和水源，水有二源，二水出朝歌城西北，
東南老人晨將涉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
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
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禹貢
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
歌。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
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顔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

由璧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以足蹙之，使墮車也。今城内有
殷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
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
玆邑，分其地爲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爲三監。叛，周討平，以
封康叔爲衛。其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箕子操，繼過其墟，父母之邦也，不勝
遂作麥秀歌。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風。後
乃屬晉。土地多寇，漢以虞詡爲令，親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
何以別利器乎。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
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
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反水捍注，
倦復深隍，隍積石千通，水穴窈變，觀者若思，不寫賞情之劇試矣。其水東
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
思肥泉，茲之永嘆。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
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
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云：瞻彼淇澳，綠竹
猗猗。毛云：綠，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
恂爲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
芻編草不異。毛興又言，與䘢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卑以爲水流
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爲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淇水又南
歷坊堰，舊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
陽入河。溝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漢建安九年，魏武
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
爲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後遂廢，魏
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東出，今瀆破故竭，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
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爲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
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宛口合，宛水上
承淇水於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五
堽，東北侍舊石沮，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今惟通并爲二水，一水西注
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五軍東，分爲蔘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
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
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

今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城者也。淇水逕其城東，東北逕同山東，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左傳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又

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即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羲陽聚。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逕辛戲陽是也。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又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應劭曰：縣故城，魏武侯之別都也。城內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亭也。左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

北過清淵縣西。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導，以利衡瀆，首有阿難之稱矣。白溝又東北逕空城西，又北逕高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即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也。其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地理志，王莽之延平縣矣。淇水又東逕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之西北為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昭帝封大常江德為侯國。大穎曰：邑在魏郡清淵，世謂之清陽城，非也。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順帝永元五年，封皇太子萬年為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城內，置臨清縣於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王宗墓，墓云：宗字仲祖，甘陵人，好學，善春秋，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

等立掖庭民女亳氏為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雲上書移列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諦也。今人一升用不還仰者，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猶為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為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城縣故城西，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城亭故縣也。趙置水東縣於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中元二年，景帝封皇子乘為王國，王莽之河平也。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基路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機負秉，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漢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為甘陵王國，以王妖言，使其年立甘陵郡，治此焉。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為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漢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帝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又東北流，逕東陽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云：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吳為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西北五十里有東陽城，故縣也。又北過廣川縣東。清水北逕廣川縣故城南。闞駰曰：縣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水濟尚謂之馬箕口瀆也。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巳絕故瀆合，須深堤高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

屈逕其城東。脩，音條，王莽更名之曰治脩。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北，左與黃津枝津故瀆合。又東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為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清河又東北逕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者，是世謂之芜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為侯國。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人入渤海，公孫瓚破之於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即是水也。又東北過南皮縣西，清河又東北無■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蘩亭北。地理志之臨縣故城也。王莽更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為鄉矣。無■溝又東分為二瀆，無■溝又東逕於樂陵郡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定鄉故城南，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與枝瀆合。溝上承無■溝，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間靖王子劉陰為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滄州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溝，無■溝又東北逕一故城北，世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齊楚之盟於召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北至於無■，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在北方之為近。既世傳以久，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文帝後元年中，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為侯國。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此城也。清河又北逕皮城東，左會滹池別瀆，謂之合，故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也。又東北過浮陽縣西。河東北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斷別，是縣有浮水之名也。首清河於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之故城。漢文帝後元中，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為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篋山北，魏氏土地記曰：高城東北五十里有篋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陽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注于海。應劭曰：浮縣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蕩。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為二瀆，

枝分東出，又謂之浮瀆。清河又北逕浮陽故城西，王莽之浮城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為侯國。浮陽郡治。又東北滹池別瀆注焉，謂之合河也。又東北過濊邑北。濊水出焉。又東北過鄉邑南。清河又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清河又東北逕窮河邑南，俗謂之三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水經曰：笥溝泉州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為清河下已也。又東泉周縣出焉。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煑海水，藉鹽為業，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縣因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頴，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頴，戰敗，時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軍人挽就殺，舉輦者來與頓地，帝傷三矢，百僚奔散，惟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洗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洗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羑水出蕩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羑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負土。昔殷封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括、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為羑城。北積成淵，方一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水出西山馬頭淵，東逕防城北，蓋諶征梁賊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歷王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入蕩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里山北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為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於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淇水又東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縣南，又東逕柱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其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水又逕內黃城南，陳留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東過隆慮縣北。縣北有隆慮山，昔帝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為侯國。應劭曰：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山高十七

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岩下狀若雞翅故謂之雞翅洪蓋亦天台赤城流也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黄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葦泉水注之出林慮川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鼓門東下流入葦泉水葦泉水又東南流注黄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於洹水也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洹水出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昔者項羽與章邯盟於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何又東分爲二水北逕東明觀下昔慕容雋夢石虎囓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數其罪而鞭之此蓋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屋北對射堂淥水平潭碧林湍側可遊憩矣其水際其西逕魏武玄武故苑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絶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又東北逕女亭城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合坰溝又東逕鸛鵲陂北與台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

南北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絶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有赤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始之晉次于乾侯也漢高帝六年封唐廣爲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歷逕其北城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子城北入斬張豹於安陽是也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側則溝出焉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又東過内黄縣北東入于白溝洹水逕内黄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水也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瑰而食之泣而又與瓊瑰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暮而卒是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八賄

水 水經五

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爲別耳東過其縣南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也其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歷從縣東北流注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于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穀遠縣爲濫水也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屯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

絳水也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涑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爲侯國陳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入關從水章聲也漳水又逕壺關縣故縣而入歷逕其城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爲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流與專池水合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逕女諫水西北好松山東南流北則葦池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鞮水東李憙墓前有碑碑石破碎欽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峻業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於此縣也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銅鞮又南逕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襄

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吳垣縣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潞縣北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關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今書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也。評圍山泉鬻水與軍人絹匹水二石。從大川可以爲浸。所謂巨浪長流。唯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縣北對故壁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爲臺壁也。慕容垂伐慕容永於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垂陣壁臺一戰破之。即是處也。漳水於是左右黃須水口。水出壁臺西張譚巖下。世傳巖亦則土離兵害。故恩其變化無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爲張譚巖。其水南流逕臺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竚於山上。狀有懷於雲表。因以名焉。有涅水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合。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之五會之泉。交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又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東與白鶴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南與武鄉水會。水源出武山西南。逕武鄉縣故城西。而南出得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西南與釋鍇白壁二水合。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水三源同主一壑。東南流與隱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于黃水。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溪東北逕魯班門兩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仍崙北逕偏橋東。即林慮之峻嶺抱犢固也。石磴西陘。陟踵修上五里餘。崿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扣葛。方得自津山頂即平眺望遠也。台至溪水。又北合白六溪溪水出壺關縣東白木川東逕百畝城北。蓋同汎池百頃之稱矣。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蒼溪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又東過武安縣。**漳水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又東汙水注之。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于城北。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章邯於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魏文帝述

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遐睎其靈宇。漳水右與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於邯會西而東別於邯水合。水發源邯山。水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漳水。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旁猶有溝渠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爲侯國。其水又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晏陂澤。故左思之賦魏都也。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武之以鄴也。引漳水以圖之。獻帝春秋曰。司空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武又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之涅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承柱趺先。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修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修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榱。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

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豹祠北，逕趙閣南，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可伯取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娉女，沐浴脂粉如嫁狀，約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

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為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為佛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十二月葬焉，即此處也。漳水右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為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候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為末所敗於此也。又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者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即此地也。又東過列人縣南。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即裴城故縣也。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為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於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為是水為拘河也。白渠水又東，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為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

攻趙，圍邯鄲，相持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漢世祖擒王郎，幸邯鄲，晝所居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尚在。其水又東，逕邯鄲阜，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云。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趙郡治也。長沙舊傳稱桓楷為趙郡太守，寧有遺囊粟於路者，行人掛囊粟於樹，莫敢取之，即於是處也。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為渚。渚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為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丘矣。東北通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徑，互相纏帶，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涓流濡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

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漳水橫流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漢元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王莽更曰延平也。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南曲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余案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又考史記同，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蓋商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年，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不能得也。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饑民。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囤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為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為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以封趙敬肅王子為廣平侯國。世祖中興，更為鉅鹿也。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

參。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案鄭玄據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推次言之。故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群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是有共名。不惡降而更稱。禹著山經。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出北玄嶽。則成降讀。故以淇水為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逕直。信都於大陸者也。唯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闕。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海。尋其川脈。無佗殊瀆。而衛漳舊道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地說。與千里之誌即之逕致。與書相符。河之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寧迄于鉅鹿。出于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纒絡。厥勢眇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爾雅列於東北。使駭瀆聯漳絳同逕之狀。粗於陂陸之會。猶在案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

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已屆此。率其賓從禊飲於斯津矣。衛津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與秦始皇並死於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於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內脩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上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參防排道。正水路。功績有成。民思其賴。題云。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者猶謂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以封張越八子買為侯國。王莽之序中也。其水與隅醴通為衛津。又有長蘆溫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纒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絳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絳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戎太守邳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為侯國。王莽之樂信也。地理

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府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降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又北過堂陽縣西。衛水自堆分為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水音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商旅所濟故也。其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褫。餘基殆在。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長蘆水更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水之陽。故渠傳曰。水北為陽也。今於故縣城南更無別水。唯是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故縣也。又東逕扶柳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苞詡子捐為侯國。又東屈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景帝二年為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為新博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帝南巡碑。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城東。十三州志曰。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北為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衛水也。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衛水逕其西。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衛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闞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縣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世以為五梁城。蓋字狀致謬矣。衛津又東北逕棘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為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文故瀆。斯汶水首受大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成之。故擅其目。俗又謂之高功城也。地理志曰。侯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為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水。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屆逕陳餘壘。西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閒道出立幟於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

水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絳瀆水。絳瀆水又並從城南。俗名曰
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王莽更之曰中苗者也。東觀漢書曰。光武
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
稾肥壘者也。絳瀆水又東逕烏子堆。枝津出焉。又東為之太白渠。地理志
所謂首受綿曼者也。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常山之屬
縣也。又東為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南。世祖封前
將軍耿純為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
漢高帝八年。封許瘛為侯國。王莽更名宜子。昔新豐擊筑傳工自此入秦。
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地理志曰。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
主為湯沐邑。闞駰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武亭。故縣也。今其城
實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又東謂之斯洨水。地理
志曰。太白渠東至曲陽入泜河者也。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
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丘城。非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郎中
公孫耳為侯國。又東南逕貰城西。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為侯國。百尺溝東
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
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祇水。水承白渠
於藁縣之烏子堆。又東逕肥累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
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案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
莽更之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
曰直陽。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三月。鼓人請降。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
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
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有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
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負甲息於門。襲而滅之。以鼓子鳶
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
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泜水又東逕曲陽城北。又逕安
鄉縣故城。地理志曰。侯國也。又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又東逕西梁城南。又
東北逕樂信縣城南。地理志曰。鉅鹿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又北為袁譚
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衡水又北逕
鄡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即此
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鄡亭。蓋縣氏之。又右逕

博縣故城西。王莽之曰閏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漢光武自呼沱
南出至此失道。不知所以。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
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不得。議曰以為神。
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
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列葭水注之。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
與虖池河會。經叙阜城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為同。勃海
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漳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
逕武强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案史記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隧。斬
首十萬。即於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虖池。東逕縣
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
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子於縣。以為王國。後分武
邑武隧觀津為武邑郡。治此。衡漳又東北右合欽平口故溝。上承武强淵。
淵之西南。側水有武强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
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
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
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水又東南結而為湖。又
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
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為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鉄
刀溝。北注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則。南注水。北則微流。衡漳又逕東
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蓋相昌聲韻
合。故致茲誤矣。西有昌城。故曰是城為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虖池故
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又東北
至樂成陵縣別出北。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有虖池別水。分虖池
故瀆之所經絡也。衡漳又東分為二水。左出焉。向氏口溝水。自始決入也。
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景帝封韓信之子韓隤當為侯國。王莽之
樂成亭也。衡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溪水。上承李聰淀。東北為柏梁溪。東逕
扶領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王子劉嘉為侯國。地理風俗記
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杜故津。又東北逕弓
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杜溝。溝上承從陂。
世盧達從溝。亦謂之河亭河。東南通清河。西北達衡水。春秋雨泛。澤津
渚分。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其瀆逕觀津縣故城北。
樂毅自燕降趙。封之於此。邑號望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東逕貰

氏青山南側堤。水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遭秦之亂，魚釣隱身，墜淵死，而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故民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溝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剛王子劉寅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温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杜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陂北出，東北分為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渠漳；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陵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陵決口。衡水東逕阜成縣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河間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別為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二年封子德為河間王，是為獻王。王莽更名郡曰朔定，縣曰陸信。諸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為侯國也。漢章帝封子開於此，漢桓帝追尊祖父孝王開為孝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也。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隍若築，示存古意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衡漳又東

逕建成縣故城南，按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諸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丞相黃霸為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為侯國，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右會楊津溝水，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成縣，王莽更名吾成者，非經所謂阜成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為侯國。楊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楊津口。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之。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為淀。一水逕亭北，逕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曰：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為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為二水，一右出為淀，一水北注呼沱，謂之濊口。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漢以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大原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章縣，漢之故矣，其山亦曰

麻吉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歷其西也。又南逕昔陽縣，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者是也。其水入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嵰山，水有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南水，南水亦出西山，東逕文當城北，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納許歷之說，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杜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敢為侯國。其水右會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又東南與轑水相得，轑水出轑河縣西北轑山，南流逕轑河縣故城南，西東流，至粟城注於清漳也。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按地理志云：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之稱，名因地變也。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即北安讚云：五王在中，龐葛連續者也。易水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屈逕其城南，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

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一館之城，閑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其水東南入于易。易水又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屆關門城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易水又東逕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又東逕武陽城南，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為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故安城南外，東流，即斯水也。誘是涿人，事明經證，今水被城東南隅，世又謂易水為故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傳逮艱征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芒，正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於范陽。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略地燕趙，蒯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王莽之遵順也。易水又東與濡水合，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

西流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荊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光之言。尊荊卿。館之於此。二城相去一里許。俱在崖阜之上。斜上而下方。濡水又東逕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即方墉也。四周壘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爲二瀆。一水東注金臺陂。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一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爲佳觀矣。其一水東出金臺陂。東西六十步。南有金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爲范陽也。戍之。即斯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意欲斷還上京。阻行旅。遂以不復。從中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

古跡似符傳矣。濡水自堰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渾塘溝水注之。水出遒縣西白楊山東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至塞口。古壘石後水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淵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水出遒之西山白楊嶺下。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山水。水道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衆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上又高一匹壁立直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刹於其上。更爲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於檀水。故俗有并溝之稱焉。其水又東南流歷固安縣北。而南注濡水。又東南流於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固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并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渾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

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峯甚爲崇峻。騰雲冠峯。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岡。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葬也。後其葬採涿郡山石以附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謂之石虎山。山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之東麓即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閻鄉也。其水東流。有泓水南會澤並同注。俗謂之爲雹河。可爲也。郡國志曰。雹水出固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義於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者也。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繼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其深可涉。於中眾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於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故以孔山爲名也。其水又東逕西固安城南。即閻鄉城也。歷送荊陘北。耆舊云。燕丹餞荊軻於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武遂縣南。新城縣北。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是也。俗又謂水爲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云。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即此也。亦曰汾門。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爲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

之。水上承易水於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爲燕臺陂。陂水南逕梁門。泛方三里。泥水東南流出長城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逕樊輿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脩爲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於深澤。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於容城。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埿水注之。其水上承二陂於容城縣東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水南流注易水。謂之埿同口。水側有渾埿城。易水自其南東合埿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埿。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於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處壞之。今者地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保也。故瓚所與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即此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

也闞駰稱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
子稱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
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
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
餞此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僕黯為侯國也又東過安次縣南
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虖池合記史蘇秦曰燕長城以
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為南易又東
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滱水出代郡靈丘縣
高氏山即溫夷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
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
銘陘也其水又南逕日候溏川名也又東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
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興豆亭北亭在南原
上敧傾而不正故也以敧城目之東流注于滱水又東莎泉水注之水導源
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水中自
源南注滱水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
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請別屬也地理志曰靈丘之號在武靈王

之前矣又按司馬遷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事如漢注
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峯隱天
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
則秀鄣分霄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革每出所遊藉焉滱
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所屬石柱北而南流者也
東南過廣昌縣南滱水東逕嘉牛川口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累
難川三合逕嘉禾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滱水
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最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嶮之行
軒故關受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
坐於松圃建祇洹閣東北二面岫嶂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
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
之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
石山則有祇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
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
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
山咸為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

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原岫盤谷輕湍濬下分石飛懸水一匹
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
流歷山世謂是處為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
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上可依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
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于滱水也又東過唐縣南滱水又東逕左人
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亦或謂之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
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水北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
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山之本因復謂
之為廣唐城也故中山記以為中人城又以為鼓聚殊為乖謬矣言城中
有山故曰中人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故中
人城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始城本無中人之傳璠或以為中人所未詳
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一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苦其
不東觀矣異說咸為異矣余比城於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
源所導西逕根山北郎唐青請近實為唐水之傳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於
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中阜下亦謂之唐水也然於城非西在
又名之謂寧水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並所未詳蓋傳疑耳滱水又東

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
也滱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山東北流逕伏亭晉
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二
關勢接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
于滱滱水又東流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
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又東逕京丘北世謂之京南對漢頃王陵
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水亦曰泉上岸
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墳並列者是滱水又東樂羊
城北史記稱魏文侯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
水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東城西又
有一水導源盧奴縣之西北是城西平城之地泉源為世俗亦謂之為唐
水也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為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
上信為嬉處也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謂唐川之兼稱焉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
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應之為非
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此則

非也。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於唐。望都縣在南，今北城南對盧
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知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
里，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城北去山五里，與七十五里
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
山一名豆山，今山於城北如東，嶄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即
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
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又即俗說，以唐城為望都城者，自北無城
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為疏謬。是城西北豆山
丘足有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直唐水也。
所未詳也。人於是城之南，如東一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
都之故城也。故縣目曰望都縣，在唐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
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
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張晏曰：堯山
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唐亦中山城
也，為武公之國，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
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欲
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
帝三年為國，侯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
曰定州。治水南奴縣之故城，殷之長狄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
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疏闊，闞駰
應劭之徒，咸亦言是。以余按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
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故此
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東北際水有漢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
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竇通涿唐水流於城中，
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頹毀，遺基尚存。今悉加土，為利刹靈圖。池之
四周，民居駢比，填熘穢陋，而泉源不絕。暨趙石建武七年，遣北中郎將始
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
城，興復宮觀。今府廨猶傳故制。昔耿鄧伯歸世祖於此處也。滱水之右盧
水注之，上承城內黑水池。自漢及燕，涿滱水逕石竇，石竇既毀，池道亦絕，
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漲，涓水東北注于滱。滱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
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滱水又東，右會
長星溝，溝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河東

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此舊有下階神殿，
中世以來，歲書法旅，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其
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宗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
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
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
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又東逕上曲陽縣南，又東
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
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
通，不常其津。**又東逕安喜縣南**，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食之難，漢武
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為侯國，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
喜。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秦氏
建元中，唐水汎長，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之
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池當初山水瀆盪，漂淪巨拔，阜
積於斯，沙息壤加，以成地故，亦既亙，物固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有
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喜。城，郭南有漢
朔時孝子王立碑。**又東過安國縣北**，滱水歷縣東，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
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
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朔五年，
封中山靖王子劉傳為侯國，其水又東南流入于博水。滱水又東北流，逕
解瀆亭北，而東北注之矣。**又東過博陵縣南**，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
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漢安帝永初七
年，封河間王開子翼為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為侯國也。又逕博陵縣
故城南，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為侯國者也。
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王統，尊
吾父蠡吾曰博陵，因以為縣，又置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晉太始年，復以為郡。
今謂是城為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
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
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於瀆，重源濆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勺
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
梁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城地不遠，土勢相鄰，以
此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
為澤渚，渚水瀦漲，方廣數里，匪直蒲筍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角

新年崇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不言疲，謳詠者自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淀也。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陂得其名焉。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入于博水。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為侯國。又東合洽潩，潩上承清梁陂，又北逕清源城東，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博水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諸子傳記，無聞，此處世代之遠，異說之來，於是乎在矣。其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下，唯雒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堯姑亭南，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一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水又東南流，水側有古神祠，世謂之

為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安陽亭東。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安陽關，蓋安陽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為安陽壙。蒲水又東南，歷壙，逕安陽關下，名關羊為唐頭坂，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險絕。竹書紀年曰：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其水又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魚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善巨馬，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又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並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雲沈泥易互舉通稱矣。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嶮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巖下，水陰又有一碑。

徐水又逕東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巖，巖鑿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嶮邃，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夾碑並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險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內有郎山碑，事具其文。徐水又逕郎山君子中觸鋒將軍廟南，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耀光初七年前頓丘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舊碑，刻石樹頌焉。徐水又逕北平縣，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澗，泄注七丈有餘，濤濆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自激，濤襄四陸，瞰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大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破之。順水北，乘勝追北，為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

於是受馬，追徐范陽，循水蓋徐水之別名也。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沈水出蒲西，俗謂之氣顛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東入河，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河，今不能也。徐水又東左合曹水，水出西北水也，寧縣曹河澤東南流，注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入南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河南入逕新城故城如北。北，王莽之朔寧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俗謂之祭遮城，所未詳也。徐水又東流，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北入于易。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所說無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陵也。光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為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

聖水出上谷，故燕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人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尋諸大穴之，傳水

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爲二穴如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逕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捕採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穎波漲瀲一丈有餘屈而流也東過良鄉縣南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南山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又東逕聖聚南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侯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扶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又東過長鄉縣北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東逕遒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爲涿水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因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

桃仁之故居非桃水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淶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桃爲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流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蓋氏焉闞駰亦言是矣今於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唯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溼水溼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於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爲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且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上谷爲涿耶水山川阻閡並無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經隱斷絕闕遠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碑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分淶水於良鄉縣之北界世謂之北沙溝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爲侯國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世名之頃前河人東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一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遒縣北界即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注之出遒縣北

山東入渚渚北有甘泉水注之出良鄉西山東南逕西鄉城西而南注澤渚水又東逕西鄉城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今按經脉而不能屆也桃水東入陽鄉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志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即長鄉縣也按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爲侯國聖水右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

于海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中平二年桓帝封幽州刺史王欽爲侯國又東南亦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魏封樂進爲國矣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東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東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得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亹水又流地下潛則重流安注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得谷水注之水南發溪北注淶亦淶水又北逕小黌東又東逕大黌南蓋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爲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又東北逕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左會要何溪水蓋山崩委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騎谷水水出轉車硎東南流逕聖人東南城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淶水淶水又東南逕榆城南又東逕其城東謂之榆城河淶水又逕[illegible]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嶺有若積刀鐶鐶相比咸

急西首淶水東逕徐城北出焉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淶之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弘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於逎縣舊則川矣東過逎縣北淶水上承故瀆於縣北垂重原再發結為長源瀾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水自成淵渚長川泛下十一許亢東南流逕縣故城東漢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陸彊為侯國王莽更名遒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別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於巨馬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又東南過容城縣北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為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淶水於淶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

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也地理書上古聖賢冢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為澤渚督亢澤也北屆涿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而南枝溝水西出巨馬河東出為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于巨馬河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縣渡淑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於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南漢封廣陽王子須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城南十里說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為侯國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又南右合孚池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三五河泒流東注也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地理志曰淶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河河即濡水也蓋亦以明今矣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于滹池而同歸於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八賄

水　水經六

水經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濕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坡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又平齊郡，濕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嘗無片草。及其風潭有淪漪，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其水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遇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

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為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斬並封韓王信，信為匈奴所圍，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其東流注桑乾水，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黃水，亂流，枝之南分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故也。東有日中城，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乾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雁，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故曰池南也。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漯水，自下並受通稱矣。漯水又東北逕魏亭西，蓋皇魏天賜三年之所經建也。漯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

故宮廟樓榭，基雖尚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昇眺之逸地矣。漯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注之。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南，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三山之中，故以崞縣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畤故城東，王莽之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漯水。漯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北引魚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州地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羆陶魏山年，夷道不遠，雲散之閒，常有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右合如渾水，是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發疾焉。輿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故北俗謂之老公城也。羊水又

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嶺上，有大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羊水又東注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南注池。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池者舊名白楊泉，泉上北台楊樹，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原，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事所在。如渾水又南分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敕虎士效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成也。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又南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鴈門，即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

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祕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有侍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毀建白樓，樓甚高竦，加觀榭於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王馮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製甚妙，工在寡雙。又南遠出刻郭，郭柳於街，衢亦傍枝，溝私引裂，用周園溉，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傍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繇暢之述

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於此矣。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為太上皇也，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題，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於此，余為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親所逕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工巧，去并碑側遂矣。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為恒州。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兼諸岳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為員基，令互相枝梧，以板砌其上，欄陛承阿，上負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慶時立祗洹舍於東皋，椽瓦梁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床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祗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法輪東

轉，蓋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周川水會，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異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周也。又東北右合黃山水，西出黃阜下，東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為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并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人間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

井東有火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鶵鳥，形類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繢彩紺發，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兒童幼子捕而執之，赤觜烏亦曰阿鶵烏。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頸者謂之蒼烏，爾雅曰：譽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壁居，說文謂之雅，雅楚烏也，莊子曰：雅賈，馬融亦曰賈烏者也，又按瑞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於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恒山已北，並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水，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祗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武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氏也。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

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北平邑縣故
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屬代。王莽所謂平胡也。十三州志
曰。城在高柳南八十里北。俗謂之䨇寅城。㶟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回之
地也。事同曹武鄣中定矣。㶟水東逕孫氏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孫聚
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若力干城矣。㶟水入東逕
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
人游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今城北有潮渾而不流。故俗謂之爲平湖也。
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㶟水又東逕陽原縣
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鄣州城。㶟水又東水又東陽
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漳中北。俗謂之大衲迴水。水自源東南流注于㶟水。
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
封邑。王莽之競安也。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㶟水東
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水出南山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注㶟水。㶟水
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昔李招爲魏郡平校尉也。此㶟水
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
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
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
郡逐北至桑乾。止於北也。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
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
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陽武將軍馬成爲
侯國。公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城。平舒西
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
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
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
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鄗公之說。言
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
安次。即於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
南舍亭西。又逕句瀑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盧
植言初築此城。版幹一夜自移。北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
革爲九門。於是就以爲治。城圓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
城曰東城。趙滅代。漢封孝文爲代王。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
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

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源流出城西門。一源流出城北門。二源背北
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
流注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出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入祁夷。祁夷右
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一十五里。疑即東
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北城才就。而板幹自移。應劭曰。城從西南。
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之。逆水
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
淵東注之。耆諮云。有潛龍出于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淵不
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入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
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
里。又北逕水入焉。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
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即北非也。十三州記
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存其名狀。附理爲非。又西逕王
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嶺者。魏
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
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連水。又北逕當縣故城西。高
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即此邑也。應劭曰。當恒山作城。故曰
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
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㶟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㶟是也。㶟水又東北逕石山水
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
者。其水又東北流注㶟水。㶟水又東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
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東北
流逕笄頭山。闞駰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
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
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
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
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唯泝泉而已。關水又東
北流注于㶟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西二十里有雍
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㶟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
也。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
光廟。㶟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又東逕三臺北。㶟水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

風俗記曰燕語呼亡為無今改宜鄉也漯水又東逕溫泉水注之水上承溫泉於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漯水漯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子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謂不拘名號更改枝其程郭相去遠矣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於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為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指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雁門水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于雁門之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虜趙王遷國以為郡王莽之所謂厭狄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為侯國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為西北也雁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雁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蘆葭藺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東又灅水注之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雁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雁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雁門山謂斯水也雁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羊門水與神泉水出草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源世謂之北蓮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何道城北又東託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於葦壁北東逕羊門山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泒引泉漢澤洋濤東注行者間一十餘渡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雁門水雁門水又東逕大寧郡北魏太和中蕃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雁門水也地理志曰有于延水而無雁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雁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為藂

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罡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世名武罡城延水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寧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寧城西二十里有小寧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寧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披裘從而詰之此人大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來寧北方人謂之謫仙也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其源合注總為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寧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寧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寧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西北百三十里大寧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鷄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鷄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河北有鳴鷄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其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鷄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鷄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為磨笄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文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漯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其寧入治非矣又東過涿鹿縣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穢陸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河即於是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皇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源郡南魏徙平源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漯水亦云涿水枝分入白奴者謂之涿耶地理潛顯難以究照非所知也漯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木

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魏土地記曰。
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
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駮
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
流。谷水與浮屠溝水注之。出夷縣故城西南。王莽以為朔調亭也。其水俱
西南流注于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開成溝
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
治。昔劉虞攻公孫瓚不剋。北保此城。為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
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與右陽溝水合。水出縣東北。西南
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崚斷霧。雙阜共秀。競
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
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
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
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
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
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
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
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别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大翮山東。其水東
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
牛泉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矣。清夷水又西靈亭城水
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衆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潰潰。潰水又左
與馬蘭溪水會。水導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固河仍溪。民居所給。唯伏此水。
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落次仲鳥
翮於此。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西得泉溝
水。會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阪公泉。蓋齊桓公
霸世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束馬縣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水
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始
皇上谷郡治。北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陽。闞駰曰。涿鹿東北至谷城六
十里。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于
濕水。濕水南至馬陸山。謂之為落馬河。又東南出山。濕水又南入山。瀑布
飛梁。縣河注壑。瀉滿十許丈。謂之為落洪。抑亦孟門之流也。濕水自南出
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濕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

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過廣陽薊縣北。濕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漢
書曰。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濕水又東
北逕薊縣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
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
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
以為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為燕王。更燕國城。有萬載宮。光明殿。王莽
改曰廣公縣。曰代戎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象處。昔慕容廆有駿馬。
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
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讚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
左有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晉司隸校尉王密表功加於民。宜
在與祀。以元嘉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揚于後葉矣。濕水又東與洗
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泉流
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
遊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昔銚期奮戟處也。其
水又東入濕水。濕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
浮屠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基
趾磐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也。濕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
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
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濕水也。又東至漁陽雍奴縣
西入笥溝。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遣張郃樂進
圍雍奴。即此城矣。笥溝水之别名也。魏氏土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
流與潞河合。濕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
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分
流。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關在沮陽城東南
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於居庸關。即是關也。其
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
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
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
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
植隱上谷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是也。又
東流過軍都縣南。又東流過薊縣北。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
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逕千蓼泉亦曰丁蓼水東南流逕郁山西謂之易荊水公孫瓚之敗
於鮑丘也走保易荊疑此水也易荊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
南流入易荊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
荊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平昌縣故城南又謂之昌平水魏
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
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水東南流注
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諸者韓鴻北徇承制拜
吳漢為安樂令此城也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昔彭寵使狐
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自是縣矣濕餘水於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
曰濕餘水自軍都縣東至潞南入沽是也沽河從塞外來沽水出禦夷鎮
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
獨石北界石孤生不因河而自峙又南九泉水注之水導北引左右翼注
入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
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
注之水源出鎮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
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為依居薰壁
異質琭適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
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為
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漢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
赤地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鵰谷水合有二源南即陽樂水也出且居縣
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北流大翮山小翮山北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河又東南逕一故
亭又東左與舊鹵水合水之出西北山東南流逕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
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後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於陽樂
水又東南逕傍狼山南山石色特上亭亭孤立起出群山之表又東南逕
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河水入
東南右合高峯水水出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
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
黃頒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出縣
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考諸地說則無聞所識釋考地尋川
則有應氏自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文說漁陽之名當為此春發閭左戍
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又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漁陽城南

小山魏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
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為公國俗謂之西路水也南過漁
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水合為沽河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
縣故城西漁陽太守張堪於縣開稻田教民種植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
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
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
側城南注右會沽水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
謂東路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為潞河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
里有潞河也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為笥溝濕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
丘水於縣西北而東出焉又東至南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
派河尾也沽水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
清河也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鮑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
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夾道人溪
水水北川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嵎水水出嵎下嵎甚
增峻峨冠眾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
為嶺嵎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右
合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
發白楊溪望鄉右注大榆河又東南龍芻溪水自坎注之大榆河又東南
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
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漢
明帝改曰鹽田右北平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樂亮鎮二百里南注鮑丘
水又南逕虒奚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
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曰里山西逕三城猶謂之
三城水又逕香陘山上悉生槀本香世故名焉又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
行者依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與石
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
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水西南流注之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
溪故也又西南獷平城東南而右注鮑丘水鮑丘水東南逕漁陽郡治也
秦始皇二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鮑丘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
害劉虞爲虞之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眾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斬首一
萬鮑丘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之于沽河亂流而南又南過

路縣西。鮑丘水入潞。通得鮑丘之稱矣。高梁水注之。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

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于鮑丘之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為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限也。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搶五幡及平谷。大破之。於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

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皓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虎溪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封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薛瓚曰。案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今其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目。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渠泃河。泃河又南逕紻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紻城南。東入于泃河。泃河又東南逕臨泃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泃水又南入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滹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為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虖沱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注之。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並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居

之。衆至五千家。開山圖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亭。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注庚水。庚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靡也。東南流。世謂之車㪷水。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水出北山溪。即溫源也。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也。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中平五年與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纘討賊于石門。大破之。灅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為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於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殯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妣焉。陽氏譜叙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菜陽樊。春秋之末。負走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
仁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
之下。陽公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
陽子寶曰。於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
今相傳云。田玉之搆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周之譜驗。自去丈矣。藍水
注之。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
公十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
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
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爲虎也。射之飲羽。北處矣。魏氏土地記曰。右北
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入南入灅。灅水入西南入于庚水。地
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
逕燕山下。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
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
北平城西。而南入鮑丘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入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
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丘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
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雞山。謂之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

起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塈。基內疎通。枝經脉散。
基側室外。四出變大。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
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搆。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
西南流。右合巨梁水。水出縣北山。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逕土垠縣
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縣右。注梁河。河又南潤于水
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又東南右
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經泉。西流
南屈。逕北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丘水。巨梁自是水之南
極。事池。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澱。枝流
條右。往往逕通。非唯河鮑丘歸海者也。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
縣北。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
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出故城東
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渜水池南。其水淵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
流。又東逕故城北。逕結而池沼。謂之連泉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
水入焉。水出東鳴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鎮。東北一百三十
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

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朴山北。水北有池。潭而不流。濡水
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
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鴈次。合爲一水。鎮東北四百里東
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逕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
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逕水。亂流東北注濡
河。濡河又東鴛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屈曲。
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
城。地理志曰。濡水縣北蠻中。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
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
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
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流南逕廣陽僑
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
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
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
之。水出東溪一日。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
南注東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

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
水又西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東流入藏水。又東南流逕武列
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左有巒之上有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
百餘丈。牧守所逕。命選練之士。彎孤矢無能屆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
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
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於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
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川
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東
縣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崢之名矣。
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其道斬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
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注楊都賦。言盧龍山在平罡城北。殊爲
孟浪。遠失事。余按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
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曰。晴引軍出盧龍塞。
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罡。登白狼。望柳城。平罡在盧龍東北遠
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
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

又東南水右合為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又合屈而注得去潤水又會敎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焉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逕孤竹城西右合玄內也謂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之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為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也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注之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為盧水也闞駰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應長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

國於此而餓死於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主鄉北敦溝水注之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牧城南分為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世謂新河矣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新河又東北絕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東為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合水出新平縣西南流逕新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山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流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龍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

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海除為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迆為孔陽孤淀右絕新河南海注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并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為憑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落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

岌岌東趣疑即是也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遼陽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於遼隧即是處也又東南過房縣西地理志曰房故遼東之屬縣也遼水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廣成縣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

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為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於是擊馬鞍於馬上作十片。即於此也。博物志曰。魏武於馬上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師子哮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鷄狗皆無鳴吠者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川西南山下。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徙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以為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憑德者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檉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即地理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言蓋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而名之於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氏土地記曰。狼水下入遼也。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十三州志。大遼水自塞西南至安市入于海。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

渠。置玄菟郡於此。王莽之下句驪。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遼。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為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襄平縣入大梁水。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於斯水之上者也。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浿縣。東入于海。許慎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　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西至朝鮮。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尸水注之。水北出尸山。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良餘山南。南注于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水出蠱尾之山。東流入洛。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遺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逕于陽虛之下。山海經曰。又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於此水也。又東逕陰池山。故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水南出三要山。東北逕拒陽城西而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與山。俗謂之脩水也。東北逕獲與川。世名之為卻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也。東北過盧氏縣南。洛水逕陽渠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疑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大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

門也。洛水出其間，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鴻渠城西，故關城也。其水
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
韓龍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
氏城東而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龍翼合三川並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閑山
圃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
名之山咸處其內，陵阜原隰易以度身者也。人有葛蔓谷水，自南山泳注
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即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
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於枝津水上
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
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水出松楊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
又東合黃城溪水。水出鵜鶘山，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猨
徒喪其捷巧，鼯族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乃就辨優劣耳。
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溪水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而東南入于
洛水。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澗，即龐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
其水歷谷東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
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
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泝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
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水自宜陽山南三川並
發，合爲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發北鵜鶘澗，東南
流入于洛。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合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
又東，宜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龍驤將軍王鎮
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逕所由，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
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渠谷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逕龍
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白墳谷水，水出南山，北逕宜城西，北
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城西鴉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
十五丈，故澠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洛水右會金
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有
二源並發，兩川逕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又東，黍良谷水
入焉。南出金門山閩山闕。曰山出多重固，在縣。建武二年，孫驚偏將軍陳
俊轉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合北溪，
南流入于洛水也。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大陰谷水南
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

馬，故溪澗以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入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有昌澗水注
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
農治，此後改爲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
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爲合固，一合之名起於
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故千父邑也。洛水又東合
杜楊澗水。水出西北杜楊溪，東南逕一合塢東，與渠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
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帶層峻，
流煙半起，縹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水又東北入洛水。臧榮緒晉書稱孫登
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情神非常，咸共傳說。
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
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
籍怪而問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
名。余案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
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既神遊
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又東
北過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
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
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漚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
故城西，謂之西度水。
又東南流入于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八賄

水

水經七

水經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秦武王以甘茂為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伐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武帝封急大將為侯國。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及大將軍奉璽綬劍璧處。世祖不即見，明日陳兵於洛水，見盆子，季請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嘆曰：卿庸中佼佼，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梁之水合，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無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於洛。洛水又東，禄泉注之，其水近出北溪。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大石之山，山無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其水又與西南左澗水會，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水。共水又南與李谷水，出西西北李溪，東南注慕木。慕水發源慕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水。共水世謂石頭泉，而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黑澗水自出陸渾西山，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延溪，東南與湖女澗水會，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屈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又東北出散關南。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九曲，昔穆天子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側有石默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默名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絕惠水，又東有女冢焉，冢在北山上。耆舊傳云：斯女清真秀古，跡表來今矣，故貞人來遊冒山，上有周靈王冢。皇覽曰：周靈王葬於河南城西南周山上，蓋以王生而神，故諡曰靈。其冢八祠之不絕。又東北逕柏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柏亭西，柏謂斯亭也。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賦云：定書為敗，子朝作難，西周政行，人無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大倉中大冢是之，而傳言在此，所不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故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故瀆又北入穀。蓋經始周墓，瀆久廢不修矣。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關澤，即經所謂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陽，南流又有交觸之水，北出廱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北城二十里者也。其城西阻塞墉，東枕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關、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平津、孟津八關都尉官，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地，目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二源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是水也。洛水又與謝水會，水出瞻諸之山，北流注于洛。水之南則瞻諸之山也，世謂之非也。其上峰峭嶮絕百仞，澗則東阜崟十，甘水發于東黃，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威烈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曰：所謂甘城也。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戍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還自東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洽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舊也我中興，宜定洛邑，遂於此營都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魏為土德，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隹加水。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元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水起，甘雨登降。人為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則縣司是河南尹治司隸周官也。漢武帝使稱之隸董督京畿，因名司州焉。地記曰：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間，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含始又受玉雞之瑞於此水。洛神宓妃之所在也。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迢

逕百億廣四五里有一水潤而不濕故渠隅即其名也今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纏穴西南鳳集內到于集故
謂之劉聚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過偃師縣南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又東偃師故
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與少室山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會南溪水水發
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北歷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面掌望嶋水流潛通書
源入陘側緱氏原開山圓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羊高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屣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
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乙上非也世次已遠矣莫能辯之劉向仙傳云古有簫管之祭焉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秋費邑即部也王
畢東名中亭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觀休水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袤碑又碑不可復識人有言城門
校尉晉原恭侯鄭仲林碑晉皇始六年立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劉武

王西入長安舍此所築也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洛絕于洵即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郭中水南謂之南郭
中水之南郭亦曰上郭也逕曾城西司馬彪所謂曾聚也而郭水注之水出北山郭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
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郭水又
東南於曾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華谷渡北有水故名東入洛謂之下郭故有上郭下郭之名亦謂之北郭於是有南郭北郭之稱矣又
為郭城蓋周大夫郭肸之舊邑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方山羅川西北流蒲池水注之水出蒲池西北流合羅水謂之大八溪亦曰
羅中也蓋形于寺羅之當名故川得其名耳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總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細湖水注之水出壽
麗澗溪北流逕九山東又北九上東溪水入焉水出百領山東谷其山攸峯秀出嶣嶢分立中大于四昔考有卜城者多遊九山之上故心不樹之
鄉頂夫上也上嚳有乙上亂嶽貢頁碑云之靈壽者又無之元王留九州名號曰九山之靈書之靈像為無北承各居嘗九康二年九月太歲

在戍皇帝逕獄中邙即博簡內溪樊廣緱氏令王與王淳傳須泰宜詔令典立斯銘焉人清百品樹靈顯靈碑碑云將事佐伊尹理五字績勳事高
陽人弟二千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其水東北流入百相澗人北
逕袁公塢東蓋公路始且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羅水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芘瑯琊太守碑
百成潘大宰岳故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
水入於訾城東北入于洛水也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
秋昭公二十二年晉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畿內鞏伯國也春秋左傳所謂尹文公涉于鞏即於此矣洛水
又東湟水注之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今鞏城北三里有黃亭澗北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水又東北洞水注之洞水發南溪石泉世亦名之
為石泉也京相璠曰鞏東北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又名之曰盤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

王出次坎欿服虔亦以為鞏東邑名也今考厥文若狀焉而不能精辨耳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志言在鞏西非也其水又北入洛洛水又東北流入
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史記音義曰華移有郇谷水者也黃
帝東巡河過洛脩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光帝人冑河洛尊表卯沉璧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搖落赤文綠色龜表九尺
首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故之變帝王錄記異古之數以授之又東沉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沉書於
日稷赤光起玄龜負位至于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沉榮光不起黃魚雙
躍出濟於壇黑烏以浮遂魚亦上化為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坤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
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蓋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為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伊水出南陽縣
西荀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森水

出蔓山北流歷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為鸞水蔓水為交水故名斯川為鸞川也又東為淵潭潭若沸亦不測其淺深也伊水又東北過東亭城南又屈逕其亭東東北流者也東北過郭落山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于伊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蔓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東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者邑非南望也京相璠之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云塗道也準闕晉南望之大復富宜為轘轅大逵伊闕當為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嶺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幾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蚕谷水注之水出女幾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晝夜祠民猶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臺口北三十里軒西川非也北與溫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狼峯山之西南阜下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至納焦澗水水西出鹿縣山東孤山南其山分二里上單秀孤峙故世謂之丁山也劉子書證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至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清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山者也尋郡文之故名紛錯之遺僕世去不傳莫識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踐略至陸渾縣西凡十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踐略也春秋所謂東盡于踐略者也北水東流合僕澗水澗出西北俟溪東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清水東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祖澗東逕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水亂流左合禪渚渚水上承陸渾縣東禪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禪渚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一禪音暖縣化羽淵而復在此然一已變化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清陽水清陽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

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而長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又東北過新城縣南与懷播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宋均碑南均字文千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伊水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皐山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亦狼皐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北次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皐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出梁縣西水有二源北水出廣城西南西南逕楊志塢北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城澤西流陸渾河南十二縣簿曰廣城澤在新城縣界黃阜西北流岳而東逕楊塢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右注老劉澗俗謂之老劉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郛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逕西北當階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狂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黃西又南經綸氏故城東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城西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二源各導一溪並出山南流合合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王葛上北西南與澤水合水出東北澤中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其水又西南逕皇陽亭東蓋藉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逕皇陽城南又西逕當階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土淖水出玄望西山東逕宣望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板橋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邥垂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者也服虔曰邥垂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邥垂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通甚在京相璠曰周批言邥垂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殊遠杜足以證無如杜說之言實矣其水又東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東會之水出于平石之山西南流逕城綸

城北。西歷大狂水。以其西流。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開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南山請雨。總盡除小祀。唯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東僑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又東北過伊闕中。**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減也。石壁又有石銘云。永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尚存也。**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伊水自闕東北流。之津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為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貪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不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命於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建之。漢書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像宮。柔禮天子大象而見。祭肆天上帝於北。今象是也。壇壝無復紫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觀魚登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著其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即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亭之處也。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東與千金渠合。晉書曰。我卜瀍水曰。謂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卑仲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真人卑君之表。仲理名護。兗州巴郡人。晉永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廣陽水。亦曰石斗精。地理志曰。澗水出新安縣。東南入洛。是為審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摯仲治三輔決錄注云。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客因合以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此名處。新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言水者是也。**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為澗水也。亦未詳之耳。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蓋習俗之誤耳。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潤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注于離山澗水也。又東南流歷郟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習與穀水亂流。流周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或以是水並為周公之所循卜也。昌

說曰。今河南伊水。疑其是此水也。然恐所未詳。故並書存之耳。**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黽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二年初徙萬戶為縣。因崤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黽或作彭。穀水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黽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耆舊云。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馮異又破赤眉於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黽池山。東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illegible]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纍石為垣。世謂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昔大巫則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並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三碑争高。千峰相亂。

西塢嬰墨石壁如佽穀水自門而東廣陽川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
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峯相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
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峽壘相去百餘步從中出
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
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冶以經國用遺跡尚有穀水又東石默
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
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毋丘興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常鄉副傳曰毌
當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古或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
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皂澗
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丘興盛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
狹路出厓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
七百人築塞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慨然歎於其下曰不乘
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皂澗水又東流入于穀
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桑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
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山
海經曰其中多碧穀水又東澗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

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為穀水之兼稱焉故尚
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
有澗水源出北縣人有澗水未知其源今考諸地記並無澗水但澗潤字
相似時有字錯為澗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
字謬舛真澄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陂水注
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陂水出于其陰
也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
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
出于其陰控引眾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俞
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俞隨水水
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
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
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
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戎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
土故無所究今川瀾北注澄映泥淳傳言枯涸也當為殊謬矣東北逕穀
城縣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逕

洛水北流入焉今無水也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河南城西北穀
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
此地下停流以成湖者逕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
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
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
名鄏地邑也十年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南名曰
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為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於此述
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鬭也今城之東南缺千
步世又謂之穀洛鬭處[illegible]為非也余案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鬭毁
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
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
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鬭而毁王
城西南也頴容之著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
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為西周
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為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為三川郡
項羽封申陽為河南王漢以為河南郡王莽人名之曰保忠信鄉光武都

洛陽以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流逕乾祭門北
子朝之亂晉所閉也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
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
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
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衝渠上
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太帝修王
張故績也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
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
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脅
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
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澇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遏更
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
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逾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
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
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
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私頓之水

積年渠塌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準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於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竪枋。更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為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代築改剏。並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皋門橋。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皋門。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又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栢。藥草蔽翳。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瀍。瀍水又東自出場西亭西。又南得播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聚流。總成一川。東歷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

會厚水。又東與大青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青川。東南流注于播水。播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瀉。東北入播水。播水又次東北入上郡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友谷水。咸自北山注離注播水。播水右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青華源南山北流入播水。播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亭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草谷水。南出草亭歷間北流某溪要楼固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兩瀉于播。播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郡城南得嶽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播。播水即洋水也。北西北有墨谷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為榭。故曰樓矣。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構宵榭於故臺。所謂以停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桁於塹。以為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置一鐘。以和漏鼓。西北連廡崇墉。北廣榭。炎夏之日。高祖常以避暑。為綠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城也。永嘉亂。結以為壘。號曰洛陽壘。故洛陽記云。陵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

對洛陽壘者也。又東歷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員水。水中作員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斌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彷彿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緇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皋。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飈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

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恒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惟劉楨平視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即故伏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蓋盟戍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泉[illegible]三冢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為東北。後案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是三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illegible]洛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下

傳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羨城名。亦言
入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又曰翟泉。不自王城北。長松成閒方
繞之。杜預因其一墠。以是狄泉。而即實非也。後遂為東宮池。晉中州記曰。
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為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胤對曰。在官
地為官蝦蟆。在私地為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
當貴。昔晉朝此然。懷太子於後池。即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
觀。憑城結構。不更層墉。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跂南望天淵池。北瞰宣武
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牙。使力
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閒薄欄而吼。其
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
之。場西故賈充宅地。穀水又東逕賈其門北。東之故門也。北對芒阜。連嶺
修亘。苞總眾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攝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
登臺見孟津。侍中辛毗諫曰。若九河溢涌。洪水為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
帝乃止。穀水又東出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
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每
一門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

惲不內。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表
本相桂郡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
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
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
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邳崇、丞、鄉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㤅
大匠陰。史趙興。將作吏睢陽申翔。道橋掾成皋卑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
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王北平山。中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文依柱文白
樂里道西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即為右
也。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陸機父為司馬昭所害處也。北則白社故里
也。昔孫子荆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為榮。故有威輦圖。又逕
為千石橋。橋南有二石柱。並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也。將
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
私懷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紀。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
西面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於洛邑。城隍偏狹。卑陋之所耳。晉
故城。成周以為狄泉。秦人廣之。以封不韋。以其褊小。非宰司公卿之所居也。下
謂之九曲瀆。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案

傳播晉書云。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
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又言逕通九曲閶。排個欲何
之者也。陽渠南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
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戌。故以丹鎮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來高梁。
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則法子所碑。作龍碑。暨
於今作則佳。方古猶秀。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古宮門也。又枝
流入石逵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
渠。務窮隱發石。縣之。考無跌壞之。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為精至也。
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門衡栻之
上。皆刊製雲鳳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則燭耀霄文。華焜
後驗相日。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
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
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昔在漢
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
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
以繫帳中。愛翫之。以為勝宜官。北宮榜題。咸是鵠書。時韋仲將

中京於書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
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式書。周
官大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故作曰闕。謂之象魏。廣雅通云。鄭玄公謂
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宮
興輿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
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
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即此闕也。白虎通曰。門
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含其闕門。門之先建立闕。以應天宿。
然不知埋。攝象而魏之上。加復思以易觀矣。雀雉曰。復思謂之罘。釋名曰
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末丘
起陳園陵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故闕遺論。曰垣闕罘罳。言樹屏陽角
所祭也。賴客又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失於人。故謂
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
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訊。湯有總街之雉。武王有靈臺
之宮。皆所以廣設過咎之略也。良求人臣於天路。斯是之不封司徒兩坊
間。謂之銅駝街。昔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

山大射訪者也。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案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東都西域，俱為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墉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及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唯祧廟則無，後代通為一廟，列正室於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為主。祭則布列，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焉。咸寧元年，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代昌矣。渠水自銅駞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屏中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惟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緹道是，晉列秘道，注東之築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伏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穎於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

是後晉氏渦，小示覺王都，故喉翼翼而費之。案事此囊，闕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於雒陽不得為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為伏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出陽渠石橋下，注陽渠。穀水自閶闔門而南，逕土山東，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為山，植林成苑，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采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兔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又南出逕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東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秘偉之奇珍。華嶠漢書曰：靈帝於平樂觀下起太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設秘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

亦通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於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稚殤，葬於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爵，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馬徙於建始殿東階下。胡寇亂，此象逕淪。穀水又南逕西門，門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清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陽門也。昔洛水泛決，漂害者眾，津陽城門校尉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正人也，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於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實為神也。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南陽南宮。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謻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謻門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謻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言闕曲邪行，依城池為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謻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

冰室。周禮有冰人，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有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擁塞，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亦誤，諫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興等，故吏也，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於其下為辟雍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悵然，遂堅縛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陽仲寸書為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內，朝廷嘉之。人來於國子大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右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

時堂銘。與光祿大夫蔡邕，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尚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爲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書太學贊刻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鐫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清陽門東，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東，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即是處也。又北入洛陽溝。穀水又東，左迤爲池，又東，右出爲方湖，東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晉灼云：洗馬廄之故署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西橫塘，水溜逕通，故李尤鴻池陂銘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源東注，出自城池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軍進爲王軍所襲，大敗於鹿苑，人相登躡，死於塹中及七里澗，澗爲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和揚

大學不保終，思欲遁跡林鄉，隱淪長免，楊駿埋之於此橋之東。峻復壽古矣。搜神記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之歌，有兵革苦辛之辭。駿後誅，太后廢死，折楊之應也。楊氏是歎，橋首累石爲之，亦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朱超石與兄書云：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員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橋逕破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酈生墓也。墓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子安卿登芬於萬古，諧清激於頹氛，文字廢集矣。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亦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爲非，以爲帝嚳都矣。晉太康地理記云：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案司馬彪郡國志，以爲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負原，夾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陵詩敘曰：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有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制析，前生一轉辨文，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曰：君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杳冥，蒿藿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山即祝雞翁之故居也。搜神記曰：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在矣。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於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甘水出弘農宜陽縣鹿蹄山**，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爲甘掌焉。**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甘水發源東北流，北屈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夢汁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今案甘水東一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也，爲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昭叔有甘公之稱焉。甘水又與非山水會，水出非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於河南城西北入洛。按京縣南非也。故京相璠曰：今河南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山海經曰：瑜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尚書禹貢太史

公劉本紀云。子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縣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名
矣。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
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陵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
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
南鄠縣。皆注鄠鄗水。北注渭。關山圖曰。驪山西北有溫池。溫池西南八十
里岐州在杜陵界。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
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
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考之經史。各
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地理志曰。
產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產
水。又北逕藍田川。北流注于灞水。地理志曰。產水北至霸陵入灞水。沮水

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

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
而東。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人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
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

縣以漢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而西南逕銅官川。謂之
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
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
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
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
於中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
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覺。欲殺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
渠成而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四萬餘頃。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
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命曰鄭渠。渠自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
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而封漢書異武帝獲寶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鼎至
中山。氤氳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證
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逕舍車宮南。絕冶谷水。鄭渠故瀆又東
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自濁
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
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
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

謂之爲漆沮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
高帝葬皇考於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
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
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獲城
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
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漆水也。又東流逕薄
昭墓南。冢在此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
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
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秦厲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
在上南。故曰頻陽也。應劭曰。縣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
可當者。惟鄭渠與沮水。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
也。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莽更名粟城也。後
漢封騎都尉耿夔爲侯國。其
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八賄

水　水經八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水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水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並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又北逕襄武縣北。廣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成一川。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荊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漢護羌校尉溫序。行部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銜鬚自刎處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常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襄水注之。水出西南崖當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嘉平二年。襄武上言。有大人見。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將永終。曆數在晉。遂遷魏而事晉。又東過獂道縣南。右則奔溪水。次則同水。俱左則過水右注之。渭水東南逕獂道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也。漢靈帝五年。別為南安郡。赤亭水出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東水。水出西南安鄉谷。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二溪合注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溪下。東北至彰縣南。本彰道故侯封治。漢縣之。永元元年。章帝封狄道為漢陽也。萬年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出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漳源所逕。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武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丘川。並注渭水。渭水又東與落門西山東流三谷水注之。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囂子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

水。東門樽土門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有溫谷。次東有故城溪谷。次東有閭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水。又東出黑水峽。歷冀川。又東過冀縣北。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一十水注之。北則溫谷水注之。其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故城南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襄縣矣。其水東南流。歷三堆南。東流。南東流。南屈黃槐川。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自號仙君。黨與浸廣。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其水北逕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馬超之圍冀也。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為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城擭為藏。超之數之。伯儉曰。御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谷水。水出冀谷。次東有涌谷水。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出本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溪谷贅萬二水。並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隴右。逕瓦亭南。隗囂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此水亦出隴山。東南流歷瓦亭。又西南合為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漢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西南流。其吾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山。西南流歷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入西南入瓦亭川。又有苕水。自西東會。世謂之度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水導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逕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皡庖犧所生之處也。漢以為天水縣。王莽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潛瀆隱通之成紀水。東南入瓦亭川。川水又東南與受渠水和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鑿穴。故岫

壁趾名焉。傳擬洪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僅尸備黨於體尚全，唯無鬢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猶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閘水入焉。其水又西歷蒲池，郎石，魯水出東南石亭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入略陽川西，得疣杜谷水，次西得平和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埤谷水，並出南山，北流於略陽城東播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渭采水出南山，北逕望峽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傳負力斧，自安民縣之楊城。永始二年，成帝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襲略陽，交襲擊囂拒守將軍金梁等，皆殺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眾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並言所得以灌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楊泉，又西得蒲谷水，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渭谷水合，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流，又得積馱水口，水出隴山，西逕積馱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

冀陽川。冀陽川水又西北流入毛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右宕冬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為三皇矣。其水南流注毛亭水，毛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為侯國。自右宕次得蝦蟆溪水，水出金黑水，又得宜部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毛亭水。又東南合安夷川口水，源東出史胡谷，西北流歷長水川，與東陽川水會，謂之秋陽茨。又西得河宮川水，又西得羅漢水，並自東北西南注毛水。表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毛亭水。毛亭水又東南得大黃谷水，又東南得析里溪水，又東得六谷水，皆出近溪，漏峽注毛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合，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流于渭，是也。

又東過上邽縣。

渭水東歷縣北，邽山流之陰，逕國庖北，東東南流，蘭谷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辰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淵水合，閑山直所謂靈泉池也，俗名之為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為靈異，先後慢遊者，多罹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卽當亭縣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雪覓谷。又東與大弁〻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羊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丁廉水合，水出南山丁廉，二源同

瀉，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東北入上邽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雪溪水，次東得小雪谷水，次東有楷夭谷水，咸自北山，離注藉水。藉水又帶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薛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皆導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漾白水左右夾注，入東北。大羊谷水南出羊溪，歷澗北流，泉溪夾溪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赤谷，咸歸于藉。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得聚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卽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眾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其陽谷水，又得宕水谷水，並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東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藉水又東入于渭。渭水又亘緒亭南而入綿諸縣，東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為稽水也。清水又或為通緒矣。水源東發小隴山，眾川瀉浪，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為東亭水，與小祗

大祗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並出東南，並北瀉注，又有埋清水翼帶二川，與延水並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右則數溝水，次西得麴谷水。水側出東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溫谷水出小隴山。又西滲谷水，出南北滲溪，西南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清水導源北隴山，一源俱發西南，出龍口，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謂之清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清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魚水注焉。水北出魚谷，引納眾流，合以成溪，溪水星會，謂之小魚水，西南流，左長谷水西南注之，右則東郭水東南入焉。魚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道源西北諸溪，東南與長思水。北出思溪，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南得注谷水，水出西南注谷之山，東北流與積水合。水出東南積谷，西北逕積水塠，入西北注谷水，亂流西北出注谷，又西北對

綏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渭。渭谷水入西北白城谷溪東北流。白城東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注谷水。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陽雅常使兄子保守鎮董亭，即是亭也。其水東北環注于渭。山海經曰：注谷之山，注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軍溪，北注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平西入注逕所由，故山原欿谷，往往播其名焉。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浪，雁次鳴注。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覃文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明谷水。次東得丘谷水。次東得丁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谷水，並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田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汧縣之數歷山，南流逕長蛇戍東，魏和平三年築，徙諸流民以遏隴寇。是水又南流注于渭。闞駰以是水為汧水，言又東汧汙二水入焉。今按諸地志，汧水出汧縣西北。闞駰十三州志曰：與此同。漢以汧水為龍魚水，蓋以其東流逕通而是備其道耕畏矣。又東入散關。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知其真人將有西遊者，遮老子，彊使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李老萌十實。漢仲紀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望氣迎之，士執其人當西，乃與之遊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為周柱下史，又為周表，乃以官遷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無名，隻句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耼。然西王失道，乃三東遂關，以煤雅人以織從尹喜遊焉。非此明矣。注逕所由，舊當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散關城，非也。褚先生曰：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蜀口棧道近山，無他豪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杜水合，水出閩道谷，北逕武都道縣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疾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若以戰乎？其一曰：足為帶矣。人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言，令士皆赤衣，隨所伐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渭水又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又潤流注。

之也。又東過陳倉縣西。縣有陳倉山，山上有寶雞鳴祠。昔秦文公感伯之言，遊獵於陳倉，遇之於此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暉暉聲若雷，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曰：上有公明黃帝孫舜妻冢，有羽陽宮，秦武王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晉氏闕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也，非陳國所都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昭，昭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逆射昭，昭以火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渭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東與綏陽溪合，其水上承汧水，水自汧谷分注綏陽溪，北面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郿平也。東觀漢書曰：隗囂圍來歙於略陽，世祖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寔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歷澤亂為一，右白龍泉，泉徑五尺，源流潛通，瀹瀞四注，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瀹瀞𥨊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自水會上下，或謂之為魚龍川。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郁歙駐王霸之徽，而遺跡於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況為隃麋侯。汧水又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城北有漢郿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東流注于渭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鄣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

梅也。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北去雍城七十里。渭水又東
逕石壩。即北原也。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懿屯渭南。雍州郭淮
策亮必爭北原。北遂先據之。亮至渭水。又逕五丈原北。魏春秋曰。諸葛據
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
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
理志曰。右輔都尉治。魏春秋。諸葛亮屯郿。司馬懿徙屯此縣也。渭
水中又東逕武功縣北。渭水於縣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
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
十里。斜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
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
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嶺北。至郿注渭。渭水又東逕馬冢北。
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
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
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
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山上有谷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櫟南門及光門
上。而入太白山。民爲立祠於山巔。春秋來祠中山宿焉。山下有太白祠。民
所祀也。劉曜之世。是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六。嗚呼。慎斷其盡乎。時
群官畢賀。中書監劉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言矣。渭水又東
温泉水注之。温泉水出大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
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漾流。北注十三里入渭。渭水又東逕斄縣
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原
祠。城西南有后稷祠。郿之黎亭也。王少林之爲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
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仁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
林曰。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爲
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爲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爲理。便勿復害良善也。因
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東逕雍縣雍
山。東南流。歷中牢溪。世謂之之中牢水。亦曰水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
也。蓋秦惠公之故宮。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爲橐泉宮。按地理志曰
宮。皇覽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劉向曰。穆公葬無丘隴處也。史記

曰。穆公之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爲
賦黃鳥。余謂崔駰及皇覽謬志也。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
矣。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而左會
左陽水。世名之西水。北出左陽溪。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
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會
南源。世謂之返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
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爲沖空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
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故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
以爲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有虢宮。
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
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地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爲上帝之神。於是
作鄜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於陳倉北坂。祠青帝焉。秦公又於吳陽作
上畤。祠炎帝。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
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爲
神明之隩。故立群祠焉。又有[illegible]鳳女祠。秦穆公時有蕭史者。善吹簫。能致
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
云雍宮世有蕭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鄧泉東流注于雍。自下
雜會他水。猶備通稱。故爲貴有雍汪會渭之大矣。雍水又東逕郿學南。世
謂之樹亭川。蓋郿斄相近。誤耳。亭故斄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渭
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邵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
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之縣
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水又南流。大
樂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illegible]于曰。岐山出石
橋山東南流。柏如封禪書曰。收鼎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
二川并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黃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
山而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
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
即岐山矣。昔秦蓋舍穆公爲竜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
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於
姜水。水合而東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世謂之赤
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逕杜陽故城。
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謂之故縣川。人次谷。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

陽谷有地穴北入亦不知所極在天柱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長水而攝
目矣王莽之通杜者故地理志曰縣自杜水東二坑水注之水有二原一
水出西北積龜水二合而東歷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鄉溪東南流入
杜謂之鄉谷川又南美水注之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
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
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為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
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於美陽縣西永元二年更封郎雍侯耿秉為侯
國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塢
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三十年成天下不成守此畢老其愚如此渭水
之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
洛谷圍長城即斯城也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芒水出南芒谷北流逕
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
分為二水漢沖帝詔曰翼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盩厔芒竹即此也其水
分為二流一水之東北為枝二一水北流注于渭也渭水下渭水又東過槐
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來注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
槐里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於竹圃東北流又屈而北

入渭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即地理志所云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
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就水注之
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老為周柱史以世衰入
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子死秦佚三號是非不死之言
入衆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
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逕圃北與黑水合上承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
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逕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
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長楊宮西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合
水上承盩厔南南泉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
又北流注于渭水也縣北有家龍源上承渭水於鄠縣東逕武功縣為成
林渠東逕縣北亦曰靈軹源河渠以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水是也渭水
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縣古太丘邑也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以為廢丘亦曰槐
丘和十元年桓帝封左中郎將皇甫嵩為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渠
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
日鴻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
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籍入秦封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

王都高奴章邯為雍王居槐里為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
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為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
郡治也其城遞帶防陸舊基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堤者也東有漏水
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為名漏水又北壘業
園西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
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去八里並無樹名宮亦由陶氏以五柳立稱
故張晏曰宮有五柞樹在盩厔縣矣其水北逕仙澤東北又逕望仙宮東
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
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萯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
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
東得澇水口水出南山澇谷北逕漢宜春觀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澇水
際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澇水北流入于渭即上林
故地也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
宜春夜十刻乃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讙
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虞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厔

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東方朔諫秦
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秦惰六府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猶為天子遊獵之賦稱為有先生亡是公而秦
上林也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
水會無他山異與所有惟原阜石敷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武帝建武
三年造張昌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
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水上
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自漢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春秋後傳
曰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
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
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
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
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
辨測故無以精其必然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彪池合水出鄗池西而
北流入于鄗也詩云彪池流浸也而世傳以為水名矣鄭玄曰豐鎬之間水

北流也。鎬水北逕漢靈臺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也。鎬水又北逕于渭。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昔于有制勝之功，慜尸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文穎以爲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雨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朔，寔爲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隸扶風，後并長安，而沈水注之。其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冢南。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於宣王。故戚公子安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沈水又西北，左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於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沈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基東，又北逕磚水陂東，又北得陂水，其陂東北流入于沈水。沈水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於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鎬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城南山，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堨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於鳳闕南，東注沈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鳳闕也。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泯毀，唯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沈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傳子宮室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

章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而即實非也。沈水又逕漸臺東。漢武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南有壁門三層，高三十丈，有南壁門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沈水又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爲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都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上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又東逕長安縣北，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㶏，其由河之有雍也。此瀆東北流逕魏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鐓重不勝，故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鐓乃可移動也。又東逕雷侯祠北，後凱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後人以爲鄧艾祠，悲哉，魏滕逕淸，尊忠受害矣。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北馮翊立之，有一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廣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爲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爲發。又一說，交龍扶轝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水上承沈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爲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玩。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掛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

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曰光禮門顯樂亭，即西安亭，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北二門本名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又遶觀恩之山，北流入于渭。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驪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派數十，與華岳同體。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褫舊跡猶存。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鄭水。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北。

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鄭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史遷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為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之間。幽王宮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及遷封于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謂公孫獲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新鄭為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為友之始封，賢於薛瓚之單說也。無宜為正經而從逸錄矣。亦居樊素於鄭北渠壇祀累王，而尋石崖千丈，劉使御牧千兕宣子為帝，年十五，彼黃徒跣，為其掙草衣，牛頭赤幘直蓋，頻見眾人拜，恐悬噎。號年建世。後月餘，東白蓋小車，與樂氏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即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孟康曰：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至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

遂敗幽王於戲之上，身死于驪山之北。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為非霸曲亭南，更營之。鴻嘉元年，於新豐戲鄉為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為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使將作大匠解延年繳煌。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為二水，並注渭水。水又東，冷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蓋驪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三壑，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酋水南倒虎山，南綴五水，單流立遂秦步高宮東，世名五丈城，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安，其北入渭。渭水又東，石橋水會，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鄭城東。水有故石梁。述征記曰：鄭城東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城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並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敷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敷谷，北逕告平城東，耆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故城得厥名，非所詳也。敷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

其後，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餘水注之。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為千渠水。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為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度江所沈璧也。即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即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德驩。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太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也。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作城，立於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也。縣有華山。山海經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神仙傳曰。山下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勅世令還山。山層雲秀。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洪潦。洪津泛灑。掛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魏文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又刊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毋丘儉姓名。廣六行。鬱然脩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為華陰令。河東裴仲恂促其遷力。脩立壇廟。引道樹栢。迄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渭水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西北入長安城。城自華上北逕于河。華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仙記搨鎧鏂之立長城。長城在後。不得言在斯。為非矣。渠水又北注入渭。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記曰。城因原土。述仙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又東泥泉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泉北流注于渭水也。渭水又東合沙溝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麗山東北。水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在秦皇陵東北五里。周回四里。池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錮三泉。以銅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漢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麗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唾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為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衡溫泉賦序曰。余通驪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為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體矣。池水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驪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郢民以實玄邑。故名之為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為都鄉。封段熲為侯國。後立陰

築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為陰槃水。又北絕漕渠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口名也。古有鴻門。漢書高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高祖會項伯。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於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戍西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高祖危高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高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高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為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塗。是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高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近。何惡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高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亦失。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公五年伐之。獲麗姬於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麗邑矣。又北右鴻三川。逕鴻門東。又北歷戲亭東。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為湖。湖西如此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帝愛之。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常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復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憐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莽之宣城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泉北故坂。此即龍淵廟。如淳曰。三輔黃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泉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成帝延陵南。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逕大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也。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

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今不知所在也又東逕長陵南亦曰
長山也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
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有天生自然者也
今王公墳壠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
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於山分尊卑之名者也渭水又東逕下邽縣
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於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南出
竹山北逕蕃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
白渠口太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出於鄭渠
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由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即水所
始也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逕藕原下逕郭
縣故城北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
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
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
字堅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為客龜太卜佐高
魯夢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曾於夢中自辭曰龜三萬六千歲而
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
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於
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為塞王後漢書高帝關中始都之王莽之師高
也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為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
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鄉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城北
蓮芍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白渠首起谷口
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
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
水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
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恭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徵為太子太子
即帝位立恭皇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元帝母傅后尊號益
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
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
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高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傅太
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月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
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
其處以為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又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

戚帝物陵處所未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冢次有碑此則涇水
注之渭水又東逕鄭縣南眞龍西部之鄭徙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
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南
入投栩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
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
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
流注于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渭水又東逕舊都城北故渚邑楼契之所居
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鄭西然則今無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
非也苻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灌水也水出石脆之
山北逕蕭加谷於孤相原西東北流與惠水合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
水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又東過灞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
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故白溢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溢水為霸水以
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公水次東有
輞谷二水合而西注之又西流入滻水滻水又西逕嶢關北歷柳嶢城東
西有二城魏置清泥軍於城內世亦謂之清泥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
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於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
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灞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
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也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蓋
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
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返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
殺葬於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矜之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
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是謂之霸上漢文
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
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攬
轡於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
倚衡聖主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奈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
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溪水又西北左合狗枷
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
逕風涼原西關中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磈山之陰雍
州之福地即是原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
南山之石門谷次東有孟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次東有土門谷五水北合西
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川會原為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

而北去杜陵十里。斯川於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葬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之。漢宣帝元康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也。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荆溪。荆溪又北入霸縣。又有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入荆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渣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有故亭。即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渣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愼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淒愴悲懷。顧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冑嫠曰。高岸夾水爲廁。今斯原夾二水也。對門。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城曰廚門也。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達。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爲徃之經。行者昇

降有上下之别。漢成帝之爲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沈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爲辟雍處。在鼎路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圓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渠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畤。始祀昊天上帝於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爲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蠱事發。斫杜門東出。走。走湖死。葬於苑北。宣帝以爲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後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沈水枝渠會。渠上承沈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倉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鵷鸞

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各有閣隆。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葬於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宅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也。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疾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子也。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是池爲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故渠又東出城。分爲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宮家渠也。猶今御溝矣。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覇門外。一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卜以爲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

車同逕。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左出焉。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徹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筭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鶴觀飛自東都門過于枳道。呂后祓除於霸上。還見倉狗戟脅於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水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沃救不滅。晨燌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火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爲長存橋。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于楚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北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石立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子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謂以子楚名陵。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上承霸水。東北逕霸縣故城南。漢文帝之霸陵縣也。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曰以近五百年矣。故渠又

東北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為赤眉所殺，故侍中劉恭夜往收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於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帝聞之，問公卿，太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水難漕，命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渭。今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為便。今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即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魏尚書右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溉故田。其瀆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冢，碑尚存。又逕漢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武帝自為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東北五里，欲還

冢。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為英陵。又北分為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隧。服虔曰：隧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三輔黃圖有船庫官，後改為縣。王莽之船利者也。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至江州為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在茲矣。班固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

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漾或為瀁。瀁水出崑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為漾水。又言隴西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豲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豲道，東至武都為漢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豲道之為謬矣。又云漾漾也，東為滄浪水。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為漾，其猶濛耳，而常璩專為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為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已卯，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良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貢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復不可全言闞氏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漢、漢壽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有漢稱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幂歷，津注而已。

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淵之異，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並出南山，揚湯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黃水注之。水北出黃川，導源四壑，南至黃嗟，總為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白草崖谷，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為一瀆，東南流屈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合楊廉川水，水出西谷，眾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大駱犬丘之地，為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阿陽，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以縑幔盛土為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壞。計窮，敗至漢事逕上邽。祖貴廉字相狀，後人因以人名名之，故習傷為楊廉之里楊廉縣為。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西南出戎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圍西

峽。王健登戍伺漢軍曰。馬隱王城中者皆必死無二心。鎮諸將五營。精自秋以明之。遂斛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西南蘭皋水出西北五丈谷。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南出雞谷。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水合注。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溪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為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並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十九年。宋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將妻子北奔安定。參軍魯尚期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入。言潛通下辯。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為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溪逕委遷。山高巖險。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峽。今此山澤阜之中。亦非為深矣。漢水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中。岈之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壟低仰。亘山被阜。古諺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縣去沮五百。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為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戍南。又南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為嘉陵水。世俗名之為階陵水。非也。漢水又東南右得北谷水。東南得武街水。又東南得金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漢。東流注漢水。

漢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涌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都為目矣。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為氐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為百頃氐王。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害。洛谷水又南逕虎館戍東。又南逕仇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發溪。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西。又東南入洛。漢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脩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出武階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涌波飛清。下注平洛水。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與脩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於槃頭郡南與脩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辯縣治也。李含李雄以氐王楊敵堅頭死。單陰平。襲武街。為氐所拔於此矣。今廣業郡治濁水。又東宏休休注之。水北出漢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辯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濱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裂。因鐫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濁水又東南濁陽水北出濁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東南兩當水注水。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號仗仇池纂以置戍。與馬鞍山水合。水東出馬鞍山歷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山南。南流逕唐倉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南田縣利山。南流至廣香川。謂廣香水。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本

狂月駕矣雖處之側川望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
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鳥山南逕南
委川謂之南委水歷兩當縣之南委戍南故道郡治也西南至山入故
道水故道水又右合黃盧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山溪歷谷南流交
注故道水故道水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
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為郡漕穀布在沮
從沮縣至下辨山道險絕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血致一詡乃
於沮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民案行皆燒石㯨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
歲省萬計以其僦廉與吏士年四十餘萬也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
槃頭郡東而南合鳳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鳳溪下有二石雙
高其形若闕漢世有鳳凰止焉故謂之鳳凰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
流左注濁水濁水又南注漢水漢水又東南歷漢曲逕狹崖與狹崖水
合水西出檀津交東流入漢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合水
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
水合水出東漢西流注北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
水出西北除漢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通谷水出東北通漢上承
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漢漢
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河水東山西
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山西逕東晉壽
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漢水也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
東北與羌水合白水西北出於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
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
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南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
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曳祝水合水出曳祝城西南兩溪北注矣水
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西北逕曳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
于羌水羌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衛大西溪東
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
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維谷
東南逕維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虜
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又
有白馬水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東北逕長松縣北而東北注白水白
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偃溪水出西

南偃溪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
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於此後期不及故維
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東與羌水合自下羌水又得其通稱矣
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於陰平也築之以因名焉白水
又東逕難川水出西南難溪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冷水漾漢西南寧
谷即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
流東源出郎谷西南合注白水白水又東逕陽部戍而北與一水
合二源同注共成三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
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漢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合西谷水相得水出
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樂漢溪
即水源也白水又南逕興城東又東南左得刺稽水口漢東北出涅水源
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新都山東合白水新馬孟讓
也水源出平武郡東北曠累豆下南逕平武城東南逕其城南又西置平
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潘播郡東北又東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
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
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險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歎曰劉
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
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於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
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昔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苴侯邑故遂城
為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段元章善風角弟
子歸元章封筒藥裹之曰路有急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打傷
其吏頭者可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叔度抱父推自沉處
也又東逕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閬細云強
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於
強川即是也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東南逕津
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
劉璋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張達范強害張飛於此縣漢水又東
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南歷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僚自牂柯北入
所在諸郡布滿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又東南逕平城縣東又東南逕
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漢水又東與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為清水
也東南流注漢水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
南鄭縣南巴嶺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水出

東北巳山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雷樂鬬謂之名渠水又東南入漢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滄水注之故仲雍謂滄內水者也丹水出京北上洛縣西北冢嶺上名高豬山也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又東南過其縣南縣故屬京兆晉分為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為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師軍於兔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又東南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尺華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為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於此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之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淅酈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析縣西一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析水出析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脩陽縣故城北縣即析之北鄉也又東入析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

清深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既非恒難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於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楚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眾五萬取析十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析酈非無城之言脩之則可矣析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為君亭也而南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析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户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户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户郛者是也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出北芋山黃谷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然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赩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為殊觀矣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為順陽王因為立順陽郡而南鄉為縣舊治酇城永嘉中丹川浸沒至

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淵深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寗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淅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八賄

水

水經九

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逕見，不容不述。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黄柏谷，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筍柏交蔭，尹公度之所栖神處也。又東，届堯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爲滍水也，即經所言滍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爲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之。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又東北，趣狼皐山者也。東南過其縣北。汝水自狼皐山東出峽，謂之汝阸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鄤中。立

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爲麻解城，非也。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魯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碣側刻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碑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皐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隲兄弟輔政，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岳，面據衡陰，背王屋，浸以波溠，演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於川左。泉上華宇連蔭，茨甍交拒，石沼錯落，其間頤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水。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口。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陂水東南流，合于潤水。水出北山，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

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將厥斯柏華餘城合攻，得霍陽聚，即此水。又逕梁城西。按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爲南梁矣。故經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也。非，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蠻孤聚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即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三一水合。水發注城東坂下，東南流注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城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城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爲成安侯。即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謬耳。汝水又東爲周公渡，稱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黄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爲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

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邑，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也。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也。謂之黄城。水曰黄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臺東，又南逕梁瞿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漢書，世祖自潁川在梁瞿鄉，馮魴先詣行所，即是邑也。水積爲陂，世謂之黄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又東南，潁川郟縣南。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水又東，分爲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又東，届澗水。水北出大劉山，南逕木築唯秉郎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逕爲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爲沙水，故亦名之爲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爲稱，更用惑焉。但流雜間居，裂溉互移，致令川渠異容，津途狀改，故物望疑焉。又右會重漯水，

水出沛公聚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徑，是由故也。禮斯自矣。其水東
北注養。養水又東北入東長迪湖。亂注汝水也。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春
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滍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
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魯陽，入父城。從水敖聲。呂忱字林亦言左魯陽。滍
水。東入父城縣。與桓水會。桓水出魯陽北山。水有二源。奇導於賁復城合
為一瀆。逕賁復城北。復南擊鄭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
水。北清水有窮通。故有枯渠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滍水。
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汝水東南左合藍水。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
逕紀氏城西。有增臺記紀氏臺。續漢書曰：世祖車駕西征，盜賊羣起，郟令
馮魴為賊延褒所攻，力屈，諸紀氏羣賊自降，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
里。其水又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人與白溝水合。
水出亭城西，而南逕夏亭城西，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縱廣可
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於是改摩陂
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與龍山水會。水出
龍山龍溪。北流，際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
預曰：即襄城之城父縣也。馮異據之以降世祖，用報中車之恩也。其水又

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汝水又東南逕
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
之日，服翠衣，帶玉佩，徙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說處。後
乃縣之。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弘為侯國。王莽更名相成也。黃帝嘗遇
牧童於其野。故嵇康讚曰：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邪也。
其城南對氾城。周襄王出鄭居氾，即是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
鄭，涉氾而歸。杜預曰：涉汝水於氾城下也。晉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
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於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
傳，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
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懃勞有聞，增封侯國
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丘城南，而東南出
也。又東南過定陵縣北。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
為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及
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悉枕翼山阜，於父城東
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陂，蓋即湛水以名陂，故有湛陂之名也。湛水又東南
逕滑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滑城。滑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溪水又東

於汝。水北曲，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
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地則不布其土，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汝水
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延三年，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侯國。
王莽更之，定城矣。東觀漢記曰：光武與王莽二公遇，到汝水上，於渡以手
飲水。澡頰塵垢，謂傅俊曰：今日疲勸，諸君寧備也。即是水也。水右則潓水
左入焉。左則百尺溝水出焉。水夾岸層崇，亦謂之為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
水於襄城縣。潁盛則南播，汝泆則北注，構之東有燕潭，號曰龍淵，在汝北
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饒魚筍，湖溢則東
注漷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陽縣故
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
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
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
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於郾。
尋邑圍城數十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
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
尋邑兵。敗其中堅於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

聲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是水又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
中，封侍中傅俊為侯國。故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藉水以氏縣也。昆水
又東逕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
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濦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
也。故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汝陽之名。是或濆、濦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濦
細無統歟，稱耳。又東南過郾縣北。汝水逕奇雒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
水。側背雙流。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縣故城北。故
魏下邑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雉
山，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為南岳，非也。馬融廣
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海經不言
有水焉。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犨水
合。水發犨山。郭景純云：或作章山，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葉城北，南
入城，而西流出城。城蓋因山以即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
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
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
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

完之在邵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
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
龍下之。河南王喬之爲葉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
車騎。顯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
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葬
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立廟。號
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
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
干氏書之於神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流側
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舊秦
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筵黃中之亂。殘毀頹闕。魏太和景初中。令長修飾
舊宇。後長汝南陳禧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
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以方城以爲城者也。山
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爲陂。陂縱方二里。陂水散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

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
陂水又東逕潕陽縣故城北。又東逕定陵城南。東與芹溝合。其水導源葉縣。
東逕潕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南。入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繆
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澺水也。今於定陵更無別水。唯是水可當之。
澺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經曰。澺水東流注于汝水也。汝水又
東南流逕郾城西。春秋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水又東
南流濂水注之。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帝四年
置。王莽改郡曰汝濆。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於蔡。世本曰。上
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者
也。建安元年。安帝封鄧隲爲侯國。汝水又東逕懸瓠城北。王智深云。汝南
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
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
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
府。水涯即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
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南王肅
起高臺於小城。建層樓於隅阿。下際水湄。降眺栗渚。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

跨奇爲嘉觀也。又東南過平輿縣南。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表
衣水也。東南逕邵陵縣故城南。應劭曰。西南有邵陵山。縣以氏焉。世祖建
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爲侯國也。溱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
春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爲宣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永元三年。
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爲侯國。溱水又東北逕爲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
水又東南逕平輿縣南安成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
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爲侯國矣。汝水又東南。浹水注之。水首受慎水於
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逕慎陽城。四周城塹。潁川荀淑
遷縣人。黃叔度於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師表也。苑坤論曰。黃憲言論風旨
無所傳。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
焉。塹水有自瀆東北流注七陂。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爲同陂。陂水又東北
又結而爲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爲土陂。陂
水又東爲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爲太陂。陂水又東入汝。
汝水又東南逕平陵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栗亭北。春秋
之栗。梁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栗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
半瀹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

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爲魯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仲邑也。
以奉叔度祀。是爲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爲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
世祖建武元年。封吳國爲侯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爲郡功
曹都尉。高懿聽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
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懿不悅。託疾而去。汝水又東南。左會澺
水。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頟城東。東南流爲練溝。逕邵陵縣西。東南流注
至上蔡西岡北爲黃陵陂。陂東流於上蔡岡東爲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
城南爲澺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後
以爲縣。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爲
侯國。本汝南郡治。昔費長房爲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
自遠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壺。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
化。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主碑。
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銘曰。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
爲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紀小史張化
從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澺水又東南左迤
爲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於陂而龍變所

在也。又劫東海君於是陂矣。陂水東出為鯛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水。水逕鯛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鯛水之陽。漢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興于慶為侯國也。縣有葛陂城。建武十五年。更名封鮭侯銚丹為侯國。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岑城。城北祝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是知武王隧也。鯛陂東注為富水。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迤為橫塘陂。又東為北清陂者也。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也。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克壺丘。以其使於晉是也。汝水又東與清陂合。水上承慎水於慎陽縣之上慎陂。右瀆北注為城陂。陂西有黃丘亭。陂水於東逕新息亭北。又東為綢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為牆陂。陂水又東逕遂鄉南。東而為壁陂。又東為青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中呂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故此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緱氏李言上請修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於青陂東塘南樹碑。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海瀆。逕新息。瀆陂衍入襄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

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號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丘東。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謂之重瀆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又東至原鹿縣。汝水又東南逕縣故城西。杜預所釋也。曰。汝陰有原鹿縣也。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蓋因水以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為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為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為隱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溪。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又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陽旱斷津。而

石溜不耗。道俗遊憩者。唯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汎舟昇陟。取暢山情。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瀨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為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潁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洧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出陽城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為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又東南過陽翟縣北。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遏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

為。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啟有鈞臺之饗是也。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為陂。陂方十里。俗謂之鈞臺陂。蓋指鈞臺取名也。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為郟之靡陂。潁水自揭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為夏國。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曰。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靈相猶存。北枕川流也。又東南過潁陽縣西。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陰。故邑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馬防為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絕席。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為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為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歷周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於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壇于是也。改元

黄初。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
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
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爲司馬金行。故曹氏
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
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爲陂。陂西則漷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
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
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過汝南㶏強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
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小㶏水出焉。爾雅曰。潁別爲沙。郭景純曰。皆大水
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也。亦由江別爲沱也。潁水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
皐亭矣。春秋經書云。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也。皐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
水又東逕㶏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㶏陽。㶏強城在東北。潁水不得
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溵水入焉。非洧水也。又東過西華縣北。王莽更名
之曰華望縣也。有東故言西矣。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爲侯國。漢
濟北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
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伏。永元十三年。徵太常焉。縣北有習陽城。潁水
逕其南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又南過汝陽縣北。縣故城南有汝水枝
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
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説。以窮通損字
也。潁水又東大㶏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
漢宣帝封邴吉爲侯國。王莽更名樂嘉。又東南過南頓縣北。㶏水從西來
流注之。㶏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
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
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
來注之。經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別名也。南合交口。新溝自是東出潁上。
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
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
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齊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
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
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
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都。以爲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潁州治
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
東。昔王淩爲宣王司馬懿所執。屆廟而歎曰。賈梁道。王淩魏之忠臣。唯汝

有靈知之。遂仰鴆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黄金可採。爲晉中興
之瑞。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東側有公路城。袁術所築也。故世
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監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東逕雲陽二
城間。南北翼水。並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
軍次丘頭。王淩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潁水又東南流於故城北。細水注
之。水上承陽都陂。陂水枝分東南出爲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
逕宋公縣故城北。縣即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漢成帝綏和元
年。詔封殷後於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
邑於此。故號新郪爲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東南逕細陽縣。新溝
注之。新溝首受交口。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爲侯國。
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
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樂慶也。
世祖建武中。岑彭子遵爲侯國。細水又東南積而爲陂。謂之次塘。公私引
裁以供田溉。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
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
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
之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額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㶏水也。東南逕召陵
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
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
以名焉。又東南逕征羌縣。故邵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
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定西羌功。故更名征羌也。闞駰引戰國策以
爲秦昭王欲易地。謂此也。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
術所築也。汝水別溝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書。宣帝封廣陵王胥子
劉賀爲侯也。縣北三十里有孰城。號曰北利。故瀆出於二利之間。闞女陽
之縣。世名之死汝縣。取水名。故汝陽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又東南逕細
陽城北。又東逕郎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寢也。寢丘
在南。故稽丘名縣矣。王莽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淺濁。故而爲封。故能
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
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
后稷之冑。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
已。枝汝又東北流逕胡城南。而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
東逕汝陰縣故城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嬰爲

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濆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
故陶丘鄉也汝陰郡治城外東北隅有舊臺翼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雖
經頹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所未詳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
于淮潁水東南流左合上莫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注于潁潁水
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漴陂陂水南流積為江陂南逕慎城西側城
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也白公所居以拒吳春秋左
傳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劉賜
為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蝴蝶郭東俗謂之鄭城矣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
公十二年楚子狩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洧水出河南密縣西
南馬領山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
統目焉洧水東南流逕一故臺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
上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東注綏水會焉水出
方山綏溪即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
塋四周壘石為垣隅阿相降列於綏水之陰庚門表二石闕夾對石獸於
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內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
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蠩

吐水石渠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
殆盡夫富而非義比之浮雲況復此乎王孫士安斯為達矣綏水又東南
流逕上郭亭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溪亦謂
之子節水東南流于洧洧水又東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
水散注故世士以瀝滴稱南流入洧水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洧水又東南
流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
雲水洧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逕密縣故
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
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
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府歸我遂俛車而去
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
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
水出土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水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土亭下東北流
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武定水水出北武定岡
西南流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東南流塢側有水懸流赴壑一
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矚望奇為佳觀俗人觀此水挂于塢

側逕目之為零鳥水東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
虎牘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
臺岡下又歷岡東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
逕鄶城南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孕三年啓
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為之鄶鄶人者鄭
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親鄶公之民遷
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焉劉楨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
都滎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
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
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坂洧
津也服虔曰登高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入晉居
商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辰火之野闕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
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
元年晉韓厥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竹書紀年晉文
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
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

故曰新鄭矣城內有皇臺名曰皋臺是也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春秋傳曰
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
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鬬內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入厲
公自是徹也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
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於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母用
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
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潧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
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二十
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嵇叔
夜常採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黃水東南流又與上水合水出
兩塘中一源兩分泉流派別東為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
注於黃水黃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
東南流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章山水注之
水出捕章山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
黃濮合水出捕章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逕龍淵泉
東南七里溱水注之水出濮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

又其南逕燭城西，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過
長社縣北，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洧水又東南與龍淵
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
輟流。其瀆中濱水南注，東轉為淵，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
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
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
景明中出宰茲郡，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板築既興，於土下得一樹，根甚
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
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界有禀水，但是水導於隍塹之中，非北界之
所謂。又按京社地名，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然則是
水即禀水也。其水又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
者也。禀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為二水，其枝水東北流注沙。
一水東逕許昌縣，故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
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更封馬光為侯國。春秋助期曰：漢以
許昌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
中造，准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汶水，故有汶倉

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又東逕鄢陵縣故城南，李奇曰：六國為
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於此。漢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為侯國。
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東，鄢陵陂水注之。水出鄢陵南陂，陂水東西南流注于
洧水也。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洧水自鄢陵東逕桐丘南，俗謂之天井陵。
又曰岡，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蓋籍桐丘以取稱。
亦言取桐門亭而目焉，然不知亭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南逕桐丘
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預春秋
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北，京相璠曰：鄭地也。今圍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
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堣。其城南即長堤，固洧水之北防也。西南
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湧丘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
城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於許之汲鄉曲洧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
漢宣帝建初四年，封執金吾馬光為侯國。城在洧水南堤上。又東，洧水右
逕為濩陂。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迆為鴨子陂，
謂之大穴口也。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洧水自穴口東南逕洧陽城西
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虎溝，溝水上承洧水於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
洧陽故城南，俗謂之複陽城，非也。蓋洧陽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

徐循郭奉孝為侯國。其水又東南為鴨子陂，陂廣一十五里，餘波南入甲
庚溝，西注洧。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
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濩陂水，上承洧水於新汲縣南，逕新汲故城東，又南積
而為陂。陂之西北即長社城，陂水東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門列築堤
道，迄於此岡。世尚謂之茅岡，即經所謂茅邑也。陂水北出東入洧，津渠
納北異流。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
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
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
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又
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疑
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西，王莽之長正
也。洧水又南分為二水，枝分東出，謂之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赭丘
南。丘上有故城，郡國志曰：長平故屬汝南，縣有赭丘城，即此城也。又東逕
長平城南，東注澇陂。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籠口之名矣。洧水
又東逕習陽城西，西南折入潁。地理志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
溴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

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即是山也。溴水出其阿，而流為陂，俗謂之玉女
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於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
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
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名生雄柏，列秀青青，望之奇可嘉矣。
溴水又東南逕長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劉澄之著永初記
云：水經溴水源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泗。衛靈聞音於水上，殊為乖矣。余按
水經為溴水，不為濮也。是水首受溴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清與之通，涉
枝流脈亂，互得通稱，是以春秋莊公九年，遂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
之。京相璠云：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
人。服虔曰：濮，水名也。且字類音同，津瀾邈別，不得為北濮上源，師氏傳音
於其上矣。溴水又南逕鍾亭西，又南逕皇亭西，又東南逕闕亭西，又東南逕
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溴水又南分二水，一水南出逕胡城東，
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為陂，謂之胡城陂。溴水自枝渠東逕曲
強亭，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
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是也。其陂水北
對鸛鳴城，即長社縣之濁城也。陂水東南流逕胡泉城北，故潁陰縣之狐

宋邪也。又東合狐城陂水。水上承陂水，而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渠水。時人謂之勒水，非也。勒渠音相類，故字從聲變耳。潩水又東逕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岑門，史遷所謂走犀首于岑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岑亭，未知是否。潩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為侯國。俱水城西，又東逕許昌城南，又東南與宣帝陂水合。陂上承狼陂於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是也。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鄢地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潩水。潩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東南入于潁。潧水出鄶縣西北平地。鄶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溱水。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東，南歷澤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為五馬口，東南流注于潧，潧水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為鄶泉水也。故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若克號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潧洧。

梅其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潧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為鄶水也。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自鄶潧東南，更無別清，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黃崖水也。蓋經誤證耳。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嚇、禺中、牟圃、大鵠、龍澤、蜜罷、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於渠，或謂是瀆為梁惠之年所開，而不能詳也。斯瀆乃水澤之所鍾，為鄭隰之淵藪矣。渠又右合五池溝，溝上承澤水，下流注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二

年，司馬懿師中軍討太尉王凌於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為五池鄉矣。渠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子為公子格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即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以封管叔矣。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賦鴟鴞以伐之，即東山之詩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又謂之為管水。東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黃雀溝，謂之黃淵，淵周一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為淵，南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為二水，一水東北逕東武強城北。漢書曹參傳，斬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云：按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為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為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黃雀溝，東為七虎溪，亦謂之為華

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紫光澗。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鴈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於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二說，並為疎矣。杜預云：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為北林，最為密矣。又以林鄉為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積古之傳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鹿臺南岡，北出為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亂流東注，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東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流逕靖城南，與南水合。水南出合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澗水也。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

水。世謂之禮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淶水。又東北入黃雀溝。
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舊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淵水又東屈逕
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
為白溝。又北東逕伯禽城北。蓋伯禽之魯往逕所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
清水。即潘岳都鄉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西望于清溝。指是水也。亂流東
逕中牟宰魯恭祠南。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
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
親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傍。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雉。
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懷仁。三異也。久留非擾
賢。請還。是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恭
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宇來今矣。清溝水又東
北逕沈清亭。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所未詳
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為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於
此。又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役水。清水自枝津北注渠。謂之清溝口。渠又
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為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
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

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
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
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慙不納其言。害之。
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殘。故立祠於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役水
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隟侯亭東。世謂此亭為卻城。非也。蓋隟卻聲相近耳。
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役水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
河。疑是水也。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陽丘亭西。世謂
之焦溝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焦。不埶。即此
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為高榆淵。竹書
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氏者也。又東北為
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溝水出焉。又東北為八丈溝。又
東。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沫水合。
山海經云。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東
北流逕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邯鄲徙焉。趙襄子
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田英將褰裳赴鼎處也。薛瓚
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之為鄭之堺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

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
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
之上矣。按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遇之
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迴遠。疑為非
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理流移。寧可一也。兵車
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于浮水。匪直
專漳也。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於宜無嫌。而瓚逕指漯水。空言
中牟所在。非論證也。漢高帝十一年。封單父聖為侯國。沫水又東北注于
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行出中牟。為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為縣
所拘。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
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續述征記所謂自醬魁城到酢溝十里者。渠水又
東流而左會淵流。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滿。
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又東至浚儀縣。水東南逕西去
城北。戴延之所謂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
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即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

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
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矣。梁伯好土功。大
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是也。秦滅魏。以為縣。漢
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
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續述征記曰。以此城
為師曠城。言郡緣生會遊此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在。余謂
此乃梁氏之臺門。魏惠之郢居。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西征記論儀封人
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於此郛。以行
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汴沙
陰溝矣。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漢氏之浚儀。浚渠耳。無他也。皆變名
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渠
又北屈分為二水。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也。汴東注。沙南流。其水
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
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上多鳥鳧。今有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
即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於牧澤

之石矣其臺方一百許步卽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

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尺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渠水於此有陰溝洪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爲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

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

儒據者亦指此以爲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渠右與汜水合。其上承役水於苑陵縣。縣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也。役水枝津

東派爲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泥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

東北逕中牟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城有層臺。按郭公世語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

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

汜。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逕汜。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

爲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留舍爲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字茂弘。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棊長嘯。

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或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棊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

卽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云。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

東北流爲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卽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楚東有沙水。

謂此水也。屈南至扶溝縣北。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渠水出焉。亦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并。故曰陳留

矣。魯溝又東南逕圉縣故城北。縣苦楚難備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寨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

奮威將軍孫建擊之於圉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爲萬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

封陳狶爲侯國。魯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於是也。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

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車牛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

羽冢東。與八里溝合。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

知孰是。因其方誌所叙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陵南逕開封城東三里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

八里溝。又南得野兎水口。水上承西南兎氏亭北。野兎陂鄢地也。春秋傳云。鄢伯勞屈生于兎氏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南逕石倉城

西。又南逕兎氏亭東。又南逕邵亭西。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卽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

年。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爲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後人遂其土口。今水盛則北

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北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卽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也。杜預曰。澤卽

滎陽苑陵縣東。卽春秋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淵水流逕陵丘亭西。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西城北平地。泉湧。南流逕陵丘亭

西。西南注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鴈陂。陂在長社東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

亭白鴈陂。又引瀆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又東右迆爲染澤陂。而東注于

蔡澤陂。長明溝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漕渚自是三分。北

分爲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爲侯國。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爲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

荀攸爲陵樹鄉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天澤名曰長樂廐。康溝又東逕城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曰。扶溝縣有帛鄉帛

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爲小城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

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爲二水。一水南合闕亭東。又東南流與左水合。其水自枝瀆南逕召陵亭西。疑卽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世以是水

與隱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隱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隱陵。呂錡射中共王目。養

由基又射殺之亦于反潰自覺處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遂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至使孔達侵鄭及匡即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又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衛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至扶洛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東逕小扶城西而東南流也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東漢順帝永元中封陳敬王孫子為侯國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即扶鄉故縣也城北二里有袁梁碑云梁陳扶樂人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為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於是分焉不得在扶溝北便分為二水也其一水者東南逕陳縣北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洧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龐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逵為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陳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神實中舜後嬀滿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也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於東門以為夏州後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剝缺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留養七千有餘人騰與官吏舍自齎奉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其頌曰修德立功四縣回附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為秦所滅徙都於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郭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帝十一年以為淮陽國王莽更名新平縣曰陳陵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水沙水出焉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涝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華城皆為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涝城北王隱曰華北有谷水是也華即檉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檉者也杜預曰檉檉即華也在陳縣西北為非檉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流逕陳城南又東流入于沙沙水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𢮎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

封太尉王淩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王莽名郡為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也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葬也石勒追之焚尸於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羣情辨者所以文身祜惠夷甫雖體荷儁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諒為褒矣沙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都陂明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枝津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為陂水更出焉沙水又東分為二水即春秋所謂夷濮之水也枝津北逕新陽縣故城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也一水東注即注水也俗謂之欠水也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之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又東南過龍亢縣南沙水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義城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水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陰溝首受於大河卷縣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蒙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驁所築也於事不詳故瀆東分為二世謂之陰溝京相璠曰為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右瀆東西逕陽池城北東絕長城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於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於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記韓獻秦桓公是也又東逕開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蒗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武陽逕大梁城北左屈溝與梁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即汳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者也東南至沛為過水陰溝始亂蒗蕩絲別於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於扶溝縣爾雅曰過為洵郭景純曰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也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碎折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惟此自餘殆不可尋過水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隟

郭。濄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城為莊所并。故圍稱曰大棘也。地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濄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敦慤。易以統御。濄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渦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濄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城之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後為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為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公為里門。子為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為九卿。故字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濄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圍稱曰襄邑。有蛇丘亭。故鄉矣。改曰廣世。後漢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擊項為侯國。即廣鄉也。渦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流注于東北。賴城入谷。謂死渦也。濄水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濄水又東而北。逕賴鄉。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於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也。京相璠曰。谷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隱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碎字紊。唯此又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檀令許叔臺碑。光和中立。又有漢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嬰碑。嬰字廣卿。司隸校尉之子。大建寧年立。餘碑文字碎滅。不復可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泛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相城鄉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渦水。渦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尼宮。嘗覇祠老子。命陳相邊韶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

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渦水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渦間。許慎又云。渦水首受淮陽扶溝縣浪蕩渠。不得至沛方為渦水也。渦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文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然即此城也。自是無郭以應之。渦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成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沛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渦。渦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從悉已碎。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石。葉二碑文同。夫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騰兄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渦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為束竹交文。作制乃工。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渦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枕道有碑。碑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金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渦水東南逕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致塋所在也。渦水又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於思善縣。世謂之漳水。故有漳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故城西側城。東北流入于渦。渦水又東逕下父城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父聚者也。渦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成。袁崧郡國志曰。山桑縣有

番息陂所出也過水又東南逕渦陽城北臨側過水魏太和為州治以孟表為刺史後罷州立郡衿帶遐戍過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二年世祖封傅昌為侯國故諺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過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荊山北而東流注也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過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脉涓注耳東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疑食邑於此城東南有一碑碑文悉破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義北門士沛國蕭劉定興立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亭無之陵年高悠作洪臺所毀十三州志所謂山生於邑其亭有桑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碑碑紫二世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三郡光和中卒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瞰陂陂水又東南逕瞰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瞰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瞰楚地也北肥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中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

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淮陵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圄城非又東南逕義城南世謂之楮城非又東入于渦渦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陰溝即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濟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圖稱著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汳水陳留相平進治此征東將軍荀晞之西也遂走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陳留縣之鉼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謂縣有鉼鄉亭即斯亭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岡家岡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此縣寄書與岡岡發視之唯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鴈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者也杜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亭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周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

作亂引水南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洛架口西征記曰洛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二里汳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有科稟亭也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東逕利望亭南風俗傳曰故曰成安也地理志曰陳留屬庚漢武帝以封韓延年為侯國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逕濟陽考成縣故城南為菑獲渠考成縣周之采邑也於秦秋為戴國矣左傳隱公十年秋宋衛蔡伐戴是也漢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菑縣王莽更名嘉穀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菑縣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嘉皇靈之顧賜越有光列考武皇其改菑縣曰考城是瀆蓋因縣以獲名矣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

城下續述征記曰董高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斜亭汳水東逕周塢側續述征記曰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汳故溝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薄於此故茲塢流稱矣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以供祠祭湯又遺之牛羊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汳水又東逕神坑塢又東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樹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甎作百達柱八所荒蕪頹毀雕落略盡矣又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汳水又東逕貰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貰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為貰也云貰貫字相似貫在齊謂貰澤也是矣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準地貰邑明矣非

是可知。汳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唯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嘉平五年立。城東百步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誌，不知誰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為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爵，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寧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

滅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覃思以歷丹田，知至德之兆，是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

獲水

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

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曰：首受甾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匡碑，匡字公輔，曹官君之少子也。碑字碎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弒閔公於斯澤矣。汳水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公盛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祭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有存。獲水又東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公遊于空澤，辛于連中，大尹全師，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矣。獲人逆龍淵國人東合黃水口，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凍林，世謂之九里作。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軍於下邑，高祖敗還，從周軍，子房畫捐地之策，拔垓下之師戰，陸機所謂即丁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矣。獲水又東逕碭山縣故城北。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

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民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主祠者，皆齋潔而進，不齋者至，氣輒有數喧其水，數難得見。見者云仙物，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碭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謂香水，魚水清水也，積而成潭，謂之碭水，漢人有祭焉者，以香鼓樂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遊浮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山有陳勝觀。秦亂，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於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之予秋也。獲水又東，合洪溝，東注之。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洪溝，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也。高后三年，封楚元王子富為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其溝名是同，非楚漢所分也。又東過蕭縣南，獲水北流注之。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耿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同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肖山，赤拌觀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水，言水上承梧桐陂，陂水西流，因以為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南，唯是水北

注獲水。史無引綫。即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為有石橋處杞積石為梁。高二丈。今崩毀殆盡。亦不
其雖所違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一年。楚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之。士同挾纊。蓋悲使之然矣。蕭女娉
齊。為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逕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上圓下方。累石為之。高十餘
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白溝水也。又北入于獲。俗石之曰淨淨溝
也。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矣。蓋遠言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
陂餘波。北逕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法橋。水傍有石基。舊經開發。石作工奇妙。為莊潔。而不知誰家。疑即澄之所謂楚家也。水北流注于獲。獲
水又東逕彌黎城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彌黎城者也。獲水於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老哭勝
處也。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國也。於春秋為宋地。楚伐宋

取之。以封魚石。崔子季瑾之初封曰。彭素公於彭也。勒魚石於彭城。節夫彊也。王莽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元語曰。彭城故更
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為楚郡。封弟交為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
安魏中郎徐庶等數碑。並列植於街右。咸曾為楚相也。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墼環之。小城西又一城。是大
司馬琅邪王所修。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惟新厥制。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汴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
悉以塼壘宋。壯堅峻。樓櫓赫奕。南北所無。冬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鎮公孔伯恭援之。邑閣如初。觀不
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閈遺工雖樓苟存。龍雲道譬奇為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世本
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為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於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汴帶泗東北為二水
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為佳處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八賄

水

水經十

水經　睢水出梁郡鄢縣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狼蕩水也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元之卿餘微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長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表云瑕洸公質諂謀帝猷陳郁有泳秦之風海岱無欽野之歡大秉芬見謠聲想物生民以來功事其業今故宇無聞而慕碑介二矣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君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于涿故目陳留縣有餅亭餅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為侯國也睢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為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內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築其表為大城而以縣焉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

陂方四十里右則滎渠陂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為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水東合洛架水口水上承汳水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歷鄆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又東過睢陽縣南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大心御華向於橫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後為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求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於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為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為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為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為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

游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曲傳曰此始也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濱不食公所道不吉於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梁王鼓吹遊矣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闞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宇之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頃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臺如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

立碑東即梁王之吹臺也基陛階礎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復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興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嘗候於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矣逮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致祭以自寄焉冢列數碑一是漢臺告英才哲士民論六德

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碭守長濟爲左尉漢陽孫道翔孝高，以喬公嘗牧涼州，感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爲公之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昭令德。光和元年，主記掾李友字仲達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銘文曰：故吏門人，僉以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鑄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勳焉。廟南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雕毀。惟廟頹構，粗傳遺墉，石鼓仍存，鉞今不知所在。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爲逵，洪陂。洪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圃也。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水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政侯國。漢明帝更從今名。列仙傳曰：僊人文賓，邑人，賣靽履爲業。睢水又東逕芒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昭涉爲侯國，王莽之傳治，世祖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平輿李君，二千石丞紀伯允，則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劉伯鄜等，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二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於是處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其而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爲侯國，王莽更名之吾符縣，曰吾符亭。睢水東逕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鄭渾爲沛郡太守，於蕭相二縣興陂

堰，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水上承梧桐陂，陂側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相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入迴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睢之文。睢水又東逕彭城郡之靈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又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又詳睢水逕穀熟，兩分而睢水爲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爲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睢水爲之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李奇曰：今竹邑縣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渒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届彭城甾丘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東，畢水南八丈故瀆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光四年，封路博德爲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昔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感所徵矣。睢水又東，右烏慈水注之，水出縣西南烏慈渚，潭漲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定國爲侯國，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漢高祖十二年，封莊侯泠耳爲侯國。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也。然則下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灉。許慎曰：灉者，河灉水也。暨漢武帝元光之年，河水南泆，漂害民居。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殫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隤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爲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

又脩理河水東逕日月灘漢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伯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沛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有咸城者也是瓠子故瀆又東逕咸城南春秋經曰公會[illegible]地自[illegible]畫[illegible]北之今咸城西南五十里有咸城或謂之北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晉[illegible]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郡尉治東

至濟陰句縣爲新溝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之小城陽城北城北側瀆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爲穀林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說各殊以爲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堯冢俗以爲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爲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水蓋資城也而變名焉有新溝之異稱矣黃初中賈逵爲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於洞浦有功魏封逵爲陽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新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轉耳又東南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鉏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城六國時且楚同以爲楚丘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城陽縣故東會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沛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山陽廩丘俱屬濟陰則都關無緣山陽理又按地理志郡都亦是山陽之屬縣矣而東北考地驗城又並言在廩丘城南權此而論似地志之誤矣或亦褊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逕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又東北過廩丘縣爲濮水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

武王封弟叔武於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於城爲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敘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祠見漢建寧五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間有伍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爲疏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停停峙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迤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爲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遙

望兮聊浮游於河之㟶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效之圖緯於事爲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亭也不言在此緣生爲失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是也瓠河又與濮水俱東逕所謂濮渠立爲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書曰又晉羊角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竇入以其兵甲登其城殺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今雷澤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爲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一十餘里與都關爲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一作闕衛之亢父則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春秋隱公五年衛侯入郕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地理志曰山陽郕也[illegible]曰王封宋安上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秺縣故城南王莽改曰[illegible]日以[illegible]也應劭曰[illegible]秺陽在魏郡非此秺陽也世謂[illegible]城昔[illegible]

泥中也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上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東逕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濟陰之屬縣也晉灼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為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謂之為萬歲亭也瓠河又東逕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經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合渠受河於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也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睦也漢興平中靳允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於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矣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俗又謂之趙溝非也又東北過東阿縣東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上承將渠於范縣東北逕范縣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瓠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即柯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濟水自泗口出為濟水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脈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泰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時即耏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惟有澅水西北入泲即地理志曰如水矣耏如聲相似然則澅水即耏水也蓋以澅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為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澮瀆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適今側城南注又屈其城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為膠西王都高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苑也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曰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為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

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西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丙倩為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為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泲非泲入時蓋時來注泲若泲分東流明不得以時為名尋時泲更無別流南延華費之所斯為謬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藥草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淒逕興哭之歎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煙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帶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躊躇為之屢眷矣余按麥丘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魯蓋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婚于齊也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之祀泰山郡治也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紀標誌而已自昔恒通焉多謂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惟此存焉屈從縣西南流又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封臺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杜預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合天門下谷水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竇存焉蓋古設舍所跨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其為高或以為小白石或以為冰雪如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丈尺直上七十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

日知故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龜田。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歷中下兩廟間。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丈。樹前有大井。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麗。又有石勒建武十三年。永貴使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入于汶水。又東南流逕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於汶水。如帶圖也。古引水為壁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江。即此水也。環水

又左入于汶水。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崍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來三老矣。山東西有二廟。山高十里。山上有陂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過博縣西北。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灌嬰破田僨於城下。屈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鉅平縣之陽關亭矣。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兔裘城北。

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淄水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泰山之屬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北。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為侯國。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昔孔子行於郕之野。遇榮啓期於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懽。夫子善其能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水又南逕巨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倚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池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三年。東巡泰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恭屯城門於汶上。基壘存焉。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注。又西南過蛇丘縣南。汶水又西光水出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是也。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

也。王莽更之曰柔也。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闡亭是也。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國俗謂之為濆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洸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棘亭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南去汶水八十里。又西南逕遂鄉東。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惟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東去剛城四十里。近增所注則符。蓋所未詳也。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為東平國。王莽有鹽城章城。按世本任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縣東北白源，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三年，鳳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巡泰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城縣故城西。王莽之城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為鄣城，非也。蓋因巨新之故目耳。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魯叔孫州仇之故邑也。禍其斵雉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逕其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龜山也。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三年，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丈，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高四尺。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報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汶水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陂水之異名也。澱水西南謂之巨野澤。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僞矣。巨野澤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澱，謂之巨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汶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於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為東平侯，即此邑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洽鄉城南。地理志曰：所謂無鹽有洽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張，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父名良，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二年，世祖封樊宏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城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於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為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納季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也。井曰舜井，皆為非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澄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嬀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中，則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為曲狀，約障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栝柏成林，時人謂之泉林。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取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於洙水也。西南逕魯縣北。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側有一城，為二水之分會也。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曰：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為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謂爲政莊子曰海鳥止郊
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闕之外亦或
是元近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門
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
子不肖人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我戎夷曰不濟夫解
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國人勞有力能拔蓋下此門服虔
曰能拔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是按屋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傳
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
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
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者也門
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
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
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戰武器於有炎之
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周武王封姬旦於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
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毀猶高
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磐制春秋定公

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
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
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
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
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之希有見者於時聞堂上有
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
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
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
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
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
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
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
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
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
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

廟廟像猶存有修栝五株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
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
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
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
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
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
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圜丘北丘高
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稚射龍於斯水之上古老曰韓稚自由羊於魯
有龍飲於沂韓稚曰吾見之出見齊之龍射之可中其是不得行吾
賢也逢射之沂水又西右注泗水者也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
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
負瑕是也應劭曰瑕丘在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
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
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
言衛地矣於此殊非一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東和帝永寧九年封爲
孔子服爲侯國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襄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

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
邾文公之所遷今城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
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
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
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
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
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傳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絕
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
晝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漷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
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
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
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於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
有文冢結石爲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爲異見矣
漷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於邳仲虺居之以爲湯左
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爲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
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此爲上矣

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逕至湖陸縣入于泗，
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默五東誤耳。
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
十九年，齊田肦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王莽改之曰黽平矣。泗水
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闞駰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
東北有漆鄉，鄉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又南過高平縣西，洸
水從北西來流注之。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
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
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為侯國。高帝八年，封將軍
陳鍇為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
按本志曰：王莽更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受通
稱也。又南過方與縣東。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
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菏水從西
來注之。菏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
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
菏，故因以名焉。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地理志
曰：故湖陵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更曰湖陸。應劭曰：前書一名湖陵，章帝封
東平王蒼子為湖陸侯，更名湖陸也。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
湖陵東城南，昔桓溫北入也，范滿義家之於此，城東有更劭碑。泗水又
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
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從西出，逕蕃縣北，西逕滕城北，春秋王溥隱公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
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
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
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
高帝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鄧展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逕於丘
為縣故城，在滕西北。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齊
滅之，秦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為北水
溉我良田，遂及百稱，故有兩漷之名也。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
故城東，俗以南漷於郡，亦謂之西部水。南梁水又西逕城南，應劭曰：縣古
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沛，而在湖陸西，而三注泗，泗言合，
故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互受通稱，是有入沛之文。闞駰十三州

志曰：西至湖陸入泗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疑即是水也。戴
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亦無記於南梁，謂是吳王所
遣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止自是水延之，蓋以國諱云吳王夫差起師將
北會黃池，徑路於魯東之鄙，北費之沂，西屬于濟，以是言，故是水為吳王
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自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於商、魯而接於
濟矣。其所浚者耳，非謂起自東北乞沂，西南注濟也。然之有通，非吳所起。
千載誠於人情，劇近以今情古，知一是之之不通情理矣。泗水又南漷水
注之。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又南過沛縣東。昔許由隱于沛澤，
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為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於秦為泗水郡治。黃水
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黃水東
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內黃縣，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
故縣氏焉。圈稱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
之別都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稷里，
宣公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揚違楚致命于此，宋人懼，使華元夜見子反。
楚師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城下之
盟，所不能也。十乞退一舍，楚乃平。今城東望上猶有華元祠，祠之不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十六

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
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東略
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
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萑葦生焉，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
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又東逕郜城北，成武縣故
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
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殤公而立
公子馮，以郜大鼎賂公，臧哀伯諫為非禮。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
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逕東平縣縣故城南，又東右泊水，即豐水
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貰城北，又東逕已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已
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於亳。皇覽曰：伊尹
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皇甫謐曰：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
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
陽縣東北。逕卬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
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又東逕單父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
巫馬期覘之，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捨，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

夫育之故也子胥謂之曰城彼形此子能淨之善矣惜哉不察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新縣為利善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為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睢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於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鉄盧溝水積為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澧澮俗謂之二泡也自下豐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即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水分為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豐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太尉劉義恭於彭城遣軍主嵇玄敬北至城值魏軍魏軍於清西望見玄敬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儁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於林中打鼓魏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泗水之別名也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逕沛縣故城南秦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於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為侯國城內有漢祖廟廟前有三碑漢立廟基以青石為之階陛尚存劉備之為

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於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乃植戟於門布彎弓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射戟支處也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祖廟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毀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也泗水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劉澤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城西南有崇侯冢廟遠論遺免不知何自而遂有此祠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上而盡石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而作工巧夫子以為不如死之速朽也**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水西有華龍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陸東基堪中其石尚光潔可愛泗水又南獲水入焉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

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當是猛浪之傳耳泗水又逕龔勝墓碣尚存又逕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傳居鄛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本書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涼馬臺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春范蒙之衆而自絕於斯可謂論矣推考書事近於此也**又東南過呂縣南**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頭烏與黑烏羣鬬於縣白頭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時有吳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渀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遊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歷之歎未使極天明矣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於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所云長丁水之捷岸排田

川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於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工九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者**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泗水西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邑也泗水又東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注焉故東海屬縣也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為楚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閏儉也東[illegible]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嘉東[illegible][illegible]下邳是也晉灼曰東海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晏曰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漢明帝置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重其大城中有大司馬石苞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處也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郗曇所治也昔泰伯山吳伯之[illegible][illegible]石之金相去二十餘里[illegible]於[illegible]市大金欲獻俱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尋皆乃兄弟也縣為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莽之樂亭也縣東有徐廣山山因徐徙以即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東之南合武水謂之泇水南逕刪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泇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一胡修故城東王莽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碑

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為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為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康義矣。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為戍。梁將張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脩郭壍，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又東南入于淮。泗水又東逕陵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北，臨泗水，青苗丘，許艾所築斬紋砂目於北顏也。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南，左合桑預水，水北出桑預山，東注于沂水。沂水又東，有墱垠水入焉，出魯山東而東注沂水。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崇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圓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沂水合，五秉曰：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漢武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吉為東莞侯。魏文帝黃初中，立為東莞郡。燕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五龍，魏南青州治。左氏傳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出閭山，山東南流，右佩二水，俱詣於沂。沂水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昔人歸共仲于密，及密而死是也。密水東流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為東安郡。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水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又是而說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

與夏嶺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南東盧川水注之，水出東嶺山東南，左則二川驟奔，右則諸葛泉源，斯奉亂，溝逕城陽之蓋縣，故蓋縣之蓋上里也。漢武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子劉楊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右合蒙陰二水，水出蒙陰山東北流，昔項羽武宮起於此山。上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豕者，捨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閔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邦縣南，東注沂。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

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沂水南逕中丘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顏邦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洛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冠石山，洛水所出，東入沂。地理風俗志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蒙祠。洛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季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之為？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者也。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費縣也，為魯季氏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帥費人襲季氏，為陽虎所據，邢後以費叛，即是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南入泗，從水斤聲。呂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也，而不得言東南過也，皆為謬矣。故世俗謂水為小沂水。洛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祊，祊在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洛水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漢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魯連子稱陸子謂齊王曰：魯費之衆，甲舍于襄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五帝以雲紀官，少皥得瑞鳥，紀鳥官之司，議攻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伐郯，以郯子鴣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

更從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行，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於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圍呂布於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元五年，封后兄王信為侯國。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為新泰縣也。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泗。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此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後，洙非謂始導矣。蓋深廣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古結石為水門，跨於水上也。西南流，世謂之杜齊。洙水又西南逕平陽縣之顯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漆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西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陽，上承汶水於岡縣西，闞亭東，桓曰：洸則為闞，其由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盛鄉城西。京相璠曰：岡縣西南有盛鄉城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恬為侯國，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西南流，逕瑕丘城北，又西逕寧陽城南，又西南入于洸，洸水又西南逕泰山郡無鹽縣故城東，魯嘉侯二十二年，雖時晏嬰無鹽，封于秦立，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三月，封山陽王子劉將定為侯國也。洸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水。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八隋

水　水經十一

水經：沭水出琅耶東莞縣西北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眾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有三面而不周於南，故俗謂之半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又東南過其縣東，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出東諸縣西箕山，劉澄之以為許由之所隱也，更為巨謬矣。其水西南流，注于沭水也。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墜，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國亡。無知之亂，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為城陽國，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為琅邪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明帝時，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坤維而注沭。沭水又南，浔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堨以溉，潴田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浔水又西南流入沭。沭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注山，西南流逕辟土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節侯劉壯為侯國也。其水於邑，積以為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於沭水也。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仙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釘為侯國也。其城因山為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齊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為縣，王莽更之就信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耶。闞駰曰：即祝其之鄉，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分為二瀆，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八年，封石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魏正元中，齊王之鎮徐州也，立

致廟堂之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詳焉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堯水注之水出劇縣南有蒯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因名為角蒯山亦名為角林山即世俗音訛也水即堯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堯水所出也北逕峴山東俗亦名之為青水矣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潍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潍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康王水亦曰庚王水皆非也地理志曰桑犢故亭北安之舜縣夫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今曰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里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為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也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又云夏相徙

南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窮石既定善斟甚相讎是亦因逕窮羿羿其居以生浞因其室而有澆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是以伍員言於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縣也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浞而立少康焉之有窮遂亡也蓋寓其居而主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撰遺文沿魏亭郡有傳未可以破有灌目謂此亭此為捨尤尋名而尋後為是以上灌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並言也皆煩為於北故已名為非也地理志曰堯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亦其通稱即是水也又東北入于海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三代環臺謀立以五丈平望臺去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王侯子劉賞為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原山之論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從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

貴為萊蕪令言萊蕪在齊非魯所得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夫谷之名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文無萊作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為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家桑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泰庚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木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旁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華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下吁宗族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宗室令下山著庚衣升闕而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臨淄縣東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為名起於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員墳

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或以為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得難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谷謂已山也東北流山爾雅出前左之丈不得以為營丘矣營丘者山名也詩所謂子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又去萊為近咸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注並無營字瓚以為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丈北有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四已入齊過淄自鍾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也非

營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翼居絳乎。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
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居
因郭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帝六年，封子肥於齊
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
寒，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
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
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
逕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為侯國。淄水又東
北，馬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
縣為山，世謂之冶嶺山。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
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
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
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
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龕，十旬不
拔。塞五龍口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試修築。裕塞之，超及
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太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
地險，其不可固城有在此。溷入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
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蒙廟像東面，
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
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鋒
代鍔，魏鋏齊鋩，與今劍莫殊，以密模寫，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
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濁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
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
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頂洞
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劈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
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浚，瀑布而下，澎贔之音，驚川聒谷，漰湍之響，狀
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於中闊絕，乃積綿載，後因王
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但恨此水
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迴閣承阿，林
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間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陽水又東，東
逕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陽水之陽，即謂之東
陽城，世以濁水為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竭通塞為靈矣。昔在宋世

是水絕而復流，劉晃威遠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
即任，未期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
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尹孫道相頌曰：惟彼綿泉，竭逾三齡，祈盡珪
謁，窮斯牲，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臺民河間趙嶷頌云：敷化未奉，宏澤普施，
枯泉揚瀾，涸川滌波。北海郡敘曰：先政輟津，我后通洋，但頌廣文頌，辭以
興載。陽水又北屈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
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為陽水，故有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
為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為繩水，故晏謨、伏琛為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在
繩水之陽，宜為繩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為洋水，余按群書，咸言洋水出
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濁水又北逕臧
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廣縣為山，濁水所出，東
北至廣饒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從
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
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
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衛奏魏武王
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郡，修望桓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為立祀，為塊然之
主。從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為墳，大冢東有女
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
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
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
南，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
故酅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
賢其服罪，請酅以奉五祀，田成子單之故邑也。後以為縣，傳湯有平，故此
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為侯國。又逕安平城東，東北逕
壟丘東，東北入淀。地理志曰：蓮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
為馬車瀆，北合淄水，又北，時繩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
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為黑水。西北逕黃
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
公將，公隱于溪，降有隱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
故謂之愚公，故山有石梁，亦謂為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
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
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

伐齊贊而封之歌不覺自溢而死水側有冢引水既疏南存時水又西北
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齊大夫雍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
西至石羊堰分為二水謂之石羊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
西安城西又北京水系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
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昔齊懿
公遊申池邴歜閻職二人害公於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
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
八年晉伐齊戊戌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丙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
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遠志可容對仇敵而不敬
暴草木于海嵎乎又炎夏大流非遊遨之辰懿公見弒蓋是白龍魚遊也
因近郊矣左氏修近遠遠考古非謬杜預之言有推據耳系水傍城北流
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
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
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為
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問讚云
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
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踵齊稷下之風矣然棘
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
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俠徒從而發問鄭玄
釋而辯之雖異名于先大歸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未
虛侯章廟矣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於市
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
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為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
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
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名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
一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
臺西有石社碑猶存其贊曰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
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
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僖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
務修德而勤遠略葵丘不在齊也引灘廣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宜在
北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而往果之與請代弗許

時為齊患故令無寵之妹殺公於宮因無知之亂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
卑得謀及婦人而為害室之亂乎是以杜預猶春秋之言即傳安之近于
臨淄西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己異於異可矣即義為負然則葵丘之戍即
此地也時水西左也為澠又西逕高陽僑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注于
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
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為侯國澠水又西逕樂安南博
昌縣故城南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闞駰曰縣
處勢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
丘在齊西北四十里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
涕齊侯墜車傷足於是處也澠水又西北入時水爰延記又曰水出臨淄
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為澠也昔晉侯與齊
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時水又西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
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
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志曰淄入常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
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又東北入于**
海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淄澠

之水互受通稱故兼其稱又東北至皮丘坑入于海故晏謨伏琛並言淄
澠之水合于皮丘坑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于海蓋舉縣言也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
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竹書又云
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宣
王曰趙侵我伐我長城也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泰山
東者也**北過其縣東**汶水自縣東北逕峿城北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
四十里有峿城亭故縣也又東北逕營陵縣東後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
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
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
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
孟康曰今渠丘亭是其城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在丘城東北十
里非城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存也**又北過淳**
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
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之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濰水出琅邪箕縣**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

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之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眾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污之則竭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析泉縣東又東北注屋山東北流入于濰也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之諸并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為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水東

北過東武城縣西縣因岡為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為侯國

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手誤並以濰水為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為濰水非也從經脈誌證自異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令丘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檀柘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也地理志曰久台水出東南逕東武入濰者也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又北過平昌縣東**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荊水注之水出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永為侯國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物墜於井則取之荊水昔嘗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一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

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浯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荊水浯水又東北流而注于濰水也**又北過高密縣西**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原西源出平山亦曰鄣日山晏漢曰山伏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為一堅谷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濰水自下亦兼通稱焉故汶歷縣西碑重山西又東北流言故堰舊壘石壁猶斷濰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故城南明帝中元中封鄧震為侯國縣南十里舊以為壙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故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濰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濰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於此信夜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偽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於是水

西有厲阜阜上有冢可更加郭亮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中元中封賜鞏為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又北**過淳于縣東**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曰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石山祠祭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阜非也**又東北過都昌縣東**濰水東北逕逢萌縣人也少有大節耻給事縣亭遂去之長安學後還東浮遼還居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至之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祖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為融求救於劉備備遣精兵救之賊散走也又東**北入于海**

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齊記曰膠水出膠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為侯國又逕扶縣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為侯國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城西袁崧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矣伏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漸乃拒文水也水出縣

西南祚艾山，即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祚縣故城西，王莽之祓國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為洋，洋水矣。又東北逕晏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祚縣，祚艾水出焉，東入海，即斯水也。今膠水北逕晏伏所謂西黔陬城東，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志曰：膠水出邦縣，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又北過夷安縣東，縣，王莽更名之曰原亭也。應劭曰：故萊夷邑也。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漢明帝中元中，封鄧珍為侯國。西去維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東，晏伏並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平地，西北流，登膠陽縣，注于膠水之左，東北為澤，渚方百許里，謂之夷安潭，潭之東南四十里，亦謂之扶漳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又東北逕祁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列為國，景帝封子寄為王國，王莽更之郁秩也。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廻逕于膠東城北，百里流注于海。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縣故王莽更之東萊亭也。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行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

相承修賁不輟，北航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之溟海者也。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陵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崤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隔難解。沔水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舊漢祖在漢中，言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基，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命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人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亮德範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營置也。鍾氏季征蜀，枉駕設祠宮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為苻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此城。城東容裘溪注之，俗謂之洛水

也。水南逕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絕，言先主遣黃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撿，出佳鰒；二曰濁撿，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又東，右會溫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沸湧，冬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治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黃氣，於寒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黃沙水左注之。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黃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其所載，有墳，制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入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

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修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遙
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一水北出長安一
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東南得
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
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
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
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桓帝
建和二年漢中太守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
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
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
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
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
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元鳳元年置褒水又南
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
若覆瓮水南隕水為城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宿是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
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昔漢所遊側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

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非也又
東過南鄭縣南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
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
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
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
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是所修築也
沃川安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襲鎮
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為梁州
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齊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
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廉水又北注漢水漢
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杜主之流百姓
四時所禱焉俗謂之獠子水夾溉諸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
渡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尚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
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密雲細雨五色昭章人相與謂之慶雲休
符當出地乃雲宗乃豐城有半許金水出銅鍾十二枚刺史索邈奉送洛陽
歸之宋府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二城

之間右會益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北注漢
津謂之益余口庾仲雍曰益余去胡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水即門
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
川為門川水為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隔谷羅布深溝固壘高
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
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
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東又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
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常璩華陽國記曰蜀以城固為樂城縣也安
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隸焉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
左谷水出西圍石東北入漢左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
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公字公
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
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
公房升仙之日婿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
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婿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為之立廟於其處也
刊石立碑表述靈異也婿水南歷婿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

百餘丈上有固於城方五里峻壁三里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欲修
北道通關中故名為通關勢婿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
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塼刻云
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墳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
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婿水逕興會臺南臺高五
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城固北城乘高勢北臨婿水水北有韓信
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
婿水東迴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
口水出北山益谷東西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
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為
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
移於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
烽火樓處通照漢水東歷上濤石逕於龍下蓋伏石驚湍流水激怒故有
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郁墳盛舊謂此館為龍下亭自白馬逕
此則平川夾勢水豐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為山行之始漢水
又東逕石門灘山峽也東會酉水水北出秦嶺酉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

水東出寒泉山頂望之交橫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源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壻水壻水又南注漢謂之壻口漢水又東逕媯墟灘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媯姚媯之異事無來知所從余按應劭之言是地於西城爲西北也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山多猴猨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爲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秦州刺史蕭思話話令垂乎太守蕭坦攻拔之然迄西水矣漢水又東合蓫蒢漢口水北出巴谷在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漢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日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陟羊腸超烟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豐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城池崩坎勢矣其水南至蓬蒢溪謂之蓬蒢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蒢口漢水又東右會羊水川流漫澗廣數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城縣治也自城固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縣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爲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又改月其地爲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城郡定遠矣漢順帝永光七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爲定遠侯即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關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頭歷漢陽甑口而屆于彭溪龍蒿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縣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瘦病漢水又東逕魚脯溪口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又東逕西城縣南漢水又東逕鱉池而爲鱉灘鱉天也蜀都賦曰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即之雲昏者也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幽近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飀飀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右得大勢

勢城惠漢故亦曰惠溪也依山爲城城周二里本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從逆節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石坂名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西城故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爲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爲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爲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城略漢川梁州叔治於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廟置民九戶歲時奉祠焉漢水又東爲鱣湍洪波渀盪漰浪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燥鬣失濟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柞水合水西出柞溪南流逕重崖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之旬口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迴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猶是處爲木蘭塞云昔劉備遣軍救孟達於此矣漢水又東左得育溪與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合甲水口山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與關柵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西山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弘農豐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有故鄀鄉春秋所謂鄀淅也於地理屬弘農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柵水關柵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野和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宋武帝大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漢水又東爲龍淵上有與典山石頰胡人鼻狀也下臨龍井渚淵深數丈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爲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十餘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木恒數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後裔居是襄故地尚姚稱也沔水又東逕襄陽縣北沔水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郭候碑曹宗之所立也山下潭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己功一碑沉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碑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爲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漢皐即方山之異名也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爲鴨湖湖在馬鞍山

東北，或說王粲其事害，故曰望楚山。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
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遲灌蔬意，寄漢陰，故因以名臺矣。又
北逕檀溪，謂之檀溪。側有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
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舅，憑檀溪
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躕，惆悵終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為景
升所謀，乘的顱馬西走，墜於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
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
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襄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古
鄀都、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為北部。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
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殷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西
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鎮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
安南將軍劉寬碑，並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
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
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
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
除，無復蛟難矣。昔張公遇害，亦已命於是水，後晉氏為建安從事，遇賊賴
溪所習之劍，忽於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為龍，故吳均劍騎詩云：
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為驗矣。沔水又逕平魯城南，代云宋之所築
之故城，傳云名矣。東對樊仙山，自所封也。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
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溫因與之言，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
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舟，自投命於東岡。魏武曰：吾知
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
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襄陽城
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
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
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
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
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
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桃林亭東，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
死於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
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碑，又

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沉碑處。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漢長
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
百步，水色常緑。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
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
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
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
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
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
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
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水下入沔。
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
血墓側，人有詠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
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為大
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習郁襄陽侯之封邑
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
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
帝以長沙卑濕，分白水上書二鄉為舂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為章陵縣，置
園廟焉。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會昆
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今山北，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於白水。
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望
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懽，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
焉。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
塤篪和之，以娛賓客。又於此宅矣。白水又西合濁水，水出于襄鄉縣東北
陽中山，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按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濁水又西逕
蔡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於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十六年，世祖封城
陽王祉世子本為侯國。趙勑曰：朱不出蔡陽東入淮，今于此城南更無別
水，唯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派，苦其不東，且淮源阻礙，山河無相入之理，
蓋應氏之誤耳。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
縣淮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
穴出焉，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
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疋，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其池者，識其
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一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

馬悉言勑待兆馬見之於此因以名之有云秦出沔次浴之又曰流馬瀨
渡沔留處名之曰騎亭然伏水積豐北逕是水南壅淮川以周田疇下流
入淯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其城下對緒州秦豐居之故更名秦
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於黎丘黎丘城在觀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
遣征南岑彭擊豐二年朱祐自觀城擒豐於黎丘是也沔水又南與疎水
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邔縣北界東入沔水謂疎口也水中有物如
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陵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
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
摘其皐厭可以小使名為水虎者也又南過邔縣東北沔水之左有騎城
周迴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楚邑也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
年封黃極忠為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刻甚工俗謂之黃
公名闕為洪司徒沔水又東逕猪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
於橋東劉季和大養豬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蘭橋百姓
遂以為名矣橋北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泓長六七十
步廣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
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

東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
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
與荊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
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
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山司馬彪出道之所由其水
東逕新城縣之渾鄉縣縣分房陵立謂之渾水又東歷鈴鐉謂之鈴水昔
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盧之南鄉立上黃縣治鈴鄉渾水又東歷宜
城西山謂之渾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渾口也與渾水亂流東出謂之淇
水逕蠻城城南在宜城南三十里春秋若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其
水是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也舊堨去
城一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
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後人因其
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為土門陂從平路
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東入
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
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

守還宜城中見一家東向頭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卒於南陽喪
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尚整冢前有二碑城
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
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木里
溝木渠陂水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
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粱肥美更為沃壤
也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
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
此碑於永嘉中沒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嶽烈烈
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山
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山
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都縣
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
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即楚昭王為吳所
迫自郢徙都之所謂鄀郢盧羅之地也秦以為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水
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太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

水亡之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鄀縣界西南逕狄城東南左注狄水
又西南流注于沔實曰敖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傅羊
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
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
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臼謂是水者也又東逕荊城東沔水自荊城
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
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既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沔水又東右
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
武王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是也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陽
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
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
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
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
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
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揚水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
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秋水盛則南通大
江否則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弘
之曰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自湖下
注揚水以廣運漕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
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憩之佳處
也揚水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湖東北
有大暑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
以暢遠情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
十里城下陂池皆會悉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
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
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
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
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
流注于揚水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
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當宮之北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
殷仲堪於江陵仲堪北奔縊於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
岑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
即下揚水也巾水出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巾城下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
年竟陵郡上巾水戍山得銅鍾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
注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
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為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
年更封劉隆為侯國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為令尹
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
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沔水
又東得滻口其水承大滻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
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傍則有朱滻丹漅是也又
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鄖亭
左傳所謂若敖娶於䢵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
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
溺沔中流而殁死於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之不復寡人是問
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成禮而
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達于

沱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是
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敗口言昭王於此潰敗矣沔水又東謂之橫
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鄖潭言鄖武公與王同溺水於是余
謂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鄖鄉子旦大夫讚公言故世以為鄖
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自是死沔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
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沔水又東與力口合
有溳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
分雲杜立溳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
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
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林
鄣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鎮此也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
南入于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
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
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
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
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在矣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禹
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又東北出居巢縣南
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
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
侯劉般為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
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
東北馬子硯之清溪也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流歷山西南流注柵水
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
注柵水柵水又東南積而為竇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山上有城山北
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潁川僑郡故城也湖竇湖水
東出謂之湖竇口湖水東出逕刺史山北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
王武子北城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右四水中
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
也昔諸葛恪帥師作東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
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率衆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
作浮梁陳於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朱異等以
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堤

城亦關城也桐水又東南逕高江産城南胡景城北又東南逕張祖稽城
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鄣衛尉城西魏事已難用取悉非舊訪新略寬如此
又北會析瀆出焉桐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桐口水又東過牛渚
縣南又東至石城縣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
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
城也蓋經之謬誤也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地
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
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即
北江也經書在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地
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
逕石城縣北晉太康元年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
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
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南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
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
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上山半與語語中

子安何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鵠栖其冢樹鳴常呼子
安故縣取名焉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漢水又北合東溪水水出南里
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
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
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北則
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
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光武之末天下大亂此縣民保險守節嘉之中平二
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
下合南江南江有東北爲長瀆歷河口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
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漫蓋言江
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而戰於五湖
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虞翻曰是
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爲具
區方圓五百里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琊
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逋洞庭山上有石
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

出其擊樹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
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
俱以洞庭爲目者亦分爲左右也但以趣瞻爲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
爲正是故郭景純之江賦云夏有巴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旁通幽岫窈
窕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謂袁變
云山海云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里便可踰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
在餘姚烏道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爲郭於地理甚昧矣言洞庭南口
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叩之清越所謂神鉦
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縣西四
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溫三
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
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
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泉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
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太吳以當胸岸崟嵬穹隆特起大雷小雷湍
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岞嶺山俗說此本
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竹山云禹所

用章山也太湖中有浸地異老云是笮頭山臨自此以東是深言是章山
之海此山去太湖三十餘里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
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
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
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
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
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
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
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
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溪
自湖東南出謂之爲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神異
傳曰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
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
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
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爲谷矣因目長水

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卷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囚徒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四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為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逕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臯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煮海為鹽於此縣也。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為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故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為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於縣出為澉浦，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記於冥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姚墅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墅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吳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為江也。東與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旱[illegible]而猶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有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為有徵焉。有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鴈送故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八賄

水　水經十二

水經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也，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一百四十里，因具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以為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為侯國也。漢末以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為新城郡，以孟達為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傍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啖。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豈可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為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為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而東北歷塞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澇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為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又東過鄖鄉縣南，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山有石蝦蟇，倉卒看之，與真不別。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鄖有關，李奇以為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為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鄀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考按洲傳宜以尚書為正耳漢水又東為伋子灘灘中有石磧洲長六十
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伋子並父於斯故灘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
水東南逕武當縣故城北世祖封鄧晨子棠為侯國內有一碑文字磨滅
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
水注之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沔
水又東南逕縣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
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眾嶽峰首
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
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一里二百三十
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
案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光元年封南海守降侯子嘉
為侯國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也又東南過鄼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
臨沔水謂之鄼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為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鄼頭是
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又南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
西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
墉闕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
九年楚使工尹赤遷于下陰是也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
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
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枕
洛溪溪水東南注沔水也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過其縣南
流注之沔水又南沉水流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遣夏侯淵與張郃下
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沉口即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於此水
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沉水又東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沉陽
縣故城南晉分沉鄉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狂渚崩湍水陸徑絕又東逕
學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有人立學都於此值世荒亂生徒罔
依遂共立城以御難故城得厥名矣沉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沉口也沔
水又南逕闕林山東太邵陸道之所由山東有二碑其一即記闕林山太
曰君謝者不躋高墉下先時或斷山嵓通平道民多病苦長冠軍張仲瑜
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郡先主碑先名姊字甫成有孝友悅
學之美其女為立碑于此並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逕築陽
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

黃初中分房陵立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
有見兆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為承石所未詳也筑水又
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為縣王莽更名之曰
宜禾也建武元年世祖封吳財為侯國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
水又南逕高李山東山有寵馬士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為漆灘新
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沔南有固
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漢高后四
年封衛將軍王恬啓為侯國沔北有和城即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聚山
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為故縣灘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
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因訟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
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悲巨留共相
北激以全墳宅然數作甚工又云女嫁為陰縣侍子家貲累巨萬自少小
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恒
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
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恒子是前
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
石銘之樹碑於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戍之交多自此
濟晉太康中得鳴石於此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
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
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
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
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
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
為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
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
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有
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
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巴渝舞是也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
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水暴漲
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今所謂馮李也又南入于江庾仲雍云墊江有
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潛水出鄭縣北芬

山南流逕其縣東。又南逕冠軍縣東。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澈，東南流逕南鄉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鄉也。漢武帝元明元年封左將軍司馬侯國。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宗，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蟻飢，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匠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

廢，遂不脩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修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遵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歷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又東過白牛邑南。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為侯國。湍水又東南逕安眾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涅水又東南逕安眾縣，堨而為陂，謂之安眾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湍水西縣西北，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其東有詩白事侯鄧真故宅，陽陵劉瓛為虞主，略存焉。東入于淯。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逕其縣之東。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脩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為名。齊桓公卻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嘗登之。縣即淅縣之北鄉，故言出淅縣北也。均水又東南流注逕其縣下，南越南鄉縣，又南流與丹水合。

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漢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於是縣則無聞於順水也。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廣為侯國。晉太康中立為順陽郡，而有石山，南臨沔水。均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均口者也。故地理志謂之清水。言熊耳之山，淯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逕郢邑南，粉水導源東流，注上粉縣。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眾流，故縣水皆取名焉。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粉水東流，逕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水。粉水有文將軍冢，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修，潔之都南陽葬婦慈側。將平其域，夕忽夢文諫止，羨之不發。後羨之為楊佺期所害，稱者以為文將軍之祟也。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逕其縣南。王莽更之曰朝陽也。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又東至新野縣南，東入于淯。洮水出洮陽，東北太朝山東南流逕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太朝山在洮南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其衡都所謂天封太湖者也。應劭曰：洮水出洮陽縣東，入漆。經云：泄水從南來注之。按洮陽無泄水，蓋誤引之耳。春秋泄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洮陽縣城。

城南有蔡水，出南望石山，故亦曰望石川，西北流注于洮水也。又云：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洮而軍，欲視水之淺深，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洮水又西，淯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而南，轉又南入于洮。水按山海經云：淯水又北入視，不注洮水。余按呂忱字林及難字，竝言淯水在洮陽，徐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淯水，音藥也。洮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洮水右會為仁陂，陂水出柘陰北山，泉流競奏，水積為湖，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悉其縣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疇，公私引利。水流逕新故青尚亭。洮水又南逕會口，與堵水枝津合。洮水又南與澧水會。澧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為派水。澧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澧水又西北合濆水，水出湖陽北山，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為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洮水。洮水自下亦通謂之為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洮水，斬之於新水也。洮水又南，堵澧二渠出焉。洮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側水，靖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

其國也。然則是水即湖水也。岸下深泛流，徐平時人目之為淳潴水，城尚又以淳潴為目，非也。其西城之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城也。湖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泚水。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志曰：以為新野之東鄉，故新都者也。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泚水於岡南西南流，戍在岡上。泚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為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憂，於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字傾頹，而梁字無毀。盛弘之以為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頂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毀，作制甚工，信為妙矣。世人因謂之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曰：楚王會宋平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功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

敬侯。詔湖陽為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南有數碑無字，又有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不知誰之胄族矣。其水南入大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於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為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泚水，又西南流注于清水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揚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為滸。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祐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

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東流注于淮。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圓而不方，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為名。漢武帝元光四年，封北地都尉衛山為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溪澗瀠紆，出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謂之為九渡焉。於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東逕江夏平春縣北。　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和帝建初四年，封子全為王國。淮水又東，曲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波三丈，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為侯國，王莽之利新也。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傍川西南出窮溪，得

其源也。　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三年，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可救，敢不矜乎。地理志曰：漢乃縣之。呂后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勃為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溮口水，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溮水。又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侯逼，徙治此城。齊司州刺史馬仙琕不守，魏置郢州也。昔帝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義陽，行事蔡定光屯于溮水者也。溮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溮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傅陂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一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故城南，故江夏之鄳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攻冥阨。音義曰：冥阨或言在鄳縣葭山也。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溮水逕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劉鄳為鄳縣侯，蘇林曰：音盲。溮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鮮金山，北流至琵水注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海城，東而北逕青山東，羅山西，東北流注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

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為侯國。城北有新息長賈彪廟，廟前有碑，碑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曉碑。太和中，蠻田益宗效誠，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淮水又東合慎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建武十五年，封樂況為侯國。汝南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毀之，尋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敢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明府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又東逕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注于淮。淮水又左迆，結兩湖，謂之東西連湖矣。淮水又東，右會壑水之二白山，山東北逕安亭西，謂之安水，又東北流與澤水合，水發盲谷東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鉗盧南，寔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一十里。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水注之，水導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光城郡治。又東北逕高城南，故弦國也。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胥廟，黃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淮水又東北，逕褒信縣故城南，而東注，流之者也。又東過期思縣北，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楚滅之以為縣。漢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為侯國。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流逕雩婁山關，逕二城間，舊有戍，雖軍所備，防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

北歷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弋虞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識為侯國者也。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為國。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雩婁北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有谷水。又東逕富陂縣故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曰：汝南郡有富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為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谷水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淮。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東積而為陂，水東注焦陂，陂水北出為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塹，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潤水，逕汝陰縣東，逕荊亭北而東入淮。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左傳，楚救灊，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川流，世主于決水之右，北灌安豐之左，世謂之豐豐水，亦曰窮水，音戎，並聲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鎮西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從安豐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豐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也。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積，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城南，又歷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為清水口者，是此水焉。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於壽陽縣西北，肥水從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

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五舉挾許夷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為侯國也。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為高陂，又東為天淙陂，水出分為二流，南為肥水，北為雞陂。夏肥東流，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為黃陂，又東南流，積為茅陂，又東為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又會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仙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襄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山，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迤為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於西曲陽縣北。水分閻溪。北絕橫塘，北逕萬亭東。又北，鵲甘水入焉。水出六安鵲甘谷西北，流逕鵲甘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注者也。蓋經之謬矣。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於斯縣者也。其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所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宋均為守，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墟在西南，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氏以圉守尉揃淮陽反者公孫勇等，漢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水出莫邪山東北之溪，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經所謂渙蕩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狄阜為侯國。闞駰曰：平阿縣有當塗山，

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大夫封五條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之，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也。蓋丘明承聖旨以為實證矣。又按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世孫孔嘉所出，凡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群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荊山北過，水自南注之，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漢九江也。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築，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公會齊宋之圍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為襄邑。也。王莽以為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渙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鄢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師伐鄭，魯仲孫蔑會之，書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鄫城北，郟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蓮池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渙水又逕亳城北，帝王世紀曰：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御說奔亳者也。渙水東逕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為侯國。又東逕楊亭北。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二年，楚子貢奔鄭，無地於我，師于楊梁，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緑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元平元年封杜延年為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鄲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聚是也。王莽之讚治矣。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

陽為侯國。陽子李興譙人也，於閣中定桓帝策，封亭侯，此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出譙城北自丁陂。陂水東流逕鄭縣南，又東逕鄭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留城也，音多。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本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故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為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于其側，遂以為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鄭、城父、山桑、銍置譙郡，故隸譙焉。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鄲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鄲鄉也。漢高帝攻黥布于此縣，舊都尉治，王莽之新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右會八丈故瀆，瀆上承洨水於蘄，洨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又東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瀆，瀆上承蘄水，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逕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育城。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洨水又東南入于淮，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

受于山東大王之水自[illegible]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也，王莽之[illegible]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蘄水，又東南逕夏丘縣故城北，王莽改曰[illegible]也。南流逕潼縣故城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于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理，自然水潰淮矣。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水上承徐陂，陂西北徐陂水南北紀斷，水逕歷澗戍西，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師二十八騎引東城，因四潰山而去，即此處也。史記[illegible]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賜為國。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小城東北入于淮，謂之池口也。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水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王莽之多聚也。蘄水又東南逕蘄縣，縣有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謂之涉縱處也。南有谷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入大八，故瀆出焉。又東南北長直故瀆出焉。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僮縣南，又東南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流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淮。淮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南。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狩六年，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為侯國，王莽更名

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淮陽城北，臨泗水，阻于二水之間。述征記：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時廢興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蕪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嶽同。舊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更郡曰江平，縣曰定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

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邪，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樊梁湖，頗為便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名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貴人東謂之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三年初置，都郯。四年，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為國。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縣為主夌。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實曰口也。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應劭曰：浦，岸也。蓋側淮濱，故受此名。淮水出縣故城，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

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艦以周眄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游水又北逕東海利城縣故城東，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書曰：堯抻谷田若，帝舜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為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是為夏郊，三代祀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皆是也。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山，曰游注，水又逕獻鄉，即古縣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夷亭，故世謂之南莒也。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莒子殺其夫，老而託紡焉，以其縷而交綎，綎縋城上人，亦譟，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鄣城，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城也。游水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泛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瀆，由是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為滸，游水亦枝津者也。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故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濜浠，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滍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發，炎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滍水。滍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病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

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張平子廣言土地所置，明非此矣。滍水又東，秀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縣西，秀陽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之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下跳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狀，單植停霄矣。北面有如頹落者，得進步，好事者時有登陟月。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狐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蟣城下，益豐利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於郟歸亭東而南入滍，於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昔在於楚，太子守之，與韓遇戰，有逐榮之誠。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滍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滍。滍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相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南流注于滍。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滍水。水出魯陽縣南彭山蟻塢東麓之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任仲長立。彭水逕其西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滍。滍水又左合潦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昔武王封弟於應，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為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然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滍水又東逕犨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於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滍水

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岡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基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塹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識，蓋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閽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滍水又東與水注之。俗謂之扶水，非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殘犢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步，不測其深，東北流，其逕犨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流水。兩源出縣西虎頭山北阜下，東北逕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二水既流，北注于滍。滍為埋入犨，故南陽之古縣，以犨東即於是也。昆水之陰也。滍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於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而渡矣。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

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北，背汝水，於定陵城北東入汝，縣在南，不得逕。

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

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酈縣故城南在攻離山東，酈縣也。三倉曰：樊鄧酈酈有二城，北酈也。漢祖入關，下析酈，即此縣也。淯水又東南逕酈縣之故城山東，逕百重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可為之興歎遐賊感也。關水歷雉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侍俊侍郎迎光烈皇后於淯陽，後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石室，人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遣二童日為日彼。兩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翻飛，化為雙雉，光武獲雄於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淯。淯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西北故城東，郭仲產曰：郭東北一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為軍前導，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為侯國。地理志曰：南陽有望縣，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淯水又東南逕西鄂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子緒於西鄂也，功曹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攝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淯

水又南，洱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方陽城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守孫寵為侯國，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人篆，顏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翊，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尚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今惟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疲而莫究矣。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上鑿櫨承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千秋不選墳墓，而不能刊其處所矣。洱水又東南流注于淯水，世謂之肆洱簪始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洱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淯水又南逕預山東，山上有仲霸冢，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碑，蜀命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淯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道方城。建武三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虜將軍鄧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自搏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於此。國志所謂宛有瓜里津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眾軍北討所營。淯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國，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熙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小城，城內有殿基，殿基二百步，高八尺，瑩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基，周一百步，高五丈，蓋更始所起也。城西三里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盪其胸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於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為天子於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騎，進馬於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征至宛，臨淯水祠士將亡，歔欷流涕，眾皆哀慟。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為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

故周氏爲呂尚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爲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爲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巷。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於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汝溪之流。而左注淯水。淯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爲三公置。余按淯水左右。舊有二澨。所謂南澨北澨者。水劇之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爲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爲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爲南陽。又爲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爲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又屈南過淯陽縣東。淯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漢書稱。光武攻淯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此。淯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康爲侯國。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爲淯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名云陽焉。淯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六年。封司徒胡廣爲淯陽縣安樂鄉侯。今於其國立樂宅戍。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穎。廣女壻。長沙王猜之。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爲名。又南過新野縣西。淯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隰衍苞注。左積爲陂。東西九里。南北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爲良沃。淯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追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公。割南陽五屬。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王文舒更立中陽。西即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淯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以爲縣。即以爲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爲侯邑。王莽更名曰豐穰也。魏荊州刺史治。水又東南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

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淯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赭水。赭水出棘陽縣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赭鄉。謂之小赭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擊上赭也。水源方七八步。騰涌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赭鄉。謂之赭水。建武二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於赭鄉。以水氏縣。故有赭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赭水。王莽曰陽城也。漢哀帝改爲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爲赭陽侯。赭水縣堨以爲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斷岡兩舌。都水潭漲。南北一十餘里。水決南瀆。下注爲灣。灣分爲二。西爲赭水。東爲榮源。赭水參差。流結兩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俱水枝分。東南至會口入比。是以地理志云。比水赭水皆言入蔡。互文通稱故也。二湖流注。合爲黃水。謂所交爲逕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爲黃淳水者也。故謝沈漢書稱。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臨比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水爲棘水也。[illegible]書[illegible]封[illegible]侯[illegible]擊[illegible]行逕棘陽縣[illegible]于一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至黃郵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illegible]擊秦豐。先俊黃郵者也。謂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於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爲蠻居。猶名之爲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爲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爲棘口也。又是古俗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爲力子也。淯水又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又南過鄧縣東。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淯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白水上。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塞北。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俊呂之名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淯。淯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古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爲好。鄾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懿以爲鄧之鄾聚也。南入于沔。涅水出涅陽縣南澤中。東入淯[illegible]水出[illegible]縣少室山。東流注于[illegible]水而亂流東南。逕[illegible]縣[illegible]北[illegible]水二[illegible]東逕[illegible]縣故城北。[illegible]水又東逕[illegible]

爲侯國。濦水東爲陶陂。余案：濦陽城在濦水南，然則此城止應爲濦陰城，而有濦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濦水，故此城以陽爲名矣。瀙水之南有二瀆，其南瀆東南流，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瀙即濦水之故瀆矣。汝水於奇頟城西別東派，時人謂之大㶏水。東北流，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又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汝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汾陂，俗音糞。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爲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瀆左合小㶏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𦣞水。瀆陂陂水自狄東注之，東迴又謂之小㶏水，而南流注于大㶏水。大㶏水取稱，蓋藉㶏汝注，而總受其目矣。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奥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縣西北有堂溪城，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㮣奔楚，封之於堂溪，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爲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子辟爲堂溪侯。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千。漢氏元封二年，白羊士北淵，萬牧者禱祀之。俗禁伯于害有羊出水野，牲獸將自此絕焉。淵水下合灈水，灈水東逕灈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元年，封吳漢弟翌爲侯國。其水又東入于汝水。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山海經謂之視水也。郭景純亦云：或曰視宜爲瀙，出葴山。許慎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此水合。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孰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南東流注瀙水。瀙水又東，得奥水口。水西出奥山，東入于瀙水也。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應劭曰：灈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知白亠之文書之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流于滎。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狼陂水，東流左與西流水合，又東逕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於潕陰縣北左會焉水之道。瀆南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爲侯國。漢以爲陽山縣。魏武與張繡戰于宛，爲名絕景，爲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陰，即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産曰：陂在比陽縣五十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積，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於沘。潕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無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爲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潕水又東北，何水注之。水出雉衡東山南，逕建城東。建當爲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

東上西，西流入潕。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産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爲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沘陽，界南北聯縣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聯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山，曰方城，指此城也。潕水又東北，逕舞陽縣故城，會漢高祖六年，封樊噲爲侯國也。又東過西平縣北。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漢宣帝甘露二年，封丞相于定國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理志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爲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又東過郾縣南。郾縣故城在北，遠矣，不得逕。又東過定潁縣北，東入于汝。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置定潁縣。延光中，以陽翟郭鎮之爲尚書令，封定潁侯，即此邑也。滍水出蔡陽縣。滍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犨酈之西南，堯陵之東北，梁基所終。廣圍一百餘里。峯曰懸鉤，處平懸之中，爲𢧐𢧐之秀。山下有石門，夫郭郡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勢，火無能以經久，故也。滍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滍水所導，故亦謂之爲滍山矣。滍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滍，謂之小滍水。而亂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不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是也。滍水又東，均水注之。水出洪山東北，流逕上山北，山上又東北流，入于滍水。滍水又屈而東南流，東南逕隋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爲大者也。楚滅之以爲縣。晉武太康中，立爲郡。有溠水出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㵐水出桐柏山之陽，呂忱曰：水在義陽。㵐水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流，于溠。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溠。單騎于涓，謂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氏大夫池。其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涌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溳。溳水又會于支水。水源首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溳。溳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逕水出隋郡永陽縣東石龍山，西北流南逕逕水陽縣西，歷橫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逕水又西南逕安陸縣故城西，故鄖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溳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籠彩鳳以惑眾。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涘。如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溳水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水出竟陵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也。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西南逕三王城東，蒲騷城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古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其水歷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洑水也。又西南流逕城，城西所立縣治也，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陸立縣，人王匡中興初舉兵於此縣，因新市立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縣，又合上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上山，東逕隨郡平林縣故城，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後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東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溳。溳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溳水右會溫水，溫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湍淨可愛，暗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湧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雞。其流百餘步，合右異泉，東南流注于溳。溳水又南，得濜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重山，東南流，逕其縣南，在石貝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縣，注于溳。又東南入于夏。其水又南分為二水，東通涌水，西入于沔，謂之溳口也。漻水出江夏平春縣西。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為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眾水動。井今堙塞，遺迹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漻。漻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南過安陸，入于溳。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山即蘄山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為五水蠻。

五水也。謂巴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蘄水，蠻左溯居其山川，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南過其縣西。晉改為蘄陽縣，縣徙江州，置大陽戍。後齊安郡移治於此也。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蘄水南對蘄陽洲，入于大江，謂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水　水經十三

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謂之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北過其縣東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又北過安豐縣東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豐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為侯國晉立安豐郡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書高帝六年封藂孔侯國也世謂之決水也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原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陂鄉太蘇山即注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也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淮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燮滅蓼六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靈帝中平二年封太尉黃琬為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又北入于淮俗謂之澮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老言咸以為灌水方知決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沘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為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即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伐楚救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淠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泄水出東北過六縣東淠水東北右會蹹鼓川水水出東南蹹川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皋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皋陶冢也楚人謂冢為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為二水出焉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之北入于淮水之決會謂之沘口也泄水出博安縣博安縣也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為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沘水於麻步川西北出歷濡溪謂之濡水也北過芍陂西與沘水合泄水自濡溪北安豐縣北流注于淠一謂之其濡口西北入于淮亂流同歸也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為獨山也北流分為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獲城東又北逕荻江東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北右合閻澗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流逕浚遒縣西水積為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太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眾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壯叔寶以精兵五千送粮死虎劉勔破之此塘水分為閻澗二洛澗出焉閻澗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別為斷神水又東北流逕五門亭東亭為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迹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即此處也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又北過壽春縣東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為長瀨津津側又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又西北左合東溪溪水引瀆北出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閑敞崇虛攜覽也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逕壽春東臺下臺即有各林和亦北理所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潭謂之東臺湖亦池衛猪也肥水西逕壽春縣城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於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為廣小足閑居亦勝境也溪水沿注于肥水北入于淮肥水又西分為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為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石橋門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蒼兕都水是營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上無樹木唯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為俊異焉多神仙秘法鴻寶之道忠

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迹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迹無聞矣。唯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翁裙被中無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吴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爲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又左納芍陂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巨鹿時苗爲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都街。街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剏。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宋書言。太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反。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爲立碑。史通其實。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爲其廟銘。故左龍驤爲廟讚。夏侯敦友爲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爲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至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於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爲玄康南路驛道左。道宮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水北出隂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於肥水之濱。望山上草木。咸爲人狀。此即敗處。非八公之靈有助。盖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爲肥。余案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盖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自城父東注合肥縣城南。居四水中。東。又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於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趣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高峯霞舉。峻

拯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沮水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舊郡下。城故所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析。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時以纖物投之。歘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尋源浮溪。奇爲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入于沮。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北。縣城因岡爲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阪南。長阪即張益德橫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遂叛。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羣峰競舉。而荊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東北一百四十里高陽城。周南移治許茂故城。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漳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潘璋斬之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于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漳水又南。洈水注之。山海經曰。洈水出東北宜諸之山。而流注于漳水。**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地理志曰。南有東條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非也。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也。**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爲穎王都。夏水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然死西戍。墓前三隧。晉書

地道記曰：關朱家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衆說，從而正之。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亙隰，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土謂之堵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為非也。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

尹射布令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羨水出羨中秦嶺，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羨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水又東南逕宕昌婆川城東南，北注羨水。昔姜維之還隴右也，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此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此道，流橋頭入，卸闕，緒追之不及。羨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羨水。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逕盧城西，羊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三部城南，東南右妾水合，傍西南出，即水源所發也。羨水又逕葭盧城南，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為一水，屈而東南注羨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逕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水西，王莽之統陸，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有濤水，出濤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濤水歷孱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綿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綿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

屈而東，西流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由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由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小廣魏即廣漢縣地，王莽更名曰廣信也。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故廣漢郡也，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是山為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南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亦謂之為內水也。逕墊江，公孫述令延岑盛兵於沅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呼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為濁流。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潛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潛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劉蔡未知孰所制矣。長淵九里，宗逕為果州刺史，自城固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今潮帶谷，絕壁百

尋北谷口，逕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鈎棻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涔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涔水歷其北，北至沔陽左沔為三水口也。江水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漢武帝元封四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為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燿，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

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
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崍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崍山邛崍山也在漢
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子陽按轡處
也平恒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岷崍又東百五十里
曰嶓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嶓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
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嶓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
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
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虒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
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
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
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堰於江作堋堋有
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
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
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
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
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之都安大堰
亦曰湔堰又謂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隄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
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
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上夫在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
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
逕江源縣王莽更名邛源也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
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沉江中喪後日當至可
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
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
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南
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作壯健者
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
之曰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為王國更為成都內史
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
益州以新啓犍為牂牁越巂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

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
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
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
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
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
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
頭在市橋一頭沉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
橋亦曰作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
初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里道西故錦官也言
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
里也蜀有回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
不為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識
察水脈穿縣鹽井江西有望穿鑿山渡水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
江也又從沖里橋北折曰長升橋城北十里曰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
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李
冰沿水造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漢自廣
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為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
謝豐揚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墜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
江就尚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
繁田一千七百頃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
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江水又東至南安為壁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
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縣故大夜郎國
漢武帝開道置以為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建元六年置王
莽更名西順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郭江入焉出江源縣首受
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注上為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
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
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為大堰
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
水所導也自作道與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濮水合水出徼外成
都西沉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筰理此中通天漢四年置
都尉主外羌在邛來山表自蜀西度邛筰其至嶮有弄棟八渡之難揚母

關路之嶮水從縣西布僕來分為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水又井水又東逕江都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靖岭縣縣本雲山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靖岭縣上承靖岭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于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縣州故庲降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麊泠縣南流入于海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泝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為刺客所害亦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懸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鱉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鱉令至汶山下邑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

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鱉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慎以為涐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陽西入江聶陽西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從人秦紀所謂僰童之富也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遊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到返乘空若飛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阻嶮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從焚來至此而止言崖峽不更上也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於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光洛僰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里水合水出寧州南

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導源汾關山北水流有大涉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里水又北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渚水則未聞也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冰導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縣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帝之為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於乘鄉王莽之就信縣曰吾雒也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後治洛縣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涪攻之龐士元中流矢死於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雋乂為一州稱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遡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詩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溉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湧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

膳焉可謂孝悌發於方寸徽美著於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綿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言是涪水呂忱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為牛鞞水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封二年置又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為沒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為侯國江中有大闕小闕焉季秋之月則黃曾魚死濟也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王亦求之而僇殺之後世祖怨為子立祠於縣謫其民罰布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蠶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江水東逕樊石灘又逕大附灘頗歷二險也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漢武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

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鄨縣北逕安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終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水合南流注之強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里故蜀巴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於江州則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胤之訟復為巴郡以嚴顏為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拊心處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

護李嚴更城周一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競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增盛壞散顛沒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膩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立水矣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群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又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黃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雞鳴峽江之兩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猿於是縣猿自拔矢卷木葉塞創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三郡逕蕃有江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

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黃石東為桐柱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監江縣也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沿江溪井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又東過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出自此溪也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二溪水涪陵縣界謂之于陽溪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東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五尺修煑不絕溪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右逕汜溪口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

丈長六里而復隘于塞江川夏沒冬出基亘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懲其波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江水又東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導源出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山又西逕一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又入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至于江謂之彭溪口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濱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人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其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煑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盖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溪下與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歷檀井溪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苟延光沒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勢甚高峻固也故地理志曰朐忍縣有橘官有三古

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為落牛灘逕故陵北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為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郎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內通南浦故縣陵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蠻不可輕至江水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丙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江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荊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為之自壘西去聚

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南逕赤岬西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也郭仲產曰斯石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為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劉備為吳所破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以魚復為故陵郡趙亂許劉璋改為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十七丈又東傍東瀼溪即以為隍西南臨大江闞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為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為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猨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為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溪即很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火崖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所不聞聲將同狢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又東逕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流注之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為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謂之夔國也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

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宜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縣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涌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是為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為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五峽，並因山爲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
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
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
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
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
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
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
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斷鎧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
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
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又東過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理
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
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爲楚附庸，後王命爲夔子。春
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
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離騷所謂女嬃嬋媛
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即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
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

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里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其
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
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江水又**
東逕城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
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
江，嶮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子
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爲非也。又楚子先
王陵墓在其間，蓋爲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回一里百
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溪，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東北
角有負土微，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
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
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
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
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與。余謂袁崧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
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
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

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臨
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江
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甚高峻，
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
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
者以爲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之左岸絕岸壁立數
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
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
也。**江水又東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鱉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
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
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分夷道很山所立也。縣治江之
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也。**江**
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
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嶔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
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
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

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
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
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
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
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
袁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
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
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
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
當驚知己於千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峽北有七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
而不流。又耆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
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
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
故城洲上城周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爲西
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爲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陸**
抗故城北。城即山爲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

絶。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
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北對夷陵縣
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
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夷
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
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
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烟褰雨霽。不
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峰耳。江水又東逕白鹿巖
沿江有峻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
此巖有白鹿上。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闇徹山
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
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
盤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
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據險爲浮橋。橫江以絶水路。營壘跨
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
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

注之。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
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
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爲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
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峰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游
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
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宦於蜀。屢愆秋期。登此山絶
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觀焉。葬之山
頂。今孤墳尚存矣。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
城北。北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
州治此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汎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
爲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其地。故羅。徙羅故居宜城西山。
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
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
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
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
十洲。槃布川中。其百里洲最爲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

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
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
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
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
夫妻隱於衡山。終焉而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迤洲長十餘里。義
熙初。武烈王斬桓謙處。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儕精廬。自言
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
不可詳。人心欲見。欻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遲遑諸洲。而舟人未
嘗見其遊涉也。後東遊廣陵。卒於彼土。儕本洲無定止處。宿憇一小庵而
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陵留王子香廟。子香
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
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
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今猶謂之爲白虎王。江水又東會沮
口。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南過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枝迴
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毛

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於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去之。王韶之云。玄之
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下。昇抱玄胷撫之。玄悲不自勝。至
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於此洲。斬昇於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
洲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絶。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
有兩石牛。嘗爲罾害矣。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謂之郡
里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燕尾洲。北
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
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江水斷洲通會江
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制州
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
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
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
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
謂禹自塗山南省南土者也。是郢故名焉。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王
坐侵廟壖地爲宮。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
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爲江陵縣。王莽更名南順。

縣曰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乃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論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枚迴下迄於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於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弘信義談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城也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叙其宿尚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江水左逕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迆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勢世謂之江曲者也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平郡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此是湖也相承云是吳營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江浸也對黃洲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水與高水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八賄

水

水經十四

水經江水又右逕揚岐北山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于夏口江水左迆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江浦也大江又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於是二龍弭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俞口夏水之泄也其不出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縣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閒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澧浦江水右會飯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浦也

江水又東逕竹町南江中有觀詳溠溠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接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潤水也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口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右歷鴨蘭磯北江中也東得鴨蘭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止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又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

鎮也。陸水入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又東逕蒲磯山北。對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谿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揚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蔑默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一名淵步洲。江濆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歷身峽至白沙。方有浦止其艱。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左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東北流為長洋港。東北流逕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王莽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王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爲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於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爲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東右得聶口。**江浦也。左對聶州。**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江水東逕大軍山南。**山東有山土夏南江

水左逕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石則空水注之。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泰山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山東即土城浦也。**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沌水上承沌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爲沌水。逕沌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有沌陽都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亦曰炭步矣。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迤。謂之驛渚。三月以末。水下通吳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有劉琦表及銘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凌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於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於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

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也。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爲鵠灣。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爲名。亦沙羨縣治矣。**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沔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加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宋元嘉二年。封子五到。文謝梅江兵上派。爲江北遺延苦所收。夫吳於此[illegible]王九[illegible]之所枕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東對傷桂水口。江水南出。通金女大文能班三治。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庾仲雍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邾口夏浦。而不常迤矣。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夏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故網之患矣。北對峥嶸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於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又東過邾縣南。**江水東逕白

虎磯北。山臨側江濆。又東合赤溪夏浦二口。江水右迤也。又東逕貝磯北。庾仲雍謂之市岸矣。江左岸有狄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烏石南流注于江。**江水右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山東有聶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峰大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苦。得其舍而忘其事非也。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龍戍南。梁定州治。豐田地秀焉。劉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淠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豐田。晉土爲劉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頹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倒水注之。出黃武山。南流逕曰。沙戍西。又東南逕梁達城戍西。東南會舉水。舉水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爲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洲。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舊有泪水。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沽虎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磨鳴口。江浦也。浦側有磨烏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爲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爲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

丘墟焉。戍南對盧州，昔吳將客舍於洲上，方便惰所上也。亦謂之舉州矣。
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
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冶。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
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
州，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舶。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舶
灣。因鑿樊山為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為吳王峴。峴北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
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
也。晉書地道記以為弦國子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也。世本稱
熊渠封其中子之紅為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九州記曰：鄂
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
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
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
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咸為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
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
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
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
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
使將害常侍王蕃，而其首虎以爭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
上曰：墮臺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即位於此，顧謂公卿曰：魯
子敬常言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
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
入，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
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
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將舊立屯於水，則引
巴水以流，對。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
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
相利倉為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
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會希水口，出
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
祠，南獄廟，音替，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
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口。水若
也。然水流急，濬霖雨暴，病潦溢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

浦。洪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伏，此帶七江。又東得來少下有韋浦，本
西陽郡治。今惹萁矣。江水左得赤水浦，是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又
曰芍樊，亦曰南陽磯，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塔，水勢迅急。
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史記秦將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
帝建初二年，封竇宏為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洑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
其北，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也，此縣則三洲也。山連逕江，則
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於行小難兩山之間
為關塞也。從此濟於土復上復者，此岸地名也。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
注之。江水右得苦口江浦也。浦東有苦山。江水東逕山北，北有東湖口。
江夜屋之氣陪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逕空石口，江浦在石臨江
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也。又東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
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于浮為侯國也。江水又東得銅
泰口江浦也。大江右岸蝦蟆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水左
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戚口江浦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
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
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石岸有上從，曰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山
東口有濩江浦也。庾仲雍謂之銅二浦也。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
注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坼也。又東逕望天山南，又東得苦菜水
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新縣，故
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烏。玄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
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閒養兒不露其衣，言是烏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
病，故亦謂夜飛遊女矣。又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新陽
水之左右，公私裂銳，咸沃壤，昔吳屯所在也。江水口石東得廣水口，並
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盧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
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
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子勛，伐樹青山，覩一童子甚麗，問
伐者曰：取此何為？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眾人之中，忽
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
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
謂利水也。石對馬頭岸，自富口迄此五十餘里，岸阻江山。青衣水出青衣
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
瑕陽人自秦道嶓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沈黎郡西部都尉

青衣之王。漢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為郡。
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
嘉二年，改曰漢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青衣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於
巂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
臨邛縣，東入青衣水，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
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
望見兩山相峙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桓水出蜀郡岷山，西
南行羌中，入于南海。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洹。地志曰：洹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
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
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
流，所導者惟白水耳，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
西底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
漢、新都、梓潼、犍為、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為夷，
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唯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為
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
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
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為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思和
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
注沿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
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
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
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漢川使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
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
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
水之間，有水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
若木，生昆侖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
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
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
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
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
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

又逕越嶲大笮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
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道，
至大笮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
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笮，皆夷種也。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
淹水東南流注。邛都縣，漢武帝開邛作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
人謂之河。河中有蛙，嶲山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
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為越嶲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
尹守之，更名為集嶲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嶲水即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
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昔李驤敗
李流於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
馬徑，厥跡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
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
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是水也。
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青蛉水入焉。水出青
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
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青蛉水又
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
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
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
出建寧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
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世方盛，鳥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
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騰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越
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卑水縣，而東流注馬湖江也。又東北
至犍為朱提縣西，瀘江水。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
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
百里，得所絹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
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
落，傾側縈迴，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
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
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
擊之，戰于堂狼，驤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
窮追，怒甚，髮上衝冠，愉裂而卒。案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

中水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出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倉津。渡蘭倉為作。人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亦名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犀象。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北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艱。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謂之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險如此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淹水。濾水。孫水。母水。大度水。還夫人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録記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或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性至孝。為母汲江膂水。天分出乎石。至江膂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沫水出廣柔徼外。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山人有剛慾者。大始元年。黃龍二見于慈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以獲龍縣也。沫水出旄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記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為青衣水。沫水又東逕開邦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東入于江。昔沫水

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延江水出犍為南廣縣。又東至牂柯鄨縣。東屈北流。鄨縣故犍為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為符縣。而南入鄨水。鄨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闕謂之闕水。俱南入鄨水。鄨水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又與漢水合。出犍為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山闕谷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巴立為涪陵郡。張堪為縣。會公孫述竿堪司心義士逕習水者筏度堪於小別江。知北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水。石門空岫。陰深邃澗。開崖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時有逕之。無不危心於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連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為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破。光武時移治東山之上。遂爲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黚。蓋黚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逕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酉陽合也。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存水出犍爲郁鄢縣。王莽之屬郡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於山。繫馬柳柱。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周水自縣東南流。逕牧靡縣北。又東逕旦蘭縣北而東南出也。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周水又東逕牂柯郡之無斂縣北而東南與無斂水合矣。水首受牂柯水。東逕無斂縣爲無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溫水出牂柯夜郎縣。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槀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槀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和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於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

狭。似如倒池。故曰顛池也。長老傳下派淺。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州郡。治滇城。劉禪晉寧郡治也。溫水又西會大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屬建寧郡。榆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後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州上又有雲平縣。並在州中。橋水東流。無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興古郡之無掇縣東。王莽更名有掇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於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僰縣。梁水又東逕無掇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治宛溫縣。晉書地道記。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唯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廣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縣有朱主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主水。朱主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東北入于鬱。**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稿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

番禺是也。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又東驩水出焉。又逕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謂于嬪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合。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潭城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而有橋水。今診其川源。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爲南。而橋水也。蓋書字誤矣。鬱水右則派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阿林縣。又東逕猛陵縣。浪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鬱林又東封水注之。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謂之臨賀。東南流。萌渚嶠西。又東南左合嶠水。吳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有罹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爲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爲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朗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朗湖。湖水承金山朗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冷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冷水合。水出壽冷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冷縣。以爲界。壘即此縣也。區粟城南長嶺東壽冷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隱山遶壽逕區粟故城南。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准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海有竹可爲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

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隙孔塼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民周居繞岨峭地險林邑故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王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也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者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壽泠水自城南東與盧容水合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為湖謂之郎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城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衆慢威背德北寶象浦南金闕貢乃命偏將與龍

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樓閣雨血填尸成觀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縣治也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會兵伐范文於舊日南之盧容縣為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於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陳延勞佛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逕鬱水南倉通壽泠即一浦也浦上承交阯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駱越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

開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度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麞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度治口至九德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城記曰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舉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置也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阯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殺傷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崪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

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元年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區粟也度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縣至無變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景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己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曰度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魚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流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泠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未入壽泠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陽邁仍婚都部五三百許船來相救援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於壽泠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之手射揚邁柁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揚邁攜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泠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於灣分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旍蓋海將指典沖於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

逕寰。與沖林邑入浦。今軍水進將重收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蒼渠之徼表國。越裳之壃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林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逵。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逕侵壽泠以為壃界。自區逵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纖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范椎家奴也。文為奴時。山澗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慙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祝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得此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藁。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稚嘗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鉀。經始郭器。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眾心。文譖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咸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迎王子於外國。海行之水。置毒椰子中飲而殺之。逆胥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兕椎湾許口食弄飲。或雕面鏤身。隨裸種。漢魏派親咸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逆。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接連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郍彤遠界。三重長洲。隱山繞西。衛北迴東。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流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壍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壍外。因傍薄城。東西横長。南北狹。北邊西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一百步。甎城二丈。上起甎墻一丈。開方隙孔。上傅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崿。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讃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壍。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流也。南門度兩重壍。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阯太守寶別駕阮朗。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

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日西區城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檐鴟尾。青瑣丹墀。榱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糞為埿。墻壁青光。迴度曲掖。綺牖紫窻。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檐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以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擅和之征林邑。其王揚邁舉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揚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揚邁母懷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色起。招晰艷雅。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父胡達死。襲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慶。其太子初名咄。後揚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揚邁。揖此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壍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藤棘等秀。參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桂父縣人也。捨吾北林。服桂得道。得會異羽翔集閑闕。其北翼鳥。不北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此懸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常對飛鳥。懸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牧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稚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穀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其小水壘羃。瀍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船官口。船官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䑋。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猶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嗅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如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安竺芝扶南紀曰。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檀和之令軍入邑浦。據官船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潮上西流。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

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爲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
然一限。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爲海運。亦曰象水也。又象水浦之名。晉功
曹。所謂金潾清逕。象渚峯狹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
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有所見。人入水。便來爲害。山
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
徒跣。耳廣垂以爲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爲羞。暑褻薄日。自使人黑積習成常
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
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
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囷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
而至。周廻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
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
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爲東蕃。故
山海經曰。丘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爲塘
達于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
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
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

海中。正頹北。民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
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
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應劭曰。鬱水出
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考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吕忱曰。淹水
一曰復水也。東南至蜻蛉縣。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鷄。光景倏忽
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置其鷄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
焉。王褒碧鷄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
光而絶影。碧鷄儵忽而曜儀。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淹水逕縣之臨
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
縣東北流。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爲益
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弔鳥山。衆鳥千百爲群。其會鳴呼啁啾
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燃火伺取之。其無
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爲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
名曰弔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爲此川藪也。過不韋縣。縣故
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
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
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
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
年。王遣兵乘箄船南下。攻漢鹿茤民。鹿茤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
震雷。疾雨南風漂起。水爲逆流。波涌二百餘里。箄船沉沒。溺死數千人。後
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
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
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
也。即遣使詣越嶲太守。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
昌郡。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
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
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以建興三
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東南出益州界。葉榆水自邪龍縣東
南逕秦臧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栢縣也。榆水自澤又東南
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竝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
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

矣。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
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
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
援上言。從麋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鬬者三千兵
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
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樹。樹出
綿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盤水北入榆
水。諸葛亮入南。戰於盤東是也。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
進桑關。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
言。從麋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
夫。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温水而東南注
于交阯。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爲三水。東
入海。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
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在海島。人
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开
百越。啓七郡。於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初治賁信所以獨不稱州。特

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遂交阯於南為子孫基址也麊泠縣漢武帝元
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真二郡民
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五路將軍到合浦令越王二使者齎牛百
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為交阯九真太守主
諸雒將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為交州後朱䳒雒將子
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為妻側為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攻破州郡服
諸雒將皆屬徵側為王治麊泠縣得交阯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後漢
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爾時西蜀並遣兵
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為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
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
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
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
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
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
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自麊泠縣東逕
封溪縣北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

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
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
為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輔佐
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
按晉太康記縣屬交阯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
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
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
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
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
康地記縣屬交阯越遂服諸雒將馬援以西于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
治城郭穿渠通導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貍貌人面
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不酸楚其肉
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
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
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以龍編為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
慧度率水步軍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

而死於是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
縣功曹左飛曾化為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
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為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
言於郡東界復合為三水此其一也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西南逕
西于縣南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
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𨻻縣南交
州外域記曰縣本交阯郡治也林邑記曰縣本自交阯南行都官塞浦出
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
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
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域記曰交州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
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北對交阯朱載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功
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
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為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功
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木犀象所聚群牛數千
頭時見象數十百為群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至居風縣帥不
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其水又東逕苟漏縣帶江水三分對安定

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縣紀粟者也縣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上岸鬥
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
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夷水
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
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
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王城南岸山道五百里其水
歷縣東出焉東南過佷山縣南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
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
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恒燥每水旱
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
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為也東南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
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
氏子務相乃中之又各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為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
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為蟲群飛蔽日天

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為崩。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事既渺古。難為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逕望見。每見涉山嶺者。扳一側足而行。莫知其謙。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床上。見都踞蹲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為仙人室。袁崧云。都孫息尚存。夷水又東與鹽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暖冬熱。上常有霧氣。瘍痍百病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為音也。舊武陵之僞縣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鉤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輙取。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瓮。袁崧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慄。言至六月中。水不可當。推又有冬過者。莫至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楊溪。得其箸。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冷。甚於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輙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礜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礜左近村居輩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礜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數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之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繼而輸。不得過越。不擁而偷璥山往觀者去時。特平整處。自然恭肅矣。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又東逕虎難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刁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峯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十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涌泉成溪。即六水所發也。下注于水。天

陰飲雨。輙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則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烏。多倒懸。玄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秋則入藏。春則出游。民至秋。闌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於餘魚。丹水又逕下積。而為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茵草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成。非人工。丹水之北注于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夷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東入于江。又夷水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巡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八賄

水　水經十五

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又東北入于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廢者臨澧。即其地。縣臨封溪。縣之故治。臨測澧水。即為縣名。晉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流注澧水。又東過零陽縣之北。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源南出陵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斐山。山下有峯。又以九斐為名。上戴盛飲。北水石逕趣。他津皆不飲之。九度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為仙樓。水自下歷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間關。每所褰涉。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源出巴東郡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臨零溪。以著稱矣。澧水又逕澧縣右會溇。溇水出建平郡。東逕溇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溇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溇水。溇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溇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部嵩梁山高[illegible][illegible]深[illegible]望千丈。望之至高[illegible]以[illegible]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出高秀特山。山下有峭。峭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北。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涔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安南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於[illegible]

縣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澹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澹澧者也。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澧水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為沅水。東逕無陽縣。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縣對無水。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注于熊溪。熊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為名。蓋亦蒼梧郡州佐山之類也。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灤水。南出于龍岡之山。北流入于沅水。沅水又一溪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義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拆歸焉。出五溪。蠻夷叛。良率諸蠻所築也。所治序溪。最為沃壤。良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杜水。水導源杜溪。北流注沅。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元水。名之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所居。故謂此為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跡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采。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於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為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三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山奚有陽敢崖。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室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流。望川注。故不可得以言也。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陸縣。北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縣移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酉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

即延江之枝津，受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其城跨山枕谷。酉水又南逕沅水，闞駰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水又逕竇應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沅水又東，溪溪水南出若山，山深迴崄，人跡阻絕，溪水北瀉沅川水。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山與天門郡之漊陽縣分嶺，溪水合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而多嶮，其中紆　千聘，援就壺頭，希効早成，道遇瘴毒，終沒於此。忠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壺頭枝分，跨三十三渡，逕交阯龍編縣東北入于海。脈水尋緣，乃非關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又東北過臨沅縣南。**臨沅縣濱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境。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頹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蔭清泉，下注栖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沅水因以為名，王莽更之監沅縣也。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銘，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割漢北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為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為武陵郡，王莽更之建平郡也。南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被溪蔭渚，長川遝引，遠注於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今名。闞駰以為興水所出，東入沅，而是水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敕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

遺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有水，連理根各一岸，而陵空交合其上，承諸湖下注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於江。**浪水出武陵鐔成縣北界沅水谷。**山海經：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鄣水合。**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溪水南歷鐔中，注于浪水。**又東至蒼梧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浪水於縣左合鬱溪，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曰：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羸𨻻縣移治於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喻巨，巨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眾，即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見殺於交州刺史何敞處，事與董孝女晚同。王氏交廣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宿巨部伍，興軍逆騭於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遇，於是遂交戰，毅與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于海。**鬱水分浪南注。**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郡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秦保叛秦，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嶮，可以為國，會病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作關門絕守，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自立為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為越王，剖符通使。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　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

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環迴。
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
履於焉逍遙。陟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汗。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
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
寧集。交州治中文武問合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
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
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
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奧神密之墓。佗之葬
也。因山為墳。其壟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槨。
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慎終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
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
中。少棲仙術。善解飛雲。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
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
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步騭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
記稱吳平晉。滕脩為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以為虛。責其人。乃
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遠送示脩。脩始復謝。厚為遣。其一水南入者。鬱川
分派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牁下灕
津同會番禺。蓋乘斯水而入于越也。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鯌
魚。裴淵廣州記曰。鯌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鑢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
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鯌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
下入。旦由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其餘又東
至龍川縣。為涅水。屈北入員水。泿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
志曰。縣多鷄鶡。鶡山雞也。光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鬭。世以家鷄鬭
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目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
乘此縣。而令據南越矣。泿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揭陽縣。王
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資水出武陵郡無陽
縣界唐糺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
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
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即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漢武
帝元朔五年。為長沙定王子洪侯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
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為都梁。山
因以號縣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夫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

流逕扶陽縣南。又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
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浦水口也。又東北過邵陵
縣之北。縣治郡下。南臨大溪。不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
元年。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於邵陵縣。縣故邵陵也。漢又東得高平
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高平縣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
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陵
南縣故昭陽也。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自下東北出益陽
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又東北過益陽縣北。縣有關
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
拒之。於是水軍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
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
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南十里
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
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採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
東北入于江也。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連水出連道縣
西資水之別。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一百六十
里。控引眾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
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刻畫。
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連水又逕湘鄉縣。南臨連水。
本為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東北過
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
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於臨湘縣為西南者矣。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
山。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
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為
二水。南為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
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東北過零陵縣東。越城嶠水南
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
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東北逕觀陽縣。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
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縣蓋即水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
口也。又東北過洮陽縣東。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縣即洮水以
立稱焉。漢武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狗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洮

冶也。其水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過泉陵縣西。营水出营陽冷道縣南留
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
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
南有大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
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山之東北泠道縣界。又有舜廟。縣南有舜
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营水又西逕营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
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馮溪以託名焉。馮水帶約眾流。渾成
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至關。關下。下地名也。是商州改莱之始。馮水又
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亦謂之
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馮水又逕营道縣西。而右會营水
营水又西北屈而逕营道縣西。王莽之九疑亭也。营水又東北逕营浦縣
南。营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在营水之陽。故以名郡以
营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縣本泠
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為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為縣。武帝元朔五年
封王中子買為舂陵節侯。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
相傳言漢家舊城。漢獨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字缺落
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新縣東。縣東傍都溪
溪水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
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泠道縣北。與泠水合。水南出九疑山
北流逕其縣西。南縣指泠溪以即名。王莽之泠陵縣也。泠水又北流注于
都溪水。又西北入于营水。溪水又北流注于营陽峽。又北至觀陽縣而出
于峽矣。大小二峽之間。為泓深之極眼矣。营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
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潤。零陵郡治
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實惟零陵。武作
零郡。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郡陳球為零陵太守。桂揚賊胡蘭攻
零陵。救派灌城。球鄣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不能下。縣有白土鄉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
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
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更生鄉也。晉書地道志曰。縣有
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营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
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崖壁嶮岨。峻崿萬尋。登嶺遠于上。應水湧於下。
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即應水為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

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
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昔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為
鬼。象生不慈。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洮
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燕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燕。因以名
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燕群飛。頡頏如真燕矣
羅君章云。今燕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
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
注于湘。其水潤揚清。流濁。水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
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平。故新平也。泉川為浪。共成一津。西北流
東岸山下有龍穴。宜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
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营陽舂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
寧縣東。又西北派注于湘水也。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舂
水從東南來注之。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
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
時聞銅聲於水。水輒變綠作銅腥。魚為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
長沙頃王子度邑也。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
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
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
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
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
數十里。此鼓今復無聲。觀陽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
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北又歷印石。石在衡山縣南。江水又有盤石。或大或
小。臨水而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累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為
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容
為峻傑。目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
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為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
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
玉字之書。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
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
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
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正
元二年。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何承天移郡湘西矣。十三州

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逕麓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醴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為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而傍湘水。縣北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床。臨對清流。水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或作吉字。為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右逕船官西。湘洲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王莽改號撫睦。故楚南境之地也。秦滅楚。以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音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為王。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於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制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瀏口。又北得石廓口。並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為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對瀏水。又北。潙水從西南來注之。潙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潙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潙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合斷口。又北則下營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陽縣西北逕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

與下鼻浦合。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為陵子潭。東北流注湘。為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又北過羅縣西。溳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東湖也。南流于錫。謂之三陽逕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謂之門逕也。湘水紆流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逕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大湖。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逕。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為立祠於水側焉。荊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於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溳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陵。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長沙立郡。因以為郡。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為汨羅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壘石山東。又北逕壘石戍西。謂之苟導逕矣。而北合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西對懸城口。湘水又北得几口。並相浦也。湘水又東北為青草湖口。右合苟導逕北口。與汨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相浦右迤者也。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左會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

流。逕麻角山東石逕狂于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咸湘浦也。則
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
湖口也。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
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溠也。湖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
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
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山海經云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
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苞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
湘君之所游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
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東北對編山。山
多篁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廻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
笛烏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
庭者也。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
丘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
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屆大江。故
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夫山列關。謂之射獵。又北對養
口。戍湘浦也。水色清異。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灕水亦
出陽海山。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
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
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灕水又南與溝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
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
合兵小零陵越城。逕步騭。即是地也。溝水又東南流注于灕水。漢書所謂
出零陵下灕水者也。灕水又南合彈丸溪。水出于彈丸山。山有磨石。奔流
衝激。山嵒及溪中有石若丸。自然圓珠。狀彈丸矣。故山水即名焉。溪水東
流注于灕水。灕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文帝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南
部立始興縣。灕水又南。右會谷溪。溪水出水里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
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為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南東注
灕水。灕水又東南流入熙平縣。逕平瀨山。山臨水石。間有色類羊。又東南
逕雞瀨山。山石色狀雞。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灕水又南得熙
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
東北。北鄉山西流逕其縣北。又西流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扶鄉也
孫皓割以為縣。溪水又南注熙平。熙平水又西注于[illegible]。[illegible]縣旬又[illegible]

水出東山西。有嘗水從山下注。嘗一月再增再減。盈縮以時。亦雷想潮。同
於潮水。因名此皆為朝夕水矣。灕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
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屋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東南
左會謝沐東溪。溪水參合。西逕平樂南。孫皓割蒼梧之境。立以為縣。北隸
始安。溪水又西南流注于灕水。謂之平水。南過蒼梧荔浦縣。灕水出縣西
北富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
東南流入于荔浦縣。注于瀨溪。又注于灕水之上。有灕水關。灕水又南。左
合靈溪水口。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岡。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灕水也
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溱水導源
縣西南。北流逕其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肄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
入番禺西。肄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
右合溱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側溪東。因曰臨武。王莽
更名大武也。溪又東南流。左合黃岑溪水。溪水出鄉縣黃岑山。西南流。右
合武溪。武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
嶺千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東
至曲江縣安聶邑東。屈西南流。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
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死。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
水又南合令水。令水東出令君山。山郡本之孤秀也。晉大元十八年。廟千
餘丈。於是懸澗暴瀉。派注望頹。所入瀧水。瀧水又右合林水。林水出
縣東北洹山。王歆始興記曰。林水原有室。室前磐石上。汀窊十丈。中悉
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僮客篤三餅
歸。從者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夢之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
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視。則奴死銀失。林水自原西流于瀧水。又興雲
水合。水出縣北湯泉。泉源沸湧。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須臾即熟。其中時
有細赤魚游之。不為灼也。而不合瀧水。又有藉水。上承滄海之有烏與
其水吐納衆流。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寶鶩山。山本名虎都山。亦曰
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等于岸阿。猛虎遠跡。並律
仁感所致。因改曰寶鶩山。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又言縣昔號曲紅山
名也。東連周是矣。瀧中有梓丈。曰。按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為除虜
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縣。東傍龍溪。號曰北龍
水。水左即東溪口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鬭山。西流而與連水
合。水出南康縣東熊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

斯則攻蒙之次。其下松路名遲溪。遲水派注于東溪。謂之遲。東仲物謂之
大庾嶓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即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
即階山。水有二源。曰梁嘒重員檢龍。漏并相屬。但原異江。合而一川。水側
有彝天子城。彝天子所未聞也。即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
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嶠一處。則百餘步動。蓋
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貂石
北山。南流逕貂石下。石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
似雙闕。名曰貂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因爾爲名。猶復一兀。利水
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遊石。高三十丈。廣闊五百丈。耆舊傳言。石本桂
陽汝城縣。因夜遊雷之變。忽然還此。後人來見狀曰。石乃遊來。因名遊石
以其有靈運焉。又曰靈石。其架底臨江。壁立皮狀。有若巖焉。水石害瀨。傳
響不絕。內奇灣留。於既不息。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
江口。溱水自此有始興大江之名。西南入湞陽縣也。過湞陽縣。出洭浦關
與桂水合。溱水南逕湞陽縣西。爲盆縣也。王莽之基武矣。縣東有泊石山。廣
圓三十里。嶮峭大江之北。壁此長川之際。其陽有石室。魚史所懇。昔攻於
山北開道郡之路。縣有大蛇。斷道不絕。是以今茲有石室。前泥今而灑
也。溱水又西南歷皋口。太尉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深鬱。壁立虧天
有客鑿石架閣。令兩岸相接。以拒徐道覆。溱水出峽。峽口則湞水注之。水出
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溱水
又西南洭水入焉。山海經所謂湟水出桂陽西北。東南注肄入敦浦西者
也。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峽。連山交枕。絕崖
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特
駭怒而騰。派木淪溪。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林。昔中朝將。縣人有使
者至洛。有便就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前。石間懸藤即其處
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
府。衣不霑濡。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穆滿西游。與河宗齊
貫。以此推之。亦爲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吳孫皓分四會之北鄉
立焉。南入于海。溱水又南注于肄而入于海。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水出桂
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匯水。地理
志曰。匯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匯水又東南流出桂陽。南至四會是淪
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
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

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寧以所聞。但容生石中。挙於空矣。斯
抑頗矣。物之變化。寧以理求焉。溪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
連口。水源出縣西北一百一十里石塘村。村之溪水側有豫章木。本逕可
二丈。其株根猶存。伐之積載而不晞。若斬。羽旗飛翔。不息其傍。衆枝飛散
連其即亦不測所如。惟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連水在南深注于洭。洭水
又東南流而入與肄水合。水導源逕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盈
十竭。信若潮派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縣故城西。耆舊傳曰。往昔縣民
縣。縣遭催超級。大史逕說言勢使然。振斷連岡。派血成川。城因傾陷。遂即
須敗。闕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連泉空鼓。自陽山逕于桂陽之武步
驛。所至有空鼓道也。其道如故。逕于故城矣。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
洭縣之桃鄉。孫皓分立爲縣也。洭水又南東流也。東南過含洭縣。應劭曰
洭水東北入沅。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
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翁山。湖水廣圓五里。深不測。水西南流注于洭
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皇鼓枝。即陽山之鼓枝也。溳左川側。維舟次
所教。禾當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縣有靈異。洭水
又東南左合陶水。水東出先山。山盤紆數百里。有精嵩峻極。疑以青林。與雲
霞亂聚。山上有白石英。上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先行宮所。陶水西
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
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爲縣。有善政。白鹿來游。故城及岡。並即名焉
南出洭浦關爲桂水。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
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漼水也。漢武帝元
鼎元年。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
名也。深水出桂陽盧聚。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
營波。同注湘津。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漢書桂陽者縣也。本隸桂
陽郡。後割屬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西北過
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
邪入于湘。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爲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鍾水
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雜水
合。即山。即都龍之嶠也。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即嶠水也。吏仲初曰。嶠水
南入始興。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雜水即桂水也。雜桂
聲相近。故字隨讀變。經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
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府東北流。届鍾亭。右會鍾水。通爲

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又北過魏寧縣之東。魏寧。故陽
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一百二十里。縣南西二百。以
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蓋縣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又北入于湘。耒水
出桂陽郴縣南山。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
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瀑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為行旅泝沙之
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黄皮山。西南
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縣在郡東三百餘里。山又在縣東。耒水與
出南山理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
注于耒。謂之桂鄉溪。郡。五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耒水又西
黄水注之。水出縣西黄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黄水東北
流。鬱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
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冐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縣界為二十石
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亂。豈謂能渝其真。蓋亦惡其名也。劉澄之
謂為一溼溪。過四會。珠為五浪而不息也。庾仲初云。嶠水南入。始興溱水
注海。郡黄岑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又側
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
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黄水。黄水入東北逕其
縣東。名今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
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凉暖亦
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水盛則焉黄淺。水乾則津涇瀬。湘
書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
也。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內有石
虎。因呼為白虎郡。東觀漢記曰。茨充。字子何。為桂陽太守。民惰懶。少麁履。
足多剖裂。茨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黄溪東有馬嶺山。高六
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
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常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為帥
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輙徘徊左右。不逸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還不
走。耽曰非女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說年將
大疫。死者略半。家一井飲水。可得無恙。如是有災厲甚衆。見耽乘白馬還
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為馬嶺山。黄水又北流注于耒
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耒
則黄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東溪泓注不得北逕其縣西也。西岸連山。石

永懸留。行者輙徘徊留念。情不極已也。又北過便縣之西。縣故惠王封長
沙王子吳淺為侯國。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
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
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又西北過耒陽縣之
東。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耒傍於水。水東肥南有
郡故城。縣有溪水。東出侯計山。其水清澈。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
北有盧塘。塘地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輙一奮躍。水湧數丈。波
襄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致作。諸魚皆浮聚
水側。往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黄門。即順帝之
世。特故魚網為紙。用以代簡素。自其始也。又北過酃縣東。縣有酃湖。湖中
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南有
酃縣故治。此西北去臨承縣一十五里。從省隸。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
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也。北入于湘。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
水。謂之耒口也。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水出江州安成郡廣
興縣大評山。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節
侯訢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過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
謂之泥水者也。又西北過攸縣南。攸水出東南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
北流逕其縣北。縣北故[illegible]以石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
定王子劉為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
入于洣水也。又西北過陰山縣南。縣本陰山縣也。縣東北有陽山。故邑
即長沙孝王子之邑也。言其勢里。故豐山理。合故曰陰山縣。縣上有豪
水。自侯婁山下注洣水。謂之豪口。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
有豐水。水有大穴。容一百石出於此水。因以名曰豪水。下注洣水。謂之歷口。
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藪。周不半湖。湖去周七里。湖水
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有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
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冰。雖沖細白雲。為思芳源。謄
念泉鄉。遺味在焉。寬其餘踊。依然息遠。雁直邀想度蹤。寛其文冰。可念故
嬌續袖礼。以詮其味。其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嶺千疏洋湖口。令飛嬌為
曰駒。臨天水。心珈嚮千載。使不知如。且歸賓仲聊劣情趣揆矣。又西北入
于湘。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
越為國。縣南臨漉水。水東出安成鄉翁陵山。余謂漉瀬聲相近。俊人藉便
以漉為稱。雖翁陵名異。而即麓是同。屈從縣西西北派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勞水合瀏水出縣
東江州豫章縣首裨山導源西北流逕其縣南縣憑溪以即名也又西北
注于臨湘縣也西入于湘湏水出豫章艾縣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
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王莽更名治翰西過長沙羅縣西潖于白挂江
徙此世猶謂之為羅侯湏水又西流積而為陂謂之町湖也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
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湏水又
在羅水南流注于湘謂之冬町口者也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山海經
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
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
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
似因此水為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澄之曰縣東南
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劉氏專
以字說而不知遠失其實矣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岨水急
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縣即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豫
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竦臨川耆老云時
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又西

北過廬陵縣西廬陵縣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曰稱豊水西出長沙安復
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即王莽之用也吳寶鼎中立以為
安成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漢和帝永元九年分廬陵立漢
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
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
北過新淦縣西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成為侯國
王莽之脩曉也牽水又東逕吳平縣舊漢平縣也晉太康元年改為吳平矣牽水又東
逕新淦縣即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用其及諸並通稱也又金水出其縣下至
贛水又北過南昌縣西盱水出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蜀水注之
水出康樂縣縣故陽樂也蜀水又東逕望蔡縣縣因汝南上蔡民僑居此立晉太康
元年改為望蔡縣蜀水又東逕建城縣漢武帝元光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
拾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多聚也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疏
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
康中雷孔章入洛齎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其名蜀水
入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
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永安中太守梁

郡夏侯嵩於碑傍立思賢亭松大合柤之後乃世修治今謂之聘君亭也贛
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孺子名治豫章南昌人高
尚不仕太尉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稺袁閎誰為先蕃曰
閎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稺傑出薄城故宜為先桓帝備禮徵之不
至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於廬前而去衆不知其故林宗
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
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艑處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
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
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
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為太守署徐稺為功曹稺在郡不接賓客唯
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又名為豫
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
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
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
豫章常為生大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
於祖邑是也以王祖為豫章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

支校尉立府處步即水渚也贛水又逕郡北為津步步有故守賓亭吳昔
侯張普爭地處也昔所名即曰靈見津者故民為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
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障四周杳邃有趣晉隆安
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
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
山高瀨激激著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
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崖號曰小蕭言史所
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矣貴本所未辨聊記奇聞以廣
井泉之聽矣又按新記豫章記其觀井賦許靈觀岡四周有水謂之
鸞陂似非虛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
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
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居民多被
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堤開塘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
泄之自是民居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
鎮此城之者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者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
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時九

江侮福與南昌府君此。設協一旦偕乘于。去九江。得去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冢。刻甎題云。西去江七里。半星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於渚次聚石為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更名之曰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可採。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為鄱陽郡。水又西注于贛。又有繚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繚水又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繚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脩水也。**又北過彭澤縣西。**脩水出艾縣。而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脩水又逕東。北逕永脩縣。漢靈帝中平二年立。脩水又東北注贛。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大江南。贛水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緣波凝淨。而會江于江州。

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

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敘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上圖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嶺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之跡。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觀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焉。又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睹室。悲哀哭之。旦暮同烏號。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乃得之於傳。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為姓。因廬以名。周氏遠師。或託廬墓為辭。假憑虛以託稱。二證既違。二情互爽。按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山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

名。山水相涉。互舉殊稱。明不因匡俗始。正是好事君子。強引此類。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曹著傳其神自云姓宮亭。封廬山。後吳猛經過。山神迎猛。猛語曰。君主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為北據。猛入贈符云。仰觀列仙館。所冥王神宅。嘖哉物迷恍。細並付三靈。乃神道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即化如指。猛使送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司馬遷。咸升其巔。望九江而眺鍾彭蠡。廬山之北有石門水。水出嶺端。有雙石高竦。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峰隥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通至江道。最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桂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廟下。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婦夜夢致聘。怖而遽發。舟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咸死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兒女。恚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己女於水中。將度。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干寶書之。於感應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則延曜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一石。常懸空。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遠。記為二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云。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瓌異。上生林木。而飛

會稽山。言其上有玉書可採。求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封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載月已久。莫能令辨之也。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劍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為候。一鳴吉長。一鳴凶長。有鼓鳴。則吉長不吉。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國。封孫雲客王於此。晉太康中以為廣德縣。分隸宣城郡。會稽記云。溧者清。逕歙北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歙城內。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渾又作緯。後石新安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浙江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為東西長溪。溪廣百四十七瀨。懸流驚急。泝者嵇天。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山。山甚峻絕。人上弗至。齊以鐵杙琢山升出不意。人以白梧擊之。義集不守。遂用奇功平賊。於是立始新都府於歙之華鄉。令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淸有大石。高十丈。五十圍。水瀨潛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孝子夏先基。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墳。數年不勝哀卒。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流逕縣西。為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即紫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為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磐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為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逕山夾水。兩岸峭立。又有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挾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一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為縣目。富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于潛。凡有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一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盤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是陵所釣處也。桐廬溪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也。孫權省并桐廬。咸和元年。更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為湖濆。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朱之沐邑也。江南有山。孫武王之先所葬也。漢末墓上有光

如雲氣屬天。常武曰。吉。孫權以富春為東安郡。分置諸縣以討士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山上有孫權父冢。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浙江逕縣左合餘干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錄將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今改葬之。建安十六年。縣民郎稚亂。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為城。南門也高。對安臣郡造縣。逕北門。以為豫為亭長。浙江又東逕餘杭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為縣。王莽之普睦也。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郡。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毛寶等碑。縣南有大辟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為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出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為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為水毀。其塼文云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今則同論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溪水合。縣故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故謂之長仙縣也。言赤松採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為名。後傳呼乖謬。字有訛改。溪水南出永康縣。縣赤烏中分烏傷上浦立。劉決赦。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者怪。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龜曰。子明無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流。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如石床。床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綵帖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縣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覺饑。俄頃。童子云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眾瀨。瀨泉東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橙。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縣東秋帝分諸安立溪亦取名焉溪水又逕逵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水際。兼赤松羽化之處也。又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使人立廟於山下。吳水又東入于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聳立。高一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為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炳次禁枯柳。柳為生荑。二人相示而笑。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身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炳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驚怪。炳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水寧。而炳獨不能入。炳乃遠行。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尚矣弘景元之說。元遂之矣。故難取矣。穀水又東入錢唐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唐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蓮花。昔有道士栖止不歸。或因以稽留為山號。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

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日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亡於吳。吳人浮屍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作湖。因秦始皇帝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水又東合臨平湖吳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晧

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人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晧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五湖之石瑞也。錢唐記曰。桓玄之難。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又逕會稽山陰縣有苦竹里。里有舊城。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老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踐謂不欲遷。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矣。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眾峯之傑。涉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磴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板

羣行萬。然後能至。山上無高木。當由地迫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山海經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山覆釜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遊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石形似屋。上有金簡玉書之言。言夏禹發之得百川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為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常於此水中得烏賊魚。而對射堂。上蓄脩木。下敢眾水。去進檣

山。皆一山也。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鑄。以成五劍。溪水上承嘉兒麻溪之下。承溪數歇。甚清深。有孤石臨深。東屋倚枕。後流爲心。寒木被潭。森沉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若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大錢。然山栖遁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爲貴。所承致意。故父老以一錢爲榮。主簿費也。長重此耳。溪水下上。大約二十里之東。又有其溪。溪之北有郡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泉亦行和弘居左津側。因以名泉。弘少以苦節自居。恒躬採伐。用貿糧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憑舟自運。無杖撤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耶。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展山。山北湖塘上有亭。吳黃門郎楊衆明居于弘訓里。太守張景數往還焉。使所漬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堞皆以楊爲名。縣患作賊從海來。楊亭被燒。後復修立。有石摘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練冶銅錫之處。採炭於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侯山。山徑互長湖中。晉平北將軍孔愉致康。少時遊世棲隱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謂之麻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棄地也。山有石室。云越王所將患處矣。縣湖北有陳音山。昊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音死葬於國西山上。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嘼。及諸郡舍。連衍相屬。又於湖中築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國。秦改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於此。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因爲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爲越世。星散周室於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子句踐稱王都於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縣界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故北其門。以東爲右。西爲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門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作宇屋之大毛。亦多是越時故物。句踐霸世。徙都瑯琊。後爲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汜。下水甚深。舊得下有地道通於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甘濤南。又有玉笥竹林。雲門天柱。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割澗延流。盡泉石之好。水流逕通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怪山。本瑯琊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徙此。壓殺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

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疆爲楚所伐。去瑯琊止東武人隨居山下。遠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爲勝地。故王逸少云。從山陰上道。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村。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越王爲吳所敗。以三千餘衆守於會稽山。平身待士。隱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浙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乃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浙江丞柱淼造此會稽。其業後侍吏潔。往候不見。蒙後浮海而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用行李。桑白陵亭杠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一吳也。後分爲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浙江又東逕紫苑鄉。禹吾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能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鄉牧金乃言。是因詔爲語兒鄉。非也。樂兒之名遠也。且無智之徒。同稱地名生俗穿妄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安侍引黃武經地歲時鄉曰越北鄙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夷淒山陰是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數戰不利。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守。難可卒拔。柤瀆去此數十里。是進要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也。策從之。破朗於固陵。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又逕永興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也。闔閭弟夫槩之故邑也。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濱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之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與泄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三洩。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三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村室。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夫槩王之故邑。見石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夾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秋多水。秋夏涸成。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

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派而爲。又東逕
北楊逕到縣東。王琴之壷忠也。縣門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者若
傳縣不傳閑南門。閑南門則有城壷。江水莫縣縣注。故有東溪西渡焉。東
南二渡通臨海。並汎單船爲浮航。西渡通東陽。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江逕
有壷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
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
散入江。夾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覃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爲縣之秀
峯。山下泉流。前導。布石激波。淨嶮四注。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
丈。下有石井。口徑七尺。橋上有方石。長七尺。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盤石。可
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上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上相攻。亦響水發
木主橋數里。使閉其聲。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蔭。
沙渚平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嵊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逕侵天。
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維遠。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嵌峯特上。飛禽罕至。當
有採藥者。沿山見通嶼。尋上於山頂。樹下有十二方石。地甚方潔。還復更
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集聚。故以望誤名山。嶠北有嵊浦。浦口有廟。廟
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侮稱。必爲蛇虎所傷。北則嵊山與
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
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嵊山
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
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爲桐亭樓。樓兩
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
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爲避
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言龜凶。八百年
墮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如龜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
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羨周嘉上
書。始分之置治。水西常有波湖之患。晉中興之初。治今處。縣下有小江。源
出峨山。謂之峨浦。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秦山下江北浦。浦西逕山陰浦
而逕于江。江負一百。俠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巖被水。江岸南川交照
隱。故桂樟蘭莽。望景爭達。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水
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也。地名虞賓。晉太康地
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
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

木多蘭。路帶山傍江。路邊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杳帶長江。苕苕孤危。望
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爲三石
頭。丹陽葛洪遁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愛宅蘭風。垂
釣於此。以樂終朝。行者過之。不識。問曰。賣魚師得魚賣不。方平答曰。釣亦
不得。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爲上虞江。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
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此三山孤立
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嶺疊秀。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
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嶕。有石馳所。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
創湖之始。邊塘屢崩。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
有上塘陽。中三里隔。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爲埭。
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
頭山。山上星之形。有石井。冬夏常洌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南有
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號踊江介。因解衣
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裁落便沉。娥遂於沉處赴水
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
一上。波隱是山。勢淪於水。可聞數里。行者難之。縣東北上亦有孝子楊威
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
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英獸矣。又
有吳濱破山。山導源注于上虞江。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曰。縣有
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一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又東北
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
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别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山海經
曰。浙江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斤南水
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二鬱。地理志云。道臨塵縣。至領
方縣注于鬱。容容夜繩湛東牛。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侵黎。侵離水
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將至臨塵入鬱。無會重瀨夫省無
變由蒲王都融勇外。此皆出日南郡西。東入于海。容容水在南岳名之
以次轉北也。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
縣西北。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挺而爲山。國語曰。禹封九山。山者之聚
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名之爲二室。西南有少
室。東北有太室。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
食。又云山有玉女臺。昔漢武帝見因以名臺。泰山爲東嶽。在泰山博縣西

北。公宋也。王者封禪於其上。亦會南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霍山為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為霍。開山圖曰。其山上侯仲衣。下圓萬象。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古文之敦物山也。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王烈得石髓處也。恒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大禹鑿其石。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關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南西也。湏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中條山也。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南條山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鵰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

不為牝牡。故因以名。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山海經云。山在鄯林東河所入也。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地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與學闕相望。泉源洪發。董卓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天涼故也。遂于其晉。昔決治北。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並舊城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綺𨻶飾擬中夏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之為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與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東精穴縣王莽之撫德也。西北歷黃沙。西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合黎山也。流沙西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所言則大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遇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食之力歟。其石如物。言動火之事。於疾經年。故不敢輕近。是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朔雲國西。崑崙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崑崙之東門上。有中天。淳九辯與九歌焉。又歷貞丘下屍之西入于南海。三危山在敦煌縣南。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並於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置

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即冀縣山下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有兵起則鳴。有常處。人云石鼓山有石鼓於是為河。鼓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焉。物鳴深則殃大主矣。嶓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漢書以為瀆山者也。播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是山也。洛水出其北林也。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條山也。卞和得玉璞於是山。是王不理。懷歷兄於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玉焉。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禹貢至于內方山也。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外方山嶄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衡山在長沙湖南縣南。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案省玉字。得通水理也。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陽山在下邳縣之西。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縣即王莽之猶亭也。尚書殛鯀於羽山。謂是山。山西有淵。禹父之所化。其神為黃熊以入羽淵矣。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

今○本今梲縣從縣北邾者也○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陶丘再成也○
菏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
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伾地在河南成皋縣
北○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然則其伾山名○非地之名也○明都澤在梁郡睢
陽縣東北○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
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邛縣之北○尚書曰○導漾水過三澨○
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
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
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
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遠越縊於薳
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
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人無
山原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邛縣北
沱○然沱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在所○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
六十○玉海○漢水經自河水至斤江水○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
蕩洹漳易滱聖巨馬濡沽鮑丘濡違湏洛穀甘漆滻浬渭漾丹汝穎洧溪

澧陰沔睢鮑于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潜湍均粉白洮淮滍清濦灑瀙
瀙潰涔蘄決泄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豆若沫延江沅酉存溫
淹葉捻夷油澧沅㴩資漣湘灕溱匯深鍾耒洣漉瀏瀆賴盧漸江斤江非
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未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酈道元
序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
方俱畧○　唐六典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
長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二○　漢地理志○引桑欽之說○於上黨曰○絳水
出西南○於平原曰○漯水所出○泰山丹陽之汶水○淮水桂郡之魚澤枝○張
掖曰○羽水○自此至酒泉合黎中山曰○易水○出而北東入滱○　通典云○水經
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經云○壽張光武更名○臨濟安帝更名○
湖陸章帝更名○永安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
詭誕○按後漢志○濟水王莽時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所撰○都不詳
悉○景純注解○殊畧亦多迂怪○經云○河出崑崙山者○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曰○
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　酈道元所注○亦引禹記
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釋叙
康居盤鈦之類○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又云○光和帝以後所撰○經云○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云○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新
都從長壽○則晉太康五年事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　隋志不言桑欽○見
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前儒林傳○古文尚書生徐傳河南○桑欽君長○
漢地理志注○文選注○史義正義○引水經○後漢注○引水經注○　後漢獻夷傳○
論漢氏征伐戎狄○三云○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　唐志有僧道安西
海百川水源記一卷○　後西南夷論○漢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文約之
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蓋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
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
崑崙
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館

館侍

記纂淵海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記 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國將禮焉 左傳二十四年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可也 左傳四年晨晉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左傳二十六年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傳三十三年鄭商人曰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傳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同上 賓至如歸無寧菑患 左襄三十一年 更舍上舍 史記秦紀 飾廚傳稱過客 西漢王紀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 司馬相如傳 夫妻治具請 夫得厚具樂飲 陸賈傳 以惡草具進 陳平傳並西漢 館穀底穿 白佔 修薄具以自設兮君曾不肯乎顧臨 司馬相如長門賦 重客至矣校館致餼 柳文 荊南舊有五花館侍賓之上地也故將肱上成訥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南郡新書 賓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東坡

館伴

倪思承明集重明節館伴語錄序　左丘明傳春秋載列國應對賓客之辭甚詳蓋事之委曲非文辭不足以宣其意義理所在強者屈而弱者伸則威力有所不行豈不甚可貴哉中興講和好務大體厭主事於是館伴接伴與夫使虜皆有語錄而虜亦仰體聖朝無愛南北之意擇其臣以口語輕啓釁端故正使皆用同姓推晉之人相與應對不過唯諾輔行多中原士族或黠而稍知文義朝廷則以閤門賓贊習於儀範謹於言辭者為之對故亦無自而妄發當紹熙初虜之事朝廷方謹選使尤以重厚為先而朝廷亦重於伴客之選故思以捉垣備數與虜使周旋半月不過寒暄勞問而已舉事以語錄上其書本不足存然公見之儀私覿之禮皆斟酌舊典無過弗及之患後之求諸故府者或有考焉嘉定己卯二月景迂老人倪思序　紹熙二年七月金國遣使鎮國上將軍同簽大宗正事上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壹百户完顏究副使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上騎都尉陳留縣開國子食邑伍百户路伯達來賀重明聖節十八日得旨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倪思充館伴使武德郎閤門舍人趙昂充館伴副使尋准勅思假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

昂假廣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永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九月初一日思等出赤岸班荊館迎接人使宿于館下初二日晚思等遣通事押人馬從物往前路迎接北使副完顏究路伯達以下至一更以來一行舟船到赤岸宿泊初三日早思等令通事依例當面互傳思等名銜北引接分付得國信台旨互見傳語只將名銜互各轉呈次互各轉呈思等名銜記次令通事請究等以下受賜御筵并傳語究等云今日本朝忌辰依例受賜訖見赴坐究等云即容使赴少頃同入班荊館天使任邦俊賜御筵其惟忠賜酒菓究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次與思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三節人謝恩次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及拜表訖究等循例送天使土物訖思等同究等陞廳對立定各稍前思顧究等云國信同簽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究等應喏昂顧究云國信同簽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究應喏顧伯達云國信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被旨館伴再得參見伯達云再復瞻見次相揖分位出館歸船餞送御筵酒菓食味上船訖撥通事云究等少間到仁和館見赴會食思等循例從之次行船到仁和館擺泊將酒菓食味餞送上船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四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自仁和館行船至北郭稅亭究等編排禮物進馬入城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以下赴坐茶酒次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稅亭赴坐酒行五盞畢思顧究云船中莫輕覺否究云賜穩便思又云得雨甚凉究云兩日前熱出笏對立各稍前思等云適承受傳旨恐有司排辦鞍馬不甚整齊特令宜借御前鞍馬令使副以下騎坐究等云感皇帝恩相揖畢投笏上馬同行入餘杭門次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傳語究等欲過位動問館舍穩便否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位中諸事足備不煩過位思等循例從之又傳語思等云來時得朝省處分並依去歲例沿路在館筵宴並免舉樂殿廷宴樂不敢辭初七日上壽回歸驛御筵十一日内宴並吉免簪花思等具錄奏聞并申朝廷候指揮次監門黃遵就賜被褥鈔鑼等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過位會食究等告免思等亦循例從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五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臨安府書送究等酒食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令通事引閤門說議舍人李安禮入位與究等相見說朝見儀畢出位究等轉出朝見牓子詣閤門投進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六日早思等與完顏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見出都亭驛至嘉會門思顧究云連日陰雨今早喜得稍霽究云雲漸開思又顧究云同

蔡庚甲多少元云年四十二歲次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完等下馬相揖訖次入客省幕次報班赴朝見訖出殿各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完等同赴客省茶酒完等吉各就幕次供食思等循例從之供酒食畢次報班赴垂拱殿茶酒訖歸幕次對立思顏完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完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昂顏完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侍宴良勞完等應喏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近都亭驛思顏完云館中有所闕望見諭完云極感次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見所賜衣帶例物入位承受劉信之等傳旨賜茶器完銀絲竹絲茶匣各一副伯達竹絲茶匣一副茘枝圓茘枝各二十斤思等令通事傳語轉送入位完等起身祗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天使王師雄賜內中酒菓完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完等以下過位排當完等吉完思等循例從之次思等循例送完等第一次私覿各紫羅糊羅木綿虔布各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完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完等回答思等第一次土物各透背五段毛子二段徐呂皮一張鹿頂合兒一箇面油二楪茯苓一斤紅乾肉二脚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七日早思等與完顏完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上壽出驛至便門思顏完云館中諸事穩便麼完云穩便又云尚書謂思貴壽思云四十五歲完云精神然好思應喏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完等下馬相揖同行入客省幕次分位次報班赴上壽酒畢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完等赴客省茶酒完等吉完思等循例從之次對立思顏完等云趁班上壽伏喜禮成完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昂顏完等云侍宴良勞台用完應喏伯達云然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次完等令北引接傳語泛送思等各間道紵絲一段大紵絲二段紫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紫茸一段白細毛子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頂合兒六箇筅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藥袋一枚小藥袋二枚便袋一箇貂鼠皂帽一頂氈帽一項皮手衣二副氈手衣二副奪玉石鍬簪一副面油六楪茯苓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脚松子一十斤棗一斛林檎旋二裹活羊一口左都管泛送思大紵絲二疋大透背一疋紫茸一疋紫羅二疋黃細毛子一疋貂鼠帽一項活羊一口紫羅藥袋二箇手衣二副面油五楪鹿頂合兒三箇便袋二箇徐呂皮二張筅兒三十條松子四斤右都管泛送昂大紵絲一疋皂花綾二疋大透背二疋貂鼠帽

一項紵絲顗帽二項紵絲便袋八箇棗二盤紫羅藥袋四箇徐呂皮六張筅兒八十箇鹿頂合兒三箇面油一十合松子二斤紅乾肉五脚羊肥半箇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書表引接押遞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段細毛子一十段毛羅二十段紫皂花羅四段青絲綾四段徐呂皮一十張氈帽四項青絲綾帽兒四箇皮袋兒一十箇皮手衣四副鹿頂合兒一十箇便袋一十箇紅乾肉四脚面油三十合思等循例受之次押伴胡樞密到驛與完等互傳名銜天使宋暎賜御筵李鼎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完等以下受賜御筵少頃完等以下過位受賜訖完等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樞密同思等謝恩次完等謝恩畢樞密與完等互展起居狀同陞廳就坐喫茶訖離位三節人謝恩畢復就坐酒行至第一盞樞密令通事傳語完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陪館中可然倦蹈完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聯際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樞密同思等并完等各少立樞密與完等各稍前樞密傳旨宣勸完等以下酒各一盞完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樞密令通事傳語完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望體聖意多喫酒食完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然多喫酒食至第九盞樞密通事傳語完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完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叠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完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喫湯畢離位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階樞密同思等謝恩次完等謝恩及拜表訖完等循例送天使土物畢相揖分位樞密送完等私覿入位次完等回答樞密土物出位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八日早思等互相傳語萬福訖次思等循例送完等第一次私覿各沉香一斤箋香一斤建茶盞一十隻黑漆四星茶合一副茶托子一十隻走馬梲鉢一副香壘子一副椰子香壘子一副犀皮四星茶合一副減粧一副茶筅子一十箇分茶五十夸建茶一百夸完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完等回答思等第二次土物各透背一段絨紗一段茯苓二斤斜皮二張徐呂皮一張鹿頂合兒一箇面油二楪羊肥半箇完等又泛送思等各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頂合兒五箇筅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藥袋一箇小藥袋二箇便袋二箇貂鼠帽子一頂皮手衣二副面油一十合茯苓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脚松子一十斤棗一斛林檎旋二裹白粳米一石西瓜二十箇左都管泛送思等各徐呂皮二張松子二斤五味子一裹便袋三箇筅兒三十箇皮手衣二副面油五合鹿頂合兒

二箇紫紗藥袋一箇氈帽一頂紅乾肉三脚白毛子一段大透背一段紫羅一段皂花綾一段右都管泛送思大紫羅四段大紫皂花羅一段泛送昂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二段大花綿紬一段紫背三段毛子三段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達通事傳語致謝書表押遞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六段毛羅四段條呂皮二張皮袋兒四箇便袋二箇鹿頂合兒二箇面油四合思等亦循例受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九日早思等與究頠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客省差賜究等酒食思令通事押送入位究等起身祗受訖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蒙賜到酒菓感皇帝恩送到謝奏一封託為投進次天使馮溥賜重陽節綾羅并酒菓棗糕究以下受賜訖少頃思等與究等以下同行馬赴天竺寺燒香出驛思頠究云昨日不得瞻見館中可煞倦跼究應喏昂頠路伯達云館中莫穩便否伯達云煞穩便昂又云恐有所闕見諭伯達云種種煞穩便無所闕行馬至三省前伯達頠昂云天使安康麼昂應喏又云天使尚書安康麼昂又應喏天使尚書亦是謝恩爾次出錢塘門至望湖樓下馬各換窄衫上馬思頠究云秋氣甚清正宜遊山得精時好究云時暫着雨不妨至天竺寺下馬同行入寺次分位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沉香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究等起身祗受云感皇帝

恩次同赴觀音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循例絕絹四疋與寺中仍告從便登白雲亭思等循例從之思等卻赴齋次究等行達觀音殿登白雲亭看山茶訖思等接見同行思頠究云同遊勝禮甚至誠究喏次出寺上馬同行至天竺下馬同赴佛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亦循例絕絹四匹與寺中訖同行至齋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乳糖等思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賜使人齋筵菓子仍免謝恩祗受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齋食就位分茶從便上山觀看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齋食又分茶訖究等上山觀看至絕頂思等令通事轉送酒菓上山傳語究等并三節人各從便飲酒久之下山思等接見同行思頠究云登陟良勞莫觀覽過否究云煞觀覽思又云莫煞飲酒究應喏昂頠伯達云遊山良勞伯達應喏甚感昂又云煞觀覽否伯達應喏煞好出寺上馬同行至冷泉亭下馬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家煎等思等與究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遊山頗勞賜到酒菓令勸使人多飲從便觀看已令留門晚回不妨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食從便看放閘水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酒食畢究等赴呼猿洞看放閘水訖各上馬同行至望湖樓下馬換公裳復上馬同行入錢塘門將至太廟前思

等側傘欽容而過至都亭驛對立馬互相傳語安止相請分位下馬初十日早思等與究頠究等互相傳語萬福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香藥酒菓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究等起身祗受訖云感皇帝恩天使任嵓謀賜內中酒菓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赴玉津園射弓少頃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思頠究云昨日遊山不覺倦否館中得歇麼究云不覺困倦得歇次至玉津園相揖分位下馬伴射係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鄭彥與究等互相名銜天使監卿古賜御筵于忠正賜酒菓與惟忠賜弓箭例物究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彥同思等謝次究等謝坐訖彥與究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坐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被旨伴射幸得相陪館中可煞倦跼究等令北引接回傳語謝差人傳示幸得參承至第三盞食畢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彥與思等同究等各起身彥與究等各稍前彥傳旨賜究等御前酒菓畢酒免謝恩祗受究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以暫分位換窄衣訖再坐至第四盞畢彥令通事傳語究等請絜包指訖設交椅於尾涼棚坐彥射弓究并昂及路伯達並射弩昂第一對後前先射中次彥射中思等與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欲移垛子

一十步添箭作四隻添作九把椀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承傳台旨領台旨次移垛子添箭添椀訖昂中的再輪射閒究方射中次伯達射中已上並隨射中受賜例物及互勸酒一盞賞箭一對又再輪射閒昂復中的次究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并彥云日色已晚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究等云日色尚早且欲觀德更射就對究等再令北引接傳語云射禮已成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云領台旨不敢再三次思循例受賜銀椀訖各分位換公裳再坐至第七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飲酒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已煞飲酒至第九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酒已飲盡御筵畢究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次各降階彥同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及拜表畢究等循例送天使土物訖相揖分位次思等與究等各上馬同行出玉津園將至都亭驛思頠究云射射不易歸館且煞歇究應喏入驛相揖分位下馬及互相傳語安止十一日早思等與究頠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大安山驛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究等下馬同行至客省幕次報班赴宴中歇各歸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

菓子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宂等起身祗受云感皇帝恩次客省供白肉
胡餅等宂等吿各就位喫食思循例從之供食訖報班再坐宴畢歸幕次
對立思顧宂等云侍宴良勞宂云極感路伯達云彼此昂顧宂等云適間
侍宴甚勞莫煞飲酒宂等云煞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
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天使任邦俊賜宂等以下生餼依例折博宂等受
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宂等以下過位排當宂等吿免思等循例從之次思
回答宂等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木綿二疋白紡絲一
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緞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上等建茶二百
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阮絃二副打馬
盤一副黃串香二兩心字香二兩黑篤耨二兩紅字香五兩木犀油一十
合蓽撥一十兩蓽澄茄一十兩南鵬砂五兩南粉三十兩紅帶鞓二副異
樣茶一十夸昂回答伯達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木綿
二疋白紡絲一疋生白大公服羅二疋生白大緞紗二疋生桃皮綃二疋
上等建茶二百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
阮絃二副打馬盤一副黃串香二兩心字香二兩黑篤耨二兩木犀面油
一十合紅帶鞓二副異樣茶三十夸思等回答左右都管泛送土物各生

白暗花羅一疋生白素羅一疋生白春羅一疋生白緞紗二疋龍團勝雪
四夸花夸茶二夸建茶三十夸黃串香二兩紅軟香二兩黑軟香二兩龍
涎香二十餅心字香二兩拂手佩帶二箇木犀面油一十合紅鞓二副阮
絃二副宂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二日
早思等與宂顧宂等互相傳語萬福天使陳洵遣賜內中酒菓宂等受賜
訖思與宂等各上馬同行赴浙江亭觀潮出驛思顧宂等云昨日宴回歸
館得歇麼宂應喏宂又云館伴尚書不勞困麼思云不覺困倦思又云連
日陰晴不常適來又有數點雨且喜得晴宂應喏次至浙江亭下馬分位
宂等吿各位茶酒從便看潮思等循例從之次換窄衫出位祗受劉信之
等押賜到酒菓思等與宂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觀潮賜到御
前酒菓令使副少款行宂謝恩祗受宂等躬身祗受云感皇帝恩令依供
酒飲訖宂等循例支散弄潮人例物畢換公裳出位上馬開昂顧路伯達
云江潮可觀麼伯達云煞可觀昂又云連日蒙惠土物已遣人致謝伯達
云甚感彼此行至候潮門外思顧宂云適來看潮得子細否甚壯觀宂云
煞好看又得晴明看得子細思答云晴色甚佳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
相揖分位下馬思等循例送宂等第三次私覿各綳羅纈絹木綿虔布各

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建茶五十夸宂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
受訖次宂等回答思等第三次土物各紵絲一段透背二段絨紗二段斜
皮二張徐呂皮一張從蓉二斤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榼松子一裹紅乾
肉二脚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次思等回答宂等第
二次泛送土物各生白暗花羅二疋生白紅邊羅二疋生白中春羅二疋
生白貢緞紗四疋建茶一百夸龍團勝雪六夸紅鞓二副紅軟香二兩黑
篤耨二兩黃串香二兩上品龍涎香三十餅建茶盞一十隻黑漆茶托子
一十隻茶筅子四箇錦圍荔枝五百顆荔枝五百顆琴絃五副阮絃五副
細扇一十柄聚扇一十柄思回答左都管泛送第二次生白樗蒲綾三疋
生白春羅一疋生白貢緞紗一疋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
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昂回答左都管泛送生白暗花羅三疋生白春
羅一疋生白貢緞紗一疋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黃串香
一疋心字香一兩思回答右都管泛送生白樗蒲綾一疋生白花花羅一
疋生白緞紗一疋生白蓮花紗一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
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昂回答右都管第二次泛送生白樗蒲綾一
疋生白暗花羅一疋生白春羅二疋生白素羅二疋生白貢緞紗二疋蓮

花紗二疋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
兩宂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繼而思等回答北書表押遣共生
白樗蒲綾五疋中紅邊羅一十疋生白暗花羅五疋貢春羅一十疋貢緞
紗一十疋蓮花紗一十疋小龍團茶一十餅上等建茶一百夸聚扇一十
柄心字香五兩紅鞓五副遞人到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三日早
思等與宂顧宂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辭出驛至南宮門外思等
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宂等下馬同行入客省幕次報班朝辭訖各歸
幕次思等令通事傳語請宂等赴客省茶酒宂等吿免思等循例從之次
引就幕次對立相揖思顧宂等云使事已畢伏惟懽慶宂云甚感路伯達
云相別有期昂顧宂等云朝辭已畢成禮而歸可以為慶宂應喏伯達云
皆自台庇相別有期次相揖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南宮門至都
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辭衣帶等入位臨安府書送宂
等畫儀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宂等却回臨安府土物出位監廚王德謙
客賜宂等大銀器宂等受賜訖次押伴曷知院到驛與宂等互傳名銜天
使王德謙賜御筵符澄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宂等受賜御筵少頃宂等
以下過位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知院同思等謝坐次宂等

謝坐訖知院與宠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對立思與宠等各稍前思等傳旨密賜使副以下金銀仍見謝恩祗受宠等躬身祗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各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宠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識館中可煞倦踢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參見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知院與思等各起身知院與宠等各稍前知院傳旨宣勸宠等以下酒各一盞宠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宠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誨濃食煞喫至第九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宠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酒已飲盡御筵畢宠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畢各降階知院同思等謝恩次宠等謝及拜表訖宠等循例送天使土物畢知院與宠等互展攀違狀相揖分位知院送宠等私覿入位宠等却回答知院土物出位思等泛送宠等各端硯一隻沉香一塊薔薇露一瓶素壁油一合異樣茶二夸出格茶一十夸上品龍涎香一十五餅龍鳳茶一斤宠等令北引接出位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思令通事請宠等以下赴坐解換夜筵宠等告減作三盞思等循例從之少頃宠等以下遇位相揖就坐酒行至第二盞食畢各起身對立思循例覿斟勸宠等酒各一盞思顧宠云將命遠來旬日幸得相陪飲此一盃還朝早膺封拜宠應喏種種煞荷周備昂顧伯達云再得款陪館中凡有不周切望以舊審聽識伏幸闊略自此還朝即聽一日九遷之寵伯達應喏云館中諸事周備甚感台念思等循例送宠等解換物各白藤織精枕御木靶四事刀子一副紫數子袋兒一箇沉香壓口子金銀托裹玳瑁合兒一箇龍涎心字香五十餅紫春羅繡裹肚一條紫春羅繡勒帛一條宠等復覿斟勸思等酒各一盞宠等循例送思等解換物各透背一段紫羅勒帛一條刀子一副藥袋兒一箇壓口子全鹿項合兒一箇並各收受訖次相揖就坐思等勸都管以下酒各一盞及送左右都管茶各二十夸上節各一十夸中節各八夸下節各四夸宠等却勸掌儀通事酒各一盞及與銀絹鹿項合兒等至第三盞食畢宠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各起身對立思等授宠等賜同送至位次門思等再覿斟宠等酒各一盞思顧宠云再飲此盃途中善保台重宠應喏節顧伯達云遽爾言別豈勝瞻戀途中善保台重伯達云在館凡百周全乍別善保台重次互相傳語安止十四日早思等與宠顧宠等

互相傳語萬福宠等裝發行李擅杖絕承受劉信之等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宠等受賜訖信之傳宣使人好坐鞍馬思等與宠等各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次出餘杭門至北郭稅亭宠等告免赴茶酒思等循例從之相揖分位下馬歸船蔟送酒食上船至仁和館供晚食訖行船至赤岸互相傳語安止就船宿泊十五日早押伴戶部尚書葉翥送伴使顯謨閣學士袁說友副使右衛上將軍王康與完顏宠等互傳名衘思等令通事請宠等以下赴御筵少頃上輪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班荆館天使王德謙賜御筵併嘉謀賜酒菓宠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翥等同思等謝坐次宠等謝坐畢翥等與宠等互展起居狀相揖同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至第三盞翥令通事傳語宠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瞻見且望多飲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瞻際酒已煞喫至第七盞翥令通事傳語宠等云聖恩特賜錢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喫酒食至第九盞翥令通事傳語宠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宠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宠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階翥等同思等謝恩次宠等謝恩及拜表畢宠等循例送天使土物訖同陞廳對立翥謂宠等云遽爾言別不勝依戀途中善保台重宠等云遽別善保台重思顧宠等云邂逅參陪遽爾言別豈勝依戀歸途脩阻切乞保重宠等云在館逾旬乍別善保台重昂顧伯達云向者將命出疆往回之間甚荷照拂兒子疾病又蒙扶持館中款留數日幸得相陪自此執別善加保重伯達云乍違幸保台重昂顧宠等云乍違善保台重翥升思等與宠等互展攀違狀相揖退說送伴前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館

詩文

宋謝絳上仁宗乞開内館恢景德之制狀　臣聞唐室麗正文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内太宗肇造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贊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並以内帑西庫二聖因數臨幸加勞問逆宿廣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召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儒之後編略盡訪求典籍是正脫文而筆工全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別館外館以從讎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㒒荒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未嘗延舉盖降玉趾寂寞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西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開内館以恢景德之制

吳郡志陳沈炯林屋館銘　夫玄之又玄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仔之致斯蓋寂寞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圖騄牓相暉蓬閬仙宮金臺崛起南嶽脊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雲瑞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空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池王能

石澗集重裕館銘并序　喻南風土常㙵准桂林最著唐人喜詠歌之杜子美以謂宜人白樂天以謂無瘴然皆聞而知之者或疑實從事莫府始有重著貂裘之句乾道九年余忝帥事臘後大雪盈尺若寒如中州一坐屢索衣至盡用項使翔庭時所服乃攷昱語名兩偏擁爐之室且銘之此獨以御冬非所常居故謂之館云　炎交維古義所宅帝墉離清界南伯清淑回薄𡑞以積伐馭蟬屬氣周跡且令大冬扮厥職雪霏霾空風劇石浮搖複宇謨宴息抱陽塞向塗四隙帡景下隨牖生白戴茸裘裳晏燠廉是來笑言我友即時哉燠寒絶荒逖貢以號名對北客云

山志茅山曲林館碑　曡嶺外峙還宮內映仄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翊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飄如曲栝獨為勁好捨迹韜功守玆偕老

梁元帝造阁先生來揚館碑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乃雲霄之勝友太虛之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蹇基先構即張夯宇千尋尾脊懸繡以望參星百拱高懸倚欄而覩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横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寅默翻成協贊身托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崇積敵衷顧懷汾射望聞逆適未陽贊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樹迎風非峨高棟杳靄脩攏極望山川周覽京陸岩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縱

華陽隱居撰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繕後之士飾禮容於閭閻耿介之夫敦莊老於山裔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友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光攸循舊制有革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周紫芝太倉梯米集𧑐館落成賦并序　静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𧑐館客問其所以名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之館於𧑐頭蔽於毫端烹虱腦膾蟣肝會九族而同嗜猶委餘而不殫今吾室類是故命曰𧑐館也奠階室穴揷望塗冊治館於八月之壬子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予周于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間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欽跡涔上窺臨天憑蚊睫以顧盼附蟻蝝而周旋雖偃僂以盡日聊嬉戲而蹁躚是曰𧑐館宅於蝸顛念此有生坎壈多艱先人弊廬載葺載茨一歲之間十徙九遷分寓其戶或哀王孫遺墳墓弃不恤其顛蓬壹從旅莫適為安以是為館無復以給上官萬騎旋磨電捲雷喧豐升較勺飛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閑男豐女妃月有餘錢以燕以遊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渠夏屋以大吾居焉是可笑也已矣況乃自昔佞幸尊寵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毀百冕朝存華屋莫榛蕪狸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含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喜甚而為之歌曰　心有天游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迫窄兮吾築吾館為安宅兮覧觀六合於㮣庠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絶交屏廷晦吾德兮蹺穴蜂房以自適兮

陰鏗詩集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青溪千仞餘壇邊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游被控魚稍昏蕙葉欲欲掩桂枝踈徒教斧柯爛會自不凌虛

會稽掇英集沈約遊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絶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謝宣城集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臨

荒逕清川帶長陌上有流恩人懷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挾花猶白日暮
有重城何由盡離席廣開府集入道士館　金華開八景玉洞上三危雲
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野衣縫蕙葉山中祭尹度何必泚衛館海留桂樹
枝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餘照人非七子含風異七花萱新半壁上桂
滿獨輪斜乘舟聊可望無縣逢仙槎擢德之集晚發武陽館即事書情
清晨冪羸車嘶析閒村鷄行將騎吏親日與情定賒衆風變林樾南畝事
耕犁肯孫質白水方塘接廣畦雖英袂長城野草焚幽蹊鴉國成浃壞祐
株發柔蕤芳樹囂命非深林磬引寬杳杳逢未極剔圉日已迥岩士格悞矢
鄂夫戀蓮荻終宵統塞篤盈濯依春溪岑嘉州詩集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
集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梁州梁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
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
花樓門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一作一世大笑能幾回斗酒相
逢須醉倒句容志李嘉祐　句容縣東青陽館作　句曲千峯暮歸人向
遠煙風摧近水葉雲護秋霜天夕照留山館秋花落野田極逢傍斜日一
騎獨翩翩武元衡集　單于罷戰卻歸題善陽館　單于南過善陽關身逐
歸雲到處閑曾是五年蓮府客每聞胡虜哭陰山賈島集泥陽館作　客

愁何併起暮送故人迴發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
苔獨坐離客慘孤燈照不開　宿孤館詩　落日投村戍愁生為客途寒
山晴復綠秋月夜來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畫舟繫岸邊
蘆錢起集宿新里館　愁人待曉鷄秋雨暗淒淒度燭螢時滅傳書鴈漸
低客來知計誤夢裏泣津迷無以逃悲思寒螢處處啼一本有五韻從迷
字下云爭食皆彈鋏歸山耐狀樊杖于光得路何日狀況泥　宿洞口館
戴作秋雉詩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戶鳴亂來人不到芳草上階生　晚
次宿預館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迴雲隨
去鴈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國鐘白居易長慶集題新館　曾
為白社羈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晝
袞每念單衣士蔬味常思旅食人新館寒來多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羈愁夜深
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一桐樹館同題　偕前下馬時梁上題
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疎老桐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杜牧樊川集題
青雲館　虬蟠千仞劍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
地與懷王雲迷帳影蘿陰合枕遶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

項百株朶唐孟浩然集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知
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家廟須着老萊衣溫
州府志樂成館中臥病懷歸　吳縣天隅僻孤城海畔通往來鄉信斷留
滯客情多臘日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蟲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春
酒其如伏枕何歸歟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詩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眾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
接島夷鄉園萬餘里失路一相悲李紳集追揚州館　斜依淺岸參差合
梅映晴虹上下連輕檝過時從水月遠燈繁處隔秋煙却思海嶠還歎
近涉江濤更凛然閒倚欄干指星漢尚疑軒蓋在樓船張登集秋夜館中
醉後作　一葉驚風風已涼華燈照夜夜何長閑山歛雲不過腸淚海淚
日誰為梁北向多虞劍憂長南中獨望天涯客亭還還復醉醺裏狂
歌歌更狂王昌齡集鄴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
當世業本家藍溪下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水路幽居與君近
出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
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霜然關中暮驅
車鄖城宿東耕論往來山月出華陰閑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

晤馮公尚戢異元子仍蹈步拂衣易為高論逝難有趣張范吾終始吾浮
宜不慕罷酒當涼風岳仲備宜數獨抆及耽陵集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
海徐司倉鄭司戶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根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
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却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橈目送乜中
異惜無擢華持寄君李涉集經涓川館寄使府群公　涓川水竹十家餘
漁艇蓬門對岸居大勝歷中走鞍馬與他軍府判文書輿人絕句呂溫
吐蕃別館臥病寄朝中親故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
氈帳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清時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
想滿堂歌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歲時雜詠戴叔倫　除夜宿石橋館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
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去逢春唐詩拾遺趙嘏　泊島磯館　風雪精來
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潮平後鴈斷雲聲客起初傍晚管絃
何處盡犯寒楊柳遠津球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有書　別牛郎
中門館　盤裸收淚別朱門自料難酬顧念恩招得片鬼騎匹馬西風斜
上入秋原百衲錄僧鳳庭招真館　暮入招真館清風竹外亭煙迷逕藥
紙朱上有玄經掃石雲離帝添泉葉入視通團一風景無吏爬門綠徐鉅

騎省集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維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
少風光稍望吳臺遠行登楚塞長殷勤語江嶺歸夢莫相妨王珪華陽集
新館　偏箱嶺思莫摧輪遊子思親淚滿巾萬里有塵遮白日一行無樹
識新春幽禽鏡哢已催客狂石欲猋如避人唐酒相邀絶莽飲却因高處
望天津　航日館　高原春齋湯妖氛使駟重來路始分難遠長安初見
日漸親冀北巳瞻雲東風未破胡天凍芳草應連紫陌薰早晩旅魂還得
幹晨鐘一到玉關聞　望京館　一從絶漢返朱輪便有東風逐去塵和
氣旋成燕谷暖使華重驗蘇門新山川如避中原航天地應酣上國春二
月塞亭行欲盡初花猶未識歸人　柳河館　柳河山外日曈曈柳色猶
枯草正腓陰壑水聲多北注晴峯雲影盡南飛黃牛擁犢爭春耦白馬嘗
狐落暮圍路入隴塵誰與問桑間胡女避人歸　長興館絶句　風霜守
家不知年大類那思母安偏郤謝漢恩頒五餌載令梳洗向山前　一題
白馬館　白馬荒原非路岐征夫未起雪侵肌鴈思水國猶南嚮人在氷
天更北馳狂吹欲號沙四作凍雲無賴日西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對胡
腸亦自悽　南海館中　嶺外經年逐斷蓬孤吟廢館夜宵中燈回秋壁
耿鄉夢雨送夜潮飄海風晴節久拋三徑樂子雲坐漢十金空何時征棹

一歸去江有鱸蓴岸有風韓琚公安陽集次韻翁監再來館中　歸老江
湖久自盟暇餘且復對空枰重來内閣人誰健慣踏天街馬不驚已喜劉
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兼史隱名　劉公是
先生集廻風館　殿其翔空直樓陰蔽日寬風贊綱王宇仙衛廢氷凡老
檜頻成穎相爲不定竿世人驚未到六月尚清寒　臨都館　攬轡歲空
盡蕭條萬里間向來留已獻此去覺亚班雪沒前王帳中京契丹前王北
也沙連右地山上不與舟本地也星回陽氣復吾亦至觀還　張三館有
前歲赴舉時題字處作　羇旅關東來獻書還曾題柱宿匡廬自知不及
相如健畢到曾無駕駟車漢大夫來官車駕駟子說淮西來杠亞不應云
暫懷印綬過家庭車馬驂驛去路輕自爲綵衣生意氣敢將書錦比光
榮　自思平還題嵩臺宋隆館　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誰
道江山解留客老夫歸思甚東流　松菊臺山手自栽二年羇宦客嵩臺
無端却被東風誤又作思平一夢回　庶子領帳館寄隱直時歸越中
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度龍沙望紫臺持節不眠宵自永聽笳無事淚空摧
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欲寄一書愁已亂天邊應俟客星來
劉攽彭城集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復來招不往送酒醉醒因小飲江月

館　江驛春醒半日留更須送酒爲扶頭柳花漢漢嘉陵岸別是天涯一
段愁　還館詩　步向端門足力遲仰瞻雙闕隔稀桃三年江海都如夢
老態今朝始自知　下馬呼人問直廬歸墻因讀舊時書黃花綠葉庭槐
影喚雀鳴蟬兒自初　次韻和王四館宿　雪殘梧竹夜猶寒春入林花
露已圍絶境自宜仁者靜霜歌非爲碩人寬不眠紅燭停俄頃到意新書
計若干等是前賢避集地似君尤更覺才難　蓬萊宮闕冠雲霓月出丹
淵日墮西和暖時花元有信黃昏歸鳥自無迷讀書難字存阡蚍落筆雄
辭在碧鷄五十飛年融過二強頭何計可思齊　天星出屋勢閣干五夜
傳呼禁漏殘虎豹深沉九關遠鴉鵠栖息一枝安病絶黃卷燃燈看老屈
青綾怯歲寒長有江湖未歸夢更將衰白鏡中看　月白天虛星斗横夜
深高閣勢崢嶸坐來耳冷人聲絶會是齋居近太清　初秋館中呈諸公
掖垣星宿上清居金馬文章次石渠兩定楓槐含秀爽秋還樓閣長空
虛上知景伯無人事恩許黃香未見書不奈客嘲卿自解下流仍復槐應
壕劉公是先生集和張景純初置館中　張也湖海士心與迹並真語默
或不常時以爲狂人蹉跎太倉史奔走京華塵頰如喪家狗蒙羈敵精神
雖游公卿間望絶要路津感激自上書生當致青雲天光回日月聖澤照

陽春榮林給筆札中府紬典墳群玉連帝居東壁臨北辰飛騰依清切寓
直懷珍群慷慨氣益遒咏歌思逾新昔賢稽古力利祿不足云登瀛以爲
榮襆被寧狀頻君乃驚鳳姿方當極遴辰宣若揚執戟白頭專校文韓維
南陽集和邵興宗再還館　莫嗟華髮尚蓬瀛自古儒生半滯榮學似楊
雄老添祿才如嚴助厭承明一麾聊喜安吾道幾騎當知達此生聞說東
郊可携手能來從我並鞍行　奉和裔年館宿　蓬萊仙構斗魁旁遮直
初登濮著郎雲向城頭收暝色月從樓角放寒光行看砌菊嗟殘艷坐對
書芸襲暗香景物過清渾不寐素經難罷得新章時余年以賢書沈六三
先生集和邵興宗還館　三年重到集仙庭却理陳編不自停閣下舊題
幾已暗壁中遺簡尚餘青故人攜提誰相好世事悠悠我持醒坐看重雲
開白日獨推曾翩入高冥蘇魏公集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
嗟滿目清溪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户少陽山才見兩三家　又早行新館
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胡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
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況是天涯懷儸俗不妨游覽
趁嚴程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胡騎奔馳東火迎人向萬山峯
外過月從雙石領間生館之東南有雙峯山行事行至見月初上馬歸有

郎三千里客舍踰今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迨今四十一日矣每念皇華
承命重愧無才譽副群情　次韻楊立之十一官廨館　固無政術効前
賢又之詩名鬱樂天連歲出藩居善地何時買郭有良田回風已隔三山
路講德難陪四子篇滿目勝遊都未到且將圖畫與人傳予到郡值災歉
五月尚未暇遊山　楚客登臨悲素秋感時風物自蕭蕭滌妝遠水清堪
鑑雨過群山翠欲浮月露佳來羇旅恨倉箱千萬里民謳贊毛衆颯歎遊
少珍重嘉篇寫我憂　和冬至紫微館書事　恭時迎長日殊方展慶杯
關山厭沙磧星斗望招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知王曆正候律應
葭灰　使回蹉榆林候夜至宿館　使還蕭道趨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
夷落蕭疏人自少胡天慘慘日長昏雞鳴宿客驚如聞馬識歸途去似奔
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閽彭汝礪鄱陽集　接伴太傅離新館其
先進予達　使者來報至將軍走馬迎休離何所語躊躇不勝情寫目鴻
雁澤傷心秋杜行天才非有間我老獨無兄清江三孔集　館中呈曹直候
施翁曹且自謂　日過鬱山三丈紅陳編相對鬢如蓬來門請謁無時了
且訪東鄰慢施翁　郵車館　野闊天長入望青眼中虛豁到鴻冥偶從
楚俗來同樂下視湘江笑獨醒風緊水光時變綠日斜山影半迴屏扁舟

過此方年少老矣重來鬢漸星李忠定公集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
古洞天奇峯三十六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溪邊列巖岫倒影浸寒綠
翩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蹙樓觀聳岩巒屏幃互重複蛻仙骨遺金挺女肌
削玉雖樓居巖巔船挿斷崖腹覺館存几案仙機餘杼軸藍光瑩琛津虹
影掛飛瀑翠竹蔭天池蒼苔封石屋繪劍須長丹遺跡指如樹峨峨天柱
峯怪事連翠麓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橋跨千丈絕頂亘山足障以
翠雲屏藉以紫霞褥瑤樽傾沆瀣玉豆脯麟鹿仙妃奏霄雲金鼓間絲竹
酒酣歌夕轉歎息光景促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躅至今風月夜笙簫響
虛谷地靈繞泉石山澗秀草木生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嗟予真散才性
愛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神遊先夢
寐幽觀寄圖錄寧知困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泝窮幽深應接勞耳目開襟
豁懷抱壯觀愁幽獨卻邀白雲歸伴此巖下宿夜寒夢魂清曉寒輕裝速
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午著想夜明館道傍清流激湍可愛所之者
茂林脩竹耳　火雲千丈映溪山正是人間行路難賴有道傍飛瀑在噴
霜跳雪作清寒　寶氣何年夜發明至今郵舍得佳名我來不暇尋光景
但愛將金獻玉聲范石湖大全集　題新館　露稻粘明塍風茅裊高浪荒

烟暗白道行行亂蛩響日脚午未吐雲頭曉猶漲欣此半日涼籃輿走清
曠病客不堪暑茲行天育相蚕虱稀無跡秋意滿千嶂稍尋泉石盟略遣
淨書障錫原定相念困風報無恙秦觀淮海集　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
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趨清蹕近退穿
春仗綠槐閑病來怕飲東西玉老去慚陪大小山知績春明退朝錄借觀
當奉一鵠還汪藻浮溪集　宿招賢館　兒時客衢州嘗過招賢館主人敬
愛客置驛極安便堂前花作屏堂後竹成援人來銅步嶺路與玉山縣回
頭四十載興廢眼中見重尋舊館盟井運無復辨況吟茂林缺悵望佳石
轉道逢里監門歎我曾識面白頭相勞苦語已涕雙泫破屋為少留天寒
雨如綫王安石臨川集　信州回車館中作　太白山根秋夜靜太白山在
判縣公之舊遊也亂泉深水遶床鳴鄱公詩句為遠來許太氏寒至一夜
遶床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當年指太白山　李義山君
聞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山木漂搖臥弋陽弋州而一百里縣名也　洪焱有題弋陽館詩不知即
是此館否詩云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落日樹蒼蒼只應漫郎千行卻
是旅人斷客腸因思太白夜淋浪芭蕉一枕西窗雨一作西窗一枕芭蕉

雨復似當時水遶床蘇潁濱集　會仙館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
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
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建德館　龍眠淨淥中微
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蘇子美集　獨遊曹天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裴回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梅含應待主人
開贊謀盛府方投月擇惠長陟正展才早曉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
罍李彌遜筠溪集　漢源館　消熱曾冰遠投涼嘉樹掃雨精蕭灑去夢與
沈寥歸翕靜谷無語雲生山有衣路行知水好終不療長飢　一梲發射
洪循江西行書二詩州堆館　少健有力入雲耕耕雲不怕山重重歲時
伏臘追社集照水自憐雙頰紅三十餘年廢田舍芋魁豆飯忘翁昏歸
復講舊生計無謂吾不如老農　翠麥鋪茸不蹄土白白紅紅花日許我
行未盡天之涯馬足與肩已辛苦時名入手無一掬昔年虎韋今化鼠疾
歸濯哇疏換肉無謂吾不如老圃趙清獻公集　賦曲館　日華烘玉篆烟
縷豆雕芜袅熟房攏瞑花妍院落明醉輕春有味夢短晝無情欲識悟悟
意回文織已成　又題祠館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
一片墳臺石留在行人下馬看真西山集　題來青館軒窓幽雅玉入眾行

事不俗遺今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道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采扶雨
響潺潺清魂使覺超塵世何況貴栖巖石間趙蕃淳熈藁　公擇客於玉山
溥尉之館思有挽為冝黄之行者公擇過余謀之作詩呈公擇兼簡溥尉
我褐未浣閩山土君駕柴車過茅宇相從僅作一夕留冒雨衝風何自
苦如君人才豈終滯瑚璉要為清廟器宜黄玉山俱作客近淺何殊遠居
易我貧不得為君謀恐君遠適闕我憂作詩寄示三徑蔣併簡平生顧曲
周陳古靈集使還咸熈館道中作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
白沙有露鷺鷥泊芳草無情妯娌花瑆館夜燈眠濮路石梁秋吹動胡笳
歸來攬照看須色半是霜毛兩鬢加張舜民畫墁集題豆館　闕頭日落
溥衣襟又對荒蘆擁鼻吟塵土十年經馬足只憑雙鬢照歸心　陳了齋集
寄題黄及之谷神館　昔日傳聞太上御名館新標名今已戴經春心安
即是長生路世樂無過自在身虛室久扃閑歲月白頭不減舊精神蓬萊
未要香山客且作潛溪百歲人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館　安適家何處溪
山深更深扁舟不憚遠得得訪同襟司馬溫公傳家集和王道粹春寒趨
館馬上口占　殘臘尚要春清寒更著人雪華猶惜別物意倍添新雲壓
宮城重風調玉漏引行遲宜結戀九陌未多塵曾丰撙齋集張行甫許舍

五羊館係之學脩而就溥來晉康相視為學主師逢介迎候賦詩送行
出入交戰以義肥卜商先覺俊乘遣上下交征以利危惠王後悔終何追
義利之差一毫爾其繆遂至於千里不差不繆令誰氏嶺外眼中有之士
彼門如市挽不留吾心如水從之遊自能下學學莫裒相期上對對冕旒
挑兮撻兮小豚犬臣之直之古噴典鑄鐵育稍舟九轉化龍軍各呈一點
朱晦菴集宿石岩館　春江日東注我行泝其波揚帆指西溪兩岸青山
多青山自遠迎飛石空岩我緑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峯蓮聘遐眺挈橫
成幽歌獨語無與晤茲懷竟如何　傳驂石岩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櫂歌
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圖多才我來友其仁茲焉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
詠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次秀野滄波館　傳聞
泛宅賀新成破月衡烟取次浮鷁首斜飛浪急蓬窓側轉好山橫知公興
有江湖迴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文潞公
集送劉推官歸治源樓真館　高情樂幽趣遂與塵事遐嚴谷久潜照魚
鳥知忘機方邀衆理會却指冶源歸借問歸何遠山中芝木肥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隈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哀千古男兒
慨四方老愧秋雨暗孤影照琳琅楊誠齋集宿潮州海陽館夜不寐　醉

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使鶯細數更籌有何益不然作歷到天明
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
續朝天集晚泊丹陽館　夕凍朝還積寒曦騰未多霜輕猶昔草冰薄亦
浮河山盡酣餘勢潮歸殿去波六朝遺跡在故老尚傳歷江湖集蜀士甘
彥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　說着
峨江士未蹙眉山中懸想來相府邂逅得詩人不是胷中别何緣句子新
談令還悼者書罷反悲辛　夜把新詩讀燈前閱且開一行私獨喜兩腳
不虛來天似嫌梅晚冬初遣雪催與君開花信能繞百千回黄裳演山集
雲門館　冥冥出世既云往悤悤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市詎探北
扉開未開下視東秦在諸掌一念已到非蓬萊與子邂逅固有分況是胷
臆無纖埃白玉蟾武夷集題樓仙館　好松好竹好溪山車馬駢闐自往
還行客閒篘新酒白入門踏破嫩苔斑我言物外清幽地却似塵中鬧閙
間救栗桑麻空潤屋主人陪接不曾閑張元幹歸來集瑶真館　黄陵祠
裏尋常見又向山陽樓外關須信月明風露下飛仙玉節有時來馮文師
集題辰陽館　辰陽號難理五溪地相跨遷臣重綏撫蠻猺愈驕詐封疆
昔使恭文書因譏罵詛為大守樂一笑不得暇張公抗辰旆烽障欸欲罷

偃息有餘地登臨無一舍適興辰陽館城東丫山聳界楚落溪谷湖光照
亭榭花木親種植朋僚日追逐投壺征虜家園恭太尉射高風邈難繼維
公並驅駕有客嘗一至庠叙部牧更覽物言思閑醒魂耳目作記傳之
久恨無文章價顧公貢泉石遊宴日來藉新詩上碑刻佳景若圖畫旦暮
趣召還歸為中州記陳李陵太倉稊米集蠟館晨起効柳子厚詩　拂席
坐清晨幸脱塵事窘聊焚石鼎香細誦華嚴品從迷索初心悟意嗟歲晚
庭蕪日延蔓零落費鋤墾何當略還幅乃成窮奧閒餘年償無道願就一
廛隱悠悠稽至言靡靡窮妙本會須師瞿曇未足慕嵇阮安熈默菴集寓
館秋日即事　多病筋體久彈旗紫荆終畫掩重闗詩書詎可資耕釣杖
屨元非絶往還莫遣浮雲蔽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愁
混春風滿座間　修真道館　龍山古靈境連峯鬱蒼蒼林谷四環合脩
真據其陽恠石流適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煙霏恣徹茫眷予平生
心立堅真胷肯令朝定何朝遂偃棲雲房精氣深衣襟頓覺塵慮忘刻爾
氣疾拘狹若脱繁韁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
晁無咎雞肋集次韻文潛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前聲吹土
直屋鑿漏西宮垣青壁蘄新有古而殺閑風斜碧瓦基題濕蒼毛不能孔

却思窮巷亦可言一掃蚊虻過昔昔鬱蒸書課未須愁千漏傳休聽天語傳
宜暑伏午後寵收蝉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鵲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晚堪
過呈歌涼月閒千户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侍歸組　葛元承詩集煙
雨館　輕暑著人疑酒困賣花聲轉賣櫻桃湖光靜漾半簾影燕子日長
風絮高　紅白桃花褪半梢綠陰清淺未全交攢蹉遠岸日相射扇落鬪
階風自敲　湖接青林一帶回光浮玉鏡半奩開塔峯對起飛雲泊時有
斷煙殘雨來　酒杯光動柳梢月衣袖涼生蘆葉風露坐夜深醒似困釣
船人語過湖東　湖波漾日亂層花人影天光帶落霞衣岫淺寒楊柳陌
醉歸閑數欲栖鴉　臘月二日煙雨館　天上飛花銀歲寒西風相挾引
攔干平湖不認花多少只作尋常煙雨看　三日雪後飲煙雨館　傍湖
千樹玉參差湖面輕風落釣絲晚色猜陰正商略斷雲來去半猶癡　旋
馳殘雪點團茶碧淨紅鮮朵上花容散亭閣半湖水月梳斜掠晚晴霞
煙雨館晚對　一片斜陽天北角半痕初月水東灣浮煙更擁雲峯起全
似西湖遠近山　余直御詩集偕懋卿過煙雨館　社飯聚朝餐春茶醒宿
醒一枕一卷書愛源尋幽行北郭橋門客行行難弟兄。度草芳未歇湖水
寬欲平。西風清入懷拂我衣裾輕飛鳥渺天末白雲棲英英軒東正新覺

曲檻話深情菲菲鳳兒花。雞冠立亭亭軒東正新覺有似擊壤聲爲言今
年秋父老歌可聽嘉木接吳會恭捻登繩繩舒此吠畝忠且以慰飄零君
歸語伯氏燈火新涼生　王君實臞軒集除夜共將力父有秋宿南浦館
客裏逢年酒半醺。篝燈課了送窮文對床共聽巴山兩。入夢休思巫峽雲
好整衣冠朝北闕新栽桃李屬東君平明各把菱花看黃上眉間已十分
寄林少志因爲家叔再留之館　擇師難似擇良醫。爭得奇功指俗迷
每羨君才如扁鵲能爲後學發醯雞。作文須有奪胎法下學先須刮模範
子姪明年看骨換所求不止在刀圭　年來師道孰知尊溫飽何緣得免
君鴻鴈暫爲梁稻計半羊誰爲牧芻勤琴書到處聊娛目羽翼生時要薄
雲我偶書田收一熟向來正亦病人芸　送林日升景高之毗陵傅氏館
情好相投歲月深那堪天外話離襟京華滿著鄰三伏荆水清風直萬
金。鴻鴈稻粱聊老計蛟龍雲雨有初心。三年名遂榮歸去。椿桂堂前候好
音　周衡之比山集爲西山王君教授吾里寓館湫隘隨形於詠歌次韻勉之
淵澄不生瀾鑑明不受塵人心有天游何者非吾鄰之子老編刻寸數
不發動竭來寓環堵湫隘趣乃真胡爲自町畦戚戚愁朝曛目擊道所存
朽腐生奇芬大伸屋打頭日與學者論重獨鄭老氈妙斷運匠斤阮籍雖

就吏出處貴有因吾徒亦何心龍蛇從所信士窮則守道既達則致君莊
舄謾思越范雎偶歸秦藜床老遼東嗟我彼何人楊冠卿客亭類稿麻姑
之東涉千堆巃嵸射亭宿黃氏新館　宴宇新成若未嘉思膺朝委易單
牙張侯暫喜留歡客閑檻憑誰種好花北沼不難平釣岸釣岸未成西峯
猶欠入眺秒峰未立後賢政敎多餘暇馬會何妨月影斜李端叔姑溪
集夜投臨頓陸周仲館待甚恋　冥行眼忽明乃是到臨頓倦馬倚風嘶
凍僕望門逆初非敢此期努過直容須是身雖無難從者固當省主人頗
料理燈燭分炯炯熾炭解噤顫重帷謾寒須招魂幾剪紙感意非尚聚髮
然一笑開郁仭嗟斷梗我生且落莫隨遇輙自營轉聆巳歸空區區徒盡
餅李公明詩集過倚誠館　大中倚誠館壁間有詩四行路難如此吾生何
太非威靈雙鬢改世事寸心違白浪水東注天寒雁北飛一杯無可作不
是故息歸北紹興中宗所作夫其名矣余少時誦而悦之每過必一觀此
館乃先祖奉名公馮仲舉休之地歲月悠遠四壁蕪落存者就頹既然增
懷因用其韻　敗館冷如許修誠志已非風光不曾改人事故相違寸碧
靈山出爭喧風葉飛傷心舊時月長是送人歸　華鎮雲溪居士集晚宿張
三館即未遇頃　藍輿薄暮息烟村回望悠悠認九門自喜青樓無別恨

不妨孤館欲黃昏　王炎雙溪類藁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把杯方喜把
流霞照眼驪珠重拜嘉庭下滿生書帶草曾中宜吐筆頭花敢言策足攀
賢躅獨幸游心泳聖涯誰謂蓬萊雲氣遠此中清閟即仙家　紅塵飛不
到畫天風月幽懷屬老仙自笑枯腸無好語且呼黃妳曲肱眠　郝經陵川
集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向晚日華紫殷然轟夜雷龍蛇闢
蟄窟桃李動春臺淚逐催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復龍動百感生中來
一年淹使節二月駭春雷瘴入江心黑雲銜雨腳灰壯心逐激烈滯氣忽
寒開明日誰聊賴驚花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蒸鬱震驚迅霆侵骨冷
飛電透心明海氣露氛濕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
二日火二十日丑刻火十引復火一月凡三火偶遣舍館及漕臺州治故
有是句　張鎡湖南集次洪奉親携妾還新館戲贈　卷居南北喜相依不
患逢秋得可稀米擷正當黃菊早登臨穿歡白雲飛奉觴壽主歡宜洽剪
髮邀賓志莫違從此維摩方丈室散花香滿老萊衣　天聲館在松坡
鸞鶴紛來下天風駕月明語言難道斷不墮世間聲　頻風館　山頭蟠
叫棕林雨山下鷗移芙花暑閑亭騁望豈固難心迹雙閑罕儔侶人生才
智非謀已大思塵勞誰縛汝團回司馭役罔夢近封烟霏可無語偶耕植

杖十古賢我欲從之胡不然坐到月來休迓舍旁寺有林書幷借　謂蔽
霄館　奉真祠宇並舟房露下層壇夜未央玉繡毬明依砌樹翠鬘雲轉
卷爐香何心輕舉氣塵外但顧閒居歲月長却上竹輿歸去路約齋燈認
隔林光　又飈御纘來下儲休谷意虔難無名宦達林埜保長年　花仙
館海棠　烟火心腸詠不真風流嬌貴却無塵何須更問花凝姓便是扁
舟共載人　朝中措　重葺南湖堂館小詞落成　先生心地等空虛行
庵幻仙都點綴玲瓏花柳翻騰窈窕規模　三杯兩盞五言十字遶老工
夫受用南湖風月何須更到西湖王仁輔詩集戊寅二月八日重贈外史
于玄文館　我愛玄真子翛翛山澤癯清苕三翡翠長釣拂珊瑚天際真
人想山陰古畫圖往來多勝士還憶病膂夫　次韻貞居真人玄洲新館
十絕句　飛霞架海虹爲梁溯源似是來槎張逆茶一笑又清淺却駕飈
輪歸福鄉　泝口精雲堆柳花岡頭春筍拔鯨牙青童遙指紫烟處便是
良常玉斧家　絕知玄洲去人遠洲上種橘便琭琭明年橘熟大如斗與
子深山同著書　已占茵山爲畏壘更規桃峰作荒浆南華別有不貸圃
說與至人當點頭　綵渺神霄三素雲歸來白鶴嶺頭分金墻玉佩難凡
弟誰似茅家大小君　山中只聞楊與許世上寧知梁復陳雲羅蔽虧秋
夜靜應嘆人呼祁孔窅　天關北鑰九虎守雲錦飛梭雙鳳銜夫君輪墨
有靈氣宜鎮此山藏玉函　良常新宮年劫多玄卿文采彼岩阿從渠山
死着蘚苔如此道士水絮何　童初群仙列官府檢校華陽第八天有人
散髮玄洲上松下抛書清晝眠　華陽外史過南岳筆妙詩精窺化工較
似墒林清幾許鶴臺高處聽松風　張文潛花丘集至後早赴館　紅膿粧
梅冷未粘柳條偷暖作纖纖高樓殘臼誰家雪畫日天寒不捲簾　城園
殘雪寒催曉宮近精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綠玉壺漏水報雞人　許
同歷示張八侍郎避暑覽館中舊題絕句伴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集
渚鴻飛鳴邂逅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　李洪芸菴類
藁題華亭尉廨梅館　古梅瘦竹助蕭疎剪雉蒿蓬亦甚都銀政未容須
五月却尋珠影問西湖　倩俚閒隱事事新主人解組似行人浮香弄影無
因得試促花神作佐小春　張濩濱詩集是日歸館中作　一聲湖外咲撤
天誰挽楊枝蘸酒船倚柱兀然聞鶴語買花却不要庫錢山陰擬去畫爲
客路滑歸來亦悟禪還許春風無勾事綠林吹血化紅鵑江湖續集毛珝
題舟陽館　渡江第一南來驛幾度華堂延鴈客百年運逐晚雲空愁
殺耕官老無職南徐今日古陽閣不斷歌聲祖離席國醮已復事尤多折

損年年春柳碧　李和父　夜發崑山問潮館　雲耿寒星路不明問潮
人起約三更江風吹上一輪月照動客船多少情　趙汝鐩　午炊洲陽
一館甚雅　誰料三家市能令兩眼明花喧荒蝶戀曆午亂鷄鳴忙裏青
春去愁邊白髮生　擾報問歸路更乞一句精　僧永頤　題秋館　林暑
漸消歇爽氣浮高松風蟬有遺響露花結秋紅微月出東嶺碧雲散遐穹
暮館正虛寂眾聲難鳴蟲　詩海繪章　劉景文　早發承萬館寄登州侍制
水亭瀟酒離塵閒一醉扁舟載月廻馬首西歸懷底事只隨曉日望蓬
萊　楊行敏奉使到建州郡將輕忽憮恨中題東青館　駑駘嘶吽知無
足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溪畔竹清風纔動是知音　杜鵑花裏杜
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邊日蓄光獲客思撓來山路恨如迷江湖前賢小
集拾遺　宋邵于文　通渭城館　又持鞍馬送殘春吹盡征衣染畫塵還
是前年舊特候渭城花柳一番新　東里先生詩集　次韻蔡成允題餘英館
故第園林改遺亭壁戶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傍流水鳥啼
懷昔人憑欄看半行無意數游蹤　江湖後集　李時黃岡寓館作　閒居迎
送少日對小山橫兩過秋陽滅天虛夜氣清俠虫依壁韻野火隔谿明遠
邇誰家笛西風一雨聲　鄧紳伯詩集　留通商館數日　商館非闊地閒人
偶在旁無端聲利役有許去來忙文雨芭蕉響懷風擺橙香江郵秋易盛
早歇十分涼　洞天留題集　徐沖淵被命通明館酒掃　聖恩寬大放還鄉
便着草鞵挑缽囊中路忽逢天柱語一行今侍玉皇香　浮舟載月苕溪上
倚杖體雲瞞旁身到通明上頭館好山驚見暮蒼蒼　通客還山一笑
哈故人憐我不嫌猜曉猿夜鶴總歡喜蕙帳草堂相與開可爲兩旁埋蔽
住直緣流水古松來枝巢若許鷦鷯借投老此生真快哉　任松鄉集　己丑
兵後陳茂陽歸自史館因寄城南諸公　已甘貧病老江隈何況兵餘更
劫灰無可與言空日暮不堪回首又秋來短風驛樹潛吁鬼小雨官渠半
擁煤心事瀰漫令握手相看莫惜撚銀腮　大兒索飯小兒啼旋折花鈿
泣瘦妻患難如山排日過身名似水逐時低野塘萍影魚十里江路松陰
春一堤亦有城南舊兄弟久無一字草堂西　陳杰自堂存藁　秋熱抵信上
一歇館壁張蘆雁寒林　老大張成傘柔金伏在鑪正遮西日手忽生北
風圖霜葉條數鴈冰枝有蝶烏摩挲懷美歟短策濟時無　是歲八月　殺
狄仇遠金淵集　送李介甫赴官塘湯氏館　東廬山下義門中弘閣講庠
招蜀閒主人擇客又擇主重蒙求我我求童俊傑識時審出處遺義結交
全始終推歷上基似龐老便合移家隨葛公　鄭元祐詩集　題玄文館　秋

水蒼龍出匣梯鶴翎都化白雲歸樹圍若開千章立泉落風巖百派飛脈
日仍餐松屑飯朝真時看禱絲衣人間湯湯黃塵海為借虛叔手一揮傳
夢得西巖吟藁宿鎮江丹陽館　暫泊喜天精丹陽住晚程半宽留月色
隔岸送鐘聲江繞金山寺雲生鐵甕城片帆催早發莫待暗潮平陳昭詩
集奉題貞居先生嗣真館　外史高懷誰與同巢居新占鶴臺東雲蒸老
樹皮毛外人住深山肺腑中霞架海空馴猛虎飇輪峯近接冥鴻懸知好
古心無已妄生神交展上公吳顒全谿集明遠宣義披仙館　弟兄相理
上青冥遺跡空餘壓郡城似惜高風久零落故開華館面峥嵘樓臺宛轉
明朝日圖史紛披照短檠疑有雙凫求紫府騰閒時送步虛聲　仙境清
閑識者稀幾人來此學幽棲紅泉瑤草春長在流水桃花路弗迷冊氣猶
涵階下井遺蹤難認壁間題秪憐星石今無恙夜夜寒光北斗齊香陽志
胡如墳　題舒嘯館　堤邊草色綠芊芊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
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　樓前春水碧彎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殘陽
人不見東風無賴莫凭闌周邦彥清真集晚憩杜橋館　寒芳憔憔雞喙
場兒啼索衣天隕霜客林斷故山色入楓桔振槁聲琅琅清漿白粥棄已
久黃菊紫萸看欲香歲行及此去愈疾君決積水難隄防嗟予畫髮非故

物念此內熱如湄湯願見唐朝呂墨客都行問道求神方齋心千日百事
畢消我須雪還韶光豈饒萬目憂世事黃金縮腰埋土囊王元粹詩集再
到泰館　秋風吹蓬鬢北渚且翩翔誰言久棄置復上君子堂群書猶在
几暴塵已移床覓我舊行跡閑砌亂苔蒼丈夫有離合義分明如霜方同
鷄避鶴豈是鳳求凰宣弟圖善譴眾口舞難防結憎愧初心感激終未忘
濟濟門中彥冠佩日輝光但使居者安勿為去者傷莆陽劉氏集秋日會
速華館呈胡仲威　嶺表豈必熱庚伏頻滂沱溥莫辱招要盃李參親荷
君俠如長松折節交膝茀奇字識夏鼎古音彈雲和今日素商至高屋涼
意多夜清群籟息已有蛩鳴莎人生不飲酒賢愚同消磨拍手問湘纍獨
醒欲如何謬承青眼顧詎惜蒼顏酡客散我亦歸耿耿有斜河趙孟堅彝
齋文編題高氏煙雨館　溟溟復霧霧極望欲無涯村遠如相合天低若
四垂檣聲因濕小塔影被雲欺不但長烟雨陰晴有間時　人多情盡至
此趣未應知我獨身常寓烟霏雨暗時樓添波面闊綠壓柳絲垂勿有片
帆過驚飛雙鷺鷥王叢龜湖集陶隱居上館　取上華陽館淒涼豈舊基
山中為相日樓上待僊時精力凋文字群居厭朮芝却輸元處士新夢得
天知來松聿齋集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一旦

覆鍊腰領紅綃繒美蔬三萬日爭如且作多田翁張南軒集和政舊招館
牢落詩盟寒欲灰非君懷抱若為開未聞鑄酒論文意拂榻應須有待
來郭功父集寓館　一徑松陰合重門院落深客來聽鶴語春過惜鶯吟
風月時經檻塵埃不到襟黃庭看在手白雪任呈音中州集雷琯　信陵
館酒閒作　閑過信陵飲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怜把閒人便携一
壺酒往酹公子墳墳科久已平基木幾為薪泉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
與賢俊游今為狐兎隣豪貴竟安在念之心紛紜有士會歸盡但恐後無
聞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維昔有迂叟樹桐彼高岡殷勤為封植逢
欲棲鳳凰桐生日已長鳳來殊未央維鳳覽德輝非時詎來翔枝幹枯已
死志願終莫償德在西周初飛下岐之陽裴回不能去和鳴聲鏘鏘文王
既已沒千載徽音亡吐爾災何為而欲發其光空令枯株上日晏啼鴛鵠
趙內翰可　雲興館晚起　雙旌晚泊雲興館對面高峯絕可人一夜
山雲飛作雪晏誇千樹玉嶙峋　張翰　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
泉已自奇一峯寒翠壓層低并蕪未似平州館屋上層巒屋下溪貢泰父
集題周鍊師雲臺真館　二十八將已仙去真館有臺名偶同白鶴千年
來故國青山萬疊起神宮有特秣藥幽澗底無事種花深谷中昨夜曾携

能虎出一壇明月滿旗風黃建可集宿黃州館　恐長夜兮風蕭蕭悵公
子兮路迢迢烟雲不散散白日宇宙頓覺回清朝但令心事忠義旅來可
壯士甘漁樵鳴呼四歎兮歌再發人影在地見明月吳仲孚集送祝五戒
赴陸軍館　屈指交游十載餘見君歸墨又歸儒虛能胖道元無物頼子
誰知也不愚既向風檣明表裏何須雪几費工夫他年名上登科記一半
清芬在祖國元劉文貞公集宿秋館　客舍蕭條動客情飛螢菌菌傍總
明樓頭鼓角風吹斷滿下銅壺第一聲劉靜脩集水北道館　會從系明
青春朝始信蘭亭水石遠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堯波間明月
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曉策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舒岳祥閬
風集和正仲賦重修篆畦亭館韻　亭館成來三十年主人頭白興扶顛
已誅鳥莽開瓜圃更剪芙蘆淺稿田竹下鳴琴長憶鶴花邊釀酒擬留仙
令知煩惱都無用修短隨緣一任天洞天清錄張鎡　題漱玉館　奉石
漱芳玉夢回堪洗耳客至館於斯妙處從此始　王宗賢同前寓館欣侍
漱玉名泉漾古寶響琮琤幽憩偃息驚回夢誤聽虛簷雨滴聲　陳洵直
游大滌假宿鳴玉館偶成　風動歸雲清日落衆山曳重來興猶深託宿
此何所浪浪鳴玉泉恍恍對床雨夢斷身高依壓芬深夜語元王惲秋澗

集墳館詩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墳臺石留在行人下馬看藍靜之藍山集送林彥明赴浦城館　君來別我意何如絳帳談經序久虛南浦春風波浩蕩西山曉色樹扶疎諸生鵠立詢奇字道士鵝群換草書他日相思川路遠祗憑尺素寄雙魚　多材未許山中隱此日降邦遣帶迎題扇爭傳王逸少貴文令送斛斯明晴空野鶴將離遠還日林鶯喚友鳴節屋石田土計在春風暫與閑紫荆藍性之詩集宿靈峰館　欹夜愁無寐四更風露寒節亭下殘月松于落空山世亂英雄隱遠窮跋涉難欲尋黃綺輩長嘯白雲間曹伯啓漢泉集題乙酉館　東帶遠朝見督郵薄書形役又經秋緬思彭澤歸來客何事無人管去留　戎有處關言寂寞冗官往往厭紛如誰能遂我還鄉意便把微官乞與袁易靜春世業送陳天民之琴川館　邂逅相逢十日飲東陂南浦正遊遨無端又話雙橋別喚起文通一段愁　子游已仕微言絕末學紛紛過眼多公筆定應興禮樂邑人猶解誦絃歌呂濤集辛巳抵京泊福安館　山河左右護神畿五色雲開瑞日遲三百餘年兔夢外四千里路客遊轉車書萬國來金闕紛佩千官拜玉墀試上燕臺思往事清風吹動鬢邊絲虞集道園學古錄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灑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

路斷魚龍喜新波燕雀集虛櫳閑戶微風興倚杖晨雲散伍良臣中流一壺集寓館　寓館無定端誅茅傍江路架屋八九間邇月始完圃柳回蔽風雨況復傷杉叢川光浮瀲灔巖麓鬱盤互清陰動脩竹綠影淡佳樹玄鶴期不來平蕪但烟霧尊酒酌餘春落花滿庭戶　王餘干麻田馬季言郎中寓所廨爲假館甚佳奉柬以酬䀙尉之意與於府除于知州　下榻塵囂外青軒備碧池松脩隨玉粒海錯疊銀絲旭日當囿好閒雲出岫遲幽棲興無盡未見困驅馳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贈山老借館　三土雲水僧夫腳因下吏每逢道人語莫逆猶風嗜況茲法龍象共飲良有味留坊寄茲氣一室淡如水蹇驢勞馳騖入門鞭心醉向來蓬楚塵火急須滌洗淨石方丈室遶塞諸天侍可憐一毫端借我容膝地從來支許交清真遺世累圃蒲與茗椀共談第一義　行至羅江以代者未期得吏者書復還洛濱便走當樂山中借館　贈雲日懷歸及公法當代善同緇廬李穀作風錫還誓言不可寒幽賞承所定但恐彼上人稚拜貴酬對　淋漓一日兩浩蕩千巖秋荒彼石澗水斜度樾林立須臾忽斂縮幽咽辯琳璆混混須有本萬古江河流　山中有何樂庵留不復嘆涸足澗泉君洗耳松風寒清磬夜林杪桔槔元滿圍拙不會參請安步僧抑單不太至治集至治

二年中秋與達兼善觴于謝月海寓館生客林彥廣者吹洞簫酌玻瓈互以銀葉蘂香因賦五絕句館在北灣清下閘橋下　露洗嫦娥阿海桑閒謝家池館紫增悵當庭嫵斂槃琴鼓卻是河聲席下來　漢家宮闕夜連雲九陌無燈露裛塵玉宇瓊樓端正月短轉烏帽太平人　紫烟如紙碧瑣黎裳裊裊香簪嘖寶貌文武火銷銀焙冷聖朝酒盡玉繩低　何處人間尺五天宮牆東北市河邊景陽更漏隨風落醉微金吾未肯眠　李謩風調數前朝偷得新聲指偏橋一種宮牆太平夜才情何似鳳凰簫劉將孫養吾集臨川學館　空庭積雨霽月色如新沐圃桂影間紫紫一方玉栖烏各要枝微風不驚木徘徊真可浴倒浸意亦足欲語四無人鳴蛩伴孤宿傅與礪詩集宿揭公館　旅舍塵都滿齋居意自幽花時情獨往樹底暮相留詩許家僮學書從生客求何因謝絢東來往客東頭揭曼碩集題江道士清虛館　遺紛拙玄覽宴坐白玉京日月朝朝夕河漢流無聲冉冉兩玉童雙吹紫鸞笙下視九子州浮以四大瀛萬劫猶一瞬逍遙樂泰清吳禮部集溪山仙館圖　平川溪輕舟蒼石擁高樹煙中連嶂斷林際飛甍露茲宇誰所營列仙實來聚我生戀溪谷忽去踏塵路生恐孤風期臨風悅延佇　寄題留山道館　幾度境舟記葛翁留山今復見新

宮神仙自定無人識樓館誰令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笙隨鶴度雲中更尋屐石依稀跡轉覺幽深興未窮公元山水幽邃有石上履跡勾曲外史張伯雨冬十一月兩山脩嗣真館成製十絕句以自見　崇真館主在齋渠通有元之吳郡張相望八百四十載我歸鶴蓋如故鄉　望見飛簷松抄花下盤陰洞石磐牙老樵迷路驚相問君个仙人道士家　風水所言唯理氣脈明此術未全疎景純辭道遊仙句信是青囊有異書縹緲洞庭連白雲綠橘黃柑能見分非日扁舟尋好事明年處士比封君　肯借山下步障錦與作天下庇寒裘三尺窓纔萬株木不怕寒霜到上頭　谷口萱萱一庵住壇上景景白石陳杖隨流水遇蒲舍席與長松分主賓　俱倚茅君為座主從稱外史作官銜道家六經稜須寫深向石頭藏一函　屋壁見書碑抉多雌虹光怪屬呈阿看到深山十日雲籠突無烟奈爾何　祗有天公堪可倚我作巢居名倚天未必高虛無事業負日讀書兼打眠　龍虎山中薛元子壇樓孫臺詩亦工應後閣山腳國耳非關千里事同風　題溪山仙館　掃地松花帶石泉冊崖第宅幾何年唯應玉女隨前月夢到方諸一握天　兩宿玄文館懷惠山　十日閒春院草積青苔厚銷止侵窓兩爭鳴決渠溜想見蝸口泉玉色動閒牕便尋雙

飛烏翻飛入烟岫　題紫芝館　芝生玄嶺隅置之讀書堂雖然照乘珠
幽谷有耿光我聞隆漢日冊君生下房小草不異者乎以表時康勝仲禮
詩集張文吉霍守道授館宗道以二子從之學禮意甚腆紫山秋澗皆有
詩以稱之且道復有文以贊之故題其後　山澗新詩正始音妙峰數語
亦良箴得人傳道資師意願子為賢父母心寸歎要知輕尺璧一經端可
勝籯金仲舒學貫天人際發藻行看桂滿林　陸子方集贈曾德玉子達卿
父子同赴錫山館　故籯無黃金子弟政欲佳芬香聞數里譬若蘭當階
念昔登高門始見玉在懷顧余盡髮盡嘆子頭角乖妙齡探學海浩傳無
津涯翁季遙相望燈雪分一齋騑騑山陽木春風幾時回婉婉北堂萱日
暮意悠哉游方非遠道心動數歸來　張翥蛻菴集雲臺真館為上清周用
章作　突兀中天積翠蓬留臺宛似鬱羅蕭清池曉浴丹如大白石春畊
玉有苗此地來龍如可築它年歸鶴底須招只應月夜游仙侶時復吹笙
下紫霄　七月一日之集慶望日次錫山宿玄文館　海月光芒灑川雲
意緒閒閒風浮地外元氣滿人間野榜歌相答漁燈去不還雷明知有雨
只在九龍山　戴石屏詩集題道旁館　道旁誰是館借我駐高軒翁媼出
迎客兒童為掃門好花羅石洞遠水沒雲根儻遂卜鄰約為農此老村憎

沏全集　題青山仙館圖　碧嶂築珠宮緣崖細路通黃猿依木客白鹿
引金童海上無方丈人間有閬風畫圖真妙術縮地似壺公　國朝張溢
兼集湖山新館寄方允叔　溪上新居次弟成湖山深處最關情半堤楊
柳猶春色六月菰蒲自雨聲陶令田園歸復計杜陵詩酒古來名羨君傳
遂幽棲趣莫為新詩大瘦生宜春志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
號鄣鄉西家昔日近丘墻芸臺四部添新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驚鸞
愁不見山中雲鶴意相忘猶張早蓋歸遂華直謂時無許子將餘千志章
綸庚子冬夜宿郡館懷白從古　高館天寒霜露濃思君深隱翠微重月
華燒樹無飛鵲雲氣蟠泥有蟄龍石鼎賦詩猶脫略銀燈看劍每從容孤
懷展轉不成寐為發城頭半夜鐘吳彝舉集過邵館　碧天涼透鵰啼霜
停策邵橋憩夕陽田舍驚看集童冠溪翁折見具壺觴侵軒草祿崢崢淨
隔岸黃花冉冉香別後不堪回首處平原烟樹接蒼茫　劉須溪集青山和
前韻憶舊時學館因復感慨同賦　綺寮怨　漫道十年前事悶懷天又
陰何須恨典了西湖更哭君宴罷瓊林閒時數聲啼鳥淒然似上陽宮女
心記斷橋急管危絃歌聲遶王尉金縷沉　看萬年枝上翁細徨落月斷
腸理絕絃琴魂夢追尋揮淚賦白頭吟當年未知行樂無日夜望妝音何

期至今綠楊外芳草庭院深　潘庭堅題南劍州妏館　南鄉子詞　生怕
倚闌干闌下溪聲闌外山惟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應是
躡飛鸞月下時時整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張轄
東澤綺語別貯之胡正臣已散秋復會于貯館圃菊正芳因留小醉　好
溪山寫阮郎歸詞　孤鴻進下夕陽寒秋清懷抱寬蘺根香滿菊金團客
中邀客看　呼渢酒共清歡五絃隨意彈西牋仍見好溪山幾年誰倚欄
需春馬先生集調張李良文會館　西江月詞　未要花枝照眼且教尊
酒扶頭人生佳處好還留放我論文會友　贏得清時無事算來白甚閑
愁百年日月水東流少壯幾時迴首　又同樂館調清平樂詞　紅爐畫
閣有酒須同樂千古獨醒終是錯休笑劉伶畢卓　小槽酒滴珍珠請君
任意豪沽試飲三盃春露出門定要人扶　大全文集許曾齋東館路中
沁園春詞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跋跡
飄零曾遭塵埃齋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
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
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
山理舊盟橋邊柳要排青眼待我歸程

瘖

洪武正韻古緩切病也又去聲　爾雅瘖瘖病也郭璞注賢人失志懷憂病
也邢昺疏釋曰小雅杕杜云四牡瘖瘖毛傳云瘖瘖罷貌又大雅板篇云
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也　顧野王玉篇作瘖公玩切　張參五經文
字瘖疲敝貌見詩小雅　司馬光類篇又古玩切　吳棫韻補瘖叶音古轉切
毛詩檀車幝幝四牡瘖瘖征夫不遠　婁機廣干祿字音管又音貫皆病也
揚桓六書統見毋瘖瘖才官聲　瘖　隸瘴或从雚聲瘴同　熊忠韻會舉要
角清音　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纂古滿
切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豎瘖

篆書 瘖 篆古文韻海　瘖 集韻杜从古集

瘖 瘴 六書統　隸書 瘖 瘴 並六書統　草書 瘖 書菜韻 鮮于樞草

斡

洪武正韻古緩切運也轉也賈誼賦斡流而遷又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
又烏括切　婁機廣干祿字斡音管　戴侗六書故斡古款切旋斗也引之則凡
旋運者皆曰斡又烏括切攫斡也說文曰蠡柄也楊雄杜林皆以為軺車
輪斡斡乃从斗輪斡非本義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類曰轉也音管在此漢
貨志斡壁鐵又斡運山海之貨皆音管在此入聲者非　郭守正紫雲韻漢
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曰主均輸之官　趙謙聲音文字通斡見冠切見母韻

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斡

篆書 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故

悺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古緩切憂也亦作悹又去聲 許慎說文悹从心官聲又古玩切 陸法言廣韻悹悹憂無告詩傳云悹悹無所依又音灌主駕官又音官丁度集韻悹悹無依也一曰憂也或書作悺郝懋六書畧悹別聲轉注悹樂府千祿字悹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見母悹聲悺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悹見完切見去聲此方音作悺痯非今詩四牡痯痯合正韻推痯病俗字聲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悺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悹 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脘

古緩切許慎說文脘胃府也从肉完聲讀若患舊云脯古卵切顧野王玉篇脘胃脘也脘同上又人除異呼也丁度集韻一曰即胃脯漢殖貨傳濁氏以胃脯連騎又戶版切肉也張有復古編聲相類脘筦管並古滿切上脘胃府也中管如筦六孔从竹官下筦竽也从竹完戴侗六書故胃之上屬於喉受水穀者曰脘本作管伯曰脂上有上中下三脘別作脂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板反正作脘脘音管肥脘楊桓六書統見母脘統聲脘隸脘或从官聲脘隸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脘 脂 並六書統

輨

古緩切許慎說文輨車轂具也从車官聲古滿切徐鍇通釋猶今鑄頭也也吉挽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轁今輨正音管楊桓六書統見母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 徐鉉篆韻

逭

古緩切揚雄方言逭也音換又管丁度集韻爾雅逃也楊桓六書統見母逭胡玩切換聲逭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逭 六書統

⿰衤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公緩切袴襱也丁度集韻博雅絝其⿰衤官謂之襱楊桓六書統見母⿰衤官从衣官聲⿰衤官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衤官 六書統

⿰虫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雨下蟲名司馬光類篇与員切楊桓六書統見母⿰虫官从虫官聲⿰虫官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虫官 六書統

浣

古緩切丁度集韻滌也史記身自浣滌劉伯莊讀楊桓六書統見母浣原聲浣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浣 六書統

⿵門完

古緩切丁度集韻所以出鍵也通作管韓道昭五音類聚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母⿵門完原聲⿵門完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骨官

古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管

鄄

古緩切字瀠博義音管縣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十一產

簡　書簡十六

宋孔平仲集書簡　與李純仁　平仲啓介還不知遂作書託倅遣遞不審領否適又承問丁寧豈勝感愧感愧歸鄉囿佳適值秋暑人事紛紛無少頃之暇乃思嶺外閑居清味真薄相爾如去代非遠慎勿為指射之行挍身遠方休戚繫之官縣吏猾多諸不公欲與之挍業已遠來生受凌辱有所不堪士氣摧折近乎為甚公切且還部注一官也為通此誤津汗作北汝南浮溪姑置勿道旦夕參陪尚冀保育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

又　平仲啓數數馳問兵至虔州不知公尚在大庾也不審今猶領事否伏惟動止安佳眷集同寧平仲家忠罷歸六月下旬發河中至鄜縣下武不可救一向自着搖蹙不得將息至京得厥逆之疾危殆今幸安矣緣此世味彌薄亦不計挍法合在外指射差遣登舟已久旦夕東下欲徑還清江治茅舍又畏江險并百裡得陳留酒稅不聞闕此行過可住即住也壽安以下無恙遞中忽承來教勿勿裁復亦只發虔遞諸令嗣必在鄉應舉也秋涼萬萬保重不宣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教授

與李先之　平仲啓久欲趺承舟御抵岸以有親客未即遑諸純仁在北公行何遲未早且同一飯切望少駐也思思馳誠不宣平仲再拜先之教授

上安撫　呈恐頓首啓某無似之迹偹數部中日思趨伏門着邊牽約束而職事之拘勢無由得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以輔相之材而鎮之一隅即當大用以慰輿論冬序寒苦仰祈上為邦社精調寢興下情西鄉悵悵之至不宣楊文公集手簡

上二相　某叛有血誠上干台聽某頃於許州陽翟縣買得少薄田并有一小宅子自來舍弟倚一房在彼居止前月中老親往彼看覷忽於今日得家信知老母風疾發動不安至甚已具狀奏聞暫乞假往彼看省醫療纔候痊損扶迎歸闕就養恭居近列今俟報晉緣某方寸已亂頃刻難安已一面徑馬連夜往彼伏望持垂台念曲賜敦揚察以危誠寬其譴責情意隕迫不避煩黷伏望深垂憫恻

程伊川集手簡　答富公　昨日安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其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為某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弟深戰慄

答呂進伯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書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儒比早暵頻煩使者措置咸賜何涯儒者逢時主靈之幸勉於休功乃所願望某備員於此凡庶自竭未見其績然望揚書望諭又之與時安遂從至恕主幸可除門牆並把抑表并欲追者非面不盡惟十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國所施設皆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某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為如何

答公知過之辱數有少見上煩聽共亦久遭賀費無任懷言逃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脽既為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主安道傳逆為望象以配食位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為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狀之河流悖切先聖則導誅祠廟矣勿請勿議必是沮矣毋慮後患與害不能相及亦可作也願公力疑

上文路公求龍門菴地　某竊見聖善上方寺北從東至聚星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背幽居於其上為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翔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其雖不才亦能為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蘇東坡集書簡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惆悵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矣豈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為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當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閣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未以為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為以自表於世耶欽佩未脫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壁欬殆不可堪強作杯減裂死罪

與陳輔之　某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然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

少驂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與溫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作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紛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侯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爲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稀然盜賊衆多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消耗不審近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波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審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　晁君寄騷細者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爲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風土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途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譬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步游適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爲之流涕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後爲一言自山有渠道路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爲貺禮意兼重捧當悚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劇郡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發㦖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遂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令使乃告可至盃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遣忌

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復常錄吾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皆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济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爲賜筆老而意深無靳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錯誤可笑然信筆一一頃狀錄概以表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則欲更令人刊邪當俟稍暇盡取舊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屬呈又多無暇閑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其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詳自古之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問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潤當作句所示集古文留于由處有書令檢送也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風昔之好不替有加無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致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尤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復常作正字伯仲亦將之操處除盍屬時流孰知之者因是占之知公謙少伸耶傳道直又寬庠者來由面談惟冀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速欲發此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晁仲當出羽示當觀之令已過岑矣此外只有歸田爲急承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想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題之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龍諭適會深荷矣皆且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乎道士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爲勤身濟物之事嘗與其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丁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

二十里間用簽筰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十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栰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覩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為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故以此獻吏苦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緣埿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其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再啓示諭津遣孤孀救藥病癘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北等各仕宦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想蒙顧盼也　又　某又有少懇兒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覓一舟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差人賫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忖公舊眷必能興哀憐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滿潤水甚善每子上

須鐵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遠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頗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瘦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蔥豉三物濃煑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為致三石得為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　某啓到雷州見張君俞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諭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已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通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藉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墮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栰下水歷容滕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栥可栥未會聞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据撫令

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歲等亦謂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望必不經懷也某鬚鬢盡白然體力元不減當歲不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耶以杭州為住矣已有言于縣奉祠我不如樂然之民不肖亦云然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死歸田可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illegible]此上兵閑露電宜退把玩非其職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雅誨忽已數月伏惟歲福想　台候勝常遐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為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未耳除寒伏冀為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不宣　與李廷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追以酬高數日及惠日專集殊無少暇治行匆遽不及詣謝[illegible]　與黃敦言　某[illegible]訪感慰無量晚來起居佳勝承示及啓行以冬疾畏寒不果往見惟深矣衝涉雨雪萬萬保嗇謹令兒子候謁不宣　又　少事干煩一書送惠州李念四秀才者為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又代其師且為再三致意其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廣疾不敢造請負愧已深諸者啓行又不往別悚怍之至啓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賜以璁瑾藏之巾笥求以

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必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華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法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為慰未由款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為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不得三紙付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其再答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遭閔國故哀號追慕追念未已惟公忠孝躰國必思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再啓承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即報至今不疑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係為戶導洛排梁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宇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之救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將有差除

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傑、得連茹，即患晚三十年歸銅
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宜其稍首。又 聞張郎已授得發，句春中起上安
道必與之俱來。其若得旨，當與之同舟于動窮困之中。一段樂事，古人罕
有也。不知遂此意否。泰大虛言公有意拆卻道途室主廝，不謂宜見留之。
想來必嘗聊且言之，宜平見公。公當館於此。公雖曳老杖欲其軒豁，早意
又欲其密窺深谷也。如何不還四齊可能之萬一乎？可反為遠也，幸深思
之不罪。又 某再啓：前者患虐若甚，醉中殊謝不及，悚懼之極。本州見
闕，不敢久住，遠候人到便行，會合邈未有期，不免與閩人弟召命，益虛傳
爾。若衡恩禮既渥，實望入覲，不易不易。其實有獨無能者。云見童溺君實走
乎知司馬詩，此將安歸？遠物不我，於今日願詳繼矣。見報中書言三次右
揆，當世見在者必知之。京東有旨移去示諭。又 你為益來，紅系子不知
曾令作否？若得之，想以此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又 千永
累于已家作惠，又為別送來紅花，為寄少妙，意兩宜何以當先謀個繞，感
愧無量。舊者昨寄在常州，今于由帶入京，僕到，不日便詩上也。又 緩
黑三百枚，黑金甚于一副，天聚前一錢，聊為土物，不肯為之購於子思，留已
中不及別啓。又 某晚生，奠不韶與右丈，今與立守以身借為頭，公自

命，卻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
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聞甚要知。又 屢枉專使，感
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尤素默，能薄
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量苦。辱公
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曉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
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吳
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
為已自重。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閱邊得悅，觀幸甚幸甚。且暫借
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猶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絕，月十日後
當於徐守處借人齎內，令專愛護也。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
一二年間，欲了卻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卻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
今之誤，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
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
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眾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
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江路
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

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
書不能盡區區。又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舍事，其間見不廣，何足以質
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為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
意謂中途必一見，待相參扣，竟不果。此意甚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為
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著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猶其方食不可強
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為旦暮，以仕不仕為寒
暑，此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為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家下闕新
以奉廣而已，不罪。又 少懇，千聞不罪，甚好甥具野飲，欲問公求紅米
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為左右費，然遂成輯草之樂，為不淺也。有便望
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尚卧，更紛紛也。措
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玩，驗亦足以遣懷也。留此數一年，與之
稍熟，恐要知。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為君倚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
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
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
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公行此，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
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

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
南都當再三削也。承郡事頗煩，齋整想亦期月之勞，尒微疾雖無甚患，然
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辜吾黨之望，而快群小
之志也。情切言盡，想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精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
谷水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矣。卓威留意，悚怍之
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臨，幸示諭。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
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朝覲，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
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甚慰甚慰。比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待略示
諭。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涕
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
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
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不可慮者，恐
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攪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為時
自重。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
興親情若果尒，當來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我到吳興，則恐難為，不欲盡決

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中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版，如所教也。又
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揖庇，如察其可以
翦拂，又幸也。與朱康叔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
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
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擢。人還
上謝。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
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
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又　某再拜：近
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勝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
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
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
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已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
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疏上
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
出甕，極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
保練，行膺峻陟。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秦安，時
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相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
求親者欲知達次達次。又　鄂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
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疏上問，不審近日
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友於樂無極。展卷但積思
念。乍冷，萬萬以時自重。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
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保。數
文。他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
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
文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
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又　示諭
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
續納上。墨竹如可尋，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寀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勸，益增感愧。數日
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暖，惟冀
以時撫攝，稍健當別上問次。又　閑居久思未復往者，更乞詳閑之所
向及側近故事迹為去。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留

婷調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
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
楷一本寄上，卻求為書拋擲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倦不及別
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
幸檢至。又　令子必在左右，許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
大水，城內大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
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已百五
名頁撲素與其兄潘丙解元至懇，求有文行，原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
庇。暑月早得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恕名世，能哀
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遊之作，各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
人，謹收藏以鎮蓋笥，然尋常不換，以亂道塵黷，想公亦隨手得與人耳。呵
呵。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隆簡感服。併深此日尊體佳勝，
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
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今已復常
矣。子由尚未出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與可船旦夕到
此，為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它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
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幸示諭。又　生醞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
暑中不易調停，極奇絕。聞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承家公恭念遠致珍物，
勞人皇費，豈不自所安耶。所問淩翠王合盃位置云已檢還，可足此留
耳。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論，極須留念。又某嘗亦知訣，可以當此，來日另收
省遺。天覺亦不專書，此書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疏數為厚薄也。又
酒法是用蒸豆為麴者耶，亦曾試否。曾錄去一，如前生錄示，亦幸。
豐家要與酒醋麴等一一[illegible]，想不可當不得，即特叢謝，想仁明亦
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未煩留念。食鴈已納，武昌吳剋處
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聞別奉狀次。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
馮君有一學脈來妙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來否，果得，不知
能見傳否。想於不吝不惜也。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黑一事，頗與公
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尓，深可罪，然
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在意，甚幸甚幸。又　某憲今
日恐到，此知之。杜某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
會堂兄無為澤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錄對，見其出入，竊語人曰：
此少年狀類而夫。訊之，乃其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訪先人之墓，至中，故

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
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某哭而往，果有
老年父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某官至二部尚書致仕。此出康李
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
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
武昌知閣公在否，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與出郭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
寒澁，尤宜慎護。 又 韋賢夫求跋望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
濟鼎様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
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為得娃(?)箋碑附上。令子推官寺下
計安勝，何特赴任，春(?)啓，拜書也。 與胡深夫 某啟，自別下車，日欲作書，
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承(?)緣聽春，伏望
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深雨颶風之患，而
秀之官吏獨以身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
以為酬(?)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
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
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托迹治下，

竊為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卿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療霖(?)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為，徐可喜。舡斬(?)新，料照措知之不一。 又 某以
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
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兹
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悵惘。海雉
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
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
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費錢來，去又以病臥，眾多死亡，以此求還，亦
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已知之，境少見施措。不
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
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塗中為吾大字到
某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持往不妨，知已去一人齎付祖堂者。
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借般行李人兵，還不在言也。但節級來二
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逃竄去，[illegible]
[illegible]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擬牒官，云得明公書令某處
選，多難異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人為帶去，此二十餘

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慚怍不可言。得二座(?)不
夫所事不貽(?)念，隨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 某年六
十五矣，體力毛(?)頗正，與年相稱，或得便與公相見，亦未可知也。前者皆夢，
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
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
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須鬢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讀亦正如此，各宜閑
嗇(?)慮，觀(?)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誨，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
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
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遽舍去，深以為
恨。就除筆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屑(?)
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皆(?)數萬萬以將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
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
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
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
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孫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
鼎(?)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肖人主豈復有佳味乎？叔靜

相交，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亦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達過得達
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家忠(?)領真詞，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
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遂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即往淮
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來燈(?)相對，非夢而何？書已使與
餘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答非，持衰病
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患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
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穎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
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舟相送數十里，大浪
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安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
云耳。 與馮祖仁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遄邁，哀痛理極。
未嘗獲陝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寶(實)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
審孝履粗持，廓然逾遠，追慟何及。伏冀俯從禮適，嘆(?)寬中，強食謹奉慰疏。
又 蒙示長牋，榮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且(?)答
答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日進更二十
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盡之，人為大狀，不罪，去法頤(?)
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迹，書慰難名，容散，已夜不能造門，歸來又聞已去

松蚍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怵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饋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雨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吉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吉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游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約眾舟中皆伏暑自憫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荷憂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爲報此事乞痛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罷掃以爲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廣撥寬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驚起誰呼覺歌枕未前又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啓暴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懶廢已故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葉室極爲艱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偏嘗感愧不已匆匆奉謝 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殊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迎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稚紛紛衆口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濟未解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聞還邑老稚歡聚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盡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撫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至某得罪幾三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恩灰心槁形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蓋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它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香茗丹砂爲藥敢領之矣兩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緩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爲朝廷熟講之此外惟爲萬自重 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卻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擇正土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少

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觀餘人勿見也 與梅夫 某啓辱蒼教感佩兄之約敢不欽若更公劄貴之謂至一於此理須不爭使人當攜被往也 與[illegible] 某啓一別忽忽十五年時喜君之新有見於吾道之慶此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到惠侵尋無術不能無故澗也過惠來平心極矣行復見之矣新著想多無緣借觀爲耿耿耳[illegible]植性所自[illegible]固李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起居佳勝知入路未不當更煩屈駕可且復處耳有事以書來論可也其餘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寺中靜坐息慮爲別感意更蒙之[illegible]不淺 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萬福之至喜詩如宣以[illegible]文字[illegible] 望來日方往不宣也[illegible]不宣 又 某啓[illegible]寡[illegible]之以道義相期蒼顏無窮既承厚意感不可言耳不審起居休否某以決陳揚膺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過晉不免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與家人狀甚安好亦習其所當然往見王定國云甚安道書云曾下臨[illegible]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閒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示且審起居佳勝爲慰知爲高句未與理者皆坎先華矣幸甚幸甚寄句奇偉試當攜歸讎作見思不宣 又 某啓違遠

二年驕仰爲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覲罷當往違門併導區區

又 某啓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惜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由詣見但有欽仰忽忽上啓

與無晦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弃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且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鄉舉承示喻進取之意甚倦蘇時英才何遽如此且勉之决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李公擇 某啓兩日連見忽忽竟何言喧和起居何如吳仲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爲諱欲一見面道此爲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白是宗人梳非州恭不一

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作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琴囊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睹承慰幸之極此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又 昨日辱臨顧論著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愓振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璣須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壇矣應當一笑羊麪酒[illegible]惠禮意兼厚敢以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早體尚未清快，至阻談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就，詳政須少留，固求爭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無緣重詣，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來訪，及不避往別，爲況深矣。孫患米膳增減，作也。河源縣已須衰來，可虔矣。

又 眉山有巢谷者，字元脩，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頗公恐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令付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猶月，思仰深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聞借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長望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怍無量。字畫研緊，及問來使，云喜貌比初下車時皆益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

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拙少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並指許顏旁觀之誚，奈何奈何。諫官之責，有司逃夫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從容論諸難之近効。而歲計有餘矣，可弃之。然坐近照，旗目數息，留此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 某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我如一日也。孤忠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蕃翰之寄。違闊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遷落寡與，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已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卿子良宣德赴路，慎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啓，冗迫不宣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爲詞頭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哄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香者，一由近

作栖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前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 某啓。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卧病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荈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悚息。某頓首。 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尊耆且喜起居佳勝，堂上雙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七日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見蒐車子道下，恐有一書至兄于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托何崇道附達爲幸。 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羅嚴秘校 某啓。專人至，蒙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寄局海徼，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

及物。中無所愧，即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淹留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嗚何二士而窠，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靦縷，有磁盞子一籃附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尚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藥治病，爲致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粗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大侯兄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爲慰。寄物並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兩軒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嗇。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暇累聞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笋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聞暇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聞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也。旦夕遣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或

留意惠貺。感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兩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想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推意無窮。未即面謝爲愧耳。人還匆匆。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問。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違。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已爲民。誰如君者。顧盖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蒸蓑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揚梅。感佩之至。聞山茶花欲出[illegible]。夢得詩去。庶致此貺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肯麾句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皆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下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更冀長愛。謹頌布聞。甚慰所望。秧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增磨以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徼疾已平。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劇。攝衛爲難。惟加意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匆匆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茘子。極佳。郡中絶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子薑。皆郡中所[illegible]之。感怍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痒疾攢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憮然也。某再拜。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絶。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節後漸涼。起居佳否。疊煩顧省。感怍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又　某啓。前日人回。栽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

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懷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略相似。至於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早晚令渠獲一定。亦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賤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牘。某州人寓啓狀。上聞乎書乙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問。伏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極。某到此數卧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重。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風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絶。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與李方叔　又不奉書問爲愧。遠中[illegible]辱手書。勞苑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眷眷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十倍尋常年。雨晝夜不止。公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往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俑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楊不知所在。豈南楊白水楊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聞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閲[illegible]四方人。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舉不免。[illegible]苟少狥又安所獲罪。斬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吾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於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朗議處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患兩足攣。[illegible]廢于行。渥嘗以以錢[illegible]物遺之。已期年不見[illegible]起仕數年而還復

就養居則乙兄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徑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為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程公密　送中書兒令子侍開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攬秉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孫旅獲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達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艱羈託庇以濟分既丹剗拯其痍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此辱書示未暇脩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絕句發一笑　又　窮途栖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盬其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再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其已度嶺已脫閩鵬之憂行有見期之喜但遠德惆悵未忘來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藹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

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友人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修致不謂過予胃大熱間關榛莽曲腸臨顧一見洒然遂若平生之歡與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晚何以為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隙迹共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珎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晚過金陵當得款奉文同丹淵集蘇軾小簡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兄已浙郡不如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得與兄聯袂衛行一段異事也中前吳揄之詞極為工妙亦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令少儁雅若亦可以髣髴墨竹即未款云尔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兒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卜凉萬萬珎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來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為便安耳今日泝汴赴任與舍弟同行閒與可聚之誠姻極為喜幸從表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迫奉書殊不謹悉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帚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於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塤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勝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水後弥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游老詩甚精奇稍閒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珎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兄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懌惟十一郎偶失甚為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到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道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為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近過中辱書求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為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

今世未者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亦方弟懶望日退卑為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海外既久雖與時闊疏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衆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司馬光　某再啓持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樂韵游處之狀為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某再拜　答趙抃　某別啓向以無音塵聞承未鄙消遏有稱言副之甚頃為之讀復數四益用感愧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嘆服而已何自珎異下懷嚮詠不宣某祇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簡　書簡十七

宋李端叔姑溪集書簡　上時宰　初肴伏准鈞履萬福。此者無前之實
鼎然傑出類卓之才。因事尤振。玉音列碑。煇映相藏。雖參以他務而亦舉
之。然超軼絶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為稱。辱在題品。遂因諦味
以復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賓客之後。僭深依向不寫
又　其自徽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班於管窺。文豹然。親承謦欬
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顧者。定能終有兹幸己。吝門庭愈不可及。諸有
志者投閒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筆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掄
之及拱把。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各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拄持表目揆
則非其華類。如得一鷄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増恧。　又　某衰悴。且
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以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乏。是亦違物者
所以付之。要之竊嘉末軌。其目寓手膺。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
制復參之。真見負於幸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瞑矣。尚貸羊牘之賜。時

輙興起願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之。　與祝提舉　無恙昨日庶幾展禧。不
圖組錯。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被問。所以慰藉甚欵。感愧無
諭。行李稍遲。不獲瞻望。僭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草。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悟。尤慰拔寫。日高尚寒。共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旆經
行。首賜臨問。累日遂獲周旋燕狙。所以存拊欵盡。鄙陋何以為據。非氣類
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僭深繾綣。道到津亭。已失浮騶。度其勢不得中
輟。行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舊雖欵詠不
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契屈使指。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輙拔縫
綣。於是須節尚意。猶在省錄。跡嚮願致之勤。滋恨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遠
光輸墨敦諭欵悉。如接盛遊。秋冷感激而已。他佇績貢不次。　又　拜別
忽忽踰時。系詠雖勝。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
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還光。輸墨妥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
省乍冷。起居佳勝。百聽須欵。席可究不勝參參。謹旦恭聞。　又　日者大
旆經由。亟走行府。切永會食州中。已而間以糠北出。更不獲一奉教督獻
為都候跋詠不少間。庚伏過日不啻暑。體動止何似。瞻望榮戟。有必可見
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欵。蓋論不

謂行李甚遲。但剩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
爾就安。然汗而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僂僂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
系於此。亦必有以見亮。久開府事。要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
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則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
便道系近。僭深嚮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
悴。涉春但夏。茫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瘖癖被
體。已而寒疾為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雖所不有自來胃叙復便欲逆
邏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輙不自外門下之昔濱二十
年雅辱知怜。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出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只東河翅
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伎臺。暫借一覓舟。只至上陽。廣往還無四十日。自
不妨別差使。為一不在所經。然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克望賜
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二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然載不盡。
丈唐舟手深踈漏。止可載輜重並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詳
筆下不能見。但日即衆家如在爐炭上。果蒙曲應。俗非平日可比。伏惟恩
仁。僻某真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係澣海

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如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李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
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游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
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
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通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
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安擬貨遣。當已
塵覽。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絶。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
伏惟政成民樂。顧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楊子渡。行
路無不嗟咨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
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末路間闊。猶得於公。為
多。不謂一別便不第寸牋。引乎日係恭儀。安諸草莽。那抑將有待於我
而然也。近見于曹曹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豐盈。挹之不斷。企仰何及。
漣漪古郡。拒吞松楸。繞一水。風氣漸清。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筆父老
中歎歷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
直属或俗不容遠其以致其永除咄惠無之醒下頗敦秋楓重九劇作詩。
見合挹其秋當紙想只是念去六上具封去二首紙欲更成二數篇亦如此

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擕往也　與小米元暉納
紙爲請別是一段因緣恐兩影一齋輒煩遇庭爲了之仍早得之幸甚。派
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
餘常有願覩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奉卜承侍之期臨書
黯然敢冀委時自衞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爲幸爲幸照　又　自承召
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遂須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浣
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前惟從者無恙承
今日殿對遂即舖座開券之際想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出局偶踐一言係
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在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
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來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起召之次都
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未區區謹俟侍坐　又　孤苦侍盡。
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便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北詠逝至忽持手
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還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緩此日復不審履妮
何似恭惟庭閑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恪所抅捐滞雄奮古者
治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沈敏之材多復於蹤荒夔將蔑大以抒顆求

又　今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騶衛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
募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歎無以會此還改遂失依韻下情
瞻戀何似可言。捐文非假不敢輒詣墻屏謹奉手啓　與劉廷仲　前日
還問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遣方見中間所惠爾辱失爲吝悚
仄悚仄秋暑欣審侍奉萬福爲以病足免借馬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
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
節下。佇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米一道。而里舍
所寓適休庇庥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
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衰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蒙江上忽二十
年嚋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該洽表儀多中故省戶決臺繼膺寵數而勢
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罔不少懈也此多在積山失於承候今已在
混人後矣亦鄙分所應介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
言。庶幾侍坐披悉　又　退縮閭巷冥依德庇眷言嚋昔蒙被有加拳拳
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妄寄圍棗而
隨地振米下受其賜上收其功日篚褒顯遂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
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墻可量傾遡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修

叙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舁寄殞無地衰晚无几侍盡而已比聞
暫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
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事身親之用是蹭蹬向風何已欽
都可擇之勝固多矣時抑揚不妨自適順御而起見紀韻因以付之新塋
足爲一方無窮之美觀也亦爲真舊定與禁爲臨筆倍增跂頌　又　某
水縣丞李宥者知文都尉家賢子弟也知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
之其風流所墜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現又能志心政事所可稱美
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將
達俯踐所請不勝企祝方此關洒不當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所以
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妄貲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
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謂也不淺之後久並加已以歧詩不獲奉記
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謂而後諒不佞微瑄不審久日尊履何如旦稱數
月間復依門仍往昇不知所計殆無以自名其以尚蓋未遑召問措及術
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蝸陋以涉夏大病甫狀即入境山前早
後而以物理持有以見剌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聞來按部經由。
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衰頑然嘗求此於古今

而荼爲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特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勝存之
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又　逼坐節方自墳山歸
恭聞大旆經過襯信宿矣此參近重以爲撫已而緣所墜教存樹瑜辱中
釋增愧退換器無可采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莊幸向風惆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貺朋埒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妄意之寵如華歆
席可勝欽歎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
不敢別具公狀爲謝深持異眷　與知州太守胥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
專人通問上謝當說鈴下旨積遂有春思諸持抑揚想多勝趣系詠推恭
尤劇縫襟適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賓一月受民恤物之誉
日有欽向以華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勝誼纖纖於文字語言間竊
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續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
猶周擊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以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效不
識果有以見亮已否將定又行欲中款間適有少故輒不暇及其家人回
具言佳客憑凌連日醉笑竟使精陰郡微萬端紛數以成同樂之勝獨不
得展轉未親但深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舊疆前往侯指頭府先
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或耿耿　得元礼書令人趣開行者

之便謂得從容明與展盡系各往見不遇辱頤相夫晚即僅能一接語而
遂驚豫秋殆若有以主之于今不自己也既而還圖佟記述此不滿悵其
不與於是疾病乘之戴天踏躓滿養可懷吳江冰雪可鑒大關與此衡宜
以關絕諸羌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只尺紙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館所
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睟可指因頗幸從容御借填委數日所往
還以聞舟車徵道之際又未我與可勝半落其時拱足治下私謀可以史
僕承教初則道有所奉暇既而脈食差異稍謝通謁迄去僕一識而追訟
每自邑邑比捨某又復草草掾抉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即何堪定
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充足相載以歸邪收之桑榆款眛欣聎　又　某再
啓相巨繞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中叙雖不能旦暮於足資藉他日
之好目前紛擾殆人請所不堪加之衰病嬰仍嘗若可以相之是宜取跌
夏造已見頗爲款粃鈴墨累福其幾加叁勤想從之於境不知還江當兵
而景佩相光則君子之寵不貲之跡可保其常在也更一月可以遂請乃
所領言贈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然賤所湖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
存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明遺執紬繹反復悲不能已某時方卿
棠班以稚素之故亦嘗見及其退又嘗垂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
辭矣於是君子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望命然卜淍起思思奉竟更望少
寬庶能肇謀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聵似
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
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驅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數相失也跂向跂
向　與龔平國　一水未望無異鄰牆扶懷之憾寔託舊物固當來問就
展與接武文驰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渠得
無所貿相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覬雅眷有以亮之主於矛相傳翹謂
贈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警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對也秋日曠異
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老日不異平時始兀兀取給目前以侍盡其尚
冀揞頡或可支某遂有周旋扶寫之幸未閒嘗加保嗇尚可以寫之形容
者無借提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奉乘諭乃知今夏方到定持
可覺濡滯然非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爲感況可量纔綣
依田爲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憮之託二年沈泆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
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爲某德門隨遇爲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況少
而畏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持於我革加甚也古人來始以此
自放帶經而鋤尚安知以後輒易玫須吟哦妙悟卯半角而爲之節低回

猶休則寫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恭焉盍刊下舊物也臨筆不學
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緘懷曾未披寫始焉目前
所羞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系念哉葛大川東歸曾見指詳細繹賜書所
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欽慕半期於歲晚者於是彌厚重默慕焉何以仰
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木攝亘東南依山占高獨有出見獨吾邪僭焉
一大湖始則徵芒杳杳今更不知所涯際前所謂齒夭者其在是乎從容
境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濕氣憑凌搬搬僅存視息使不失
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歐詠自適遇從不乏頻復及此搶攘否豁倀
可期日念歸整蓋周旋勝踐寔出素計要須遷家乃克自決大川忽相顧
山中粗得相溫回期甚迫而方病悴加之𥳇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
所不到處與夫鋪叙夫次崇興之概亦惟大川上能詳盡也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徐思其詳可知目前去距天台亦二十餘里意
念固不捨以是游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嘗
泉早晚歲行平日恨不得周覽其勝其時對主人未陪久別況一悵往覽
將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睍陽不果紙閒邑人欽慕頗多自有
無趣致之理耶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却掃殊無一事一出境
便是吾樂國如獨力家務遠睨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此耳　木嘗
一通書來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固謂苟且爲患寔大不思不起
定註之遇然其次之桑榆非爲向我者乎爲好爵左右是裏之否耶　又
前日自積山歸不審駛足達去急於其間無害某書想達久目前無可
專委避遁徵託己而甚恐或況得得報雖幸送達而反視合碎不謹肅爲
有罪也彥質況味來覊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勾安矣只其歲不可不
送得其術似都不與平五者羣戲送致任之並割去記其所以爲名家之到
此苦吾遠之延之不輟且示而日黃照益清秀大平川者乃是其入大川
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効否盍脈光彥豈不能於鄉集倚往念可以轉借
及來甚幸甚　又　只亦不謂暫間快慰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
理曩欲渡江一見諸侍舊今尚未果非徒無餘亦自無光矣教送臨伏審
適來起居佳勝避追三四處皆書而來今云可以待命作爲報殊悵減
製績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數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
自應起然艳詣不作則已之便速酬報未及少傾然日不忙續托次來聞
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富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耶大川近
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然中焉程但質不醒奈何未脫之示之矣必自有

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
肆起草竊攜家流納命今且歸容有所處于學集略備并世說枕上遮眼
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撿討即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瓏得望刺乃
承歸舟甚速知不計遠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旱時系
堂圖勢得見非念所及而正爲捨讓曾不得展意來繾綣其懷距可召邦
尊叔母證候如何胡醫固書亡州下然不聞以一言而坐待異君可喜今
有書可一往迎忽取道亦不遠匆匆修叙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
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嘗於門下不睞不圖頃爾阻絕自難洲
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推者其諸眷愛主理如何府發位出同居于弟
各以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處如其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
許令嫡事必待郎位凡此尤當知分也跋涉出入多在外之裁羽翮才
有聞即就見次　又　某皇恐長作姑奉叙今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塹況
之桃過煩知諸尤不望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警策老已無味且
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能定居每懷契闊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衍湯
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什永是遠近脈紀既作大字便
可說潤木淵千客錢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如此究駛

貴伎北精蜀易而便主忌主忌　又　稱兩知注營綠不暇殆若魚在
鉤簽峻亦浣於萬一者何以他誌然今若了少忘也思後遣問承舟
入便道物遠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如其據而須作體願何似道絕安
俱一面謹先此問遂他佇款嬉　又　大上見不唯得承羅致又得於目
也司得於拾式紹述小精爲史鋼夕誤貴於是甚惜不得接足後塵也
此事衆人方讓之此豪傑豈易持在野彼方本諸郡願考不倫德門自應
如是諸境想不繼紛紜不爲水所文否腹覺矣既儻料不易處亦游已
育其餘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可久計暫且遂從公向公句自此相望
差遲使由是否嘗捫異精以可翻還暮冬鄉後也仰若酬倡竟成一編亦
非偶爾之　又　一見濃然係難自鬼業已是表而益壹然成置未不准
乞先不爲蓋欲親行削以可之快[illegible]一[illegible]信箋殆不知所爲堂
濟叔受大字備來故說情是以目暇以一也無羅事加之老日
文雖矣自是對此欲精奇作書亦是[illegible]重後時定息促俟[illegible]乞
性論　又　俟今幹敘亦當上景而難通[illegible]不具[illegible]不是佳[illegible]与光
傳遣者親人之私受須不少間斷而無[illegible]
也亦所欲慕本堤略北念不謂學之而是大之是[illegible]可以自積副[illegible]

又復數日乃就渡比到後次遂病幸免作疹今遂命到夏特爲時耳與展
歸墳墓遲迴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時事責又趨役次次歸閱此月方克
瞻敘中致已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頓見亮否　又　共合幣一事偕易冀
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閣中也欲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上醫固得適
亦來太平就治不動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也不
難於暫屈醫所以廣澤德而冀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解幸甚幸甚
與龔彥質　比聞捨舟非特有尉贍謀周旋誨告寔有得於桑榆不謂舍
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又復出見不能叙爲此慊何以自控前
日以先觀諱日前期命舟即墳攏針借經宿而後歸意謂叙得少伸都素
到家則閭已歸繾綣弗頻殆不知所戴荷不審又要頻捺察否日來體況
復何似目前粗理塗圖面叙堪捲之深茲是其略　又　聞中差勝否胡
豐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
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份早時黃元明邀致取此逆甚徑爲人極
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一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禁天
和　長至伏惟多事福慶往來思月皆不果通問思忽易久別來之思不
禁已也鮮后公倩得所寄書裳示錄感佩無已貴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

之因勞知還深根已晚也。蚤晚少休遂歸前圖展近次。　又　晚來體況
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殊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
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況的慤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已其儀物之不至。
又辱畫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耶。方圖具謝尊介被問。
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佳勝。父
不獲欵近企仰爲勞頻爲猥冗攖拂父殊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
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持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先主表
發敘勉爲其似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諭不腆朝夕再當贄出十月末歸。
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雨凉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
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擬遣甚欲稍從容。竟爾相妨。良自愧歎。醉刻荷
珍示。俟見忠道問于細然衷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斷負今。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而不止而終未治是不審氣
體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言舍甚好高之無知新居完繫出擇
枉懷朝夕見詩次　又　六者伏惟起居住遂遲應未似未頓後數日方
知即到舞塞攖俠已落晚須峯迫不果一見甚眷眷也比來聲問頻殊
以爲懷三二日楚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

劉廷仲　雨甚爲悶何似異地得相群居同而有之事而通此相訪極
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尋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妾十萬不外　與榮天和
前日忽遽間遂不得一就別耆中奔馳老倦殊不知其況然頗有山水登
覽之勝隨地搏酒之適極奉思也昨晚還家肯自筆首及動靜伏承日來
體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酬書委曲人
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欵欵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間便當致報幸
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揄擴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嘗通問
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佳
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忽忽幾不欲捨之而去宜
塵氛之遊天所賦邪無由屈致傍語值深清浩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
既來頓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落風冷歲物崢嶸又
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公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忽高
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人非所及嘅歎欽永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
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惟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
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
還公本欲作渠書爲此事又恐之來羈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

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知處睽不肖歸見及專奉託幸掛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判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
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
旦夕投隙尚幸應命洧晚至愧介還方起枕草草潦畏不一　又　霜寒
伏惟佳勝累辱垂顧辜迫未果修謝愧詠不展蒙手示具領辱意跡文極
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苟不屑行當展轉諭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
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弁
疏軸夫契勘作字輒大吏兩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
得暇祇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況佳
適示論愧感初亦未知也少年嘗此重任能盡瘁體國則規冀與榮爲時
昔固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畧相領幸甚　與劉廷仲　某啓大
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鈞魚貴江南吳爲一日語天病齒
大痛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
無已頃昌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短使未竟果了可來作同官否孔
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聞弁即馳還正本或不在知所法者尤侄不敢
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

爰周旋領悉見不能遂東歸安欵禪林已而往依王貴人未且復其成又
一往還獨遊君二念之嘗不自堪然再不知莫逆嘗無一山間真風望久今
人矣想從佳勉信深歎欲比得寅洛人哀輓殆支持不作佳伏況兄可久
事發阻夾不聞舟御已到老社王董保從懷得可量郁陋氣芳久寓字未
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數候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
日方欲繼之特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刻昨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
再奉見次　又　比幸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宜勝慕仰霜晴爲況如何
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可接復造相畫　又　氣候
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吳之壑迫冶不容二頭切不請主人之時公參
參可勝道哉蒙手示且須剗多三二日當前治十歸且幸至德　又　千
來欲詣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公陳郡懷豈勝參夏
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的食固佩勤學費一十七次成行尚有不
得已人事勢須略適數身不得遂失銘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奉永悟
燈下草草至懷　又　早來客在門赴又差晚索書雖生對來使極感衰
衙員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楮同已過罪二正鑑製極精但未
知包裁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未寫得路告校去介少閑便歸納次第

公不敢辜易上啓望侍次申款　又　風漢承爲況甚佳極慰瞻企蒙問
愧荷使欲祗遣而客來不已殆未能暇身畏暮暮也焉復自早出矣少須
斃遣所來代步到左右如何承累聽師益煩曲紋甚欲相見能少留見侍
否　與劉君東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韻常在胸臆間
兩附遞上記一次捧教筆自到京一向蔵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
等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思一一爲詳盡正初遞今日幸迎
謁不謂遽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忽披翰墨恍若夢寐
相接其爲慰浣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拾冊即安尊履佳豫區區所禱兩日
來方作字成起孫具報繞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家
兩濕蒸熱徑就睡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事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私
因循不遂蒙手筆致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
悚一二日圖奉款倍欽跂欽跂　與趙仲孫兄弟　某啓蒸濕意況從而
不匡瞻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況復何似君求又有書附問今以小紙
奉呈如聞朝夕遇巨載家庶幾獲遂款倍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
聞動靜馳仰無喻晴色漸聚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對懇欽佩羅暮而辭棄
嘶然尤畏不可及也拔聞修紋別下入夜亦紋草草皇恐　又　久不奠

馳。方劇傾仰夢寐屢拔。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浼左右。忽叨翰墨狀論稠疊。可勝欣感。兼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吏宜遲當持翛無忘前日之灼艾用醫也。不罪僭言。匡匡本圖此月一到京。雨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猶履不無勞落。頗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狙語。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雨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匡匡累荷垂憐。既不得且莫覯近。爲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泝檄到京。首圖展慶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又　聞邑山和尚背于陸一枚。借易上獻。仲強絕韻貴任。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托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阻。端爲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仕京。少味。捨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妨按攆赴醉之際。漉酒見向比寄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闊悉。續當別上問次。聽企聽企。　又　仲強太尉必相見。猜疎。闊此有間。故應如是。本欲作書兄甚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録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釅灰汁。勉強濡唇必碁

下如注老夫。恐一欬便脫。可無念乎。向才得一疎。似減。正任風來一笑。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參問。亦苦之人通記。聽企風義。鄙心不聞。毫髮方圖早晚修敬。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匡匡所責。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據我於爐炭之上也。義候蒸濕。恭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俟躬致。　與趙仲強兄弟小詩特爲戲。且牽聯爲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措大家常茶飰。過蒙留念。慚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旦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荊次。　又　月餘不奉款。甚思仰未始置懷抱。義候不定。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須且編省視。故餒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面。荷已離披。圖書環遶。筆墨哈歡。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致。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藩籬。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邪。欽跂欽跂。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署金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爲本支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顏貌。近而不可得。則捨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堪。幾三十年。爲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聞望愈隆

建旄分社。水爲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臺翰兩書。未嘗疊有加。風義久不傳於世。枯朽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圖如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今高文奧句。頃獲咸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因循所坑也。衰茶盛。未見禀時。乃筆吏傳爲異鄉甞窶假寵於我爲重狂猜。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係圖上浼。圖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圖。或得附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悴流濱。終乃凡索。間一物不謂一別便介懸阻。窮荒衰陋。無聞見。無可禮。無圖籍可考。兀尔枯株。但未死耳。每懷從仲秉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閒形容吟賦。初不計句得主。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歎哉。趨走拱笑覬但以目前爲遣。免異時嵌得。再接餘塵。亦無須昔人矣。向風興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後矣更有異明珠。五日貴獲晤望者。計獨蒙不棄。青瓊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閒居。但見思道于椿諸君。云綠竹未嘗少嫋。德美才秀。而福與之俱。其可只尺軽有所彷彿哉。于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受擇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淳位猪姪當已出仕。　又　衰莫淪落如在井中。奄奄未絕。時於缺篆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

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緊捉爲期。久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造物。亦未能釋爾以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此辱思道康御力所傳子筆。博諭疊疊。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于椿書中具道周旋紀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復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置其旁。暑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勝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或僅在只尺。或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來共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如湯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吳仲強埜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凜見圖。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表揩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百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縷。何時一奉從膝之款向往滋劇。　清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主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適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倉猝不即爲問。似於豫約狙語。極不登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歎爲系戀。若不容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次。欽詠欽詠。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璧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修記。遽枉手筆。敘叙稠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祗造。百冗具軟。草畧埋悚

欽跂欽跂。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從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今復再陞，豈造物者終使㒎㒎於此，無復可出之期耶。抑困之至極而就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孫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余懷然未得之間，可量縫緣方時炎酷，拂雲之樗皆有超世之趣，歌舞醉笑之餘，自放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挫之際，為河間來平所以為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鄒陽枚乘蕭颯偃僂，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便為恭下所來淹延四五十日，至均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為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僻陋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跂欽跂。　與諸子椿　兩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謦欬，雖暫遠，又不敢坐致車馬，可勝欽系。忽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生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遣改日遍，又凡百草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承專人賜教累紙，稠疊所以見求之義，有加曏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月不雪，義陝如初春，多作上氣咳嗽痞隘，亦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

況當復何似。傾馳款悉，甚於茲時，如欲插羽翱凌汗漫，超出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亹亹於高明者，可勝況哉。歲挽聿落，江山滿前，從緣謹手。歷叙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弔，遂將延挹相安，得亟逢此味，避風信增凝蔚。　又　新陽固當一舉酒為君子之慶，咫尺不逮，我勞如何。里閈正以茲時為勝，遇盡醉過從，徹夜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杜門與佛來作佳好，要是窮途究竟如是，余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若有以縶之，亦意投懷深畫，或有得處於我，不間一毫髮也。未聞時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睽奉忽忽踰月，日有馳情，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幅，良諗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聽謦欬，為慰也。餘惟事外自將，便謝疎略。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章欽奉，然兩路牽率玉趾極不遑，昨日又煩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閒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郊豈悚皇悚，晚來氷動覆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拳拳之深，當俟面叅。　又　高文讀之，賁然豈出於誠意，故余條暢似是抑鬱既中，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其已令勝寓錯了人改，故差遲，余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謹已十葉。　又　自當金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情之所昌堅，已所幸形迹相忘，故得

以仰佅誠照。其如疎略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未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因而卜一作羮處，今又鉏鋙，不免聽其去來。姑且一日為一日計。余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情美才，既脫非横，當益刻礪進修，率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望惻，不妨屏他事粗通，餠粥以激志操。仕宦固可指日為期，要當自我而得為佳至於知報知己，是亦為報，莫其為為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諂直見罪。　又　二月使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蠶作繭，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耶。故余濡滯悶損悶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著，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為貧，余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稠累紙，感佩無以為況。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撥拾欲還莊居，因得展叙，尚為事奪，瞻跂瞻跂。於是持杠再拜，疊疊見屬，深甚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芹爆不類，但劇負荷。止俟一二事竟，即圖造請，纔稅鞅，便遣人咨候矣。　又　相別遽將七八年，初謂即在華要，歲闌尚余，得非圖為靜退，取重於一時耶。欽跂欽跂。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時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持俸雖厚，亦不知其為厚，是乃不易酬對者，更希裕處，期之必達而已。晨

悴，旦暮人余，舍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萬一得再相見，寔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狀貴，稱謂水玉，但妄過王已常聞天上語，晚日豈不彈冠，待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究，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皆開奥通，氣類似自棄之，余重掾固難常，有產則能常，願思之熟否。思永吉歸甚促，殊不遠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承辱書，我至抵莫，從容緒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置食精潔，備盡懇款，超然遠思，頓還舊觀，至到此未始有此況也。其為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抵，極快悵，方圖上記，還彼翰墨，並佳闕清詩，捫度前人韻，至抑倒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為南僧約素飯，飯後戒蒙迂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稍此阻闊，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瀕疾作，不果款留，至今念之。示問尤佩懇懇，洞庭春色詩畫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郡諸篇亦不曾留次第。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屋佳思，共成勝事，不為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感，加之雨又滂，不解老病相仍，殊不知所遣，兒息投手孚並脫和篇，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懷企。來賜輒私有之，特特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免牽拙華墨別錄，以致光發

遂寄高欽也。路過首當上謁。次坐客卓略。皇恐皇恐。 又 昨日承教甚
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投。庶幾意諭北觀
能不憚遠否。不爾當尋故步。懶作字不果。及元載元發明叔望就約也。
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尤可歎也。既
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并和篇。咄咄見過太甚。東坡嘗謂知我輩不替遠而
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术是兼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
十步。蓋千萬里之遠矣。因時得玉。又獲珍嚴之盛。感刻感刻。少頃或得就
見。稍怠未珍。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 又 日者具聞至基。亦謂事稍間
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稚筆例作寒壅。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
無復生況。遂成蹭蹬。每以為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践之勝。慰仰可知。浮沈
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改觀主敬使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二軍皆驚。則
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歟處便是逆境。不
可不豫制也。只尺尚阻面致。糟粕之傳。徒有愧於刀ㄔ爾。 又 伏蒙就
示長牋。為禮甚重。滋長綿薄之難堪也。紬繹嘗續。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
後求與先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儷倪追逐此特無
異爝火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咸誦永為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閒邊正

學識雖於表發敦勵。為可喜。然薄有質書之異得。無往從歷對擴學否。不
勝弊後史十許日。即去此。續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
如愛。前撰光大傾跂傾跂。 又 涉春擾擾。自前畢覓。不知何事。欲作書
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置弟敦篤與義。而無求。蓋本
嘗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而不止終日頑坐。我一投足地。猶
豫之。久卒致遮邐以是老年境界如此。且亦妻卒使然。以故相與拱寫傾
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聞倍布珍毒。撥冗修附殊不盡意。 又 忝恩
叙復。方俟少間作書為附。不謂專妾在門。遠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警
拔於我亦多矣。至於述譽過情。滋長非據。來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
不及。想蒙如亮。日漸長。而不作來。興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驟。到亦一段
佳事也。如何。 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抗講
貫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刀軟不契奈得已。且已何至是。惟可付之
形迹之外。今春勝哉。來與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極思繞到。不免紛
紛。遂中輟。更俟紬繹。緣求一可逃避處。然後聞道注意吾文。更希為我熟
計之。 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卒竟成得何事。這下入那
一出。良可歎息。惟少年豁物事。新刻有一壇。語無雖以得此。今一笑一笑

抑述此來必多不蒙開發。何邪。半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
易涸。似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 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
之。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不我與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
得。固不在言。而腳頭所到。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益之好客。聞復
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為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質而知。引詠高
躅。可勝欽仰。 又 太夫人貴眷既諸屬雖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
左右。于全到必相見。主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
命官。且得了當。不說定作閤職。曾為之得一佳差。似此兹事。作詩尤工。今
更厭挐知。一向箪瓢。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强書來。每歎難為墻不已。斯人
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折侯書便作附上。次第
已作太平之行。而此便甚迫。適相妨。今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
太初況味如何。聞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
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矣。況者不知再居
太平。後將如何。今所得英地在藏雲寺邊。已用今冬聚事。恨于椿不一見
也。終為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
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爾。

又 晚來起居佳勝。久別遠爾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
以警慰亦多矣。遇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邑邑。伏辱手示感況無已。倍
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慚愧。雅抑之意。尤出厚意。俟歸專
遣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爾。千萬以
存役為念。不可以已成為間。果可用。就求一圖。于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
利害所同。獨此兄爾。林塲其次也。纔到家即具問。忙甚。不及展書。 又
別來兩附書。二米石一范斜。想已呈徹。久別未見。而曾未得少慰展叙。可
量眷眷。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下歸兄甚加之病倦不併顆於應
接。以勞思伏。翻愧驟遠為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縺
綣左右。未能隨遇即安。執筆汗下。 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竟必山
水有可疑者。忽拔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下歸應接必
甚冗。已將閱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却
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
語爾。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約之數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遇。或有
驗。新撰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為歲。未聞猶幸寄聲。 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家反。實以慰送

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違意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遂叨翰墨拊諭周悉欽諭主眷可量縫綣只今遣靈輀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顧從容展接於是似未可如所私吝也傾企傾企 太夫人尊體萬福荊釵輒附起居上都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扳與肯遠適否 稍還秋暑爲况何似前日遠遣講皷所遂定俗字說無緣良可媿也兩日偵候出沐皆云且寓學中又云在宋家方養源時不敢千見蓋吾曹每聚首必歡呼傾倒不無汨亂美意要稍踈遠爲佳方圖申叙蒙手示感服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過試之二牓已上莊收刈端坐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顯晦存亡之際况驚鴻高舉秀持超邁如吾兄等輩者耶引脉疇昔雖不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將充翰墨之寵中味雅眷略無一毫髮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爲據冬候苦寒不審適日台用起居何似沓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悄邑 與友人 正居運判也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從不能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蹭蹬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嬿於僭易也恭而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

慶侍萬福系望未晉日覲再歎促膝臨筆可量眷眷 又 通判朝奉座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遂東若故相回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容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况復何似舟車之衝圓方小大理難䏶合而乃稱頌贊御如出一口未路何堪但擊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博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顯擢佇契瞻邇 又 別後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此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關風稍順即渡江荒僻無異逃空虛者足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闊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漁而斯文遂終不得一見邪下或有群台之叅之可與言至此倍深依悒更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如蓮致勤以夫於不豫計方在宿醒卒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生聞多可喜事媿無一語以叙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爲掀髯一笑也 又 鄙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特自當超出時譽爲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先昆俯循弊第之微實借風彩里舍推頹姑日復一日苟說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見之日猶及瞻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此所遣還審已呈洩霜重快晴而不甚寒

田家所共樂也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覬勤厚累幅如接欵倍感佩之深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畢猶得半苦處使爽健一到家居溫煥處百事叢萃疾病隨之矣瞻望只尺未有叅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靜意必在易泰陶斯往來應接累乎枯槁下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爲况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二住路西幾兩月殊非老手所堪其如朕耳俱靜所辦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念倉廪既充莫不出爲金陵山水之遊否使道庶幾聘迎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休持貸動宗藩超映士類素叨厚眷聞報不勝欣跂聖上壅睦族姓敦尚風教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旄樹纛疏恩大國使河間東平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觀臨紙倍深馳仰 又 漂泊江上望中朝人物如在星十間可見而不可親每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遷忘疇昔之念也只思道歸思奉手款悍諭勤懇如接欵膝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爲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時不復再有相值之幸更斯深計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爲門下客袁晩獲拜恩地荷先公委

曲延把別後屢欲再尋木軼而儷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自遣也於是遂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葬即新用去年三分之二在道路與贊役山間欲褫轂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遂畢大事矯首愧怍幾不知所控詐方圖狀之桑榆不謂暑其所可責而察其所不逮欸諭稠重伏讀汗下稍聞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唊 又 自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日前可應者之外略不及毫髮此特綿猶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今日之事輟縷咄咄不敢知借而之無從命幽蒙見索挽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胥中以見也然牽課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念愧恧愧恧 與孫知縣 到此如歸鄉里一嘗摻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晩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欲洒過多醒思支持不行持荷遣誨尋夫具謝慇悚滋甚少須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間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繾綣尤知盛意爲難堪也日來履况復何似此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數日乃先申致蹭蹬困非已得想蒙深亮 又 徹脉到此初不計許久然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頤特先翰墨欵諭不忘感服何

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仁深傾遡 又 雨濤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函類來
聞憤悲未伸咨阻勝承不忘傾遡適聞暫擬九江戎行有日虔還轅猶在
一月後而北歸之期近在旦莫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下速千
萬加愛保息肖別圖上聞 又 爲別易久躋蹬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
履佳勝忽披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彼時汨沒目前事不覺荏苒想未
討也只咫未即占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於過從濱四十年
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
可勝道哉非意來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
足爲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來習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莊居只咫門仍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瞻
見傾向固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爲時
所桼固無憾而私營亦倍費力豈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笑尚冀
挍問或奉一面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忽忽累月但日與
田夫樵老相與低回嗒然不知身世之爲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
數欲一見面質其然竟尒未暇可量傾屬來問猥及欽佩至意事固有不
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尒借冒無他冀姑借威明

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佇興時請叩 與成德餘 薄才
窘阻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辱簡誨惠黯其物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
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佇物且留續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遠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持忽忽不少暇尒眷言俯求
之義都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主情可勝
縷縷秋晚日來體況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沓未有期庶幾音驛之便時
叩深盌兩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瞻跂瞻跂 又 相別幾一年系
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歎交馳既竊自幸墜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
貺慰悲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
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馱馱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負者何時追逐笑
詠以極登覽之勝遡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躋蹬不果勝義難忘
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詳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
仰可勝鄙陋一報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便不得休息且
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俛首人後縱縱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
何以寓之與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
何時来承倍深歆歆 又 至節不敢備敘勤規適須敷諭懇負何以前

履新正盛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當展敘次衰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
子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盡可勝胃詠適有少冗作記不
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比奉累書方知前日躋蹬爲可憾至於美詞
妙翰貧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
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研頌望不及豈敢輒限
於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馳介還遽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
速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敢隨分目前益擬盤窘遂國淹
晚尊安遽及愧佩眷勤濺貫躋蹬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況當後何似屏
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驕路只得畫灰養大以寄飾息前所謂窘者亦漸
於換恐尒早晚一笑周旋天閒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得也如何如
何只咫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遇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
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放輒狂妄尚
何足紀錄悚息悚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責之前欽認眷勤可
勝傾朔方時故都盛慰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馱飫朝夕不以難得
爲有憾也貺所編陋略無與意者者但愧屢邑邑而已頗見懷否 又
須蒙詔恩首被翰墨爲禮勤縟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將 以

都庶幾促膝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茲淹蹤愧負寔若有所失 之
遷須委貺有加不已積之不覺汗下於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審久
要尚或見存已否兩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與
無爲楊彥濟貢元 早游門下荷侍講暨諸季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
激昂以扶平昔眷言追詒已已不知所控而壽仍具存近在只咫尺復龍
駒鳳雛冥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敘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
轉殆將何言春抄尚寒閑居進脩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接
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覬餘光之劳振也連日衰病丈持不前作
記極草率別圖上問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今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
至有殤女之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元然時見子頎得聞美況輒貿
以爲慰於是遂枉翰墨悖諭稠重如接講席往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
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勢輒搶攘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由宿不既
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遠定未能修奉向風耿耿 又 比來寖遠久
不獲修記且因循自怨而然其之所遡但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史
爲娛其得於名理蓋不貲矣履茲勝僧伏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
恤如是之久時來就與得無懷寶迷邦之嘆予允協盛時日聲趣軼寔惓

惓於傾耳以待也　又　粗迹屏寄蓋常抶分定然而喜況德門俊望豈
容恭承之緩邪蹭蹬不已具愧何以為耶如聞貢籍占先履詑勝槩得赴
績食田畒間但日贊高名少慰疇昔繾綣今自是其將不輟修馳庶幾𠫭
掄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雖久睽違故門庭常在企頌異時光
公官守繞隔一水適遣金陵居來及相聞已絕明晦與言至是何以為牘
宜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僶俛方愧不逮
而來諭稠重讀之果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
少留獲承款倍邃別不忘膝跋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
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慶問其如久屈軒舉似於德門俊望為未滿茲
其時矣得報即圖申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致奉雅
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深有愧於術及也輒已錄出謹遣
人上呈如見子願及圓肯座云欲趁清明納約兹更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挾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歎系懷疇昔每以之為有負也子願適
在此舍而姻婭所萬故時得浴叩為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績食計咫尺未
有再奉謔悉之期臨筆耿耿　又　思蹤無遠識曉節又失周防自貽君
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俘篤委問詳諦　至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二水園叩菁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借深引詠　凉
思仰贊善衛　又　挾分德門蓋瀕五十年之舊歸承友接定均上華而
晚人獲見錄於昆伯仲間方且鏤刻深灌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汙辱殆將
見絕於契好矣而乃受有所忘始卒不替水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拔茅
臨筆可量依已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奉為事牽馳情不少忘也
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欣為鄙懷尤長相晝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信
後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只咫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
執筆囧然不自勝尚冀不之咎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
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正經子書史書未可
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
外物所制令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
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士學者當其是而已孔子亦撰
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搬我本分為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我則正
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令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
有報施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矣　又　終日塊坐旋尋事遣免每有
所屬又輒懶惰不能草豈付予之薄不使豫計有待而常切切於倉卒臨

時之迫邪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夫子言之使皇悚皇悚十紙
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白為獻也時人簡帖亦未暇
尋生右繞有德素數當先上納他旋有旋持呈此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
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篋笥稀兄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
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閣否
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
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
寓聊貴舒卷作遣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
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蓋四餅皆自用者致
以為獻奮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
甚幾無荒遠所到處如是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為況極不失所也蒙
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敬萬識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須多語人中間蒙
相約來與幾特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書然遂有
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輩荷存問作著
綿衣上盛服略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
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達可勝欽遡專介祓晴　雨
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印差得復失信不　意
介岨峿可歎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膝奉十萬保愛介還晷見㚖髮他
仍後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膝承亦不異數十萬里之遠也惟是雅懷
有加當得聲慰為甚幸命示諭侍醫捐迫脈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夫於
咨問皇恐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蓋無入而不自得者想
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資籍時得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草庶
幾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
撫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閑中懶出頗資是等物以
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亦荷戴良重筆為渴所
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畧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詳主理有繆則
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朽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所
幸得者遂委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
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
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撐衛門棲遲懷詠渠
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畫贊人行有書累月矣猶未
得報兄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願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倡

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別斫額於雲霄之外欽歎響慕感慰
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況崢嶸
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技藝詹履之間念無及之不覺凡然拘袜而神馳乃
在步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杜門捐客
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如何。 又 衰茶屏棄初不謂如墮井中終
無可與倍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戚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
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輒間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晝益歎奇蹇之
不歉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指延勢輒見縶但詐古自恨
今則嗟瞻何及矣春夏來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間時仰書誨 又
暑候而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遠
但翹系爲勞亦不能無疑於見簡之忽枝于示評論有加慰釋無之寔長
見厚一墮井中目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平日與
前輩從容時資以自浣況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
雖之縶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遇煩一揮毫之項念寔我萬金良藥也
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 不
知所跂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恐間事雖慰撓皮膚則我輩

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爲在事者扣有所挾故來相逼咄咄矣
決爲宣城居姑俟月前有聞即上道不當吾友韶田界相終始否耶 則
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
述必多幸來問多錄數首爲模範至於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安辭不獲免夫於是請繩墨而模斲有玷椎替負愧無
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一區處尚阻拭目邈風增歎
又 去言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
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余一笑杳憚世舊尚在官幸爲申意
久別未敘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見嘗作書專人留書逢
一去月餘方聞其夜叩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歎快未相見白則願見之
勤其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余 又 昨日得不愍書方知閨
中令似令女皆服藥料憂懷應接不易遣元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今次
學中可任幾日甚有促滕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
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篇極爲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承示及讀淵明
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余兼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
爲好之然所知只是其詩加閑放余了無一點氣格況知其味方敢及之。

有近詩新文否求數首會明可申意。 又 貴恭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
已入都下權用未見也處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
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爲贄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聞
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
說着何故李十一近過此往南陵尚未回亦相從得兩月比舊差肥矣
僉逼人可惜潤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三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
態然也奈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游戲中
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譬然警節如見絕韻而肖
之每出一則如擅上之盟端不妄付與其得者亦如元之日來臟境形容
想不足苟加患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眼

眼目證治十八

目黑

論

巢元方病源目黑者肝虛故也目是藏之精華肝之外候而肝藏血府藏虛損血氣不足故肝虛不能榮於目致精彩不分明故目黑太平聖惠方夫眼見黑花皆起於臟腑為陽氣不實陰氣競生故也凡人陰陽安和精氣上注於目故能令目明也若肝膽勞傷氣血不足而更注目強視看讀細書勞動所傷承虛致患或有因患起早榮衛氣虛恣食五辛而傷正氣攝養既已失度眼因於此患生覩物或如飛蠅或如亂髮因茲歲久漸變多般黑白象龍虵之形遠近如煙霧看物針藥宜補於五臟保養須在於十全不值良醫疾狀彌篤立成內障也聖濟總錄論曰腎水也肝木也木得水而盛其理明矣腎水既虛肝無以滋養故見於目者始則䀮䀮不能遠視久則昏暗時見黑花飛蠅其證如此腎虛可知也治宜以益腎水去

肝風之劑則標本兩得矣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必効朱砂散主人眼中有黑花逐眼上下

光明砂六分研　地骨白皮五分　車前子三分　龍腦香六分

決明子五分

右五味擣篩細研如粉少少傅之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見黑花或眼暗後變為青盲

羚羊角屑三分　羌活半兩　黃芩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決明子半兩　車前子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玄參半兩　細辛三分　甘菊花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熟乾地黃丸治眼中見黑花者從腎虛而起診右手尺脈當沉而數者是其候也

熟乾地黃　石斛去根剉　兔絲子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為末

防風去蘆頭　黃耆剉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肉蓯蓉酒浸一宿剉去皺皮炙乾

磁石火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地膚子已上各一兩

兔肝一兩半炙乾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以鹽酒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之

決明子散治肝腎風虛攻上眼見黑花不散

決明子　甘菊花各一兩　生乾地黃三分　車前子

防風去蘆頭　蔓荊子　芎藭　梔子仁

細辛　白茯苓　玄參　著蕷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每於食後煎桑枝湯下二十丸

肉蓯蓉丸治眼昏翳亦澀遠視似有黑花及內障不見物

肉蓯蓉酒浸一宿剉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神麴炒微黃　青鹽已上各一兩

雀兒十箇去毛觜爪翅足存腰胃去骨爛研　兔絲子二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為末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好酒二升入少鍊熟蜜入雀肉及鹽研令極爛成膏和諸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二十丸

磁石丸治眼見黑花衝風淚出遠視不明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黃耆一兩剉　防風三兩去蘆頭　乾薑半兩炮裂剉

白茯苓一兩　遠志三分去心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地骨皮半兩　巴戟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熟乾地黃一兩　覆盆子一兩　鹿茸二兩去毛塗酥炙微黃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剉去皺皮炙令乾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磁石研令勻鍊蜜和擣三五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治肝腎風虛眼生黑花宜服此方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擣碎細研水飛過　神麴四兩微炒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令勻鍊蜜和擣一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食後溫酒下二十丸粥飲下亦得

聖濟總錄撥雲散治一切風毒眼見黑花翳睛翳暈瘀肉侵睛
蔓荊實三升麥一偏炒一偏　棘實炒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青葙子　惡實炒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各二兩　穀精草
石決明　地骨皮　蟬殼　木通剉
牡蠣洗各四兩　淡竹葉　烏賊魚骨去甲　白花蛇酒浸去骨炙
木賊　龍膽草　細辛去苗　蜜蒙花各三兩
蒼朮去皮米泔浸一宿切焙半兩
右二十四味擣羅為散丈夫冬生椒湯調下二錢匕婦人茶調下小兒
瘡眼雀目生米泔調下一錢匕腎藏風毒眼即加胡桃仁四兩
羌活散治目視茫茫或見黑花蠅翅
羌活去蘆頭　甘草炙　石決明生研　石膏洗裹煨通赤
分研　蜜蒙花　蒼朮去皮　防風去叉
蒺藜子炒去角　木賊各半兩　蔓菁子　威靈仙去土
乾桑葉　荊芥穗　原蠶沙炒各一分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早晚食後溫熟水調下眼赤澀
沙糖水調下臨卧再服
昨葉荷草丸治眼見黑花視物不明
昨葉荷草去土焙　蒺藜子炒去角各一兩半
薄荷葉　羌活去蘆頭　荊芥穗　附子黑豆一升同
煮附子令軟透去皮臍切焙各一兩
右六味除黑豆外擣羅為末將黑豆爛研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
丸空心溫熟水下一方加羌活半兩服此藥後更合蕤人散間服之
蕤人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蕤人去皮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天麻
梔子　山梔子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菊花各半兩
右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溫熟水調下食後日二服有人患眼
見黑花或如大白環當目前漸如小蟲樣後又變如粉點只見三二
分物服此方藥二十餘日頓愈更不復發一方加細辛甘草各一兩
宿鳩丸治肝腎氣虛眼生翳暈及見黑花
宿鳩一隻去毛羽嘴足腸胃炙黃　羊肝一具清油漬

定血去筋膜批作片子焙　蔓菁子半升淘淨土絹袋盛飯上
炊三徧焙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　楮實
仙靈脾　木賊　羌活去蘆頭　蟬殼去土各一兩
甘菊花去萼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去皮
蒺藜子炒去角各二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或
鹽湯下不拘時候
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能通神延年服椒方
川椒一斤
右一味揀淨去目及閉口者於銚內炒令透於地上鋪淨紙二重用
新盆合定週迴用黃土培之半日去毒出汗然後取之暴乾為度只
取椒於瓷合子內收每日空心新汲水下十粒
羚羊角湯治眼見黑花或頭旋目暗欲變青盲眼瞳微闊
羚羊角鎊　決明子　人參　升麻
玄參　車前子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半兩
右九味細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
服不拘時候
芎藭丸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及內外障翳睛疼隱澀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蟬殼去土　甘菊花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透去皮切焙　蕤仁去皮各一兩
犀角鎊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九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小彈丸大每服一丸茶酒或鹽湯嚼
下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眼見黑花或眼暗漸變青盲
防風去叉　羚羊角鎊　車前子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羌活去蘆頭　黃芩去黑心　人參　決明子
玄參　甘草炙　甘菊花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
五倍丸治眼見黑花去翳明目
巴戟天去心一兩　枸杞子揀淨二兩
甘菊花揀淨三兩　旋覆花揀淨四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揀淨五兩
右五味將椒入銀石器中入青鹽四兩醋三升慢火煮乾如器物小
旋添醋煮候醋盡只將椒與前四味焙乾杵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
子大每服三十丸至四十丸空心日午夜卧空時溫酒或鹽湯下
蓯蓉散治腎藏虛風上攻頭旋腦痛眼生翳或有黃黑花起如飛蠅及腰
胯痠疼腳膝冷痺
肉蓯蓉湯浸去皴皮焙一兩　巴戟天去心　檳榔煨剉
萆薢　麥門冬去心焙　犀角鎊　羚羊角鎊
陟釐炒各半兩　黃芩去黑心　茺蔚子　枸杞子
人參　玄參　木香　兔絲子酒浸一宿蒸
梔子　決明子微炒　丹參各三分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臨卧又用梔子
湯調下二錢匕
蜀椒丸治眼見黑花
蜀椒揀去目及閉口者一斤用鹽一斤拌淹三宿三次換鹽焙去鹽
玄參剉半斤

右二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丸食後
臨卧服
甘露湯治眼見黑花赤痛昏暗
萎蕤焙四兩
右一味為麄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薄荷二葉生薑二片蜜少許
同煎至七分去滓食後臨卧服
羊肝散治眼生黑花漸成內障及鬬睛偏視風毒攻眼腫痛澀痒短視倒
睫雀目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青葙子　款冬花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羊子肝一葉剉細淡竹葉數片同裹
如粽子別用雄黑豆四十九粒米泔一盞銀石器內同煮黑豆爛泔
乾為度取肝細嚼溫酒下又將豆食盡空心日午夜卧服
枸杞丸治肝腎風氣上攻眼生黑花
枸杞子九蒸九暴二兩　巴戟天穿心紫色者去心
旋覆花揀淨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不

拘時候
神効散治一切眼時見黑花經年不愈羞明
石決明　黃連去鬚　密蒙花各一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熟水調下
還睛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獨活去蘆頭　麻黃去根節　白茯苓去黑皮　厚朴去麤皮生薑
汁炙　五味子　蒺藜子炒去角　槐子
枸杞子　菥蓂子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細辛去苗葉　白芷　決明子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地膚子　丹參
芎藭　防風去叉　黃芩去黑心　升麻
黃連去鬚各一兩一分　遠志去心　木通剉
栢子仁各二兩
右二十七味擣羅為散以米飲調服方寸匕食後服日再或因飲熱
酒食五辛致黑風入眼或因重病後昏暗或因赤眼不見物或因虛
損視物不明但瞳子不破者皆可愈

磁石湯治脾腎風虛下元久冷眼生黑花或時昏暗補諸不足
磁石三兩火煅醋淬二七遍研如粉以水三升漉取一升半澄去石方下諸
藥煎之　黃耆　人參　沉香
芎藭　桂去麤皮　菖蒲　當歸焙
補骨脂炒　熟乾地黃焙　肉蓯蓉酒浸去皴皮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乾薑炮　覆盆子各一兩
右十六味除磁石外剉如麻豆大拌令勻每劑一兩半用大羊腎一
對去脂膜細切用磁石水三盞煮羊腎令熟次下藥煎取一盞半去
滓分作二服
兔肝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昏暗視物不見
兔肝去筋膜薄切炒　羌活去蘆頭　黃連去鬚
菊花各三分　地骨皮　龍齒　車前子
青葙子　防風去叉　柴胡去苗　萎蕤
白附子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竹葉

熟水下

羌菊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風淚不止

羌活去蘆頭 菊花焙各一兩 白茯苓去黑皮 蒺藜子炒擣去角
枳殼去瓤麩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黃耆剉各三分 沉香剉 兔肝炙 萆薢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薄荷鹽湯下

通明丸治肝腎氣虛眼目昏暗時見黑花如飛蠅

石決明剉洗 芍藥 桔梗剉炒 車前子各一兩
茺蔚子 熟乾地黃焙各二兩 細辛去苗葉一兩半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鹽湯下臨卧加至三十丸

黃連丸治一切眼疾青盲黑花赤脉熱淚

黃連去須 甘菊花 車前草 羚羊角鎊
芒消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温漿水下二十丸加

至三十丸

黃連膏治風毒攻眼黑花不見物

白蜜半合 黃連去須一兩 大棗五枚 淡竹葉一握切

右四味用水二升先煎竹葉取一升去滓下棗及黃連白蜜煎取三合去滓重湯煎如稀餳逐夜取少許點眼中三兩滴蓋覆勿令塵灰入

杏子膏治眼中赤脉痒痛時見黑花

右取初生杏子仁一升古五銖錢七文入瓶盛密封埋地下經一百日化為水每夕點兩眥頭

許叔微經驗普濟本事方治久年眼生黑花不可者

椒目一兩炒 蒼朮二兩炒

右件為末醋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醋茶送下不過十日取效

點眼水膏

鵝梨一箇 鷹爪黃連半兩洗淨去毛

右用砂瓶一隻先入梨次入黃連末候初冬第一次下雪時取雪滿鋪入砂瓶內用油單封口入地五寸深候立春日交春時候過了取

出點眼或温過洗妙

目暈

論

巢元方病源五藏六府之精華皆上注於目目為肝之外候肝藏血血虛不足則肝虛致受風邪風邪得於精氣故精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精彩昏濁黑白不明審謂之目暈聖濟總錄論曰靈樞經曰瞳子黑睛法於陰白睛赤脉法於陽陰陽俱轉則精明矣若陰陽不和肝虛血弱風邪毒氣乘虛而搏於精氣故令熱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水輪昏濁黑白不明是為目暈之候黃帝七十二證眼論二十六問曰頭暈目昏見赤白星亂者何也答曰此乃血之衰也血者經之周流百脉百脉不住六陽不舉舉即頭暈而昏六陽之首不行故使昏暈生星亂也宜服芎藭散當歸活血散石膏散方見後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延年主眼熱暈翳覆瞳子方

柴胡三兩 茯苓 枳實炙 決明子
瞿麥各三兩 黃連剉碎 甘草炙 蕤仁各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二升七合去滓分再服忌海藻菘菜猪肉酢等物

又方

黃連 決明子 車前子各九分 黃芩
沙參 人參 地骨皮 蕤仁
瞿麥 茯神各七分 秦皮 甘草
澤瀉各五分

右十三味擣篩蜜和為丸如梧桐子飲服二十丸日再服為度

又療眼目赤星復翳暈方

決明子六兩碎 黃連 蕤仁各六兩 黃檗四分
鹽綠三分

右五味擣末更研極細取少許內目中日三四度忌猪肉

又方

秦皮一兩切

右一味以水一升五合煑取七合澄清決明用漬散內目中一如前法忌海藻菘菜等物

聖濟總錄九味犀角湯治風熱乘虛搏於精氣令目乾澀磣痛生暈翳

犀角鎊一兩半 梔子仁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炒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芎藭各一兩
車前子二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入
朴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温服
芎藭丸治肝血不足風邪乘虛搏於精氣兩目暈翳疼痛不可忍
芎藭 枸杞子 荆芥穗 甘草炙剉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 細辛去苗葉 蟬蜕洗焙
石膏研水飛 旋覆花 菊花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研為細末錬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臨卧
細嚼茶清下日三
七味犀角湯治風邪攻眼疼痛暈翳
犀角鎊三分 車前 梔子仁各一兩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各半兩 大黃剉炒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投
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温服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九

犀角湯治肝血不足虛熱生浮翳掌上黑睛疼痛磣澀
烏犀角鎊二兩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秦皮去麤皮剉
青竹茹 梔子仁各一兩 大黃剉炒半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温
服之
芎朮丸治眼暈翳及頭目昏疼
芎藭 蒼朮米泔浸三日竹刀刮去黑皮切焙
細辛去苗葉 蟬蜕去土 荆芥穗 菊花各一兩
蕤仁[illegible]
右七味擣羅為末錬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嚼細鹽湯下不拘時
點眼雄黃膏治眼精暈生翳膜累年不愈兼乾澀痛
雄黃研 乾薑炮搗末 黃連去須搗末 礬石燒令汁盡研
丹砂研各一分 麝香研一錢
右六味用雪水二盞調和入瓷瓶子内重湯煑一日藥成候冷用綿
絞濾過點少許於目眥頭
洗肝散治風邪乘虛令目積生暈

蒺䔧子炒去角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半兩
甘草炙剉一分 馬牙消研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温熟水調下
遠明散治眼生翳暈昏暗隱澀瘀肉疼痛
蚌栗子一百九十六枚并皮用 甘草炙剉 水蛭揀細者炒各
二兩 蝱蟲一百二十枚炒去翅足 白芷
烏梅去核各五兩
右六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熱酒調下續更飲酒半盞壓
之日三度神効
蔓菁散治肝虛風邪攻目目暈瞻視不明
蔓菁子四兩淘 蛇蜕二兩
右二味先用瓷罐盛蔓菁子火燒黑焦無聲後鈴出入蛇蜕在内又
輕燒蛇蜕成灰候冷細研每服半錢匕食後[illegible]調下日三
光明散治眼睛上生暈不問久新
鯉魚一頭大一尺二寸者取膽用
右一味刺破滴汁在銅照上陰乾用竹刀子刮下為細末每用少許時時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十

點眼
黃芩湯治白目暈赤侵黑睛遂生翳横衝瞳人成丁翳痛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木通剉 柴胡去苗
赤芍藥各二兩 地骨皮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萎蕤 大黃蒸過切炒 甘草炙剉各二兩半 石膏六兩半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取七分去滓入朴消半
錢匕食後良久温服日再
芎藭散治目暈昏澀視物不明
芎藭 地骨皮 何首烏去黑皮 荆芥穗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 石決明刷淨
草決明各一兩 蟬蜕去土 青葙子 木賊各五兩
白芷一分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米泔水調下食後服
山芋散治肝虛血弱風邪毎氣乘虛客搏睛輪昏濁黑白不明發為目暈
山芋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山茱萸 蔓荆實去白皮各三分 芍藥

升麻各半兩
右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
蒼朮散治風毒客搏目生翳暈黑白睛昏濁不明
蒼朮米泔浸一宿切焙四兩　木賊童子小便浸一宿淨洗去節
二兩　甘草炙一兩半　旋覆花　蟬蛻去土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食後麥門冬熟水調下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芎藭散
石膏二斤　川芎　甘草　白芷
仙靈脾　白附子五味各一斤　腦子三錢
川烏一斤
右爲細末二錢薄荷湯下
當歸活血散
當歸　黃芪　沒藥
川芎　羌活　蒼朮米泔水浸七日
麻黃　熟地黃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茶清調下
石膏散治一切風毒氣眼及爛弦風頭風疼冷淚睛疼

石膏一兩生　川烏半兩炮去皮臍　山茵蔯半兩
僵蠶半兩　甘草半兩　防風半兩　川芎半兩
白芷半兩
右爲末茶調食後服二錢重
十便良方羊肝丸子治眼退暈并翳膜遮障小兒疳眼雀目並治之
蟬蛻　黃連各半兩　甘草　菊花各一兩
蛇蛻皮一條燒灰
右擣羅爲細末每用羊肝一具竹刀子批掺藥拌勻用白麪裹作丸
子每日食後吞一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聖金丹能通眼中翳膜昏暈黑花發赤腫痛
蔓菁子四兩　蛇退皮　蟬殼　羌活
川芎　木賊　甘草炙　石決明
蜜蒙花　青葙子　石膏　青皮
枸杞子　白蒺藜　防風已上各一兩
蒼朮泔浸切焙二兩
右一十六味爲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酒下一日

三服忌房事熱物
萬聖丹貼取兩目內久翳不差暈膜昏暗瘀肉
刺猬皮去土半兩　烏魚骨三錢　豶猪指甲去肉三錢
三味盛合子內鹽泥固濟燒取研細後入
輕粉　硇砂　蜜陀僧研各一錢　蕤仁去皮研二錢
右通七味爲細末熔黃蠟半兩消和攪勻作塊每丸菉豆大入絨線
少許於指甲上按作餅子觀翳膜大小加減臨卧夜貼於眼睛上有
翳膜處至明日早辰洗了不過十次粘貼下瞖膜多年病眼不過半
月取下
麥門冬丸治一切病眼翳暈昏澀痒痛
熟地黃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各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酒下一日三服不計時候
碧霞丹治諸般病眼無問久新昏暈腫毒隱澀翳膜發赤睛痛羞明怕日
點洗必効
南鵬沙　硇砂　乳香　銅綠各研
螺兒粉各五錢

四味入猪膽汁和膏攤捥內艾烟薰就入
輕粉　沙糖　麝香各一錢　龍腦半錢
猪膽二箇
右五味爲細末入前捥內相和丸彈子大每用一丸沸湯化一盞點
洗多効
甘露膏點一切眼病昏暈翳膜赤腫痒痛
黃連二兩碎　黃丹　銅青各七錢　當歸四錢切
白丁香二錢　白礬三錢　沒藥一錢
七味用水五升同熬一升去滓後入
輕粉一錢　鵬砂二錢研　水銀半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
右五味研細末入前膏攪勻每點三筯至五筯覺澀便睡十日
袁當時大方三聖丸治眼久昏細小浮暈
蔓菁子四兩　甘菊花　小椒各一兩半去目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水下一日二服
劉淵然濟陰方眼暈不明四物湯加

薄荷　荊芥　連翹　生麻油

右以水煎食後服

眼瞼垂腫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肝膽之中久積風熱邪毒之氣上蒸於瞼遂令上瞼自然垂下蓋合不開此皆風熱相搏故令結聚垂下若久不治其眼不歸上也

聖濟總錄論曰眼垂緩者以血氣不足膚腠開踈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故俗呼為睢目又曰侵風久之則垂覆愈下眼閉難開

方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瞼垂腫口乾心躁頭疼

羚羊角屑　黃連去須　木通剉　赤芍藥
防風去蘆頭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各三分
葳蕤一兩　梔子仁半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石膏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油膩熱酒麪毒魚肉

大黃散治眼瞼垂腫疼痛

川大黃剉碎微炒　梔子仁　井泉石
秋桑葉　甘草炙微赤剉　決明子已上各三分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秦皮散治熱毒攻眼瞼垂腫痛

秦皮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梔子仁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細辛半兩　蛇銜草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茺蔚散治眼瞼風毒所攻下垂覆蓋瞳人

茺蔚子　防風去蘆頭　羌活　蔓荊子
甘菊花　玄參　細辛　車前子
黃芩　川大黃剉碎微炒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洗眼湯治眼熱毒瞼腫垂遮睛煨以作竹葉湯

苦竹葉　黃連去須　黃蘗　梔子仁各一兩
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右件藥細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五七度洗之

又方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苦竹葉一握　甘草一兩生
鬱金一兩　膩粉二錢

右件藥先擣三味為散入膩粉竹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三五度洗之

熨眼藥餅子治眼腫生瞖瞼垂疼痛難開

川大黃　鬱金　黃連去須各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醋粟米飯和杵藥五錢捏如餅子用手帕子裹不住手熨之妙

聖濟總錄黃耆丸治血氣不足膚瞼下覆睛輪垂緩難開睢目

黃耆剉　蒺藜子炒去角　獨活去蘆頭　柴胡去苗
生乾地黃焙　甘草炙　梔子仁　苦參
白朮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茯神去木　山芋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天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白檳榔剉各一兩半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

升麻散治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眼閉難開

升麻　山茱萸各三分　甘菊花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蔓荊實去白皮　山芋　防風去叉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溫酒調下

枸杞湯治風邪客于瞼膚令眼瞼垂緩甚則眼閉難開

枸杞子炒半兩　赤芍藥　山芋　升麻各一兩半
蒺藜子炒　茯神去木各二兩　防風去叉一兩

右七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入地黃汁一合去滓溫服臨卧再服

熊膽丸發歇不定瞼赤淚出瘀肉腫脹

熊膽一兩　石決明　茺蔚子各二兩　黃芩焙二錢

澤瀉 車前子 細辛各一兩 乾地黃二兩
右八味搗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清茶下十五丸或二
十丸亦得
臉腫硬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臉腫硬者由藏腑壅滯肝肺中久有積熱熱氣上衝於
眼兼為外風所傷風熱留結於臉故令腫硬久不差多成臉瘡膿水出不
止淹損眼目宜早鎌洗去其毒血然後服藥攻治必可差也聖濟總錄論
曰目臉腫鞕者內因肝肺積熱上衝於目外為風邪所搏風熱留結在於
臉皆血氣不得宣流故令腫鞕久不差者多成風粟細瘡眵汁淹漬浸壞
眼目先宜鎌洗出毒然後以藥攻治則病可差
方
太平聖惠方黃耆散治眼臉硬赤腫痛
黃耆剉 茺蔚子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半
地骨皮 玄參 黃芩 知母各一兩
犀角屑半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
後溫服忌炙煿熱麪
羚羊角散治眼風熱毒氣上攻兩臉腫硬如桃李目開不得
羚羊角屑 防風去蘆頭 羌活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 黃芩 車前子已上各一兩
細辛半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
瀉搗散治眼臉腫硬隱睛疼痛視物不得
麥門冬去心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芒消各一兩
茺蔚子 車前子 黃芩各一兩半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
細辛散治眼臉腫硬刺痛不開
細辛半兩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車前子

藁本 赤芍藥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各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於食後用竹葉湯調下二錢
聖濟總錄細辛散治目臉鞕刺痛腫赤
細辛去苗葉半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各一兩 芎藭 藁本去苗土各一兩半
右六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和滓溫服早
晚食前
石決明散治目臉腫鞕
石決明刮洗 車前子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
人參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知母焙二兩
右七味搗羅為散每服三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大黃桔梗散治目臉腫鞕刺痛
大黃剉炒一兩半 桔梗剉炒 黃芩去黑心
玄參 羚羊角鎊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右七味搗羅為散每服一錢半匕至二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洗眼防風湯治風熱客搏目臉腫鞕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甘菊花各二兩 蕤仁湯浸去皮
梔子仁 萎蕤各半兩 竹葉一握
右七味細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每
煖洗訖避風
洗眼秦皮湯治眼臉腫鞕痒痛
秦皮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黃蘗半兩 青鹽
右五味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乘熱通
手洗眼了避風日三再煖洗之
羚羊角散治久患眼疾臉緊難開視物不真
羚羊角鎊 青木香 檳榔煨剉 茯神去木
山芋生用 前胡去蘆頭 牛膝去苗切焙 桂去麁皮
芎藭 犀角鎊 大黃剉炒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搗羅為細散每服三錢匕空心食前溫酒調服日三
李東垣試効方廣大重明湯治兩目臉赤爛楞生瘡目多眵淚隱澀難開

及熱腫痛并稍赤及眼瞼痒極抓之至破爛赤腫痛不可忍

草龍膽　防風　生甘草　細辛各一錢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内甘草不剉只作一定末以水一椀半煎草龍膽一味至一半再入餘三味煎至少半椀濾去滓用清帶熱洗以重湯坐令熱日用五七次但洗畢少合須臾許開努肉泛長及瘡赤瞼

目封塞

論

巢元方病源目肝之外候也肝氣通於目風邪毒氣客於瞼膚之間結聚成腫腫而瞼合不開故謂之封塞然外為風毒結腫内則蘊積生熱若腫不即消熱勢留滞則變生膚翳肉白障也

睢目

論

巢元方病源目是府藏血氣之精華肝之外候然則五藏六府之血氣皆上榮目也若血氣虚則膚腠開而受風風客於瞼膚之間所以其皮緩縱垂覆於目則不能開世呼為睢目亦名侵風

目生膚翳

論

巢元方病源陰陽之氣皆上注於目若風邪痰氣乘於府藏府藏之氣虚實不調故氣衝於目久不能散變生膚翳膚翳者眼睛上有物如蠅翅者是聖濟總錄論曰目生膚翳者以府藏氣血虚實不調加以風邪痰飲翳於腦上熏蒸既久衝發於目乃生膚翳其睛上及瞳人有物如蠅翅狀是為膚翳也黄帝七十二證眼論十四問曰白膜遮睛何也答曰此乃肺尅肝肺屬金肝屬木金尅木金色白風邪在肺其經不旺白輪青白輪在青輪之後即漸滙交是子母相尅之化白膜遮睛者金尅木也宜服密蒙花散方見後　二十一問曰浮翳白膜遮睛者何也答曰此乃肺經大熱也肺屬西方金其色白肺之氣盛則熱血盛則寒肺之熱氣滙注瞳人瞳人者目之根也白膜肺之根也白膜遮睛者肺之大熱也宜服順肝散見肝虚實目門　三黄丸見熱風赤目門　治驗李東垣試効方戊申六月徐總管患眼疾於上眼皮下出黑白翳二箇癮澀難開兩目緊縮無疼痛兩手寸脉細緊按之洪大無力足太陽膀胱為命門相火煎熬逆行作寒水翳及寒膜遮睛證呵欠善悲健忘嚏噴眵淚時自淚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便小便數而欠氣上而喘以撥雲湯治之方見後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毒病後生翳

用豉二七枚燒為灰點翳上

治赤脂翳膜等

用訶梨勒鷹嘴者一枚好石子上白蜜一兩點磨之令稠避風點也

點小兒黑花眼翳澀痛

用貝齒一兩燒作灰研如麪入少龍腦點之妙

食忌主眼有翳

取芒消一大兩置銅器中急火上煉之放冷後以生絹細羅點眼角中每夜欲卧時一度點妙

主療目翳及努肉

用礬石最白者内一黍米大於翳上及努肉上即冷淚出綿拭之令恶汁盡其疾日日減翳自消薄使差礬石須真白好者方可使用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熱生膚赤白膜方

取雄雀屎細直者人乳和熟研以傅之當漸消爛

又方

以細蟲燒為末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去翳方

貝子十枚燒灰

右一味擣羅取如胡豆著翳上日再上仰卧令人傅之如炊一石米久乃拭之息肉者加真珠如貝子等分研如粉

治眼漢漢決明洗眼方

決明子二十五枚　蕤仁　黄連宣州者生各半兩　秦皮　螢火蟲七枚

右五味切以水八合微火煎取三合冷綿注洗目日二度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翳五十年不差方

貝齒一枚炒　豆豉三粒　三年苦酒三升

右三味先漬貝齒三宿稍盡乃内豉微火煎如膠取三合藥置筒中夜卧時著如小麥大於眥頭明日以湯洗之十日愈

貝齒煎治目生膚翳

貝齒五枚燒灰　豆豉三十粒微炒為末　三年醋二合

右件藥先以前二味同研為粉以醋相和令勻微火煎稀稠得所以瓷瓶盛每用時以銅筯取如小麥許點於眥頭明即以鹽湯洗之十日當愈

又瘀眼中翳少輕者
取枸杞及車前子葉分等手熟挼使汁欲出又別取桑葉兩三重裹之懸於陰地經宿乃摘破桑葉取汁細細點目中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又翳如重者
取猪白皮暴乾合作小繩子如麁釵脚許火燒作灰待冷隨便以灰點翳上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謝道人療眼翳欲盡徽徽猶有者傳此散
珊瑚 虎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伏雞子殼去白皮
右七味各等分重篩為散仰卧以米許置翳上四五度忌血物
又主眼翳 書中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
太平聖惠方真珠散治眼生膚翳宜服祛風毒消翳障
真珠末一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分剉
石決明一兩細研水飛過 車前子一兩 細辛三分
枳殼一兩麸炒微黃去瓤 羚羊角屑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甘豆湯調下二錢忌炙煿油膩熱麪等物
石決明散治眼生膚翳昏暗頭額疼痛
石決明子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葳蕤一兩
黃連三分去須 菥蓂子一兩 决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
川升麻三分 犀角屑一兩 梔子仁三分 甘菊花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曾青散治眼生膚翳及消赤脈
曾青一兩 貝齒半兩燒 烏賊魚骨一兩 銅綠一分
輕粉一分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龍腦一分
馬牙消半兩
右件藥並細研如粉每取少許點翳上可二度點之
青鹽膏治眼生膚翳及赤脈努肉
青鹽一分 輕粉半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硇砂一分以漿水化淨濾[illegible]

當可用熟于懸面向下以物蓋如此七日漸取出之當有青緑刮取細研 雄雞糞一分 烏賊魚骨半分 貝齒一分燒灰
龍腦一分
右件藥相和研令極細以牛酥調如硬膏每用丸如黍米大點安翳上合目便卧候藥化盡以鹽湯洗之
龍腦膏治眼生膚翳明目
龍腦半兩 硇砂一大豆大 蕤仁三顆湯浸去赤皮
出子鷄子一枚以乾沙上磨鷄子殼上面斑點令清為度去鷄子膜用文火炙令乾熟研如粉
右件同研令細用牛酥和銅筋攪勻以甆瓶盛每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石膽散治眼生膚翳目赤痛痒澀
石膽半兩 石鹽一兩 朱砂一兩 鹽綠半兩
龍腦一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大點目中日三四度
朱砂散治眼生膚翳目赤時痛風淚
朱砂半兩 貝齒五枚燒灰 衣中白魚二七枚
乾薑半分 膩粉半分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頭取如小豆許點目中
珊瑚散治眼赤痛後生膚翳遠視不明痒澀
珊瑚三分 龍腦半錢 朱砂一分
右件藥先研珊瑚朱砂如粉次入龍腦更研令勻每以銅筋取一米許日三四度點之
又方
馬珂三分 白龍腦半錢 白礬灰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筋取如米許點之
又方
龍腦二錢 烏賊魚骨一錢
右件藥入銅器中研如粉每日三四度以銅筋取少許點之
點眼方治眼熱生淫膚赤白翳
右取生蝸牛二枚去其壓子內少許朱砂末於中微火上炙令沸以綿挾取以傅眥上數傅其翳自消
治眼生膚翳及積年翳不退方
右取着風烏驢大肚內蟲三七枚暴乾入石膽半錢同研令細於甆

合內盛之。勿令見風。每日於翳上點三五上。其翳自消。

聖濟總錄萎蕤湯治眼生膚翳

萎蕤去皮　地骨皮去土　赤芍藥各一兩半　甘草炙剉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茯神去木
升麻各一兩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放溫。食後臨卧再服。

蘆會丸治眼熱赤痛及生膚翳

蘆會半兩研　鯉魚膽七枚取汁　熊膽乾者半兩濕者汁一合
石決明刮削淨一兩　麝香研半分
車前子一兩　牛膽乾者半兩濕者汁一合

右七味除膽外。擣研為細末。後入膽汁同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點眼貝齒散治目風熱赤生膚翳

貝齒七枚燒為末細研　真珠一分擣羅為末細研
龍腦研半錢

右三味。合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翳膜上。日三度。

點眼丹砂散治虛熱目赤生膚翳。時癢風淚。兼治白翳

丹砂研如粉　貝齒燒灰各二兩　乾薑炮半兩
衣內白魚四十枚焙令乾

右四味。於淨乳鉢中。研令極細。以熟帛三度羅過。點時仰卧。令人以小指甲點少許。

甤仁散治眼生障翳

甤仁三分　決明子三分　黃連一兩去須　柴胡一兩去苗
萎蕤一兩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黃耆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八味。擣為麁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甤仁煎治眼生障翳昏暗。點大人小兒眼澀。腫赤隱痛

甤仁去皮夾鋪在銀盂底　黃連去須淨洗鋪在甤仁上各二兩

右二味。用古老錢四十九文。鋪在黃連上。以井華水二盞。浸不得過錢。用七年熟艾四兩。緊打成一炷。在古老錢上燒。密蓋盂口。不令出風。候燒過艾炷。去灰并古老錢。黃連甤仁等。取下艾煙。在水內入白

蜜二兩。同煎一盞。去滓。次用

麝香　龍腦各二分　蓬砂一字

右三味。細研。和膏再熬熟。密封。入井水內浸七日。出火毒。凡遇障翳。先用白湯洗眼。燈心點藥入眼內。日三次。勿令見風。

蘆根湯治脾肺熱熏目赤癢生翳

蘆根　木通各一兩半　梔子仁　桔梗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六味。剉如麻豆大。分為二劑。每劑以水六盞。煎至三盞。入生地黃汁半盞。再煎至二盞。去滓。空腹分溫三服。食後。

玄參散治目赤生翳

玄參　柴胡去苗　決明子炒　石膏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各三分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投芒消末半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蜜蒙花散治風氣攻注。兩眼昏暗。眵淚羞明。并暴赤腫眼

蜜蒙花揀淨　石決明用鹽同東流水煮一伏時取出研末
杜蒺藜炒去尖　木賊　羌活　菊花去梗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臘茶清食後調下。

嗃鼻藥治眼中翳膜

雄黃半錢　麝香少許　片腦少許　細辛半兩
白芷半錢　薄荷一錢　焰硝半錢

右為細末。口噙水。用藥少許。蘆筒鼻內嗃之。二次。出淚去風。退翳。大眼亦可吹之。三五次。神妙。

眼科訣髓治眼生翳障詩曰

焦炒蒺藜炙甘草。羌活防風一處擣。更添蟬退一味時。眼中翳障都除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熟水調下。

水照丹

朱砂　海螵蛸二片研水飛　白丁香七個
腦子一皂角子大

右研末蠟和成旋丸如豆大捻作餅子入眼內睡一時以冷水照下洗之洗了收之可用三五次

退翳聖餅子

川芎 羌活 防風 白蒺藜
石膏 菊花 蛇退炙黃 楮實子
青木香 木賊 蒼朮泔浸 青葙子
旋覆花 石決明各等分

右為末蜜丸如小錢大食後冷水嚼下

退翳海螵蛸膏治肺受病翳障黃赤膜遮睛不分晝夜

以海螵蛸不拘多少去麁皮為末將烏雞子一箇煑熟去殼黃用白和螵蛸成膏爐內煅通紅為度取出研入腦子麝少許為末燈心點五七次候赤白却用冷水洗良久再點之

退翳散治小兒浮翳

蛇退五條 海螵蛸二兩 粉草半兩

右為末米飲為丸綠豆大每服十五丸米飲下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眼生浮翳及風毒赤眼疼痛

川黃連淨揀稱不 蕤核仁去皮研細如膏

右二味等分和勻令極細取不蚛大棗五枚割頭少許留之取去核以前藥填滿棗中却取所割下棗頭依前合定以薄綿裹之用水一盞銀器內慢火煎取小半入研了氷片腦子一錢攪勻候冷以銅筯點之功効甚應

青玉散退翳除昏消瘀肉止眵淚療隱澀

龍骨一錢 白土一錢 銅青半錢 輕粉一字
腦子一字

熊膽膏退翳膜遮障除昏澀隱痛及風毒上攻努肉侵睛或暴赤腫痛

右件並研令細每用一字白湯泡洗

羯羊膽一枚大者 白沙蜜半兩 杏仁七枚去皮尖
黃連去須三寸槌碎 南鵬砂半錢別研
乳香少許別研 輕粉少許 馬牙硝半錢別研

右先將膽汁幷蜜傾在瓷盞內次入黃連杏仁浸一宿綿濾過次下餘藥用紙兩三重緊封了掘地坑五寸入藥盞坐定蓋之三七日取出點之

王璆百一選方治翳膜用獨生皷槌頭草以綿裹塞鼻

楊仁齋直指方前麓點翳膏

朱砂二錢 南鵬砂一錢半 蕤仁二十一粒用軟紙去油乾為度
真珠 爛石膏各半錢 熊膽一字
麝少許

右細末用冬蜜研和碗內烝得粘入角罐收用時煎秦皮汁調銅筯點於眼眥頭淚出為效

立消膏治浮翳粟翳霧膜遮睛

雪白鹽揀器中生研少許

右以大燈草蘸鹽輕手指於浮翳就點凡三次不疼痛勿驚恐屢效

衛生家寶黃芩散治大人小兒肝熱眼生翳暈不能視物

黃芩一兩 淡豆豉三兩研

右為末每服二錢用熟猪肝裹藥同喫溫湯送下不拘時候日二三服忌酒麫毒物

蝎附散搐鼻退翳膜

薑粉 附子尖各一分 全蝎一分 薄荷一兩

青黛一兩 鵝不食草半兩

右為細末含水嗃少許於鼻中

清涼枕法

羌活 川芎 淡竹葉 防風
防己 菊花 黑豆 當歸
芍藥 枸杞子 蜜蒙花 山梔子
荊芥 薄荷 甘松 香白芷
旋覆花 地骨皮各等分

右十八味為麁末用袋子盛之枕頭

退明散治氣眼翳退障止冷淚

夏枯草 香附子

右等分為細末茶調下每服二錢

珍珠散

晚蠶沙二兩 穀精草一兩 夜明沙一兩 石決明三兩煅

右為細末每一大錢米泔水調如赤腫上翳用猪肝夾藥札定泔一盞煎至七分先熏後服

茺蔚子丸治氣眼退翳
茺蔚子一兩 蓽澄茄一兩 石决明一兩煅 青葙子一兩
人參半兩 白术半兩 茯苓一兩 甘草半兩炙
枸杞子一兩 羌活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用茶清送下

點翳眼
石蟹二錢如無煅爐甘石代之 蜜陀僧一錢 白丁香一字
硇砂一字四味研細如粉 甤仁取白肉半錢研去油盡
銅青半錢 乳香半錢研細
右七味一處入乳鉢研細入於瓷器收如用時旋取一二錢入片腦少許研匀別入小器中盛之一日兩三次點之神妙

神妙散點翳膜障眼
朴硝二兩安豆腐淋過再建盞煅 辰砂半錢
乳香半錢 玄明粉一分 腦子三字 麝香三字
膽礬半錢 硇砂半錢 南鵬砂半錢
右為細末以銅筯點之研須極細

照水丹神妙眼藥
輕粉一字 腦子半字 麝香半字 辰砂半錢
鵬砂半錢 水銀三字 硇砂半字 銅青半兩
杏仁三粒湯去皮尖
右子細如法研了用蠟一塊如彈子大鎔和匀小合盛旋取作餅臨時安眼頭天明以水一盞照下看膜係前拔夜再用

洗眼方
當歸 黄連 赤芍藥 萎蕤
右四味等分並為㕮咀每次用四錢以水一大碗於銀銚內煎及六七分貯於金或銀銅石器內以紙冪之於紙上開一竅以眼就竅薰之候藥稍温淋洗冷即止如再欲洗即煎熱之一服可使三五次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鼻嗃散取眼目內浮翳膜瘀肉昏瞖立効
烏魚骨 雄黄 細辛 蓽撥
木香 良薑 胡椒 石决明
草决明各二錢 龍腦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川芎二錢

右一十三味為細末先含水一口鼻嗃藥末一字吐了水揉兩目三二十次用角挑角眼一時間取下病根瘀肉脂膜見効五七次取盡

銅綠散乾眼藥治翳膜昏澀浮暈
朱砂二分研水飛 銅綠四錢水飛 輕粉
粉霜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為細末每日乾點三兩筯効

爐甘石乾眼藥貼諸病眼翳膜昏痛
爐甘石燒三次紅取一兩為末 青鹽三錢 黄丹二錢
硇砂一錢 銅綠一錢半 膽礬一錢 輕粉半錢
甤仁去皮取仁研一錢半 白礬三錢
右九味為末每點三兩筯妙

七寶透睛膏點治眼內翳膜昏暈發赤腫疼
真珠末 熊膽研 龍腦研各一錢半
石决明 琥珀各七錢 水晶 龍齒各半兩
右七味為細末水五升石器内熬至一升去滓再熬至一盞入蜜二

兩再熬作膏瓷合內收每點三五筯

金絲膏點治翳膜昏澁睛痛發赤生瘡浮暈遮障多見黑花冷淚羞明
黄連四兩水二升熬膏 硇砂二錢 鵬砂三錢
牙消二錢 輕粉一錢半 白丁香直者二錢
甤仁霜三錢 朱砂二錢水飛 龍腦二字 麝香半錢
右九味為細末入黄連膏內攪匀每日點之多効

透睛膏點眼內翳膜昏亦去睛痛隱澁消瘀肉解腫癢收冷淚
南鵬砂 川朴消各三錢 輕粉一錢半 青鹽一錢
硇砂半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細末入生薑汁和膏或白沙蜜每點少許不過三點自明矣

李東垣試効方撥雲湯
黄耆一分 細辛葉半錢 柴胡七分 生薑五分
荊芥穗一錢 羌活一錢半 防風一錢半 藁本一錢
生甘草一錢 升麻一錢 葛根五分 川芎半錢
知母一錢 黄蘖一錢半 當歸身一錢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

補陽湯治陽不勝其陰乃陰盛陽虛則九竅不通令青白翳見於大眥乃足太陽少陰經中鬱遏足厥陰肝經氣不得上通於目故青白翳內阻也當於太陽少陰經中九原之下以益肝中陽氣衝天上行此乃先補其陽後於足太陽太陰標中標者頭也瀉足厥陰肝經火下伏於陽中乃次治也內經云陰盛陽虛則當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此治法是也每日清晨以腹中無宿食服補陽湯臨臥服益陰丸若天色變大寒大風并勞役預日飲食不調精神不足或氣血俱弱俱不得服候時氣和平天氣如常服之乃先補其陽使陽氣上升通於肝經之末利空竅於目矣

羌活　獨活　甘草　人參

熟地黃　黃芪　白朮各一兩　澤瀉研為末

陳皮各半兩　生地黃炒　白茯苓去皮　知母炒各三錢

柴胡去苗三兩　防風　白芍藥半兩　肉桂去皮一錢

當歸身去蘆酒製三錢

右同為麤末每服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空心宿食消盡服之

連翹益陰丸

羌活　獨活　甘草　當歸尾依前製

防風去蘆　五味子各五錢　石決明燒存性三錢

草決明　細黃芩　黃檗　知母

黃連酒內先製或酒拌潤炒一兩

右件為細末煉蜜為丸如綠豆大每服五十丸漸加至百丸止茶清送下常多服補陽湯少服此藥為不可勝補陽湯恐妨飲食

升陽柴胡湯

羌活　獨活　甘草梢　當歸身

熟地黃各一兩　人參　黃芪　白朮各半兩

澤瀉三錢　白芍藥一兩　陳皮　白茯苓

防風各三錢　生地黃五錢酒炒　肉桂半錢

柴胡去苗一錢半　楮實半兩酒拌　知母三錢酒製夏月加五錢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另合一料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食遠茶清送下五十丸每日與前藥各一服如天氣熱甚加五味子三錢或半兩天門冬去心半兩更加芍藥半兩楮實半兩

張潔古家珍點眼藥除昏退翳截赤定疼

當歸二錢　黃連一兩　防風一兩半　細辛半錢

生甘草一錢

右剉如豆大水一大椀文武火熬滴水中不散為度入去沫熟蜜少許點用

羅謙甫衛生寶鑑五秀重明丸治翳膜遮睛隱澀昏花常服清頭目

甘菊花開頭五百個　荊芥五百穗　木賊去節五百節

楮實五百枚　川椒去目炒五百粒

右末蜜丸彈子大每一丸細嚼時時嚥下食後夠化亦得臨臥亦可忌酒麪辛熱物

撥雲散治因眼發濕熱不退而作翳膜遮眼昏暗羞明隱澀難開

川芎　草龍膽　荊芥穗　楮實

薄荷　羌活　石決明　草決明

蒼朮　大黃　甘草　蜜蒙花

地骨皮　木賊　連翹　川椒

甘菊花　桔梗　石膏　白芷

白蒺藜各等分　檳榔一隻　石燕一隻

右件揀淨各為細末每服三錢溫茶清一觥食後調下日三忌辛熱酒麪魚肉

御藥院方白龍散去翳膜昏澀每用少許鼻內嗃如點少用大有神効

川芒消五兩

右除黑黃腳不用用真白如雪者用銷金銀鍋子內或用新瓦盞子又用熟炭火約及半秤用一小磚火內存放先燒磚熱然後下藥在鍋磚上四面有火慢慢微微近前至鍋擦盖良久鍋內有聲定先去頂上火并瓦鍋中覷不沸顯清明汁外用鐵器或金銀器亦得用鐵鈴出鍋傾藥汁在器中凝潔如玉色者成也若用時少少研細入片白龍腦各等分任用通頂點眼楊用道附廣洲後方云馬牙消光淨者用厚紙裹令按實安在懷內着肉處養一百二十日取出研如粉入少龍腦同研細不計年歲深遠眼內生翳膜漸漸昏暗遠視不明但瞳人不破散並醫得每點用藥末兩米許點目中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還睛丸久服退翳膜除昏暗服百日見効

蒼朮去麤皮土用　木賊去節　小椒去子

甘菊花揀淨 竹葉揀淨 黍粘子已上各二兩
右件為細末熟棗肉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後用
綠豆湯送下日進二服忌醋濕麪酸鹹發眼之物
決明散
荊芥穗 甘菊花各等分 地骨皮不以多少去土
右同為細末每服三錢鹽湯食後送下百日効
釋奇洪潛祭方五退散治眼中翳障
蟬退 蛇退 蠶退紙 猪退蹄
鯪鯉退甲 菊花 防風 草決明
石決明 甘草等分
右末二錢薄荷數葉水小盞煎服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治眼翳生膜有効
石決明 蟬退洗去足嘴各
天竺黃一兩 井泉石 蛇退全者一條去頭足燒存性
一兩 蠶退一兩
鬱金一兩去皮切炒 木賊一兩去節
右為細末瓦瓶煑雄猪肝以苦竹作刀切片食後用三四片蘸藥末

二錢細嚼以肝水嗽口嚥下更加羌活當歸各一兩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治一切雲翳遮睛視物不明於四物湯中加大黃黃
連等分為末蜜丸任意服
衛生至寶點翳眼
青鹽 硇砂各二錢 腦子一字 麝香半字
右研極細如常法點日三次
衆當時大方照水丹磨翳退障
伏退雞子殻燒灰 木賊草去節燒灰等分
右為細末溶蠟二兩藥灰四兩攪勻捏成錠子臨用時火邊旋丸如
芥子大臨卧時各眼中安一粒翌日井花水洗出
目膚翳覆瞳子
論
巢元方病源此言肝臟不足為風熱之氣干之故令目睛翳翳久不散漸
漸侵覆瞳子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人馬白膜漫睛方

以雞翎截之近黑睛及當白睛㓈之膜自聚鈎鑷鈎挽之割去即見
物以綿當眼上着血斷三日瘥
治熱翳漫睛方
以羊筋漱口熟嚼夜卧開目内之即閉目睡去膜明日即瘥千金翼
方以治眯目不明
治風翳方 取死猪鼻燒灰治下篩日一向日水服方寸匕
孫思邈千金翼方眞珠散主目翳覆瞳睛不見物
上光明珠砂半兩 貝子三枚炭火燒之
白魚七枚 乾薑半分
右四味研之如粉以熟帛三篩為散仰卧遣人以小指爪挑少許傅
眼中差亦主白膚翳
七寶散主目翳經年不愈
琥珀一分 白珎珠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馬珂一分 朱砂二分 蕤仁半兩 決明子一分
石膽一分
右九味下篩極細傅目中如小豆日三大良

王燾外臺秘要方小品療眼膚肉生覆瞳子者方
取針燒令赤爍着膚上不過三爍縮也有令人割之三復生不如爍
之良
又療眼黑翳覆瞳子膚起方
貝子四枚燒 空青一兩 礬石一兩熬汁盡
右三味末取如黍米注翳上日二
又凡是黑睛及瞳人瑩薄有瘡翳皆不可用辛韓及温藥洗之並是害眼
之兆宜用秦皮湯洗之
秦皮一兩 梔子仁二七枚 淡竹葉一握
右三味切綿裹以水一大升半着銅器中煎三五沸以綿濾取洗眼
切須淨器物盛之
秦皮湯療毒病衝眼忽生赤翳或白或腫膚起或赤痛不得視光痛入心
肝或眼外浮腫如吹汁出生膜覆珠子
秦皮二兩 前胡二兩 常山二兩 黃芩二兩
升麻二兩 芍藥二兩 白薇二兩 枳實二兩炙
大黃三兩 甘草二兩炙

右十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分三服相去二食頃更服若盛熱者可
加芒消二兩忌海藻菘菜生葱生菜一方加蕤仁一兩梔子仁半兩
延年療眼熱暈白翳覆瞳子方
車前子九分　決明子　黄連各九分　黄芩
秦皮　玄參　沙參　瞿麥
地骨皮　蕤核仁各七分　藍實九合
右十一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食後飲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差
止為度忌猪肉
太平聖惠方朴消散治眼久積頑翳蓋覆瞳人
川朴消二兩　硇砂半分透明者　白礬半兩透明者
右件藥相和研為末將小甆瓶子以慢火炙令熱然後抄藥末徐徐
入在瓶內旋以柳杖子攪撥不令着瓶子四邊又入藥末續續添火
候藥盡良久斷煙以乾瓦子蓋口更以大火燒經一炊久去火候瓶
冷其藥如雪輕輕便成即埋在濕土內七日出火毒訖取出細研每
以銅筯日四五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真珠一兩　地榆二兩剉

右件藥以水二大盞同煑至水盡出取真珠以醋浸五日後用熱水
淘令無醋氣即研令極細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翳上以差為度
聖濟總錄決明子丸治久患膚翳遮覆瞳子
決明子炒　蕤仁去皮　地膚子　白茯苓去黑皮
防風去叉　澤瀉　麥門冬去心焙　茺蔚子
枸杞子　五味子　青葙子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車前子　兔絲子酒浸別擣末各三分　生乾地黄焙乾二分
桂去麄皮半兩　黄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以米
飲下臨卧再服九月服此藥加兔肝一兩一分至二月停甚妙
黄連丸治眼熱生暈翳覆瞳人
黄連去須一兩　車前子　地骨皮去土　黄芩去黑心
沙參　人參各一兩半　蕤仁去皮二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秦皮去麄皮一兩　決明子微炒一兩半　澤瀉
瞿麥各一兩　甘草微炙一兩半
右一十三味並㕮咀焙過擣羅為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食後以温熟水下臨卧再服
決明湯治眼生膚翳遮覆瞳人
決明子微炒　地骨皮　玄參
桔梗炒　柴胡去苗　茯神去木各三分　黄連去須
山梔子仁半兩　羚羊角屑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淨洗淡竹葉十片煎至
七分去滓放温食後服臨卧再服
白鮮皮湯治目膚翳睛及瞳人上有物如蠅翅狀令人視物不明
白鮮皮　款冬花　柴胡去苗　車前子
枳殻去瓤麩炒　黄芩去黑心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百合二兩　菊花　蔓荆實炒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温
服臨卧再服
菊花散治眼目膚翳侵及瞳人如蠅翅狀
菊花　防風去叉　木通剉
仙靈脾剉　荆芥去梗　甘草炙各一兩　木賊剉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用茶半錢匕同點温服
防風丸治眼生翳目系急其翳生瞳人上及瞼腫合痛如鍼刺
防風去叉　山芋各一兩半　姜蕤二兩　赤芍藥一兩半
車前子三兩　秦皮去麄皮　澤瀉各一兩　芎藭二兩
山梔子仁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獨活去蘆頭
白檳榔煨剉　甘菊花揀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臨卧
煎苦竹葉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十一產

眼

眼目證治十九

眼卒生翳膜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卒生翳膜者辯其所由皆因臟腑壅塞不能宣通風邪熱毒傳於肝肺攻注眼目結成翳膜漸侵睛也聖濟總錄論曰眼生翳膜或新或久皆緣腑臟之間風邪毒熱衝發於上蘊結不散其狀非一是故障有內外翳有浮沉或淺或深可治不治龍木論載之詳矣世之俗工往往以鈎割鍼鐮熨烙之法取快一時曾不知此法不慎反致盲瞽蓋翳膜之病有可以鈎割鍼鐮熨烙者有專於服藥者有先服藥及洗點而後用鈎割鍼鐮熨烙者誠能研究經旨洞考六脈以知腑臟虛實然後心諦目察曰是可以服藥曰是可以點洗曰是可以鍼鐮鈎割則豈有妄致損傷者乎今姑摭其服餌之良次以點洗之劑云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因熱生膚赤白膜方

擣枸杞汁洗目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決明子散治眼卒生翳膜視物昏暗及翳覆裹瞳人

決明子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川升麻一兩　玄參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黃芩三分　車前子半兩

梔子仁半兩　地膚子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羖羊角散治眼卒生白翳膜

羖羊角屑半兩　澤瀉半兩　甘菊花一兩　葳蕤半兩

兔絲子半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篩為末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眼卒生赤翳膜侵睛下垂

知母三分　川升麻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大青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旋覆花散治眼下生赤翳膜上黑睛

旋覆花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黃連半兩去須

羚羊角屑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升麻三分　黃芩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猪肉

蛇脫皮散治眼卒生翳膜侵睛不退

蛇脫皮一條燒灰　仙靈脾一兩蒸過

蟬殼半兩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碎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羚羊角散治眼卒生浮翳膜昏暗

羚羊角屑一兩　芎藭半兩　車前子半兩　黃連半兩去須

葳蕤一兩　茺蔚子半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竹葉湯調下一錢忌炙煿熱麵猪肉等物

車前子散治眼卒生翳障疼痛

車前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剉　黃連三分去須

赤芍藥三分　芎藭一兩半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梔子仁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真珠散治眼忽生翳膜赤澀疼痛

真珠末半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黃芩二兩

甘菊花一兩　青葙子二兩　芎藭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食後以溫漿水調下一錢

龍腦煎治眼卒生翳膜

白龍腦半兩　乳香一分　朱砂一分　細辛一分

黃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先將細辛黃連擣羅為散以水一大盞浸一復時用蜜五兩并藥水同煎至四分去滓研龍腦乳香朱砂入水藥內用瓷瓶子盛日四五度點之

真珠膏治眼虛熱目赤痛辛澀翳膜昏暗

真珠末一兩　貝齒五枚燒灰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

胡粉一分　鯉魚膽二枚　白蜜四兩煎濾過

右件藥除魚膽蜜外都研如粉以魚膽汁蜜於銅器中調令勻用慢火煎成稀膏每以銅筋取少許點之日三四上

龍腦膏治眼赤痛辛生浮白膜

龍腦一分　雄雀糞一分

右件藥研如粉以人乳汁一合相和調勻成膏每以銅筋取少許點

雞子殼散治眼辛生翳膜

雞子殼抱子者去膜取白殼皮研一分　貝齒三枚燒灰

右件藥同研令細入甆合中盛每取少許日三五度點之

又方

烏賊魚骨一分　黃丹一分　白礬一分燒灰

右件藥同研如粉入鍊過白蜜二兩用竹筒盛之於飯甑上蒸候飯熟為度以瓷瓶中盛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鹽綠半兩　鹽花一錢　龍腦一豆大

右件藥研如粉以瓷合盛每以半粳米大日三度點之

治眼辛生翳膜遮黑睛宜服此方

蛇蛻皮一條細剪

右以白麵和作餅子炙令焦黑色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及夜臨臥時以溫水調下一錢

治眼辛生瞖膜方

貝齒一兩燒灰　龍腦半錢

右件藥同細研旋取點看瞖上日再用

王氏博濟方仙朮散治眼目瞖膜遮障昏暗退瞖

蒼朮一兩米泔浸淘一兩省　木賊一兩　蟬殼一分淨去土炙杵

穀精草一分　甘草一兩炙　黃芩半兩　蛇退皮一條酒洗焙

乳滴油杵

右七味同為細末每服一錢空心臨臥冷水調下

通神膏治眼生瞖膜赤脉努肉澀癢痛有淚

白砂蜜四兩　青鹽一字　麝香一字　乳香

硇砂半字　當歸半錢　黃連一錢　白礬半字飛過

右八味於乳鉢內輕研破於青竹筒內煮半日用綿濾去滓瓷瓶內收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膜等並退之百一選方作金水膏右云上件藥除蜜外先研令極細却同蜜一處拌勻入新竹筒內用油紙數重以線緊扎勿令水入於淨鍋內用水煮自早至午水乾則添取出傾藥以綿絹濾去滓入淨器中埋地上一宿出點之點罷以溫水洗眼瞖薄者點三五次即隨藥下點藥筋若用金為之最妙多點則取效尤速

聖濟總錄萎蕤丸治眼生瞖膜疼痛昏澀視物不明

萎蕤　車前子　熟乾地黃焙各四兩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黃連去須　獨活去蘆頭　地骨皮

決明子微炒　山梔子仁　白檳榔生剉各一兩半

赤芍藥　芎藭各二兩　秦皮一兩

右一十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食後日二

神效膏治瞖膜遮障眼目風淚出點藥

鉛丹二兩　蜜半斤以綃濾過　硇砂一豆大明淨者

青鹽一錢　馬牙消三錢　白龍腦一錢　白礬一豆大燒過

大豬膽二枚新好者

右八味並入瓷瓶內和勻用重湯於鍋內煮候紫色為度無不住手攪之藥成只於瓶內盛貯封著每遇使時旋取些小以井華水調用銅筋子點有淚下以帛拭之候淚住即再點每晝夜可三五度

治眼生瞖膜方

右採薺菜和根莖葉不拘多少洗淨焙乾碾為末細研每夜臥時先淨洗眼了挑半米許安兩大眥頭澀痛莫疑瞖膜不日自落

點眼香連膏治眼目生瞖膜

白沙蜜三兩竹盛去滓　硇砂三錢[illegible]

乳香研一錢　青鹽一錢研　鉛丹一錢　黃連去須三兩為末。以上六味。除蜜外。並用新汲水三大盞。於銀石器內同熬至一大盞。後入蜜。更用慢火熬成膏。不住手攪。候引之如絲綫。以重綿絞去滓。入瓷瓶內盛。　水銀半錢　輕粉一錢

龍腦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一十味。除煎膏外。將後四味一處細研勻。入在藥膏內。用油單封三五重。緊定。如春夏秋合時。即以麻繩子墜在井底一七日。取出。若冬月合時。即於背陰處封閉二七日出之。除打撲眼外。並可治之

杏仁膏治眼疾瞖膜遮障。但瞳子不破者

杏仁三升湯浸去皮尖雙仁

右一味。每一升以麪裹。於煻灰火中炮熟。去麪。研杏仁壓取油。又取銅綠一錢。與杏油同研。以銅筯點眼差

洗眼通光散。治攀睛瞖膜昏澀風毒腫痛

右用栝蔞一枚。割下頂蓋取瓤。并子同豬胆子擣勻。却入在栝蔞內。用元蓋蓋之。坐淨土上。取桑條子十兩。約長四五寸。簇栝蔞上。用炭火燒。扇之。煙盡將成灰。即住扇。令如灰通研極細。每用二錢。乜沸湯

浸澄清。去脚洗之

楊倓家藏方增明膏。治眼生瞖膜隱澀難開。或暴發赤眼腫痛

盆硝半兩　鵬砂三錢　馬牙硝一錢　青鹽半錢

輕粉半錢　腦子半錢　麝香一字　硇砂一字

右件同研令極細。每用粟米大。點眼內

王璆百一選方治赤眼後生瞖膜

用蔺香子洗淨曬乾。每用一粒。以筯點大眥頭。閉目即覺藥在目內團圓旋轉。藥力過即不轉。須臾自隨眵淚出。惹瞖膜在上。如魚眼。然再易一粒。以病退為度。廬州彭知錄名大辯。昔陽人。渠乃尊提舉頃在臨安。暴得此疾。一醫僧以此藥治之。坐間豁然。酬僧百千。因遂傳侍屢以治人

如神餅子治目生瞖膜

朱砂一錢水飛　烏魚骨去皮一錢細研　木賊去節一錢為末

南鵬砂四皂子大細研

右四味同研三千遍。湯浴蜆少許。以柳枝子攪四十九遍。入腦子少許。更多尤妙。於五月五日合。丸作餅子如菊子大。每用一餅子臨卧安於目眥內。来早以淨水於盞內洗。自見取下者病也。臨卧再用一餅子。可使三次

眼藥宣和京師太尉相對鋪沙家方

蕤仁四十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薏苡仁新者四十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透明鵬砂如指大細研如麿骰多用之赤目少用　生龍腦如鵬砂大細研少者不妨

右四味同研勻。將沙糖如指大。先篩極細。須夾絹篩過。與前藥再研極細。銀瓷合子收之。以銅筯點。凡眼中百疾皆治之

治赤目後暴瞖方

用鵝不食草塞鼻中立瘥

楊仁齋直指方夏枯草散。治眼痛瀽瞖膜

夏枯草　大香附杵淨童尿浸一宿焙　木賊去節童尿浸一宿焙

蠶退紙炒焦存性　細辛

連翹　川芎　當歸須　赤芍藥

蟬殼各半兩　甘草炙　腦荷各二錢半

右末。每二錢。茶清米泔任下。蠶紙。以夜明沙代用

仙朮飲治眼中瞖膜

蒼朮童尿换浸二宿洗淨焙一兩一分　木賊去節童尿浸一宿焙　蟬殼去土　白蛇皮皂角洗焙

白蒺藜炒去刺　穀精草　防風　羌活

川芎　杏仁去尖　甘草生炒各一兩

右末。每一錢。食後蜜湯調下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菩薩膏。眼藥點治久患及新患病眼瞖膜昏澀痛痒

菩薩石　金精石　銀精石　爐甘石燒三次

寒水石　紫英石　井泉石　雲母石

滑石　大赭石十味各三錢研水飛細

乳香　青鹽　硇砂各二錢　龍腦

輕粉各半錢　黃丹一兩研細　蜜十二兩

右六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末。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去滓。入黃丹熬。又蜜再熬。次入諸藥再熬至稠。每日點三五次。神効

退精散治目昏痛。倦涌赤瞳。漸生瞖膜眵淚

荊芥穗二兩　蟬殼　草龍膽　川芎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茶酒調下食後一月見効小可病眼三服効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治眼生瞖膜及班瘡入眼㿜赤已過者瀉青丸主之當半減大黃如大便秘㿜氣未定依方服之

治冰瞖久不去者羚羊角散主之

羚羊角　升麻　細辛等分　甘草半之

右爲細末一半爲散一半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羚羊角散下之食後臨卧米泔水煎服

危亦林得効方洗眼方

韶粉　防風　馬牙消　餅子銅青各等分

右爲末每用一字溫湯調不拘時洗立效

李憲德生堂經驗方涼肝散治初發眼疼才生瞖膜臓腑實者

大黃一兩　蟬退半兩　甘草半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一兩　黃連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三錢米泔水調服肝熱加淡竹葉肺熱加大黃脾熱

加甘草食後服

遠年障瞖

論

太平聖恵方夫眼生瞖障者是風熱毒氣在於臓腑不能宣通蘊積日久漸上衝於目也初即目赤次加澀痛熱毒之氣積而不散結成瞖障固縮若不早治其瞖漸漸粘睛久而難差也聖濟總録論曰障瞖之疾本於風熱毒氣蘊積府藏衝發眼目結搏而成蓋目爲五藏精華肝之外候今風邪毒熱在於藏府不得宣泄上衝於目故爲障瞖初則隱澀赤痛漸成瞖膜退障久而不退或至粘睛癖之難差是爲遠年障瞖

方

太平聖恵方甤仁散治眼障瞖多年不退

甤仁一兩湯浸去赤皮　赤茯苓一兩半　秦艽一兩去苗
柴胡一兩去苗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枳殼一兩半麩炒去瓤
車前子三分　青葙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熱麪毒滑魚肉

石決明丸治眼障瞖經年不消遠視不明

石決明半兩擣羅細研水飛過　決明子　酸棗仁微炒
葳甤　甤仁湯浸去赤皮　胡黃連
藍葉　龍膽去蘆頭　青葙子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羊膽汁和擣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清粥飲下二十丸

又方治眼中一切障瞖不消風熱毒氣上攻眼常漠漠不見物者不計年遠瞖膜厚者此藥頻點極效

石膽一兩細研　波斯鹽緑一兩　石鹽半兩　硇砂半兩
烏賊魚骨三分　甤仁三兩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兩
細辛一兩　決明子二兩　石決明一兩擣羅細研水飛過
防風三兩去蘆頭　鉛丹一兩　黃連三兩去須
貝齒一兩燒灰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擣五七百杵收於甆合中每臧少許更用蜜調如稀餳黍米大於大眥頭日三四度點之

琥珀散治積年疥肉瞖障

琥珀半兩　真珠末一兩　珊瑚半兩　朱砂半兩
硇砂半兩白者　馬牙消半兩　烏賊魚骨半兩先於麁石磨去甲
龍腦好者一錢

右件藥都入乳鉢内研三日令極細每日三五上點之

貝齒散治眼久瞖障不差

貝齒一分　琥珀一分　朱砂半兩　龍腦半分
馬牙消三分

右件藥細研如粉每用少許點之磨盡瞖障爲度

石膽散治眼生瞖膜經年不愈

石膽半分　朱砂半兩　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琥珀一分　真珠末一分　馬珂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決明子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乳鉢内研令勻細每用藥小豆大點大眥頭日二三度妙

決明煎治眼遠年瞖障

馬蹄決明一兩　甤仁湯浸去赤皮一兩半　[illegible]

泰皮 術碎　黃蘗 去麁皮　馬珂 研

紫貝 燒熟研各一兩　波斯鹽綠 三分細研　烏賊魚骨 研

鯉魚膽 四枚

右件藥先將前決明等五味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淨濾去滓次下鹽綠等五味更煎至一小盞於生銅器中盛勿令泄氣每取一大豆許以人乳調點之閉目良久令淚出日二三度

石膽丸治眼生瞖障遠年不差風淚出瘡爛及生瘜肉

石膽 一分細研　硇砂 一分細研　石決明 半兩細研水飛過

鹽綠 一分　烏賊魚骨 半兩　黃連 一兩去須　秦皮 半兩去麁皮

細辛 半兩　乾薑 一分炮裂剉　決明子 三分

龍腦 一分細研　雞舌香 半兩　波斯鹽 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豆夜臨臥於大眥頭各一丸

七寶散治眼瞖障年月深久不能消散

珊瑚　琥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雞子殼 去白膜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研令極細每用時仰臥以銅筯取如綠豆大點於瞖上一食久乃起日三五上點之

琥珀散治眼生瞖障粘睛牢固經年不愈

琥珀 半兩　真珠 一兩　珊瑚 一分　貝齒 一分燒灰

馬珂 一分　朱砂 一分　甤仁 一分湯浸去赤皮

決明子 一分　龍腦 一分　爐甘石 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乳鉢內研如麪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

和劑局方洗眼紫金膏治遠年日近瞖膜遮障攀睛努肉昏暗淚多瞻視不明或風氣攻注瞼生風粟或連眶赤爛怕日羞明隱澀難開並皆治之

朱砂 研　乳香 別研　硼砂 別研　赤芍藥

當歸 洗焙各一分　雄黃 研飛半錢　麝香 [illegible]

黃連 [illegible]

右搗羅為細末入研藥拌勻再擂煉蜜搜和為丸如皂角子大每次用一丸安淨盞內以沸湯泡開於無風處洗藥冷閉目少時候三兩時辰依前洗一貼可洗三五次不得犯銅鐵器內洗如暴赤眼腫者不可洗之

聖濟總錄決明散治眼目一切遠年障瞖皆生努肉赤腫疼痛

石決明　草決明　青葙子　甘草 炙剉

黃蘗 去麁皮　黃連 去須　穀精草　龍骨

白芷　枳實 麩炒　杜蠣 燒　枸杞子

蛇蛻 各一兩　羌活 去蘆頭　蒺蔾子 炒去角　蟬蛻

白附子 炮　黃耆 剉各半兩　魚子 活水中生下者半兩其子用

硫黃 水溫溫洗過　虎睛 一隻切作七片文武火炙乾

每一次杵羅入一片為末

右二十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五更時陳茶清調下日午臨臥再服皆生努肉赤腫疼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見效赤白瞖膜久不見者一七日或二七日其眼如安然眼根枯死者不蕪活者適瞖如頭腦傷酒色遇風雨眼中疼痛者即是活眼若或有此無淚不疼痛者為死眼更不用治

復明膏治目障瞖努肉昏暗

馬牙消 研一兩半　酸漿草 乾者五兩

右二味六月六日入童子小便浸於日中暴之夜或陰雨覆之晴即露之小便耗即旋添至七月初去酸漿草只空暴小便令乾收之別以新瓷盞藥埋淨地深可五寸已來至來年夏至前二日收之其霜飛上盆子蓋以烏雞毛掃取患者以一米粒安大眥頭避風

秘金散治自幼久患痔風攻眼生瞖久藥不差凡瞖膜遮障但睛不損者皆可治

黃連 去須　沙參　太陰玄精石 研　決明子 各一兩

右四味擣研為散每服半錢匕用羊子肝一具竹刀切作縫子摻藥末在內以線繫入瓶中用米泔煑熟分作三服決喫

羌活丸治久患風毒氣攻眼目昏稍赤澀瘀肉生瘡瞖膜遮障不明久患偏正頭疼眼目漸覺細小又兼頭風痛多見黑花

羌活 去蘆頭　天南星 炮　天麻　附子 炮裂去皮臍

旋覆花　芎藭　半夏 湯洗十度　桑螵蛸 炒

青橘皮 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牽牛子 六兩微炒擣取末二兩

藁本 去苗土一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溫水下漸加至三十丸

黃連煎治積年風眼胎赤眼障膜使黑睛不見物

黃連去須 曾青研如粉 地骨白皮各一兩

顆鹽一分 古錢十文 蜜一斤

右六味擣碎以蜜漬安新瓷瓶中以重湯煮一復時後取出以綿濾去滓內於瓶子中著地上露兩宿後旋以銅筯取少許點目中日三五度

照水丸治眼生瞖障

龍腦 滑石 丹砂細研各 烏賊魚骨去甲

右四味各秤一錢研細再同研勻先刲黃雄鷄子大兩三枚於新白瓷盞內慢火上鎔用紗帛子濾過在淨盞內再鎔了將前藥末同共拌和捏作餅子如半破豌豆大用薄綃或紗袋子盛了以硇砂半兩放在淨椀內上交橫安竹片放藥在上面鋪着借硇砂氣熏用大楪一片合椀口勿令透氣撅一地坑放藥椀在坑內用竹箄子一片蓋了然後以黃土蓋之七日出淨瓷瓶中收其硇砂不用如患浮瞖膜侵瞳人及一切目疾但臨卧將一餅子𠜇在眼眥頭卽睡至曉用水一椀向東覷水椀其藥自落在水中淨浴却用綃帛子褁起安潔淨

處臨卧依前再使每餅可用半月候藥力慢時方易一餅如兩目有疾卽用兩餅

點眼還睛膏治一切瞖障

黃連去須 鉛丹水飛過各一兩 黃蘗去麄皮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 杏仁去皮尖雙仁各七枚

龍腦研半錢 白沙蜜四兩

右七味除龍腦鉛丹蜜外各擣碎用井水二盞及蜜鉛丹攪勻浸三日後入銀石器內文武火熬及一半綿濾去滓入龍腦成膏瓷合子內密封掘地埋一宿出火毒不拘時候點之

黃金膏治一切眼退瞖

黃蘗去麄皮爲末 蛇蛻爲末

右二味等分以酸漿水一升熳火熬令稀稠似乳放冷點兩眥

治目瞖方

右以芥子一粒輕手挼入眼中候日出以井華水雞子清洗之

龍木論神仙照水膏治障瞖

蠟一兩 黃丹一兩 蛇蛻一分燒灰 水銀一錢

初生烏鷄鷇一箇

右用柳木槌研細滴蠟爲餅臨卧用之候天明將水點眼藥墜水中瞖膜盡去

眼科訣髓聖僧丸京東門李負外子患眼三年不見遇一僧人授此方服之一月退瞖障大光明

羌活 川芎 防風 木賊

甘草 蒼朮 青皮 菊花

石膏 蒺藜各一兩 枸杞子 蛇退

石決明各半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食後冷水下半丸忌毒物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神驗點瞖藥照水丹

朱砂半錢 海螵蛸一錢

右二味乳鉢內細碾水飛過澄取又用黃蠟少許溶旋入藥待要用時就火旋丸如蘿蔔子大臨睡時用一丸點入眼角緊合眼睡着次日用溫湯洗下未全退者更用一服極妙用此藥後或更以所製藥與之尤妙明醫者自能斟酌但眼患比他疾不同

段奇野夫多效方春雪膏點年深日近眼內瞖膜遮障於肉攀睛澀痛

好淨蜜一斤

右先用沙鍋或銀石器內入甜水三椀川黃連四兩搥碎入鍋內慢火熬至一半綃濾滓入蜜在內豬膽三箇取汁在內去膽皮不用又用生薑四兩切細爛研取汁在內共蜜慢火再熬一頓飯久看稀稠得所取下火來候冷入下次研者藥輕粉一錢蓬鵬砂一錢梅花腦子半錢麝香半錢蕤仁十箇去皮淨鉢研如泥用次入四味再研勻後別鉢內研斑猫芫青紅娘子三味各用肥大者五箇去頭足翅焙乳鉢內研三味極勻細入在龍麝內再研勻膩如粉便入冷膏子內又同研千百遍瓷合內收每用竹杖子或骨柱子點眼未大夜卧用如病大加上藥點一月見效

劉孟容瑣碎錄眼瞖膜久年不散每日三次以舌舐其膜漸下絲入鼻氣使然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槐星膏治遠年日近不覩光明七十二種病眼等

黃連 苦參各一錢 烏魚骨 蕤仁去皮

草龍膽 白丁香 石決明各半兩

七味水三升熬至半升去滓入白沙蜜四兩再熬稠入
輕粉　銅綠　龍腦各半錢　馬牙消
硇砂　鵬砂　乳香各二錢
右七味再研為細末一處勻入前膏內攪合內收之每點三五筯

真砑兒眼藥善治遠年日近瞖膜瘀肉昏暈隱澀不明
爐甘石二兩　朴消一兩半
二味埚內固濟燒一日水飛末出火毒
黃丹　蜜陀僧各一兩水飛　朱砂
銅綠各半兩　青鹽　玄精石　硇砂
鵬砂各三錢　白丁香揀者三錢　輕粉二錢
右為細末用黃連一兩碎水一椀熬煮至一盞滴水不散去滓下白沙蜜一斤同慢火熬入前十味勻文武火熬至稀稠得所每夜點兩三筯覺眼內及澀是驗便睡至早辰覺眼微致頻點磨消瞖膜點有澀難開莫怪是效點十日驗

照水丹治遠年日近瞖膜瘀肉昏暗癢痛
蛇退皮一條全者淨燒灰細研　水銀一錢與黃丹一錢同研砂子
烏雞子一箇去膜細研如粉　硇砂一錢細研　烏賊魚骨二錢研如粉
右取黃蠟半兩溶汁入前藥末同熬成膏柳枝子攪之勻丸如麻子大或指甲上按作餅子每用二餅放貼於眼大眥或眼瞖膜上臨卧以明旦未洗面時用水一大椀取藥放入水中照其藥自落於水中看却下瞖膜多少未下再貼必驗積瞖膜厚者不過半月小可者三五日效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重明膏治眼內雲瞖無問遠年不退者及諸般眼疾昏花等眞八徒點眼內生白翳十二三年治不效得此方點退瞖即日安痊復故只內障不治
訶子二兩　黃丹四兩　蜜八兩　柳枝四十寸
右將蜜煉淨用絹濾過盛於甆器內將訶子黃丹入蜜內於風爐上熬用手一順攪之文武火不許太過熬成金絲膏用手撚不粘手為度又用東南上桃條手折寸長一白椀用水三大椀熬至一椀將前膏子用桃條水解稀稠得所用淨甆器收貯密蓋封於地上頓放三日令去火毒再用絹濾過方用熬藥時雞犬婦人皆避之

李東垣蘭室祕藏百點膏張濟氏病瞖六十日以上遮瞳人因此藥見效
黃連揀淨洗二錢剉如麻豆大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再入下項藥
當歸身六分　甘草六分　防風八分　蕤仁去皮殼三分
右各剉如麻豆大蕤仁別研如泥同熬至滴在水中不散去沫入蜜少許再熬少時為度臨卧點尤效

黃芩黃連湯
黃芩酒洗炒一兩　黃連酒洗炒一兩
草龍膽酒洗四遍炒四遍　酒生地黃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煎服

韓義和煙霞聖效方復明膏點遠年近日雲瞖瘀肉攀睛一切病眼治之
黃連去須土　防風去蘆頭　黃丹水飛各一兩
訶子一對去核用皮　白丁香二兩水飛
柳桃枝四兩剉碎　蜜一斤用舊慈同煎去滓
右件先將黃連等五味用水四升砂鍋內熬至水欲藥乎綿濾過同蜜再熬數沸後下黃丹滴水不散土內埋一二日去其火毒曾經眾施

孫氏仁存活法祕方黃蘗竹瀝膏
苦竹一截入黃蘗皮塞竹內令藥滿
右用磚對立置竹於上兩頭安淨器以火於下燒候滴瀝盡收之以釵股點入眼中

又方
海螵蛸末一錢　腦子少許
右研細銅筯點入眼中

危亦林得效方開明丸治年深日近瞖障昏蒙叡無所見一切目疾
熟地黃兩半酒洗　兔絲子酒洗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　蕤仁去皮　決明子　地膚子
茺蔚子　枸杞子　黃芩　五味子
防風去蘆　澤瀉　細辛去葉不見火
杏仁炒去皮尖　北亭藶炒　青葙子各一兩　桂皮半兩
羊肝酒煮白羊者只用肝薄切瓦上焙乾了作末或只以肝煮研爛為丸不可太寬少則以蜜添之
右為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熱水下日三服仍戒忌生薑糟酒炙煿等熱物

龍腦膏治遠年近日瞖膜遮障攀睛瘀肉連脏赤爛視物昏暗不覩光明

隱澁多淚迎風難開治之神效

爐甘石（不以多少煅紅梅花色者為度用甘草湯淬大如七次入黃連淬七次用） 黃連（不以多少搥碎水浸一宿去滓將所煅爐甘石淬七次了用黃連水細研飛過候澄在下去上面水盡乾再用前冷水研極細在通得一兩三錢）

桑柴灰（羅過二錢） 龍膽草（不以多少洗淨日乾不見火細研為末一錢）

好黃丹（水飛半錢）

右件同白蜜四兩一處入在一紫黑瓷器內文武火慢熬以竹篦子攪如漆色不粘手為度切勿犯生水仍不用鐵器熬藥藥成依舊以瓷器盛頓每服用如皂角子大新汲水半盞化開洗三日不用每日洗數次無妨藥盞須用紙蓋不可犯灰塵撥赤目極有功效

孫允賢醫方大成撥雲散治久新病眼昏澁難開翳膜遮睛或成努肉或暴發赤眼腫痛並皆治之

爐甘石（四兩煉） 黃連（七錢銼碎以水一碗煎熬至今去滓）

朴消（半兩細研）

以上先將爐甘石末入甘鍋內開口煆令外有霞色為度次將入黃連朴消水中浸飛過候乾又入黃連半錢水飛過再候乾次入

白礬（生用一半飛過二錢一半） 膩粉（別研） 黃連末（半兩）

青鹽 白丁香（別研） 乳香（別研）

鉛白霜（各研一字） 膽礬 銅青（兩半） 硇砂（別研）

右為末同前件藥合和令勻每用少許點眼

袁當時大方川芎丸治遠年近日風毒氣眼昏暗赤澁內生瘡翳膜遮障不明久新偏正頭疼眼目東小夾腦風下注多見黑花

川芎 羌活 天麻 旋覆花

秦皮 南星 藁本（各一兩） 黑牽牛（六兩取末二兩餘者不用）

右七味一處為末後入藁本牽牛末和勻生薑自然汁煮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鹽酒下

消翳散治目內翳不以年代皆可通透并去障翳苦薑采曬乾為細末每點少許於目中合目少時其翳去大皆內消如神

目息肉淫膚

論

巢元方病源息肉淫膚者此由邪熱在藏氣衝於目熱氣加於血脈蘊積不散結而生息肉在於白睛膚瞼之間即謂之息肉淫膚也又云夫目生淫膚息肉其根皆從目眥染漸而起五藏六府之精華上注於目目宗脈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十二經脈有起內眥兊眥者風熱乘於藏府藏府生熱熱氣熏肝衝發於目熱搏血結故生淫膚息肉割之而傷經脈者則令痛不止血出不住即須方藥除療之聖濟總錄論曰脾肺有熱蘊積不散傳播肝經流注血脈上衝於目發於瞼眥息肉脹起攀系白睛隱澁妨悶故謂之息肉淫膚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中息肉

驢脂 石鹽（末）

右二味和合令調注目兩眥頭日三夜一瘥聖濟總錄云治眼中息肉名點眼食鹽膏右二味先熬驢脂後下食鹽調成膏以銅筯點如黍米許於目眥頭日三夜一

又方

右以五加皮不聞水聲者根去土取皮擣末一升和上酒二升浸七日外一日兩時服之禁醋二七日病者生瘡若不出未得藥口以主熨湯浴之取毒瘡出瘥

瀉肝湯治眼赤漠漠不見物息肉生

柴胡 芍藥 大黃（各四兩） 決明子

澤瀉 黃芩 杏仁（各三兩） 升麻

枳實 梔子仁 竹葉（各二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二升七合分三服熱多體壯加大黃一兩羸老去大黃加梔子仁五兩

治目中生息肉膚翳稍長欲滿目閉瞳子及生珠管方

貝齒（七枚燒末） 真珠（等分）

右二味合治如粉以注翳肉上日三度甚良亦治目中眯不出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人眼熱冷膚肉閣方

光明朱砂（一兩研） 硇砂（半錢研） 漿水（一大升）

右三味以五月五日合置銅器中日暴使乾用刀子刮取以新帛裹之每夜眠時以草莛著一本許安眼四眥各一米壹一月間內外翳者皆愈忌生血物

必效療眼熱努肉及赤療方
黃連一兩碎　竹葉一兩切
右二味以水一升半煎取半升置銅器中湯上煎似稀餳止卧時點
眼中熱淚出即差
謝道人療眼風熱生赤肉方
大黃二兩　黃芩一兩　甘草炙　人參
地骨白皮　決明子各三兩　防風　石膽
地膚子　黃連　兔肝各一兩　車前子一升
螢火蟲一百枚
右十三味擣篩為散以鯉魚膽一合和丸飲下十五丸至三十丸忌
猪肉海藻菘菜
聖濟總錄前胡湯治眼赤膜不見物或生息肉
前胡去蘆頭　決明子炒　黃連去須　芍藥
大黃剉炒　升麻各二兩　山梔子仁　枳殼去瓤麩炒各
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

下芒消末一錢匕食後卧溫服
柴胡湯治眼赤息肉生瞖膜漢不見物
柴胡去苗　大黃剉炒各一兩半　決明子炒
澤瀉　升麻　芍藥　白茯苓去黑皮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一十四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
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萎蕤湯治眼生息肉淫膚
萎蕤　升麻　黃連去鬚各一兩半
秦皮去麤皮三分　地骨皮　山梔子仁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
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點眼蝸牛漿方治息肉淫膚赤白膜
生蝸牛一枚
右一味去其靨內丹砂末於口中火上炙沸以綿注取汁傅眥中

又方
丹砂不以多少
右一味五月五日研令如粉置銅器中以漿水臘水各一盞浸一日
暴乾用銅刀子刮取再研以瓷合收每點如黍米大於目眥頭如此
一月愈
治息肉淫膚赤白膜點眼雀糞膏方方見目生膚瞖門
又方
薤白新者
右一味以刀截安膚瞖上令徧膜皆着膚止復為
又方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生用七枚
右一味細嚼吐於手掌內以綿纏筯頭點於努肉上不過三五度差
點眼白礬粉治目熱息肉淫膚赤白膜
白礬光明淨者半兩
右一味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瞖上即淚出以新綿拭之其病逐
淚出
通神膏治眼瞖膜赤脉息肉澀磣癢痛有淚
白沙蜜四兩　青鹽研　麝香研各一字　乳香研
硇砂飛過　白礬飛過各半兩　當歸為末半錢

黃連去須為末一錢
右八味同研令勻入青竹筒內慢火煑半日候冷綿濾去滓瓷瓶收
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與息肉等俱下
洗輪散治風熱攻注眼生息肉退瞖膜止疼痛
秦皮去麤皮　黃連去須　仙靈脾　槐花各半兩
犀角鎊一分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用半錢匕以新水調澄清洗之
金波膏治目生息肉
黃連宣州者去須四兩　黃蘗金州者三兩以上二味剉碎
以水二碗煑一宿於銀器內熬取半碗濾過　蕤仁去皮半兩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雙仁
右四味研蕤仁杏仁如粉入前藥汁內同熬及一盞更濾過入好蜜
少許麝香一錢白礬硇砂各一字飛過空青三錢如無只以生青代
之略推碎龍腦二錢以絹袋子盛在藥內又熬及一半於冷水內滴
候藥在水中不散即膏成用淨瓶密封於飯上蒸三度每度入井內
浸過經冷以銀瓷器收貯點如常法神妙

菊花湯治息肉淫膚枥發瞼眥漸漸脹起攀系白睛

菊花　茯神去木　防風去叉　玄參

升麻剉　石膏碎　芎藭剉　葛根剉各一兩

大黃剉炒一兩半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放温服臨卧再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十四巧

草　市糴粮草三

宋會要乾道元年正月十一日詔知吉州曾立象措置和糴米三十萬碩職事脩舉特轉一官立象言吉州守臣和糴米三十萬碩除已起發外用過水脚縻費一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餘貫兵稍食米八百九十餘碩並係本州節省用度專一椿充上件起綱支遣職事脩舉故有是命二十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窃見輦轂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糧一百五十餘萬碩雖全仰兩浙苗米然所得不過八十餘萬碩其餘七十餘萬碩盡係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斛近蒙朝廷專委措置收糴至今方糴得坐倉并倉米共一十八萬碩比之去歲猶少一十萬碩自今米價愈高幾本錢比常年足備猶慮折中將來米數數少收糴不足乞下戶部以大農一歲經常之費將諸倉見在米及已撥定諸路合發綱運會約尚欠之數却取今歲諸路泛拋和糴應副江上諸軍之餘令裝發三四十萬碩赴行在其諸倉收到糴本錢上糴坐倉米斛湊足一歲之用若有餘則令項椿積以增儲蓄庶免收糴客米重費糴本詔江西轉運司於已科合赴淮西總領所交納隆興二年上供米內改撥三十萬碩前來行在送納所有省倉并戶部糴場合糴米斛司農寺更切多方措置廣數收糴相兼應副支遣二月二十五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今歲米價比之常年增加兩倍以上兼浙西自此以後米穀日少必艱糴及通年之數欲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一十萬碩以補歲用詔淮西總領所委官置場和糴米一十萬碩所有本錢欲從朝廷支降仍仰每旬開具糴到米數用過本錢申朝廷總會七月十日兩浙運判姜詵言本司每年戶部科撥錢前馬步三司并御馬良馬騏驥院并餘杭南蕩兩監馬草合用本錢承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取撥殿前司獻納酒坊息錢充本所有乾道元年合用馬草錢乞依已降指揮取撥酒坊息錢或科撥賣有案名錢應副支遣詔令年馬草合用本錢從戶部取見的實錢數於三衙酒坊息錢內殿前司四分馬步軍司各三分徑自取撥充本收買却將本司今年合收椿移用錢三十萬貫除朝廷科撥支使外餘數盡行起發赴左藏南庫送納椿管十二日戶部言內外大軍等合用糧米萬數浩瀚今歲浙西州軍早禾豐熟秋成有望欲下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別糴米五十萬碩赴行在省倉令項椿管

所有本錢已於浙西逐州軍見賣度牒錢內就便截撥九十二萬二千貫其餘闕錢已令禮部給降度牒下兩浙轉運司拘撥出賣湊數充本從之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訪聞去歲江西湖以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覓糶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官以關會償價許之選以輸官狀所在往往折價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前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耶乞詔有司申嚴法禁力革前之四弊仍令州縣各隨其時價之貴賤鄉土之有無依昂而損益之明與支降水脚之費俾之勿得收耗通行使用關會之類俾之無所阻節且命逐路漕臣時暫察之則人皆樂輸官亦易辦上下皆得其利矣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常平官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便必許無赦以俟遣使按實十月十一日執政進呈司馬仍奏乞增價和糴及禁止加量不收糜費事上曰此事只在得人若增添價直卻恐又有情弊十三日執政進呈江東常平司見在錢米數上曰可行下諸路催促趁時收糴仍不得挨援準備不測差官前去點檢上又曰聞江西米價甚平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當收糴者只緣水脚患有所費上

曰用軍中車船如何适奏曰恐亦可用宗吏司請奏決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宰執進呈陳敏乞收糴客人興販米斛并椿留帥司和糴米應副本軍支遣上曰客人販米豈可疆糴帥司和糴米可椿留不得擅自支動二月十三日淮南轉運判官韓元龍奏淮東路逐年收買鎮江諸軍一半本色馬草二十五萬束赴鎮江府北草場交納所用本錢每束一百文省計錢二萬五千貫文係兩浙轉運司分下兩浙州軍支撥應副本司照應本路所買馬草係是茭草八九月內收刈十月始能裝發之間湖水不應隔江阻淵粮於津發若不別行措置竊慮遲滯有誤支遣欲於瓜洲鎮置場交受令鎮江府諸軍用船過江前來就支上是一水去處快便其監官令本洲監鎮戎監門巡檢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揮引差官一員同共收納就用鎮江府北草場合千人吏行管幹吏不別差官支從之四月四日執政進呈王炎等乞住罷和糴米上曰已糴到若干汪澈等奏曰糴四十一萬斛上曰聞近日民間已闕食米價必增可依住糴無至亦增其價五月十八日詔戶部別降本錢一百萬貫以錢銀會子品搭支給從委清疆官一員就和糴場照應市價措置招誘客人廣行中糴當官支給價錢不得減剋作弊其糴到米斛項如法椿管仍逐司具申尚書省六月二十六日申

書舍人王曮起居舍人陳良又言准御封附下看詳文字爲臣僚言和糴之弊臣不避鈇鉞之誅冒陛下悉言之夫和糴之法古亦有之而今日之害獨及於民者守令之罪也何則上之所以和糴於民者不過備國之戎闕爾令朝廷拋降和糴雖有定數而州縣額外所科倍之矣朝廷降糴本於州縣而州縣虧戎十不支一二矣名爲和糴而朝夕誅求於笞竿捶楚之間郡守縣令爲陛下牧民此豈不傷天之和氣而致陰陽之乖戾哉若以爲國不可無三年之蓄而和糴必不可罷則不若令州縣名置一場州委司戶縣委主簿掌之秋成之際開場收糴少增時價以誘致之俾轉運司嚴立約束必使無斛面之增無乞取之弊米到則直給無艱阻且散榜鄉村市鎮重行禁止豪戶之收糴則貧民下戶願出米而得錢者皆欣然而來矣若朝廷所降糴本止於官告度牒之屬當先期降付使之變轉至開場日使得本錢如是則和糴雖未嘗罷而有罷之之實其爲公私之利豈不博哉乞申嚴見行條法令諸路監司覺察從之七月一日戶部侍郎方滋言今年川廣置發到馬數倍多已分撥殿前馬步軍司收管養餵除舊管馬草自有歲計今新馬約度闕少草數浩瀚理合別項計置已令淮南轉運司充那本錢分委官屬就揚州揚子橋瓜洲共買五十萬束和

州及裕溪口共買五十萬束照應市價收買不得抑勒從之二十五日詔戶部給降茶鹽鈔引五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招誘客人請買置場糴米其糴到米專委守臣認數椿管具約束事件令戶部檢坐前後指揮行下以監行在省倉下界兼監戶部和糴場鄭人傑言年來豐熟米價低平荊門襄陽郢州之米每碩不過一千所出亦多荊門沙市郢州管下舟車輻輳米價亦不過兩千諸州皆有倉廒可以藏此欲望朝廷措置拋降鹽鈔下荊門軍郢州荊南襄陽等處曉諭客人承買彼得以徑去支請此得以變易錢本專委逐州通判置場收糴故有是命三年六月三日金房開達州都統制司言本司所部軍馬每月合支糧料並係四川總領所逐年立爲定額措數料本錢付金州和糴持月支遣昨來本州蓁經殘破艱於糴買軍糧不接不免充那金州歲計軍糧及取撥常等諸司斛斗並夫頓船水陸般運又官破口食倍有所費實非久計望下四川總領所依興元府洋州體例差官前來金州置場委官措置糴買如上件椿積斛斗日後不有支使即乞依例於金州夏秋兩稅糴軍糧內對撥以新易陳先次免椿詔禮部給降度牒三百道赴四川總領所專委官前去本州措置收糴米斛七月二十三日詔見創蓋二百萬碩倉敖所有合儲

積米斛候將來秋成收糴八十七萬碩並係的支歲計支遣外充新倉樁
辦之數戶部侍郎曾懷開具下項一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就新倉收
糴米三十萬碩一乾道三年委逐路轉運司糴米一百萬碩欲於內樁留
六十萬碩充內外大軍歲計外餘四十萬碩起赴行在新倉送納一今歲
豐稔米價低小欲令漕臣收糴米一十五萬碩前來行在新倉交納一乾
道元年降本委江東轉運沈樞收糴米斛除已糴到外尚有見在本錢可
以糴米二萬餘碩乞收糴赴行在新倉送納以上共計八十七萬碩並係
新倉樁積之數從之閏七月二十八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郎劉珙言
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為尤甚朝廷知其害故嘗下獨免之令矣遠方之民
率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抛州縣既之賤錢特何置場收糴民間謂引
無用則與白着一同每歲諸路綱運欠折少以千計多以萬計取之於此
損之於彼儻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欲望降詔偶和糴之數
絕白着之害以裕民力從之掌進呈劉珙劄子及進呈江西湖南常平
米數上曰可於江西取十萬湖南五萬以充和糴之數令兩路繳回元給
降關子庶幾不致科擾百姓為一方害也八月十三日戶部侍郎曾懷等
言兩淮今歲豐熟可以就便和糴欲乞於揚州高郵軍和州并六合巢縣

令逐處守臣縣令措置置場趁此秋成依市價各如糴米三萬碩共十五
萬碩就逐處樁管即不得科抑減尅搔擾所有本錢於建康鎮江府糴常
平米見在本錢支撥三十萬貫如有不足錢數即於淮東茶鹽司合發令
年寬剩鹽本錢內湊數支撥令逐州守臣縣令盡本收糴從之九月二十
四日臣僚言伏見前月以來天作淫雨江淮浙間皆被其害陛下憂軫百
姓夜不遑寐祈天禱神磬竭情懇故能銷去猜災轉禍為福然稍總之在
田禾則者經此已浸已同腐草高田雖無甚損亦多芽蘖萩栗刈穫或恐
絕望然則今歲通諸路計之不得以為豐年明矣乞詔戶部將已抛下和
糴大斛之數更議樁節如果不可減則乞行下逐路轉運司令均束州郡
只得以官錢措置坐倉收糴無得輒配於民從之十一月二日南郊赦昨
降指揮兩浙江東路州軍人戶有田一萬畝出糴和糴米二千五百碩未
納米數已降指揮並與除放所有八千畝以上合出糴和糴米一千五百
碩未有該載可令漕臣將末拘收合出糴米數並依除放同日南郊赦令
歲抛下諸路州縣和糴斛米已降指揮令轉運司措置收糴毋得抑配其
間災傷去處隨輕重減除數目更不均下他處收糴十二月二日詔戶部
支降三合同關子一十萬貫應副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收糴其

已給降茶引二十五萬貫仰本所相度如委實變轉不行即盡數繳納赴
行在從本路總領鍾世明請也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高郵軍駐劄御前武
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陳敏言沿江兩淮諸軍所有戰馬合收買草料欲
乞依三司則例行下所屬給錢令諸軍自行收買詔令本路轉運司依年
例應副五月三日戶部言朝廷每給降見錢關子末茶引度牒乳香品搭
錢銀下江浙州軍和糴米斛訪聞多不遵元降指揮置場和糴卻於民間
科數收糴實為搔擾理合別行措置令更下給降度牒關引欲改降新印
會子品搭錢銀支降本錢一百二十五萬貫每碩大約價錢二貫五伯文
省收糴五十萬碩鎮江府一十萬碩計本錢二十五萬貫會子一十四萬
貫銀五萬五千貫見錢五萬五千貫建康府二十萬碩計本錢五十萬貫
會子二十八萬貫銀十萬貫見錢一十一萬貫池州五萬碩計本錢一十
二萬五千貫會子七萬貫銀二萬七千五百貫見錢二萬七千五百貫隆
興府一十五萬碩計本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且每碩作二貫五百文科降
緣本府米價比之其餘去處低賤仍將糴本使不盡錢認數樁管准備充
起米水腳支用會子二十一萬貫銀八萬五千五百貫見錢八萬二千五
百貫令逐處各委官一員置場收糴仍每旬具糴到米數并用過本錢申

三省國用司下戶部稽考施行從之八月十八日詔兩浙轉運司於浙西
州軍豐熟去處共糴米四十萬碩從本司去委逐州官置場依市價收糴
並限十一月終數足每糴及五萬碩所委官與減二年磨勘即不得因科
擾九月二日隆興府言本府蒙抛降和糴米一十五萬碩緣旱田收成租
了稅賦年例糴買米斛難仰客販今來上江贛吉袁撫州建昌軍亦自荒
歉少得客人般運本府難以收糴乞賜蠲免詔江西轉運司依隆興府所
申擬前項所糴米一十五萬碩拘收本錢均撥於本路豐熟州軍專委守
臣措置收糴五年七月二日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葉衡言
今夏自二麥收成之後米價日就減損乞支降官會數百萬道付三總領
司趁時兌易錢銀收糴米斛以為儲蓄之備詔令左藏南庫支降會子一
百二十萬貫均付三總領所候秋成收糴米斛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訪聞從來委官置場和糴米斛多
是被干僧公吏與中貴之人通同作弊比之市直高擡價例贏落官錢所
委官估不省察或糴濕惡米斛不耐久貯用而腐爛失陷官物今來已降
本錢令浙西江東湖北和糴竊慮循習前弊欲下三總領所及兩浙江東
湖北轉運司嚴行約束所委官究心措置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如敢依前

作弊，仰具名奏劾，當重寘典憲。從之。十七日，詔左藏南庫支降會子十二萬貫，均付兩淮總領所，差官置場收糴馬料十萬碩。四月十五日，戶部侍郎江浙荊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史正志言：戶部去歲降本錢三百九十五萬餘貫，每斗約三百文省，為率約糴米一百三十萬碩，今乞依例支降上件銀會充本，即係戶部今秋合降之數，從本司分撥豐熟州軍隨市收糴。詔於戶部窠名錢內支撥一百四十萬貫充糴本使用。五日，八日，淮南路轉運判官胡昉言：本路二麥苗稼豐茂，倍如常年，向去收成必廣。唯是水鄉低下去處無麥可收，兼民間闕錢，竊慮難為收糴，欲令逐州軍支降銀會三二十萬貫，依市價收糴，樁積，候朝廷科撥，或水鄉有闕食人戶，於內賑借，候秋成日，却令拘收本斛送納。詔令發運司依所乞措置。八月四日，中書門下言：已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收糴及取撥馬料共七十二萬三千餘碩，應副三衙等處乾道六年十月一日至乾道七年九月終一歲支遣，并收買馬草三百四十餘萬束，應副乾道七年一全年大軍支遣。今來正是收刈之時，自合廣行儲蓄。詔令呂正己、胡昉分下豐熟州軍，專委官別行收糴馬料五十萬碩、馬草三百萬束，料以稻子、大麥，草以稻草、乾茭、人草相兼收買，就逐處沿流樁管，合用本錢令左藏南庫支降。十月八日，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王佐言：竊見行在日來街市米價增長，蓋緣官司和糴價數日增，竊慮日後愈見翔貴，有妨細民食用。今將納到綱運并見在米約度可以支充乾道七年歲計使用，欲乞將省倉坐倉并和糴場所糴客米並權行住糴，其糴本錢却行樁管，候米價稍平日依舊收糴。詔戶部出榜曉諭。十二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昨來江西湖南路每歲各有和糴米數，近年兩浙州軍豐熟，權行住糴。今歲淮浙閒有水旱去處，恐妨來年歲計，理合措置，依舊收糴。欲令江西湖南轉運司各行下所部州軍和糴米二十萬碩，降本錢三十萬貫，江西發赴建康府總領所，湖南米赴鄂州總領所樁管，仍逐旋具糴到米數及價錢、水腳錢申尚書省。詔江西委龔茂良、湖南委司馬倬專一措置，於豐熟州軍收糴，不得抑擾闕誤。二十一日，戶部言：兩浙州軍乾道六年分有未起樁額降本錢一十七萬一千七百餘貫，內紹興府二萬七千七百七十餘貫、衢州五萬四百三十貫六百三十文、台州四萬六千二百八十貫、處州七千五百貫、明州三萬一千五百貫、秀州八千二百一十六貫七百四十八文，欲將逐州前項未起錢，委兩浙漕司於豐熟去處置場，委官收糴米斛前來豐儲倉送納。從之。七年二月九日，戶部言：昨承指揮，令兩浙轉運司分撥

豐熟州軍收糴馬料五十萬碩，於內起發四十萬碩赴建康府總領所，承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權行住糴，已係本司申乞糴到二十三萬餘碩外，有未糴數多，若行住糴，竊慮有誤軍支用。秀州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三萬二百五十七碩七斗，未糴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二碩三斗。平江府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二萬九百七十碩三斗，未糴計八萬四千二十九碩七斗。常平元糴三十五萬碩，已糴七萬六千五百九十碩五斗一升，未糴七萬三千四百九十碩四斗九升。江陰軍元糴四萬碩，已糴三萬碩，未糴一萬碩。鎮江府元糴一十萬碩，已糴七萬五千碩，未糴二萬五千碩。已上共五十萬碩。除一十萬碩就秀州樁管外，有四十萬碩並赴建康府總領所納。詔除秀州住糴外，餘依。五月十二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王之奇言：四川總領所和糴軍糧，通水運州軍，本所自行和糴，水運所不通者，和糴於民，又以不足之數，充糴利路沿邊諸州稅米，將有名無實之錢，比折價直，虧損常賦，以至邊州空虛，官吏請俸，軍兵衣糧皆無以支給，不免誅求於民常賦之外，又有此橫斂，甚非實邊之策。乞行下總領所，應充買諸州稅米，並行蠲免，令本所自行措畫置場收糴。從之。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江淮兩浙湖南北京西州軍今歲二麥豐熟，倍於常年，理合措置收糴大麥，樁充馬料支遣。欲依下項：淮東委徐子寅，浙西委胡堅常，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各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各七萬碩；浙東委沈夏，提領南庫所支降會子一十萬九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淮西委趙善俊，建康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江東委張松，元降付淮西總領所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萬五千貫收糴七萬碩；湖北京西委呂游問，於元降赴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五萬貫收糴大麥十萬碩；湖南委司馬倬，於元降付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二萬貫收糴大麥八萬碩。詔並依擬定，仍令依市價收糴。八月十七日，宰執進呈兩浙漕臣糴樁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而世乃不言，漸致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煩擾，得乎。梁克家奏曰：儒者宜知體國，若以國事比家事，何所不辦。同日，淮東總領蔡洸言：本所樁管米除取撥外，尚有米一萬六千餘碩，雖近承指揮令江西和糴米內取撥一十萬碩赴本所樁管，若兵他久餘綱運破耗，又道不滿十萬碩，乞科降官會本錢付本所委官諸處置場，依時價收糴，同本所見樁米一處樁管。詔令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撥四十萬貫付蔡洸收糴二十萬碩，與見樁米一處樁管。十一月十

七日大理正兼權吏部郎官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催江東轉運司和糴米斛令條具下項一江東運司糴米本錢內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難以變轉乞許將自今未賣度牒與換作官會子行用一緣江東轉運係在建康置司其運使張維自合日下起發往本路州軍措置收糴外未審大同合與不合亦去前路州軍欲令大同從使相度施行一所拘催和糴到米斛候見成數乞從令本路轉運司隨所在和糴去處令項椿管如有移易借用去處依擅支封椿錢物法從二年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斷罪並從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知江陰軍滿甸於本軍置場和糴到米三萬碩並係本軍自行收糴不曾下縣可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九月二十六日詔胡元質依已降指揮收糴米一十萬碩隨市價支還價錢每三日一次具實直市價申三省樞密院十月二十八日權吏部尚書兼提領左藏南庫張津言省倉下界係在闕外水道疏通客船順便自來收糴客米多是本處置場豐儲倉收糴米斛已是多日糴到米數目不多竊恐過時今欲乞於下界更置一場委官收糴椿管從之十一月十一日詔浙西諸州軍今年和糴米斛共六十二萬碩除秀州已糴米一十萬碩赴豐儲倉送納外平江府取撥一十萬碩常州一十二萬碩並起發赴淮東總領所

大軍倉交納令本府守臣與總領同共認數椿管不得擅行支使餘並盡數起發赴行在豐儲倉送納十二月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湖廣總領所椿管米見在數目不多訪聞江西湖南及黃州漢陽軍等處今歲豐稔米價每碩不過一貫四百文合措置收糴椿管詔令李安國取撥本所見椿管直使會子五十萬貫委官於豐熟州軍置場趁時收糴並發赴鄂州令守臣認數椿管閏正月七日李安國言本所見令就鄂州置場收糴下等大禾米每碩二貫七百省係淮南併復州等處米中等占米每碩二貫六百省係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碩二貫三百省係淮南米朝廷行下會子不無行說居引會子一貫四百文省得米一碩以見錢細算每升只計錢八文四分足自舊即每上件價例竊恐傳聞差誤未敢擅便施行詔令李安國將昨取撥本所見椿管直使會子五十萬貫照應在市當直疾速盡本收糴二十六日詔兩浙江東西淮東湖北京西路轉運司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將來年合收買諸軍經常馬草並據逐年實認本色數目各於管屬路分州軍見椿斛趁草內先次收撥津發應副支用卻將本年內買到新草對數撥還依舊椿管不得違慢月具已取撥并已未撥還草數申尚書省仍各劄下椿草州軍常切如法覆護以新易陳毋致腐爛及先次開具

見椿草數申尚書省若將差來官點檢得有損壞去處即勒本州軍陪塡及將當職官吏取旨行遣九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省倉豐儲倉等處收糴米斛有二曰坐倉和糴曰收糴客米其收糴客米係戶部專一置場招接投糴客人販到米斛每糴及十萬碩監官二員各減磨勘一年猶謂賞太優厚而所謂坐倉和糴者乃收糴軍人食不盡米每遇支散軍糧之日戶部輪委所轄糧務官諸倉受籌收糴其米不曾出倉而乃收糴客米之例至有一任之內減磨勘一二十年者豈不僥濫欲乞坐倉收糴軍人情願糴米者更不推賞從之九月九日詔秀州平江府合委官置場趁時和糴米五萬碩知通認數椿管聽候朝廷指揮限至年終收糴數足所有合用價錢每碩約以二貫五百文省令從領左藏南庫所以會子支降十九日知鎮江府黃鈞言准指揮踏逐本府及總領所近水次順便空閑倉敖及無用官舍安官置場收糴米一十萬碩就本處椿管竊緣本府所產米較不多全仰淮南上江客旅米斛接濟食用若依市價招糴恐傍近州縣必有客旅前來中糴糴米一十萬碩約用敖屋五十餘間尋差官踏逐既無空票亦無官舍寺觀可以指準乞別措置施行從之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詔令淮東西總領所各委官置場趁時依市價收糴五萬碩就本所認數椿管聽候

朝廷指揮所有合用本錢內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淮西總領所於建府府見椿管朝廷會子內作料次取撥每料不得過三萬貫如逐處椿管會子數少即疾速約度所少數目申乞支降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洪遵言本府近被旨支撥椿管會子置場糴米一十萬碩限至十二月終數足今來止糴到米二千八百餘碩緣本府管下今旱相仍豐入係僅及五分所收禾穀尚恐民間不足食用雖有客販米斛盡是秈禾小米久遠不可貯儲難分頭差官往淮南收糴其淮南州軍例皆禁止民間般米不得下江委是艱於收糴詔建康府止糴五萬碩餘五萬碩令淮西漕臣措置收糴於和州無爲軍并巢縣椿管以上乾道會要江少虞類苑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爲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爲三說近裏州軍用之商旅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糴糧料由是物價翔貴米斗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矣皇祐二年茶文引舊貴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香一斤貴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貴百千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年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香藥議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物價之高

下以時而變通之可也未舊北事經世大典市糴糧草夫食者民之所急
故八政以食為先況邊府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
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
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
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
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
市糴之大略也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正月以中統鈔一千二百五十定於民
間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左丞相耶律鑄并北京路達魯花赤撒里管民官西
京達魯花赤管民官提軍前合用米糧就於本路和糴白米三萬石限明年
正月已裏並要數足合用價銀令差宣撫粲禎右三部郎中粘合安仁宣撫
別吉思等管領元寶鈔一千二百五十定一同勾當仰驗市直價例約量添
加於本管民戶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處和糴仍將上項米如法變造細
麪一千碩須要堪中食用合用夾布袋亦就於發去鈔內和買成造若有係
官布袋盡數就用此係軍用急速米糧須要縫造牢固無致沿路破綻損壞
官物此事委付卿等去矣如何早令成就卿宜從長區處隨後使當起運如
至日違限不足雖足於內點視得却有帶粃米數或浥變不堪食用者依失
悞軍儲論罪四年正月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和中陝西軍儲聖旨宣諭陝
西行中書省據欽察都元帥奏告所告蒙古漢軍食用軍糧比者已發鹽引
五十道和中米糧以不敷食用今又和中二千九百五十四碩為無鹽引客
旅處尚未給散若今年可得引一萬五千道來我上用一萬二千道俟耕種
漸成再行定奪事准奏如聖旨到日據已和中來二千九百餘碩就支給鹽
引二千道外今歲糧餉別支解鹽一萬五千道選委人員齎去欽察都元帥
楊大淵張大悅濟元往取管不失誤文字來 前奏是年三月以扎馬剌丁
市糴米糧仍諭軍民官毋沮壞聖旨宣諭蒙古軍萬戶千戶百戶人等并隨
處達魯花赤管民官眾百姓今遣扎馬剌丁將車牛和買米糧及扎馬剌丁
遣去商販之人今不選是誰諭旨之後敢有擾亂沮壞者寧不畏懼那其扎馬
剌丁亦毋倚恃不干己事之人勿令夾帶前去無理之事勿行如違之汝等
自不知懼那五年正月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北京西京隆
興宣慰司轉運司總管府官鷹房子打捕官諸投下官員人等據中書省
奏告即目西北諸王軍領民人前來歸降其間多有合賙濟人口及本路合
支諸色人口糧除係官種糧內支付外宜預為計置和糴事准奏今教中書省
撥降交鈔差人於本路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戶內依彼中市直收糴糧斛

仍仰本路宣慰司選差廉幹官與中書省差去人將價錢同各管頭目給
散無致中間剋減虧損百姓其各管頭目亦不得推故違慢至元三年十
一月以南京等處和糴糧四十萬碩中書省奏南京等處和糴米糧元擬
二十八萬碩今擬糴四十萬碩奏可南京五萬碩符離一十二萬碩徐州
一十二萬碩三叉口一十一萬碩四年十一月奏中納官糧接續還其直
平章耶律等奏京兆客旅趙信紀震等告自己未年節次中納訖興元沔
州和州大安等處軍糧為官不支價錢告奉聖旨於中統三年差發內支
還到今不曾支撥事臣等議所支價鈔數多切恐其間別有詐冒合無差
官再行分揀見實合支數目在後接續支還奏可八年十月增添各路市
直和糴糧斛御史臺承尚書省劄付為隨路常平倉合收糧斛令戶部照
勘擬到可收糧七十八萬七千五百碩內擬於各路令赴河倉糧內改撥
四十八萬五千碩赴各路常平倉收貯以備支用除外驗彼中價直約量
和糴三十四萬二千五百碩擬合用價鈔擬令本路於見在包銀鈔內放
支若止依彼中市直收糴又恐百姓畏懼官司不肯中納宜照依當處時
估餘上添分毫錢數明出榜文許諸人和中驗所納糧數盡將支價等事
為不見糴糧合添價直再送本部擬以謂隨路來價俱各不等宜令照依
各月時估來價以十分為率增一分省府准擬仍令各道提刑按察司體
究是年十二月講究各路和糴米粟中書省奏今年田禾好收即目正是
和糴常平倉糧之時宜增價和糴臣等宜與尚書省匯集議上是其言奉
旨公議得今歲隨路多有農收去處若不官為和糴亦是百姓費耗之數
如止依戶部所擬和糴糧斛費為數少及陝西五路并中興等路亦係可
以和糴路分再行講究可以添糴糧數又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提刑按
察司體究施行總和糴糧粟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碩米五萬五千碩
折粟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碩粟三十萬三千碩真定路四萬五千碩順
天路七萬碩懷孟路三萬碩彰德路三萬碩衛輝路三萬碩歸德府一萬碩
南陽府二萬碩南京一十萬碩右折粟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米五萬碩
折粟八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粟五萬碩河南府一萬碩折粟一萬三千三百
三十三碩米五千碩折粟八千三百三十三碩粟五千碩洺磁路八千碩前
件劄付戶部據所擬各處和糴糧斛合該價錢就於本處行用庫內逐旋放
支和糴行下隨路依准中書省咨該與本省官一同議定西京路費用糧斛
浩大依上都一體和糴亦不須別設和糴官專委本路正官一員不妨本職
提調所當其餘路分見擬和糴糧斛除已糴到倉外未糴糧數驗各處每

月時估實直米粟價錢以十分爲率添搭二分常川和糴却不得因而搭
配仍委各處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一提點據諸色人中過糧價須要盡
時盡實給付不得分毫剋減亦勿令百姓畏懼官司不敢糶賣本部更爲
明出榜文常切覺勒倉官斗脚人等毋得刁蹬結攬停滯須要用官降斛
槩斛升兩平收受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如提點官不爲用心以致和
糴糧數不到或却令百姓生受無得給付解由仍每季開坐和糴到糧斛
數目各各價直申呈施行十六年七月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納
米糧中書戶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淮西淮東鹽轉運使濟傑言切見都
省差官前去江南運米水陸脚價每碩不下四兩且或不能運到維分山
東河間運司鹽課內帶收糧斛於是不見折收照得客旅往往將本江南
買貴如蒙准擬許發兩淮運司鹽引五萬道分付本司官一員收管給役
處鹽袋價鈔一十一兩六錢會計每引可中米三碩於大都并長蘆等倉
收受憑客納獲朱鈔給引令運司抄連呈省移咨行省撥鹽發早將白米
一十五萬石到官更比江南般運省減脚價一萬定又是不勞民力如後
節續中納蓄積糧斛數多深於官民兩便乞定奪事都省議得擬於大都
萬斯倉通州倉中納擬前項鹽引止於本部掌管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

無差就便關發行移兩淮運司支查鹽袋從便貨賣除已劄付兩淮鹽轉
運使濟傑提調裝查鹽袋候客旅賫引到彼畫時支撥毋得刁蹬停滯外
仍多出文榜召募客旅照依所定碩斛中納仍覺勒倉官斛脚人等如遇
客旅中納糧斛即便兩平收受毋得取要加耗分例如有違犯嚴行究治
省部令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常川張掛毋致風雨損壞仍更行下合屬
多出文榜召募客旅依所定碩斛赴大都萬億庫通州倉中送納憑客旅
納獲朱鈔銷照無差赴官關撥鹽引施行十九年九月以鈔三萬定隆興
等處市糴米糧丞相火魯火孫右丞參米丁等奏上都兀良哈解月赤察
兒帖木兒遣人來言今年田禾好收今冬就彼處糴糧甚易臣等議上都
兀良哈處宜降鈔二萬定隆興府宣德州德興府已差人視其禾稼甚收
成宜再降鈔一萬定令准備市糴米糧上曰此三萬定鈔得米幾何對曰
約得八九萬碩上是之可其奏二十年正月以鈔五千定北京糴糧丞相
火魯火孫平章札撒等奏北京米糧今歲甚賤上都糴運斛以後多有所
用令給鈔五千定諸彼處市糴奏可是年二月發鈔萬定上都市糴糧丞
相火魯火孫耶律鑄等奏上都米糧亦賤再給鈔一萬定令其市糴奏可
是年三月以上都市糴糧積發鈔五萬定賀留守等奏以上都和糴米糧

中書省先給鈔三萬定令木朱者多兀良哈解與丞相火魯火孫等集議
宜積降鈔五萬定令臣等聞奏從之是年八月以鈔三千定應昌路和糴
糧參議明里不花等奏去年以鈔三千定應昌府和糴糧令歲使處又賤
宜再給鈔三千定上曰此係汝等之事然與曉會之人再議如果有益聽
其市糴二十一年三月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中書戶
部呈令歲田禾已有收成正是與散糧斛之時令擬河間山東運司量發
鹽引於大都召募客旅中納白米折粟用元降印烙圓斛兩平收受照依
時估以十分爲率添搭二分依驗給課鈔數扣算合該引目聽從民便支
給仍令轉運司憑准納獲糧引朱鈔盡將下場先行支查鹽袋中到糧數
逐旋交付省倉收貯以備支持事都省准呈別行差委運使木八剌沙後
衛經歷馮庶等赴部關撥山東濟樂清滄楊州鹽引於大都萬斯倉召募
諸人中納如般運米粟到倉畫時令當該倉官用元降圓斛兩平收受出
給朱鈔令所委官驗客旅納獲粮數支訖合該引目開坐花名居住籍貫
逐旋申部除山東河間兩運司鹽引本部用勘合符下本司先行支查鹽
袋外據兩淮兩浙鹽引呈省移咨行省劄付各運司支給仍驗關支出場
鹽數結課每月一次開具元關鹽引中到米粟數目申部呈省仍多出文

榜召募諸人令依上施行兩淮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三升粟每引中一石
八斗六升兩浙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七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四升河
間鹽引清滄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八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六升越支
盧臺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一升粟每引中一石八斗二升山東鹽引白
米每引中七斗九升粟每引中一石五斗八升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應
昌府糴糧明里不花等奏應昌府倉廒每歲和糴米粮收貯令宜給鈔四
千定聽其市糴奏可是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和糴上都粮丞
相火魯火孫等奏王與月赤察兒怯來等集議上都闕少糧餉非宜去年
河西之地奏木丁用鹽引中粮倉粮得成就如令上都宜以鹽引七萬道
依前者奏准三萬定鈔數與之令明安答兒木八剌沙二人專一管領和
中收受上是之又曰令斟酌收受如多恐有泛濫二十二年正月以鈔五
萬定令木八剌沙和糴上都糧不魯迷失海牙等奏去歲上都奏准以鹽
引七萬道令市糴粮斛木魯成就令宜給鈔五萬定令木八剌沙等市糴
從之是年二月江南民田秋成官爲定例收糴次年或價出糶右丞盧世
榮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江淮行省言令歲浙西米價湧貴富戶積粮
貪圖高價貴糶饑民不聊其生自令歲秋成爲始來其米價賤時將有粮

最多之家，官用錢本兩平收糴。請如糧一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一分；三萬石之上者，平糴一半；五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二分。官倉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之粮價貴，官為開倉減價糶賣，永為定例。臣等議：江南富戶地土廣盛，每歲所收粮斛數多，依准江淮行省所擬，依時糴買，於官倉內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貧民闕食，減價賑糶。上是之，可其奏。二十三年正月，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興軍糧。平章忽都魯、參政禿魯花等奏：沙靜推場倉官馬合麻言：今秋軍人經過，倉粮支給盡絕，宜給鈔二千定，聽其市糴。人奏八兀遣人來言：隆興府糧儲闕少，宜給鈔三千定。並從之。二十四年五月，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平章桑哥等奏：大都鹽引，聽從百姓和中米糧，如沿路短少，交納時依數償之，比官為糾運，亦多得濟。奏可。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丞相桑哥等奏：今年田禾未曾收成之處，百姓闕食，已行賑濟，來年無糧，恐百姓生受。揚州、杭州兩處，宜與鹽引五十萬道，令准備兌換米粮。如歲不收，官為出糶，其價鈔亦常在。又奏：浙西魚泊係官採取，歲課計鈔三千定，宜開其禁，聽民採取。並從之。二十七年十月，增價和糴兩京糧。丞相桑哥等奏：西京周回為食粮者多，官給鈔常令市糴，若依市價，百姓未肯貴

臣等議：宜如市直，例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市糴。奏可。二十八年二月，奏還忽里牙忽思米價。平章不忽木等奏：忽里牙忽思係也里可溫人，去年朶兒朶海開散人民，迴去之後，那木罕太子下不倫八都兒及哈贊等十一千戶處，忽里牙忽思以馬三百一十五疋、糜子四千一百四十五石，嘗分給之。近以答失蠻剌真、納兒都聞奏，奉旨迴與價鈔。桑哥等省官止與馬價鈔九百三十定，米價以疑惑未曾與之。今答失蠻、八八剌真等又奏：臣等遣人計算，該鈔八千餘定，總十一千戶處，止有哈蠻一千戶收米文帖，餘皆無之。上曰：哈蠻一千戶有文憑，迴與價鈔，餘者照勘是實，與之。二十八年五月，凡接濟軍糧，今後驗文憑給價。平章麥朮丁等奏：北安王遣使來言：斡脫馬合謀、阿里二人，自二十四年往迤北之地，以細米六百石市彼地貧乏軍人，今價鈔宜奏聞與之。臣等議：每石為鈔一百四十二兩，總計一千七百四定。奏可。麥朮丁又奏：今後斡脫軍士米粮頭疋，不以是何物，宜先於臣等處說知幾多頭疋粮斛，見在何處，俟聞奏訖，臣等遣人及物主三同取其數目，請何處千戶、百戶並官處相關防分付，果就責彼地明白文憑，迴然後給價。上曰：麥朮丁之言是也，不須疑惑，如卿所奏。又謂李八剌沙曰：汝亦省議此事者。二十九年五月，奏還不伯米牛價鈔。平

章剌真、平章不忽木等奏：回回人不伯以粮二百五十石、牛一百八十隻於和林阿剌台處與之。比者，塔兒渾木八剌沙奏，奉旨還其直。往歲阿剌台自許每米一石價鈔一十二定，其價甚大，恣意許之，無此理。臣等遣人詢問之，彼云當年上都米價每一石價鈔五十五兩，今加倍與之，每石為一百一十兩，牛每隻鈔兩定，計九百餘定。上曰：只與許多足矣。成宗皇帝大德五年二月，議運和林軍糧方略。丞相答剌罕、平章賽典赤等奏：起運和林軍粮，臣等偕樞密院、御史臺一同集議。世祖皇帝時，每歲運二十萬石之上，自皇帝登寶位之後，增運至三十萬石。今每歲額運一十五萬石，已三年矣。然運送之人欠少數多，以謂當時諸王都走之來，又經值次年牛病口瘡倒死，為此失陷。然此言未可盡信，見行追徵。去年忽剌出來題說，若只令斡脫之人運送，多見短少其數，不能盡實到官，各取去腳價至軍上，又將官糧作己粮重取價鈔，似此深有窒礙。宜以鈔或鹽引，比斡脫所運添其價鈔，就和林等倉和糴。想歷監察御史亦言其便，已奉旨令試行之。然比及和糴成就，若住起運，亦不可。如何運送，或別區處？臣等昨日與臺院蒙古臣僚一同共議，衆人以謂苦寒之地，更別有甚舉畫，惟令各部下准備，稀里作站赤遞運。脂伯知院又言：世祖皇帝時，此法已行之，亦

不能成就。今歲又經值風雪，宜召募有產業信實之家，堪委任者，官給御價運送一十五萬石，如其短少，亦易取償。奏可。仁宗皇帝延祐三年二月，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中書省奏：和林倉糧見有二十餘萬石，若不接續收糴，恐誤支持。令曉諭多人，於文各處，令嶺北行省官提調和中糧二十三萬石。奏可。五年十一月，趲運和林軍糧二十萬石，和中二十萬石。中書省奏：今年和林多用糧數，令趲運二十萬石，再令和林省和中二十萬石。又奏：明年支持，從今若不預行文字，恐其遲悞。臣等議，再趲運十萬石，和林中糴十萬石。奏可。六年，和中和林軍糧二十萬石。丞相伯答沙、阿散等奏：今年為嶺北行省支持軍粮，已趲運和中二十餘萬石矣。明年軍儲宜預備二十萬石。臣等議，宜令遼陽省所轄州縣及山後召募客旅和中一十五萬石，西京宣慰司趲運五萬石。奏可。七年二月，趲運和林軍粮十萬石。大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左丞相阿散啓奉皇太子令旨：嶺北行省除見在糧外，恐支持不敷，再令預備一十萬石，內和中五萬石，趲運五萬石。又啓宣德府、雲州、察罕腦兒三處，令趲運糙米一十萬石，其周迴合請粮人戶，既令支持。並從之。鹽折草。成宗皇帝大德八年，定鹽折草數例。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使司申：照得年例，合起草折

食鹽即目捐近年終若不預為申覆誠恐臨時失悞本部議得養馬駝羊
例鹽折稈草八百萬束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合該折變食鹽
四萬引即目將近春首合令大都河間運司委官提調須要從新召募壮
人船戶如無於南人船戶内推派選揀有抵業信實無拖欠者六綱遞互
相保承攬裝載於内若有短少各綱均陪每綱差奏差并有職人員一名
親行管押設法關防比及蛟蠓生發照依上年例四月終俱要運到下卸
處所其運司長押官俟交割完備方許回還令大都路委官須要五月十
五日以裏盡數俵散人戶食用准備稈草依期赴場送納合該脚價十分
為率先給一半俟交割訖載鹽皆到無短少至日全行支付於内若有短
少於六綱合關脚錢通行揩除所擬押運奏差人等量事輕重傳從斷罪
如是濫雇船戶罪及運司判署官吏如蒙准呈本部依上施行都省准擬
先具本部并運司提調正官各各職名同管不致違悞依准呈省各處納
草限次九月終三分十月終一半十一月終八分十二月終齊足各場額
收鹽折草數總計八百萬束白蓮西場麗正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八十
八萬九百五十三束萬斯南場平則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六十八萬五千
九百七十八束萬斯北場平則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七十六萬八千八

百一十五束半玉泉場霸清門外一十五里地額收草三十九萬三千三
百一十一束桐園西場建德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三萬四千三百九
十束桐園東場安貞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束
湖渠東場安貞門東一十里地額收草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束湖
渠西場光熙門外北三里地額收草七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束千斯
場光熙門外二里地額收草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七束半亭子場齊
化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部店場齊化門外二
十五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白蓮東場文明門外西一
十里地額收草四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六束半大德元年九月定收草
官斋資例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路中寶坻縣尹李榮
等狀告元貞元年八月内大都路摘差收受元貞元年應辦鹽折草每場
不下五七十萬束必於甸野積垛每遇支草怯薛丹闕端赤人等少者不
下數百一布向前爭攪支要多有踩踐收草官員不能遍歷照管中有被
擾多端不能悉舉其年收草官連年失陷短少有借債陪納有將人口事
產折剉有終身不能求仕有因此致命負死者中間利害殆非一端任滿
止與外路州縣官一體遷轉實是偏重至元貞二年五月内照算了畢除

其餘管草人員別行外為榮等收支草數別無短少蒙使府官赴省覆說
每年收受鹽折草實係錢穀重事切見沿河在都倉官糧數不限多寡俱
各先行陞等遷用又有設立司倉人等倘有失陷短少一體均陪如是一
年任滿別無短少又陞一等切謂賞罰乃國之大柄其倉官既有陞等之
例唯收草官獨有責而無賞似為偏負設若榮等倘在少草項下肯以輕
想由此論之若依倉官例陞等似合公論不唯賞罰至明庶有激勵于後
本部議得無短少人員若依收糧倉官例優陞品秩相應送吏部呈議得
收草官即比倉官劇易不同若依戶部所擬陞等似涉太優卻緣每歲州
縣官内摘差若不明立賞罰無以激勵合無自大德元年為始收草一界
別無短少任滿從本路保勘明白减一資都省准擬依上施行排年草數
至元二十八年三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束二十九年三百八十
一萬三千四百三十束三十年四百二十一萬三百六十一束三十一年
五百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元貞元年五百五十八萬六千九百
三十九束二年五百四十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束大德元年五百五十
九萬四千九百六十二束二年五百六十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束九斤
三年六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束四年六百七十萬六十四十七

束六斤五年五百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束六年六百四十六萬六千
五百二十三束五斤七年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一束八年八百四十
四萬九千二百七十六束九年二千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束十年一千
二十八萬九千二百束十一年一千二百八十六萬八千四十一束五斤
至大元年九百九萬二千八百五束二年七百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
七束三年一千三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九束四斤四年七百六十四萬
一千九百八十三束一斤皇慶元年八百六十萬六百四十二束五斤二
年九百二萬五百九十九束九斤延祐元年七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二
十七束二年八百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束六斤三年九百一十一萬
五千三百九十束三斤四年九百一十九萬六千四百二十七束四斤五
年九百六十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束六年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六
十四束七年七百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六束六斤至治元年八百三
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四束八斤半二年七百二十一萬四百一十九束
五斤三年一千九十八萬二百八十八束泰定元年一千一百三十六萬
三百一十束二年九百六十四萬九千三十六束五斤三年八百八十八
萬四百三十三束五斤四年八百七十萬九千四百五十五束八斤天曆

元年八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八束七斤。二年九百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八束。建炎以来朝野雜記。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年計三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西漕司於諸州收買。其十六萬緡以攉貨務見錢，闕于二十萬緡以本部案名錢科降。紹興三十一年，歲前司既獻酒坊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馬草本錢，而以逐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早未。大抵馬草料錢約計七十餘萬。宋王之道相山集。預置大軍馬草劄子　契勘大軍見戍淮上，將来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竊覩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淮西日，其他措置中隷，固不可毛舉縷數，而最為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司行下安撫司，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聯亘，繼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鄉保正長，吏不肯為申明。保正長迎於程限，且畏軍法，正當穫稻蒔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負草四束，自朝至暮，徬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来冠退，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諸縣，親為阻節。斯民既苦一月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下四百金，其負擔者往往至正七倍，深可憐憫。欲乞朝廷明降旨揮，自令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戶外，餘聽來納錢二百文省。當夏秋間僦特官為召募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沿淮及安豐、壽春界有塘濼去處樵斫淮渠集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奪民間，不煩民力，而軍餉預辦，緩急不致悞事，宣曰小補。武李忠定公集。乞令張慤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往劉給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糴買。本司闕漕臣應副，竊恐誤事。蓋糴買自来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令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御筆：依奏，仰一面作本聖旨行下。許景衡橫塘集。乞備兩京糧草劄子　臣訪聞東京近日所管糧草不多，守禦之計，所宜預備。伏望睿旨下宗澤契勘合用　馬之數，每月約支若干，今来倉場見在可支幾箇月，其未足之數，伏乞下戶部速與那撥綱運應副。其應天府人馬全然數少，理合增置，其糧草亦乞依此施行，庶使向後不致闕事。凡此皆今日之急務，伏乞聖慈特賜留神。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乞備兩京糧草第二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曾具劄子，為東京所管軍糧不多，乞令宗澤契勘合用之數，下戶部疾速那撥綱運應副，及應天府所管人馬數少，若當分兵防守，亦

合措置約支馬糧二事，最為急切。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契勘去年東京和糴費助理費，令來汴水向淺，竊恐綱運漸難，欲乞詳酌令兩京措置和糴，或只坐會支錢，則公私兩便，及戶部那撥綱運應副。並望睿旨下所屬疾速施行，或稍後時，則不及事矣。取進止。劉元城盡言集。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照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畿縣之費極為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謂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徇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又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令來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向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特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仰稱聖澤。元王惲秋澗集。乞徵間收牧馬地草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保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頃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糶草一束。為此取到管站官提領馬仲祥呈，並與所察相同。今和筭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糶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年為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糶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八束，擬比合行科撥。又為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糶草不下六七百萬稈，才方數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墻外水澇，若全依年例和買，切恐臨時靴悞。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如法積垛，向前衆戴支持，周度官民，似為兩便。擬此合行具呈。為清泉寓庵集。繼劉僉事韻罷鹽祈草　擾擾民情數不收，片言寧肯愁窮愁。不知易墨誰遺種，直要蒼生死即休。數口未償前日債，二書今洗百年憂。忻來簫鼓連天響，昨夜春風入畫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十四巧

草

本草

釋傳弃云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謂諸藥中草類最多也事物紀原 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叙爲二十卷皇朝開寶中重校定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爲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梁陶弘景本序云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同也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辨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注見三墳書本草今本草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也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著本草四卷按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上三卷世敘或謂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常有之特未廣爾舊唐書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呂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高宗新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高宗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注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雲谷雜記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時秘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唯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餘皆後人所增王應麟玉海唐本草圖志神農本草三卷雷公集撰四卷隋志四卷雷公集注吳普本草因六卷華佗弟子李氏三卷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甄子嚴音義二卷病源合藥節度五卷要術三卷要妙五卷名醫別錄三卷陶弘景集注七卷隋志同又有本草十卷太清草木方集要三卷顯慶四年司空英公李勣大尉長孫無忌兼侍中辛茂將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家蔣季璋藺復珪許弘直巢孝儉蔣季瑜吳嗣宗蔣義方蔣季琬許弘蔣茂昌以上五醫官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天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禮部主事顏仁楚右監門長史蘇敬等合二十三人撰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 六典注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新修本草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唐志孔志約音義二十卷隋志有於義最音易三卷蘇敬新修二十一卷又新修圖二十六卷音三卷圖經七卷甄立言一作權音義七卷藥性三卷會要甄立言撰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孟詵食療三卷五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又藥性要訣五卷李含光音義二卷陳藏器拾遺十卷開元中鄭虔胡本草七卷 藝術類貞觀尚方令王定畫本草訓誡圖 隋志神農本草八卷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梁有五卷王蜀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陶隱居十卷秦承祖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譡之本草經經鈔各一卷趙贊經一卷甄氏三卷李譡之藥錄六卷神農採藥經二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中興書目本草圖經二十卷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蓋見於此梁七錄載神農三卷陶隱居序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凡七百三十種合爲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刊定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名經三卷藥三百六十五種弘景進名醫別錄爲之上釋分爲七卷李勣等參考增一百十四種凡一百味爲二十卷曰唐書本草後有圖經藥形色釋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今存。皇朝孟昶命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世謂蜀本草開寶中詔盧多遜等重注嘉祐二年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後蜀張文懿撰本草括要詩三卷熙寧中崔源撰訣一卷鄭樵外類五卷或書二十五卷 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

爲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間出。唐志約本草序岐和彭緩騰絶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桐雷衆記（唐志桐君藥錄三卷雷公藥對二卷漢司馬相如傳王郎撰曰藥錄曰云云）周禮疏見上岐黃彭扁抑揚輔導至于桐雷乃著編簡。開寶重定本草 嘉祐紹興校定本草圖 開寶中命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附益一百三十三種學士多遜防蒙刊定之。六年四月癸丑知制誥王祐等上之計二十卷（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列之名醫所傳墨字別之并目文總目二十一卷御製序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二十一卷頒天下）嘉祐二年八月辛酉詔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等再校正既而補注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以頌刻意是書俾專撰述總二十卷圖經二十卷目錄各一卷頌爲之序曰主上至仁厚德涵養生類憂救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作慶曆善救方以賜南方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下民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六年九月集賢校理蘇頌上之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六種）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繼先校定大觀證類本草三十二卷釋音一卷詔祕省修潤付胄監鏤板行之（大觀經史證類本草唐慎微撰）宋史方技傳龐安時蘄州蘄水人精於醫藥凡古今醫書靡不通貫嘗以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又周齊玉以千牛衛大將軍致仕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李昌齡樂善錄桓闓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謂已當之童曰太上命桓先生也桓既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虻蟲水蛭之類爲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太上真記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高氏緯略勝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黑者是後漢人益之文（以本草）書豈可不讀如權德輿詩中郡均爲貢上藥驗桐君李群玉詩注藥闕貞白尋山許遠游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帙杜甫詩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皆留意於此者梁谿漫志本草謂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碗而食之嘗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發風淫爲末疾能敗我

與肱我讀本草書又恐未有憑筋絶不可理蟹續宰如縟胥姜用蟹補可使無窮崩凡風待大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遇蟹其快如霜氷俗傳未必妄但恐殊受懵本草起東漢要之出賢能雖失諒不遠堯貂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但說徒營營文潛爲此詩殆嗜蟹之僻而爲之辭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過俟色如雪方敢烹孜梅聖俞詩云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邪程氏遺書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害若大毒一害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穎川語錄草泥行郭棠雲木叫鉤輈乃用本草語本草中如黃精曰黃獨山薤曰王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芝蟹曰擁劍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佳山海經云虵谷上多少辛少辛即細辛也本草不載溫革瑣碎錄陶隱居本草多未睨北地藥名政和本草 嘉祐補注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爲始斯爲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爲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爲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爲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錄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乃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爲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僞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爲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爲傳行既久後來譔述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

漏略宜有甄録以備順生除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效輒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嘗用而大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捂更爲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爲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爲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爲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

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注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所辨正者如胡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眾論參議別立爲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種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一百三十三種今附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八十二種新補一十七種新定二十種今增

梁陶隱居序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爲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夭傷之命此三道者歷眾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嘉祐本按蜀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爲誤據本安生也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嘉祐本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

李當之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用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音軫物類兼注詺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覽施用本草經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爲七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外經班固論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錄加之爲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圖事非易人以序爲一卷玉石三品爲三卷草三品爲六卷木三品爲三卷禽獸爲一卷蟲魚爲一卷果爲一卷菜爲一卷米穀爲一卷有名未用爲一卷合二

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種本經二百八十一種
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附一百九十三種有名未用　上藥一百二十種
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
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
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
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
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舊注本
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
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併名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
別錄之文也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爾遂令後世
覽之者捃摭此數以謂非神農之書乃復人所記之文甘卑以此此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倉卒之效
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
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
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爲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
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
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
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
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
服之者所不論爾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
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
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
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爲
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
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
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爲其分劑也蘇
沈良方論君臣曰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眾
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給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
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眾藥之和厚者定爲君
其次爲臣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論也設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豈得不爲君也
藥有陰陽配合舊注本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

類母完其理且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
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
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
主腎。餘皆以此之例可知矣子母兄弟舊注本按蜀本注云若榆皮爲母
厚朴爲子之類是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
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
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
爾勿合用也舊注本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
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
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舊方用藥亦
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爲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
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爲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
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注在
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
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蔥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鹹甘
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
地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
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衰真假非
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致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
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徐術新集名醫錄云徐書記有宮女病似勞醫僧
法靖診曰二寸脈微伏是憂思致氣而勞請示病實治之無於徐四女子
因夢各此斷或以兩睛捐有蛇在經用藥特下小蛇其病遂愈靖安言非
蛇病也因多疑安過慮疾當治意而不治病其蛇亦非自賊術中出為執
與持藥也用乎志家术亦樂此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
療喻如宰夫以鮮鯁爲等差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
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米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浸者宜
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
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
用察病之源以爲其制也蘇沈良方論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
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惟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
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

右須用丸○又欲速用湯稍緩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大略也世用湯者全少
應湯者全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多者一啜不
過三五錢極者比功勁力豈敵湯勢然既力大不宜有失消息用之要在
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藏未虛六腑未竭
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脉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
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痾今非但識
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
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慎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
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
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
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藏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
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
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
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至
愈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陳計註○時披神記云許永弟患心腹痛十
餘年○永使子豫視曰鬼神也乃出八毒赤丸與服之○大利數行而差　計
一作豫孫緣時說亦添此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晉景公膏肓之例是
也陳計註○左氏傳云晉景公疾求醫秦緩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
傷我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
為也肓膈也膏心下也為治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
蓋有輕重者爾真誥中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痾之本而乃怨
咎於神靈乎當風臥濕反責他人於失覆曠疾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
之事必皆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痾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
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
令盡劑爾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
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
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丸而毒中又
有輕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耶凡此之類皆須量宜陳註本
按唐本注云三物一毒服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五物

一毒服五丸如兔矢丸云謹按也大大於梧子若不須分以斟之皆小
豆小豆皆大豆大豆皆兔矢以為折衷　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
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以風濕藥各隨
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
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
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陳計析集註叔微云宋褚澄
療師尼寡婦別制方蓋此二種寡居獨陰無陽慾心萌而不遂是以陰陽
交爭乍寒乍熱全類溫瘧久則為勞除曰群居中諸人之說蓋是亦以之
事而未必皆然也若其人之嗜欲所偏行偏中疾病從以而作奉要當論究
以為治不可固此二說之　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
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
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適早晚復須調理
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煖服者服
湯則有疎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
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澼下痢大小便不通賁㹠
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癲癇鬼疰喉痺齒痛
耳聾目盲金瘡踒折癰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
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
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
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
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
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
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者亦皆條理藥
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脉明氣候以意
消息之爾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
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
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
精藥術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
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
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
又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
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餅店蒜虀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

唐所鉍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亦云全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卻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効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耻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攪筆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遠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己詳思得失虛構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跡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慎耶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陳衍江云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兮注謂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陳衍江云新集方云禮記解云醫為其能非父祖子孫傳業亦無自而精矣此言說其常而已若或自得於心手之間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或傳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旗丙如以語俗參古云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費紙何如費人況多矣須使覺方書廣閱老宿相相是令最有陰德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敢實事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永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又序例今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以前當言列國今

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以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荊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尚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售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令之所存二百許種兩眾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黃耆蜜蒸為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咎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陳衍江新安沈存中良方論採藥云身論草木二藥古者採草藥多用二八月此殊未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秋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其無宿根者未枯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芽者取芽未舒時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採用實者取實成采如丁香性有一種本草以二月八月採其實從之釋者一謂冬生花結實至次年春採故云二月采也一謂二三月開花至七月方始成實故云八月採也然丁香皆生於東南溫暖之地其時候且不同如此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在今江州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禮記月令亦各誌始華盛謂是月之月此山寒故開花時也華皆花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物拘以定月哉論曰夫一種藥而採月不一者蓋前後述本草之人各有不同地居皆知之方者凡采物先發而採早其居陰寒之方者見庶物晚成而採遲各因所居之方以此

以候之月要如隨地適時則物性正而功力全矣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作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必然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為善今按本草采藥陰乾者皆多惡至如鹿茸雖稱陰乾皆悉爛令壞今火乾易得且良草木根苗陰之皆惡九月以前采者悉宜日乾十月以後采者陰乾乃好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謹按唐本又云但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後漢以來分一斤為二斤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為殊少故知非複秤悉用今者耳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為度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升分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

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藥不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為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匕散和得如梧子准十丸為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為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甚不等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㕮咀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無末而又粒片調和也唐本注云㕮咀正謂商量斟酌之餘解皆理外生情爾今按陳藏器本草解紛云㕮咀即上文細切之義非商量斟酌也　凡丸散藥亦先細切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方所言其潤濕藥如天門冬乾地黃輩皆先切暴獨擣令偏碎更出細擘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之烘火上切既燥小停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屑乃秤之為正其湯酒中不須如此也　凡篩丸

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疏絹於酒中服即不泥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為佳也陳藏注新錄上云沖濟方云擣羅藥竟恐有識者以好紙攪旋取之即須再羅　凡合和丸藥或圓必須再杵千百下視其色理和同亦易為丸撚其㕮咀兩字唐本注謂為商量斟酌也者稱本復稱陶隱居云㕮咀為細切亦非也嘗家謂有合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嚙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仲景方多言㕮咀其義如此仲景云切如麻豆大謂之以其滋清汁傳送經絡而無滓也今易為方亦如之[illegible]凡言分者即二錢半為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為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為一斤也凡言等分者即諸藥斤兩多少皆同也凡言云升水大盞者約一升也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凡草有根莖枝葉皮骨花實諸蟲有毛翅皮甲頭足尾骨之屬有須燒煉炮炙生熟一如其法或須去皮去內或須去莖或須去節及須練之極令淨潔然後秤之分兩不得參差藥有相生相殺氣力有強有弱君臣相得不廣通諸經則不知有好

惡俗用每自以意加減不依方分兩使諸藥石強弱相欺入腹不能治病更相攻擊草石相反使人迷亂力甚刀劍若調和得宜雖未能去病猶得安和五臟於病無所增劇也　凡煮湯當以井花水極令淨潔其水數不得多少參差常令文武小沸令藥味出煮藥亦須以大火次一沸減大火微火煮令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弱病之輕重以為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湯酒膏中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并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煮湯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為准然則利湯欲生少水而多取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兩人以尺木絞之澄去垽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鐺器中有水氣於熟湯上煮令暖亦可服湯寧令小沸熱湯下冷則嘔涌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羸病之輕重以為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漬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擣更漬飲之亦可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煮竭飲之亦敵一劑新藥貧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浹不用多汁

密覆勿泄去以泄其熱勢令藥味行出上之使帀帀沸乃下之使沸靜良久乃止笔欲小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爲度豬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盖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皆別擣研研如麪須絞膏畢乃投其中以物疾攪至於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煑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煑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舊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須別煑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栝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惟螵蛸當中破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柔

挺去皮巴豆打破剥其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去羽皮藜蘆剔去根微炙枳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鐺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鎊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擣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塘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惟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須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剝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二十許過今六七過便足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爲細片乃秤之以入藥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阿膠皆先炙使通體沸起燥乃可擣有不沸處更炙之　凡丸中用蠟皆烊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擘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少隨蜜精麤　凡丸散用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膩藥皆先熬黃黑別擣令如膏指攪其時如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令研擣令消

散仍復卻以輕疎絹篩度之須盡又內臼中依法擣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熬之者雖生並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裏有味者秤之茯苓豬苓削除黑皮牡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搥破去心紫菀洗去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葱白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芋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實若干者去瓤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爲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爲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爲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爲正菟絲子一升九兩爲正菴蕳子一升四兩爲正蛇床子一升三兩半爲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爲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各有虛實輕重不可通以秤准皆取平升爲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爲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爲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爲正云一把者重二兩爲正云蜜一觔者有七合豬膏一觔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嘉祐本校除之

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聚皆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藏之所積聚者六府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古之善爲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晚早則藥勢未成晚則盛勢已歇今之爲醫不自採藥且不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爾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蓯蓉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即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人虛而多氣兼微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西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膍胵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

擣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序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推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　凡烏梅皆去核入丸散熬之。大棗擘去核　凡用麥蘗麴大豆黃卷澤蘭蕪荑殭蠶乾漆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丹砂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蟹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兔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皆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擣之須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諸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令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即薑橘吳茱萸之屬是也寒溫不節。足療溫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濕氣多痹足之物即魚鱉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醋滑麩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黃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蘘荷茜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鸀鳿鸂鶒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眾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眾味則貴要單行乃貴下豈前賢之偏有所好或復用不逐其宜爾。　補注所引書傳。　補注本草內所引醫書十六家。援據最多。今取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于末卷。庶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具列如左。　開寶新詳定本草。開寶六年詔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從蘊

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詳校諸本。仍取陳藏器拾遺諸書相參。頗有刊正別名及增益品目。馬志為之注解。仍命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刊定。凡二十卷。御製序。鏤板于國子監。　**開寶重定本草**　開寶七年詔以新定本草所釋藥類。或有未允。又命劉翰馬志等重詳定。頗有增減。仍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王祐扈蒙等重看詳。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即以墨字。并目錄共二十一卷　**唐新修本草**　唐司空英國公李勣等奉勅修。初陶隱居因神農本經三卷增修為七卷。顯慶中監門府長史蘇恭表請修定。因命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尚藥奉御許孝宗與恭等二十二人重廣定為二十卷。今謂之唐本草　**蜀重廣英公本草**　偽蜀翰林學士韓保昇等與諸醫士取唐本草并圖經相參校。更加刪定。稍增注釋。孟昶自為序。凡二十卷。今謂之蜀本草　**吳氏本草**　魏廣陵人吳普撰。普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有。惟諸子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為詳悉　**藥總訣**　梁陶隱居撰。以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療疾病。及采蓄時月之法。凡二卷　**藥性論**　不著撰人名氏。集眾藥品。類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效。凡四卷。一本題曰陶隱居撰。然所記藥性功狀。與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隱居所為　**藥對**　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以眾藥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而記之。凡二卷。舊本草多引以為據其言治病用藥最詳　**食療本草**　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　**本草拾遺**　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為序例一卷。拾遺六卷。解紛三卷。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　**四聲本草**　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一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進士王收撰序　**刪繁本草**　唐潤州醫博士兼節度隨軍楊損之撰。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雜於看檢削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為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　**本草性事類**　京兆醫工杜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利害。複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相反相宜者為一類。共一卷。　**南海藥譜**　不著撰人名氏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療疾之驗。頗无倫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　**食性本草**　偽唐陪戎副尉劍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有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經洎陶隱居蘇恭孟詵陳藏器諸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己說。又載食醫諸方及五時調養藏府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鍇為之序。　**日華子諸家本草**　國初開寶中四明人

擬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爲類其言近用功狀甚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反以其所生者殺人吁可畏哉宋時注析其諸氏述書云知補證也用藥如用兵善用兵者徒有生之功昏用藥者蓋有桂之效也寒熱溫涼辛甘緩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爲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脉用方之爲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族飛潛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僞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臾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爲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爲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爲經其書略備至開寶中太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爲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爲之補注因唐圖經爲繪畫復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謬刊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爲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操數易劑幸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况偏州下邑雖有願見者何所告之閩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診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爲一又合以古今論說與己所見聞列爲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帙而兩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絕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談輿地者觀於職方閱戰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爲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祖少孫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爲養君子稱其孝聞有奇疾衆醫所治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脉曰當投某劑某劑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尚精識超悟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臾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倉公華佗輩爲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寧分相制祇如栝毛（今鹽草也）霑溺立銷斑腫之毒象膽揮黏乃知藥有異情鯉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神魚處立如故也）卻當榮盛無名（異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炭味別）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効各不同（頭止血尾破血）雞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箄淡鹵（常使者甑中箄能淡鹽味）如酒霑交（今蜜枳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㭊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而如初（以鸞血作膠粘折處鐵物永不斷）海竭江枯投微波而立泛（為子是也）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只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形）留砒住鼎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後出其草出欽州）土夫多蟲獸難得芹花（其草名爲立起其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葉上黃班色味苦澀堪用煑雌黃立住火）立使成庚硇遇赤鬚（其草名赤鬚今呼爲虎鬚草是用煑硇砂即生火驗）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以髓入在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噴之即止勿於屋下收）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千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處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煉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䀹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雄雌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

䀹者正）脚生肉𣏌榔繫菪根（加有肉𣏌者取莨菪根於𣏌四上繫之自然不痛）囊皺漩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萆薢一件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鸕鷀（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鸕鷀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愈）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地遍以酒調一錢匕服立定也）遍體疹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日側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硝硇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逐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强筋健骨須是蓯鱓（蓯蓉并鱓魚二味作末以黃精汁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駐色延年精蒸神錦（土頭之根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顏色也）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患處知瘡是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瘡舌坼立愈黃蘇（口瘡舌坼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

功未悉混明時謬者醫理難尋聖法難可窮徵略陳藥餌之功能豈昆仙
人之要術其制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某不量
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
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
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兔屎似云兔屎許者取重十二
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
子許大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為準是一彈丸也
凡云水一溢二溢至十溢者每溢秤之重十二兩為度凡云一兩一分
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為一分有誤必致所損兼傷藥力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醋或乳煎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
每一斤秪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少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
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
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
合丸藥用蜜紙用蜜用餳紙用餳用糖紙用糖勿交雜用必宣瀉人也尚
從古本草元命包修事宛嫩煉炮炙玉石部凡丸散膏煎中用朱砂雄黃

黃丹赤白石脂石鍾乳禹餘糧紫白石英石膏寒水石滑石皆研細研
如麵水飛過又以中絹皮濾滲乾方始入藥陽起石火煅酒淬七次細研水飛入
藥磁石代赭石紫石英自然銅皆令火煅醋淬七次細研水飛入
藥黑鉛以鐵銚火溶開取出瀉於新瓦上濾去渣脚如此二三番取淨
鉛作用爐甘石火煅於童子小便內淬七次草部天門冬麥門冬湯潤抽
去心甘草炙蒼朮米泔浸一宿寒暑去粗皮切作片微炒鈎藤湯
中蒸白用以兔絲子先以水淘去土次用好酒浸軟漉出控乾研取末乾
秤可分匀遠志以甘草湯浸去心巴戟酒浸去心黃耆蜜炙旋覆花以湯
洗去土先將炙酒浸焙乾秤用蒲黃炒令上黃花用以細絹篩過勿誤用絲
黃酒用三重紙焙令黃色姿常日令乾凡破血消腫即生用補血止血則
炒用乾薑三稜蓬朮天南星白附子炮裂川芎萆薢洗去土去蘆麻黃去
節者去上沫不爾令人上煩仙靈脾羊脂拌炒過以羊脂盡為度每
事一斤用羊脂四兩萆薢細剉以酒中浸皆更炒為末木入炙石臼內搗
布拭去黃毛微炙艾葉去枝梗揉碎首阿魏先於乳鉢中研如粉於秋
湯泡上焉過入藥茴香或炒上者或入前者以天雄附子烏頭為
咬於天大中炮令裂去皮臍豆蔻麵裹煨令熟以麵熟為度半夏以湯
湯洗去滑如此七次用薑汁浸如作麴以生薑等分擣作餅為制控作
餅子焙乾入藥骨碎補金毛狗脊用刀刮去上黃皮毛令盡用巴豆杏仁
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脂藥皆先熬黃別擣令如膏指撚視泯泯爾乃以
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絹篩度之須用為度
也木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皆削去上皮然甲錯處取裏有味者如厚朴
薑汁浸炒杜仲炒去絲淨秤入藥茯苓豬苓黃蘗削去黑皮乾漆炒烟盡
吳茱萸沸湯浸洗枳實枳殼去瓤麩炒山茱萸去核取肉蜀椒去目及閉
口者微炒過隔紙鋪地上以盞蓋令汗出方可用皂莢去皮弦酥炙楝實
去皮核訶子用皮獸部阿膠及諸膠先剉細於蛤粉內炒或慢火炙方可
入藥鹿茸虎骨並用酥塗炙令黃牡蠣火煅通赤桑螵蛸蒸過鱉甲醋
炙烏蛇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令黃赤去皮骨取肉蟲魚部斑貓芫青
地膽葛上亭長去足翅用糯米同炒果米部草豆蔻去殼取人陳皮青皮
湯浸去白黑豆赤小豆大豆黃卷麥糵神麴白扁豆皆須炒過去皮方可
入藥凡修合丸散依法炮製令十分乾燥方可入藥庶得分兩無虧藥力
不致偏勝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巧

藻

洪武正韻子果切水草通作璪又與繅同又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如之又華飾曰黼藻謂如衣裳之黼藻火黼黻也杜詩傳士卒見藻注和睦歡悅如是之類於水藻也禮記玉藻注以藻糾貫玉爲冕飾雜采曰藻天子五采亦作璪許慎說文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子皓切藻藻或从澡爾雅若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疏釋曰若一名牛藻江東呼爲馬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名曰于以采藻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謂聚也陸機云藻藻藻之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云此二藻皆可食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蒋海藻疏釋曰又名海蘿本草云本草一名藻陶隱居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者大都似藻葉顏野王玉篇藻水中菜也藻同上顏元孫干祿字藻藻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藻藻二同音早徐鍇通釋子草反丁度集韻藻或从澡作藻从繅作繅司馬光類篇則絞切要義廣韻字澡義同六書故古者畫藻以爲飾故冕之前華藻文藻之冕有繅就車亦有繅就王有繅藉以采絲爲之亦作藻故鄭注詩釋疑詩曰藻王藻篇天子玉藻十二旒注藻本又作璪音早鄭特牲王藏冕璪十二旒二字通用不可雙押此璪字新制添入雖無明文云與藻字同然即上兩項出處參之其義同班固賓戲云摛藻如春華此藻字韻中不收宜知釋行約龍龕手鑑藻俗藻正音早又彩色也經遒切彬王音詞發藻子道切傷烜六書統精要蘊从艸澡聲藻說文藻或从繅聲藻隸藻从艸从又藻聲與藻同从户从木象聲酒也以水巢省聲古文作韻會舉要商清音左傳薀藻之菜是也今俗名爲菜陸佃曰藻水草有文者出乎水下不能出水以藻自絜書藻火取其清明藻若非特取文亦以穢大分至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宮室象東井刻荷芰水草所以厭火司伯琦六書正譌从艸水會意巢聲俗作藻非通隸繁文字通藻水艸也从艸於水上定意編於九章取其潔也韻會之正精采切今屋藻井君藻井君藻取其清潔有文且以厭火烟故書之則言其形似也字切精采精蓋藻

藻

洪武正韻子果切固賓戲摛藻如春華

篆　[illegible]　古論語　[illegible]　[illegible]　並集韻　[illegible]　文　史籀

書　[illegible]　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徐鉉篆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並六書統

隸書　藻　劉衡碑　藻　范鎮碑　藻　度尚碑　藻　張平子碑　並洪适隸分韻　藻　[illegible]　並六書統

眞書　藻　虞世南　藻　顏眞卿

草書　藻　王　藻　並張錫溪　藻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淮南子曰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浮草生不根茇者皆生于浮草許慎注云海閭浮草之先也酉陽雜俎作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禮記昏義教婦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陸佃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絜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爲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非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黻玄冕也以袞舉上以黼舉下蓋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而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升冕之服龍冕五章則入君所服畫於此矣人君所服畫於龍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龍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說者以爲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爲取其文亦以穢大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芰水草也所以厭火大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爲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勤在豐其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爲樂怨釋而爲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卒見藻言其和睦歡悅如

卑之數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顏氏家訓云問宋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塢瑰切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名為莙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傳世耳作齊民要術詩曰于以采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似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天鑒子無隅篇天鑒子適孝王之苑俯方池指萍藻而歎御者曰矣歟夫萍之泛於水也藻之根於水也同出乎水萍之所適自然也藻之根于水不得徒萍之自然也雖然萍也未離乎水其於藻也奚間謂之自然亦未也吾是以數理之散殊也

海藻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海藻味苦鹹寒無毒主癭瘤氣頸下破散結氣癰腫癥瘕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療皮間積聚暴㿉留氣熱結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藫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採曝乾反甘草 陶隱居云生海島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又有石帆狀如栢療石淋又有水松狀如松療溪毒 宋開寶本草按陳藏器本草云此物有馬尾者大而有葉者本經及注海藻功狀不分馬尾藻生淺水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本經云主結氣癭瘤是也爾雅云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正為二藻也海人取大葉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 嘉祐本草爾雅云薚藻注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藥性論云海藻臣味鹹有小毒主辟百邪鬼魅治氣疾急滿療疝氣下墜疼痛核腫去腹中雷鳴幽幽作聲孟詵云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消男子𤸇疾南方人多食之傳於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陳藏器云馬藻大寒搗傅小兒赤白游疹火焱熱瘡搗絞汁服去暴熱熱痢止渴生水上如馬齒相連又云石帆高尺餘根如漆上漸軟作交羅文生海底煑汁服主婦人血結月閉石淋又云水松葉如松丰算食之主水腫亦主海底吳都賦云石帆水松是也 日華子云石帆平無毒紫色梗大者如筯見風漸硬色如漆多人飾作珊瑚裝 圖經曰海藻生東海池澤今出登萊諸州海中凡水中皆有藻周南詩云于以採藻于沼于沚是也陸璣云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如筯長四五尺一種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二藻皆可食熟挼其腥氣米麪糝蒸為茹甚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今謂海藻者乃是海中所生根著水底石上黑色如亂髮而麤大少許葉類水藻而大謂之大葉藻本經云主癭瘤是也海人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之旋繫繩上又有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狀如短馬尾細黑色此主水癊下水用之陶隱居云爾雅所謂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恐即是此也而陳藏器乃謂綸組正謂此二藻也謹按本經海藻一名藫而爾雅謂藫為石衣又謂薚名海藻自有此二名而注釋皆以為藥草謂綸組乃別草若然陶隱居所云似近之藏器之說亦未可的據又注釋以石衣為水苔一名石髮石髮即陟釐也色類似苔而麤澀為異又云藫葉似䪥亟而大生海底且陟釐下自有條味性功用與海藻全別又主江南池澤乃是水中青苔古人用以為紙亦青黃色今注以為石髮是也然則藫與薚皆是海藻之名石髮別是一類無疑也昆布今亦出登萊諸州功用乃與海藻相近也陶又云凡海中菜皆療癭瘤結氣青苔紫菜輩亦然又有石帆如栢主石淋水松如松主溪毒吳都賦所謂草則石帆水松劉淵林注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

相貫連死則浮水中〻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
南海交趾是也紫菜附石生海上正青取乾之則紫色〻南海有之東海又
有一種海帶〻似海藻而麤且長〻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束物醫家用
下水速於海藻昆布之類石髮今人亦乾之作菜以藍雜歠之尤美青苔
可以作脯食之皆利人苔之類又有井中苔生廢井中井藍皆主熱毒又
上有垣衣條云生古垣牆陰蘇恭云即古牆北陰青苔衣也生石上者名
昔邪屋上生者名屋遊大抵主療略同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松卑有澤
葵散巖竇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是也瓦
松生古瓦屋上若松子作層澤葵鳧葵也雖曰異類而皆感瓦石而生故
陸推類而云爾今人罕復用之故但附見於此瓦松即下條昨葉何草也
廣志謂之蘭香段成式云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生瓦松然亦
不必爾今醫家或用作女子行經絡藥陟釐古方治虛冷下痢最要范汪
治腹中留飲有海藻丸又有癭酒方用海藻一斤絹袋盛以清酒二升浸
春夏二日秋冬三日〻一服兩合日三酒盡更合飲之如前滓暴乾末服方
寸匕日三不過兩劑當差廣濟療氣膀胱急方宜下氣昆布臛法高麗昆
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鹹味以水一斗煮令向熟擘長三寸闊四五

分仍取蔥白一握二寸切斷擘之更煮令昆布極爛仍下鹽酢豉糝調和
一依臛法不得令鹹酸以生薑橘皮椒末等調和宜食粱米粳米飯海藻
亦依此法極下氣大效無所忌　政和本海藥云主宿食不消五膈痰壅
水氣浮腫腳氣賁豚氣并良雷公云凡使先須用生烏豆并紫背天葵和
海藻三件同蒸一伏時候日乾用之肘後方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宜速消
之海藻一斤酒二升漬數日稍稍飲之又方治頸下卒結囊欲成癭海藻
一斤洗去鹹酒浸飲之紹興本草云海藻生於海中亦海菜之屬也性味主
治具載經注今醫方用此治癭瘤及下水頗驗當從本經味苦鹹寒無毒
是也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續說云藻之生於海者故以海藻名即本條所
載性用者是也藻之生於河者則以水藻名即詩所詠采于行潦者是也
郭坦述千金方援毒責治熱腫丹毒細切水藻熱杵厚傅乾則易之且謂
天下之冷無過於此然海鹹河淡其二藻各隨所出而為味也海藻鹹當
以米泔浸其味而水藻淡但以清泉滌去其土若國經紀海中諸菜俱能
療癭瘤結氣之疾非所要用不敢續編金匱東垣心法海藻鹹寒洗去鹹
泄水氣元尚從善本草〻〻云海藻為臣屬陰味苦鹹寒性沉利水道
開閉結之使泄水氣消遍身之腫破結氣癰腫癭瘤消疝氣墜丸下墜去

腹中上下雷鳴療皮間積聚暴㿉瘤氣結熱百邪利小便熱結生登萊諸州
海內以七月七月採之謂任可本草所傳海藻鹹寒主癭瘤一般海帶更
長柔韌除疝氣偏㿉病水腫達之亦可消爾雅薚海藻也藥草也一名海
蘿如亂髮生海中海中草廣雅海蘿海藻也爾雅曰薚海藻如水
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云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
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瘤癭大類處險而瘦今汝洛間多而浙右
閩廣山嶺重阻之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瘤癭結氣
被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今南方亦有海藻生海中又一種甚大俗
名大葉又一種細而葉色名鹿角菜
唐張籍詩贈海東僧　與醫放海崖

水藻

上音澡〻水藻可如常菜
治之東坡詩云秋來霜露
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兒藥菜之
注予文苑英華郭元起水藻賦游予行潦登音山之孤嶺翠路以淪漣
紅嶂赫兮崩駭蔚其雲崖委溜風豎鴻衆皆彬彪以肖石藻漫萍兮山疑
川予以采藻于波行潦沼沚之毛汀潭之藻一作草霏霏靡靡汎汎悠悠
乍寅緣於春水或幕歷於春洲觀其往往叢散離離無畔媛娟島嶼瞵瞵
江漢碎流月於澄波隱孤雲於斷岸生不擇所長亦無叢不資潤於微露

不擢威於勁風纖莖璀璀密葉茸茸宥銀塘之白鷺矯清一作碧水之丈
虹則知采流則游遇坻則植柔而能全弱而能直其為隱也不居高而處
卑其為謙也常韜光而晦色嗟茂族之無托隨月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
況君之瑤池雜青蓮與翠荇一作萍俪杜若與江蘺生一作全於水人不
知歲幾年
平地潤無

牛藻

爾雅釋草君牛藻郭璞注
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

馬藻

上注詳

藥藻

本草實荒一名
藥藻詳求字

倒枝藻

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昆明池中有倒枝藻
枝橫水上長八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鶩
及鶗鴂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
得出如自網也亦名水網藻

水網藻

上注詳

黑河文藻

靈異記會稽謝玄卿采藥遇神女遊至東華夫人
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黑河水藻詳仙字

長河文藻

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
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〻曰將告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太
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醴滄河七葉動
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歉雲山之朱蓉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

於四劫一首宜陵騎騰天山夜日東扱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裳
衣董于九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巨珍南宮火碧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
于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
太上之所服非仲仙之所保

品藻

冊府元龜傳曰凝人必於其倫
古之作者曷嘗不鑒微內照精
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未
其操或目擊而辨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挹傑舉推引形容帶撰明
其志行之所趣用伸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衆哉尤著
尼丘聖師其論備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推於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
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詰言靡絕孟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
譏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賞為監夫豈有過哉曹植成王論周
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
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後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
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輔天子之位行
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
日其宜耳昭帝聞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於成王登
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光齊為成王湯為作管蔡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冊府元龜管仲為齊相既疲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
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之
[illegible] 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
朋可也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
[illegible] 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
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 [illegible]
[illegible] 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
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
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又問曰不
幸而失仲父也二參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
[illegible] 鮑叔才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
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 曰四子皆有所能者其無人能
道其上令吾使得出之國而不寧何也 對曰鮑叔牙之為人好直而不能
以國詘 不能為用以居其上 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
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 則或善於文但食於信餞不能知是而止息 孫
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 其所陳言既見信用而不能默此此四子
守於能又遇不能與時在仲欲周不豈 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詘信然
后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
而歎曰天生之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 言短士將隨之早死
不得久理共於故未敢言比先知未然處合所以得也 呂氏春秋管仲
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
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 慊快也 猶
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
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死生命也苛病本也君不因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
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
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公令
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人衛公饑焉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
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絕乎壽宮傳 文公
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
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襄
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
從公孫段也 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
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
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

忘誣其上而公忘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事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民安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新序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公虞不用宮之奇諫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論語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公冶長第五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孟武伯章人大也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雍也第六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書大人也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述而第七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先進第十一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憲問第十四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季氏第十六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微子第十八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張第十九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顏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歲無鬭戰之患子曰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又曰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

而言不朽惡有未暫孔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有物而動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推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忘其先謀其身不遺其友君君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仁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遽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離婁章句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盡心章句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為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荀子大略篇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淮南子　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仲相公以肯少成事之人錦之紋大喜在於堂然曰觀能登廟子產縞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以柔克仁者生子曰惠人也不如也以子產愛人月令曰命婦官染也　太平御覽　姚信士緯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亢恐增禍亂受亢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為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庶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覺逆內灼而異國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萬人是以季子相時處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此自蔡子答曰諸兄以皆讓則與之異能揚文武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持厥身修身何必當與周爭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乎　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閉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　越絕書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柰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賢乎曰以為同耳　蔣子萬機論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過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微大舜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萬乘郊迎而佩印綬所以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羅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遂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晉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程智比才相較於八紘

於此事而亡不使也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
有餘范叔智不足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叔也不足何得同乎答曰
為猶同條俱樂為之治嗟玉石相雜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
匿謀賢偽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足也　又曰東里閭空駭而好
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頑拙有似誠直內懷虛
妙非丈夫之節君其度觳頻廣面目皺眉窮矣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
為青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富他見子順曰他聞於貧賤欲自託富貴
之門庶克濟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
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富他曰將之趙公子順曰非
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能稱也言也曰將之燕相子順曰汝從兄
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富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
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
曰濟子之欲則宜君后氏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
人雖少文恒恒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
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
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言得罪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
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
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
鼓使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
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吾子問我我亦問子受
世主少庫臣相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間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藝文類聚魏夏侯玄樂毅
論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
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
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
重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宜其恪
遠當將止於兼并而已哉兼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
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
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
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
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代澤如春
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
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
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
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
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西漢書高祖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
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
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
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
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群臣皆說服　蕭何傳漢五
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群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張釋之傳
文帝詔釋之拜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
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袁盎傳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
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汲黯傳黯病嚴助為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適謹漢書紀漢
遠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　張敞傳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
漢　揚雄傳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
條稱述品藻譔洞考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公孫弘傳贊云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

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太平御覽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造說以謪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作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又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孟亦良矣然揚子之書清貴甚遠然無剛查之幾對王公大人之節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辯數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怪殊二子時異不可貢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昂昂其肯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曹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寡善人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或秦宮而不出窘項坐而不起計失乎酈生之過子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違矣數古今之大數傷王道之實義然其驍將蓋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妾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至聖之才總達而多識樂施而愛人神光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成爲猊狼顧虎超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邊除凶殘勒除魑魅若動風而縱烈火曜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論德則非準言行則無緣卒龍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魏文帝典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爲周之體聖考之作家業皆此之胎教周召爲保傅呂尚爲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視禮義之容弘踐祚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永治長德與早豐大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臣無殺聖之智身有輕折之期欲高隆周成豈不謬哉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焉固須雖爲益不司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其所以爲良史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稺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稺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范滂傳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黃瓊掾 郭泰傳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爲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袁崧後漢書曰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或曰劭清與靖與執贄怨曰二人皆正也懸明外朗叔慈內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助劭鄙其爲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之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笑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孔融傳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且欽者等曰韋端二子康字元時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慤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李膺傳膺潁川襄城人將鍾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隸校尉 泰

子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儔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資治通鑑漢獻帝紀鄭泰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又曰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文中子天地篇或問揚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曰靖矣太平御覽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三輔決錄曰馮生字仲升其父殷敬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馮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孫氏小狭所有新豐希士所當出也　陳群汝穎士論群以為孔氏先汝穎士勝負之評矣孔融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穎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展圖開稻陂灌溉萬頃累世獲其功穎川士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穎

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用得全穎川士雖欲當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務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真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為師矣平議之士若李膺趙武建于林宗皆可盡為則也其漢治伯宗及末世之雲子將之屬皆是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涉獵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更雲雖彼廢人其親進者或飾虛其見沮者皆離叛譏議可謂妙矣然非來世之風三千之弘化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穎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仲舉為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為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羊肆戒犯上之微也弊治百撥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未雲殊于吳鄧矣陸公仲

答曰陳李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稱其先後世說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三國魏志鍾繇傳繇為太尉以為顔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為然或問繇曰君推重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可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耻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彊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彊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也則純以

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楊阜傳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傳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晏位至尚書何晏冀州論畧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道秉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蔣起決危定國莫賢乎孫伍多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達遠為主莫賢乎郤克還晉光主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直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淵恭莫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憂國忘君莫賢乎元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眾莫賢乎郤克流放能顯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臼季守義死節莫賢乎宗樂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罃封畧不動莫賢乎解楊審聽知機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狄辟儒雅博

過吳賢乎董仲舒龍泰焉敬吳賢乎石奮才無文武千金不入私門吳賢乎竇嬰明君顯賢吳賢乎田叔證主知分吳賢乎賈窩忠義王真吳賢乎鮑子都蹇諤忠諫吳賢乎王宏　陳羣傳羣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吳及然終不殖産業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無對彧若平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悅字仲豫　崔林傳林為司空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杜恕傳恕字務伯時吳質字季重以賢聞恕著家戒稱聞曰從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敬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爲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傳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濟為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益吾人也濟位至太尉　陳登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

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傳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之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絶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月官至少府丞　韋誕傳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覧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質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王粲字也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也都無格檢元瑜阮

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麤疏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傳會字士季為黃門侍郎吏部郎主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傳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何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崔琰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歲至鼎輔　胡質傳質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　又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筴臣竊料羣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徐邈傳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也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陳泰傳司馬文王與陳泰觀及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典畧禰衡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卷

陳之湮滅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我從
屠酤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僕誰可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
令君趙蕩寇皆益世乎衡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
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但唉肉也　又曰趙戩曹三
輔亂客於荊州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未遊京師拔訛朝士及南見戩
歎之曰処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
伐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魏氏春秋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
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
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爲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
荀顗崔贊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同帝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
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壠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苞舉宇內斯
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遠之
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求必創業者
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殲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
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
禹之績非至德宏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爲人子則數危其

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
少康易持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
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烈之殊宜必降於漢
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
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也通鑑魏邵陵厲公紀數爲主行
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張
輔名士優劣論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
德爲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
人以玄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
徐榮所敗馬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
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爲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爲呂布吞北騎所擒
勒突火之急也玄德爲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
二子也昔今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宛下將復
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
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
土之封並君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曰人傑也服

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賊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彊不爲弱矣況在危
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
傅子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虛
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答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
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此三
人者皆敗德也郭子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
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入懷文中子或問荀彧荀攸子曰
皆賢者也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三國志蜀志
許靖傳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弟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至蜀先主
奇而稱之曰設使商出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裔幹理敏捷
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爲功曹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
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邵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
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駑
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顧邵就統宿語
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

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琮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
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
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
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
不多　時之佳也績郡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
統相結而還爲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傳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聞宓
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
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張儼傳儼爲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
王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
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
漢或聞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
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
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
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
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
去若此人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策亦決矣方之司馬

不亦優乎零陵先賢傳劉備曰子初（初劉巴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太平御覽習鑿齒別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好於一面摧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貞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宗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蓋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貶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能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藝文類聚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横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俾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雖規旋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睹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乃大畧帝王之策一決也後孟德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逆而擊之此二決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畧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

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隆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名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勢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曹橫江昔仗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為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訟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雖躁贑諛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薛瑩字道言為散騎常侍常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邵厲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群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三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又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闞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朝官至騎都尉又胡綜為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知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衛乃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又李肅字元恭善議論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又諸葛恪傳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

使值維病篤不自免遣維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
及預而雅性過之世說新語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
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
吳朝服其弘量陳武別傳武時人無察者頓丘問遊薦之於渠府或問武
當今可與誰爲輩遊曰方謝道堅不足比徐世璋有餘道堅世璋皆同時
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間乎唐語林謝碣絕重其姊張玄
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姬優劣答曰
王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藻 事韻二

晉書河南郡衆若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
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郗
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嵇蘇與爲名
不辭與者以蘇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爲以不當邪則同
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
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
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殼慶無肾果有
明規文武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
服膺儒教足爲民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
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
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爲
朋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
於深弘保素不以世務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嵇康傳衆皆有知人之
鑒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
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 世說新語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晉紀曰至
隋帝表公曰宗廟社稷之中不足致山民日敦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
禮樂器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
吉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
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
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
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
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世說王濬
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
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 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
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
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表在塚墓雖會稽王

道于亦賴衡諳之益時經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與鄧蹈没安每鎮
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剛威懷外著人
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又曰韋忠傳云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
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
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
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
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
用短陳道寧纚纚如束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
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
不匱矣　又曰樂廣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
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殁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
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
始入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
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
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為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
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比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
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
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
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
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
頌比張釋之乎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
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
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
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
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踈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
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士
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而同佐主豈可偷生屈節
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
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大才大主而有光名不用其光采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
采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於識自所以全其才
令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衆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以湛為癡每見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
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
我季孟之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
今顏子也　又曰王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
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
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又
曰郗文傳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惠梁埒之亞
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
謂荊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
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
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于時風
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
儁　又曰郗超為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
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曰庾亮嘗
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周
顗等並列貴位書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
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
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
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
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
貧織芒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
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
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者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宋郡袁侃謂侃弟奧曰

同近兄荀豎于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貴兄單人也　又曰戚
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秉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
志者然識道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
謝安總角神識沉敏風宇修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
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
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
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
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畏王文度　又曰
王獻之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
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
與杜祐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
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云濯
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
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相　又

曰傅玄為司隸校尉著書名為傅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
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
行父何以加諸欽若等曰袁煥為郎中令華歆為太尉或問近世大賢
君子玄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且欽若等曰令君荀彧令軍師荀
攸也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
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
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又曰吾彥幼
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又曰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
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
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
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通鑑晉紀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　又曰王澄王玄王
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又曰王衍口
中雌黃朝野翕然　又曰武陔為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
與潁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

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陔字玄伯群之子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
才英博亮拔不群　又曰虞駿為金紫光祿大夫王尊常謂駿曰孔愉有
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
人惜之　又曰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
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
於用長　又曰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書識書曰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
外意　又曰顏含為光祿勳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周顗字之
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壼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又曰顧愷
之為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乃得平
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又曰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為會
稽王也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
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
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
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
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綽後為廷尉卿
領著作郎世說新語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
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
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
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
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又
曰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
顗忱曰伯通易　又曰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過江明
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
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
州刺史　又曰李銓為光祿大夫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為向
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衛玠別

傳永和中丹陽尹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逆及於琰彧問仕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抱朴子凡導之徒雖使辭派發而陳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胃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胃于貨賄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世說新語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王夷甫云閭丘沖字賓卿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此故事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此未當不自知此是謂在洛時敦尚未顯過江後敦漸得志不復憚矣故歎曰不知是我進耶伯仁退耶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此兩語各可觀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王謙言其下人不容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

何者是王曰意其自有公論左右蹴公公乃止庾公此問甚頗宜王致如無人此比語庾曰中無王王曰中無庾人問丞相王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得體唯鯤之令言才佳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此此不過江語亦隱約顯字伯英位議郎年二十而卒敞字茂弘位祭酒不免官早二十二而卒故不過江年於度江前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王承千里此語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為謝鎮西尚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王之似於不如謝之旨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曠然澹處故當不如爾古述性論乃才望之云 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此人人自世 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恐不及已此事

有如此今無人加此好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有手謂何之意此得上不足以發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此此一條不如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劉惔邪此謂不減耳 郗司空家有傖奴此人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方回郗愔字司空監子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此話甚有氣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此論為時人共論 晉武帝出齊王攸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為重言其失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此未足為據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此似謂裴頠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此似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此亦不肯避人不敢趁之辭言我寧為我而已不與桓比挺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

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此此語能長人標榜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本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巖字彭祖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溫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伊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乂何如衛虎玠小字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何以王濛小字劉與丞相一不相得故有此言謂當勝之也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以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李中字茂曾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與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此未謝公問仁度答一邪知許重 王修齡胡之問王長史我家臨川羲之為臨川守何如卿家宛陵述為宛陵令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

子平十三倚床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 批語今亦屬聆持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 批人人有區別意王是大年情度可以為義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 此皆指門人弟子之謝石司萬受之不恨世月殷中軍思辯海通允羊叔子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此自往王中郎嘗問劉長沙奐字文此曰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 謂寵多出有也 批不善可曉然可用似謂田宅所偏聚也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 紹字世嗣 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紹乃劉之總會之長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 謝奕字無奕 潤於林道 陳逵字林道 批雅知二賢只見謝公清潤耳 或問林公司州 王胡之 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批語俱然有思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

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 批造膝是文談可承 此之詣者具他造之之謂乃目其於理深詣耶謝之深徹皆數立之名謝不徹王者不詣其於理但相朋耳無大高下也 庾道季欽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王僧恩 褘之小字 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 述其父也 批似能其子而貴林公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 言有才無德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批外貌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批使是求多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曹蜍 之小字字永之彭城人今為尚書郎 李志 字溫祖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噉盡 言人皆如曹李淳朴無為可如上古但才智無聞且近僕滯者盡然狐狸而已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 騰小字 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 于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 批謂不尚玩史路林身人

三人是一句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 批使與王司同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 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 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 言不肯而已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有人問袁侍中 袁恪之字元祖 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猷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 批鈔撮猶收拾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 導之孫 世論以我家領軍 洽即珣父 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 即珣 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 珣其父今勝於之以年二十

六而年故使業不彰僅得也於理之之致嘆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 融恰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 不言右軍而言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 楨之字公幹徽之子第七叔乃獻之也 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批善對 桓玄問劉太常 瑾字仲璋 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桓謙字敬祖沖子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 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 人名滔陽人祖東海太守父清 ... 度淳深有文人之風 ... 論青楚人物

裡子書曳字子然治士田也殷歎然十於後仲子文王叙卻豈人大夫前漢時
伏微者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爲名書東方朔云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
伏三老王尊建有崔豪承紹士徐穉薛方郭康成周孟玉劉梁字麻孝存
仲其元孫潁陽令中許劉仙山王文仲郎宗洞正平孔融蜀魏時管幼
安鄧侯經子華子由王旨言王烈天仲高陽北宮青士有才德者也鑒世以
神不出於然中無尚然其文也春秋稱其多才漢魯之際不同雅以之篇
子文叙敘爲與管晏元德禎典之歌風乃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
子箕山南宜傑屠羊說之不爲狎門曹仲尼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屈彦
節爲單茂無敬於天下管幼安不降魏公子元不任單子魚何鄧一斷書
滿爭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晉伏義革南郡少夫茶長沙茹蒋李笠之
其人則單的如此論其主則群聖之所爲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歎正其事
則未有赤眉黃巾之戚此何如青州徙治與相任及鏊當無以對也臨成
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爲無注論語
曰惟義所在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
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
之待槌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

答曰尺表能審璇璣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諸名士共洛水上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共有樂不王曰裴僕射
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
超超然看劉萬安即道眞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
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
衛玠避亂從洛來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
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時人以玠爲王之人文中
子禮樂篇或問溫嶠子曰敎人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敎
矣又王道篇說詡宗與人談則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謹矣郭
子曰世中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又曰人有問王長史
王中祖也江彪群從兄弟者王答云諸江皆能自生活又曰人問謝太
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答曰阿敬近王劉之間王修也劉真長又曰王
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超小名庾龢小名道季答云道季誠
抄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鏘鏘有文武又曰王右軍道
劉真長標雲何而不扶踈又曰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太
答反問公謂如何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又曰王丞相云雖下論以

我比安期千里王太尉字安期阮瞻字千里我亦不推此二人惟共推王太
尉夷甫也又曰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幼
輿言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協字玄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
字若思卞望之峰岠並一見我而服也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
菟羲之小名含菟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
見如此人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邁我家亦以爲徹朗袁宏七賢序阮
公環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篤節動無過對乎中散遣
外之情最爲高絶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
懷體默易可因任乎旋不挽在衆樂同遊可一世不可乎孫子曰詩周
勃王降魏何乎曰自謂夫子而已斧請命何耻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
亡則亡先君正魏之鑒不與同天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前存大
君之正道蜀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誰等輩也岌據
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雖易不同曜殆過之
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
侯伏大義討不庭曜一年胡入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
當其不優歟茂曰天生胡以亂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秦記姚萇大破

苻登置酒高會諸將各曰若值魏武王身破此賊陛下將牢大過上嘆曰
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
衆與天下爭衡望麾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駕御群賢
收羅英雋三也總領大衆經綸雖大小悅附人盡死力四不如也又
曰魏武王姚襄禮侍楊亮亮爲桓溫溫問亮曰襄何如人答曰天下雋也
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過之南史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爲
微子常云何遠到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暇侍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
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
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又曰集析不應欣欣祈風
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判是仙人也又曰范泰爲
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琨復進知名高祖常從容問泰琨名輩可以比
誰對曰王元大一流人也又曰蔡湛之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
貌類中郎性似文靖中郎弘微曾祖萬也文靖謝安諡也又曰謝靈運問
晏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
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數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
一時之冠方之公間本自遼絶靈運官至臨川內史又曰雷次宗元明

三徑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晃之阮韜並有平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晃之爲次也晃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文帝聞其如此與晃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資治通鑑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南齊書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又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又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溉俱蒙擢用溉尤見知賞從弟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又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晋杜乂字推華子嵩懃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續世說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精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竟卒皆如其言又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　北史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對寬宇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在占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歷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寮友保全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齊邢子廣爲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擧文擧孔融字　續世說北齊李緯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請門謝之暹上馬不顧文中子天地篇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注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熲　又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隋書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擧賢自代之心抗表劾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擧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爲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又盧思道初魏爲尚書郎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遒次中山貌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林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唐書長孫無忌傳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議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續世說有涉學古今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續世說有爲官亦無朋

事所之者骨鯁(續世說有作)諫耳唐儉有辭(續世說作言詞俊利)善和解
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續世說作答)當事朕二十(續世說作三十)年未嘗
一言國家事(續世說作並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謹密自能無過
而儒不更事緩急非可倚(續世說作性純善自無邪過而實性怯懦未甚
更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續世說
作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
自補闕(續世說有亦何以尚)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
稱朕意(續世說作允多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
使多所稱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續世說作學術填安性堅
正既有忠誠甚親附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
疑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王珪傳時房玄齡李靖溫
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
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
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
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

宗深然其言群公亦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馬周傳周善敷奏機辯
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嘗曰我暫不見馬周即思之中
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
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
終賈正應比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韋述傳趙冬曦孫
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
逌迥巡迢亦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馬
定傳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邁之貞元中皆
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李勣傳賈言忠高宗時為侍御史言忠
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
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遂
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
前之嫌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以
其言是遣使齎璽書以慰勸等 徐有功傳論好深矣徐有功為人務
著論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畧同其
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然公遭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

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遭革命之秋屬惟
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便是堯舜之四凶
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臣側目惡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
白斃踣問圍數羅網此豈不難矣 蘇頲傳宋璟與頲同知政事璟剛
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為之助相得
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
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蘇頲過其父也 王勃
傳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盈川
嘗曰吾恥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文
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何以企及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
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柳宗元傳韓愈
評宗元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賈耽傳耽不喜臧
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 元
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
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
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

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
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宥及謀
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
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 唐儉韓洄王定常評權皋可為宰輔師保李華
亦以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李白文宗詔以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草
書為三絕 蕭穎士字茂挺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
混流俗不自殊事揚陸機所不逮也 謂士和字伯均兩雍歷世文章而
盛推穎士所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李觀字元賓正
觀中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後愈文益工議
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
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霍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
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溫
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 蕭
瑀字時文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適而向法深太宗曰
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 唐璿字休璟后謂楊

再思李嶠姚崇蘇司休璟諫知邊事卿第十不當一 馮元常從弟元淑
約束過於元常而剛直不及也 虞世南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
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 文中子天地篇 義也清而壯靖
也恵而斷威也和而傳政也贍而厲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
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洪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滅卿相禮樂則
未備 唐李翰林集與韓荊州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
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韓昌黎集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當是時見王
於北平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
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 續
世說處士丁重能聞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記謙抑如
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其祿位哉 遼史列女傳 耶律氏太
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與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
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 朱子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
看他個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
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
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漁隱叢話冷齋夜話云
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
如東坡議論諫諍身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為
哉而退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始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
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事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
也豈以冊吏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
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張橫浦心傳錄想聞學以
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季文諭子才樊茂實注聖錫其人物如何曰季
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戢茂實沈靜
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宋王與釣蓋棲集賀程左司劉于四選分司仍貫天
官之品藻萬彙佐理爰稗台輔之經綸 山堂考索品藻文章 曾子文章
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斂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
安敢言談議漢儒目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自名數中罪
人而怒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西文之序味節
奏於洛沂之詠附高冀於李劉之風嵐借係光於昌黎之北斗摘文選而
不敢下文選之筆覺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誶侍不敢著析
微以議于玄示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

意習諸事斯語之訓壞杯玉筭翔多貽缺璧沉瓶饋濟之風巽堂子而有
發為瘡疾而有起為癰疽正大不見容才揚己之讀三都宏暢莫追待遣
封注之誚吹毛求疵矯長建短讀孫吳之書而悟孫吳處和扁之術而誤
和扁又安敢於君人哉昔者夫子刪定詩書秩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脣吻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
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罪
管耳孟軻祇排異端主盟正道析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
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
子者非十二子俱以亞聖濟之耶荀況實當稷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
禁又有甚於此者羊居聚訟弗暇秦七黃九坐於雖寫堂案則曰吾文當
降屈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兮於品彙倚伍則曰吾盛可以劌
賈馬之高壘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翻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孫松撑
孟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蹈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雄健者
以縣溢議富贍者以浮靡議蘭古深沉者以硃俚迂緩議其品藻不為不
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元元為元元以箕子為萁茲狀貌愧梧可苴
稚長之廚腸胃空虛類豕周公之腹訴達東豕未必下舉手祁倫於河東
鄙人撲素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嘻子貢方人孔門所恥宋朝先正其
用心亦果如是乎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之詩則莫指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筆又安敢於塒笑目宋朝先正讀書
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談議漢儒之詩則鞍雕黃之辭纖抵訾之嚳又安敢
相抵嗤耶雖然不患己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覽者考官以沈約
賊雕覽讀為入聲熟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覽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
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議人者為知不他於諱己之愚方欲推前輩迷津詞
路正恐狂王如陳肥躯如蒼猾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
誚 群書足用 品藻 事對 實錄 確論 王嘉善論 許劭史題
體題 優劣 善否 真偽 才否 賦偽 炳若風鑒 昭然月評
或有從人之譽 或為佳士之稱 人物臧否 由此而定 文章高下議
其所為 賊隔 畫己所長 確齋王珪之論 寂人撇汝有夫許劭之評
鑒若林宗乃成稱於後士 質如子貢寧不嫩於方人 [illegible]江綱
品藻 體字 稱述 優劣 評論 趣舉 才否 真偽

天藻

漢武帝內傳 王母曰太室群文五三天太上所撰傳非其人是為泄天道
可授而不傳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

漢天藻蘇東坡詩楚些發天藻**鳳藻**鄭氏譯綺鳳藻譜他人文章好也**兕藻**西漢律問杜詩傳士午丟藻注云古其和睦歡悅如兕之盛於水藻**鱗藻**抱朴子內篇論仙卷人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黼安能賞克諧之雅韻瑋曄之鱗藻哉非仙**摛藻**漢隽眉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文選潘正叔贈河陽岳為河陽令是正叔從父故不言名詩曰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呂向注云摛發其文藻美如春華抱朴子安貧篇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訓貪天之寶無鎮云漢呈士桑上龍吟除狀元書欸扶邁徐德華藻而未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發藻**漢隽眉戲董圭一唯發藻儒林不三與釣盍緝藁謝英侍郎啟紫宗題材汗清發藻端嚴地禁天棐神挾**斧藻**揚子學行篇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槐者唐辞昌黎集芳菲含斧藻宋玉與釣盍縷筆謝給事中表挑欸於仙掖鸞渚之間粲然斧藻縉經於路門魏觀之上宛若布帛謝陳侍郎啟呈獻志資於斧藻妙語每樂於鈞陶**洪筆麗藻**爾雅序洪筆麗藻**識深甄藻**東漢書鄭泰傳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士之精藻**三國魏志邴原傳原謂太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荀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文藻**蜀志或謂秦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者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色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貿之患慎於孔子之誤也質於三者乎**含章舒藻**晉書虞溥傳溥誨學曰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非本性**枯瘁攄藻**抱朴子用刑篇馳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殫毫騁藻**抱朴子嘉遁篇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為贊大極翼釋元本**逸容鮮藻**抱朴子酒誡篇日之所欲不可從也哉日有必逸容鮮藻也**韜鱗掩藻**抱朴子名篇至理拳毛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非其**翳景**

掩藻抱朴子內篇論仙卷翳景掩藻廢偽去欲詳仙**先士盛藻**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瓊敷玉藻**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名理奇藻**世說新語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揚葩振藻**北史文苑序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好學愛文藻**北史陽休之字子烈俊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富有辭藻**唐智威傳天有多能富有辭藻**玩其詞藻**宋鄭獬鄖溪集謝學士表翰苑叅華儒林劃選詎獨玩其詞藻蓋欲觀其器能**雕龍麗藻**宋曾鞏元豐類藁回謝館職啓吹雕龍之麗藻別架懸之極局**和麩洒藻**宋曾鞏元豐類藁詒弟教授使和寸麩以酒藻裂幅而摛華**炳焉華藻**宋何薳小山雜著賀處州趙守啓獻三雍於禮文未備之時炳焉華藻別七略於道術既微之後卓爾淵源學從治中之賢昇以承流之重**冰霜之藻**宋沈與求龜溪集賀正啓功名自致早親日月之光節義獨高更勵冰霜之藻對越三陽之序導迎六氣之和**教洽芹藻**宋李曾伯可齋集通陵楊倅啓咸宣北部判屹南山畫牌念韋之笑客教洽書宮之芹藻**釣魚擷藻**宋馮結雲屯主集蘇氏溪堂記可以矜竹筱撐小艇釣魚擷藻楚風弄月**誤詔劉藻**周益公龍飛錄稍郎自不知劉藻年高宋福州入進史盲味試之在西府舉為專藥劾文入京宮劉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年而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無以易藻**言行錄汪翮誤藻字彥章公吉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傾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揚史館修撰食錢**薄采其藻**

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

超化藻禪師 五燈會元聞雁上堂雪滿寒巖，燒盡拈花木佛水交野渡東朝，陝府鐵牛身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納被蒙頭坐，萬事了無知。嗣善暹智禪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十四巧

老

洪武正韻魯皓切，耳高。說文七十曰老。許慎說文：老，考也。從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盧皓切。爾雅：老，壽也。又鵠鵙老。郭璞注：鵠鵙也。俗名癡鳥。小爾雅：叟、艾，老也。揚雄方言：眉、梨、耋、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眉秀也。燕代之北鄙曰梨，言面色似凍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八十為耋，音絰。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耇音苟。鮐音台。麲乾、都耇，革，老也。皆毛皮，皮色枯瘁形，皆南楚江湘代語也。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傻、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老。顧野王玉篇：力禱切。古文老。陸法言廣韻：魯皓切。耆老。顏元孫干祿字書：老上俗下正。然參五經文字：從人毛匕。匕，音化。徐鍇通釋：勒把反。不復修竄韻亦姓。左傳宋有老佐。鄭樵六書略：老去其下體而成字。耆考耇孝耄耋主義轉注。吳棫韻補叶音朗口切。釋名：老者，朽也。史記：西者萬物之老也。荀卿蠶賦：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上聲。又叶音滿補切。者老。洪當以此得聲。班固西都賦：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于故老。十分不得其一端，故不能遍舉也。戴侗六書故：人老而毛髮變也。或曰毛髮釋行匕。龍龕手鑑：耇，音老。韓道昭五音類聚：力道切。又勉音老。楊桓六書統：象母乩以爲老人之狀，而下以匕指之。匕者，老人髮變白，背壯之意，則老字之意始明。黃公紹古今韻會舉要：古文省。籀文或從止。小篆有耗。老許老謁俗字同。熊忠韻會舉要：半微商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從毛止匕，即化字。老人髮化白也。會意。隸作老。字譌傳，義通作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累切。人七十曰老。從人從毛從匕。人年高則毛髮匕而為白，老之意也。借草老心亂也。作佬，非。又博雅：耄，黃也。俗字當借老。又稗昌作佬，差，非。

韻會定正字切

來累。來參連老。

說文　書　並古論語　希衍　不老盤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秦詛楚文　古孝經　並古老子　並汗簡　希希裕纂

古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集韻　並見高勉

齊學古韻總 老 老 老 老 老 老 並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老孔宙碑 老羊竇道碑 老祝睦碑 老于莉碑 老魏修老祠碑 老孔耽碑 老五老格拜

並洪适隸韻 老淮源廟碑 老老子銘 老石路碑 老袁良碑 老郙仲奇碑 老費鳳碑 老于老

廟碑並汲隸字源

真書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顏真卿 老蘇軾 老黃庭堅 老蔡襄

行書 老李建中 老何氏 老宋帝

草書 老草 老並章草 老王羲之 老智永

老黃庭堅 老 老 老 老並張鋒溪 老 老 老 老並鮮于樞 老趙子昂

總敘

太平御覽老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鷄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

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惽不知服味喜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僊僊遷也遷入山也書敘指南老耄衰弱老人曰黃耇又曰齒危髮秃之老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老而謙曰無耆耇之德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注陳人之人也衰老曰桑暮齒落曰年某鮮然而齒墮矣傳其衰款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鄭玄漸老曰年力頹便宋書范曄又曰年邁齒衰二十又曰徑薄無老劉禹錫老曰某日衰矣又曰姿年逝已老於人曰年先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又曰眉壽文選凍梨文百年曰期頤禮記後白髮曰朝生暮後白髮賦又曰拔白鈍黑上髮白曰糞實頭白曰顛白成翁子則盡老年曰晝齒又曰華髮墮顛老貴官狀曰紋紫積白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對耜又曰鷄皮鶴髮秋年老曰年歲有記又曰桑榆行盡謂百歲人曰兄千一馬子七老不過自言曰賤與老相守十五老扶某乃行曰扶夾連行老病辭扶兒曰任來又扶自言老曰吾惟喻既暮年老曰日薄西山下氣息奄奄年老有壯容曰兩有光澤某某者其某歲數又曰年旦某狀容老不衰曰□升強

馳通素自言老曰犬馬氣衰又曰犬馬齒𢧐又作索年已長曰年亦長矣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老革曰大人行老年曰無沒之年老將死曰旦夕入地極老病人曰朝暮人也婦人老曰容貌改前杜馬老人曰死老魅陳老不足卹曰何有於二毛左傳老而髮曰猶有童心左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又曰髮有二色又曰二毛壽過某人曰比某為得年矣前革曰宿齒老小人曰無髮戴白論語子曰老者安之注老者養之以安人曰安之安我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尊老也莊子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淮泉日記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雖是俗語也自有警數類晉史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遠魏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廣德中以二十五為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養老

周禮地官黨正注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禮記射義酒所以養老冊府元龜禮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必以八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侯王設醬公卿餌珍所以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明長幼之序興禮讓之風習鄉土齒之義備矣降及後世巡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耆故老或賜飲於瑞闕或迎與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舉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貴之束帛登板授之秩開石窌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流于傳史豈不美歟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紐餘分閏位雖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於鄉黨其間以兵戎相尋禮用遂寢至於因事存問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異其服玩亦有國之令猷也陳祥道禮書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遂視學焉遂養老養老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

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傳明帝即位。親行其禮。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爾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以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漢明帝臨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勞弟子。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農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囚。此以訊馘告也。視學養老之禮。鄭氏曰。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孤子者。死王事之子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邦饗耆者。謂死事者之父祖。秩有國老庶老。國老者。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庶人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注耆老謂國老庶老。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注。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正義曰。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六七十以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糗。士並食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粱。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多。以此饗糜也。正義曰。門謂十二門。關謂十二關。門關出入。皆有執所稅。得者亦送保多少。是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政事者之父母也。禱人。若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共其食。正義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則亦禱人共其食。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疏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為奴。曲禮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王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君子式黃髮。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于庠。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因時而飲酒養老。正義曰。經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畧說云。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

老五叟三老子孫爲國體而死王事者又祖三老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
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
郊此注兄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伏文
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
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文王世子云凡視學必
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以虞氏尚宗大故養老以燕禮
皇氏云夏后於虞是二王之言貴於經故養老以饗禮和敬養也殷
人素質故深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修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養老
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
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
而秋嘗饗禘與嘗是大故知饗在春嘗與食在秋彼不云冬夏
彼是疑經此言冬夏者按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言冬雖周冬
夏不養老也既如熊義志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
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
春秋合爲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
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

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
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
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也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
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尹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
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
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
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
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
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
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
不暖九十雖得人不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
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
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
在國之西郊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
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從國老
之法士從庶人之法故水饗云非祭者老事其對鄭注引此周人養而
老於大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
商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
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兼用燕衣故兩白而編衣裳周則兼用之
玄衣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
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而老氣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
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
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大樂正學舞干
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明其禮日也
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所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

象頌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
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天
於祭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視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奠之所
有司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
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
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
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必也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咏謂以樂納之退修
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群老畢皆升
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
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
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
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有司
而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
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師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駹於邑是也理
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

王有乞言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
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文孝厚
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
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
膠祭義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
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
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
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人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
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
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於庭就之就其家也老
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割牲毆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
之弟次事親天子巡守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注時事國君以百
年所在而往見也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
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
之卿也不復齒席之于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
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
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
后揖卿也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
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鄉飲酒之禮六
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
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
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秀眉也不如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
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兄弟之老者既為設筵又
有相續代而侍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
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播棄黎老弗迪又曰尚猷詢茲黃髮

又曰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孟子曰西伯善養老漢文帝具為養老令
年八十以上賜粟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
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
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
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
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
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下丞丞醫御于前祝饐祝
哽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
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
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
鳩以養國老在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
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
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者也若夫爾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
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
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役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
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
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
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
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稿人所謂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
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
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
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
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
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
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
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
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惠以德行年
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為五更建中初拜伏恭
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晉亦以王祥為三老鄭王又事三

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呈氏離
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
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
老皆同日也鄭云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
犒人共食雍氏共鴂方其養也必先擇其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
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己言憲行之養著而孝弟之化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
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
而服深衣夏后氏以享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
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
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
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
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
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
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
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鐘
鼓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
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
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日乘輿先到辟廱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
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
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餐
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詩思齊雝雝在宮
云宮謂辟雝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孟子梁惠王章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
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離婁章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
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二老謂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
父然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其意
猶與此合 盡心章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
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趙氏曰善養
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管子凡國都皆有掌
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
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椁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此之謂老老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
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西漢書高祖二年冬十月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曰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
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
或以陳粟師古曰粟米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
田之詩曰我取其陳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
司請令縣道師古曰縣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
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
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
長也若者豫及之辭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
史致二十石遣都吏循行如淳曰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
害都吏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
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
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大夫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
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玉海賈山上書陛
下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如淳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
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
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顏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
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粥。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
也。遂申也。元狩元年詔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
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
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太山，還
詔行所巡至，加年七十已上帛人二匹。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旅耆老，復孝
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注師古曰旅耆老之人皆賓旅也
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
寡孤獨高年帛。元康元年三月，以鳳皇集泰山，賜三老帛。二年三月，以鳳
皇甘露降集，賜天下高年帛。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賜天下高年帛。四年
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
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
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
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三月，詔以連者神爵嘉祥，賜三老帛人二
匹。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賜天下高年帛。四年二月，詔以連者鳳皇甘露

降，及神爵集，賜天下高年帛。五鳳二年三月，鸞鳳集，賜高年帛。甘露二年
正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三年詔以連者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元
帝本紀：初元元年四月，賜三老帛。四年祠后土，赦汾陰，賜高年帛。五年四
月，賜三老帛人五匹。永光元年正月，郊泰畤，賜雲陽高年帛。三月赦天
下，賜高年帛。二年春二月，赦天下，賜天下高年三老帛。建昭五年三月，
賜三老帛。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賜三老錢帛各有差。鴻嘉元年
二月，賜天下高年帛。哀帝本紀：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賜三老
帛。平帝本紀：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高致仕者，參分故
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三年，賜三老帛。四年一月，大赦，賜天下高年帛。東漢
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
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
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曹褒傳：褒受詔議立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儒林傳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
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袒割辟雍之
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
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

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
安車輭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
知天地人事者。几，杖也。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
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更以寵異之
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
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
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
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
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者。臣昭案：祖榮五更，復
除兒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鄭衆曰：更直以一公為三老五更
無常。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書曰天子定升章請
親射大侯。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
儀禮曰：賓介擇人，蓋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樂，而大射不同也。韋玄
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歲日有樂，故不復合樂。
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

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皮，應劭曰：漢家郡縣
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
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
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
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
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
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詩云三壽作朋。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作階，三老
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袒而割牲
卜人以為祝，饐為進修之以孝養。又曰
公進供禮亦如之。漢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遵五帝之
禮。決度，故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養
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高誘
之日，從尸服上飛，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
視猶子也。賈書曰：直後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從鈞議，復

異之。宋注云：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既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登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德化本洪，合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本紀：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之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眇眇，猶微也。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三年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皇太子，賜三老爵三級。八年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十年閏月甲午，幸南陽。日北至，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十七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章帝紀：有司奏：孝明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三年，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馮魴，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許之。其冬為五更，詔朝賀就列侯上。出本傳。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三老爵人三級。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五月，詔賜天下高年爵三級。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詔賜行所過三老錢帛。八年春二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十二年三月，賜三老爵人三級。十五年九月，南巡，賜所過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元興元年十二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安帝本紀：永平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元初四年秋七月辛丑，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賑護寡獨，稱朕意焉。杜氏通典：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天下，賜三老爵三級。李充傳：充為左中郎將，年八十八，以為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順帝本紀：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四年，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二級。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三級。三年五月大赦，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賜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賜所過道傳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蔡邕靈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事云：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本傳。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以光祿大夫楊賜為三老。本傳。東漢會要：靈帝以來，遂為三老。賜以玉杖。案此。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之不噎。上續志。一云：取春物始化，以助土氣。王安東京賦：日月會于龍德，恤人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鸞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

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辟雍詩：喈喈國老，乃父乃兄。冊府元龜：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為博士、給事中。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授楊彪光祿大夫，又云：公卿朝朔望日，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記。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冊府元龜：自狀若等曰：按晉書志云：二年，行養老禮。又志云：魏無其事，其禮亦亡。杜佑通典：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

史評三老下。晉書段灼傳，武帝時，段灼疏言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忘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兄事五更，所以明敬。陛下
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冊府元龜晉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高年帛
人三匹。永興九年三月，大赦，賜高年帛，人三匹。明帝太寧三年閏三月
即位，賜孫老帛，人二匹。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賜孤老，人二
斛。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賜孫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宋書孝武帝
紀，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月
幸歷陽郡，賜高年帛。文帝元嘉初，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
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南齊書武帝紀永明
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
可增俸，詳給見役。冊府元龜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
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禄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
自今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
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老

養老二

魏書太武時，居地侯羅結年百七歲，爲長秋卿，復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
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
焉。孫吉雖祖代人，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
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爲居業。
本爲宋將，[illegible]　文成帝紀，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
至于鄴，還幸信都，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
子不從役。四年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大官廚食，以終其年。孝文
帝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賜高年布帛。太和元年十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
從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賜以衣服。三年五月，詔曰，昔四代養老，問
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四
年七月，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
不徭役。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十五年八月，議養老。
十六年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元爲三老，以
前鴻臚卿游明根爲五更，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后王法玄，猷以
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訓孝悌於
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
若求備一人，固之古哲，拔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難爲其舉，傳中庸，
則易爲其選，朕既虛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公
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敦
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
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
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
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
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
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
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
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遵所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夫

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予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猶昔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馬斯彰元馬斯顯矣前司徒公元詡鴻臚卿明根並以元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曰游五更養素遂履歸終衛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勅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常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時冀復為外都大官詔以護年邁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通鑑綱目武帝永明十年魏主養老于明堂。注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集覽玄冠記玉藻篇注云玄冠委貌也青紗單衣單與襌通音丹前江充衩紗縠襌衣師古曰襌衣若今之朝服中單後公孫述為白複製郡布單衣又白緇單衣注見去年肅拜詩話云直身肅容而微下手且乞言猶記内則篇曰有乞言注有讀曰又又從之求善言也國老庶老記王制篇疏云國老卿大夫士之老者庶老庶人在官之老者唐禮樂志所司奏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九月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八月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十一月辛未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賜以穀帛十九年四月幸彭城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老疾不能自存者賜穀帛六月帝自代齊廻車駕所經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二十年二月詔畿内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三月燕群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名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二月詔并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五月之渭入河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時裴安祖爲河東州主簿後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帝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北史魏文帝紀太和二十一年九月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大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　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夫平陽公丕爲三老。孝明帝紀熙平二年四月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板九十以上賜小郡板神龜元年正月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正光四年七月詔曰幸遇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黃耇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強見留雖七十致仕明乎典故然以德尚壯許其縶維今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禮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怠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任或停私歷紀甫授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或新解縣史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五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邢邵傳養黃髮以詢哲言魏書孝靜帝紀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板職及杖帽各有差。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後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六月乙巳版授高年刺史守令各有差。武帝紀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詔先經有戎官年六十以上及民年七十以上

節級版授官。杜佑通典：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以大傅燕國公于謹為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冊府元龜：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正之道在於賞罰而已。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通鑑綱目：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注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所以致治之要道也。然三

代而後，歷年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過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粲一時觀聽而為之，未有真得遺言之益者也。易者，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迹不可行於世者，異焉。中楹，兩楹之間也。記檀弓篇：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正坐處也。人所從生所以安身。設加諸老者。几者不及履，蓋履也。崔豹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醬豆，承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酳音胤，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養老禮。冊府元龜：保定三年七月丁巳，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版授有差。建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驅彼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霑邑里。　宣帝時，柱國閻慶於武帝朝抗表致仕。慶既衰老，但嬰沉痾，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千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書禮儀志：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酏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敕即給，不為常也。　文帝紀：文帝踐極，令皇太子就周致事柱國閻慶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煬帝紀：大業五年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為衆（一作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厖眉黃髮，更令收序，務簡秩優，無虧藥膳，庶其臥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祿廩，以終厥身。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宮，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七年二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

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唐書禮樂志：季月及季夏，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群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群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東，西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杜氏通典：太平純者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席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大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爵，其日，鸞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鸞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

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入。初，駕
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
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
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
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
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
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
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
卿引導，侍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
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答拜。皇帝揖
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
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答肅拜，俱座。三公授
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
前。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
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
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
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
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
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
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高祖武德三年，幸猴州，召
父老置酒高會，賜帛。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布。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
詔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十月，幸隴州，詔
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就加優恤。五年十二月，幸溫湯新豐，
賜高年帛。六年三月，幸九成宮，八十以上賜粟帛。五月，宴岐州父老，賜帛。
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粟帛。
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是年，車駕在洛陽，幸魏王宅，
禮高年也。懽頴川人，精鋭兼衛，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
賜以粟帛被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二年二月，宴洛陽父
老，賜帛有差。十三年正月，朝于獻陵，三原縣人年八十以上賜物有差。十
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賜同里老人物有差。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所過州賜
高年粟帛。五月，并州父老請臨幸，帝賜宴於武成殿，仍賜物遣之。十一月
蒐于少陵，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綿帛各有差。上詳。貞觀十五年

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宋汴陳陽高年於月觀殿，奏九部樂，賜帛二十六
年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以武功之郡城及郡三什豐人四鄉士女七十
以上及石宮州故百人賜宴，父老中上壽，賜帛有差。十七年六月，并州父
老詣闕賀皇太子賜爵晉藩，賜宴及物以遣之。十一月，以貞石表瑞，制男
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十八年十月癸卯，以將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
歲以上，氈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
物三段，粟一石。上謂。貞觀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十一百人於上
林苑，備有風俗，問以高年時所苦，乃宴州故老，或賜飲於城闕，或延
興於私宴，而又開豐休之集，崇興化之理，賜几杖帛之未也。豈賜使
之使，問石耳之封，所教化之大本，成王之令典今。十一月壬申，至洛州，遣
使賞重書諸郡，以懷澤四州問高年，宴賜各有差。二十年宴洛州父老一百
九十人於儀鸞殿，並賜有差。廿九年二月，發洛陽，經遣所經州縣高年，賜
粟帛。行幸次河陽，女子呂年百七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氈被袍各一，
綿帛十段。次汎縣，女子崔張五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
三月，次平林張道鴻之廬，賜以衣服，道鴻任鄉野，無他事，什少時常遊名
山，侍服食之訣，居人間無所食，時年百四十六歲。十月，次豐州，召父老
年七十以上賜綿絹綾帛等。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賜物有差。
二月，發并州，賜所過高年粟帛有差。七月，幸靈州，賜高年粟帛有差。八月丁
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二十二年三月，至玉華宮，賜所過高
年粟帛。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雨降，賜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太宗賜李靖
靈壽杖。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
賜粟二石，帛三段；百歲以上各賜粟五石，帛十段。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
皇太子，赦，諸年八十以上各賜粟帛。己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
有差。二年二月，幸洛陽，父老百歲以上，氈被一具，袍一領，綵絹十段，粟二
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各賜綵絹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
上老人粟帛有差。閏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氈
袍綿絹及粟有差。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并
賜氈被粟帛各有差。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年一百三
歲，遣賜絹二十疋，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物及繒綵。乾封元
年正月，改元，詔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授刺史司馬，量賜粟帛。總章二年
九月，幸岐州，賜高年衣服粟帛。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
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仍節級賜物及黃袍而遣之。正元三年

三月自以州温湯還賜八十以上老人帛弘道元年二月大赦天下老人
百歲以上者板授下州判史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馬
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者板授縣令婦人量賜粟帛顯慶四年閏十月
辛巳賜氏八十以上氊衾粟帛五年三月丙午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氊
衾粟帛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藉田大赦賜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
判史緋彩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彩木笏 玄宗開元二年九
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爲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
三代行則就見制聞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教黎庶之爲子朕寅奉休曆祇
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星見於郊祀念其將智允重乞言俾伸恩於几
杖期布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
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逐穩便設酒食一準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
杖于其家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年老九十以上并
篤疾各賜物四段綿帛各一匹十一年正月車駕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
八十以上賜物五段板授上縣令賜緋婦人板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
七段板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板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板授上州
判史賜紫婦人板授郡夫人十一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百歲老人賜
帛五段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付十三年十月東巡至濮州河南河
北五百里內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一月封禪禮畢徐曹亳汴許仙豫等州
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二月至東都京兆父老拜賀共賜帛以達之十五年
詔曰吏部選人有衰老不堪釐務者優其資致仕量賜多少粟帛十七年
十一月詔諸州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十段九十以上賜五段八十以上
賜三段二十年十月祠后土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粟五石八十以
上三石二十三年正月藉田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板授上州刺史
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馬七十以上所司量給酒肉各令存問二十
四年八月千秋節以京兆父老宴勤並宜坐食訖業飲兼賜物二十六年
七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賜粟三石帛三段百歲以上
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加板授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大赦詔天下侍老
百歲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九十以上
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粟三石綿帛三段八十已上板授鄉君粟
兩石綿帛兩段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縣
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母孝假者給其在家此王政優
容俾申情禮而官吏不依令式多雜役使自今已後吏不得然三載十二

月祀九宮貴神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
上綿帛三段粟兩石六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賜
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兩石仍令長官存問七載五月
加尊號詔京城父老各賜物十段七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其妻板授縣君
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婦人板授郡
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板授縣令婦女板
授鄉君仍賜酒麵八載閏六月冊尊號禮畢詔高年給侍存養因時定式
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大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一人充
侍仍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當式處分十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
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綿帛三段粟三石大夫七
十以上婦人七十已上綿帛兩段粟兩石十三載二月冊尊號禮畢詔天
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
石八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婦人板授縣君各賜綿帛兩段粟兩石 肅宗
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縣令仍
各賜物五段二年十二月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並賜緋魚
袋上元二年赦詔天下侍老未板授者與板授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親
祠南郊禮畢大赦詔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
縣令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發興元詔本府耆老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
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爲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
事韋建爲秘書並致仕仍給半祿料後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
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耆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
昕等始也 順宗即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賜各有差仍令官
吏就家存問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天下百姓高年賜米帛羊酒十四
年七月冊尊號大赦委中書門下選擇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頒賜
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令鄭覃往鎮州宣慰其四
州之內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給粟帛長慶元年正月郊禋禮畢赦制天
下百姓高年者賜米及綿縑有差三月以盧龍軍節度使劉總歸路管內
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問給賜粟帛[illegible]
[illegible]文宗陛下恭高年以教人悌五代史書莊宗
紀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詔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使與給復永
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免從州縣不得差徭十月德音有年
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徭 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

王所重養親之道為子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廢疾者並免一丁差役俾遂奉養。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洪荒之內鄉黨之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問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子差役仍令逐處簡署上佐官六年八月帝幸鄴都制管內耆老八十以上者並與板授上佐。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一月左監門衛上將軍李建崇右神武大將軍安仲左領軍將軍慕容業右領衛將軍劉彥璋各賜紫欵正錦袍金塗銀束帶時建崇等皆年七十餘太祖以舊將累為刺史留後者居班列故有是賜仍令每日內殿起居退就公食。宋史禮儀志養老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樂止

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坐揖羣老亦揖皇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御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坐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坐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羞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慈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中安之樂憲言成德之舞畢文舞退作崇威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延博士引二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坐前奉禮郎引羣老復位俱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坐太常御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異日詣闕表

謝政和五禮新儀嘉禮皇帝養老於太學儀　陳設　前期三日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大次於太學敦化堂之後儀鸞司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南皆東向又設文武百僚次文官於門外之東西向武官於羣老之南東向皆北上又設三公親王使相執政官以下次於國子監門外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文宣王廟殿之東又設於敦化堂上當中間鋪御座於幄中皆南向儀鸞司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五更座於其南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五更之後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廡設庶老座於眾國老之後俱東向北上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典樂位於宮架之北大樂令位於登歌樂虡之北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前楹間近西稍南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尚醞設酒尊於東楹之北西向加元酒有坫以置爵尚食陳珍羞黍稷之屬尚輦奉輿輦繖扇於堂下[illegible][illegible]設眾國老庶老酒器於西廡車駕詣大學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殿後殿上前楹施簾儀鸞司設導駕官次於殿門之外大晟陳宮架之樂於宣德門外稍南北向所司陳法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其日未明二刻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太僕令進金輅於宣德門內南向設千牛將軍一員位於輅前

北向門下侍郎一員位於左輔位之前贊者二人位又於其前尚輦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班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出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輿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御帶東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局歷奏官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illegible]吉前導皇帝降輿階由拱殿門入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乘大慶殿後閣降輿入西閣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服其服少頃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左輔門下侍郎太僕卿乘黃令詣大慶殿西階下立北向東上[illegible]依次引導駕官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定以俟奏[illegible]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illegible]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降[illegible]常儀宣贊舍人贊左輔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illegible]於此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至宣德門出大

慶殿門外至金輅所千牛將軍前跪執轡左輔進當輿前俛伏跪奏左輔具官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左輔奏請皆此類黃令輔前東向進金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進當輅前俛伏跪奏門下侍郎具官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立凡門下侍郎奏請准此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奏采茨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車駕動稱警蹕左輔先詣宣德門內以俟門下侍郎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及宣德門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俛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勅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左輔門下侍郎之前侍臣上馬畢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樂止鼓吹振作法駕鹵簿前導詣太學車駕將至學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分引文武官宗室客使禮部祠部郎官太常寺國子監太學官幷諸生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門已起居者止參聖駕馬輸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

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覇門外回輅南向導駕官分左右立千牛將軍立於輅右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尚輦奉御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以入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各還次以俟酌獻文宣王前期太常設祭器於文宣王神像前光祿實之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菁菹爵一在籩豆前犧尊一在殿上前楹間實以供內法酒香爐一在神前又設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菁菹爵一在籩豆前又尊四一於殿上前楹之東一於前楹之西二分設於兩廡之北俱實以祠祭法酒皆有坫設良醞令位於文宣王酌尊所北向其日皇帝既歸御幄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立於幄前東向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引尚書侍郎以下文武官各朝服入詣殿下位如侍祠班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太常卿詣御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酌獻之禮奏訖俛伏興簾捲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升自東階詣文宣王神像前太常卿奏請皇帝跪又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侍臣執爵詣酒尊所良醞令酌酒以授侍臣侍臣跪以爵酒進皇帝受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

拜太常卿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歸御幄簾降太常卿詣御幄前跪奏禮畢簾捲皇帝出幄乘輦詣太學如別儀禮部祠部郎官太常丞博士及國子監太學官分詣殿上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分奠如常儀養老其日車駕初出宮望時刻遣中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前後導從至學門下車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皆集於其次皇帝既謁至聖文宣王畢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文武百僚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儀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奉禮郎先贊國老次衆國老次庶老並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重行異位禮直官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將出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南向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皆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立定樂止太常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如初宮架和

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太常博士揖三老五更升自西階國老衆國老庶老立於堂下三老五更至當堂上當御座前北向躬揖羣老揖於下皇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以下俱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肴詣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之前樂止次尚食奉御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國老庶老之前國老庶老等皆食大樂正引工入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執筆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書之以紀作申安之樂宮架奏[illegible]之舞[illegible]舞退作文舞[illegible]之舞純成三老下降還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上當御座前奉禮郎引羣老俱堂下位俱北向就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皇帝降座太常卿前導皇帝還大次文武百僚客使學生等以次退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明日詣闕表謝車駕還內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門外之東南向其日養老禮畢皇帝既還大次所司轉仗衛

輿駕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僚宗室客使並先詣宣德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奉賁令進金輅於廟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南筆簾御進輿於學堂前導駕官俱詣學堂西階下奉迎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簾卷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訖步導出門太僕卿先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左輔奏請皇帝降輿乘輅有司仍具大輦者未畢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將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勅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勅侍臣上馬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宣德門文武百僚俱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車駕至宣德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導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宮架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即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乘輿以入至大慶殿後閤以左輔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三老儀注太常寺劉亨臣等謹按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耆老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始迎拜於門屏之間與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之儀蓋適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删去親拜之文以合經典人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則三老進見設已特與先拜但令贊禮者引當御座前躬揖皇帝為興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為之庶不失禮意伏望檢自聖學批降指揮修立服進止政和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御筆依擬定修立

文獻通考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廻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使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

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太常卿前導侍士先入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執事以從三老入以詩如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夫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大樂令引工升歌詔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終三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老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鑾駕還宮如事實王安宋皇祐燕京畿父老二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十月乙亥燕京畿父老於錫慶院容齋三筆晁無咎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滄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滄州請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容齋隨筆唐時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少優有增號藉以男衆命者從如唐日將如何哉遂文聖宗紀

統和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一百三十歲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元史成宗紀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文苑英華養老德音 詔令作大上皇康俊詔 門下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敬崇極日嚴之養祇慄斯在近日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在懷不遑寧處博求醫術備盡鍼療祈告明靈其陳懇禱上玄降福遂蒙昭祐應時康愈萬福咸宜吾事之隆實兼家國思推恩澤洽于卿士然而尚齒崇孝德教所先賢能是加義超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已上并孝子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寰宇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劉公是先生集四代養老論時十十七養老益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莫若於燕莫不若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若於饗莫不若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貴養其体者也故擇其柔毳選其醴膏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稜除於是乎体解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焉是以鬼豈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若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体氣也修其物為其意而不得形之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從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慇在其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畢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焉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爾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意者也若曾子之養曾晳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傳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莫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無用之無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盛若悌之道達則幼盛若堅執清廟則君盛若下管象武則臣盛若所以惠之以大愛之以廣行之以謹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養老有傳文賦 李貫老皆有傳文 昔者五帝之世三代之君養賢老以致孝焉得文而並文禮尚引乎伸無遺於詩者書以緝御必廣記於見聞豈不以王者天下之達尊老者君上所當養故憲其德以形法或乞其言以自廣史也不具世有失仰是故雖學異於庠序禮殊於燕饗必有執爵之

士以著其徽猷必有傳信之書以存其忠謀想夫肅肅著德顒顒上賢仕接之几既肆之筵行接乎適則下從而化言脫乎口則衆祈而傳勒成一家因挽期而紀者度越諸子由忠孝而名篇且太柱下編仕也猶有主方書之官宮中燕處也尚存貽形管之道況貴乎天爵執尊乎國老作而為萬衆之師語而為歷代之寶書之於策俾衆兆以皆傳必也正名信傳厚而該悉豈非徒善者民弗信徒法者衆不懷有國之主主尊也而老必養養老之禮全備也而史必皆事又事兄諒溫文之斯在記言記動微京寧之能僅漢以書法著神君之詞楚以儀紀山人之答詩矣則北正觀名則不學豈若臨雍講禮推予道而射行直筆成書亦孝構而緯有所以教諸侯使之悌所以明天子必有尊厥良史之善述時者年之樹傳是使無之將來拜會涼於衆俗施於當世達信學於庠序發揮禮經致若政紀詢黃髮者尚謂之無過存典刑者國所以致理大哉三五之治醇乎醇傳之史秘府書林 論歷代養老其禮不同 李泰伯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除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又獻公縉老雖非人又養者一人不從

以養於人事也養老之禮有三老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敬其不与臣然而以父兄事人昔孝弟之心無所用之曰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上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既遠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九州矣李文昔紀宣著忠漢朝無白首者又之臣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李固亦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三子可謂知國體矣楊傑無為集周無養老禮賦 無修三代養老之禮古之養老禮莫如周無三代之常法新一王之令猷尚文德以唱風興章猶盛奉年者而興教飲食參修昔自有虞氏于二代必重年德以均仁定然而禮有賢而有文事或興而或廢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無明而老者養之常至之餘風畫在大抵燕者虞之禮饗者夏之儀大牢而食有商所為天下未有遺年者周人兼而修用之就膠庠以致勤高年乎順陰陽而為具異制同施莫不鼎俎豆籩牲牢酒醴然四代之異制革一朝而為禮貴親尚齒德爵富雖曰殊風黑衣素裳深衣燕縞雖然在

益彰問勝之術。義取輔書以及他人之老。古精藏記。未達天下之子。
世有其見三老存與於本草。史持其生五史引理於安史。南山將
起謀於漢嗣之安。河水來縛歷見周上之火。學重經營。繼漢史之
五三王　順自文見許言書壽之三。文考　莊方狀之獻。得消早變。與
太公之遇其事人倫。　說庫以來周名其無種之以。　狂雁而拜漢呈。編
有狀之倫。　飲衆宿德。寫酒輪而進述。　孔光重望。賜實杖以優民詳事
醫治詳養主酒酒肉酒肉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粗。不宜多食粗濁。益氣弱
不勝濁食也。故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強弱。不得不甚食不飽則氣不
充氣不充則病之發。
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二

壽親養老新書　壽親養老之事，著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然自後世觀之，
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二帝三王之世，風氣渾沌，人生其間，性質醇厚，稟
能乎血氣於未定方剛之際，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人子之愛其親，固
二桌控□以奉養為之安。其發老時其旨甘，娛其耳目心志，即可使之燕
佚怡愉，全生而益壽，則禮經所載，謂之備可矣。後世大樸日漓，真元日斵，
七情為六欲，六氣衆之，壯或夭傷，老宜尪悴，孝子慈孫，服勤左右，從膳調燠
之外，尤不能不唯疾之憂，而求之禮經則不過四痛癢抑搔而已。若秦越
人過邯鄲之所為醫，曾未見之者錄。顧得謂之備歟。孝哉陳令尹通能餅是
書於千數百年之後，而特詳於醫藥治療之方。凡為四時調攝食治備急
合二百三十有三焉。斯亦備矣。吾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鉉直
翁鉉，作老老親親之念，紬繹是書，有年。猶以其說之未備也，則又廣集前
脩嘉言懿行，等事異聞，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佚老者，釐為三卷，而
方論所述，愈益精詳。是書始大備。吾聞鄒本故家，壽善世積。翁之高祖叔
祖，二母夫人，皆年過九十。備極榮養。今翁亦希年矣。枝子蘭孫，盈庭戲綵，
青山流水，竹色花香，鳩杖黔杯，蒼顏玄鬢，見者謂不老地行仙。蓋是書驗
於公家久矣。茲復不私其驗，繡諸梓而公之。宜举举事夫人以自養之說，
未能知自養之養，而后能安享子孫之養。此吾於讀書重歎翁用心之仁
也。仁者必壽，錄是八十而帥，九十而杖，百歲而定律令，百世而與諮謀，將
而為商大夫之八百。曾元而下，家慶一堂。是書之驗，將千歲之日至而未
止也。詩曰：永錫爾類。又曰：永錫難老。請為翁三誦之。昔大德丁未中元，樵
西麓苑徹孫序。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
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
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纍篇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
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因之心之而興起者矣。

文
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
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湯藥，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扶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

問衣寒燠。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苛疥也。抑按也。搔摩也。溫公曰：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道持之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所欲如下文饘酏之類。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饘酏也。稠者為饘，稀者為酏。酒醴糟者為醴。芼羹。菜為羹。菽麥蕡稻黍粱秫。菽大豆也。蕡麻也。稻粱黍秫皆米也。唯所欲。從所欲也。棗栗飴蜜以甘之。飴餳也。四者味皆甘。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堇與荁相類，枌與榆相類。四物新者曰免，乾者曰薧。滫瀡也。滑也。數者性皆滑。脂膏以膏之。脂膏亦滑也。有角曰脂，無角曰膏。二者皆肥而澤。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尊長舉著，子婦乃各退就食。溫公曰：婦人乃開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度，不可任妾婢僕。凡有疾，即其精不測。蓋事儲養心腸。曰居中饋，易曰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則凡曰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致順之心以進之。和未其已以溫之。茶菜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厭也。孝子之事其親以養其志，書以事其親，以為其子之至養。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溫公曰：父母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著五色斑斕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臥，因作嬰兒啼。或弄雛於親前。親之喜。其老如此而樂其親，具慶亘今古鮮儷者也。

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人孝行甚相類也。

宋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奏真人東行。兩家父子會聚之盛至矣哉。陳寔字仲弓，太丘長。元方紀。季方諶。朗陵侯相荀淑，字季和。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旉。諶，文若名彧。元方紀之子，字長文，陳群也。叔慈，靖。慈明，爽。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荷獻陳子，神獻鍾英。太淵融融，道廣以平。顧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速峰對起，麗澤旁流。倏而不見，有驗其思。尊言造之，顧無僕從。獨呼二兒，駕予以出。肯爾黃犢，布陽獸車。某紀前衛，扶諶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開堂而喜。顧謂汝彧，往應子門。六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前行，拜其壽何，候斯晨，得見清儀。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因非德義。益過以餘，以輔斯世。是紀而組，亦置膝前。漾漾本國，莫出匪賢。宗臺曰極，以與天道。曰旅野德星，萃焉嵩山。素行好德，所司深志。皆亡為禁。

有客詣陳太丘，侯驛甚敬。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丘問炊何遲，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具竊聽，炊忘著箄，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成糜自可，何必飯耶。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為端。觀其親之書，溫則其子之為人可知矣。悅字長豫，導長子。恬字敬豫，導次子。丞相導也。

王羲之帝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羲之生七子，羲之又有之。果說之。子玄之，第三子凝之，子子徽之，獻之。幼子獻之，子子操之。孫楨之。敬之之子。

後周李遷哲，除真州刺史，其本周也。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饗，不得如遷哲之子孫眾多。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顧之而已。此亦可以為盛也。子儀子八人，今二十四，考壽八十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朝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出逢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

公雅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肅容。來常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可法也。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崔山南昆弟。居世承博陵第二房。有倕八子。世比荀氏八龍。倕子從律爲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儀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糗。飲曾孫婦乳。見南史梁[illegible]傳。

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同心竭力以致其養。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餚。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嬉。或詛欸以娛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自兒童不爲嬉戲。家言笑莊敬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噗頭晨省。水入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猶恪。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思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省具公裳揖其母。先生急赴舉。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平進士第。同時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辭。性返。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長往未娶。或勸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乎非教忘。闔闔有侍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孝處士。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

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制封人判留司御史臺。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酒醫遇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爲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亦致虛務盡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効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祖光祿少孫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祖納字士言。[illegible]王乂字叔元。爲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侍講希哲原明母申國夫人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

母之命。必稽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
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
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
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吳顧愷每得父書常掃酒几。舒書於上。
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得父之書猶拜跪而讀。受父之命。其敬佩而
行。當何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
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
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二公以事親為重。以仕
進為輕。可法也。
王達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是焉進路。啾啾晨烏。其子
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素。惟秋之氣。修條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億為
童子。當此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
蒂之柿。猶色黃膚之栗。青芋連區。烏椑五出。鴨脚受彩。爭微核。木瓜艘舟
而成質。青乳之梨。頳壺之橘。蜂蛹淹鮐。樝梨清甘。搭壺則有鶉鵝野鳧。澤
兔鳴鶉。清江之膏蝌。寒水之鮮鱗。膏以紫薑。粹以芙蓉。竊浮叟蔥。姐萬菁韭。
生溪山之松篁。掃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
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矣閭里其誰先。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敢溷
明之編心。耻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
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
之費。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御版輿。升輕軒。遠
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
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
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仕宦
而志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黃山谷手書云。王猛維川元堂初謫官京師。寓家昆明。親老九十餘矣。前閣
貴人家歌舞。觴歸書其旅邸壁間云。厲外無書為不久賞。造有夢到家多
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余訪維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
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身如
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奉門歌不得。何須新斫竹枝歌。王維
川既得官都下。有所將息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

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湖南歌也。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
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
黍一炊。日月何門人不見。看盡林烏反哺兒。可訪之作。可謂盡朋友責善
之義。山谷至書載母夫貴君子云。說令也。一夫子者不出千詠。故類頌
之意。力勸維川以歸侍云。
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公相待如賓
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
伊川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
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
人者。則深以為非。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
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
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
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
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麻績以為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
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明
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
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家粟樣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
守廬陵。嘗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
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
道母儀所助者亦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
猶績乎。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
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
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羅鶴林大經云。觀誠齋夫人。乃知古
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譚溪胡氏宗系記序云。吾家自上世以來。事親從兄。多以孝悌聞。曾祖十四
公有二兄。雖已異居。每事必先咨長兄。次咨仲兄。二兄不服而後服。二兄
許行而後行。曾祖妣余太君感末疾十年不離床席。飲食起居梳沐盥漱
使聞皆須人抱負扶掖。子孫婦女左右奉事惟懼不如其意。祖妣章太君
妣余氏叔祖妣吳氏令人更互直侍。衣不解帶。日不交睫。朝夕匪懈。余大君
常慰勞之曰。吾無以報汝等。天當以諸女子孫令人眾壽福康。是生丈夫定
公鑒甄科歷任其立朝正色直言無所依阿。以納忠君父之意。之錯死

不忘。憲昔侍大定居滹沱十五年，見其財事二親，可謂盡之矣。俞由白屋，二親安樂享祿養者二十年，皆生受官𠀌之封，此人間所稀有，徐人慈母也。道詩書，達義理，諭類柔色以事之，不足以為難，中大公嚴毅果勇，不可少犯，大定所以事之者，未始拂其意。每每以正直制說中大父而益親信之。有晚生兒女三人。初以為慮，大定視之如一。嫁幼妹與己女，其遣奩具無少異。中大臨終，以二弟托大定，曰：二弟居不才，為汝之累，可嚴教之。大定泣對曰：誓不忘之。其後循循然誘以學術，道以義，立之爺官，皆克有成立。至使一家烝烝，雖婦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實由大定躬行之化所及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悌，以無忝所生，庶幾門風益振，家聲不墜，豈不善哉。明

大定公女國子序俠，仕至給事中。二弟，長安止，仕至歸德府作，次安老，仕至知州。二子，長致去，次子明仲，仕至本府。孝仁仲，季第，仕至……子……仲，仕至…… 當有五子。両因大任子季夜。五弟第三子。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至假寢，

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播子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為平東將軍。椿字延壽，仕至司徒。津字羅漢，為司空。椿津俱事明太后。

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人不如吾一世也。又云：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有外顯仕少陟。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忠宣知襄城縣，承事伯兄，賦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事親從兄，仁義之實，愛敬之理，與生俱生。仁之至，義之盡也。

溫公者英真率會約。序齒不序官。為具務簡素。朝夕食各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公自序其詩云：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伯康溫公之兄，君從席大言，安之王尚恭，正叔楚建中，不疑王謹言。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鬥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南湯劉騭之為桓冲長史。冲書至騭之家，騭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冲詣其父，父命乃還，拂短褐與冲言。父使騭之自持濁酒菹菜供冲。冲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意也。德星之聚，意明行酒。六龍下食，宋胡侍講安國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内外之分，諸子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儀茶湯，待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禮度嫺雅，杜子美詩亦有門吞未及，已見女羅酒漿之句。

横渠先生曰：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唐張士嚴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疾愈。未查道子湛然，秋州人，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湛注視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孝感之事，舉世無之。王宗傳筍之下尤奇。陳遣之鐺飯，蔡順之異器，猶尤於患難中得力，真西山叔政任為孝為母吳夫人祈福詞云：天下之壽，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難老。母疾愈，謝詞云：莫親乎母，實為命以相依；孟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顧指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驪黨之壤，未銷寰棄之功，已應孝行之簡，在帝心。若此，為人子者可不敬諸。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室内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驗前語跡，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書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下十數條皆是養人行以助福自奉者。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廷老名洪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煑茗談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腱生光輝圓滿日靜鳥吟時鑪薰一炷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貧皆同受用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道人中往往多有耆壽者陸放翁云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

放翁又云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浮屠訪之絲無它語一日然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忌師本末君乃知者亦異矣夫

付江滑日峰丘道人號河南子年九十餘皓髮未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蓋叔祖西巖寺丞招之來茲草留十餘載爲一道藍繫一小牌子上書詩四句云老遇因性便無病爲心寬紅杏雖裝雨青松耐歲寒常跣足賣卜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兒爭拾之黃玉窻與二三友叩問功名皆笑而不言僞稱玉窻云予壽高嘗問養生之術但指小牌子上詩四句賦焉今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曰云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頤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黄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膾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此雖山谷之寓言然想像其食味之美要得眾之以奉老人之旨甘

東坡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天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桃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髦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絲閔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拖之瓊艘各眼滟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著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誠齋菜羹詩亦云妄子香抄玉色鮮菜莢新煑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爾纔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為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齏盂連啜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唐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謂同列曰美不可言此亦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之意也

倪正父思云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為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處貧之道也又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又曰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擁大任參政事年九十有四其一李季奴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居事令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雖老皆以飽飲早起勸驗彭彭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為法乎

倪正父經鉏堂雜誌述五事云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述齋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說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棋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劉後村元外舅林寶章晚歲奉祠者廬略繙書小圃種藝體中佳時偕中短褐野眺盡坐然後歸二子公遇公退朝夕侍公趾步不離家庭諧餌偶有會意輒書曰天下至樂不出門閭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普淡者年一燈焚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書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問字子真谷字子常守寒齋孝友之號子常事兄如父家政聽焉子真亦極友愛迷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剖行同孝悌隱財同庶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鍵實世傳一心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自為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鶴林羅大經云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粳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此味此句最妙然此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易曰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饑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邵康節先生年老逢春吟云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又八十首尾吟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看秋水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鼓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凡十一首惜芳菲吟云綠楊除裏尋芳繞紅杏香中帶酒歸不然云芳樽有酒恣視樂備得嘗前戲秣木凡四十首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玩無名公傳自敘尤拜怪書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不喜過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言人之善說而和之又從而書之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善如佩蘭蕙既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道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老侯從容善於自養有如康節翁者乎

呂東萊伯恭橫山吳氏佚老庵記云橫山吳君瓜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佚所斧收發輯杖立于前闡藏語於階者曰恭雕繩畦紙東京稼壽昇掛壁萬貨四羅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闑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遂手搏組培燕鶴鷲不驚風月相答此吾素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借聞以學既既數秩壹以程既序既訪此吳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吾君為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

何如吳君曰僕得吾物塗得吾潟墊得吾時出浸逃吾名吾喜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媾登與身閒心慊厭市築塢日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閒以往有頗服務者理相接歲或不升征稀因德冲和交於大造尊一室之佚錫予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扶棠倘勞振之已責紓適同其美於是鄉則里櫝山表裏皆吾佚老處也其視人緣半廉廣狹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畫奴陷其說於肆間以勸此記爲勉者莫力行好事歟歲濟賑寠積陰功必有紫府真人延之於上坐者

辛稼軒詞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義濟倉里中賑濟除直秘閣沁園春云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蜂孫老人有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瞳貌碧虎樣精神文瀾卿雲詩淩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換金陋斬蠖話語溫記他年惟恐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業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前章記廣濟倉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在兩眉陰德更長夢玉皇金闕姓名仍舊歲歉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漢左右山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履蒼髯如戟種

柳如成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

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子一周餘半紀猶畫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遙是初度來臨萬中野服不戚貂蟬貴門外風波煙浪惡我已收心無累弟勸兒酬兒歌女舞觴得醺醺醉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耐雪寒霜冷看君霜鬢裏青青好模樣初時更開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丹仙草更有一百歲人難老

又爲孀母王氏慶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未爲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床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遙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爲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六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開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

何如獻窈窕舞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僊

鵲橋僊爲人慶八十席間戲作云

朱顏暈酒方瞳點漆閒傍松邊倚杖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兒額上

又爲岳母慶八十云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杯春釀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衣更著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遇著箇十年便唱

品令族姑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說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龜椿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于湖帥潭州日壽黃倅母淑人木蘭花云意聞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與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曾祖參政文靖公壽伯母太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云吾家二老前有高平生癸卯君到令辰祚止榮華九十齡共惟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逢乙巳春 上官氏朋溪尊國府判夕卅樸庵編修戶部提刑恩之母 高平郡夫人江氏文靖公之祖母皆年過九十吾家二壽母也

又有鷓鴣天二闋云

九十吾家兩壽星今夫人賽昔夫人百年轉眼新開袠十月循環小有春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到轉精神日光如鏡步如雲年年長侍華堂宴子子孫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綵衣共舞新華綵編斧斕斑老樸庵傾玉盞拏黃柑兩孫兼綬碧於藍使當刊頌陞調須留與千年作美談

文靖公在朝日壽母呂國葉夫人詞云

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遲遲令節春三六又慶慈闈歲八十斟壽斝兒長跪子孫何似詠高年各晨千古西湖作一度生朝獻一篇

任靜江經略安撫日元夕奉親出郊詞云

綵結輕車五馬透簇城爭出看花枝望欲十里叢前去燈火千門月下話蓮炬引老萊衣城眉無數擁薰風笙知萬里澄燈夕却勝尋常三五時

壽母詞云。

滿二望三時。十本三十日上。春景方明媚。又見蟠桃結子來。王母初筵啓。無數桂林山。不盡湘江水。總入今朝祝壽杯。永保千千歲。

樸庵編修戶部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云。免侍蘭州兒。稍供綵戲。多謝天公爲排備。一輪明月。驅作清廉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醉。我有祿書。呈母年萬計。八十三邪裏暨。使和兒笑。恰一百四十地。遠九千餘歲長隨侍。

鷓鴣天云。天遣豐年祝母齡。人人安業即安親。探支十日新陽福。來獻千秋古佛身。兒徠盞婦傾甌。更欣筵上有嘉賓。貳駝出釜雙臺銀。玉節升堂兩使星。

家居日。鷓鴣天壽詞云。請佛林中女壽星。千祥百福産心田。喜歸王母初生地。滿勸麻姑不老泉。吾夢佛。千年一佛護庭萱。數過九十從頭數四百餘寒一十年。序云。十月二十一日。吾母太淑人生日也。今年九十。仰荷乾坤垂佑。賜以福壽康寧。願益加景慶。今其耳目聰明。手足便順。五臟六腑。和氣流通。常獲平安之慶。子孫賢順。寸祿足以供甘旨也。貴玉總祖母張氏壽八十有三。乃翁怡軒居士賦詞。有八十加三迎九十。還似嬰童之句。其居與樸庵對門。樸庵聞之喜曰。吾仁鄰亦有壽母如此耶。怡軒慶母年開九袠詩云。又見梅孫碧玉枝。弟兄相聚著萊衣。西方佛慶明朝誕。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孃開九袠。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侍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劉隨如號壽趙路分八十歲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邪推不喜。況是精神可人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來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箇新詞管教笑顏同彭祖。尚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邪裏暨。此詞亦用邦袠暨三字。蓋本於康伯可之詞。

桂滄洲壽後溪劉侍郎云。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真學士。西園几杖老儒翁。木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壽輯同。遙想綵衣園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姚狀元賦呂氏宜老堂云。此堂清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伏老宜。春酒佳堪眉壽介。斑衣長似孔時禧。婦乘鶴髮陪姑飯。翁撚銀鬚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雞窠猶自笄孫枝。二詩貴華富艷人間至樂。孰加焉。支方爲水部。來使過母且還。返進一翁。一日稱觴。進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來卿年九十五。次見祥業中有小兒出揖下視。來卿曰此兒代祖也。不諱不食不知其幾哉矣。

書九老圖白樂天詩序云。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七。於東都履道坊合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一章以紀之。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盃氣尚麤。嵬我狂歌教婢拍。娑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或傳諸好事者。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長者也。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樂天贈之詩云。

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

宋洛陽耆英會文潞公年七十七。留守西都富韓公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二公擬尭三朝爲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等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十有二人。圖與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焉。潞公命溫公序其事。諸公皆有詩。溫公詩云。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之事。謝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三

壽親養老新書上意親八十餘歲前見草截和呼吉甘取足道豐餘此
樂人間更有無廉節翁詩光人怡軒居士年八十有三之母犬書屏間詩
應然方無恙也既壯扶與從宜春通守鄂慶山官將慶山慶共母施及埜
有所至令應然侍七衰之母以行咸淳庚午寓上杭縣齋汀守劉壽軒刊
呂東萊辨志錄應然與寓目焉中間二則戲春夏奉親事注云養老奉親
書於是方知此書之名越二載壬申至宜春偏求於未吉文獻故家咸無
焉自復司馬倦游意謂此書不可復得矣閱三十有餘載犬德己巳春總
管冰埜鄭君藏其書貽余余手之不釋如獲遺珠和辭之暨曰之不置如
聆虞韶商獲之音已不勝其欣喜未幾復以其續編來示命名壽親養老
新書其中嘉言懿行雅事奇方前書所未有者燦然畢備又何如其喜也
君自晉杉遷樂南豐作文靖公故宅換居高明勝有園池亭館之勝經史
圖書琴棋觴詠歡親友於玉壺中諸郎諸孫珠聯玉立善能承順其志怡
悅其心先謂人間至樂湖山泥落雲月為家四時佳興盡有癡樂堂想南
小隱二記新書錄梓卯使世之養老奉親者同有此樂焉錫類之仁遠矣
應然雖不獲再逢寸草春暉之志而亦不忘於老萊班衣之思君昔官中
都時曾遇異人授以怡神養性之方故續書多述老人之所以自養者應
然之志喜益充然有得於斯膓鶴同遊亦惟曰各安其分云爾是年冬至
節日同郡恭事王蒽黃應然序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貴友山人鄒鉉序也 遺藏有玉軸經言五臟六腑
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六欲七情積久生病內傷臟腑外攻九竅以至
百骸受病輕則痼癖甚則盲廢又重則喪亡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
五臟六腑之病其法以呼而自瀉出臟腑之毒氣以吸而自採天地之清
氣以補之當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萬病不生延年益壽衛生之寶非人
勿傳呼有六曰呵呼呬噓嘻吹也吸則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氣
以呼字治脾氣以呬字治肺氣以噓字治肝氣以嘻字治膽氣以吹字治
腎氣此六字氣訣分主五臟六腑也凡天地之氣自子至巳為六陽時自
午至亥為六陰時如陽時則對東方勿盡閉窗戶然忌風入乃解帶正坐
扣齒三十六以定神先攪口中濁津漱煉二三百下候口中成清水即低
頭向左而嚥之以意送下候汩汩至腹中即低頭開口先念呵字以吐心
中毒氣念時耳不得聞呵字聲聞即氣麤反損心氣也念畢仰頭閉口以
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以補心氣吸時耳亦不得聞吸聲聞即氣麤亦損
心氣也但呵時令短吸時令長即吐少納多也吸訖即又低頭念呵字耳
復不得聞呵字聲呵訖又仰頭以鼻徐徐吸清氣以補心亦不可聞吸聲
如此吸者六次即心之毒氣漸散又以天地之清氣補之心之元氣亦漸
復矣再又依此式念呼字耳亦不可聞呼聲又吸以補脾耳亦不可聞吸
聲如此者六所以散脾毒而補脾元也次又念呬字以瀉肺毒以吸而補
肺元亦須六次次念噓字以瀉肝毒以吸而補肝元嘻以瀉膽毒吸以補
膽元吹以瀉腎毒吸以補腎元如此者並各六次是謂小周小周者六六
三十六也三十六而六氣偏臟腑之毒氣漸消病根漸除祖氣漸完矣次
看是何臟腑受病如眼病即又念噓嘻二字各十八徧仍每次以吸補之
總之為三十六訖是為中周中周者第二次三十六通為七十二也次又
再依前呵呼呬噓嘻吹六字法各為六次並須呼以瀉之吸以補之念當
精審不可怠廢此第三次三十六也是為大周即總之為一百單八次是
謂百八訣也午時屬陰時有病即對南方為之南方屬火所以卻陰毒也
然又不若子後已前面東之為陽時也如早起床上面東將六字各為六
次是為小周亦可治眼病也凡眼中諸證惟此訣能去之他病亦然神乎
神乎此太上之意旨也略見玉軸真經而詳則得之師授也如病重者每
字作五十次凡三百而六腑周矣乃漱煉嚥液叩齒訖復為之又三百次
訖復漱煉嚥液叩齒如初如此者三即通為九百次無病不愈秘之秘之
非人勿傳

四時攝養論中有云春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夏心氣盛者調呵氣
以疏之秋肺氣盛者調呬氣以瀉之冬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但言
調此四氣而書中未詳及四氣之訣今舉曹叔祖樸庵吳曆集中王卓
六氣全文以明之黃玉窟云慶山東倅得樸菴親傳每日子午卯酉四
時行持六字叔室中竹叢布帷隔風為上亦嘗得慶山親授口訣云

食後將息法 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
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床偃臥
頻蘇煎棗啖半升以下人參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
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臥睡覺
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其心力腹空即須索食不宜忍饑生硬粘滑等物

多致喜亂。秋冬間暖衣服，服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土蓋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損疾。

養性　雞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溫，喫點心飯，若粥，若服藥，先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濕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為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溫，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為佳，量力行，但勿令氣乏喘而已，親故相訪，問，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適，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又當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

二篇之旨，養衛侍理，皆沈存中懷山錄所述，存中名括

安車　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輞以索鞶合之，索如條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簾竹織綃糊黑漆，少加裝，裝重又敝眼，害於觀眺，箱高尺四寸，設茵薦之外，可以隱肘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板，加于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距子簮于兩箱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箱下以板猵之，卧則障風，近後為窻户，以備及卧觀山也，車後施油幰，幰兩頭施軸，如畫幀，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傅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簮于車蓋梁及箱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梁之令平，琴書酒榼扇帽之類，挂車柱及蓋間，車後皆可也。

漢呂中公以安車蒲輪聘子騫，江革皆嘗為親御車，邵康節詩云，喜醉豈無千日酒，惜花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觀看，滿洛城中都是家。又云，大筆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司馬溫公崇德待康節不至，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章亦有萬花深處小車來之句，老人遊觀，惟宜小車之適，存中懷山錄以安車為首云。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頓，有妨靜賞，兼僕衆所至擾人，今為三人，其諸應用物，共為兩肩，三人荷之，擔几杖持蓋並使吏三人足矣，肩輿者未預客有所攜則相照，載指無浪重複，惟輕簡為便，甆皿皆木漆，輕而遠盜，惟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擔几杖者可兼也。

竹具二肩。

甲肩。

左衣篋一。

衣。被。枕。盥漱具。手巾。足巾。藥。湯。梳。

右食匱一。

竹為之，二鬲，并底蓋為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碟十，酒盞一，可容數勝，以備沽酒，飽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脩乾果嘉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惟三食盤相重為一鬲，其餘分任之，若月果修皆不須攜。

乙肩。

竹鬲二，下為櫃，上為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筆。墨。硯。剪刀。韻略。雜書冊。

櫃中食挽椀碟各六，匕箸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刀子。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棊局一，櫃中棊子，茶二三品，臘茶即碾熟者，盞托各三，飯上子。附帶雜物。小斧子。刀子。斲藥鋤子。蠟燭。

柱杖。泥靴。雨傘。涼笠。食銚。虎子。急須子。

油筒。

老人心閑無事，每喜出遊，康節詩所謂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也，懷山錄述遊山之具，適用之宜，倪尚書思經鉏堂雜誌記雲川城內外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太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疏，令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與山縱野放，或遊一兩處，無肩攜子弟同行，康踈數得中，亦康節所謂過洛陽城皆可遊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兒之意，恭懸桃閱，又難遠絕，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甚暑甚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置曆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故時，折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正而棄，自六月為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兄弟書之子祉行，祉義，祉禮，祉智，祉信，祉常，祉中，有孫凡之卷。

老人之性，有喜山居者，沈存中云，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往則多阻，數

人則宜雜。必在人野相近。必達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石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使可葺居。左右映帶。岡阜形勝。最為上地。地勢好則居者安也。締造規模。從人意匠。中門外作池。可半畝餘。種芙荷菱芡。遶池岸種甘菊。既可採。又可觀賞。

欹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合曲尺上平。背及兩向作倚。亦有反倚。然高低不等。并為反倚。若背以左檔。則右檔可几臂。倚右檔則左可几臂。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蹺足。欹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地上檔共高三尺三寸。木製藤繃。或竹為之。人士通人所使用福。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到耳邊。裴晉公詩也。

醉床。 為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為子面。獻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葦條之。其傍欲低欲眠人身不進葦下。虛二寸。牀底以板攝之。勿令通風。子面獻下與大牀平。二頭施轉軸。當大牀中間。子面底設一拐撑。分為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撑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盡五刻。即與大床平

矣。凡飲酒不宜便卧。當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卽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撑。高下如意。不煩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終有二尺餘。前節孔為直。先其下為箱。欲倚手則獻節孔中。二床便於佚老。制度皆佳。

觀雪菴。 菴長九尺。闊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為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火及飲具。適處移行。晉雪景之。適地即就雪中卓之。比之空帳。輕而門闊。不礙瞻眺。挂之別有皆可不獨觀雪也。

此庵。卽東坡之擇勝亭也。東坡守汝陰作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銘略云。乃作新亭。檐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林。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人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以幄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作四言一章。敍其大。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戲刑立栗。視身如傳。苟宅不求。山居水嬉。習氣未療。宜以吾好。而俾民聚頹尾甚清。頹曲孔出。爰有草堂。而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養老奉親者為之良。可以供遊觀之適云。

滿花褥。 九月拔蒲略蒸。不爾則生蟲。晒令燥。拔布囊中。將取花如柳絮者。欲為坐褥。或卧褥。以帛為方囊。滿貯蒲花。杖鞭令勻。厚五六寸許。其上復以褥衣蒙之。座軟溫燠。他物無比。春間不御則梳去褥衣。出囊。復晒燥處略蒸之。歲歲如此。南方海閩中有木綿。亦不及蒲花之柔煖。

湯鍪。 溫酒為鐵銅鍪。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盃排湯中。酒溫即取飲。不時添爐。靜話。免使僮僕紛紛。殊益幽致。

羊羔酒 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麯十四兩。諸麯皆可。將羊肉切作四方塊。爛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許。拌米飯麯。更用木香一兩同醞。不得犯水。十日熟。味極甘滑。一法。羊肉和飯炊下

雪花酒。 羊精膂肉一斤。去筋膜。溫水浸洗。批作薄片。用極好酒一升。煮令肉爛。細切研成膏。別用羊筒髓三兩。脊裏脂一兩。於銀鍋內鎔作油。去滓。卻入先研肉膏內。并研令勻。又入龍腦少許。拌和。傾入瓷瓶內。候冷。每用時取出切作薄片。入酒盃中。以溫酒浸飲之。龍腦候極溫方入。如無腦入木香少許亦佳。二味各入少許尤佳。 二酒宜為吉甘之奉。

茶蘼酒 好酒一斗。用木香一塊。以酒一盃於砂盆內約磨下半錢許。用細絹濾入瓶。密封包。臨飲取茶蘼百葉浮沉酒面。人不能辯。重花和露紅

小者取十萬。去枝葉。用生紗袋盛。掛於瓶口。近酒面一寸許。密封瓶口。三兩日可飲。或以湯柑皮。旋滴汁數點於酒蓋內亦佳。

此酒色香味三絕。宜奉老人清興。酴醾本酒名也。世所開花。元以其顏色似之。故取其名。唐書百官志。良醞署令供□醾酒。今人或取花以為枕囊。故黃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帷。

香炭 以精石炭屑之。生葵葉雜搗為餅。錢大。暴乾。焚香雖致冷濕地。火亦不滅。石炭相郡燥子最佳。餘處者性急。動之則火滅不得。已清泉者次之。長泉者又為下。

一法。杖炭末五兩。胡粉黃丹各一兩。合擣為細末。着粳米膠和勻作餅子。候乾。火內燒通紅。以紙灰埋香爐中。焚香經夕。不滅不消。

降真香。 盧堂清夜宴坐焚之。降真香一斤。沉香四兩。龍腦一分。蜜和之。茅香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可入印香中。合香附子不用。

四品奇香。 雪梅香。 丁香一分。沉香半。腊炭篩研半兩。末搗取些兒爐口薰。人人道是雪中梅。

江梅香 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分茴。更用董香與半兩。麝香少許是良媒。

百花香。一兩甘松二兩芎。麝香少許要和同。圓如彈子安爐上。恰似百花凝曉風。

長春香 二兩叐香三兩檀。麝香腦子一錢真。華堂靜處爐香起。清韻長春寒蕙蘭。

御愛四和香。 沉香。 檀香。 降真。

箋香。 茅香。 海螵蛸各一兩重。 麝香二錢重。

樟腦二錢半重。 龍骨半兩 寒。

右諸香剉碎。要和勻。後用龍骨麝腦碾細和入新瓦瓶內。封糊勿令氣出。經三日方傾出。浸三日過。遇四更時分當天取露氣。天明便收。陰乾。如此三次。研為末。用蜜些子黃膠調作餅子。用瓷器收。遇燒時用水一盞。傍香爐邊。方燒香。

香方甚多。獨此方用龍骨鎖住。其烟不散所以為妙。

試茶。採嫩芽。先沸湯。乃投芽烝變色。把取握去水。小焙中焙欲乾。鋪內略炒。使香磨碾皆可。坐圓臨泉。旋擷旋烹。芳新不類常韻。

香茶 上春嫩茶芽每五百錢重。以菉豆一升去殼蒸焙。山藥十兩。一處細磨。別以腦麝各半錢重。入盆同研約二千杵。納罐內密封窨三日。後可以烹點。愈久香味愈佳。

栢湯方。採嫩栢葉。線繫垂挂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更閉之。至乾取為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芋尤佳。外臺祕要有代茶新飲。然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尤助幽尚。

三妙湯 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餳。每服一大匙。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益人。

乾荔枝湯。 大烏梅湘者二兩。湯泡。時復換水。澄去酸汁。不去核焙乾。 桂去皮為末。 產糖一斤。世糖亦好。

生薑二兩。薄切作片。焙乾。

右先將烏梅生薑為細末。入在沙糖內。與桂末拌和勻。再取麝腦過。如茶點喫。欲作青子喫。烏梅用去核。修事如上法。不焙。桂作小片為末。薑切片不焙。用水三椀煎至二椀。湯調服。暑熱心煩并水調服。 來龍圓

消暑月可常合服之。

清韻湯 縮砂仁二兩。 石菖蒲一兩。

甘草半兩。

右末入鹽點服。

棖湯。 棖子十箇。 乾山藥一兩。 甘草二兩。

鹽四兩炒 白梅四兩。捶碎去仁核。

右先用棖子山藥甘草白梅一處研細。捏作餅子。焙乾為末。入檀香半兩尤佳。

桂花湯。 黃桂花五斤。揀淨去青梗。研細。以瓷器盛貯。密合略蒸過。 乾薑一兩。 甘草一兩略炒。

右末和勻。量入炒鹽。盛貯莫令漏氣。如常點服。

醍醐湯。 神曲二兩。 鹽十兩炒。 官桂二兩。

甘草七兩。 烏梅八兩。洗捶碎。 乾薑三兩炒。

右先將五味焙乾為末。後入炒鹽和勻作一處。新磁罐收。

洞庭湯 真橘皮四兩。不去白。去蒂。擘作小錢大。以水浸一宿。焙乾。 生薑四兩。碎洗淨。

右將薑與橘皮同淹一宿。曬乾焙乾。入甘草一兩三錢。炙黃。好白鹽梅二十箇去核。以白麪拍作片子。蘇油銚內焙乾。入炒白鹽一兩半。同一處為末。沸湯點用。

木瓜湯。 生薑四兩取汁。 木瓜十兩。 白鹽五兩。

甘草五兩。 紫蘇十兩。

右炒薑鹽拌和蘇瓜甘草三日。取出曬乾為末。沸湯點服。手足酸服之妙。又一方加縮砂山藥炒為末。消食化氣壯脾。

韻梅湯。 半黃梅百箇。捶去仁。 青椒四兩。揀淨。

薑一斤去皮研。 甘草四兩炙為末。 鹽半斤。

右件安淨鉢內。一處拌勻。然日曬半月。以色變稍黠為度。更約度稀稠。待所為佳。須用曬半日月。安淨瓶內點用。已上諸方皆夏時之祗應。宜於湯無之用。

熟水。 稻葉。穀葉。楮葉。橘葉。樟葉。皆可採陰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香。湯沃。幕其口良久。

前朝翰林院定熟水。以紫蘇為上。沉香次之。麥門冬又次之。蘇能下胸膈滯氣。功效至大。炙蘇須隔竹紙不得翻。候香。以湯先泡一次。傾却再泡。用大能分氣。極佳。

晨朝補養藥康法。

地黃粥。切地黃二合。候湯沸。與米同下鍋。先取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香熟。別貯之。候粥欲熟。乃下同煮取熟。

胡麻粥。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粳米一升。胡麻半升。如常煮粥法爲之。臨熟加糖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之。臨時取用。

乳粥。牛羊乳皆可。先淅細粳米令精細。控令極乾。乃煎乳令沸。一依用水法。乃投米煮之。候熟即把置椀中。每椀下真酥半兩置粥上。令自鎔如油遍覆粥上。食時旋攪。美無比。

山芋粥。署預土有山者。名山藥。一名山芋。山芋山生者佳。圃種者無味。取去皮。細石上磨如泥。每椀粥用山芋一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凝。以匙揉碎。粥欲熟。投攪令勻乃出。

栗粥。小栗去殼。切如米粒。每粳米一升。栗肉二合同米煮。更無他法。

百合粥。生百合一升切。蜜一兩同水煮熟。投欲熟粥中。每盌用三合。

麋角粥。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煮。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二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指得酥軟即止。未軟更煮。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膠片。並或風中吹乾。麋角粥別入藥。每粥一盌。入麋角粉五錢。鹽一匙。同攪溫服。

枸杞子粥。枸杞子生研。捩取汁。每一盌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蜜同煮。

馬眼粥。新黑豆一斗。淨淘入大釜中。如常用水煮令熟。掠去汁。再入釜。以熟麻油澆之。豆上油深四指。蓋之。慢火煮。直候露出豆。即以匙拌。轉更煮。直令汁盡。油即住。每粥一釜。可下熟豆三五盌。欲熟入拌勻食之。

又法　白米二升。別煮令熟。大顆黑豆一升。先以薄灰汁煮豆令熟。濾出豆。却以清水燒沸。依前入豆再煮。透出灰氣。濾出。却以沙糖六兩。用水兩盞化濾過。入鹽二兩。醬三兩。只用水。取醬汁同煮熟。桃仁杏仁皆可爲粥。生去皮尖。略炒令香。細研。水絞取濃汁。隨意入粥中煮。臨時加酥蜜亦可。金罌木煎亦可作粥。一如用糖法。

諸山疏可作粥者。皆只如菜粥法。

禮記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進盥授巾之後。問所欲而敬進之。以饘酏爲先。饘厚粥。酏薄粥也。故此編詳述懷山錄中諸藥粱法。陸放翁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蒸不秕法。新黑豆煮取濃汁。搜麪作湯餅。極甘美。餵去麪毒。令不蒸眼。丹石人。尤宜食。此雖尋常而奇妙。

洗。存中云。麪治壅熱。益氣力。但不可多食。致令悄悶。料理有法。節而食之。餺飥蒸餅及糕索餅起麪等法。在食經中。此法用黑豆汁洩麪則無毒矣。

造山藥麪法。取山藥去皮。薄切。日中暴乾。柳箕中接爲粉。下篩如常麪。食之。加酥蜜爲淳麪。尤精。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

造乾地黃法。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芭蕉脯。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爲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椒乾薑熟油胡椒等雜物研浥一兩宿。出焙。略搥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牛蒡脯。十月以後。取根洗乾。去皮。少煮。勿太爛。硬者即熟煮。並搥令軟。下雜料物如芭蕉脯法。浥焙取乾。

筍脯。一如牛蒡脯法。

蓮房脯。取嫩蓮房去蒂。又用皮。入灰煮。浥一如芭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扁。作片收之。

薝蔔鮓。薝蔔花即梔子也。採嫩花釀作鮓。極香美。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餉以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乾蕨菜。採嫩蕨菜蒸熟。以乾灰拌之。同曝極乾。淨去灰。又曝乾收之。臨食湯浸令軟。味如合蕈。

石芥苧菜。此二物極辛。爲菹大佳。

苦益菜。苦益菜菁葉苦麻。皆可作羹。苦麻即今俗謂之胡麻者。葉作羹大甘滑。其白者不美。

松藥　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焙。令蜜熟。勿太熟。極香脆。

白芷。蜜漬糟藏皆可食。

防風芽　防風芽如胭脂色。天門冬芽如馬箒。芹菜萵苣。又有蘼蕪枸杞芽。菊芽。荇菜水藻牛膝芽。地黃嫩葉。皆如常菜治之。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藥菜之佳乎。

水苔　立春前採嫩者。淘擇令極淨。其間多沙石。細意取。得壓乾。只入鹽油亮椒坊蒜白同入瓶中。釀爲齏。醋浸食之甚佳。又可油炒。加鹽醬亦善。

瓜齏。生甜瓜揀取未熟者。每十斤隨瓣切開。去瓤不用。調百沸湯焯過

以鹽五兩勻搽擦轉。豆豉末半升。釅醋升半。蔥薤斤半。馬芹川椒乾薑陳
皮。甘草。茴香各半兩。蒔蘿二兩。並為細末。同瓜一處拌勻。入甕。甕口以泥密
封於冷處頓之。經半月後則熟。瓜色明透。絕類琥珀。味甚香美。

菜羹。 大蒜菜叢採十字劈裂。兼蘸取緊小者破作兩畔。同向日中曬去
水脚。二件薄切作方片如錢眼子大。入淨罐中。以馬芹茴香雜酒醋水等
令得所調淨鹽澆之。隨手舉罐攧觸五十七次。蓋蓋攝口。置竈上溫處。仍
日一次如前法攧觸。三日後可供。菜色青白間錯鮮潔可愛。

藕羹 嫩藕稍洗意切作方塊如骰子大。就蟹眼湯內快手綽上。取韋牛
花採汁淹添少時。徒冷熱水中滌過控乾。以馬芹蓮花泡湯入少醋加鹽
作羹澄冷澆供之。

豆蕓。 先取濕沙納瓷器中。以綠豆勻撒其上。如種菜法。深插覆蔽室中
勿令見風。日一次掬水灑透。候其苗長可尺許。摘取蟹眼湯綽過。以料覆
供之。赤豆亦可種。然不如綠豆之佳。

蕎羹 俗謂蕎為東風菜。方言訛而為公孫菜。據可以東公孫也。東坡與
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蕎極美。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其
法取蕎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搥兩指大
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
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厭也。天生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
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本草。蕎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為有血之臟。過三更不睡
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流
通。津液暢潤。東坡嘗有詩云。時繞麥田求野薺。强為僧舍煮山羹。陸
放翁亦有詩云。小着鹽醯助滋味。微加薑桂助精神。風爐歙鉢窮家
活。妙訣何曾肯授人。

筍鮓。 東坡與錢穆父書云。竹萌亦佳。取筍簟拔心與鯽魚相和。清水
煮熟。用薑蘆菔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鹽。漸漸欲澆之。過熟可食。不敢
獨味。此詩依法作。與老嫂共之。

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蔬水之奉。在嘉蔬藥菜料理如法。殊
益於人。杞菊薯朮等苗嫩時採食之。或煮或羹或炒或暴。悉用土蘇
鹹豉汁加鹽下飯甚良。蔓菁作羹最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
採薤。甚益。綠豆紫蘇烏麻須宜貯。俱能下氣。其餘豉醬之徒。食所不
可少。皆須貯蓄。為食之不害物。但以錢買猶愈於殺。第一戒。慎勿殺。若

肉須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須慎之。戒之。

種植。 庭檻園林間種植可愛翫之物。如世間花果。人家自有此。不悉載。
今抄東坡一書。誠齋一詩于左。

東坡與程全父書。

白鶴峰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
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柚。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柏。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誠齋三三徑詩。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 海棠。 桃。 李。

橘。 杏。 紅梅。 碧桃。

芙蓉。

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其詩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
一徑行。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
不花開。

西園胡大壯一喜種花卉。以苑造化生育之妙。喜飲醇酎。以寓經綸燮
理之方。

芸香。 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蠹。置席下去蚤虱。栽
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
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
採擷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以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說也。

茅香。 閩地種之。可洗手。終日香。二年數次刈。置屋中。時時少許亦佳
本草云。茅葉可煮作浴湯。令人身香。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
附子用。

枸杞。 擇好地熟斸加糞訖。然後逐畦長開壠。深七八寸。令寬。乃取枸杞
連莖剉長四寸許。以草為索慢束如羹碗大。於壠中立種之。每束相去一
尺。下束訖。別調爛牛糞稀如麫糊。灌束子上。令滿減。則更灌。然後以肥土

壅之。滿訖，上土更加熟牛糞，然後灌水。不久即生，乃如剪韭法，從一頭起
首割之。傍半畝料理如法，可供數人。其割時與地面平，高留則無葉，深剪
則傷根。割仍避熱及雨中，但早朝為佳。
又法：但作束子，掘坑方一尺，深於束子三寸，即下束子訖，着好糞滿
坑填之，以水沃糞下，即更着糞填，以不減為度，令糞蓋束子一二寸，
即得土。後極肥嫩，數數勵壅，每月一加糞尤佳。
又法：但畦中種子如種菜法，土糞下水，當年疎瘦，二年以後悉肥。勿
令長苗，即不堪食。不畫即剪作乾菜，以備冬中常使，如此從春
及秋，其苗不絕。取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莖如，葉小者是白棘，不
堪服食。
又法：枸杞子於水盆內挼令散，訖，暴乾。斸地作畦，畦中去却五六寸
土。勿作壠，縛草稕作稕，以臂長短，即以泥塗稕令遍，以安壠中，即以
子布泥上一面，令稀稠得所，乃以細土蓋之，令遍。又以爛牛糞蓋上，
令遍，又布土一重，令與畦平。待苗出，時時澆灌，及堪採，即如剪韭法，
更不要煮鍊。每種用二月初一。每年但五度剪，不可過也。凡枸杞生
西河郡谷中，及甘州者，其味過於蒲萄。今蘭州西去鄯城、靈州九原
並大根莖尤大
甘菊。移根最佳，若少時折取苗，乘雨濕種，便活。一年之後，落偏地，長服
却老。冬中收子，剪如韭法。
陸龜蒙杞菊賦云：惟根與葉，僭寒互綠，或頡或苕，煙披雨沐。我衣敗
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
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東坡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
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余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
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作後杞菊賦云：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
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
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尚庶幾乎西河南陽
之壽。張南軒賦云：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仲春，草木敷榮，經行郡
圃，意有所欣，爰命採擷，付之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
脆可口，蔚其芬馨，盡日為之加飯，而他物幾不足以前陳。又云：天壤之
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
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臟腑而成贅。惟杞與菊，微勁不苦，滑甘靡

滑，非若它蔬，善嗟走水。既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驕南陽於西
河，又頽齡之可制。隨寓必有，約居易持，宜清癯肥，其茸蕨藪，與子婆
娑，薄言掇之，古銚瓦盆，啜汁咀齏，高論唐虞，詠歌書詩，嗟乎微斯物，
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饑。
地黃。十二月耕地，至正月可止。三四遍細杷訖，然後作溝。溝闊一尺，兩
溝作一畦，畦闊四尺，其畦微高而平硬，甚不受雨水。苗未生間得水即爛。
畦中又撥作溝，溝深三寸，取地黃切長二寸，種於溝內訖，即以熟土蓋之，
其土厚三寸以上。每種一畝，用根五十斤，蓋土訖，即取經冬爛草覆之，候
芽稍出，以火燒其草，令燒去其苗，再生葉肥茂，根益壯。自春至秋，凡五六
耘，不得鋤。八月堪採根，至冬尤佳。若不採，其根太盛，春二月當宜出之。若
秋採訖，至春不復更種，其生者猶得三四年。但採訖比之明年，耨耘而已。
參驗古法，此為最良。按本草二月八月採，殊乖物性也。八月殘葉猶在，
葉中精氣未盡歸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氣已滋，不如冬月採，殊妙。又
與蒸暴相宜。古人云：二月八月非為種者，將為野生，當須見苗矣。欲食葉，
但露散後摘取傍葉，勿損中心正葉，甚益人，勝諸藥。
東坡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白樂天採地黃詩：凌晨荷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我家正伏櫪，垂耳
氣不振。移栽附沃壤，本草。古稱地黃宜黃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虛地，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稚根。古以水沈而試之也。日華子云：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其沉者佳也。重
陽養陳薪。於丹釜水中更以酒浸水而煮，謂之事清。伏以東阿清。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幼，則膠有清濁。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
薑發芳辛。山薑，朮名。古方用朮。融為寒食餳。寒食日研杏仁為酪，以煮麥粥，以餳沃之。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向內熱
子，一洗胸中塵。
五加。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没舊痕，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
每剪訖，鋤土擁之。
五加蓋天有五車之星精也。金應五行，人應五德，位應五方，物應五
車。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有南方
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飴；黃煙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主，相傳
育成。用之者真仙，服之者反嬰。久服輕身耐老，明目下氣，補中益精

堅筋骨強志意。五葉者良。葉可作蔬菜食。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陰乾。張子贊、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三百年。有子二十人。世世有得服五加酒散而獲延年者。不可勝計。或只為散以代湯茶而餌之。驗亦然也。

青蘘。胡麻苗也。取八稜者畦中如菜法種之。生苗為菜食。秋間依此法種之。甚滑美。

百合。上好肥地加糞熟斸訖。春中取根大劈取瓣。於畦中如種蒜法。五寸一瓣種之。直作行。又加糞灌水。苗出即鋤。四邊令絕無草。春後看稀稠得所處。更別移亦得。畦中乾即澆水。三年後其大如拳。然後取食之。又取子種亦得。或一年以後。二年以來始生。甚遲不如種瓣。

黃精。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無時。其苗香美可食。

苜蓿。擇肥地斸令熟。作壠種之。極益人。還須從一頭剪。每剪加糞鉏土擁之。

合歡。萱草也。移根畦中稀種。一年自稠。春剪苗食如枸杞。秋夏不堪食。

牛蒡。取子畦中種。種時乘雨即生。若有水不候雨也。地須加糞灼然後肥。旱則沃水。剪如上法。菜中之尤益者。但多種食苗及根。並益於人。

蓮子。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頭。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如三指大。長使蒂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者率不可生。

藕。春初掘取藕三節無損處。種入深泥。令到硬土。謹按。所種當年有花。藕可作粉。其法取麤藕。不限多少。淨洗截斷。浸三宿。數換水。看灼然潔淨。然後漉出。碓中碎擣。以新布絞取汁。重擣取汁。盡為度。又以密布濾去麤惡物。澄去清水。如稠難澄。以水攪之。然後澄。看水清即瀉去。一如造米粉法。

雞頭。雞頭粉取新熟者。去皮熟擣。實如上法。

菱角。菱角粉。去皮如上法。

薑粉。以生薑爛研擠汁。如上法。以和羹。

葛粉。去皮如上法。開胃止煩熱。

茯苓粉。剉如彈子。以水浸去赤汁。如上法。

松柏粉。春採嫩葉。如上法。須垂露採為之。經宿則無粉。如嫩草鬱鬱可愛。

脫來。木生之來。八月間。以牛羊滓和土包其鶴膝處。枝[illegible]幹相接處。如大杯。以紙裹囊覆之。麻繞令密繳。重則以杖柱之。任其發花結實。明年夏秋間試驗。一包視之。其根生。則斷其本埋土中。其花實皆妥然不動。一如巨本所結子。在蕭山縣見山寺中。橘木止高一二尺。實皆如柰大。蓋用此術也。大木亦可為之。嘗見人家有老林檎木。根已蠹朽。園人乃去木本二三尺許。如上法以土包之。一年後。土中生根。乃截去近根三尺尺許。包入地後。遂為完木。

凡種果木。須望前種實多。望後種實少。

百部。山地種之。如百合法。多種為佳。取根按汁灌衣。令不生虱。仍潔白如用皂角也。

右自杞菊以次。為粥為蔬為脯為粉。須自仁植。充饒足用。百部之種亦可為浣濯之供。

菖蒲石。惟石奇峰。以沙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水濁及有泥滓則萎。一寸九節者服之。可以烏髭輕身延年。夜檠燈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人眼。東坡詩云。碧玉碗盛紅瑪瑙。青盆水養石菖蒲。曾茶山詩云。蕙明凡靜室空庭。盡道幽人一事無。莫道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文石清洒斯亦凡業間良說也。

相鶴。不必如鶴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瘦。唳聲清澈者為勝。凡老鶴所生。則氣韻清古。三年項赤則能唳。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而不橫。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鴈。身橫則類鶩。脛麤韻俗則類鸛。聲濁體肥則類鵝。皆下材也。鶴雖食魚稻甚多。老則食較漸少。甚老則不食。惟華亭縣鶴窠村所出者為得地。他處雖將有。皆凡格也。養處須有廣水茂木。風月清曠之地。昔食生物。則格韻高野。畜之籠樊。飼以熟食。則多肥濁。而精彩羽毛日漸摧藏。類乎雞矣。

養龜。龜者壽物。養庭檻中。可以愛玩。愈於他物。尤宜畜山龜。獨稚謂之攝龜者。頭下皺能制合。此龜吠蛇。蛇甚畏之。庭檻中養此龜。則蛇不復至。以至園圃中多畜之。大能辟蛇。無此龜不頓水陸地。畜之不失其性。予在隨州時。萬法雲寺之後有竹園。常苦多蛇。寺僧乃畜龜于園中。自爾不復有蛇。和鶴養龜二事。今併集山外所述。

收畫。予弟遇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家有耕莘、築巖、釣渭、洛汭、荀陳德星、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晉廬山十八賢、唐瀛洲十八學士、香山九老、洛陽耆英、古今事

寶，皆繪爲圖，可以供老人閑玩。其賓友高談，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各有詩

品吟詠，亦以廣後生見聞。梅菊竹石，尤爲雅致，瑤池壽鄉，圓慶壽，近年有

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僊書，亦者丹青妙熙，尤爲奇玩。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擢進士，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

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遠勢，石色，繪工以爲天

機所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東坡云：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秦太虛云：余爲汝南

得疾，卧直舍，高仲符携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療疾。余本江海人，

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

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

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抗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

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

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頗

行之宦如歟，晚年致仕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爲世所

寶。韓子蒼題太乙真人蓮葉圖云：太乙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

颼。輕風爲帆浪爲檝，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

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

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

禁直苕苕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觀畫之趣，二

事可參。

置琴。朱文公琴贊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

有則，我欲與子鉤其深。歐陽公云：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

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

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而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

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事親者能琴，時爲親庭鼓一

二操，亦足以娛悅其意，和平其心。

琴師六言云：擘托抹挑打摘，先後輕重疾徐，最是一般妙處，更要其

人讀書。斯亦子弟藏脩息游之一益云。

延方士。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

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公見其風骨秀偉，跫然起

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

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

鼎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鍾鼎爲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請

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

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

興至，即舉杯，常命東老鼓琴，回浩歌以和之。又善圍棊，以相娛。止奕數子，

輒拂去，笑曰：祗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東老

欲有所叩，回公曰：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

此余每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

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

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欲將這旦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回

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

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云：西鄰已富憂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

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

所適。

延名衲。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山僕至，云：

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

誦至寶塔品見報。欲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

入不復出。以藤盤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僧襯錢一

環。僕送出路口，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

僧大駭，僕遽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貲，乃金錢一百文也。

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矣，後隱不見。

欲延方士，談真諦，時約名緇，聽梵書，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真有所遇，

豈不樂哉。

肅客。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

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叨恩致事，

前此蒙賓客下訪，初亦未敢援此，遂以老人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

作，遂以野服從事。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所便者束帶

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復見京都舊俗之美，亦補助風

教之一端也。又云：衰病之餘，不堪拜跪，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慢受者並

吉罷免，庶幾還答，不至闕禮。

羅鶴林云：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

領兩旁皆結之。綴以垂紐。道服長與鞜齊。衣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僑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記事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座間。苟有可取。隨手抄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劉元城見時。已有三十餘冊。

昔祖幼谷文靖公。叔祖樸庵提刑。皆有日記。樸庵所記名長生曆。有序云。司馬溫公日記凡十年作一裹。三日之書。無論善惡必載焉。伏以十年。所以推一期進得與否也。夫子三十而立。自是十年則有加於前矣。至從心之時。蓋涉歷四十年。聖人所以容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矣。然甲乙周而時已久矣。時愈久而行愈進。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溫公之衷。意其原亦出於此。然長生曆亦十年為一裹。

二老相訪。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為廬陵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裹衣不待復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添額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盃。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蘿蔔芽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

二老相訪倡妍酬麗。四詩可觀。放翁詩云。老人無一事。有興即吟詩。唱者和者皆須興到也。

儲書。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制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歐陽文忠公六一堂記云。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為六一

陸放翁書巢記云。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未書不與書俱。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至不得行。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二公蓋儲書以自佚其老者也。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仕至參致。曹子固平生嗜書。家藏至六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此儲書以遺其子孫者也。孟子有賢父兄之言。惟以書教子弟者而後為賢。晉人有佳子弟之目。惟從父兄之教而知書者而後為佳。

唐杜荀鶴詩云。欺春只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放翁詩云。燈前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

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仲本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又云。人家教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須積德以澆灌之。

子弟儲書。正以備倚旁檢閱。陳后山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其志專欲以文章名後世。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不明。燭撿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旦者。后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魏衍昌世亦彭城人。從后山學。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抄寫。藏書數千卷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老

壽親養老書

壽親養老新書余家藏舊有養老奉親書其言老人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靡所不載余倣之以奉吾母范陽郡太夫人李氏食飲起居咸得其宜壽高八旬而甚康建則此書有益於人子大矣然歲月既深卷帙之久字畫模糊編簡脫落懼後之覽者不得其詳思復善本写而新之以貽後人求之數載弗果得毋爲欠事至正辛巳夏五余叨承朝命備員浙東憲使訪諸婺郡庠教授李子貞得壽親養老書校其篇帙節目比余舊本尤加詳備昔之嗜者一旦豁然矣因自念曰與其得之難孰若傳之廣遂命工鋟梓於學宮庶天下後世皆得觀覽以盡事親之道云至正壬午中秋范陽張士弘拜書。

保養　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内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内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邵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意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邵信用其言知自護受康強偕常年幾百歲

服藥　况存中云人非金石况犯寒暑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臟腑也平居服七宣元鍾乳元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紅雪三黃元青木香元理中元神明膏陳元膏春初水解散天行茵蔯元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其防老救急不可闕者伏火丹砂保精養魄尤宜長服伏火硫黃益氣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還丹愈疾去風伏火磁石明目堅骨伏火水銀墜熱鎮心金銀膏養精神去邪氣以上方藥固宜留心其餘丹火須冀神助不可卒致有心者亦宜精懇或遇其真

貯藥　圍散皆以深笛沙合盛之勿用有油即受濕外爲漆櫝櫝筒亦欲深深則濕氣難入櫝中伏灰淨磨之勿漆則不受潤更集繒纊爲襆原襆之更以氈冒櫝口縱有潤氣自捷中入亦爲氈纊所收暑月三焙之遇雨則入熅室貯茶如此亦善藥璞新甕甖盛蠟紙冪之懸東簷栢上令常得晨日勿令沾雨久陰則一焙移置深室猜後出之類品同一甖可也善蛀物用舊曾貯油麻罐淨拭置藥其中即不蛀。

熅閣　南方暑雨時茶藥圖籍皮毛膠糊物与緗色衣華墨之類皆患蒸淳惡可置在閣中若山居即依山爲閣其高去地一丈則不復有蒸潤閣中循壁爲廚廚三層壁仍板彌之前後開窗梁上爲長竿物可懸者懸于竿餘悉置格上天日明燥即大開門窗令納風日陰晦則密閉中設熅爐常令大氣鬱鬱然

又法熅閣中布卧床床下新出窑炭實之乃置物床上永不蒸潤更不須著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易新炭牀上慎不可卧卧者多病瘖瘂有驗蓋爲火氣所爍也。

又法有餘力則設一小閣子但去地盈丈以上自無蒸矣。

集方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况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陳令尹集方俱爲老人備用今所續編亦皆據平日見聞爲老人對證處方者品列之

天下受拜平胃散　常服温養脾元平和胃氣寬中進食仍治脾胃不和痞氣噎塞嘔吐酸水氣刺氣悶脇肋虛脹腹痛腸鳴胃膈痞滯不美飲食

川厚朴去粗皮薑汁製　陳橘皮湯洗不去穰　甘草以上各三兩剉　南京小棗二百枚去核切　生薑和皮四兩洗切　茅山蒼术五兩去皮米泔浸一宿剉

右六味用水五升慢火煮乾擣作餅子日乾再焙碾爲細末每貳錢入鹽少許點如泄瀉每服叁錢生薑五片烏梅兩箇鹽少許水一盞半煎八分服

此藥人人常服獨此方煮透滋味相和而美與衆不同所以爲佳老人尤宜服之

易簡方　縮脾飲草果烏梅縮砂甘草各等分乾葛白扁豆各減半老人

加附子每服五錢水一梲生薑十片煎至八分泛以熱水令極冷晝月用此代熟水飲之極妙

降氣湯老人虛氣上壅當間以生附子加生薑煎臨熟以藥汁濃磨沉香水再煎一沸服之尤爲穩當

調氣散老人寒疝作疼不可攻擊改爲㕮咀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生薑紫蘇鹽煎服或煎茴香鹽酒調下末子亦得

養正丹年高人臟腑寒秘者尤宜服之

來復丹老人寒秘悉能主之二法治老人寒氣入腰小便不通有用生薑半兩連根葉和泥葱一莖鹽一捻豆豉五十粒爛研略炒貼臍中心作兩劑更易用之以利爲度亦良法也

震靈丹老人血痢白梅茶下

紅圓子治大人小兒脾胃等患極有神効治病不能傷耗真氣應老人小兒姙婦皆可服之

青州白圓子治一切痰涎爲患常服有功咳嗽痰實咽喉作梗老人小兒皆宜服之

予家已刊易簡方大字本茲不贅述本方

秘傳六和元　益老扶羸助脾活血進美飲食第一平和之劑

熟地黃十兩　破故紙　兎絲子　白茯苓去皮　山藥並用十兩焙乾　胡桃五十顆去皮膜

須用韶州信豐產者佳

右先將熟地黃破故紙兎絲子三味酒浸一宿次早取就上蒸一日中焙乾元浸九蒸九曝候十分乾次和白茯苓山藥二味杵臼中舂令極細爲末次用胡桃研爛和五味令勻用酒煮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元方下記服數所以佳也

神仙不老丸　不老仙方功効殊駐顏全不費工夫人參牛膝川巴戟蜀地當歸杜仲俱一味地黃生熟用兎絲柏子石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細末蜜丸梧子加早午臨眠三次服鹽湯溫酒任君須忌食三白并諸血能使鬢鬚烏髮亦烏

人參新羅者須是圓結重實滋潤去蘆頭剉洗淨焙乾薄切焙燥秤二兩

川牛膝長三四尺而滋潤者去苗剉洗淨焙乾寸截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一兩半　川巴戟色黑子沉重大而穿心者佳去色黃而乎

經者去剉洗淨焙乾細切剉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　川當歸大重

其精如馬尾狀滋潤辛芬香者去蘆頭剉淨洗焙乾細切用酒浸一宿焙燥秤貳兩

杜仲截之多絲者削去麁皮只取其肉如取肉桂之法去盡後剉洗淨焙乾填理剉之如豆用蜜塗炙令絲斷盡去盡赶引言秤一兩半

地黃冬節前取以水浸沉者爲足以其浮者持取汁浸令次蒸畢焙乾如是者三色黑味甘爲度用時以生乾熟二焙乾酒浸一宿瀝去竹刀細切焙乾各秤一兩忌鐵器

兎絲子小如芥子極堅硬者佳大而脆者非用新瓦焙乾焙乾以酒浸一宿人參白浸一宿瀝出搗成湯淋去酒焙乾研爲膏秤二兩

柏子仁色紅而滋潤者去殼取仁秤一兩細研略搗入衆藥

石菖蒲紫細節密者去毛剉洗淨焙乾米泔浸一宿再焙乾細切焙燥秤一兩

枸杞子色白而肥潤去蒂洗淨焙乾用酒浸一宿焙乾秤一兩

地骨皮色黃入手輕者佳重者沈略去浮皮淨洗焙乾再切焙乾秤一兩

右十二味選之貴精製之如法不可隨只用慢火焙若太燥則又失藥氣只八分乾即於風前略吹令冷熱相激使十分燥取淨秤分兩磨如細散煉白蜜以大日搜和入木石臼內搗數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午間臨卧三次服每服七十粒鹽酒鹽湯任下忌食葱白薤白蘆菔豆粉及稿諸殺血蓋稿能破血諸血能解藥力若三白誤食亦無它止令人鬚髮逗白耳合特忌犧觸并婦人孝子雞犬等見

陳書林祥云此方非特烏髭鬢且大能溫養榮衛補益五臟和調六腑滋充百脉潤澤三焦活血助氣添精實髓須是節慾使藥力相須乃見功効之速

三仙丹又名長壽圓　一烏二朮三茴香久服令人壽命長壽治耳聾并服精尤能補腎與膀胱順氣搜風輕腰膝駐顏活血鬢難蒼空心溫酒鹽湯下誰知凡世有仙方

川烏頭一兩去皮尖剉作骰子塊再用鹽半兩炒黃去鹽　茴香三兩炒香

蒼朮二兩米泔浸一宿用竹刀刮去黑皮切作片子用葱白一握炒黃去葱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溫鹽酒或鹽湯下二日兩服切忌諸血

陳書林云先公晚年常服此飲啖倍進後見錢都倉年八十鬢髪皆黑詢其所以云自三十歲以後日進一服

八仙丹　治虛損補精髓壯筋骨益心智安魂魄令人悅澤駐顏輕身延年益壽閉固天癸

伏火朱砂　真磁石　赤石脂　代赭石
石中黃　禹餘粮五味並用醋淬　乳香
沒藥八味各一兩
右為細末，勻研極細，糯米濃飲丸如梧桐子大，或如豆大，每服一粒，空心鹽湯下。
有人年幾七旬，夢漏羸弱，氣惙惙然虛損，得此方服之，頓然強壯，精氣閉固，飲食如舊。

草還丹　延年益壽，耐寒暑，能雙修德行，可登地仙。
補骨脂　熟地黃　遠志　地骨皮
牛膝　石菖蒲
右等分，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日午溫酒下，鹽湯熟水亦可。
大治虛勞白濁。乃翊聖真君降授與張真人方。服之百日，百病除；二百日，精髓滿，視聽倍常，神聰氣爽，瘟疫不侵；服三百日，步驟輕健，鬚髮如漆，返老還童。

小丹　益壽延年，安寧神志，魂魄流通，氣血脈絡開益智慧，釋散風濕，耳目聰明，筋力強壯，肌膚悅澤，氣宇泰定。
熟地黃　肉蓯蓉酒浸各六兩　五味子
兔絲子酒浸各五兩　柏子仁別研　石斛
巴戟去心　天門冬去心　蛇床子炒　覆盆子各三兩
續斷　澤瀉　人參　山藥
遠志去心炒黃　山茱萸　菖蒲　桂心
白茯苓　杜仲剉炒絲斷各二兩　天雄炮去皮臍拌一兩
煉成鍾乳粉扶禾三兩絹裹二兩當服一兩炙尤肘折去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前酒服三十丸至五十丸。忌五辛、生葱、蕪荑、餳、鯉。虛人多起，去鍾乳，倍地黃；多忘，倍遠志、茯苓；少氣神虛，倍覆盆子；欲光澤，倍柏子仁；風虛，倍天雄；虛寒，倍桂心；小便赤濁，三倍茯苓，一倍澤瀉；吐逆，倍人參。
此方補勞益血，去風冷，百病諸虛不足，老人精枯神耗，女子絕傷斷緒，並皆治之。

交感丹。俞居易之祖通奉云：予年五十一歲，遇鐵甕申先生授此秘術，確志行持，服食一年，大有補益，平日所服藥一切屏去，而飲食嗜好不減壯歲，此藥之功大矣。今年八十有五，享天然之壽，爰以秘方傳之世，人普願群生同登道岸。後有予藥可同用之。
伏神四兩　香附子一斤，用新水浸一宿，炒，石上擦去毛，炒令黃色
右為細末，煉蜜圓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早辰細嚼，用降氣湯下。
降氣湯。　伏神二兩　香附子半兩，炒，如前
甘草一兩半，炙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下前藥。
揩牙法　香附子五兩，如前法……　青鹽二兩，研細……
右每夜臨臥以少許揩牙，如常法。

神仙訓老丸。昔有宣徽使在鍾南山路邊見村庄一婦人，年方二八，持杖責一老兒，年約百歲。宣徽駐車令問何故，婦人至車前云：此老兒是妾長男。宣徽怪之，下車問其仔細。婦人云：適來責此長男，為家中自有神藥，累訓令服，不肯服，至今老邁，髮如霜，腰曲頭低，故責之。宣徽因懇求數服并方以歸，常服延年益壽，氣力倍常，齒落再生，髮白再黑，顏貌如嬰兒。
生乾地黃　熟乾地黃各五兩　川椒十兩，去目　牛膝去苗，酒浸一宿，去
大黑豆一升，去皮　乾山藥去皮　雌雄何首烏各十兩，雌者白，雄者赤，雄者不足
肉蓯蓉五兩　枸杞五兩
藁本十兩
右將雌雄何首烏為末，用水甑內，旦夜蒸，日出曬，夜間露，如此九蒸九曬九露，數足，焙焦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溫酒鹽湯下。忌蘿蔔。
此藥性溫無毒，治百病，補下元，光澤皮膚，嬰兒亦可服之。

經進地仙丸。治丈夫婦人五勞七傷，腎氣衰敗，精神耗散，行步艱辛，飲食無味，耳焦眼昏，皮膚枯燥，婦人臟冷無子，下部穢惡，腸風痔漏，吐血瀉血，諸風諸氣，並皆治之。
川牛膝酒浸一宿，切，焙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片　木鱉子去殼
川椒去目　附子炮，去皮，各四兩　白附子
地龍去土，已上各三兩　覆盆子　防風去蘆
兔絲子酒浸，研　赤小豆　天南星　川羌活
骨碎補去毛　何首烏　草薢　人參各一兩
金毛狗脊去毛　烏藥已上各二兩　綿黃耆

川烏炮　白茯苓　白朮　甘草各二兩

右為細末酒煮麵糊為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圓空心溫酒下

陶隱居以此方傳入道歲時有人每如年得風氣疾久治不差五十餘年隱居處此方修合日進二服半年毋病頓愈髮白返黑齒落再生至八十歲顏色如少年人血氣筋力倍壯耳目聰明其家老僕七十餘歲竊服此藥遇歲冬御絺綌履霜雪無寒色有別業去家七十里每使老僕往返不移時又能負重非昔特此幾成地仙

劉箴花方名八味服延壽延年

八味丸

川巴戟一兩[illegible]

高良薑一兩[illegible]

川楝子二兩去核[illegible]

吳茱萸一兩[illegible]　胡蘆巴一兩

[illegible]　山藥一兩半

[illegible]　茯苓一兩[illegible]

[illegible]　香附子一兩[illegible]

牡丹皮[illegible]

右一處研為細末重煮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食前鹽湯下溫酒亦得

此方溫平補肝腎清上實下分清濁二氣補母因接華池真水三車不敗五漏不生熱不流於上膈冷不侵於脾胃令人耳目聰明治積年冷病除累歲沈痾兼治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下其功如神

雙補丸　劉上舍之祖在京師辟雍得史載之家傳方服此四十載享年八十七歲

熟地黃半斤補土　兔絲子半斤補精

右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參湯下

此方治下部虛冷平補不熱不燥氣不順沈香湯下心氣虛茯苓湯下心經煩燥酸棗仁湯下小便少車前子湯下小便多益智湯下

二黃丸　黃德延曰夫人心生血血生氣氣生精精盛則鬚髮不白顏貌不衰可以延年益算其夭閼者多由服熱藥住燥不能滋生精血也予深燭此理以謂藥之滋補無出生熟二地黃天麥二門冬世人徒知服二地黃而不知以門冬為引導則服二地黃者徒過去爾生地黃生精血用天門冬引入所生之地熟地黃補血用麥門冬引入所補之地四味互相該

說載于本草可考而知而又以人參為通氣之主使五味併歸于心藥之滋補無出於此

生地黃　熟地黃　天門冬去心　麥門冬去心

各一兩　人參一兩

右五味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

此方常服十日明目十日下渴自此以往可以長生予登真人之位此藥之功也

扶羸黑白丹　治早尊氣血虛耗精血少不能榮養經絡精神枯瘁行步戰掉筋脉緩縱目視茫茫

黑丹　用麋茸去床骨皮毛酒浸一宿酥炙令黃又用鹿茸爭治如麋茸之法各等分並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子大

白丹　用鍾乳粉空味糯米糊為丸

右用此二丹離之而服如覺血少即多用黑丹如覺氣不足即多用白丹溫酒或米飲吞下空心食前服

史丞相常服此二丹

還少丹　西川羅赤脚方大補心腎治一切虛敗心神耗散筋力頓衰腰脚沈重肢體倦怠血氣羸乏小便昏濁服藥五日頓覺有力十日精神爽健半月氣稍壯二十日耳目聰明一月夜思飲食又服令人身體輕健筋骨壯盛怡悅顏色婦人服之姿容悅澤大暖子宮去一切等疾

山藥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已上各一兩半　遠志

山茱萸　白茯苓　五味子　肉蓯蓉酒浸

一宿切焙乾　石菖蒲　巴戟去心　楮實子

杜仲去皮薑汁[illegible]　茴香各一兩　枸杞子

熟乾地黃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入棗肉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鹽湯下日進三服空心食前

看證候加減用藥身熱加山梔子一兩心氣不寧加麥門冬子一兩精液少加五味子一兩陽氣弱加續斷一兩

勝駿元　治老人元氣不足真氣虛弱及諸虛寒濕氣進襲手足拳攣屈伸不得筋脉不舒行步不隨常服益真氣壯筋骨消膏散一切冥

附子一枚重八九錢重去皮臍　當歸一兩去蘆[illegible]

天麻酒浸　牛膝酒浸　酸棗仁炒　防風各二兩
熟地黃酒浸焙乾　沒藥別研　木香不見火　全蝎十箇足
羌活　甘草炙　檳榔
萆薢炒　蓯蓉酒浸　破故紙　巴戟各一兩
木瓜四兩　麝香二錢半別研　乳香半兩別研
右二十味，除乳香、沒藥、麝香別研外，搗羅為末，用生地黃三斤淨洗研爛如泥，入無灰酒四升，爛煮如膏，以前藥拌勻，杵令堅，每兩分作十丸。每服一丸，細嚼，臨卧酒送下。如服半月，見効甚速。無事人服此，亦壯筋力，行步如飛，故名勝駿。此藥專在地黃膏，要煮得好。惟春夏好合，以有生地黃也。若合半劑，每味減半。
鑰薑散。老人脾胃久弱，飲食全不能進，兩服主効。王醫繼先進高廟方。
附子七箇炮　丁香　藿香葉　官桂
木香各三錢　人參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大錢，以尋常辣糊齏半盞熱調服，用匙挑服之。
薑黃散。治老人脾泄。
鷹爪黃連一兩斷作小段　生薑四兩淨洗和皮切作骰子塊

右於銀器內同炒，得薑焦黃色，去薑，以黃連碾為細末，臘茶清調下二錢，不拘時。吳興元書記方傳
通利散。治老人秘澁。
和劑方嘉禾散須用廣州清城縣造者佳
右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入蜜一匙，再煎去滓，不拘時。利神謝尚書用尤傳
脾約元。治老人津液少，大便燥，小便澁，其脾為約。
大黃二兩酒洗焙　厚朴　枳殼　白芍藥各半兩
麻子仁一兩微炒　杏仁三分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加至三十丸。
磨積丸。治老人磨滯積，去浮腫。
厚朴　白薑　縮砂　胡椒
青皮　蒼朮　麥芽　陳茱萸
肉桂不見火
右用醋同鹽煮，再焙乾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日午或臨睡，香附子煎湯下，橘皮湯亦得。此方去功書服快脾進食。

白芷丸。治老人氣虛頭暈。
白芷　石斛　乾薑各一兩半　細辛
五味子　厚朴　肉桂　防風
茯苓　甘草　陳皮各一兩　白朮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飲下，不飢不飽服。邵致遠年八十有三，有此疾，得此方，數服即愈。楊吉老傳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養神明，育精氣，主健志，益智聰心，備血不埋燥，潤顏色，遠邪精特目不眊，眊臟腑調適，久服目光烱然，神宇泰定，語音清徹，就燈永夜，眼力愈壯，並不昏澁，不被達旦，亦不倦怠。服兩三月後，愈覺神清，眼明志強，力壯步健，輕快體氣舒暢，是藥之效。常餌加飲食，一日不可缺。惟在修合洗濯潔淨，藥材須件件正當，不宜草率。
熟地黃洗焙乾酒浸　遠志淨洗秕砂上炒焙取皮六兩
牛膝去蘆　菟絲子淨洗焙乾以酒浸利時四兩
枳殼淨洗去穰麩炒赤色　地骨皮用白取淨洗淨於土地打
當歸淨洗焙乾焙亦得
以上七味各等分，逐一秤過分兩，平除地黃、菟絲子別搗用酒浸。其

餘五味同剉細，共入一鉢內，或甆甕內，若每件十兩，都用第一等無灰淡酒六升，同浸三宿，取出，文武火焙乾，須試火令得所，不可太猛，恐傷藥性。十分焙乾，搗羅為末，以兩手拌令十分勻，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隨酒下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亦不妨。若不飲酒，鹽湯亦得，但不如酒勝。煉蜜法：冬五滚，夏六七滚，候冷以紙貼惹去沫。丸後都入微火焙少頃，入甕收。陳書林云：黃收仲司陳宇親此藥比千日見甚明，可傳此方。
李守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羨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牢牙烏髭方　紹定壬辰，江淮趙大使魁便府持納令行省相公呂員往歲金陵，予在趙監軍聽同會，納合年逾七十，鬚髮鬢皆不白，質其所由，謂吾國有行臺出典藩鎮，髭鬚皓然，數載歸朝，而鬚髮皆黑，人詫其異。自序遇一方，牢牙烏髭，歲久得効，用傳其方，却不言分兩。續乙巳之年，會張經歷朝請，始得分兩云。宋室孟付序

旱蓮草三兩去

此草有三種一種是紫菊花爐火客用之此一種再就北人始識之本草中名鱧腸草孫真人千金方名金陵草浙人謂之蓮子草其子若小蓮蓬故也

芝麻䓤三兩此是壓油了床枯餅是也　訶子二十箇升拔剉　不蛀皂角三鋌　月蠶沙二兩　青鹽三兩半蓋青鹽吾鄉少且貴價只以食鹽代之但藥力減少

川升麻三兩半最治牙疼

右為末醋打薄糊為丸如彈子大撚作餅子或焙或曬以乾為度先用小口甕瓶罐子淨紙筋泥固濟曝乾入藥餅在瓶內爆灰火中燒令煙出若煙淡將藥尚存性急取退火以黃泥塞瓶口候冷次日出藥或以致九號研為末早晚用如揩牙藥以溫湯灌漱吐之亦藥拌酒少吞亦好牙始淡淡又用功莫大焉。

烏髭方甚多此方頗為奇異故抄之

吾祖知孫承議公家傳常用牢牙方。

荊芥不見火　土芎　細辛　當歸

右為末使時未可使用水漱須令藥氣入牙內良久方漱為佳常用主老牙不動搖。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　脾能母養餘臟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旻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特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己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並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為腫媒不可服。

陳書林云友人陳昊卿年六十二面色光澤詢之以何道致此云常特絕不飲湯水雖羹汁亦少呷參以坡公之說方審昊卿之言為信

飲食用暖　王珍客人等食道傳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惟暖則冷熱之物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太冷熱皆傷陰陽之和見氏子語。

戒夜飲說。　酒古禮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藥餌禮有不可缺皆用之有節飲之有度豈可以為常而不知節哉禮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蓋重其道而不容輕故爾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度士養上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絕夜即睡明早即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貴賤者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儻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察之此乎

見陳氏經驗方云記何人所傳

擦湧泉穴。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磨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為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臥時只令人擦至極熱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為江東倉足弱不能陞降擢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晉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為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建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為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為之日七八得暇即為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發若不發當有益人與王定國書云摩腳心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湧泉穴在足心陷中屈足卷指宛宛中是也

宜狀腎出氣斗也

擦腎腧穴。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為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兩起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詫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司徹專往叩請荷其口授曰某乞為李丈定公家婿莫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拄上嚐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為妙畢即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禀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其是奇妙

亦與親舊中篤信者數人言之。皆得効。今以告修煉之士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二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塞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成酢。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内翰曰。此文如太宰八珍。咀嚼不嫌於致。久則真味愈雋永。今附編。與書英善文章者玩之。

歐公醉翁亭記。用二十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猶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也。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然袋。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接。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然袋。貯筆硯韻牋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以周佳勝遊覽所適。然袋以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唐馮贄云。李華爲于頔見沈平白迎之。其尤高簡也。

癒方。　人有常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用。噫。有是哉。余近苦脚膝酸疼。呂惠卿處以經進地仙丹。連服三日而愈。由是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醫書無不可用之方。特在於遇醫之明不明耳。地仙丹見前第十八方。

食治方。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痾去疾。何待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衆術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爲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效也。

食治諸方不特老人用之。少壯者對證療病。皆可通用。員陰抱陽。有生所同。食味和調。百疾不生。保生永年。其功則一。

真一酒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云。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扣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既出。恍然。

桂酒。　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天門冬酒。　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末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炒飯適寒溫

用煎和飯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衾細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山藥酒。補虛損益顏色。用薯蕷於砂盆內細研。然後下於銚中。先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攪令勻。空心飲之。

川人黃萬峰次辰。冬月霜寒常以待客。

又方治下焦虛冷。小便數。瘦損無力。生薯藥半斤。刮去皮。以刀切碎研令細爛。於鐺中著酒。酒沸下薯。不得攪。待熟著鹽葱白。更添酒。空服飲三二盞妙。

菖蒲酒。通血脈。調榮衛。主風痺。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一劑。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

右擣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擣碎。相拌令勻。入甕器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服一中盞。日三。

又方。菖蒲三斤薄切。日中曬令極乾。以絹囊盛之。玄水一斗清者。玄水者酒也。懸此菖蒲密封閉一百日。出視之如綠菜色。以一斗熟黍米內中。封十四日。間出飲酒。則三十六種風有不治者悉效。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术一兩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漏瓷中盛。密封。春冬二七。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精神。

菊花酒。　壯筋骨。補髓。延年益壽耐老。

菊花五升　生地黃五升　枸杞子根五斤

右三味都擣碎。以水一石。煑出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細麴碎。令勻。入甕內密封。候熟澄清。每溫服一盞。

東坡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也。又云。仙姿高潔宜通仙靈。

紫蘇子酒。　紫蘇子一升微炒　清酒二斗

右擣碎。以生絹袋盛。納於酒中。浸三宿。少少飲之。

日華子云。蘇子主調中。益五臟。下氣補虛。肥健人。潤心肺。消痰氣。

枸杞子酒。　明目駐顏。輕身不老。堅筋骨。耐寒暑。療虛羸黃瘦不能食。服不過兩劑。必得肥充。無所禁斷。

枸杞子五升乾者擣　生地黃切三升

大麻子五升擣碎

右先搗麻子令熟。攤去熱氣。入地黃枸杞子。相和得所。納生絹袋中。以酒五斗浸之。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取服。多少任意。令體中微有酒力。醺醺為妙。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藦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久服令人長壽。葉如羊肉作羹益人。

术酒。　术三十斤。去黑皮。淨洗。擣碎。以東流水三石。於不漏器中漬之二十日。壓漉去滓。以汁於瓷器中盛。貯夜間候流星過。特抄自己姓名置於汁中。如是五夜。其汁當變如血。旋取汁以浸麴。如家醞法造酒。酒熟任性飲之。十日萬病除。百日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面有光澤。久服延年不老。忌桃李雀肉。服此酒者。真康節所謂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蘇合香酒　蘇合香丸 [illegible]

右用十分好醇酒。每夜將五丸浸一宿。次早溫服一盃。除百病。辟四時寒邪不正之氣。舊酒尤佳。

醉鄉寶屑

經進八仙散　壯脾進食。令人飲酒不醉。宣和初華山貢士張老人號高跌翁。唐士入山採藥遇道人在石巖坐。共酌。約有八人。手中各出一物。示令張翁坐與之酒。飲飲數盃。各賜手中之物。張翁熟視之。乃八味藥也。翁求其方名曰八仙剉散

乾葛紋白狀有粉者　白豆蔻去皮殼　縮砂仁實者

丁香大者二分半兩　甘草炒分一　百藥煎一分

木瓜 [illegible] 一兩

右件八味。共細剉。人不能飲酒者只抄一錢。細嚼。溫酒下。即能飲酒。醉鄉寶屑無如此方之妙。

丁香餅子。　溫胃去痰。解酒進食。寬中和氣。仍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脇肋刺痛。胃膈痞悶。反胃惡心等證。

半夏湯洗二兩　白茯苓去皮一兩　丁香　白术一兩炒

川白薑一兩炮　甘草一兩炙　白扁豆自薑汁浸炒熟炒一兩
橘紅二兩去白庚汁浸一宿焙
右為細末用生薑汁煮薄麵糊為餅如大棊子大每服一餅細嚼生薑
湯下不以時

柑皮散　治酒毒煩渴或醉未醒
柑子皮二兩洗焙乾
右一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三五沸溫服或入少鹽末沸
湯點末効再服

石膏湯　治飲酒過多大醉難醒
石膏五兩　葛根剉　生薑細切各五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解酒　葛花一兩
右擣為散沸湯點一大錢不拘特亦可煎服
又方葛根細剉作麁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去滓溫服
又方乾桑椹二合用酒一升浸一時久取酒旋飲之即解
大寒凝海惟酒不冰酒大熱不可多飲邵康節詩又云斟有淺深

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在老人斟酌間何如耳

諸煎

地黃煎　每年十月用生地黃十斤淨洗漉出一宿後擣壓取汁鹿角膠
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四升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
即以酒研紫蘇子濾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已來下膠膠盡下蘇蜜同汁
煎良久候稠如餳貯潔器中每旦取一匕以溫酒調服之
東坡答孫達道書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為幸又與程正
王書云藥之旨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為駒吾儕學道亟氣衰
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得也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

金櫻子煎　經霜後以竹夾子摘取於木臼中轉杵却刺勿損之擘為兩
片去其子以水淘洗過爛擣入大鍋以水煎不得絕火煎約水耗半取出
澄濾過仍重煎似稀餳每服取一匙用煖酒一盞調服其功不可具載
沈存中云金櫻子止遺泄取其溫且澀也世之用者待紅熟取汁熬膏
大誤也紅熟則却失本性今取半黃時採為妙十一月十二月採佳
本草云療脾泄下痢止小便利澀精氣久服令人耐寒輕身方
術多用之

金髓煎　枸杞子不計多少逐日旋採摘紅熟者去嫩蒂子揀令潔淨便
以無灰酒於淨器浸之須是甕用酒浸以兩月為限用蠟紙封閉緊密無
令透氣候日數足漉於新竹器內盛貯旋於沙盆中研令爛細然後以細
布濾過候研濾皆畢去滓不用即并前漬藥酒及濾過藥汁攪勻量銀鍋
內多少升斗作番次慢火熬成膏切須不住手用物攪恐粘底不勻候稀
稠得所然後用淨瓶器盛之勿令泄氣每早晨溫酒下二大匙夜臥服之
百日中身輕氣壯積年不廢可以延壽

茯苓煎　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擣篩以熟絹囊盛於三斗米下蒸之米熟
即止曝乾又蒸如此三過乃取牛乳二斗和合著銅器中微火煮如膏收
之每食以竹刀割取隨性任飽服之則不飢如欲食先煮葵菜汁飲之任
食無礙
又方　養老延年服茯苓方華山鋌子茯苓研削如棗許大令四方有角
安於新甕瓶內以好酒浸以三重紙封其頭候百日開其色當如餳糖可
日食二塊百日後肌體潤澤服一年後可夜視物久久食之腸化為筋可
延年耐老面若童顏
本草茯苓補五勞七傷安胎煖腰膝開心益智止健忘忌醋及

酸物

補骨脂煎　唐鄭相公為南海節度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
俱作陽氣衰絕乳石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獻此方
經七八日覺其功神驗自爾常服之其方用破故紙十兩揀洗為末用胡
桃肉去皮二十兩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煉蜜和勻如飴盛瓷器中旦
日以溫酒化藥一匙服之不飲酒者溫熟水化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
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蕓薹羊血

五味子煎　五味子紅熟時採得蒸爛研取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
蜜再火上待蜜熟候冷器中貯作湯時時服作果可
以寄遠
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移門子服之十六
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
本草云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精養五臟
除熱生陰中肌入藥生搗不去子

薄荷煎　消風熱化痰涎利咽膈清頭目
龍腦薄荷葉一斤　川芎三兩　桔梗五兩去

薑　　甘草四兩　　防風三兩　　縮砂仁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劑此藥看之甚可忽用之大有功倉卒之中亦可應手

解利。

治遍身麻痺百節酸疼頭昏目弦鼻塞腦痛語言聲重項背拘

急皮膚瘙痒或生癮𤻮及治肺熱喉腥脾熱口甜膽熱口苦又

治鼻衄唾血大小便出血及脫着傷風并沐浴後風並可服之

兩眼暴赤腫痛可以生薄荷取汁更調此藥令稀貼兩太陽臨

睡更貼上下兩眼瞼次日即散。

治腸風下血可用此藥二貼和雪糕圓如梧桐子大作二服空

心熟水下即止。

麥門冬飲。　東坡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窻眠開心暖胃門

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本草云麥門冬根上子也安魂定魄止渴肥人治心肺虛熱并虛

勞客熱頭痛亦可取苗作熟水飲之

陶隱居云以四月採冬月作實如青珠根似𫌇麥故謂麥門冬

以肥大者爲好用之湯澤抽去心不爾令人煩

甘露飲。　常服快利胸膈調養脾胃快進飲食

乾餳糟頭酢者六分　　生薑四兩洗淨和皮

右相拌搗爛捏作餅子或焙或曬令乾每十兩用甘草二兩炙同碾羅

爲末每服二錢入少鹽沸湯點不拘時候

此方專治脾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州一富人病脾胃往京

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猶記

其香味便覺胸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專

請之問其方修製數十服後疾遂痊名曰觀音湯數年

得之常以待賓易名曰甘露飲在[illegible]書吏旋愈切勿忽之

陳言

糯米煮。　治小便數用純糯米糕一掌大臨卧炙令軟熟啖之仍以溫酒

下不能飲溫湯下坐行良久待心間空便糖蓋糯稻能縮水凡人夜飲酒

者是夜輒不尿此糯之力也。

又方有人渴用糯禾稈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器中燒作灰每用

一合許湯一椀沃浸良久澄去滓[illegible]飲之此亦糯稻縮水之力也

杏仁粥。　杏仁二兩去皮尖[illegible]　猪肺一具去

[illegible]如糊

右用瓦瓶煮粥令熟却將瓷碗放火上炙令熱以猪肺糊在碗內便瀉

粥蓋之更以熱湯抵令熱後服之大能補肺氣

人參粥。　人參半兩爲末　生薑取汁半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入粟米一合煮爲稀粥覺飢即食之治反

胃吐酸水。

枸杞葉粥。　枸杞葉半斤細切　粳米二合

右二味於石器中相和煮作粥以五味末葱白等調和食之

烒肝散。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胸膈滿悶飲食無味腳膝無力大腸虛

滑口內生瘡女人血氣並宜服之。

肉豆蔻三箇和皮　官桂　香白芷　當歸

破故紙　人參　茯苓　桔梗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四錢半羊肝四兩作片摻藥在上以紙裹後用南粉塗文

武火煨熟米飲嚼下。

參歸腰子。　治心氣虛損。

人參半兩細切　當歸半兩上去蘆下去細者取中段切　猪腰子一隻

右以猪腰子用水兩碗煮至一盞半將腰子細切入二味藥同煎至八分

喫腰子以汁送下有喫不盡腰子同上二味藥滓焙乾爲細末山藥糊

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此藥多服爲佳

崑山神濟大師方獻張魏公丞相韓子常知府閤中服之有効

平江醫官丁御幹謂屢用有效云此藥本治心氣怔忪而自汗者

不過一二服即愈蓋奇藥。

甲乙餅。　治痰喘欬嗽

杏仁一兩去皮尖　牡蠣粉一兩同杏仁炒黃色　青黛一兩

右研勻入黃蠟一兩溶攪丸如彈子大捏作餅每用一餅分日柿[illegible]

裹煨約藥溶方取出火毒細嚼糯米飲送下。

茯苓麵。　東坡與程正輔書云舊苦痔疾二十一年今忽大作百藥不効

欲休糧以清淨勝之而未能今斷酒肉與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

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麵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

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麵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

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又云既絕肉五味只知此麵及淡麵更不消別

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雞蘇菜 治酒疾下血旬日不止

生雞蘇

右一味揀緒大圓實者二十枚留上青葉寸許及下根用瓷瓶取井水煮令十分爛熟蓋末淡醋空心任意食之立止用銀器重湯煮尤佳

羊肺羹 治小便頻數下焦虛冷

羊肺一具(細切) 羊肉四兩(細切)

右二味入五味作羹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小豆葉(一升)

右二味豉汁中入五味煮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薤白(切一握)

右二味以豉汁煮羹入五味如常法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刮去皮)

右搗碎候火煎酒二升候酒沸投下山芋入醋椒葱白空腹飲之

百合 治肺藏壅熱煩悶

新百合

右用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服之

黃精 餌黃精耐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頓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方好蒸之不熟則刺人咽喉既熟暴乾不爾朽壞食之甘美補中益氣安五藏潤心肺輕身延年飢歲可以與老小休糧食療云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不可食

金櫻子丸 補腎秘精止遺泄去白濁牢關鍵神妙

金櫻子(一斤[illegible]) 桑白皮(一兩炒) 雞頭粉(半兩[illegible])

桑螵蛸(一分炙) 白龍骨(半兩[illegible])

(丹熬成膏)

右為末入前膏子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鹽湯溫酒下三十丸如丸不就即用酒麪糊為之

青娥丸 治腎氣虛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陽事老人服此顏色還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飛

破故紙(十兩以水淘過用香油炒[illegible])

杜仲(五兩須是六兩方得五兩剉如骰子大[illegible]炒黃)

胡桃仁(五十箇以[illegible]擇去皮[illegible]五六百下只用此為丸)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下

此方趙道遠從廣州太守處得之久服大有神功遂作詩一絕以紀其功

十年辛苦走邊隅造化工夫信不虛奪得風光歸掌內青娥不笑白髭鬚

服椒法

書林陳驊括為之歌 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訣年過九十餘貌不類期頤再拜而請之忻然為我說蜀椒二斤淨(揀去[illegible])六兩潔(其色青白[illegible]者)拌鹽慢火煮煮透滾菊末(拌鹽在椒上[illegible])

(用[illegible]浸椒五寸許[illegible]以銀石器慢火煮[illegible])

([illegible]傾椒在紙上[illegible]以新[illegible])

(拌[illegible])

紫(氣香味甘名曰甘菊葉可作[illegible])初服十五圓早晚不可輟每月漸漸增累之至二百([illegible])

([illegible])

間胃腸微覺塞每日退十圓還至十五粒俟其無礙特數復如前

([illegible])

([illegible])

從澤目明而耳聰鬚烏而髮黑補腎輕腰身固氣益精丹椒溫鹽亦溫酒主去煩熱四日([illegible])可服服之者毋忌遠至數十年功與造化侔耐老更延年不知幾歲([illegible])

([illegible])者欲若能志其功尤卓絕我欲世人安作歌故恒切

服豨薟法 豨薟俗呼火枕草春生苗葉秋初有花秋末結實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曬乾入甑中層層洒酒與蜜蒸之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搗篩蜜丸服之云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疼腰膝無力亦能行大腸氣張詠進表云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與至百服眼目輕明至千服髭鬚烏黑筋力較健效驗多端陳書林經驗方敘述

甚詳，瘵諸疾患，各有湯使，令人採服。一就秋花成實後，和枝取用，酒洒蒸爆，杵臼中舂，為細末，煉蜜為丸，以服之。

婦人小兒食治方　陳令尹書，精細晛好處在食治諸方，然老人親景，兒孫眷韓，團欒侍奉，諸婦妊娠，望得椎之喜，諸孫襁褓，快含飴之樂，其間或有疾，疾者在目前，豈不縈懷，余疇昔聞見，所抄有婦人小兒食治諸方，用之良驗，今附益于編末，亦以資者英閱覽，且以備用云。

血氣諸方

地黃粥　治婦人血氣不調。

生地黃汁二合　粟米一合　粳米一合　訶黎勒炮去核為末半兩　鹽花少許

右以水三升，先煮二米，將熟，次入訶黎勒末、地黃汁、鹽花，攪勻，煮令稀稠得所，分二服。

豬肚粥　治婦人腹脇血瘕氣痛，衝頭面，熻熻嘔吐酸水，四肢煩熱，腹脹。

白朮二兩　檳榔一枚　生薑一兩半切炒

右三味，粗擣篩，以豬肚一枚，治如食法，去涎滑，納藥於肚中，縫口，以水七升，煮肚令熟，取汁入，投米及五味同煮粥，空服食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十三

羊肉麵棊子　治婦人血氣癖積，臟腑疼痛泄瀉。

小麥麵四兩　肉豆蔻去殼為末　蓽撥為末　胡椒為末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錢末。

右五味拌勻，以水和作棊子，用精羊肉四兩，細切，炒令乾，下水五升，入葱薤白各五莖，細切，依常法煮肉，以鹽醋調和，候熟，漉去肉，將汁煮棊子，空腹熱食之。

豬腎棊子　治婦人血積久憊，冷氣心腹常疼。

小麥麵四兩　良薑末　茴香末　肉蓯蓉去皮炙為末　蜀椒各一錢末　豬腎一對，去脂膜，切如菉豆大

右六味，除腎外，以水切作棊子，先將腎以水五椀煮，次入葱薤白各少許，候腎熟，以五味調和如常法，入藥棊子再煮令熟，分三次空腹食之。

半夏撥刀　治婦人痃癖，血氣口吐酸水。

大麥麵四兩　半夏湯洗去滑，盡炒半兩為末　桂去粗皮一錢為末

右三味，同以生薑汁并米醋少許，和切作撥刀，熟煮如常法，空心食之。

妊娠諸病

麥門冬粥　治妊娠胃反，嘔逆不下。

生麥門冬去心，淨洗，切，碎研，爛絞汁，取一合　白粳米淨淘二合　薏苡仁揀淨，去土，一合　生地黃肥者四兩，淨洗，切，碎研，爛絞汁三合　生薑汁一合

右以水三盞，先煮煎粳米、薏苡仁二味，令百沸，次下地黃、麥門冬、生薑三味汁，相和煎成稀粥，空心溫服。如嘔逆未定，晚後更煮食之。

生地黃粥　治妊娠下血漏胎。

生地黃汁一合　糯米淨淘一合

右先將糯米煮作粥，熟後下地黃汁，攪調勻服之，每日空腹服。

陳橘皮粥　治妊娠冷熱氣痛，連服不可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苧麻根刮去土，焙乾，一兩　良薑末三錢　白粳米揀淨半合

右四味，除粳米外，擣羅為散，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入粳米半合，鹽一錢，煮作粥食之，空心一服，至晚更一服。

豉心粥　治諸瘴瘧疾，寒熱往來。

豆豉心二合，以百沸湯泡，細研　茈葫去苗二錢末　桃仁湯浸去皮尖，研，三十箇

右先將豆豉心、桃仁，以白米三合，水半升，同煮為粥，臨熟入茈葫末，攪勻食之。

阿膠粥　治妊娠胎動下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擣為末　糯米

右先將糯米煮粥，臨熱下阿膠，攪勻，溫食之。

麂頭肉粥　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脹滿。

麂頭肉去骨　茴香[illegible]半兩　蔓荊子去土一兩　良薑

右四味，除麂肉外，擣羅為末，每服四錢匕，先將水五盞，煮麂肉，候水至三盞，去肉，下白米一合，同藥末候米熟，下五味，調和得所，分作三服，一日食盡。

鯉魚粥　治妊娠安胎。

鯉魚一尾，治如食法　糯米一合　葱二七莖，切　豉半合

右以水三升，煮魚至一半，去魚，入糯米、葱、豉，煮粥食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十四

葱粥。治妊娠數月未滿損動。
葱三莖 糯米三合
右以葱煮糯米粥食之。如產後血運用之亦効。
竹瀝粥。治妊娠常苦煩悶。
淡竹瀝三合 粟米三合
右以水煮粟米成粥臨熟下竹瀝更煎令稀稠得所溫食之。
苧麻粥。治妊娠胎不安腹中疼痛宜常食。
生苧麻根一兩淨洗煮取汁二合 白糯米二合 大麥麵一合
陳橘皮湯浸去白炒半兩末
右四味以水同煮為粥令稀稠得所熟後入鹽少許平分作二服空腹熱食之。
鯉魚羹。治妊娠傷動胎氣不安。
鮮鯉魚一頭理如食法 黃芪剉炒 當歸切焙
人參 生地黃各半兩 蜀椒十粒炒 生薑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一分 糯米一合
右九味剉八味令勻細納魚腹中以綿裹合以水三升煮魚熟將出去骨取肉及取魚腹中藥同為羹下少鹽醋熱啜汁與極効。
黃雞臛。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兼嘔逆不下。
黃雌雞一隻去頭足及皮毛腸胃等洗淨去血脉於湯中煠過去骨取肉 黃耆炒剉一兩
良薑一兩 桑白皮剉炒剉一兩半
右四味剉後三味與雞同煮候雞熟去藥取雞留汁將雞細擘去骨將汁入五味調和入雞肉再煮令滋味相入了隨性食之不計早晚不妨別服藥餌。
雞子羹。治妊娠胎不安。
雞子一枚 阿膠炒令燥一兩
右取好酒一升微火煎膠令消後入雞子并鹽一錢和之分作三服相次食之。
山芋麵。治妊娠惡阻嘔逆及頭痛食物不下。
生山芋一尺於沙盆內研令盡以葛布絞去滓
苧麻根一握去皮爛搗碎
右研勻入大麥麵三兩和搜細切如棊子大於葱薤羹汁內煮熟旋食之。
又方

木瓜一枚大者切 蜜二兩
右二味於水中同煮令木瓜爛於沙盆內細研入小麥麵三兩搜令相入薄捍切為棊子每日空心用白沸湯煮強半盞和汁淡食之。
雞肉索餅。治妊娠養胎藏及治胎漏下血心煩口乾。
丹雄雞一隻取肉去脂作臛 白麵一斤
右二味搜麵作索餅和臛任意食之。
雞子酒。治妊娠血下不止。
雞子五枚取黃
右取好酒一盞同煎如稀餳頓服之未差更作服之以差為度。
小豆飲。治妊娠漏胎血盡子死。
赤小豆半升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一四枚
烏雌雞一隻理如食法
右三味以水二升同煮令熟取汁時時飲之未差更作服。
葱豉湯。治妊娠傷寒頭痛。
豉一分 葱一握去根切 生薑一兩半
右以水一大盞煮至六分去滓分二服。

產後諸病。論曰妊娠者十月既足百骨皆坼肌肉開解然後能生百日之內猶名產母特人將調一月使為平復豈不謬乎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今宜以飲食調治為良。
鮑魚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鮑魚肉半斤細切 麻子仁一兩半別研
葱白三莖切碎 香豉半合別研
右先將水三升煮魚肉熟後入後三味煮作羹任意食之
猪蹄粥。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大盞煮取二大盞去蹄 王瓜根洗切
木通剉碎 漏蘆去蘆頭各一兩
右四味除猪蹄汁外粗搗篩每服三錢匕以煮猪蹄汁二盞先煎藥至一盞半去滓入葱豉五味等并白米半合煮作粥任意食之
猪蹄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二隻淨洗剉 木通一兩半剉作一段
右先將木通以水五升煎取四升去木通和猪蹄入五味如常法煮羹任意食。

又方
猪蹄一只洗剉 粳米一合淨淘
右用不拘多少，入五味煑作羹，任意食。作粥亦得。
牛肉羹。治產後乳無汁。
牛鼻肉淨洗切作小片
右用水煑爛，入五味如常法煑作羹，任意食之。
鹿肉臛。治產後乳無汁。
鹿肉四兩洗切
右用水三椀煑，入五味作臛，任意食之。
三肉臛。治產後乳汁不下。
龜肉二兩洗切 羊肉三兩洗切 麞肉三兩洗切
右用水不拘多少，入五味煑為臛食。
蘇麻粥。治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汗則大便秘，故難於用藥。惟此粥最佳且穩。
紫蘇子 大麻子二味各半合，淨洗研極細，用水再研，取汁二盞，分二次粥喫。

右此粥不獨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風秘，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年八十四，忽腹滿頭疼，惡心不能食。醫家供補脾進食治風清頭目藥數日，疾益甚。懇予辨之。予曰：誤矣。此老人風秘，藏府壅滯，聚膈中則腹脹惡心，不喜食；至巔則頭痛神昏。如得藏府流暢，諸疾悉去。予進此兩氣洩下結糞如胡椒十餘，少間通利，諸證悉去。許學士方
茯苓粥。治產後無所苦，欲睡而不得睡。
白茯苓去黑皮取末半兩 粳米二合
右二味，以米淘淨煑粥半熟，即下茯苓末，粥熟，任意食之。
地黃粥。治初產腹中惡血不下。
生地黃五兩擣絞取汁三合 生薑四兩取汁二合
粳米淨淘三合
右先將米如常法煑粥，臨熟下地黃及生薑汁，攪令勻，空腹食之。
紫莧粥。治產前後赤白痢。
紫莧葉細剉一握 秔米三合
右先以水煎莧葉，取汁去滓，下米煑粥，空心食之，立瘥。
滑石粥。治產後小便不利淋澁。
滑石半兩剉碎 瞿麥穗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三升，先煎瞿麥，取二升半，濾去滓，將汁入米煑如常粥，將熟入鹽少許，葱白三寸，方入滑石末，煑令稀稠得所，分作三度食之。
羊肉粥。治產後七日後宜喫此粥。
白羊肉去脂膜四兩細切 秔米淨淘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桂去粗皮剉取末一分
右以水煑肉并米，熟後入地黃汁并桂末，令得所，以五味調和，空心任意食之。
猪腎粥。治產後寒熱狀如瘧，猪腎粥方。
猪腎去脂膜細切一對 香豉一合 白秔米三合
葱三莖細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猪腎豉葱至二升，去滓，下米煑如常法，以五味調和作粥，食之。米盡更作。
黃雌雞飯。治產後虛羸補益。
黃雌雞一隻去毛及腸肚 生百合淨洗擇一顆
白粳米飯一盞

右將秔米飯、百合入雞腹內，以線縫定，用五味汁煑雞令熟，開肚取百合秔米飯和雞汁調和食之，食雞肉亦妙。
黃雌雞羹。治產後虛損。
黃雌雞一隻肥者理如食法 葱白五莖 秔米半升
右三味，依常法以五味調和為羹，任意食之。
猪肚羹。治產後積熱勞極，四肢乾瘦，飲食不生肌肉。
猪肚一枚淨洗去涎以水二大盞半煑熟取出細切分一[illegible]
黃耆剉碎半兩 人參三分 秔米三合 蓮實去皮一兩
右以水五升煑猪肚，入人參、黃耆、蓮實，候爛，濾出藥并肚，澄其汁令清，方入米煑臨熟，入葱白、五味調和作粥，任意食。
鯽魚羹。治產後乳無汁。
鯽魚一斤 蠐螬五箇
右依常法煑羹，食後食之。
鯽魚鱠。治產後亦白痢。
鯽魚一斤切如食法 蒔蘿 陳橘皮去白 胡椒各一錢為末 乾薑[illegible]
蒜虀

右取鯽魚作鱠投熱豉汁中入鹽藥末攪調空腹食之
膗雞羹 治產後心虛忪悸偏身疼痛
黃雌雞一隻去毛頭足腸胃淨洗以水五升煮令熟取出去骨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少許炒出汗取末一錢
蓽撥去皮二錢 乾薑末半錢 粳米三合
右先取水再煮雞汁及米令爛入蔥並椒並蓽撥末等次又入五味鹽醬
取熟任意食之
猪骨臛 治產後風虛勞冷百骨節疼身體煩熱
猪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羊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右以五味并蔥白豉為臛如常食之不拘時
冬瓜撥刀 治產後血壅消渴日夜不止
冬瓜研取汁三合 小麥麵四兩 地黃汁三合
右三味一處搜和如常麵切為撥刀先將獐肉四兩細切用五味調和
煑汁熟後却漉去肉取汁下撥刀麵煮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煨猪肝 治產後赤白痢腰腹疼痛不能下食
猪肝四兩 蕪荑末一錢
右將猪肝薄切糝蕪荑末於肝葉中五味調和以濕紙裹塘灰煨熟
去紙食
生藕汁飲 治產後惡血不利壯熱虛煩
生藕汁 地黃汁各半盞 蜜一匙 淡竹葉一握
切以水一盞半煎取汁半盞
右四味同煎沸熟溫分三服日二夜一
又方 治婦人蓐中好食熱麵酒肉變成渴疾
生藕汁 生地黃汁各半盞
右二味相和溫煖分為三服
小兒諸病
四米湯 治小兒世注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三合 蠟如弹丸大
右以東流水二升煑粱米三沸絞去滓以汁煑稻米三沸去滓用汁煑
黍米三沸絞去滓置蠟於汁中候蠟消每服半合空心午後各一隨兒
大小增減
牡丹粥 治小兒癖瘕病

牧母葉 漏蘆去蘆頭 決明子各一兩半
椎猪肝去筋膜切研二兩
右以水三升煎前三味去滓取一升半入猪肝及入秔米二合煑粥如
常法空腹食之隨兒大小加減
扁豆粥 治小兒霍亂
扁豆莖切碎一升 人參二兩
右以水三升先煑扁豆莖令熟下人參煎至二升去滓取汁煑秔米三
合為粥與乳母食臨乳兒先捋去少許冷乳汁然後乳母常食此粥佳
猪子肝 治小兒久痢
猪子肝一具
右切作片炙熟空心食之
雞子餌 治小兒秋夏中暴冷忽下痢腹脹乍寒乍熱渴甚
雞子二枚去殼 胡粉半兩炒令黃 黃蠟一棗大
右先下黃蠟於銚子內微火上鎔次下雞子黃及胡粉調和候冷作餅
與兒空心午後食之量兒大小增減
牛乳飲 治小兒噦
牛乳一合 生薑汁半合
右於銚器中慢火同煎至六七沸一歲兒飲半合分為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甘草豆方 冬月小兒解諸熱毒老人亦宜服之
大黑豆三升淨洗 甘草三兩細剉
右用水六升煑令爛熟將特以三五十顆與小兒食之汁亦可服之可
用已煑過黑豆入香藥末和匀甑上蒸令香軟尤佳
慈覺願老奉親 夫孝子之事親也日以雞鳴盥漱畢敬念精誠立於寢
門之外微聲整欬安詳而入溫恭省問安否如何起則奉其衣服次盥奉
其藥水所服湯藥審而後進徐稟晨羞喜餌何物更盡珍甘盡其精制視
其寒溫嘗其旨否父母嗜之則喜色見於面目喜氣達於聲音意所不欲
則敬請易饌固無它命則下色怡聲勉以強食問其所以敬或不食則具
湯藥而進之事竟而食則視於父母而為之多少食已退見問其起居言
必雍容盡於愛敬先意承志務達其心疾痛苛癢則抑搔之出入則起敬
扶持之盥實湯名隨意而具沐浴洗頮每侍手湯而請後問猶特欲何致
食侍奉之儀皆做前式父母所處冬則燠密夏則清涼父母欲寐則扣其伺
席厚薄必使安體衾裯單複務於適宜寒則溫炙熱則扇枕俟其安寢然

後退宿後思明日之事焉此猶世間之孝也當念三途長夜惡趣輪迴雖欲報恩如何息苦應於朝夕勸進父母歸依三寶發菩提心調伏貪嗔不昧因果搜尋古教瞻禮聖容於佛業戒隨力奉持發明大事因緣修習念佛三昧或行禮以然道或宴坐以潛神皆未來成佛之因歷劫無窮之孝事親至此不可以有加矣

郭琮台州黄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浮沈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衣食必莘珍異凡父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者常不逮中食絶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耆老陳贇觀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徭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異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黄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顏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雖

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去邵城幾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拙難者願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傚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十八養

享

燕享

事類合璧禮經考索　燕享君臣俱有之禮也然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俎焉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而然乎古者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二者所以成其政也然又不能無隆殺之辨上公三享二燕侯伯二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上下如是亦豈泥然無等哉設或有故不親享燕之禮則各以其幣致之亦所以見將意以致殺者不可廢也然燕享之大槩不可以不之知也唐虞夏商遠矣無所致擅周人郁郁乎文其禮備載於周官之書者可覆也及周之衰此禮浸失秦漢而降間亦行焉然非復古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待下有恩無秦漢衰世之失有成周盛時之得相與維持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有足觀焉　冊府元龜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事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夏啓鈞臺之會周文在鎬之飲

皆紀諸冊書而形於雅頌矣後世或諸侯歸時事於宰旅四夷奉國珍於外府敘賓以昭德班勞以策勳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拜節故里臨享父老或周覽都畿錫賜官屬至於五兵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合飲成禮奉觴上壽加以體脯上賜之以景福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賡歌之篇詩曰公尸燕飲福祿來爲皆宴衎之謂矣　玉海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夏玉海左傳昭四年六月丙午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注在河南陽翟縣南世紀云在縣西啓饗諸侯於此　周冊府元龜文王燕群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箱篚以將其厚意故有鹿鳴之詩　武王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故魚藻之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豈亦樂也平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觀群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亦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襄王時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定王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饗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illegible]佐也　殽

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饗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
諡。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饗則半解其體
而薦之。所以示其恭儉也。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
惠也。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
國之法。言典謂禮之歷久也。王海國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范
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即饗禮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
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狄。則有體薦。夫諸
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示疏之宜也。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
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選其馨香。擇其柔嘉。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
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後除。體解節折。而
共飫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
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詩常。注。飫，私也。不脫屨
升堂謂之飫。宴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饒共
公　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
十有再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　大行人　掌大

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
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子禮。注。饗設盛禮以飫賓也。大國之孤。執皮帛以
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司儀　王燕則諸侯毛。朝事尊尊上
爵。燕則親親上齒。　大宗伯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樂師　饗
食諸侯。序其樂事。　鍾師　饗食奏燕樂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
割亨。饗士庶子亦如之。　酒正　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　燕禮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
勺。有房中之樂　記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旅酬相
酌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詩　鹿鳴燕羣臣嘉賓。注。獻之而有
酬幣。食之而有侑幣　常[illegible]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陳饋八簋。素謂
公堂湛露天子燕諸侯。注。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　既醉序注　成王祭宗

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
之飽德。　賓之初筵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
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　左傳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饗五
大夫。注。王子頹既立。乃為蒍國等五大夫設饗燕之禮。樂及徧舞。鄭伯聞
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僖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
禮饗管仲。注。管仲下卿。王乃為加禮。設饗燕。欲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
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　二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　二十八年。獻楚俘。王饗
醴。命晉侯宥。注。加之幣帛以助歡也。文四年。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賦湛露。　宣十六年冬。士會問殽烝。王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
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注。體薦升殽於俎。皆謂之烝。烝升也。切肉為殽。升
俎謂之殽烝。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昭十五年。籍談為介。既葬。王饗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靈

不及云云。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云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
類此。文王索兄二王多識前言往行皆於晉大夫達夫。　成十二年。晉郤
至曰。諸侯相朝。有饗宴之禮。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注。饗有體薦。設几
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襄三年。晉與魏絳
禮食　魯語　叔孫穆子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䋣見養老傳　晉語　公子如楚。
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　中庸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燕毛。所以序齒也。既祭而燕　說苑　齊景公登酙晏子。脩食禮以待
漢　冊府元龜　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皋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
留四日。復如軍。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
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羣臣說服。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
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長樂宮成。羣臣朝。禮畢。盡伏置法酒。注。法酒言堂之
飲之。不至醉。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九年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
朝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
樂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
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
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十日日樂
飲也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留
止張飲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五月還幸
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王海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
常享會其儀見漢舊儀之封禪書史頁又贊公侯璧二千石為千石六百
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
坐奉觴大司農奏飲食樂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祥見元令昭帝元
鳳二年四月甘建章宮從未央宮大置酒王海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
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王導傳正月行事曲臺議饗記衡
士用官外饗饗士庶子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侍饗衛士　漢舊儀
禮博士飲酒禮儀禮燕禮燕朝服於寢注燕於路寢相親之也今辟雍十
月行此燕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成紀為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飲酒
禮有雖無其于庭王式傳江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如淳曰學官有
有此法酒主歌吹以相樂也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
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圖書示後宮貴人計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
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十三年
四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注漢
已謂偏布勞來之勞音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舊宅觀田
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
款曲唯直柔耳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九年九月
南巡狩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賀絡繹
而至帝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有
事於十一陵歷覽郡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三年十月從太后幸章陵
觀舊廬置酒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　十年閏四月幸南陽祠
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
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
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　十月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又幸長

平東至高陵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元和二年二月
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
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
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勞
賜郡縣作樂　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　順
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臨辟雍饗射　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
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　漢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將持節護
送南單于守義王兜樓儲歸南庭單于先在京師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
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古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鬭角古
之角抵也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
賞賜各有差王海馬融廣成頌曰覃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
酒正案隊膳夫騎行清野車湊驍騎將發轅乘軒經為觀觴　魏文
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
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
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王海大饗碑
云古酒沈流有爲陵積羣夏啓鈞臺之享周成岐陽之會高祖元中之會
之大會其上之宴何以尚茲　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己未大曜兵饗
六軍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後魏道
武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覲諸國貢使北之美
水　三月甲子宴羣臣於水濱　八年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
講武　皇始二年正月己亥朔車駕在魯口城大饗羣臣　明元永興四
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
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　泰常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
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　七年二月丙戌車駕自雲中還大饗于西
宮　太武始光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樂二殿成大饗以落之　太平真
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盧三月戊子大會于鄁南　十年正月戊辰朔車
駕在漢南戍瑞大饗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庚午於遼西黃山宮
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
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　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華殿賜以衣
服　九年正月癸未饗羣臣于太華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

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興起已)懸而不樂以翌日祀獻文於明堂也 二
月詔罷寒食饗(時承大幸殿始太極殿)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羣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五月詔罷五月五
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車駕在縣瓠(時帝南伐)朝饗羣臣
於方丈竹堂樂作酒酣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
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長兼給事黃門侍
郎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中書侍郎兼黃門侍
郎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祕書丞兼中書侍郎
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
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黃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宋弁歌曰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帝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
廢詠歌遂命邢巒總集敘記 八月甲子引羣臣歷宣殿堂初帝常詔延
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
次用家人之禮復又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謂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
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昇無小而
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也次

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
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也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
次之凝閑堂帝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天子閑居義不可縱奢以忘儉
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僕射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
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
不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
何得默爾德音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
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於千萬
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
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羣臣以帝
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于太極
前殿各賜布帛有差 孝莊永安二年七月爾朱兆破元顥帝還京師乙
亥宴勞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
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華林都
亭讌射班賜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為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出
帝太昌元年五月乙巳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 八月壬戌朔齊

文襄王來朝讌射班賚部下各有差 九月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
樹及公卿百寮蕃使督將等射班賚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
饗羣臣太極前殿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朝帝讌於華林都亭班賚部
下各有差 西魏 文帝大統八年十二月狩於華陰大饗將士 後周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 三月辛
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二年十月
辛亥御大殿大射諸卿列將皆會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露寢成考之令
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
僚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
十四軍督將已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六年二月平齊論定諸軍
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各有差 四月大會羣臣及諸蕃
客於露寢 隋 高祖開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僚班賜各有差壬申宴
北道勳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 四月丁未宴突厥
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宮召兵部尚書韋
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內賜宴令各敘舊事以為笑樂

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
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
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僚頒賜各有差甲子賜百僚大射於武德
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州殿(考使謂允使考故者) 十七年
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
德殿宴賜百官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
來朝甲辰御北樓觀漁于河北宴百僚 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
服襲冠帶甲辰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
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 八月乙酉幸啓民
帳宴賜極厚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 四年
正月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二月戊申自東都還京丙辰宴耆
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三月西巡五月甲申宴羣臣於金山
之上 六月丙辰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
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於殿上(時二王來朝)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
三十餘國 六年三月幸江都宮四月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
差 七年二月己未升釣臺臨楊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

甲午胡大宴百寮二爾大爭觜尻從東龍更延之樂酒賜各有差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八月庚子宴設三品以
上賜雜綵各有差　十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引背𡂿禄特勤升
御坐以寵之　十一月乙酉秦王降薛仁果秦王太宗也帝聞大悅因置
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癸亥秦王凱旋獻俘帝置酒宴師及
背𡂿禄特勤於玄武門賜布帛各有差戊辰宴羣臣　十二月庚寅宴突
厥背𡂿禄特勤等於殿內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各
有差極歡而罷　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置酒高會
奏九部樂於庭帝謂裴寂曰隋氏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
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
讜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
朕所望哉當以身爲嬰兒方朕爲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已因命捨君
臣之敬帝頻舉觴以屬公卿羣臣迭上壽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四月
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部樂設宴而遣
之　五月戊辰宴并州從官五品以上於仁壽殿極歡賜帛各有差丙寅

奏九部樂於庭宴京州使人官賞各有差賜與官人賞物之　三年正月
甲午宴突厥奏九部樂於庭賜綵有差　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
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五
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凱旋獻
捷於太廟帝置酒高會極歡而罷　六月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
親舉酒以屬百官極歡而罷己酉大會東征將士奏九部樂於庭癸丑幸
昆明池宴從官賜錢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臣　八月庚戌宴羣臣奏
九部樂於庭賜布帛有差　唐玄武門宴羣臣　見御詩及門闕類　唐
丹霄樓宴　見樓類　唐集仙殿麗正院賜宴　見院類　四年三月丁
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　五月癸亥宴五品已上
奏九部樂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
臣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　九月癸亥
賜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賞金銀綾綺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丑賜羣臣
大射於玄武門賚綵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　三
月己酉宴羣臣及京城父老賜布帛各有差　七月乙酉秦王平王世充
班師丙戌宴旋師賜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已上於昭德殿

賜帛各有差。　九月丙子。宴五品已上於苑內謂公卿曰昔漢高定天下
以蕭曹張陳爲良佐。任以政事。朕應天命。越平區宇。伏任卿等。自謂不謝
古人因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　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
差。　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三月己卯。幸琅邪公主第
宴從官五品已上賚帛各有差。　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
差。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屬從家人禮。降階再
拜酒小闕移坐華萼殿。帝賦詩。王公遞上壽。賜帛各有差。　六月戊戌右
武候大將軍丘和以交州首領來朝。奏九部樂以宴之。賚物各有差　七
月壬子。幸東宮宴從官下至胥徒。頒賜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
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宮中立第以異之從是宴五品已上捉
奇伎百戲賜帛各有差。　二月甲午。幸齊王元吉第宴五品已上賚賜各
有差。　三月丁酉宴羣臣於玄武門陳俳優𣽤娛之伎。　四月丁未赤雀
巢於殿門宴五品已上。上領者十餘人極歡而罷己丑宴西蕃突厥林邑
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巳。宴五品已上及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
極歡而罷　十二月辛巳車駕狩鳴犢泉迴宴從官賚物綵帛各有差　九
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卯宴羣臣六

月癸亥以秦王爲皇太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傳位於太子帝稱
太上皇後四年乃徙居太安宮太宗親侍輿輦百僚陪從太上皇甚悅置
酒高會極歡而罷賜物各有差太宗後與公卿謁太上皇於戰武殿復置
酒爲歡謂羣臣曰天下無事四海乂安非吾付囑得所吾兒孝順安能至
此乎明日復召貴臣十餘人爰及妃主置酒於凌煙閣酒酣太上皇親彈
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壽乙夜方散賜帛各有差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
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羣臣於顯德前殿賜帛各有差　貞觀元年十月癸未
宴羣臣賜物有差　二年五月丙辰以旱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
賜物各有差　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賜天下大酺三
日慶有年也　十一月甲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申子宴羣
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于庭賜帛有差　三月甲辰賜羣臣大射於
玄德門　十一月戊申宴五品已上於內殿帝謂羣臣曰李靖竭忠勇長
驅深入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於是極歡而罷戊子宴突利可汗
及羣臣於殿庭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於
中華殿帝賦七言詩極歡而罷賜雜綵各有差　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
以上於中華殿　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　七月

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觀舉酒以屬羣臣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十月幸隴州丁巳次武功宴從官及武功父老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皇子誕育宴三品以上於臨華殿賜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甲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賜從官帛各有差己卯太上皇詔帝與近臣十許人汎舟於後園綠竹通奏至于太安宮置酒甚歡子夜而罷 三月癸亥賜文武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 四月甲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月乙丑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 十一月己卯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六年正月甲戌宴蠻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 二月丙辰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從官帛各有差 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帝從容曰中夏乂安四夷賓服此公卿盡忠之効也朕實嘉之然隋煬帝之威加中國頡利跨有北荒葉護國富北精雄據西域此三君者可謂引盛矣夫道估亂奄致亡滅朕目覩其事何能不戒懼也公等輔導朕躬績已成矣當思長世之策以相救勉於是賜帛各有差 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 九月帝在九成宮丙申以皇太子來朝宴東宮官屬賜帛各有差 乙巳宴岐州父老賜帛各有差己酉至慶善宮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庚戌宴從官故老賜帛各有差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帝謂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古帝王罕得事父太上皇萬福膝下之歡有倍常慶於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踊躍惕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賜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納妃蘇氏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 戊申帝將幸洛陽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綾帛 三月戊子帝在洛陽引五品以上射於儀鸞殿 丙申宴從官賜物各有差 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舟汎于積翠池 癸卯宴洛陽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 十月辛酉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帝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遠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 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二年二月壬子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 三月丙子以皇孫誕育宴五品

以上於東宮 十三年正月庚戌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十四年正月己酉宴羣臣及吐谷渾王河源王慕容諾曷鉢于玄武門奏倡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於兩儀殿奏九部之樂 十五年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 十月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陁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餘年自算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擾我緣發甲騎領其部落爾欲與我為寃不過欲貰我邊境十羊五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邰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撫風沐雨飢不遑食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觴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歔欷又曰令召父老設宴少自寬割耳又從臣曰人或時覺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朕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宜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侍事或舊媼蒼頭皆蹈舞歡醉爭前上壽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泛級乙亥以興駕還宮宴百僚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餘人詣闕奏稱陛下肇開帝業發跡太原皇太子踐爵晉蕃作牧并部臣等不勝慶幸令來奉賀帝賜宴及物以遣之 閏六月庚申薛延陁可汗子突利設獻饌帝於相思殿大饗百寮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及撞末跳丸舞劍之技突利設再拜上千萬歲壽賜金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皇太子宴宮寮於引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甲館之慶故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並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諸蕃使於玄武門賜物以遣之二月辛酉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既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王義之術大入送駒頻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咨請是日帝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五月甲戌召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

賜宴各賜襆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損馬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
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
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十月癸
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内又安百
姓復業各循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狠子野心虐殺其主朕
欲存其國而弔其人所以將幸洛陽有事經略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
還故召父老别耳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廻撫勿以為慮賜百歲以上氈被
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二物三段粟二
石　十一月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
年十月征遼還次營州戊申召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長首領宴會
父老年七十已上契丹奚蕃長以下各班賜繒綿綾錦數千萬段　十一
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饗軍士勞之曰朕執賞罰之柄懸諸日月有
功於國賞不踰時欽至之禮古今常事朕欲徧至酒酺咸宜樂飲甲戌宴
從官三品以上賜物各有差丙戌廻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
管内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　十二月帝不豫步輦幸并
州辛酉三品以上及中書門下四品以帝疾瘳詣閤上禮詔引文武五品

以上賜燕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義猶父子朕項遭癰疾見公等憂
怪今者疾除復見公等喜躍此之忠烈簡在朕心不貴上禮有膳豐潔固
不可獨進與公等同歡酒舉樂奏司徒長孫無忌以下更上千萬歲壽帝
悉為舉卮奏破陣樂舞後貎車幢丸劍數百人齊作帝樂歡臣下極歡將
夕乃罷賜物各有差　二十年正月庚辰引從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賜物
各有差　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綵竹遍奏羣臣上壽
極歡而罷賜綾錦各有差　十二月庚辰以鐵勒廻紇俟利發等詣闕朝
見宴於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勑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
正月鐵勒廻紇部拔野古部同羅部思結部渾部斛薛部奚結部阿跌部
契苾羽部白霫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
而遣之設高坫於殿前置銀瓶於坫上自左閤内潛流酒泉通於坫枊而
涌入殿前瓶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瓶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
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瓶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嘗是酒
也又詔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厨給酒截於尚書都堂以餞之　二十二年
正月乙未奏十部樂會四夷君長於天成殿王公稱觴上壽賜帛各有差
二月丙寅朔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　四月乙亥西突厥賀

魯以王師問罪龜茲國請前驅領為鄉導仍以數十騎馳來謁詔於昆丘
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及文武三品畢景甚歡賜賀魯綾綵仍解所
服之衣以賜　十月己巳臨丘道軍將阿史那社爾擊龜茲破之帝聞之
大悅宴五品已上於紫微殿從容謂羣臣曰夫樂有數種至如上城竹馬
遊戲阡陌之間此童幼之樂飾金翠曳羅紈此婦人之樂賤羅貴出貿遷
有無此商賈之樂高官厚祿名位昭顯此仕進之樂受脤出征前無勍敵
此將帥之樂四海寧一六合無塵端拱巖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樂也頃
命將西征今已剋捷萬里清泰戰士咸得還家此朕為樂之時因賜羣臣
傾醉極歡而罷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進新羅王金春秋還國令三品
已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於百福殿帝
舉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　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
降甘雨相率實樂薦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
巳宴文武羣官及麟遊縣老人於玄武門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亥御升
霄樓臨觀三品以上行大射禮丙子賜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門樓以觀
之　顯慶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羣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已
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洛陽宮癸亥御貞觀殿宴從行文武官及

洛州父老宗姓等賜物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會從官及諸親并
州官屬父老等奏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有差　十二月辛未校獵於長
社之安樂川丙子召侍臣及蕃客夜讌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
年九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以上
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
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羣臣賜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
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禮畢御朝覲壇受朝賀癸酉帝謂羣臣曰封中
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有不同或為求仙克禋
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崇祖宗之在隋朝喪亂哀甚老小填溝壑少壯綦兵
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太宗親擐甲冑貫戰大業歸除氛祲廓清區
宇遂得四海安心萬方仰化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
爲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又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賛先烈情
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膺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深以為慰公等休
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讌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來相見乃
勅所司撤帷帳施御床三品以下升壇四品已下列坐壇下縱酒設樂羣
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　四月甲辰帝至京師先謁太廟

是日御景雲閣宴羣臣設九部樂頒賜綵各有差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親於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宣勅謂之曰朕雖居九重之内常以萬姓為心而誠不動天遂使陰陽錯謬自從去歲關中旱儉禾稼不收多有之絶百姓不足責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為愧今洛下倉廪且復虚實更為轉運於事艱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御等為宴別耳仍節級賜物及黄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宮成帝送太子入宮五品以上及諸親並從宴會奏樂極歡而止賜物有差 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官具新服上禮帝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羣臣 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帝謂霍王元軌等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宮甘雨屢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李敬玄表奏吐蕃已入龍支張虔勗率領驍勇與其交戰一日兩陣賊俱敗走奔赴數百里虜獲極多又太史先奏七月朔太陽虧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在虚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

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不失婦容復是私中一喜思與叔等同為此歡宜各盡情相勸樂酒飲酣帝賦詩作栢梁體曰屏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監守戀晨昏霍王元軌曰聖德無為同混元相王輪曰長歡膝下鎮承恩右僕射戴至德曰天皇萬福振長源黄門侍郎來常曰巢宴叨榮青瑣門中書侍郎薛元超曰鶴池濫職奉王言自餘羣臣以次繼作日晏而罷賜綵物有差 調露二年正月乙酉御洛城南門樓引諸王及三品以上并諸州都督刺史登樓賜宴太常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日晏而罷 四月癸酉九玄殿會文武百僚謂曰匈奴為患侵鎬及方方地名自秦漢已來即有此弊我國家拓定四海尚虧事天之禮貞觀之始猶自執迷所以命將出師頻有摧殄遂使上分兵解君臣而締未忍殲殄許以自新五十年間俱稱臣妾自去冬已來忽相扇動潜行合聚遠事交結遂致殺戮百姓侵掠邊陲故遣裴行儉等聊申薄伐軍威楚衆兵不血刃應時破潰賊伏軍門朕自聞已來情甚歡慰故廣召百官以申歡喜王公卿士想同茲慶是書中宗上盧陵王齊濟上言請卻省武迎太子來宮不恭又太子還武后召游安門明殿谷曰賢母子如初御頗有力焉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洛城南門各賜勳一級帛

十五段已已宴皇親及皇后内外諸親於武成殿賜物有差 景龍二年十一月辛巳以安樂公主出降宴羣臣于兩儀殿 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于兩儀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 八月己巳幸安樂公主山池宴從官賜綃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内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 四月丁亥帝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置酒為樂乙未張樂於隆慶池泛舟戲象宴羣臣仍命賦詩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乙卯宴吐蕃使賜物有差 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 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太極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福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勒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帝夜觀樂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賀帝宴蕃使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九月乙亥太上皇御安福門賜羣公卿士酺 二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 開元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羅王子于朝堂以旱廢樂 十月庚辰宴新羅使于内殿勑宰臣及四品已上諸官預焉 七年二月壬申朔集

使還本任命有司布饌宴於庭賜帛有差 三月壬辰勑百官三月三日宜准常式賜射 壬子御丹鳳樓宴九姓同羅及契丹各賜物一百段小晏主支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于太極殿 十一月己巳御丹鳳樓宴九姓蕃安等設九部樂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賜帛有差 四月戊辰御丹鳳樓宴平胡節將王晙郭知運王智方高崇謝知信許四品以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 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賜物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月丙戌命有司會羣臣宴突厥使暾泥熟于都城南門 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賜帛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帝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為善樂方驗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丙午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凱旋詔置食朝堂宴之及將士等並賜物有差帝謂君㚟及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鄉寧亭郭以逞凶狂卿等智勇風彰軍威克振嚴整旗鼓屢剪渠魁深入寇庭當甚勞耳唐書王君㚟破吐蕃以其功遷大將軍凱旋明皇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

殿各賜衣一副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
蘖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
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紘及兵部尚書
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十一月庚子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
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
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蕚樓下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假日
尋勝地讌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　五月丁卯侍臣已下讌于春明
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蕚樓邀其迴騎更令坐飲遞起為舞班賜有
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詔曰百靈降福庶君叶心陰陽調而生植以滋政
理孚而黎獻咸若由庚知萬物之樂華黍洽三農之慶信可以率禮輔仁
式歌且舞者矣況生成式序氤氳敷和卉物發榮池籞含麗思順時令以
中惠澤咸宜遨歡芳月繼賞前春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
共昇平之樂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嗣王郡王左右丞相少傅賓客諸司三
品以上長官侍郎郎官少監少卿少匠司業少尹兩縣令都水使者朝集
使上佐已上并雜除未赴任者及東宮諸司長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諭德
中郎樂蓄官三品已上至春末已來每置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

勑賜錢造食任逐勝賞　二十年二月壬辰許百僚於城東官亭子尋勝
因置檢校尋勝以厚其事文官三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侍郎中丞御史
咸預焉　四月乙亥讌百寮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舁以歸相屬
于路　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將士於朝堂謂之曰天地無遠四夷奔走
而來庭山川無幽百神肸蠁而奉職斯皆上玄啓佑宗廟威靈肆予一人
肅將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醜敢肆不恭爰命師旋掃除遺孽卿等屬當
武旅之寄得書才略之雄取如拾遺月獻三捷雖天誅則爾亦卿等力焉
今屬旋師聊申宴賞應有官賞已勑所由敘定之日朕將親覽必有當功
之賞用增來輿之氣且宜坐食兼賜卿等少物食訖領取　二十一年八
月詔曰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
寢永監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
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
於安福樓下時京官五品以上乃預其會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以籍田
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羣官　八月丁亥帝降誕之日御花蕚樓宴
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大澍雨百官等咸上表賀　九月辛
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縣令於朝

堂　八月壬子千秋節帝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頒
賜有差制曰自古風俗所傳歲時相樂亦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
厥日惟五遂為嘉節感慶誠深令屬時和氣清年穀漸就中外無事朝野
大安不因此時何云宴喜卿等即宜坐飲相與盡歡又召京兆父老等宴
之勑曰令茲節日穀稼有成頃年已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
於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
宴訖領取甲寅以突騎施遣大首領胡祿達干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賜
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段放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
節休假並不須提職事任追勝為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乙丑以望日命
有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　八月丁未千秋節宴羣臣於勤
政樓下　二十六年三月己巳賜朝集使五品已上錢三十萬任追勝為
樂是年正月帝親迎氣東郊詔曰令朔廷無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
官等追勝為樂　十月庚戌停朝參令百官於尚書省宴朝集使　二十
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蕚樓宴羣臣命有司樹燈于樓前會大雪而
罷因勑當以二月望日燒燈　八月己未以降誕之日御花蕚樓宴羣臣
賜帛有差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逝國于曲江令

宰臣已下同宴　十月庚辰御花蕚樓宴蕃客各放還蕃　三載三月勑
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下并三品已下正員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
於鴻臚亭子祖餞朝集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四載二月勑令月十
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已上郎官
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蕚樓下宴　五載正月勑令月十四十五十
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正員
并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並於花蕚樓下參宴不須入朝
十載正月詔曰百辟叶心交修皇極所以天降休命實祚惟新今郊廟精
禋大禮克舉萬方無事九有懽心屬獻歲芳春上元望日既當行慶之序
式廣在鎬之恩自今後非唯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
宴樂　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物有差極歡而罷
十四載三月庚申許常參官追勝宴樂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勑令臣
等三月已來分日入朝逐便尋勝伏以聖政和平景光韶麗道風淳被朝
野歡娛陛下均恵澤而不遺俾簪纓而共賞因其無事許以蓄休草木加
春況翔益暢生成之德報効何階復以宮闕增修子來云就軍塵告捷欽
王初行臣等無汗馬之勞空需分器懷賀鸞之志敢効獻芹伏請進錢一

阡貫文以充宴樂願接順陽之慶得仲秋日之懸許之。己丑御勤政樓宴
羣臣帝賦詩教栢梁體羣臣畢和。八月辛卯天長節御勤政樓宴羣臣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八月甲辰天長節
太上皇於金明樓宴百官賜綵五百匹。二年三月甲申迴紇王子骨出
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
八月壬戌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等。并波斯進物使李摩日
夜及寧遠國使蔦等來朝並宴於內殿。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于
宣政殿前賜絹三千匹　十二月戊申宴葛邏祿於三殿各賜物三十
段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丁巳以突厥奴剌部落千餘人內屬請討賊自
効宴奴剌大首領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丑宴六軍將于三殿賜物
有差　八月己酉奚及契丹來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常侍給
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九月戊
寅宴郭子儀等諸將於延英殿賜物有差丙申迴紇可汗樂國兵馬至太
原遣使奉表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廣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率錢於尋餘為之宴副元帥郭子儀[illegible]
太常音樂。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御史臺三品

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曆二年二月丙
戌郭子儀至自河中府癸卯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
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
魚朝恩求其會爲朝恩出錦三十匹綵羅五十匹綵綾一百匹爲子儀經
頭之費極歡而罷書俗貴耽舞人以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　三月甲戌
內侍魚朝恩請於春明門外私第宴宰臣僕射舊相節度使度支京尹等
許之乙亥郭子儀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戊寅汴宋節度使四神功請
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時子儀等以寇難漸平蹈舞王化乃置酒連宴酒
酣皆起舞出良馬賓物錦羅綾綵等爲纏頭之費上自宰臣公卿及中官
高品凡列坐者百餘人下及伶人皆厚賞賚子儀朝恩神功一宴費至十萬
貫者　己卯宴吐蕃使于禮賓院　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鴻漸及
河南江淮轉運使劉晏荊南節度使衛伯玉等賜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
子宴關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鳳翔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及邠寧節度使
馬璘等　五月戊午宴劍南陳鄭神策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賜物有
差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羅迴紇使　十二月丁巳宴宰臣及諸道節度使
于內殿賜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內殿賜物
有差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
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物有差　十一月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
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儀李抱玉王縉元載及僕射裴
遵慶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書劉晏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神策
軍兵馬使王駕鶴京兆尹杜濟於延英殿賜物各有差　閏十一月癸亥
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
錦綵金銀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
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
辛酉宴吐蕃使于內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
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賜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
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
差　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
品已上及節度觀察位職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弟兄等並赴會凡三日連
宴錫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
并文武百寮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已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

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自興
元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間日宴勳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
歡而罷其所須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所以褒元
功崇秩序也　貞元元年二月寒食節命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
節度使嚴震與神策金吾六軍使擊鞠于內殿頒賜各有差　四年二月
戊戌帝御麟德殿觀宰臣李晟馬燧及諸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沈壽
從之頒賜有差辛丑帝以寒食假滿內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
羣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頒賜各有差至德已來軍書務殷宴賜殆絕
大曆末唯宴兩省供奉官及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焉至是當參
官及二王後皇室從曾祖已下親異姓諸親勳臣節將子孫悉集焉　四
月御玄英門宴六軍及神策神威諸將頒賜各有差　五月賜宴東鑾晁
主駙馬侍直萬衛直馬星等於麟德殿頒賜各有差　九月詔曰內外卿士
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衆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晦日上巳重陽
三節任擇勝地追賞每節仍賜宰相及常參官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
貫左右神威神策十軍共一千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二百貫

容省奏事官一百貫委度支節前五日分付永爲常制玉海四年九月重
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
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爲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
爲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
百寮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　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
之己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軍諸將軍擊鞠於麟德殿班賜各有差
四月帝曰朕頃以四方不寧宵衣旰食百寮亦遑遑無暇今兵革漸息夏
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尹不須聞奏　八年正月詔三節宴
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辛已下可賜錢百千　八月詔曰爵者春秋令
節朝野多歡乃與公族庶寮俾同宴賞今兩河吳楚連被水災悼于厥心
實未寧息尚軫疲念豈遑愉樂其九日宴會宜罷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
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陳設供辦爲府縣之弊
請分給是錢令諸司會於他所從之自是訖于貞元三節公宴悉分矣
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一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
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二
年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　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

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帝作詩以賜百寮百寮畢和　十二月戊辰臘
帝畋於苑中上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左神策軍勞軍
饗士而還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勲
戚子弟會毬兼賜宰臣醼餞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
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宰臣各賜錦綵百匹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宜省各
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又寒食賜
宰相宴於麟德殿前觀會毬各賜錦綵瓶盤等　九月重陽節賜宰相及
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寮詩　十四年正月帝謂宰臣
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績勤劾用彰今屬句芒應時萬物生育
朕至中和之節欲於麟德殿宴會羣僚所冀君臣同歡式昭在鎬之義宰
臣等奏曰今八表清寧天下無事中和令節時屬上春萬國歡心咸同此
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臨曲示慈惠臣等不勝慶抃之至
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賜文武百寮
宴樂於東西廂初奏破陣樂舞帝自製中和樂是日奏之又奏九部樂及
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於庭樂飲極歡日晏方罷賜宰臣錦綵各二
百匹加瓶盤等餘各有差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

子書以示百寮玉海詩曰紫殿初廷列彤庭廣樂張成功歸輔翊致政頹
之義　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
預而令　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使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十
一日　十五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　二月詔罷今年三
月三日宴　九月詔罷今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　十
六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節宴會　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會　九
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于
曲江亭宴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　三月上巳賜群臣會宴于曲江　九
月重陽賜羣臣會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于延慶里故
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于故馬璘池亭　九月重
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
示懷詩以賜羣臣　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于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九月九日
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馬璘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
歲儉故也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丁巳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　二

月丁丑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武元衡鄭絪李吉甫及僕射大
夫度支鹽鐵使京兆尹洎軍使駙馬諸親王會馬帝與之繫毬于庭賜宰
臣以下錦綵銀器有差　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百寮合宴于曲江亭　七
月丁亥御晨耀樓神策神威六軍內外教坊大合樂以樂之　三年四月
甲寅御芳林門張樂設百戲　五年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燕于杜佑莊命
中使以酒饌就賜之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牂牁等
使宴賜有差　乙酉御麟德殿宴涇原節度使朱忠亮丁亥御麟德殿對
南詔使李興禮等宴賜有差　三月辛酉罷曲江上巳宴將葬惠昭太子
也　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寮宴于曲江　八年五月戊午迴鶻請和親
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已
下宴于曲江　十二月丙午宴南詔渤海牂牁使賜以錦綵　九年二月
己丑麟德殿召見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宴賜有差　九月壬午重
陽節賜百官宴于曲江　十年正月丁酉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
差　十一年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曲江賜宴　十二年八月癸未勅今
年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十三年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對迴鶻及南
詔使賜宴有差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于其第賜錫

來九二十五畫乙亥御麟德殿宴宰相及太子三少六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中書門下省五品已上官翰林學士京兆尹度支鹽鐵使左右金吾將軍威遠皇城六軍。及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諸道朝覲節度使公主郡主等。觀擊鞠角觝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以錦綵銀器頒賜有差丙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論句藏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書省。十四年正月癸未帝御麟德殿對歸國迴鶻使宴賜有差 三月乙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宴群臣當茲令節臣等備位台司幸遭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帝執酒為飲之因擊鞠為戲群臣縱觀既罷賜繒綵有差丙戌又宴宰輔及大臣翰林學士于禁中 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軍節度韓弘及判官大將軍等共三百人賜物有差 八月丁卯帝御麟德殿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并判官大將等二百人賜物有差 九月戊戌帝御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師保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諫議御史中丞給事舍人翰林學士等賜物有差己亥御麟德殿宴親王及高品供奉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六月癸巳皇太后歸興慶宮帝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迴幸左神策軍賜中尉及左右樂人等金銀錦綵有差 七月甲寅新作永安殿大張樂觀百戲恣歡而罷班賜有差乙丑對吐蕃弔祭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申重陽節御宣和殿召郭釗兄及貴戚駙馬軍使左右中尉等赴宴賜金銀錦綵有差辛酉帝御麟德殿宴李光顏李愬各賜錦綵五百匹銀瓶盤蕃五事衣一襲馬一疋賓佐將校頒賜有差戊辰對吐蕃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十月吐蕃入寇詔發京西行營諸軍赴援甲申對軍使索日進程懷政董重質田穎劉師貞并大將合六十七人宴賜有差 長慶元年二月辛卯寒食節御麟德殿賜百寮宴帝自擊鞠命禁軍設百戲賜物有差壬辰又宴宰臣師保僕射尚書翰林學士將軍軍使賜物有差癸巳又宴將軍軍使及內官 四月庚辰命宰臣等於侍中廳宴吐蕃使 二年正月壬子對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八月壬午對吐蕃使者五十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子朔宴吐蕃使論悉諾等十五人於中書省壬辰勅蕃客等皆遠申朝聘節過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是月丙申重陽節賜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 十月壬

子對迴紇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三年三月上巳節賜百寮曲江宴九月重陽節賜百寮宴於曲江。時韋綬為太子侍讀之左書府過重陽日。百官有曲江之宴。特請與集賢學士等別為一會。從之。 玉海觀德殿注玉元兵技。 韓文公平淮西碑。大饗賚功。 獅子學饗軍堂記曰憶牙叢森。金節竹竹旗旗逆成律于下。鼓以夔骨。金以鐸鐃。丹宋翔秋雅舒拙列。綱晶體節。焰然熾矣。羽觴經至之物。洸洸騰盛之聲。均飲于年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儺擊吹鼓之音。乘勝幻怪之容。寘觀于遠邇。 李子御鎮王賦。醉百壺獻萬壽 鼓王欽賚千萬無數。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遣使押領備宿衛渤海大聰叡等五十人至長樂驛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 寶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殿宴百寮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曹尚書侍郎京兆尹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五月庚戌幸魚藻宮觀競渡公主駙馬翰林學士諸軍使與讌樂 二年二月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百官又自戊午至庚申讌宰臣師保尚書丞郎御史中丞兩省五品已上官駙馬公主等前後頒賜有差甲子詔今年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寮宜准舊例於曲江宴集 三月甲戌宰臣百寮翰林學士曲江宴命中使劉忠通等頒賜食物 九月自甲戌至丙子帝連宴宣和殿百戲皆從 文宗大和元年五月戊辰對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四年七月庚辰行幸梨園會昌殿大宴樂 五年正月乙巳是日晚行幸梨園會昌殿奏樂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宴群臣於麟德殿 七年三月庚戌麟德殿對歸國迴鶻李義節等十九人宴賜有差 八年三月甲寅上巳節賜群臣宴於曲江亭 九年八月丁丑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元殿大合樂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擴讀劉仲武每雙日入內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南詔洪龍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宴賜有差 二月京兆尹歸融因對奏上巳日曲江宴會緣初過兩公主出降物力不辦請改日帝曰去年重陽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今上巳日改取十三日可乎融受命而退 五月壬申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 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十月甲子命中人以酒脯仙韶院樂賜群臣宴曲江亭 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三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 三月乙酉上巳節賜百寮宴於曲江亭命內官以詩宣賜裴度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絹二千匹銀器、

十事二王帝弟也故賜宴特異　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謂宰執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國來朝朕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寮宴陳百戲以禮之　九年七月宰臣崔鉉出鎮淮南帝宴餞賦詩以賜之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乙丑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帝開宴大殿　天復三年正月辛未宴汴州朱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至二月己丑又宴全忠於壽春殿乙未又宴於保寧殿會鞠全忠得頭籌令內弟子送酒戊戌全忠辭歸鎮宴於內殿　元祐元年五月幸洛陽乙丑宴百寮于崇勳殿己巳朱全忠辭歸鎮又宴於崇勳殿　七月宴於文思殿鞠場　哀帝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宰臣已下常拘官局罕獲歡娛今青澤不愆豐年有望將臻上瑞宜示優恩及此芳辰當茲麗景稍令暇逸俾務遊從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選勝遊宴　五月戊寅宴群臣於崇勳殿朱全忠與王鎔羅紹威買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十八養

享　燕享二

燕享〔冊府元龜〕後唐　莊宗以天祐八年秋七月會王鎔於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卮酒為壽鎔亦捧酒酬帝　同光元年六月帝幸保寧鞠場宴洎行營將士賜物有差　八月癸卯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　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己亥宴於崇元殿　十二月丁亥宴群臣於嘉慶殿　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於嘉慶殿　六月甲申幸保寧鞠場宴洎行營將士　八月壬申幸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縱酒而罷　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長春殿丁未又宴群臣於嘉慶殿辛亥宴吳使盧蘋於嘉慶殿大臣畢預甲寅帝幸樞密使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臣至初夜一更還宮　十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丁亥宴群臣於長春殿壬辰嘉慶殿宴近臣　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戊子宴群臣於嘉慶殿壬辰宴近臣於嘉慶殿甲午命皇子興慶宮使繼岌於會節園宴蜀使許確吳越國使錢珣各賜分物己亥帝幸六宅宣教坊樂宴會諸皇弟戊午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之第縱酒作樂一鼓三籌歸宮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丙午宴大臣於中興殿是月帝幸鄴都戊申宴從官於黎陽行宮　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於行宮之鞠場諸皇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全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觝夜漏一鼓方罷甲戌文思殿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　三月帝在鄴戊戌宴于內殿丙午帝擊毬於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子繼岌河中偏將王景高行安等預焉毬罷宴於迎春殿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曹思邸於嘉慶殿　九月丙午帝於嘉慶殿宴西征都統魏王繼岌招討使郭崇韜客省使李儼諸偏裨將校　閏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見畢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預戒所司出內府供帳珍玩奇絕者別飾宮居以宴之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聽樂先是七月有司以皇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樂宴武臣於嘉慶殿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　八月乙未始奏樂宴諸軍將校於長春殿乙巳宴將校於長春殿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將盧文進及其將佐於長

春殿賜分物有差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於長春殿 三月壬子朔幸
秦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 四月戊子幸會
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 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車雷晛等於長
春殿 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統軍諸將校於長春殿 八月癸巳
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游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
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衆與歸内戊戌宴
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 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春殿各
有頒賜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
内諸司使等於長春殿 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於玉
華殿丁酉宴羣臣於玉華殿乙巳宴於玄德殿 十一月乙卯徐州霍彥
威青州符習入覲召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語移時己巳
宴宰臣學士在京侯伯親衛將校於玉華殿勞霍彥威符習房知溫三帥
壬申宴玄德殿彥威等辭也 十二月己丑宴於玄德殿兗州節度使趙
在禮入覲使召赴宴戊戌以夏魯奇趙在禮入覲宴于玄德殿 三年二
月辛巳宴從臣於玉華殿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 三月戊申宴百寮於
玉華殿丁卯宴從臣於南莊 五月辛酉幸南莊宴諸蕃客入幸西莊宴

迴鶻使召前節度使赴之 八月戊戌宴侍臣於玉華殿 九月己丑帝在
汴宴百辟於玉華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
餘人歸闕見於玄德殿使召赴宴 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
守孔循於麟趾殿 十二月甲寅幸開封府六宮從行宴崇頒賜 四年
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悅舉酒徧賜侍臣善除腹心
之疾賜教坊絹五百疋内臣進馬稱賀戊申宴羣臣於玉華殿樂作王宴
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十餘人百官就班稱賀甲子
帝歸京丙寅駐蹕鄭州宴從臣於行宮 三月丙子内外輔相在京藩侯
共進鞍馬錢帛以東駕還京請開内宴時潞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
開内宴壬午宴於長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於中興殿辛卯宴百
辟於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 四月丙午宴於中興殿 八
月戊戌宴勳臣於廣壽殿丁巳宴大臣於長春殿 九月乙酉宴羣臣於
長春殿 十一月戊辰宴勳臣於廣壽殿 長興元年二月己未宴羣臣
於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 三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臣及諸道入覲節
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宮辛未宴入覲節度使於長春殿
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 六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八月

戊申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乙亥
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 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宰臣親王内臣及
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賜侍宴臣寮至晚還京 五月
癸酉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二月己巳宴
近臣於長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 四月宴羣臣於長
春殿 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 四
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月壬子新授汴州節度使趙延壽赴
鎮宴於廣壽殿餞之 十一月甲戌宴餞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
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子宴將相百寮於廣
壽殿 三月丁巳宴羣臣於長春殿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
百寮於廣壽殿鞍勒金帛有差 五月甲寅宴羣臣於長春殿壬戌平盧
軍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諸將歸鎮宴於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數
萬計 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綵銀請開宴近例也 二
年三月丙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奉據
賜獻壽日之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
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請開宴 六月己卯鎮州董溫其獻絹千匹

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請開宴 晉 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宴羣臣於廣
政殿賜物有差 八月己丑宴契丹興禮使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四年
三月乙巳宴馮道等於廣政殿使迴故也丁巳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
差 閏七月甲戌宴羣臣於廣政殿壬辰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八月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二月己酉宴群臣於永福殿庚寅御明
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玉斧蜀馬 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
永福殿 八月甲午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辛亥宴東平王楊光遠
於萬歲殿禮賓使王彥章護聖指揮使何神通以蓄歌唱和各賜物百段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於永福殿
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永福殿 八月
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 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
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 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
軍行軍副使于畫堂 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
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于文思殿諸道進奉使亦與焉 十二月己巳習射
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豫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開宴召新
鎮州杜威新涇州王周并應鎮州行營轉運使刺史諸軍都指揮使至副

兵馬使悉赴馬賜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開宴　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　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　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丙子宣廣晉尹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弟以御厨教坊樂宴召見任前任節度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　開運三年二月壬午幸南莊命臣寮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　五年辛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夜分方歸內　八月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　漢　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鄴在御營開宴召從官等　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從官張宴　隱帝乾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舉樂獻銀絲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入覲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晏而罷　周　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羣臣於廣政殿　四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　五月壬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　八月乙未幸班荊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始舉樂　十月壬辰太祖幸

城南園賜從官王饒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　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勳臣於廣政殿　三月庚申幸城南園召宰臣近臣諸統軍射已卯宴羣臣於永福殿　五月帝親征兗州庚申至班荊館賜從官酒食甲子次成武宴從官朝覲藩帥于行宮戊辰至兗州城下庚午宴從官將校於行宮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　六月丁亥平兗州迴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絹請開宴戊子宴從臣將校於行宮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進奉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奏樂午時宴罷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　八月丙申宴羣臣於永福殿　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郡守諸軍將校於廣政殿　十月丙戌幸南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摑家院召近臣賜酒食又射於後園　十一月庚申內園賜諸軍將校射　十二月己亥宴於廣政殿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甲寅召宰臣大將射于內毬場帝先中的臣寮獻馬上壽射罷各賜馬有差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於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于廣政殿

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月丁丑幸城南園詔從官射申時還宮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　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軍大將於廣政殿趙暉獻上壽馬十匹金酒器百兩乙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五月甲申宴將相於廣政殿己丑宴在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壬寅幸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七月丙戌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丙寅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丙辰幸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　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己未復宴從官於行宮　六月庚戌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七月征河東還甲戌宴文武臣寮於永福殿　八月甲辰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暮還宮癸丑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　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壺而止帝因曰朕在位已來不聞臣下有辭者豈朕之方嚴邪臣下畏慎邪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已

來至甚寒沍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任以無功及民何以仰答天貺雖稍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勞不然親當矢石爲人除害猶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爲賜御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十月庚午召宰臣樞密使節將已下觀射於苑中　三年正月己亥宴於金祥殿賞西征之功也　丁未帝發至陳州宴從官於行宮三月親征淮南辛亥宴於行宮文武從官及江南進奉使等悉皆預焉　五月辛丑自淮上還次宿州宴從官於行宮　丁未次宋州東京文武百寮來見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宮　十一月辛卯宴於廣政殿　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起今後每遇入閤日宜賜廊食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於行宮　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於行宮　四月南征還次潁州宴從官於行宮丁卯次圍鎮宣大武從官及迎駕百寮置酒行宮　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　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既罷賜百官廊食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馬命中黃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腆　九月庚戌宴百寮于廣德殿　十月丙子南征至宋州宴從官於行宮　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宣宰臣及從官已下就城樓各飲以酒　十二月丙辰宴從官于行宮戊辰次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宮甲戌又宴從官

於行宮。五年正月丁亥，宴于行宮。壬申，帝以楚州平，受宰臣已下稱賀畢，宴於行宮。二月癸丑朔，又宴於行宮。庚申，至高郵縣。癸亥，宴於行宮。庚午，在揚州，宴於行宮。三月庚子，以江南內附，文武從官稱賀，宴於行宮。辛丑，宴於水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豫焉。庚戌，宴從官及江南進奉使已下於行宮。四月壬子朔，駐蹕揚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人俱來。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宴于行宮。江南偽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駐蹕揚州，宴從官及江南吳越進奉使於行宮。己未，次泗州，宴從官於行宮。甲子，至宿州，宴從官於行宮。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望日宴百官於行宮。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五月丁亥，宴文武於廣政殿，迴鶻達靼進奉使亦預之。是月壬辰，帝指侍臣曰：向來此所進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群臣食物，並須預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外。閏七月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于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復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諸道進奉使於廣德殿。丙申，宴于廣政殿。十二月乙酉，宴於廣政殿。

年正月壬子，宴於廣政殿。庚申，帝命諸將大射於鞠場，既而宴於講武殿。乙丑，命諸將大射於鞠場。二月庚辰，宴於廣政殿。三月甲子，宴於廣政殿。壬申，復宴於廣政殿。四月帝北征，戊寅，至澶州，宴從官於行宮。癸未，次博州。天平節度使李重進見于路左，是日宴于行宮。辛卯，至滄州，宴從官於行宮。五月丙午，至瓦橋關，宴從官於行宮。乙酉，還京，賜百官及諸道進奉使宴於迎春苑。

宋　宋史禮樂志：宴享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慈惠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禮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仙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雞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帘，垂香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床、酒器於殿東北楹間。群臣盞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侍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朵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將以上，分於兩廡。宰相、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朵殿而下皆緋緣毛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詞謝，宰相外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並設秋宴于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群臣當坐於朵殿而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分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

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夫大眾之餘杖為盛饌，計一飫所費可數人之屬，殿兩將校單武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蓋侍宴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常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三院御史並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朵殿，自餘依舊。十二月，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況屢頒於條令，宜自顧於典刑，稍立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喧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朵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失禮容，即送所屬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內宴臣
僚軍員并祗候使臣等並以前後儀制曉諭務令遵稟違者密具名聞其
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
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託故請暇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天禧四年直集
賢院祖士衡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後再坐則羣臣班于殿
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
見大宴宗室先退允爲待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預再坐欲望
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慶曆七年御史
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
糾舉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
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
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
一百七十八人御廚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庫二十人內衣物
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鈴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一十六人
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
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灑
掃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觀步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勾押官
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八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
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受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
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七年九月詔
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幕
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嘗卑爲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
奏其事故有是命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
相王珪等率百官筵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
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
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八年詔罷獨故事大宴
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
覽先帝史冊甫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
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三年六
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親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
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殿試舉人尚書省火禁中祈禳邠國公主未葬皆
罷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于閤門朝堂升殿官雖假故不

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
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宮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凡
外國使預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進
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於東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於
朵殿夏州押衙於東廊南頭歇空坐七年龜茲進奉人使歇空坐於契丹
利之下其後又令龜茲使副於西廊南赴坐遣奉押衙重行於後瓜州沙
州使副亦於西廊之南赴坐其餘大略以是爲準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
英殿春秋大宴儀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詣東西殿庭相向立皇帝出御需
雲殿閤門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以下通班
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閤門官升殿攝左右軍巡使轄笏起居訖摯
鞭執仗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鐘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
喚訖分引群官橫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
訖俛伏興復位羣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席
前相向立朵殿兩廡官立於席後有遼使則舍人引大遼舍人西入大起
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
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醆人謝升殿再拜內侍
進御茶床殿侍斟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祗候東上閤門官詣御坐奏班首
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
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醆授班首少監啓醆
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盤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
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
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盤奉詣御前西向立
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退
虛跪興授醆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酒羣臣再
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俟贊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受酒宰相次
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並殿中監少監進羣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
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上食典奉御進食
太官設羣臣食樂作賜祗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五典
御進酒樂工致語羣官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
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俟放
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
上閤門催班羣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

再拜又再拜就坐內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皆如上儀若宣侍飯即隨所向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欽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拜訖分班出閤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集英殿欽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醆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訖復坐飲並如春秋大宴之儀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有司遵守更不創造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過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門禁諸色祗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絹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然大宴視東京時則亦簡矣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于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太祖建隆元年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于河陽行宮又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馬以賞澤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從臣於玉津園乾德三年

七月六日詔皇子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泛舟後苑新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群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宣詩令侍臣屬和後凡曲宴不盡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作樂二年八月七日再燕用樂二月梅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舉樂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稼于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制御書及嘉禾園賜飲是日皇子從游四年

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及延舉馬拯觀內苑穀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華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仁宗天聖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宴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日宴宮中朕數四上勸皇太后聽樂王欽若以問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明年上元節乃朝謁景靈上清宮啟聖院相國寺還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召命婦臨觀及春秋大宴歲為常夏觀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官或射不為常皇祐五年後苑寶岐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以種麥庶知稼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為之常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為飛白分賜下逮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字刊石于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霑醉至暮而罷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

錫宴而有託詞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自今宴設群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詞仍令御史臺察舉二年八月實錄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制於未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元豐五年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靈宮祠官于紫宸殿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賜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錄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詔令移用它日以國有故宰臣請罷宴故也大觀三年議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上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閤諸司排設備東上閤門附內侍奏班齊皇帝出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橫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舍人贊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

下常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次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酹酒訖閤門諸御坐
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贊再拜班首奉
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
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儀準此尚食典奉御進食
太官令設羣官食酒五行若宣示醆即隨所向閤門揖稱宣示醆躬贊就
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贊再拜内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
横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上巳重陽賜宴儀其日預宴官以下並
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
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勑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
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
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
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
而退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十六日帝御廣政殿宴中書門下端明
翰林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
軍將校諸道進奏使外國蕃客酒九行而罷八月二十三日大宴廣政殿
上海八月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九月辛丑宴近
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準上所命四
年八月十一日宴廣政殿乾德三年九月十九日開寶三年九月十七日
五年九月六日六年九月十三日七年九月五日八年九月一日並宴大
明殿太祖朝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止設秋宴二年九月以昭憲皇太后喪
罷三年九月以脩大内十月十九日大宴廣政殿四年九月十一日大宴
廣政殿始奏樂昭憲皇太后喪制終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
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謂之飲福宴三年三月一日大宴廣德殿時長春
節後來賜宴會孟昶降表使至故緩玉海四年八月九日辛丑宴崇雲樓
開寶元年七月二十日河東旋師大宴大明殿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
節度觀察襲衣金帶四年五月一日受劉鋹降大宴大明殿鋹及江南兩
浙泉州与城三佛齊進奏使皆預九月以郊祀近罷十二月三日以南郊
禮成大宴大明殿九年四月六日西京南郊禮成大宴廣壽殿賜親王近
臣列校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有差賈氏談錄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悅
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
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
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盡歡飲而罷　太宗玉海太平興國

進士賜宴　二年正月戊辰御講武殿覆試進士[illegible]官家正以下不第始分
甲次庚午詔諸科賜[illegible]開寶寺[illegible]詩二首賜之唐時禮部放
榜後[illegible]曲江號[illegible]喜宴五代[illegible]中官主之上令
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覆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為
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為定制[illegible]賜諸科及第始將
宴於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及第[illegible]始就瓊林苑
賜宴舍法行改賜于辟雍[illegible]紹興十七年十一
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行舊制賜聞喜宴於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
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　二年十一月九日帝御大明殿宴親王及中書門
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州進
奏使吳越國契丹西南蠻渤泥國使酒九行而罷始許羣臣舉樂會冬
至交朝特設此宴三年三月二日大宴大明殿五年三月七日六年三月
十一日七年三月十一日八年三月十日九年三月二日雍熙二年三月
二十八日三年三月五日四年三月四日端拱元年二月五日並宴大明
殿淳化元年三月一日二年三月七日三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十二日
至道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年二月五日並宴含光殿太宗朝以乾明節
在十月故止設春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四年二
月以親征太原罷六年十二月九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端拱二年
三月詔罷淳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真宗咸
平二年九月十一日帝御含光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十日四年九月十
一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十五日景德三年九月七日大中祥
符元年八月十七日二年九月六日五年九月十九日七年九月十三日
並宴含光殿八年九月十日天禧三年九月十四日四年九月四日並宴
大明殿十一月十一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宴
含光殿四年三月十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三月十四日大中祥符五
年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九日八年三月十九日並宴含光殿九年三月
七日天禧二年三月六日三年三月六日並宴大明殿　真宗朝始備設春
秋宴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景德元年春以明
德皇太后喪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宴含光殿以明德皇太后喪不舉
樂九月十一日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亦如之十一月十六日以南郊禮成
大宴含光殿不舉樂是後南郊罷宴唯賜福酒而已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大宴含光殿始用樂明德皇太后喪再期也四年九月三日大宴含光殿

以章穆皇后喪不舉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以賜酺罷十二月八日以東
封還大宴含光殿二年三月以賜酺罷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
殿前一日大風夜漏未盡徹雨及旦景色和霽亭午有黃赤暈環雲如花
聚為五色鶴數隻飛翔羣臣在席莫不聳歎九月十三日以雨罷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並賜酒食諸司賜與如例四年三月十三日車駕駐西京大
宴大明殿四月十三日祀汾陰禮成大宴含光殿帝作慶成開宴七言詩
羣臣皆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雨罷七年八月五日以奉祀禮成大宴含
光殿九年八月十七日詔以愆雨罷 天禧元年二月以賜酺罷九月十
三日詔以蝗災罷二年九月以賜酺罷四年三月十八日大宴會慶殿內
出牡丹花分賜羣臣帝作紫牡丹花賜花七言詩命近臣和 仁宗天聖
二年九月十八日帝御會慶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
二十五日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七年九月二十日八
年九月二十九日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並宴會慶殿景祐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寶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慶曆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六年九月

二十二日皇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年九月十八日四年九月二十五
日至和元年九月十八日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並宴集英
殿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畢大宴會慶殿三年正月十一日大宴會
慶殿四年正月九日五年正月九日六年正月九日七年正月九日八年
正月九日九年正月九日十年正月九日並宴會慶殿明道二年正月十
日景祐三年三月九日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慶曆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年
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七日皇祐二年三月十八日四年三月十九日至
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三年三月十八日四年
三月二十一日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並宴集英殿十年九月以大內火罷
明道二年三月二日以耕籍禮成大宴集英殿九月以章獻明肅皇太
后喪罷 景祐元年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喪罷春秋宴二年九月十三日
始大宴集英殿以雨午時罷四年二月十七日詔以莊惠皇太后祔廟方
畢罷 寶元二年三月以魏國夫人喪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
風霾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以豫王喪罷 慶曆四年三月以燕王喪
罷五年三月四日詔以安國夫人在殯罷七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歲旱罷

九月七日詔以河北水災罷八年三月二日以雨罷八月二十三日詔以
河北京東西水災罷 皇祐元年三月六日詔罷二年八月十三日詔以
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二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十三日詔
以三聖御容遷發罷九月八日詔以郊禮近罷六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日
食罷至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帝不豫罷八月三日詔以恭謝近罷
嘉祐元年九月十八日詔恭謝禮成以十月五日賜欽福宴後以來諸神
御殿恭謝罷四年八月十五日詔以祫饗近罷十月二十六日以祫饗禮
成大宴集英殿六年三月十七日以宰臣富弼母喪罷七年三月十七日
詔以久旱罷七月八日詔以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
集英殿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以霖雨罷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帝御集英殿大宴羣臣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
臣于垂拱殿修撰檢討官預九月二十四日上御集英殿大宴羣臣三年
九月十五日五年九月十三日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八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八日十年九月十九日元豐元年九月
二十九日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並宴集英殿閏十一
月五日以皇子生大宴集英殿二年二月二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二

十二日六年三月二日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十三日十年三月
十七日元豐元年閏二年三月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二月十八日七
年三月十八日並宴集英殿四年三月十七日詔以陝西出師罷春宴十
月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玉海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兩朝國史成
宴垂拱殿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羣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
侍于御座之側左僕射王珪率百官廷賀及升殿上令珪與王相見久之
王乃退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二月十三日詔以南方出
師罷春宴元豐三年以慈聖光獻皇后喪罷春秋宴四年亦如之五年九
月以帝不豫罷秋宴七年九月十四日大宴集英殿以帝服藥酒五行罷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九月十四日七年九月
十九日並宴集英殿三年二月十二日以雪久陰罷春宴八月二十二日
以魏王出殯罷秋宴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時雨稍愆罷春宴十月八日以
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欽福乙五年三月十八日以時雨未足罷春宴六
年二月十二日以三月集英殿試舉人罷春宴秋闕七年三月十日大宴
集英殿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元符元年三月二
十三日二年三月二十日並宴集英殿八年九月以宣仁聖烈皇后喪罷

秋宴紹聖元年二年。春秋宴亦如之。三年三月二日。以尚書省火嗣濮王
宗綽喪罷春宴。九月十三日。以鄆國公主來薨罷秋宴。四年九月。以基出
西方罷秋宴。元符元年五月十一日。以受寶畢宴紫宸殿。九月二日。以霖
雨罷秋宴。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徽宗政和元年。三
月十七日。大宴集英殿。七年三月一日。八年三月八日。　宣和二年。三月
十七日。四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六日。七年三月九日。並宴集英殿。餘並
闕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詔罷春宴。是月九日崇恩太后崩。五年九月八日。
宴集英殿。宣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七年八月二十
七日。並宴集英殿。餘並闕　孝宗乾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宴宰執以下
及金國報問使副于紫宸殿。二年正月五日。宴宰執以下。及金國賀正旦
使副于紫宸殿。自九至九年同。　玉海淳熙二年。五月辛卯。賜輔臣燕于
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其後世亂。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
沈論用人。不可分朋黨。與須當宣公。又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上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崇御等奉起謝　又
洽釣臺之會。周武在鎬之飲。易有需宴之象。書紀崇飲之篇。周歌宴鎬漢
樂横汾。九嬪為臨。五穀為豆。四瀆為杯。有卿速觴。酒駕方軒。千鍾電輪。萬

姬呈瑞。海鼎奔虬。天開瑞旺。日麗鐘呼。瑞呈雲集。搏姬呈陳。宮雲上覆。湛
露下滋。置酒乎顏天之臺。張樂乎縣萬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拔
居遠春。金鼓迭起。鏗鎗闐鞈。洞心駭耳。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食元氣。酌太
和。雷灿雨霈。思鴻涤而澤江譏。痰伶陳陪。金貌在廡。威奉耐舞。畚勤那旆。
上曆萬壽。下從百福。　五廷之室。九九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中鐵
鐵。文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踧踖。蟻衆單出。鶴舞膳膰。率禮無
失。羊鳳栖梧。丹鳥在藪。為祖孔碩。或燔或炙。為主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
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旅楹林林。鍾鼓既設。舉觴迭進。反爵斷斷。壁上華
光。皇恩寖洽。聖澤天浮。百末十酒。酌彼金罍。亦既醉止。子孫繁衍。忠過加
蓬。恩侵巨體。天錫難老。如岳之崇。含和吐氣。頌德詠仁。外暴百品。酒正六
物。台鼎貴危。天星奉酒。羣后戾止。有來雍雍。豈有萬億。旨酒千鍾。禮儀卒
度。物有其容。斷斷庭燎。嘒嘒鼓鍾。禮元樂備。蕭韶九成。燁燁歡酒。醉而不
亂。賓之初筵。攜攜濟濟。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觀順養正。降福孔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者。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之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群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跨帝室。爲事兀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洲樵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饒州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徐誼。權工部侍郎。溫州。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兼

侍講。婺州。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撫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呂祖儉。太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溫州。楊方。秘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荆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郢州。臨江軍。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吳獵。監察御史。潭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讜。添差監左藏西庫。臨安。趙汝談。前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校書郎。溫州。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汪逵。國子司業。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溫州。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溫州人。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李𡌴。校書郎。蜀。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孟浩。知湖州。常州。趙鞏。秘閣修撰。知揚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晉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士人二人　蔡元定。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贈迪功郎。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秀巖李心傳
朝野雜記所編攷偽學人京鏜。右丞相洪州何澹。樞密廬州劉德秀。諫議
大夫洪州胡紘。御史廬州倪思。尚書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劉三傑。正言婺
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諫平江陳賈。兵部侍郎舒州楊大法。侍御史婺
州張釜。大諫鎮江錢象祖。參政台州葉翥。尚書廬州許及之。樞密溫州張
巖。侍御楊州諫讜。侍郎興化軍傅伯壽。侍郎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
高文虎。直院明州張伯垓。察院秀州鄧友龍。察院衢州康師旦。吏部侍郎
平江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丁逢。川泰都大常
州部袠。司直秀州王沇。轉運使錢鍪。衢州宗余嘉。許州教授潭州趙師召。
迪功郎張貴謨。處州黃掄。 鄭丙。吏部尚書淳熙間。林栗。福兵部侍郎
淳熙間王淮。婺丞相淳熙間。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
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爲親屬
請効力。遂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
許之。命乎侂胄復入。令使喻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緣此自謂有定策功
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
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

得爲本宮講官。踐祚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
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先積已寓其意云。陛下嗣
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
開。其弊豈可復塞。來數內批逐首相留正。熹在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
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
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蒙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
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胄之姦。適龜年
出護使客。侂胄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
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
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
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請泄。又以內批斥去。熹不
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略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
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
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
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
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
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隳其
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
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
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
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今典。厚
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
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
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
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
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
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
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
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笑。熒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
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

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
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
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
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馹面奏乞
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
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
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
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
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閤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論言將
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
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
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有若正人盡去。
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
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
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

禍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請劉于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
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
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關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
節度使吳琚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
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欲旨樞密院
羅點慰解之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遺人諭侂胄侂胄
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疏且不虞其奸
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光祖與臣有嫌
令光祖入臺須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內批御史中丞蓋侂胄與
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癸已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
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內批
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
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遣達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汝愚引
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
置彥逾愈恨之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為
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邸舊臣上

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
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附和詆正人如寇
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
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
遂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
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
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宜押是
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
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
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力陳悃愊祈避煩言起居郎
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
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
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
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
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
命今其職名奉祠社門者答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
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
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
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忘在無君其罪當誅
姑從寬貸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
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
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
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
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興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
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
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
子之際懷不自安故然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始沐所言則以為汝愚
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
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
道路籍然以為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
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莫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攜權國勢陛下

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
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
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
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為利上下安妥乃有
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恫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
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稍加寬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
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寘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
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
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
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
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
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
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為至寡聖
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馹依已
面諭施行未幾馹罷知泉州工部侍郎袁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
生押送貶所宏中衜仲麟範皆福州人諸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學

校忠鯁有聞扣閽之事皆其屬藁同日季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
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
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
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
乾道間以不受曾覿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
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誠善類六月
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
司業汪逵入劉辯之德秀以爲之言逵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
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頤傳孔孟千
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
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
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詆毀之者然猶未敢
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
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
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贓放肆乃入其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僞人也於是儉
壬險很很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
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其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
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
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糜師旦建言請考覈其僞遂除左司員
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
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
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
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
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
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
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賈禍熹不
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
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
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
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歿于衡州汝愚既責零陵
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逐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迪功郎趙
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訃聞有旨復元官許
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
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
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夏六月乙
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屏斥姦回然
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
心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摹乃除尚左郎官中書
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
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令後給舍
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
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
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
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
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
圖爲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
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任進擬遂遷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
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行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
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
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
憸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監察御史
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
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
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
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
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
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
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
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
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于朕獨爲之泣涕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
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
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稱其講論
之能曰翁季錄有益引以自匹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
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晤其殁也祭云以精詣之識
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益深致其哀熹嘗謂
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
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
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
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
之故是時有未熹唱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卿袁
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六月癸卯言者
又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
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
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澧州醴陵知縣而去
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變

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三傑除
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
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
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取家狀必欲書
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榮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
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
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關陞及
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黄由奏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阿
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沇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
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
主之說結爲死黨顧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高中書
舍人高文虎草詔曰頼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内禪陰謀壞
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滋
兹弗廸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誓弗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
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

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伲于國
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
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
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
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
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特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
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寧鍜京鏜何澹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
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建補進義校尉用建証吉
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建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
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筆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
建排日供具証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
送大理時侂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
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抽歸黄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
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
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

主其事侂胄取録黄歲之事逐格既而諫官張釜諫自強御史劉三傑張
巖程松連跡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鍵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爲凶
險侂胄未順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爲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
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者好惡出於一時是
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
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
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鄭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
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畧曰道與學自
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
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儒之
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
周筠韓氏之廝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
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
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
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
将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

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赦後五日丙子乃批旨云吕祖泰挾私上書語
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祖泰有當誅
之罪今縱不誅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
百真決先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綽之五世孫
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氣義既得罪士大夫多之者無悔色侂胄猶懼
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與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胄
計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
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
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
中聞之悚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壁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
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鬬遂捕治之
太學生敖陶孫者為詩以弔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
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微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
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疐傷
姬旦漁父沈淪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
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今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

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遺逸人才之初審
其邪正而毋使乎攙駁十二月甲子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倡以
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國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
長惡弗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從之庶遠邇咸知懲創宿道向方
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偕葉賀孫蔡沈九人在側沈
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
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冬
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守則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
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偽
師朱熹之葬臣聞偽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
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
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嘿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
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
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
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
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劾撿
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
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盡願於聽言
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
舊職致仕先是吕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
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
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
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嫚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
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偷德避難者
熹笑而不荅與學者黄榦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
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
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嚞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
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
人知熹不崇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
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偽學之禁為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

牢不可破鏜澹秀皆江西人鏜淳熙中以撿正報謝虜廷國爭撤樂孝宗
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人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
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為刑部尚
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為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
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為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
請為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
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為侂胄鷹犬
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繞為進奏院未為人所
知趙汝愚時奉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乙卯六月
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
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
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
紘遂以藁授沈繼祖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
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
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嚞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
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
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罷吏部侍郎七
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
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料儉盡去侂
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
執後之禍者侂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趙汝愚褒因衆論嘗掛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
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
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
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殁已踰年
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
二月制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
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爲富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
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
有越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
擢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遂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見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
僧以屈膝侂胄測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
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
後至閽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
書屈膝執政傳以爲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
牙儈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
莫知所爲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
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顧某忝爲赤縣
職所當知故爲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
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司遷監察御史踰年
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
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
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師屬貶官責詞有處
污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
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
冠四枝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

胄患之趙師𢍰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
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右左以告侂胄未
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
語侂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且是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
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胄嘗與
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眞田野氣象所惜者欠鷄鳴
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
後師𢍰坐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
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
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製凡
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
人謂之月課者猶及壓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
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棱
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
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果者皆以
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

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揣蓍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
曰某爲儀同擘茶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擘茶一甌而已餘無事也
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
曰吾貧旅費盡闕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
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閑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
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令傳令先召知丞侂胄命設褥
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皦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先生
老儒沉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
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
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綠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
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諱其所用知自強之徒尤貪鄙
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至督吏請覓鑰
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
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者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
謂不羸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殺檐仗遂
去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妾於大可驚

須當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遺萬緡已而饒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
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天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
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
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
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踧踖後旬日竟除掌
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
回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光耀
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
果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侂胄
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
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尚
書獻紅牙果卓十位衆以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擋十副光彩奪目
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士無以
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
慙阻丁卯歲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
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嘉國公陳自

強恭遇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筭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侂
胄頃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令留俾師旦行侂胄滿歸復還府
下丘崈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侂胄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往
依之侂胄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内用隨龍
恩得官侂胄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
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受妾曰蠙
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
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子
陳韡總蜀計爲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
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侂胄家蒼頭
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
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
之志朝廷不許侂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
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
乞付之元老大臣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
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胄除平章軍
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
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
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
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
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
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
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
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胄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
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
之衆討曦誅之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胄
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
宮大臣定計侂胄伏誅御筆韓侂胄罪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
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
善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
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

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夜往其府
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
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車以出
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
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
俄而侂胄前騶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
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
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
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
五日丁丑責侂胄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
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
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
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籍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
司人若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司所多之
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
東憲臣監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業時殿中侍御史黄畸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
僭上不道乞梟其首傳置之淮甸積屍藁家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
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斬侂胄梏取其首送江淮制置
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擢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
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胄既誅趙汝愚之大
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謚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
復元官賜謚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曰文又詔應前後言
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録其後黨錮諸臣
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録上書六士楊宏中徐
範張衜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傅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
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
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
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
今是非已定爾則狙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
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
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
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顒程顥程頤張載朱
熹列于從祀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
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寘遂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
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褒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
傳以正學爲僞學攢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淋行凶燄日熾交通賂
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僭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
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札出軍事既
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歷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聞白方
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
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
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牢

相以下罔罔走趍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
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
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
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
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
圖危宗社歲夏出師公遣赤子膏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
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共相曦之叛逆誰實使之
方曦之叛蜀人盛傳虜封侂胄爲吳王又許侂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
之。有司籍錄其家多有來與服御如居用不圖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
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揆其檢悉雖寸斬之不足
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斷害善類不遺餘力
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録用襃贊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
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 原本缺 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
御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
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羅兩府而甦儉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
君子之壘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侂誅不止焉君子謙守儉德
之初心圖既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
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揮斥經世之念則其思猶
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　阜陵二十
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奉而予之詎曰不可抑開禧之事
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冀之可不可也　文
公夢奠語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
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
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
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
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
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
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
善類其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其酷
且深也予既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養

黨　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　嘉定改元真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責直以清修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于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己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慈福表姪而囑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還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闕

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槍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同發其姦彭護喪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謀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闕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今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屬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峩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進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驟臣亦欲陛下與去侂胄求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自以爲除天下之不附已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黥而竄禍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辭待制草制詞云云謂盜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廷如慢小廷如篇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辭職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云云噫厭承明旁侍從既違靖衆之班歸鄉里授生徒任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部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詞二年冬十

月癸酉詭職罷祠臺臣擊僞學至榜朝堂來歲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已集所載爲胡紘今以六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前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脩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者利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爲建寧米白甲于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麤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屢被召命偃蹇

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娃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恃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卻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式負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率伍搜
取捷爲路。所過蹂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
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闤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
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
折肢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
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
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
殺。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
敗。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
界。千里蹂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
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擴范梁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
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
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
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
已可乎夫篤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
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慝也耶昔

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
者也猶能坐去之而況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
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
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錮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
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
以孔孟爲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具
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尋於
句簡始知麗於丹書竊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
洪休捧戴奚勝感藏罔喩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
誤三朝之眷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畧無可
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
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不謹於彝
章遂自投於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
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背
胝。矧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容首從
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衿之明訓僅許卒逐於餘生是宜衰涕之

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衣止
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蒙獲逃竄
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
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省劄而掖垣竟不敢草論詞云以蔡季
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
中書舍人。三月真除。權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
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
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草澤易阜陵之卜
誣以爲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爲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
陽參。儲公用。序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東書云。儲
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
甚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
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腐髡數日。前已
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
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
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殁不

忘處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歸
葬公以文侑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
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
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
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
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
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
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
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
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僞學爲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頗居
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雜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鮑廷老書云中間道
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學又責保
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
不以公殁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
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獵與諸公行之。噴
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爲水心先生門人而吳人審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四吳且聞者。初。徐誼以忠被讒。從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爲薄誼罪者。一日侂胄文字寧。忽數誼書侂胄發出黠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韋孔誼衆爲懼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采造險語且欲移陷良久人入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据曰太后。語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壯藁。然事關宮闈聯晚感至於雖韓氏亦不知吳公据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安考。韓已漸疑据陰援道學至語其兄有二哥吳於韓爲中表其位爲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祈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据曰。二哥肯爲侂胄入蜀焉萬里之行否据對以吏萬里据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据亦以他郡去据謚議云持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黨之害公。惡偏論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据堯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爲韓甥畧不趨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録又云與公

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殺會价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揖而論語墜地韓爲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請其父書。當文公之禍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修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携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别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 獨躡屩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爲誅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屬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爲之類者已惘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或未嘗爲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纔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講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奥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齟齬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德及文公之時特黨禁莫之敢犯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謁鄉守傅伯壽盡傳宏

傳之黨。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聚君實腫軒集 讀慶元黨人家乘蜀中游公韓仲鴻景仁叔南書之父群偽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至暮植黨人碑。楚衆齊難勝劉安危遂危抵龜公贊決幾事併先知。翀超忠定公之寃。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説伊濂天直斯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戰群僉。爭朱文公之去 石顯權傾帝。張侯勢通王。群孤爭伺夜丹鳳獨鳴陽閶闔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實紓重噬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 侂怒如闞虎嘬謀比井蛙。公手持一死國爾自忘家。庚亮塵難汙劉與賦莫加。脩名與婞節皎皎玉無瑕。科吳儀之器。 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顯位千載揖清風韓呂多孫子貞毋忝乃翁。 時流甜冒貴雅道冷如菰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汙隨寵媚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泚額無。聚元憲公集 讀黨人篇 陳著推席偏憂國孟國襲頭不祭神一自太官供賽具皇天無意福忠臣。

酒黨

東漢書 桓彬傳。彬爲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文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書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

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阿黨

隋書 何妥傳隋文帝時妥上八事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 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爲儒服目曰江西呂巡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選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横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憚靜媸默。亦不免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黨

記纂淵海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記檀弓。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韋貽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

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爲服。舅母則夫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敎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通鑑唐紀。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疏一陛下天性好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濃。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愚。崇者議積位厚者蒙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令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潛陽。河洛汎濫。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愚寵深過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顧抑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妻黨 記纂淵海。劉穆之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爲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 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爲顯官。嘗詣導。會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鄧訪與妻於不協。欲陷之。爲飛語。訪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模充之弟。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黨 故事備要。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詰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俸均親黨 宋史崔與之傳。與之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俸餘皆以均親戚。

親而不黨 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黨 宋史韓贄傳。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兩漢蒙求。申屠蟠字子龍。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徽忍辱之于。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羅黨 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闔省吐舌。兄弟羅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 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 顧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

妖黨投水 晉書孫恩傳。孫恩爲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 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

手鋤姦黨 趙希循會心録。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眞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庸君也。

招降餘黨 宋史列傳。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爲食。邦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擄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除賊餘黨 宋史列傳。李光擢吏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擄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 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爲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弼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錢祥濮斗南王德明。皆嵩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 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懼通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 後漢書鄭衆傳。衆肅宗時爲中常侍。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僞學逆黨 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亟除沈繼祖

臺察羅祖經桑十羅落職罷樹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錮 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遂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兵利害曰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太原俗黨 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 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丁未始范諷貴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貴授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數輩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躋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 道學名臣言行錄三有淮呈程顥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為蜀黨所擠至翁貴耳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先道之明未能免爲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偽

許洛兩黨 墨莊漫錄許洛兩部新黨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查籥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 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卿黨魁 小說蒙求唐文宗惡朋黨曰衆以楊虞卿爲黨魁知否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卿實李相宗閔所薦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好官德裕折之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黨 宋史宋準傳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當懸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

宦者非黨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但令革弊之初不當置之桀摭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互指爲黨 宋史劉禹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蔡於紹述之說崇吾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爲黨崇寧指元符爲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爲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焉

願入朋黨 涵水燕譚錄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侍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 宋史尹洙傳洙爲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官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爲掌書記

恥不豫黨 西漢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爲人多意氣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廣休不黨 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爲人不黨 劉向說苑晉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

守正不黨 南唐書嚴續傳續字興宗又可求善善書爲其相續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仕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爲兵部

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

亡人無黨 國語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

獨立無黨 宋史列傳呂午升監察御史嘗言周癸不出兵應援蔡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蔡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蔡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 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爲御史中丞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從衡之黨 韓非子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忠言無黨 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傅察院啓　某官忠言無黨循國人取于之公直道事君得天下是非之正

和而非黨 後山理究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爲有守有咸有像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知一遂以爲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黨正 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爲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爲黨者以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爲也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升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恍解黨正而已兼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春秋祭禜亦如之禜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云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均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

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三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雖杖不入是也當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當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當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遵豆有加故不得遵豆稱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

三時。務在田野。閑於齒序之禮。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
長養老。卽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
老。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數並在之日
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七十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
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亡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
其義其意。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上
數之言出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此於儀禮篇中。鄉飲酒
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
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
來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
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
作樂。前入士來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優樂賢也。云士旣
旅不入。注云。優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
夫樂作不入士旣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
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賓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
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同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
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
其上者旣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
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
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
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
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
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
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
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
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
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
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
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
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
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
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
齒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
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
民者賓也。非故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皆禁之。注其黨
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黨又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而致師釋曰此亦
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當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
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師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
吏而致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
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
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
藝。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
藝。鄭解書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
卽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
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
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
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
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
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爲小耳。及大比亦
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文 宋陳舜俞集黨說曰蹠之
徒必憎孔墨桀之民可使詬堯禹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
於黨顧其勢如何耳衆勝寡強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
蔡不能害周公強不勝弱也夫衆寡強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
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此
之謂也今有人焉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焉百
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能察其勢夫上有察
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堯舜是也三苗驩兜鯀共工同
處於朝而堯不害爲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爲知人其勢可不察乎
仁不衆不足以愛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
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澀之如海而無不齊而

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矩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萬務理矣同其言
使應之如塤篪和之如琴瑟而大道白矣協其力如機之在矢如輻之在
轂而底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
以害君子行睽乖之政以亂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欲起而民無所措
手足棄市以耦語族人以緣坐此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
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名家相枕以死冤痛之聲天下囂然可不戒哉
今夫朝廷以保任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闕汲引之路士有相
稱譽之義是以垂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育於太
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
則盛衰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爲則當天下之責者不得不引其
類而聚之惟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秉照照然鑒悟衆排帖息
納用一新巍巍乎堯之爲君未始過也夫大厦之構非一木良裘之成非
一腋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
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
之懼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爲黨說夏文莊公集宰輔部賣
黨爲序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仕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巖廟
之上高議棟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
沃爲憂以裁成爲任宜有膚回蒐慝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式文
通於巷職咸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
痛於生民宜乎聞實興刑以謝天下焉古今源流至論程氏黨論觀歐
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識天聖以
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爲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人
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早工偶儷之
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亦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
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繁而人莫之議胡
安定瑗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千計蔡襄劉彝范純仁皆出其
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稱徂徠山以
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
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譏笑之論何也大
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
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
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吏毋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蒂也明矣伊川辭

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吏毋明言且程之與蘇同身先輩
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
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盍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
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赦訖兩省官欲弔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或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軾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
制禮衆大笑結冤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
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爲得也
何者策問之語未足以譏子瞻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
呂陶而賈易則力劾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水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
太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爲是屑
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
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
陽人本同蜀居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門
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本蘇之門人
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游皆正人
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豈小人從敷置閒
騎恐剚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悟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
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罷鷸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
王師愈集凡論監司黨劄子　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
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
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
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怨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
遂使州縣難於適承至如人戶詞訴其前斷果失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
夫前斷已當乃以私意怨欲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
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讎仰食漕運此急務也
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令州縣和顧子本客船
以漕運既無違限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
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辭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
理況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
雖朝鞭夕笞敺而不往豈在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于本客船

多富商敢行厚賂交結提舉司欲抑勒州縣多出貼顧提舉司殊不念兵食之為急州縣百姓之可卹惟富商之言是行此何心哉伏望聖慈嚴敕諸路監司各務公心去其私意勿黨其局勿好己勝凡有行移互相照應如轉運司令州縣顧綱船之類提舉司不得邀阻庶幾州縣可以專一遵承不致違戾而事功舉矣取進止[illegible][illegible]淮庵集請寬六賊之黨劄子竊見朝廷討論六賊之黨禁錮勿仕誠春秋過惡防姦之術然夫子之道忠恕耳亦何嘗過為刻哉凡其筆削止誅首惡而已蕩澤之黨六人誅止蕩澤華亥之黨七人誅止華亥里克之黨十有六人誅止里克欒盈之黨十有七人誅止欒盈書云殲厥渠魁蓋春秋之法也一作姦邪誤國之人罪浮共鯀咸伏厥辜其黨中數十百族死徒殆盡宜赫然與之更始以收皆畔之心然討論至今未已根株牽連盤結不解凡公卿百執不相能者必指以為六黨者而去之大非春秋忠恕之道彼知無路自新操心甚危不北走虜庭即西走偽境安知其間無如中行說之禍漢伍子胥之禍楚費季之禍晉叔孫轍之禍燕是假寇兵資盜糧也夫物極則反往者元祐黨人錮而不解忠臣義士飲恨次骨遂成今日之禍此六黨者又復不解則今日之禍未有拜時則君子小人黨雖不同然其極皆歸於亂在易復之

上交於過之上得三十六陽卒以變陰遇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六陰亦卒變陽蓋陰陽之極皆足以相變聖人不能使之不變能使不至於極而已矣極而不解則其禍何可言也魯恭有云一物失所則天氣為之感動哉以數十百族窮愁無聊心罵腹非憤蓄之氣上切霄漢則豈止一物失所哉三數年來日食地震大異重仍今年日薄於三朝之會夏四月日青無光連日霧晦稽之春秋當夏四月是謂正陽之月為災最重故春秋日食三十六食正陽之月者三爾以人占天是固兵連不解民罷不堪之憂亦恐郡臣失職有以召之昔唐越王之亂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詔赴行刑狄梁公密表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恐孤好生之德夫梁公豈不知申救逆人為不可哉以為寧失不經不可損好生之德及開元間裴曲江為相建議廢放之人宜從惡地衣冠稱寃自今觀之必以曲江之議為是而申理逆人為非也然文正以梁公為愛君而劉播州以為九齡深刻卒以不祀蓋陰譎最大耳由是而言曲江之刻不如梁公之恕也相公起救塗炭有至誠憂天下之心誠能酌春秋誅首惡之義察易經復遇之變鑒曲江刻深之咎廣梁公平恕之仁少寬討論之禁而不以理逆人為非據使姦回革心遷善遠罪則干羽之舞可以招携懷遠而桀黠之

虜可以不戰而臣矣

上黨

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坑卒四十萬於長平西漢書陳餘傳趙王使張黶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上黨城而降以趙東漢書郡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存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涅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此涅有關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關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木為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辜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禁居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也名即壺潞本國[illegible]

[illegible]四千奔戎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人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至于海衛氏漢書音義縣出雞陽阿侯國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山下水所出隋書地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將軍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邑大夫有關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漢涅縣地也[illegible]又有余吾故城在

今縣西北有鹿濆山絳水所出黎城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 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潤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塉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邊所居皆言亳却似今言京師之比 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詩潞寇初平燕壘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熟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隣塩劃北涉若到長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

黨州

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興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

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 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 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善勞四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

黨氏

氏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魯有黨叔襄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鄭鼓父與黨叔爲一耦 氏族畧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八養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闢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袤橦弓廣輪拚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襄二十三年 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 爾雅馬旋毛在背閥廣 徐鍇通釋姑沆反 司馬光類篇又姑黃切 鄭樵六書畧廣之爲廣去聲協音借義其植 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 毛晃禮部韻畧又古謗切閑泰說苑子人主胡不廣馬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 戴侗六書故凡宮室東西曰廣南北曰深人作屋說文曰闊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 王柏正始音字音清濁辨古黨切濶也對狄古曠切量廣幾許 楊桓六書統見母廣古文 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爲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 趙謙聲音文字通廣見悅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黃聲借爲凡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𢊍非又姓作鄺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充滿也亦用桄爾雅桄潁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 韻會定正見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粵地秦立南海郡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

篆書

廣 蒼頡古文篆　廣 見史籀大篆　廣 費氏科斗篆　廣 韋誕剪刀篆　廣 劉德昇瓔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廣 周穆公鼎　廣 老子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廣 集韻　廣 章　廣 義雲章　廣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廣 古孝經　廣 郭忠恕佩觿音序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廣 徐鉉篆韻

隸書

廣 唐仙人　廣 伯喬題名　廣 彪脩孔翊並洪适漢隸分韻　廣 靈臺碑　廣 石路碑　廣 王君神道　廣 永初殘文並漢隸字源

真書

廣 智永　廣 歐陽詢　廣 顏真卿　廣 蘇軾　廣 黃庭堅　廣 蔡襄

行書

廣 王羲之

草書

廣 章草　廣 史游　廣 皇象　廣 王羲之　廣 蕭子雲

廣懷素 廣張錦漢 廣鮮于樞 廣趙子昂

一廣 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 **二廣** 數類左廣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某常談詩周有桃蹏周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也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叔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注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注師古曰報從者之車騎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注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東河郡都尉注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三國除為大河郡

才高意廣 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才疎意廣** 漢書孔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太丘道廣** 兩漢蒙求許劭字子將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兵勁地廣** 新唐書藩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邵真議以身朝京師魏田悅知其謀遣扈岌來諜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據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固未解甚祐遂乃斬真以徇 **德盛流廣** 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

為基緒之新謨明弼諧亦曰壽朋之劬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手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蕃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徹塵繪出三境娑婆抱別非近狹乎總雖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孔似蜂房凡愚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所資者廣** 宋袁絜齋集邊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業者充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詳鄧字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詳象字 **頂圓顙廣** 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丈狀若列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顙廣耳厚眉疊目深鼻聳口方頰大脣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釋莫之能及詳仙字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都廣**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殥之外則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陽所自歛所自穆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眾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也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 **長廣** 西漢書地理云縣名屬犍為郡輿地紀勝敘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長廣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琅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者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越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敵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寗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寗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然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卻賁質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賒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今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寗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寗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紹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典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之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公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鄭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晉王畿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舅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舅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鬻則邑小都大故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然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眾曹所好對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所惡對其不獻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淸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止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退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弃稍微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辛朝也與諸侯要期于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道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棄之所棄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丕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遵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遊謠古小心長息曰釐南子諡使與宋朝通太子蒯聵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諡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國民之欲達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偏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

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遙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

而木不待黃而落。異、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黙子作道成經七十卷。白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致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歆羨，而亟求其說，惑求之思耳。然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齡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貸，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其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安摩通精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有妄反。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特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　漢廣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可學　胡廣童子問　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古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嘗詩人已以游女為言，書之返之女猶如此。況於閭閻之內乎。自楚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　胡一桂附錄纂疏　朱子語錄：問：漢廣游女，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特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狁。　葉賀孫錄。　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同詩緝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　劉瑾通釋　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思，按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脩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為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孔氏曰：並見正義。古詞云見彥通。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嚴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　梁益旁通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所。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丈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音云。鄖縣南

又至石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南淯水自號州盧氏縣北來入焉
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津縣對山而
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鄀水入焉鄀音婼又亍濕又東過於鄀音若
敖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涓水入焉涓音云雲
杜舊爲江夏後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别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
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清山一名汶阜今屬茂
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泛也東南百
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
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涪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
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
僰蒲墨切音蔔字本作僰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
潛水渝水合流來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
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邏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
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
東過宜都又東過爲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
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陵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

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海
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豫章南
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
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鄱音婆沮音趨潛音
標鄱音婆邗音寒　大堤之曲　夾漈鄭氏樵通志略曰樂府清商曲襄陽
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
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
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
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
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
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
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爲泳永長
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
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
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將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
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
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
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
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
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
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
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
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
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
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
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
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
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
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

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
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
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
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
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
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
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文
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
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
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
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本枝上竦也休
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泳水本或作漢
水泳音詠潛行爲泳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
言云泭謂之䇫䇫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
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曰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箄音皮佳反栰

僑同音伐樊光犍為本作樹。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饁者並見正義 蘇穎濱集傳潛行曰泳方桴也思
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
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
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永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
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敗倚南方有
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
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傳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
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同嚴粲詩緝毛曰見毛傳 華谷嚴粲詩緝南解
見樛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
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
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端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
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
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閣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
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
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
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
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
此詩以為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
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為之謬嚴氏
曰道謂偶于齊家之道甲于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
也 喬木不可休息矣上曰漢詩作思傳曰參上竦也 漢有游女朱氏曰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
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 不可求思思語辭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樣
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 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
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 不可方思方泭也泭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
置水為桴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
言喬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
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而不可
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也 李恕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
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
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
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緝 詩傳纂注賈曰按禹貢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
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道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
氏通志畧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一云云見李
通又張柬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
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 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
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
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
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
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
是哉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敗倚今南方有木喬
高聳不可休息以為休息之也 漢有游女比喻洪水之勇有化行
之女自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 漢之廣矣人

知其不可犯人深明之習漢水之險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涉江之
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安可越哉皆由於文
王之化而變其淫亂之俗也
翹翹祈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
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輔廣童子問首章說言高
風雅欲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遊將歸則願為之飼秣
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
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
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敬則便放決矣敬以歸為嬌則大夫
詩意 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
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犯顆違正義翹翹
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
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
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
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
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
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
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
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
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
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正義
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
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

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
為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
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
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
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
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遥反沈其堯反薪
貌尤高潔者一本無絜字言秣莫葛反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以上時掌
反下文同禮餼許氣反牲腥曰餼。重言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
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要義。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見
毛傳鄭箋并正義蘇頴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
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
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
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嚴氏詩緝翹翹然而
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衆女高潔
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
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毛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讀詩記歐陽文曰見

本義孔文曰見正義并集傳華國嚴粲詩緝翹翹錯薪言務錢氏曰翹
翹高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
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
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或謂秣
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于珮已有睨之想矣項氏家
說泳思方思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渡江水深闊必方舟而
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黃氏日抄梅菴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
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
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
翹音喬錯薪木也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言刈其楚疏曰楚木名學記注
以楚為荊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雜薪中有荊楚尤翹
翹秀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士稍遊女歐陽氏
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己我願
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釋曰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
東用羮魚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

曰馬二歲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夫孚萬
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遊女也
秣飼也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宋安得也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
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卻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
之二南之國同為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令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
人國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為
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
王居豳為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
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
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
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
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
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
專掌其國政而為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
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為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二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待不犇文王乎李恕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衆薪其中楚木於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哉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凱句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先而刈之之子于歸其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明以先而秣其馬漢之廣矣此自顧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永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辭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輔廣童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泳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欲慕有不自已之意也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賈孫毛萇傳鄭玄箋翹翹

錯薪言刈其蔞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蔞草中之翹翹然 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 傳五尺以上曰駒 正義曰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輔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庾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俱反 要義 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孔正義蘇穎濱集傳蔞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粲詩緝釋草曰崔蔏蔞崔音完蔏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璣曰舍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毛傳項氏家說詩中思字 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觀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邪於繹思歎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非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終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然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

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水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毛萇傳鄭玄箋並見 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凌也女之游者謂嬉遊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 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木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況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薪之錯雜者宜菜刈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以況女子游者宜若放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主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蔞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復究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況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濱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泳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閽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匏有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蔞爾雅云購商蔞郭璞云商蔞蔞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遂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暴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睹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大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髣髴也。黄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析辭而求詩當隨其爲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復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泭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欣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奚所憚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故美化

行于江漢之域憲政令不足以歐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足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主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放齋曹粹中詩說爾雅木上曲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通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泭也謂水中箄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永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薪蔞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衆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率情而忘禮則踰墻而摟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閨門而學抑下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願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閨之中者

也然猶不可犯而況其處女者乎若夫街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固當深
居於重闈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況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
於美舉其所輕於刺舉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
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汝墳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
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接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
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
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脩榦而不可
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者也刈楚
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技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
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閒靜
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麗澤論說漢廣　漢廣
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
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
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
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　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
禮之復也　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室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
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粗近之心非精微之
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知此者異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或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
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
而贅為說焉則亦之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大姒之詩而不
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
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
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
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也泭音孚又作桴爾雅釋言云
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箄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
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
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
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
急深險而又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遂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
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
引爾雅釋草購蔏蔞郭云蔏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
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
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
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以
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補音云泳于軼切郭
璞江賦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與萍實出而漂
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為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
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
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
易姓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
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
原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鳴鼓叶
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俱切一
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寒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虛少

實命鹿為駒林艾軒經筵講義漢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
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
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
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
都酆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
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為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
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
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
休息言喬木之為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
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
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
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薪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
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
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蔞即楚駒有馬也今楚
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
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
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
岊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
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
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
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
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
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馬乎
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
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許謙名
物鈔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
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為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
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
方永而絕無求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
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
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
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
廣反覆詠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
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
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及不及婦
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
於女子而言爾 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沿也 傳
一章疏息扶反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
為漢水鄭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為漢西
源出隴西會泉還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
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

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今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
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
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為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
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
漢水出自西縣流至金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
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為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為興元
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
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迤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為漢者乃漢之
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者指興元之嶓
冢或致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
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
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
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
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
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湔子千反郫音
疲虒音斯 湔縣岷山數百峯大面山為最大雪山三峯關其後冬夏如

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徼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關正隆
反楪方子反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
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為薪傳恐
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王義劉玉汝詩纘
緒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
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
有蔓草溱洧黍離類矣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
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類矣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
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類矣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
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
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
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詠之則有歎之之意
矣歎而悅之悅生於歎故兩言秣馬為悅之至悅而歎之歎生於悅故三
致歎詠為歎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兼見歎詠非工
於詠歌者其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
可求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三章章八句

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句非欲防微之道。皆以往氣風以成俗。其然乎。詩傳纂註段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克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手易簀之心。終必俟於致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證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閒。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庶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之人。之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榦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猶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其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河廣

（詩衛國風篇名）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朱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纂疏。嚴氏曰。夔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曰以為戴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瑞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辯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至於言予若夫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觸物而動。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應者邪。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章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秋。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衛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牴牾。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尚在河北。而宋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逆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
葦至喻狹　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
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
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箋誰謂至亦喻近　正義曰宋去衛
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
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
戶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喻狹音洽非為于僞反跂予丘豉反要
義　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從渡為辭詳見箋正義蘇穎濱集傳杭渡也
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
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蘆葦解見七
月跂音棄韻亦作企音起跂擧踵也腳跟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意不可
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今我勿渡
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
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
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也僾彭止堂先生集杭渡
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

渡矣誰謂宋遠我跂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得
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
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
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
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
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
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
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
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
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
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
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嚴以河廣屬衛風當
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
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誰

言河水甚闊難渡乎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其甚狹也誇我自
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甚遠歟立者跂予望之但一跂足之間望見之
矣蓋甚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
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　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
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說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
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
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
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
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
跂音弃韻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擧踵也謂之根不着地　朱氏
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嚴氏曰衛都朝歌
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
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
詩誤矣　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
刀船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亦喻近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
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
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宋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鄰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
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
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
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辭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甚言其狹也特
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辭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甚言其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
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
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與。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賛之也。黄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我故齋曹粹中詩說曰。閔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束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刀。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踈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舍人皋澤論說河廣。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有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氐尊卑上下之分。人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然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然使襄公不待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慈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特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特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抗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林岊講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朱善詩經解頤。母出固與廟絶。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絶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還國乎。曰。母之黜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纘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黙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子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輔廣童子問。范氏為襄公發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許謙名物鈔。衛有婦人之詩六人。所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十八養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夫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穢法邊垢穢凡說淨法邊垢穢聖從九部教說向前眾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聲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脩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說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剎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聲俗亦須教渠脩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在無貪將為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特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地障行鄣故免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堦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竪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勝樣箇箇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

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祇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未須陀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祇喚作須陀洹人祇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埃生拍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繫縛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氷全水是氷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藥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

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翫故至上涅槃焉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于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麤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鬼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擇
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
是弟子昔商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
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從一手竪一指云是禪是道者商語繫縛人來
有住持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
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
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
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
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
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
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
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
總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
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擡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
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
語是別語是百石擡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

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
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
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秖如今鑑覺
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
不是不聖亦不是凡水濁說水清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
有無間之間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
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
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
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
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窮照不自玄旨
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衆生性識
他為未曾踏佛堦梯是驕慢性多特貼著有無諸法作與玄旨藥不得作
聞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異緣難說
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
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
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人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
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反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
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
為知渠擡百石擡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擡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
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
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
酬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
親不踈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
免善樂相形光明暗相酬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
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
木水火土管亦如繩縛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
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
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
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
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
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上初祖云無能無聖為佛聖皆言佛

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富壽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
古百刧時事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
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
語節級眷屬陞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瞋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
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為有罪報相否師云不
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
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
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
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
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亦云禪道
不用脩但莫污染亦云但融冶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秖如今照
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
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秖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
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
與麼時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

愛秪如今不作惡業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
終之時慞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秪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
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
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
來際得秪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秪是人人
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
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
薩應如是正念於法瑩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
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絶思量處凝寂性盡付度水亡
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
此是細中之麤已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
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
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間一色一塵一佛一
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
滿一切刹上此是細中之麤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
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
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
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淺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為
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言我亦如然一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
刹味一佛刹觸一佛刹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總皆如
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
纏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數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
乘見之名為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四神住空
空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
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腳作轉輪王
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鑑覺名王緣念者有無
諸法名轉輪王秪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
空名不死藥為與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
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秪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
阿僧秪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
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
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陁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

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
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
於一子得無上菩提者我心力秪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
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賁使
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人若不
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
人卻來纏內與塵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絶那邊人卻來向者岸
與塵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行人踰十地菩薩獼猴踰凡夫讀經看教求
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菩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富
宅覓佛即不得教云貪著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
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為利養
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
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透它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
亦須參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由不得決定透
不過秪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遠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
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
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
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為何得
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
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
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違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情
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秪
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秪如今但於凡聖二境
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秪是
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
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秪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
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
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
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封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
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
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
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
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
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從上祖宗。
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祕密藏。秖如今鑑覺
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
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
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
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
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 問語也環生招箭言語環生不得無惡
患累。既同緇素。何辯。師云。但卻發箭還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
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箭。亦如知幻
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
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
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問
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

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
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
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
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
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
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
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
盡皆背也。故云入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父乃
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
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持與諸
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
一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
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經。亦名見蓋。亦名見冪。秖如今
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
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閣塞虛空。是名分身
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粒米一莖菜餉饍。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大寒死。火一日不生火一日不死。被四大
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
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
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
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秖如
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
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
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羅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
邪顧。況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
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閒。秖是自誑。秖如今能
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
至自己弟子被人毆打。便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
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
勸眾。令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
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御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
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腳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首。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
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
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
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
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咒。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咒。無菩
薩魔來。是無上咒。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咒。一變眾生諂曲修羅。二
變二乘諂曲修羅。三變菩薩諂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
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
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麩裡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餅。變麩為餅
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
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
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
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
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渾擬諂曲心盡。透
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
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
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喫藥藥變成
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衆圍
遶二欲得一切人爲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
經云一欲求見本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
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秖如今但有取捨違念盡
名惡欲盡屬六天攝被波旬嘗問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
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秖如今求佛求
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秖如今作佛見作佛解
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麤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
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揔有二十一般空
淘擇衆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尊常是僧家法則會
與麼會究然依佛教秖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
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鴦掘持
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玄道無間不同衆
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

十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秖名諍論僧不名無爲僧秖如今但不貪染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
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
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隨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
不成佛忍不作衆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清慧清
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
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衆生名法輪轉在菩
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
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時般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
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
生恁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衆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
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
已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
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
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
是無爲離不是無爲又不是實實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鑑覺多鑑覺

雖多宅鑑覺清淨貪瞋罷捉他不著佛是經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
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
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嗔作脩行却不與麼三
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
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升
合標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
佛居不淨不穢上亦名在塵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種亦名第一
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
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
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酵因荅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
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秖如今於
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
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
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
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種空云何比丘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
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實
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
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
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
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
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
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大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
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淫但
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
破戒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
解是名偏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
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經無惡經無佛經無衆生經量數亦然
乃至都無量數經故云佛是出經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
與兒酥契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愛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
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雖曰見說不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衣故云雖相名佛虛盡不存中宥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與其階故云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頓破一切法與非時食者亦復如是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與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器是破器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深盡名授手秖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燒手指是不惜軀命是鄧鄧支解是出世間是掌世界於他方秖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秖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主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刷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住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衆生但是一切言教秖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受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更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

者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是名同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填如石頭受如河水秖如今但無損無受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根病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是名不住空是執自己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外見俱錯根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薩之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不是佛向渠說是儱名躰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躰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衆求一切有無諸法是衆生衆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衆數。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受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渴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大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受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於頭目髓腦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為中無一秖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秖如今貪佛知解亦是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橈著名手都未照前境時名髓腦聖地背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誅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於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覓。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妄佛菩提置有所是過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諳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來寄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疾痛瘖瘂是瞎與菌蓋惡痢疾而終是瞎爲藏明顯迹明瞎都遺莫狀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瞎王宮生納耶輸陁羅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離食身純陀云我如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祇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箇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祇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凡爾忘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華公云開智塞聰獨覺冥冥者是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主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救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救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據金成土撥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桑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至一天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大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祇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嗔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聰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雪實語錄送廣華嚴歸鷲峯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臣野宵征苦相討品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分譯叢誰云百城況古月自笑八面生清風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爲時器輕據

湖廣

建置沿革。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次爲鶉尾楚分周自先王時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改立武昌郡而沙羨改爲二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郡孫吳昌如故元帝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鄂州爲江夏郡唐武德四年復爲鄂州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爲鄂州永泰後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爲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爲武昌軍宋開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年爲淮東安撫使治所尋復爲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要之元年爲荊湖制使治所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之本道安撫司爲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漢陽州行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漢陽潭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參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左右參政各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治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潛江縣 監利縣 枝江縣 歸州 興山縣
巴東縣 夷陵州 宜都縣 長陽縣 遠安縣
荊門州 當陽縣 常德府 武陵縣 沅江縣
桃源縣 龍陽縣 澧州 石門縣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州府 零陵縣 東安縣 祁陽縣
道州 永明縣 江華縣 寧遠縣 寶慶府
邵陽縣 新化縣 武岡州 新寧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盧溪縣 辰溪縣 溆浦縣 沅州
黔陽縣 麻陽縣 長沙府 長沙縣 善化縣
安化縣 寧鄉縣 湘陰縣 湘潭縣 湘鄉縣
益陽縣 醴陵縣 攸縣 茶陵縣 瀏陽縣
衡州府 衡陽縣 衡山縣 安仁縣 酃縣
常寧縣 耒陽縣 新城縣 桂陽州 藍山縣
臨武縣 襄陽府 襄陽縣 宜城縣 房縣
棗陽縣 穀城縣 南漳縣 上津縣 光化縣
竹山縣 均州 鄖縣 漢陽府 漢陽縣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口

稅糧

夏稅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伯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伯柒十八匹

秋糧 米二伯三十二萬三千六伯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寮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岡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巒疊嶂妬奇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噓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飛落洞庭。武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萬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思與衆入朝君漢。含毫擬獻上林賦。置體亦厭俠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帽。夢寐汀洲蘭芷馨。腐儒老眼千年青。遙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與酒徒同醉醒。

國朝何蛻菴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四月江豚吹浪花。衮粮又泛上天槎。渾戎事異心猶壯。羯末才高思更賒。客裏光陰違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侍釣沙。元張翥蛻庵集送曾鑑克明自浙省員外遷湖廣。上流形勢控荊揚。擿鼓飛帆入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遺寄興。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今古紛紛孰控搏。太平方寸路妥瑞。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晨興聞賜妃入廣次心吾。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路御沙。擇者飛鴻思故國。婚羞馬上問誰家。瑚瑚作枕分龍席。錦綉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雁行斜。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府一十三（一府屬斗牛分 十一府屬翼軫分） 州四十二（屬翼軫分） 縣五十四（四縣屬斗牛分 五十縣屬翼軫分）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鎮安府

梧州府詳西字

廣東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二府屬翼軫分八府屬斗牛分州七二州屬翼軫分五州屬斗牛分縣六十十一縣屬翼軫分四十九縣屬斗牛分

所屬

廣州府　惠州府　肇慶府　南雄府　潮州府

雷州府　瓊州府　高要府　廉州府　韶州府詳東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大典自乾隆中館臣鈔校後置翰林院自後多散失今存五伯餘本耳萍鄉文芸閣學座廷式光緒壬午舉人館志伯愚康子家銳庚辰翰林清秘堂辦事遍讀之手錄其菁華為言嘗自鮮大典總是隨意採取耳惜不能及未佚之時而讀之也此冊即學座屬鈔出者宋元間廣州輿地之書大半今人所不得復見真可寶也光緒戊子四月柴治甫畢湯記於是請順德李文田記

廣州府境之圖

北 東 西

第一頁

廣州府南海縣之圖

北 東 西 南

第二頁

廣州府番禺縣之圖

北到本府清遠縣治三百里

北到本府清遠縣界地名果嶺二百一十里

第二頁

廣州府東莞縣之圖

北至本府增城縣界地名石竭村六十里

北

西

東

南

歸化里

儒學

延福里

大虎山

小虎山

第四頁

廣州府新會縣之圖

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

北

新會縣

西

東

南

第五頁

廣州府增城縣之圖

北至本縣地名上逕村界二百五十里

北

增城縣

清湖里

河塘鋪

烏石鋪

甘泉里

東洲驛

社稷壇

三皇廟

縣學

城隍廟

泉井鋪

官路鋪

山川壇

鳳凰中鋪

鳳凰上鋪

西

東

南

第六頁

廣州府香山縣之圖

南至大洋難定里數

第七頁

廣州府清遠縣之圖

北至本府陽山縣界 正廣鄉二百里

第八頁

連州郡境之圖

郡境圖

第九頁

廣州府陽山縣之圖

北到桂陽府臨武縣治涼水傘一百二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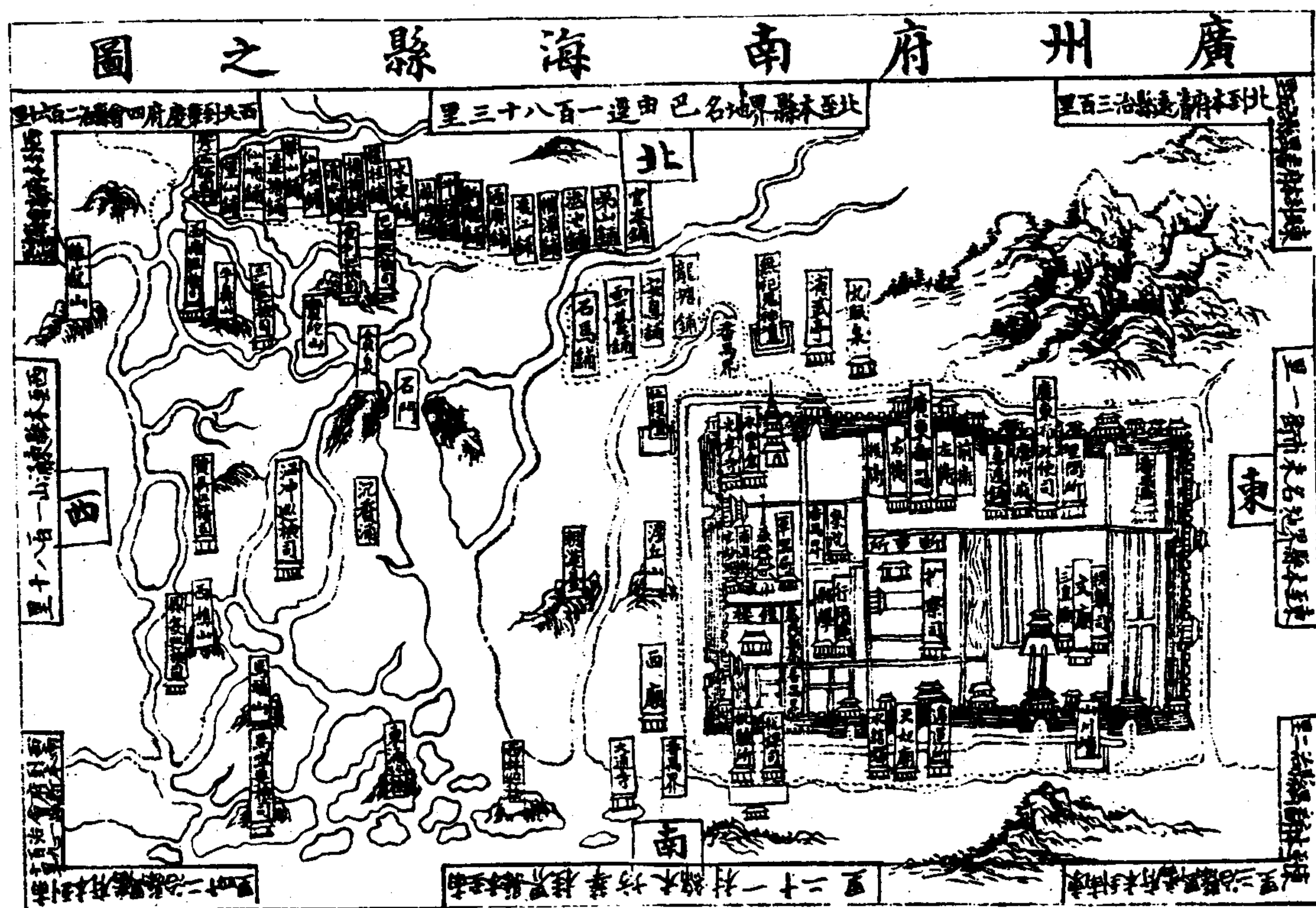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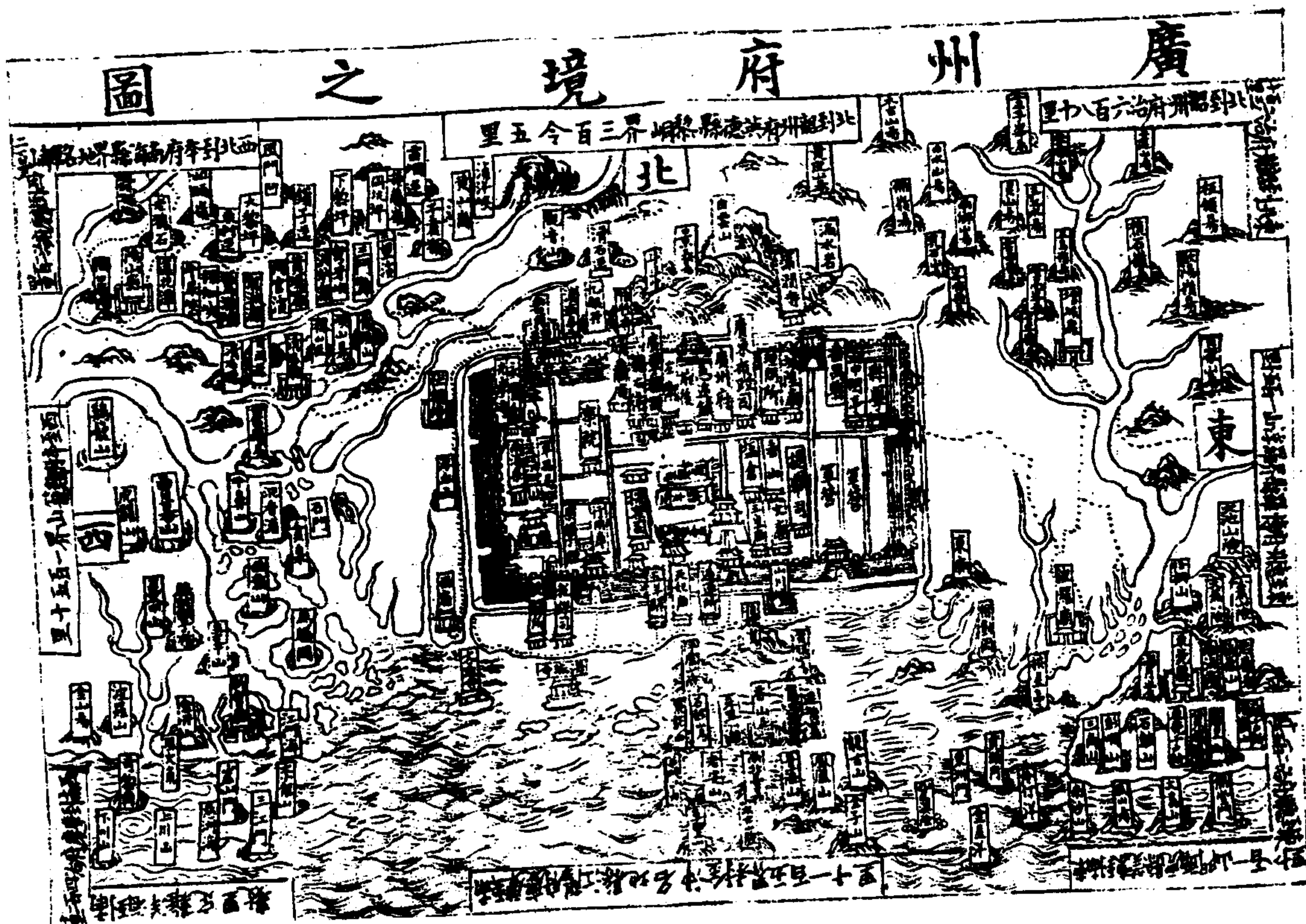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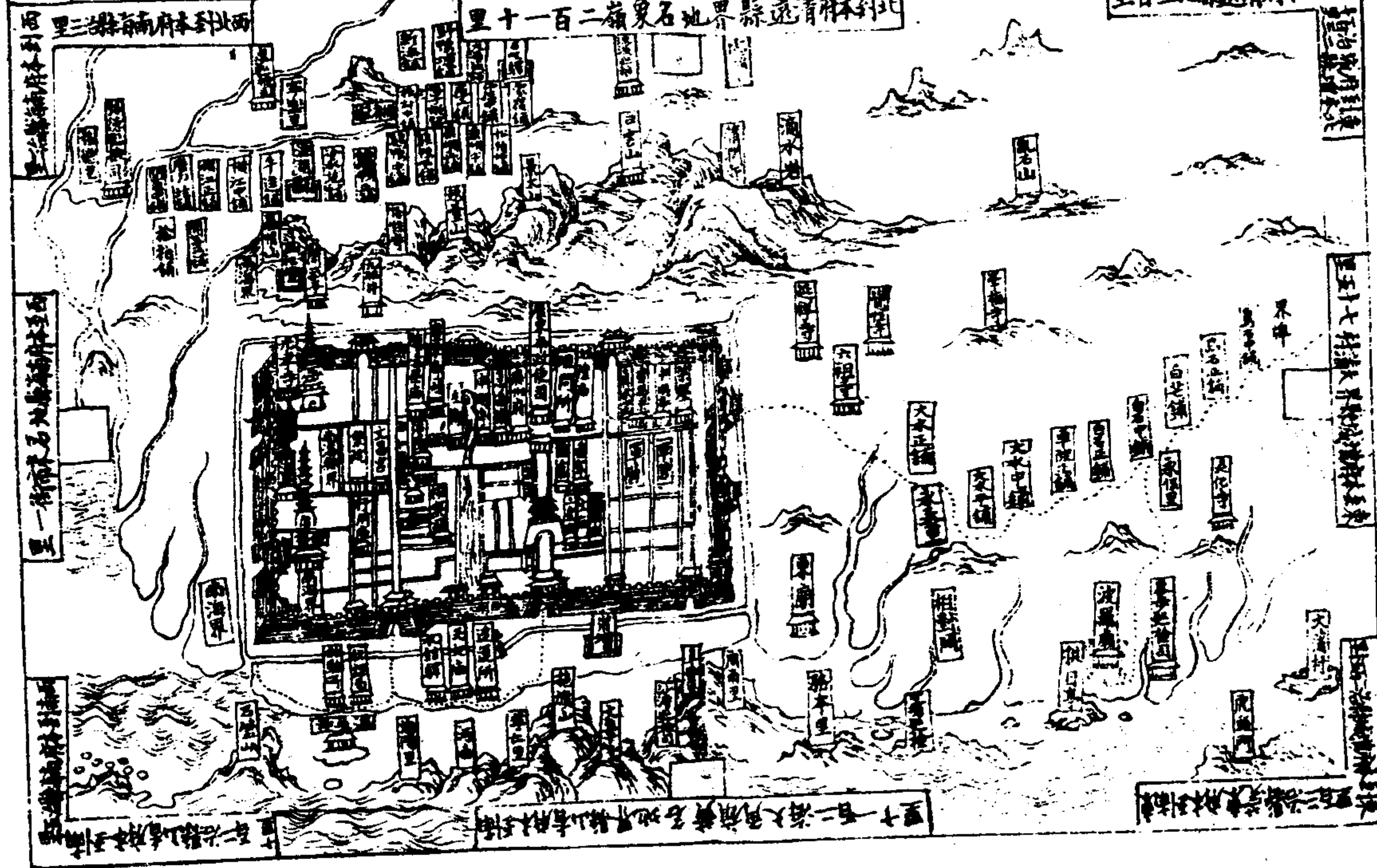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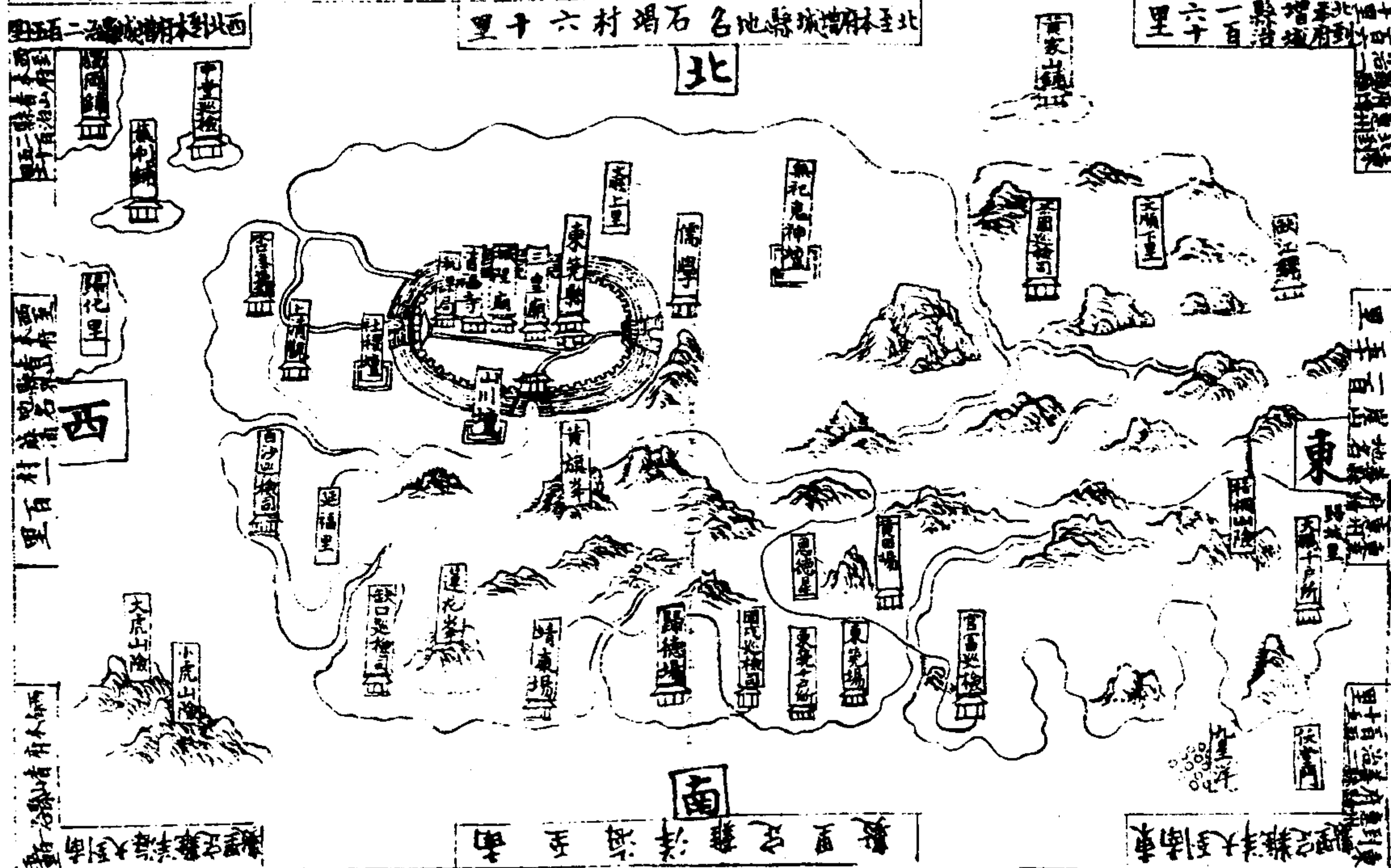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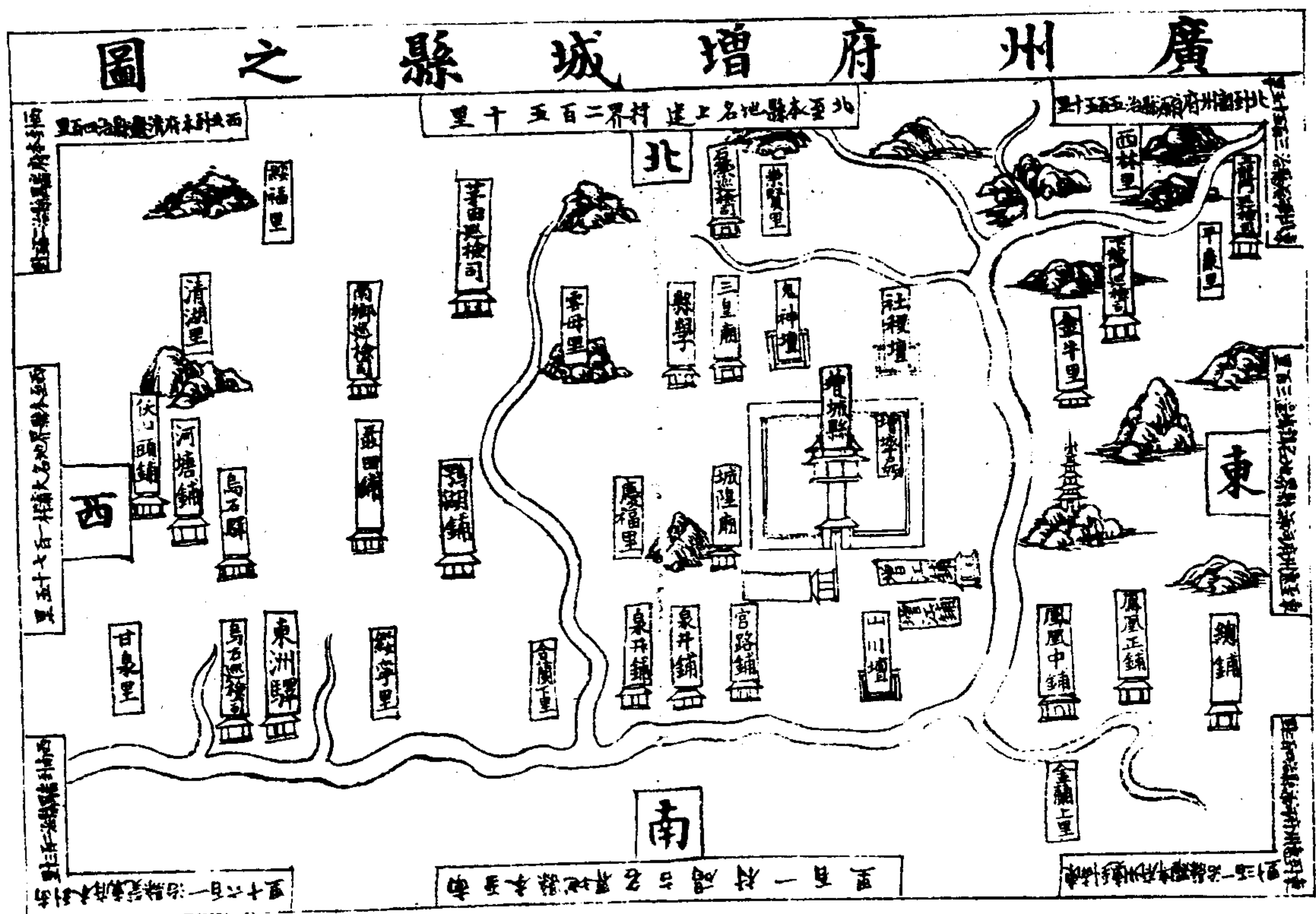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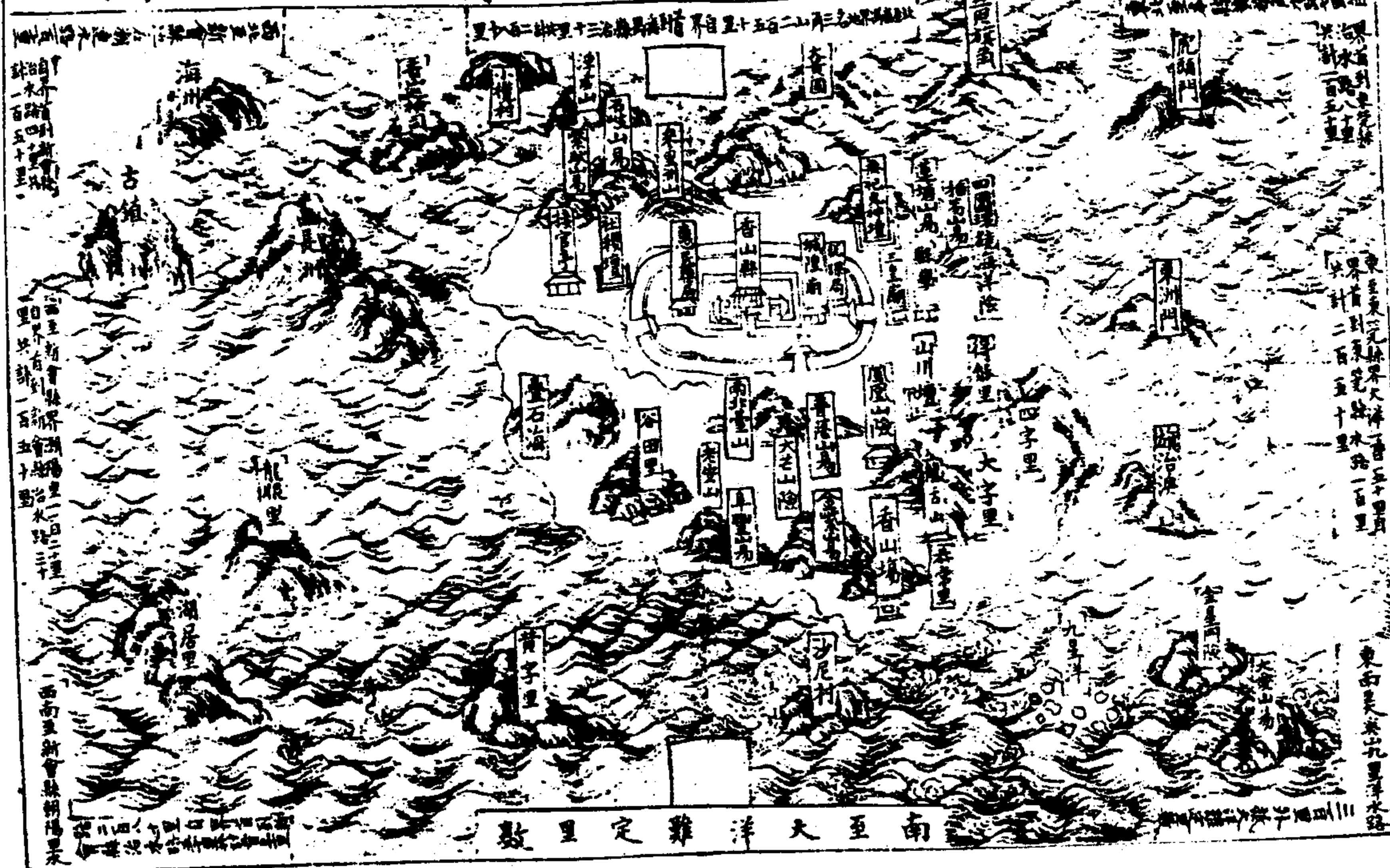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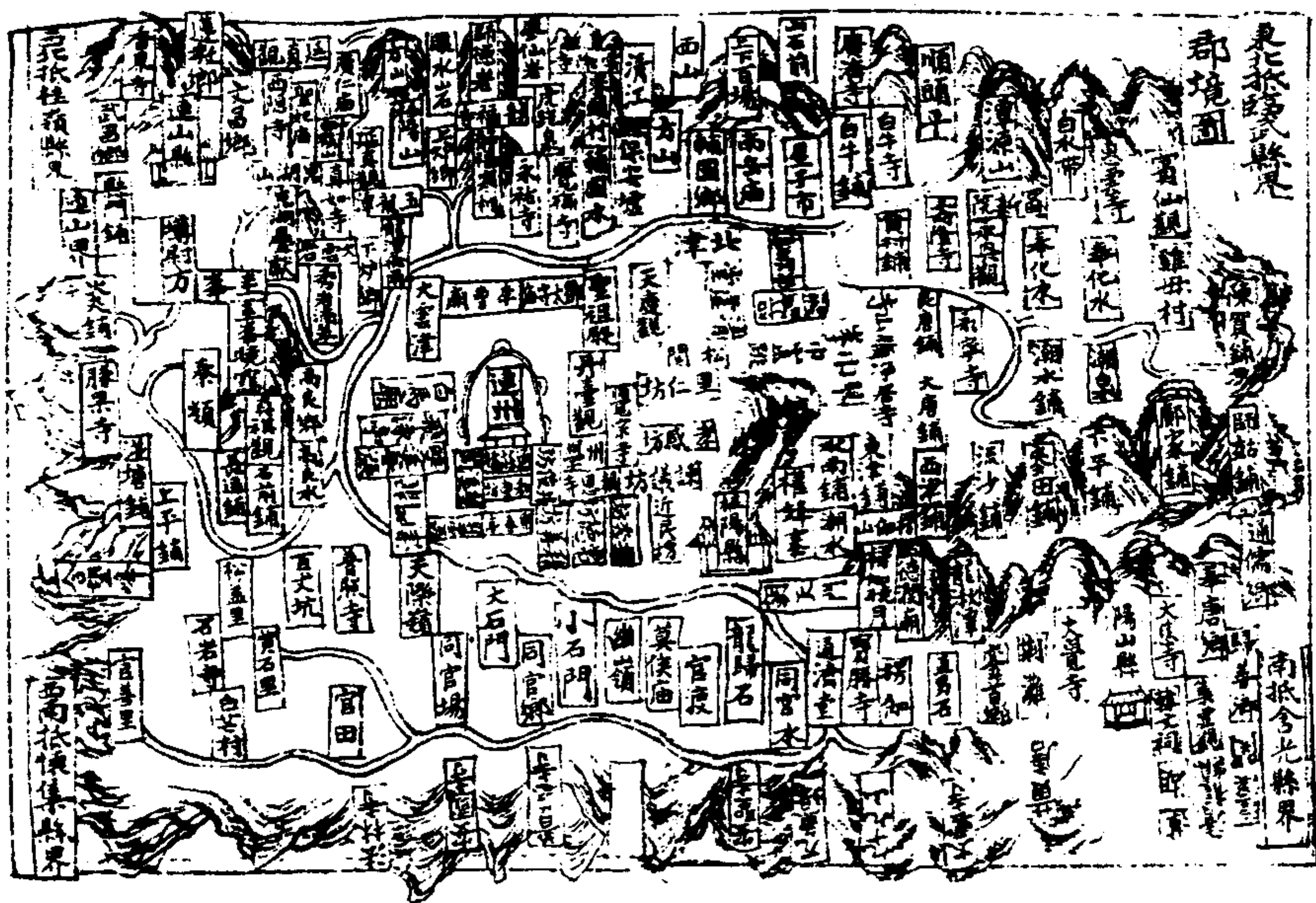
北

南

東

西

第十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　十八養

廣

廣州府

目錄

建置沿革

道里

城池

橋梁

關津

坊里

風俗形勢

氣候

户口田賦

課利

土産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公署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文章

題詠

碑刻

建置沿革

本府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牛女之分。周春秋時。為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帝定越地。以為南海。鬱林。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趾刺史。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三國吳孫權。以步隲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晉太康中。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治番禺。宋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齊以廣治番禺。梁陳並置郡督府。隋開皇九年。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禺州。大業初。又改為南海郡。唐武德五年。置廣州總管府。七年為大都督府。貞觀初。改中都督府。永徽中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復為廣州。咸通三年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乾寧二年。改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宋開寶四年。仍為清海軍節度。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至元十五年。置廣東道宣慰司。廣州為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廣州府二年置廣東行省九年改為布政司圖經志秦屬南海郡任囂為

尉後趙佗稱南越王。傳五世。前漢元鼎五年。南粵平。以南海郡屬交州。領縣六。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後漢建安十八年。革州以郡屬荊州。領縣七。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增城。分番禺地置增城縣。三國吳黃武六年。以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始立廣州。本郡屬廣州。晉領縣六。曰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增城。平夷。改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宋領縣十。曰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酉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始昌。改四會為綏建郡。齊領縣十三。曰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酉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新羅。揭陽。河源。安遠。梁　陳　隋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大業初。復立南海郡。領縣十五。曰南海。寶安。增城。四會。化蒙。曲江。始興。翁源。樂昌。浛光。清遠。政賓。懷集。義寧。新會。廢始興郡。以曲江始興。翁源。樂昌隸本州。又廢淮州為浛洭。後避宋諱。改浛光隸本州。唐武德四年。立廣州置總管府。乾元元年復為廣州。五莞之一七。領縣十三。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四會。化蒙。浛光。游水。清遠。懷集。貞陽。義寧。新會。後以政賓入清遠。併四

會化滃置南綏州。併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仍
以新會縣屬本州。五代南漢劉隱。由唐清海軍
節度使。據其地。傳及子孫。宋開寶四年。南漢平
仍為清海軍節度。隸廣州大都督府領本州。皇
祐四年復帝經略安撫司。領八縣曰南海。番禺
東莞。增城。清遠。懷集。新會。香山。以浛光屬連州。
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滃水入懷集。以化蒙入
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
屬端州。始興二十二年始以香山鎮為香山縣。
元至元十六年。改為廣州路總管府。領縣七。曰
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新會。香山。郡城內錄
事司一。以懷集附賀州。

五

聖朝領縣八。曰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增城。香山。清
遠。陽山。太平寰宇記嶺南道一。　廣州原領縣
十三。今八。南海。增城。懷集。清遠。東莞。四會。新會。
信安。　三縣廢。番禺入南海。滃水入懷集。化蒙。
二縣割出。浛洭入湞州。湞陽入湞州。輿地廣
記廣南東路　中都督府廣州。古蠻夷之地。春
秋戰國為百越。在禹貢職方州域之外。秦并天
下。略定揚越。立南海郡。秦滅。南海尉趙佗自立

為南越武王。漢高帝因立佗為南越王。元鼎中
相呂嘉王建德反。武帝興兵滅之。及東漢以後
皆為南海郡。建安十五年。兼立交州。吳永安六
年。分立廣州。晉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郡廢。仁
壽元年。曰番州。大業初州廢。復立南海郡。唐武
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天寶元年曰南海郡。後
建安清海軍節度。五代為南漢劉氏所據。宋開
寶四年收復。今縣七。南海志廣為禹貢揚州之
境。按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
唐志亦云。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周職方之

六

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地之地。辨
其人蠻七閩之人民。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
迹所至之地。亦不得為要荒之服。春秋有於越。
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
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杜注。於。發語聲。即
句踐也。舊志云。五臣注。今南海在焉。即其地。蓋
引文選吳都賦注。戰國時楚興兵伐越。遂屬楚
為百越。史記。句踐六世至無彊。楚威王興兵伐
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越以此散。諸族
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

甞謂之百越。比是周顯王時。舊志云。夷王時。則成周之初嘗考。秦王剪滅楚。略定楊粵陸梁地。以其地為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舊志云。非三十六郡之限。置南海尉以典之。志所謂東南一尉是也。二世時。任囂為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事。囂語佗曰。秦為無道。陳勝作亂。天下未知所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為國。又曰。漢安元年。五星聚東井。北南粵偏霸之象。即使佗行尉事。囂死。佗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治南海。佗後來黃屋左纛稱帝。

漢遣陸賈再使粵因封之。剖符通使。使和輯百越。無為南邊害。傳五世。佗死。孫胡立。胡死。子嬰齊立。嬰齊死。子興立。呂嘉殺之立建德。孝武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討平之。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州刺史部。治蒼梧。舊志云。治交趾。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又前漢地里志注云。交趾刺史。令持節治蒼梧。王象之輿地記勝云。漢武置交州刺史。治蒼梧之廣信縣。東漢立交

州牧亦治蒼梧。後徙治番禺。舊志云。治交州。未知孰是。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通鑑。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權輕。宜改置牧。選重臣為之。焉欲求交趾牧。乃得益州牧。舊志云。獻帝建安八年嘗考。十五年。始徙於南海。通鑑。獻帝建安十五年。蒼梧士燮為交趾守。雄長一州。威尊無上。朝以朱符張津賴恭相繼為刺史。皆不能服。時孫權遣衣番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又寰宇志云。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後步

騭修之。是步騭方徙治也。詔以邊州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六佾之舞。後漢志。交州刺史部注。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元封五年治蒼梧建安十五年治番禺。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十八年省州。以郡屬荊州。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吳黃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為交州。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為廣州。州得名自茲始。儀復舊。通鑑。孫權黃武五年。士燮卒。子徽自署太守不受代。刺史呂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戴良為刺史。海

東四郡為廣州。岱自領刺史。岱督兵討徽滅之而叛者復起。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永安七年。孫休復分交州立廣州。領郡十。番禺。南海。蒼梧。鬱林。高涼。高興。甯浦。桂林。始安。始興。臨賀為七。晉平吳因之。東晉郡十五。南海。蒼梧。鬱林。晉興。東官。晉康。新興。桂林。高涼。甯浦。永平。新寧。義安。新會。高興為十五。宋分交廣二州地為越州治臨漳。今廉州廣州領郡十八。省高興外增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四郡。齊領郡二十三。增宋隆。甯浦。齊樂。齊康。齊甯。五郡。梁陳並置都督府。隋

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時晉王廣立為皇太子。避其諱。即煬帝。大業初。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仍置總管府。六年為大都督府。寰宇記在七年。貞觀為中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鎮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五府節度。名嶺南五管。又為嶺南五府經略使。理所曰經略軍。南海郡城內軍額。管鎮兵五千四百人。曰清海軍。恩平郡管兵一千人。曰桂管經略使。始安郡管兵一千人。曰容管經略使。晉甯郡管兵千一百人。曰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

四千二百人。曰邕管經略使。朗甯郡管兵千七百人。名嶺南五管。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乾元元年。復為廣州。其後五府不屬。自杜佑始。舊志云。凡領是州。稱廣州刺史。充廣南五府經略使。後陞為節度使。於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經略。適執政者遺脫。佑獨不兼。故五府不屬自佑始。按唐本傳。佑在朝多所建議。盧杞當國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咸通三年。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邕為西道。乾甯二年。升為清海軍節度。劉隱

領州。又加建武節度。邕州遂據其地。再傳至劉晟。舉兵攻取馬氏。桂。宜。蒙。昭之蒙山縣連。梧。嚴。今象之來賓縣富。今賀之富川縣昭。柳。象。龔。今潯之平南縣十一州。始盡有嶺南地。宋開寶四年。南漢平。分東西路。仍為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大都督府。時潘美尹崇珂同領州兼廣南轉運市舶使。景德二年。兼本路兵馬鈐轄。皇祐四年。詔州與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後被旨盜賊事。許便宜與本路轉運常平茶鹽市舶並置司。獨提點刑獄。置司於韶。皇元定江南。至元十六年。

陞為廣東道宣慰使司。其使兼都元帥。又陞廣州為路總管府。尋罷都元帥府。以宣慰司兼管軍馬。二十年立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並置于廣。二十六年察司移置于韶。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並置于廣。大德二年。定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正次官。並通管元帥府事。蓋嶺南一都會。故軍府之盛焉。元一統志禹貢揚州之域。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而唐志云。嶺南道。蓋古揚州南境。元和郡縣志。亦云為禹貢揚州之域。史記謂揚越。漢書註云。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而通典則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稽其時晷考其鎮藪。而禹貢職方皆不逮此。故列於九州之外。范子長郡縣志云。以今日地志考之。潮州舊隸揚州。連州舊隸荊州。未可盡以為九州之外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晉隋唐之志。既非作於通典之前。亦必有所據。今攷正作揚州之域。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此據輿地紀勝所云。春秋時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置南海尉。以任囂且死召龍川

十一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佗自立為南粵王。漢因封之。使和輯百越。無為南邊害。凡王世五。九十三年而亡。武帝既定粵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按南海郡即秦南海故郡也。屬交趾刺史。攷之係元鼎六年也。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十五年孫權以步隲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即今之州理也。孫林以交州土壤懸遠。迺徙交州理龍編。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為廣州。俄復故。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統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逮晉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領郡十。理番禺。通鑑魏元帝咸熙元年七月。分交州置廣州。是時吳景帝孫休尚無恙。由是月景帝孫休卒。孫皓始立。而元和志迺以為孫皓分交州置廣州。二者弗同。今按孫休之卒。孫皓之立。同是永安六年七月。而所書建置有休皓之異。然攷之沈約宋志。云廣州刺史。吳孫休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則置於孫休之明矣。今當從宋志。晉因而弗改。安帝元興三年。盧循陷番

十二

禺。執刺史吳隱之。隱之拒守百餘日城始陷。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通鑑在此年義熙六年。循用徐道覆計。舉兵向建康。劉裕敗之於蔡州。裕又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傾其巢穴。通鑑義熙六年八月。孫處乘海奄至番禺圍之二十餘日不克拔。乃走交州。至龍編敗死時。義熙七年也。宋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領郡十七。齊廣州領郡二十有三。皆理番禺。梁陳並置都督府。隋開皇九年平陳。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州。

避太子廣諱也。大業初為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明年賊帥鄧文進降。置廣州總管府。貞觀初改中都督府七年為大都督府。永徽中。復以廣桂邕容安南五府並隸于廣州。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五管經畧使。理所曰。經畧軍。曰清海軍。曰桂管經畧使。曰容管經略使。曰鎮南經略使。曰邕管經畧使。名嶺南五管。升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通鑑在肅宗至德元年。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復為廣州。自杜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適秉政者遺脫。獨不兼。試五府不屬

自佑始也。咸通三年。蔡京制置嶺南。奏請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改嶺南節度使為東道節度。邕州為西道節度。乾符六年。黃巢攻破廣州。巢以士卒疾疫。弗能守廣州。乃去掠湖湘。乾寧二年。賜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以命薛王知柔。昭宗天復元年。劉隱為清海軍留後。天祐二年。又命隱為清海軍節度。隱以重賂結朱全忠而得之也。子孫竊據其地。凡六十有七年。至宋開寶四年始平之。仍舊為清海軍節度。至道以後分廣東南為東西路。東路兵馬鈐轄廣州領之。

西路兵馬鈐轄桂州領之。皇祐四年。各兼本路經畧按撫使。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領南海。番禺。清遠。懷集。東莞。增城。新會。香山八縣。德祐二年春。即元至元十三年也。江浙已平。六月十三日廣州全城歸附。秋九月熊飛作亂。趙溍同方興乘時襲取。冬十一月江西元帥府領兵來復。既定而明年廣人又叛。十五年再進師克之。自是海嶠始率服。版圖來歸。遂創廣東道宣慰司。舊統十四州。而肇慶德慶封連四郡改屬廣西道。廣州立下路總管府。併設錄事司。元領八縣。

而懐集一縣。王師先自賀州入。就撥隸焉。今領縣七。　歸附始末圖經志廣州自元末。盜賊四起。侵掠城池。各據一鄉一縣。其後東莞何真糾率義兵防禦城郭。丁未冬。聞大軍平定江西福建。遣其屬梁復初等納欵歸順。洪武元年春。朝廷調兵平定嶺海。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永忠自福建統舟師由海道至四月初九日抵廣城。指揮陸仲亨等率步兵度梅嶺自雄韶沿江而下先三日至。征南公令境内撤圍壘銷兵器。招來居民各復生業。浙江參政朱亮祖統兵平

定廣西。相繼而至。其依險拒命者。征南公親督兵殄滅之。廣東州郡由是而悉定焉。　取廣州始末南海志至元十二年丙子。宋德祐二年宋經畧使兼知廣州徐直諒得驛報。天兵已下臨安。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有淮將梁雄飛謫居於此。因遣之賫蠟書往江西歸附。未幾又聞湖南行省亦遣使諭降。所遣者廣人曾士倬。時南湖南某縣令與一將校楊尹偕來。直諒遣水軍統領唐淵往韶。逆之。直諒之意。謂已遣人通耗江西不可。又納湖南使。諭意唐淵俾殺之。乃沉

曾楊於韶州江下。六月江西呂元帥師夔遣黄世雄與雄飛偕來。並稱招討使。時直諒聞益王已即位於福州。遣郡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推鋒軍將黄俊陳寔水軍將謝賢等拒之。至石門性道不欲戰。艤舟岸滸。惟黄俊迎敵。遂敗。俊奔回。直諒乃乘舶舟遁去。十三日世雄等入城。以性道為市舶使。陳寔謝賢唐淵等各授以官。黄俊亦與焉。俊不授。諸將遂殺之于推鋒軍寨佛殿下。八月東莞人熊飛舊以勤王隸文丞相戲下兵潰而歸。至是遂結集民兵數百至城下。十五

日世雄等與戰。飛敗復回東莞。世雄等遣姚文虎追。為飛所殺。飛再圖入城。世雄等度未可勝。九月十一日退師。既而新會寧曾逢龍率鄉兵至城下。性道迎謁。為逢龍所擒。飛等復入城掠性道家焚其居。二十一日宋創置使趙溍運副趙淇至。越一日安撫方興至。捜陳寔謝賢等殺之。刳肝以祭俊。唐淵遁。十月十日遂置性道于死。俄呂元帥師夔張元帥榮實將兵自江西來。溍遣逢龍飛往南雄捍禦。續發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于雄。飛回韶。張呂元帥至。自立潛

以城降飛巷戰而死遂屠韶城以自立為招討
使十二月朔渭淇等聞大兵將至以舶舟遁方
興未行委郡人趙若岡等分四隅民兵守禦初
五日興遁二元帥至城南居民懼如韶之受屠
也俱逃竄入山若岡焚其室廬火光亘天城外
民居為之蕩盡初八日若岡與忠勇軍陳勇開
小市門降是夜勇賫招諭榜入城為營兵所殺
初十日二帥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事會方興
在南恩海靈山令人逐若岡去不得入是時郡
人張鎮孫結集鄉兵於廣州海上二元帥以水

道不通軍餉不繼退師十四年四月鎮孫入城
為經畧安撫使有將校盧震者擁衆暴横鎮孫
殺之十一月塔出右丞呂元帥劉元帥復入廣
鎮孫降十五年正月平廣州城二月右丞二元
帥復退師以鎮孫歸于京師道死于梅嶺三月
宋淩震王道夫入城震為制置使道夫為運使
時宋主昰崩昺繼立九月震與道夫聞大兵復
来俱遁十月行省忝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
範開蒙古漢軍都元帥府督師南征十六年正
月二帥會師二月克厓山宋主昺死 餘見厓山

事蹟宋亡三月震降道夫亦降王師凡三入廣
廣州始平 屬郡 自漢武元鼎六年平南粤
置南海郡時為交州部吳永安七年始分交州
立廣州初領南海蒼梧鬱林高凉四郡後增臨
賀始平始興三郡元屬荆州臨賀今賀州始安
今昭州始興今韶雄英州桂林吳分鬱林置桂
林郡今静江高興吳大帝分合浦高凉縣立高
凉郡又立高興郡今高化州甯浦又分合浦北
部立甯浦郡今横州為十郡晉永嘉元年以臨
賀始興始安為湘州復增晉興分鬱林立晉興

郡今邕州東官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今循惠
新甯穆帝分蒼梧立新甯郡今新州永平分蒼
梧立永平郡今藤州新安哀帝太和中置新安
郡末詳義安安帝分南海之揭陽縣立義安郡
今潮梅新會恭帝分南海置新會郡今為縣為
十五郡宋省高興郡外增宋康宋置宋安郡今
連州康字當考綏建文帝分南海之四會等縣
立綏建郡海昌舊有海昌郡平陳後廢入電白
縣今高州宋熙元嘉十六年以南海之高要縣
立宋熙郡為十八郡齊增宋隆舊有宋隆郡平

陳後廢入高要甯浦晉宋已有甯浦不廢此重
載當考齊樂未詳齊熙齊立齊熙郡今融州齊
建齊立齊安郡今南恩建字當考為二十三郡
唐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畧討擊使為嶺南節度
使領州二十三州與潮韶循康瀧今瀧水端新
封春今陽春勤開寶五年廢入陽春羅今化州
石龍縣高恩雷崖瓊振今吉陽儋萬安潘今高
州地滕是也十年又以漳潮二州隸嶺南經畧
使元和元年復領潘辯二州今化州地宋潘美
平嶺南得州六十兼邕桂所隸言也開寶五年

詔省嶺南郡縣領州十五賀州復隸廣西實領
韶潮梅循惠連封新南恩南雄英德肇慶德慶
凡十四郡聖朝混一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戶定
廣惠潮為中路總管府肇慶南雄韶德慶為下
路總管府英德南恩新封循梅惠連為散州後
以英德控制山獠要衝陞為路而連之桂陽縣
以諸王投下食邑得陞州今為路八州七屬
縣　縣以部言之不可勝載今以州所領者疏
后　前漢縣六　番禺　博羅　中宿今清遠
龍川　四會　揭陽　後漢縣七　番禺　博

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晉
以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統縣六
番禺　博羅　龍川　四會　增城　平夷
宋以四會為綏建郡統縣十　番禺　博羅
龍川　增城　酉平　熙安　懷化　綏甯
高要　始昌　齊縣十三　番禺　博羅　龍
川　增城　高要　酉平　綏寧　新羅　揭
陽　河源　安遠　熙安　懷化按隋開皇十
年以熙安懷化入番禺　隋廢始興郡以曲江
始興以翁源樂昌隸廣州又廢湞州以浛湞後

避宋諱改浛光來屬統縣十五　南海　寶安
即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曲江　始興
翁源　樂昌　浛光　清遠　政賓　懷集
義寧　新會　唐以政賓入清遠以四會化蒙
置南綏州以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屬廣州統
縣十三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懷集　洊水　清遠　浛光　真陽
義寧　新會　南漢分南海置常康咸寧二縣
復以真陽屬英州宋開寶四年以浛光屬連州
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洊水入懷集以化蒙入

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
屬端州。紹興二十二年。始分四縣地置香山。統
縣八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懷集　新會　香山　至元十六年收附廣州
時荆湖行省兵馬先取懷集。遂附賀州。今統司一。
縣七　録事司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新會　香山
南海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番禺縣地。
屬南海郡。隋開皇十年。析置南海屬廣州。大業
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改屬番州。宋開寶四年。
唐屬廣州。
仍併番禺縣入焉元為倚郭縣。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宋永和
六年。分置興安懷化二縣。隋開皇四年。廢興安
懷化二縣入番禺。十年分置南海縣隸廣州。唐
開成五年。升為緊縣。會昌中。升為望縣。五代南
漢分南海置咸寧常康二縣。宋開寶五年。廢常
康咸寧二縣。併為本縣。郡縣志本漢番禺縣地。
屬南海郡。後漢以来因之。隋改為南海縣。又分
置番禺縣。尋廢入焉。仁壽元年。隸番州。大業初。
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偽漢置咸甯常康二縣。宋

開寶五年省入本縣。寰宇記元二十三鄉本漢
番禺縣。屬南海郡。分番禺置南海縣。先是廣州
偽命日。析南海縣為常康咸甯二縣。及永豐重
合二場。宋平南越。開寶六年併二縣二場。依舊
為南海縣。并廢番禺縣入。輿地廣記本秦番禺
縣地。為南海郡。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
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此
亦一州之主。可為國。佗後遂自立為南越武王。
漢末立交州牧。吴立廣州。後改番禺為南海縣。
隋曰番州。唐曰廣州。宋開寶五年。省咸甯常康

二縣入焉。有羅浮山。元一統志隋開皇十年。析
置南海縣屬廣州。隋志南海縣下注云。分置番
禺縣尋廢。大業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隸番州。
先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南漢置咸甯常康二縣。
宋九域志云。開寶四年廢常康咸甯二縣。依舊
為南海鎮。寰宇記云。仍併番禺縣入焉。元因之。
番禺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舊縣。故城
在今西南二里。其地有番禺二山故名。屬南海
郡。漢三國晉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改置南
海縣。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

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五年。復置與南海
分治郭下。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有番禺二山。屬南海郡。前
漢始立番禺縣。隋開皇十年。分置南海縣。長安
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寶五年。併
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分南海番禺兩縣。輿地
廣記秦漢舊縣。後改為南海。隋平陳。分南海置。
尋省入。後復置。與南海分治郭下。有番禺山。
尉佗葬於此。南海志下縣。縣番禺二山。因以
為名。互見清遠縣二禺山。隸南海郡。漢以來因
之。宋志云。漢立番禺縣。故兩志及晉宋齊志。南
海郡下。並有番禺縣。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
即今縣是也。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
縣。取舊名也。其洲周回約八十里。唐因之。分治
郭下。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一
作五年分南海為番禺。以五鄉為籍焉。縣治舊
在州之東一里紫泥巷。熙寧二年經畧王靖度。
地東北徙建。今因之。
東莞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南海縣。晉
成帝咸和六年。置寶安縣。屬東莞郡。隋開皇十

年。省郡以縣屬廣州。唐至德二年。改寶安為東
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縣。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三國吳甘露二
年。始置司鹽都尉於其地。晉咸和六年。立東莞
郡。領縣六。寶安其一也。義熙九年。立義安郡。隋
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復為寶安。唐至德
二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併增城入本縣。六
年復分立增城。寰宇記東南水路三百二十里。
無陸路。元七鄉。按南越志云。水東流入海。帆道
三日至東莞。漢順帝時。屬南海縣地。吳孫皓以
甘露元年。置始興郡。以其地置司鹽都尉。晉立
東莞郡。隋為寶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東莞縣。
南海志中縣。本漢南海郡地。吳甘露三年。始置
司鹽都尉。晉成帝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
寶安安懷興寧海豐海安欣樂是也。晉安帝義
熙九年。分立義安郡。宋齊又云。東官太守治寶
安。而南齊志亦云東官郡有寶安。而治懷安。是
晉宋齊皆嘗於其地置郡明矣。元和志。又言隋
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然隋措以寶安名縣。詳見寰
宇記。李唐至德三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六年復置。今因之。

廣 廣州府二

新會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漢南海縣地。晉分南海立新會郡。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大業初州罷。唐武德四年。以義甯新會二縣復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罷。以新會義甯屬廣州。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 秦地屬南海郡。晉恭帝時。立新會郡。分南海地。隋郡廢。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十三年改元州。又改岡州。尋廢。唐武德四年。以義甯新會置岡州。正觀十三年州廢。尋復舊。開元二十三年併義甯爲新會縣。屬廣州。寰宇記 東北水路三百三十里。無陸路。元四鄉。漢南海郡地。晉新會郡。隋改置封州。又改允州。又爲岡州。隋末併入廣州。唐武德四年復置剛州舊治盆允城。貞觀十三年廢岡州。縣屬廣州。其年復置州於今所。開皇二十三年州廢。縣入廣州。遂移縣於廢州城。前臨大海。後枕羣山。元一統志 本漢南海縣地。晉志云。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宋志云。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新會。

宋齊志有新會郡。而無新會縣。元和志云。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意其郡雖置於晉。而縣則置於隋耳。隋志云。舊置新會縣。平陳郡廢。又併盂台。永昌新夷熙潭化召懷集六縣。入爲封州。十二年改爲允州。後改爲岡州。大業州廢。封樂縣入焉。唐志武德四年。以義甯新會二縣置岡州新會郡。貞觀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甯屬廣州。是年復以二[縣]年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甯屬廣州。宋因之。元不改。

增城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漢以番禺縣地析置此縣。因崑崙山有閬風增城故名。屬南海郡。晉宋齊並因之。隋初置東莞郡。後罷。宋開寶五年罷縣。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 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後漢建安六年始置增城縣。縣命名以崑崙山有閬風增城。又云地有增江。宋開寶四[五]年廢縣入東莞。六年復立本縣。輿地廣記 漢番禺縣地。吳置。及晉屬南海郡。成帝分立東官郡。宋以後因之。隋平陳。郡廢。屬廣州。唐因之。有猊山增水。南海志

中縣本漢番禺地。後漢建安六年置。故後漢志南海郡下有增城縣。晉宋齊因之。然宋志雖有東莞郡。云咸和六年分南海縣立。乃治寶安縣。非治增城縣也。隋志增城縣下注云舊志東莞縣。平陳廢。然不明言置於何時。寰宇記云。至黃武中於此置東莞郡而立增城縣。王東陽輿地紀勝辯云。增城已見東漢志。非立於吳也。或云縣之命名。以崑崙山有閬風增城故名。亦謂有增江云。宋開寶五年廢增城縣。六年復置。今因之。

香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本東莞縣香山鎮。元豐五年陞為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宋本東莞縣香山鎮。紹興二十二年始置縣。元一統志本東莞縣香山鎮。宋元豐五年轉運判官徐九思請建為縣。宋會要云。紹興二十二年又陞為縣。不同。恐建請於元豐而創治於紹興耳。不然則元豐創縣。中間復廢。至紹興而復置。二者弗同。新圖經云。元豐徐九思請建為縣。止置寨官一員。紹興二年東莞縣姚孝資請州聞於朝創立縣也。元不改。

清遠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中宿縣。地屬南海郡。三國吳屬始興郡。晉因之。梁於此置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廢。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正賓縣入焉。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前漢立中宿縣。三國吳隸始興郡。梁以縣隸清遠郡。郡即今韶州翁源縣地。隋開皇十年廢清遠郡為翁源縣。別置清遠縣。唐武德六年併政賓縣入本縣。屬廣州。輿地廣記屬南海郡。晉宋屬始興郡。後立清遠郡。平陳郡廢。置清遠縣。屬廣州。唐因之。南海志下

縣本漢中宿縣。以地有中宿峽故名。屬南海郡。吳晉並隸始興。故晉志始興郡下有中宿縣。梁改為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廢郡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政賓縣入焉。今縣有政賓鄉。宋因之。今仍舊。

連州自此以下。二府二州一十一縣。屬廣東布政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親領縣二。舊一。新一。連山 陽山舊屬桂陽州。禹貢荊州之域。翼軫之分。周春秋戰國並屬楚。秦屬長沙郡。漢高帝五年。分長沙南境置桂陽郡。桂陽陽山二

縣屬焉。東漢省陽山入浛洭。三國吳甘露元年。分桂陽郡之半。立始興郡。屬廣州。晉析浛洭復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明帝改始興為廣州。縣仍屬焉。齊復舊名。梁天監五年。分始興置陽山郡。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罷。置連州。大業初置熙平郡。唐武德四年復改為連州。屬潭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更名連山郡。尋屬嶺南道。乾元元年復為連州。屬湖南道。大曆三年屬廣州。五代初屬湖南。復屬南漢。宋開寶三年。以連州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屬廣南路。至道中屬東路。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撫司。十七年罷安撫司。陞為連州路總管府。屬湖南道宣慰司。大德四年降為散州。屬英德路。

五

本朝洪武二年革連州。十四年復置。屬廣州府。輿地紀勝連州中連山郡軍事。九域志。禹貢荊州之域。皇朝郡縣志。翼軫之分野。圖經。春秋時楚地。通典。秦為長沙郡之南境。元和郡縣志及通典同。西漢有桂陽郡。而桂陽陽山以縣屬焉。西漢志有桂陽陽山二縣。東漢志有桂陽而無陽山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省。吳分桂陽置始興郡。又屬始興。晉志云。吳置始興郡。統縣

七。有桂陽及陽山二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省。晉重置。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安。通典。屬廣興郡。通典云。宋改始興為廣興郡。齊復屬始興郡。通典云。齊復曰始興郡。而南齊志。始興郡有桂陽陽山二縣。梁武帝分置陽山郡。寰宇記天監五年。隋平陳。郡廢置連州。因黃連嶺以為名。元和郡縣志。在開皇十年。煬帝改熙平郡。隋志熙平郡下注云。梁置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熙平郡。有桂陽陽山連山三縣。唐平蕭銑復置連州。寰宇記。在武德四年。改連山郡。唐志云本熙平郡。天寶元年更名連山郡。復為連州。乾元

六

元年。先是郡屬江南道。十道記云在正觀中。繼屬嶺南道。十道記云在開元天寶中。後屬湖南道。十道記云在乾元中。後又屬廣州。大曆三年。五代時初屬湖南馬氏。通鑑馬殷陷連州。在昭宗元化三年。及馬氏之衰。南漢略定桂連等郡。始盡有嶺南。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南漢將吳懐恩攻桂州。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盡有嶺南之地。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畧。開寶三年。潘美克賀州昭州下桂州。又

下連州。劉餗喜曰。四川本屬湖南。北歸取之是也。其不復南其愚如此。仍隸廣南路。皇朝郡縣志。分隸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兩連州隸廣東路。今領縣三。治桂陽。湟川志連之郡境脉絡湘湖襟帶交廣隋為煕平郡。猶領九縣。封之開建。賀之桂嶺。皆屬焉。唐改連州。止領三縣。疆理始狹于古云。　其地在禹貢隸荊州。在春秋屬楚地。秦置郡桂陽。在長沙郡之南境。兩漢為桂陽郡。三國六朝或屬始興。或屬廣興。壤制靡定。宋高祖世始析桂陽為小桂郡。梁天監中分置陽山郡。隋大業中改置煕平郡。領桂陽。陽山。連山。宣樂。游樂。煕平。武化。桂嶺。開建。為縣凡九。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改為連州。天寶元年改為連山郡。乾元元年復為連州。領縣三桂陽。陽山。連山。在正觀屬江南道。在開元天寶屬嶺南道。乾元復屬湖南。大曆三年屬廣。唐末疆宇割裂。馬殷稱楚據湖南。劉龑又名陟稱南漢據嶺表。是時連為南楚所有。後劉晟陟之子繼立。攻桂館取連州又隸于廣。宋開寶三年王師平之仍為連州。屬廣東要之連以山制名。

七

地介楚粵之間。劉賓客刺史廳壁記所謂與番禺相犬牙。與長沙同祖習是矣。按星分與古制當屬楚。以湟水東南入于海遂屬粵。今仍之。陽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舊縣。東漢省入浛洭縣。晉復析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齊並因之。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縣屬焉。隋屬煕平郡。唐屬連州。移治水北。宋仍其舊。元至元十九年。割屬貴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屬桂陽州。二年革桂陽州屬韶州府。十四年改屬連州。圖經志秦始建小邑曰陽山連山。晉屬廣州。宋分郴州之桂陽為小桂郡。梁大同間以桂陽郡為陽山郡。天監間領含光縣屬西衡州。唐始改為連州。宋陞為連州軍。元改為連州路。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至元壬午改為州。後陞桂陽縣為州。由是連山屬連州。陽山屬桂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仍設連州。桂陽州。二年革去。仍為陽山連山二縣。三年革連山併為陽山一縣。考究湟川圖志謹按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郎陵之阻。虎豹之虞。水有鶩灘之險。舟楫之患。民言

八

鴃舌。俗雜猺獠。自秦罷侯置守設立郡縣。所謂陽山連山小邑皆為桂陽所屬。然其境界于湘廣之閒。湟水合流而東。故以湟川名郡。但不得其詳。至漢武帝時。南粵與溪峒南蠻俱阻聲教。乃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由此道往征之。今有伏伏波將軍廟存焉。晉宋以來。紀載無聞。唐之興也。改為連州。攷諸太守劉禹錫廳壁記云。郡治與荊州同星分。漢制所謂與番禺相犬牙是也。貞觀十七年。韓愈謫為陽山令。作別知賦。朱文公考異註云。其連州乃郴州之屬邑。末年為馬殷所據。南漢劉晟攻取之。宋平湖南陞為連州軍。名宦多謫於此。唐有韓愈。宋有張浚。後其子南軒先生亦至焉。至元丁丑屬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治壬午。始陞桂陽縣為桂陽州。判連州戶計三千隸焉。由是連州與桂陽州始各分治。至于季年兵起。官民避匿。無所統攝。

天朝混一。開復州縣。設置衙門。招集良民。復還舊業。洪武元年。仍設桂陽州連州統屬陽山連山二縣。直隸江西省。洪武二年欽奉

聖旨革去連州桂陽州。止設陽山連山二縣。撥屬韶

州府。後洪武三年又裁革連山縣。總治於陽山縣。當年十月內撥屬廣州府。官民始得兩便焉。

輿地紀勝在州東南一百四十七里。元和郡縣志云。本漢舊縣。為南越置關之邑。其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史記。尉佗移檄陽山關曰。盜兵且至。急絕聚兵自守。今陽山北當騎山嶺路。秦於此立陽山關。漢破南越以為縣。後漢省焉。晉重置。在洭水南。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以縣屬焉。隋開皇十年屬連州。神龍元年移於洭水北。即今理縣也。

連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桂陽縣地。梁武帝分桂陽西北界置廣德縣。屬陽山郡。隋開皇十年改為廣澤縣。仁壽元年又改連山。治歸義里。唐屬連州。神龍元年徙治武昌鄉程山之下。宋淳祐六年又徙治吉皇神岡。元因之。

本朝洪武元年屬連州。二年革連州屬韶州府。三年又革連山縣。十四年復置屬連州。湟川志連山縣本桂陽地。屬桂陽郡。梁武帝分西北界置廣德縣。開皇十年改為廣澤縣。仁壽元年避煬帝之名改為連山縣。屬熙平郡。唐屬連州縣治

本在歸義里。神龍元年移治縣東武昌鄉程山下。景雲元年移置縣西四十步。宋因之。嘉定元年後移程山前。厥後吏民以嵐瘴不便。淳祐六年郡侯孫叔謫因采衆議。移縣治於上吉里神崗爽塏之地。取歸義里舊基爲近。詳見郡博士劉鏜記。

星分野

圖經志前漢地理志云。本府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蒼梧鬱林合浦九真日南南海皆粵分。後漢郡國志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爲吳越分野。晉天文志隋地理志同。唐天文志云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南涉越門。迄蒼梧南海越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爲星紀之分。唐地理志云。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東爲星紀之分。康今德慶州。端肇慶府。封今封川縣。隸肇慶府。梧今梧州。隸廣西。藤隸廣西。羅今化縣。雷今雷州府。崖今崖州。南海志若以律爲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

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隋地理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唐一行禪師分埜圖云。自韶廣康封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爲星紀。杜佑通典云。於南越西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韓文公送竇平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連州湟川志連古楚地。當爲翼軫之墟。今隸廣左。又粵地也。當在牛女之分。按劉賓客壁記。此郡天文與荊州同星分。壤劃與番禺相犬牙。今屬廣。但以境跨番禺。而湟流入於南海耳。此以地理言也。若孜之天文。實楚州分埜。其星翼軫。夫奚疑。駱金人懷鄉詩云。翼軫西南占一星。

道里

圖經志本府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轉東南到惠州府一百三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西至本府雞籠

山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南至肇慶府陽江縣地名冲金村界五百一十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 北至韶州府英德縣黎峒界三百零五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七十五里。共六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府番禺縣地名相對岡海五十五里。自相對岡到本府東莞縣虎頭門山一百三十里。共一百八十五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 西南至肇慶府界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軍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六十里。共二百六十里。 東北至韶州府界英德縣三百三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三十里。共六百三十里。郡縣志州境東西五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九十里。 四至八到。東京四千七百里。 東至惠州府三百一十五里。 西至肇慶府二百四十里。 南至南恩州七百五十里。 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東南至海四十一里。 西南至肇慶府四百二十五里。 東北至雞窠山一百三十二里。重山無路。

西北至肇慶府九百里。寰宇記北至東京四千里。 西北至西京四千四百里。 西北至長安五千二百五十里。 東至循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陸路三百六十里。 正西微北至端州沿泝相兼二百四十里。 南至恩州五百里。北至韶州八百里。 東北至韶州五百三十里。東南至大海四十一里。 西南至恩州水路六百里。 西北水路沿泝至連州八百九十里。又西北取古游水縣路至賀州八百七十六里。南海志秦開南越新道由北徂南入越必道嶺嶠。時有五處。按通典云。一塞上嶺。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二騎田嶺。今桂陽郡服嶺是也。三都龐嶺。今道州江華縣永明嶺是也。四萌渚嶺。今江華界白芒嶺是也。五越嶺。今始安郡北零陵臨源嶺是也。此秦人戍守之道也。漢武伐越。以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臨浦。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蓋漢人討擊之道也。若夫游旅之往來。貿販之轉輸。穹官顯人之南轅。則自湊江下湞水者。由韶州為北路。

自始安下灘水者。由封州爲西路。自循陽下龍川。自朝陽歷海豐者。皆由惠州爲東路。其自連州下湟水。則爲西伯路。舟行陸走。咸至州而輻湊焉。有張文獻公九齡鑿開大庾嶺序。余襄公靖韶州真水館記。林運使安宅修潮惠下路驛記。掇其大略。附注于後。張序曰。初嶺東廢路。入若峻極。開元四載。俾左拾遺張九齡。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役匪踰時。則已坦坦而方九軌。闤闠而夫四通。余記曰。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灘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之嶠南者。雖三道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林記曰。予將漕東廣至潮間遂父老曰。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謂之下路。俱八百餘里。上路岡嶺險峻。瘴癘襲人。下路坦夷。煙嵐稀遠。人喜由之。

州境

至燕京水程八千三百七十五里。至龍興路水程三千二百七十五里。至建康路水程四千九百六十五里。

四至

東至惠州路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西至肇慶路界鷄籠山一百五十里。南至南

恩州界冲金村五百一十里。北至英德路界黎峒三百五里。

八到

東到惠州路城二百五十里。西到肇慶路城二百四十里。南到南恩州城七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三百七十五里。東南到大海五十五里。西南到肇慶路城四百二十里。東北到英德路雞窠山三百三十里。西北到肇慶路程九百里。

元一統志廣州路里至。本路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

南海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自界首至本府番禺縣一里共二里。西至本縣東涌山一百八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七十里。共二百五十里。肇慶府高要縣界地名鷄籠山一百五十里。到高要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肇慶府四會縣界地名基塘村一百二十五里。到四會縣七十九里。共二百零四里。南至本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自界首轉東北到本府番禺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新會縣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自界首到本府

新會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七十二里。　北至本縣界地名巴由逕一百八十三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一百一十七里。共三百里。　東南至本府番禺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一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里。共三里。　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三十里。共二百九十里。四會縣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到肇慶並高要縣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縣地名軍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四會縣六十里。共二百六十里。本府清遠縣界地名白土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府番禺縣城三里。自界首到番禺縣二里。共計五里。南海志四至　東至番禺縣東城二里。　西至四會高要二縣界地名磯磄村一百二十五里。　南至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　北至清遠縣界地名巴由一百八十三里。　八到　東到番禺縣即本路城二里。　西到四會縣治二百四里。　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二十五里。　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

東北到番禺縣城及錄事司五里。　東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九十里。　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　西南到番禺縣城及錄事司三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番禺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增城縣界地名大蒲村七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二里。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黄旗角大海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二百八十里。北至本府清遠縣界地名象嶺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　東南至本府東莞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三十里。共三百里。　西南至本縣城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三里。共五里。本府南海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自界首轉北到南海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　西北至本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三里。本府清遠縣地名新添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

百里。東北至本府增城縣界白木村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南海志東到東莞縣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海縣治二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東北到增城縣一百七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香山縣治二百八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東莞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歸善縣地名崖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歸善縣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西至本府香山縣界麻涌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洋。難定里數。北至本府增城縣石碣村六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里。共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本縣地名林村大步三百一十里。外抵大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香山縣地名黄旗角八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本縣界梁家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增城縣一

百里。共二百五十里。本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縣地名湖石村七十里。自界到博羅縣九十里。共一百六十里。惠州歸善縣界地名梧桐山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並歸善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一十里。南海志東到惠州路城三百里。西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南到大洋。難定里數。北到增城縣治一百里。東北到博羅縣治一百六十里。西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東南到大洋。難定里數。西南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東北至本路三百里。

新會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東涌山七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本縣潮陽里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一百二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至陽江縣界地名琅琊村三百里。自界首到陽江縣三百四十六里。共六百四十六里。肇慶府新興縣界北雙一百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二百七十

里。共三百七十里。　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梅角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轉東至香山縣一百里。共二百一十里。　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五十二里。共二百七十二里。　東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沙尾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五十里。共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縣地名沖金村二百里。外抵大洋。　西北至肇慶府新興蒼步水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古勞山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并高要縣一百八十里。共三百里。　東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三十里。自界到本府南海縣一百六十里。共二百九十里。本縣界潮陽里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二百八十里。共三百三十里。南海志西至新州界北雙一百里。北至南海縣界河清坊八十里。　東到南海縣治二百五十里。　西到南恩州城四百里。　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　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　東北到南海縣治二百里。　東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　西北到肇慶路城三

百里。　西南到新州城二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東北至本路二百九十里。北至南海縣一百九十里。　東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增城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河源縣界地名鵝鳩逕三百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里。共四百三十里。本縣地名增城水口界三十里。自界首到博羅縣九十五里。共計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本縣界地名大蒲村一百七十五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南至本縣界地名石碣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六十里。共一百六十里。　北至本縣地名上建村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三百里。共五百五十里。　東南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三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博羅縣一百零三里。共一百三十三里。東莞縣界地名梁家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縣界地名白木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府清

遠縣界地名觀音山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四百里。 東北至河源縣界地名茅岡村二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五里。共三百五十五里。南海志東至博羅縣界角子山三十里。 西至番禺縣界長吉里二百里。 南至東莞縣界海洋一百里。北至清遠縣朱案四百里。 東到博羅縣治一百七十里。 西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 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 北到英德路城五百五十里。 東北到河源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清遠縣治四百里。 西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三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西北至本路二百五十里。香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麻涌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一百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朝陽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三十里。共一百五十里。本縣界梅角村一百里。自界首轉北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一十里。 南至大海

洋。難定里數。 北至本縣地名黃旗角大海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二百八十里。 東南至大虞山海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潮陽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五十里。共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本縣界地名沙尾村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本縣界黃旗角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八十里。共一百五十里。南海志東至東莞縣界大洋一百五十里。 西至新會縣界潮陽里一百里。 南至大洋。難定里數。 北至番禺南海兩縣界地名三角山二百二十里。 東到東莞縣治水路二百五十里。 西到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 南到南蕃大洋。難定里數。 北到番禺南海縣治水路二百二十里。 東南到大虞山九星洋水路三百里。 西南到新會縣潮陽里水路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東莞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浮虛海及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西北

至本路水路三百里。 北到番禺縣二百九十里。
清遠縣圖經志東至本縣觀音山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本縣界觀音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轉西北到韶州府英德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 西至本縣地名金鷄逕界八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 南至本縣界地名象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南海縣巴由里逕一百一十七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三里。共三百里。 北至陽山縣界正賓鄉二百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里。共三百六十里。本縣黎峒界七十五里。自界首到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 東南至本縣界地名觀音山一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二百四十五里。共四百里。本縣界白土鋪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 西南至本縣地名黃坑村分界嶺界九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地名燈籠坑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轉西南到肇慶府四會

縣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肇慶府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北至本縣梅花逕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五里。共三百一十五里。 東北至本縣羅塘村界九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吉河里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南海志東至增城縣界楊梅里一百五十里。 西至四會縣上元鄉七十里。 南至南海縣胥江七十五里。 北至桂陽州陽山縣界正賓鄉二百里。 東到增城縣治二百五十里。 西到四會縣治四十里。 南到南海縣治三百里。 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 東北到浛光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 東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六千八百二十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二十里。 西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西到四會縣七十里。 西南到番禺縣二十里。
連州湟川志州境 東南二百九十五里。 西

北二百五十七里。至到　東郴州高平縣二百一十里。　西賀州二百六十九里。　南廣州水路通英德府懷集縣。八百九十里。　北桂陽軍藍山縣二百五里。又至臨武縣二百三十里。　東南韶州水路至英德浛光縣。五百一十里。　西南封州六百里。　東北度嶺郴州三百九十里。　西北道州五百七十里。郡縣志東京三千四百八十九里。　西南到封州六百里。寰宇志西北至西京三千四百五里。　西北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里。九域志東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韶州三百四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賀州一百四十四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廣州七百八十里。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桂陽監五十八里。　東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韶州四百二十三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封州五百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七十六里。自界首至郴州三百一十四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道州四百七十里。元一統志本州北至上都五千五百

五里。　北至大都四千七百五里。　東至桂陽州小東門橋界一里。　西至道州路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　南至懷集縣界黃連山二百八十二里。　北至桂陽路臨武縣界雷鳴水八十里。　東到桂陽州三里。　西到賀州三百二十里。　南到封州六百里。　北到藍山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廣州府九百六十里。　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　西南到賀州桂嶺二百三十里。　西北到道州路三百七十里。

陽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鄺家鋪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四百五十里。共六百六十里。　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六十里。　西至湖廣道州府江華縣地名西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江華縣二百四十五里。共三百三十五里。　南至本縣界正賓鄉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二百里。共三百六十里。　北至桂陽府臨武縣地名涼傘水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到臨武縣一十五里。共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府清遠縣界梅花逕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一十五

里。西南至平樂府賀州界地名崖鷹嘴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賀州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桂陽府藍山縣地名分水鴨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藍山縣八十里。共二百里。東北至本縣梅花逕界一百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郴州府宜章縣地名峯頭嶺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宜章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鄺家鋪界二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乳源縣二百九十里。共五百里。考究湟川圖志縣境 東至英德縣地名蕉江界二百三十里。 南至懷集縣地名分澗嶺二百二十里。 東到英德縣治三百六十里。 西到華江縣三百三十五里。 南到懷集縣治三百里。 北到臨武縣治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宜章縣治二百三十里。 東南到清遠縣治三百一十五里。 西南到賀州二百九十里。 西北到藍山縣治二百里。 道里 夫縣治道里。考之東抵英德。西通江華。南連懷集。北接藍山。多有商販往來。是以四方莫不通焉。湟川志縣境 縣在東南一百四十七

里。東西一百七十里二百二十步。 南北二百四十里。一百六十步。 東至英州滄光縣界七十五里。以石嶺為界。自界至含光縣。兩縣相去一百二十五里。 西至桂陽縣界七十八里以槎潭為界。自界至桂陽縣。兩縣相去一百五十六里八十步。 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九里。以馬丁山為界。兩縣相去二百七十四里。 北至桂陽縣界一百五里。一百六十步。以儲母岡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六里。二百步。東南到清遠縣一百二十里。以自帶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 東北到韶州曲江縣界一百四十九里。以杉木嶺為界。兩縣相去二百四十九里四十步。 西南到連山縣界八十五里。以銅沙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西北到桂陽縣界六十里。以黃金計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里。元一統志西至本州一百一十七里。 東至樂昌縣黃嶺界二百七十里。西至桂陽縣紫山逕界。 南至含光縣五山逕界七十里。 北至宜章縣奔山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韶州路五百二十里。 西到桂陽縣一百

一十七里。南到開建縣四百一十里。北到宜章縣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西南到懷集縣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清遠縣五百二十里。

連山縣湟川志縣境。本縣在州。西一百五里。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桂陽縣界四十五里。以分水嶺為界。至桂陽縣六十里。西至賀州桂嶺縣界八十里。以竹溪渡為界。自界至桂嶺縣三十里。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廢地鋪為界。自界至懷集縣六十里。北至道州江華縣一百二十里。以杉子鋪為界。自界至江華縣三十里。東南到桂陽縣界鄉八十里。以板嶺為界。到桂陽縣一百里。西南到廣州懷集縣一百二十里。以上率鋪為界。自界到懷集縣九十五里。東北到桂陽縣四十五里。以上葉為界。自界到桂陽縣六十里。西北到賀州桂嶺縣界一百二十里。以草水為界。自界至桂嶺縣一百二十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五千六百一十里。東北至大都四千八百一十里。東北至本州一百五

卷一萬一千九百六

里。東至本州上平鋪界七十里。西至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東北至懷集縣界一百九十里。北至本州大鵬山八十里。東到本州一百五里。西到江華縣一百八十里。南到懷集縣一百九十里。北到藍山縣二百二十五里。東南到開建縣四百五十里。東北到臨武縣二百二十五里。西南到桂嶺縣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寧遠縣一百八十五里。

城池

本府圖經志廣州趙佗城古蹟在州之東。宋慶曆四年。經略使魏瓘築子城。時城圮壞方議修築。霖雨頹城。角得古磚志云。委於鬼工瓘。由是興版築周五里。東西南為甕城門三。曰鎮南。曰行春。曰有年。熙甯二年。轉運使王靖因趙佗古城舊址於子城之東築東城。周四里。為門三。曰迎薰。曰拱辰。曰震東。四年經畧使程師孟於子城之西。增築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為門九。曰朝天。曰朝宗。曰威遠。曰和豐。曰善利。曰金肅。曰素波。曰杭海。曰沖霄。是為三城。三城計二十二里一百八十步。周圍二千七百五丈七

尺五寸。嘉定四年。經畧使陳峴於城東南西南
築兩翅臨海。以衛城南居民曰鴈翅城。城上各
有樓。城外環以濠。東自平海門由海道入。環遶
至城西金肅門外通出海道。其外又有東西兩
澳。由城內達諸海。以通漕運。以泄渠脉。其東為
清水濠。西為南濠。鴈翅今廢。
聖朝洪武元年修治一新。洪武十年冬。都指揮使許
良。奏准三城宜合為一。為門八。曰正南。曰歸德
金肅。中鈕。順天。咸遠。正東。定海。
譙樓在布政司南。即宋清海軍門也。禺山舊址
下有雙門。 南濠在越樓下古西澳也。納城中
三渠水。外通於海。設水門加閘其上。啓閉有時。
舟楫由此出入。宋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後之
官于南海者每加開浚。今閘仍在。不通舟楫。越
樓亦廢。 清水濠舊在行春門外。古東澳也。穴
城而通於海。今廢。別於新鹽司前開暗渠。通水
出城。 南海志。有州郡。則有城池。所以扞禦外侮
也。州之東舊有趙佗城。古跡頹垣廢壘。而余襄
公詩云。千載猶存古越城者。即其地也。熙甯初
即州東之古城遺址築東城焉。廣袤四里。髙二

三十三

丈四尺。是為三城。為門十有七。觀其東扁曰番
禺都會。其西扁曰南海勝觀。登樓一覽。海山之
勝。具在目前。亦一城壯觀也。後天兵下。南平夷
城壁樓櫓雉堞。一切蕩除。以後因之。不復修治。
赫赫皇威。肅清海岱。崇墉伉伉。天塹截然。凛乎
其不可犯也。今記城壕舊跡。其門橋古渠之類
並附焉。子城。慶曆四年。經畧魏瓘築也。周環里五
里。雉堞三百。竣事遷諫議大夫。因任。皇祐四年四
年。儂寇抵大通港。望城壁而悔。留五十三日不
得逞而去。朝廷以瓘有備。除集賢院學士。再知
廣州。復環城浚池。築東西南甕城門三。 東城
熙甯初經畧呂居簡。得郡治之東古城遺址。始
謀增築。會移榮陽。朝京師上其事。詔轉運使王
靖成之。袤四里。壕其外。為門三。 西城熙甯四
年。經畧程諫議師孟築。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
步。高二丈四尺。為門九。舊三城有樓櫓。共一千
八百九十二間。歲久不全。及陳峴重建敵樓三
百四十七間。閱歲既深。風雨摧剝。尺椽片瓦無
存者。紹定二年。經畧方枝書淙仍於舊址。剏圍
樓七十五座。砲臺四間。城門雉堞。皆一新之。

三十四

鴈翅城。嘉定三年。經畧陳中書峴以州城之南為一閫闠。無所捍蔽。創築東城。長九十丈。為門一。西城長五十丈。敵樓共三十三間。三城歷年久。樓櫓傾側。磚石脫剝。端平乙未。經畧鼓寶章鉉。會僚屬戎將經度之。明年四月聞於朝。六月報可。七月朔興役。凡八閱月。修外城三千三百有六丈。女頭四千四百九十三。修子城六百三十有三丈。女頭九百一十七。新甃城門十有四。門屋敵樓九十有七。嘉熙丁酉春二月告成。以餘錢萬五千緡附郡之贍軍質庫。歲與郡分十三之息。以備整葺。均定界至。使摧鋒水軍。勇敢忠勇。東南將每仲月四九閱武之日。正將率部伍登城。各視其界。治草穢。補損闕。存本州窯務。陸續造磚。以備整葺。為慮遠矣。開慶己未。廣右繹騷。謝經畧子強。大修城壁。為豫備計。敵樓覆以瓦。皆易以磚。石城外築羊馬牆。高六尺許。鴈翅城下隙壤。植以木栅。翼而至海。備不虞也。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塔出元帥呂元帥師夔會泉福舟師取廣州。廣帥張鎮孫以城降。十五年正月八日元帥下令夷其城隍。惟子城及兩鴈

翅無恙。詳見取廣州始末。

濠三。城臨海。舊無內濠。每颶風至則害舟楫。大中祥符間邵曄知廣州。始鑿內濠以通舟楫。州人便之。慶曆間魏瓘再知廣州。環城浚池。熙甯初王靖成東城。復壕其外。嘉定三年。經畧陳峴重浚。長一千六百丈。東西置閘二。濠之兩傍皆民居。歲久淤壞湮塞。開慶己未。謝經畧子強大興工役。廣斥至二十丈。深三丈餘。東西埧頭高甃以石。費緡錢二十萬。米碩四萬。錢以產敷。夫隨鄉調。不大擾而事集。復自蒲澗景泰山導泉水西入于犇。犇水又西至悟性寺之左。築堰瀦之。深二丈許。以濟浸州後之平地。有習坎重險之象。南開小竇。溢則泄之于濠。近年決其陂納水于濠。遂以其故地為南田屬之官。

南濠在越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古西澳也。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納城中諸渠水以達于海。維舟于是者。無風濤恐。且以備火災。淳熙二年。經畧周自強浚之。歲久復堙。嘉定二年。陳經畧峴重闢。自外江通舟楫以達于市。旁翼以石欄。自越樓至閘門。長一百丈。濶十丈。自閘至海。長七十五丈。紹定三年。經

畧方淙浚之寶祐元年李經略迪復自擢甲巷開浚至閘口又加深焉德祐元年經畧徐直諒又浚之至元二十八年行樞密院副使廣東道宣慰使阿里又浚焉　清水濠在行春門外穴城而達諸海古東澳也濠長二百有四丈歲久堙塞嘉定二年經畧陳峴重浚　門　雙門榜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畧述建規模視廣古尤壯風雨震淩棟宇欹撓公家憚費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畧方實學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以瓴虛其東西二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為兩翅東通視敎營西為圍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成費出于官工募于市民甚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訖事會木石甎瓦與工費縻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為記今扁廣東道　鎮南門子城之南門也舊名鎮安嘉熙元年經畧彭鉉新其門改今名　行春門子城之東門　有年門子城之西門舊名朝天經畧彭鉉改西成淳祐六年經畧方大琮

扁今名　沖霄門在子城之東南隅州學之直紹興二十七年經畧蘇簡闢舊名燮雲經略潘公時改今名　迎薰門在東城之南　拱辰門在東城之北　震東門在東城之東　航海門在西城之東南　素波門在城西之南　塩倉街之直　書村門在西城之南　朝宗門在西城之南　阜財門在西城之南　金肅門在西城之西　和豐門在西城之西舊名豐樂淳祐六年經畧方大琮扁今名威遠門在西城之北　朝天門在西城之北舊名就日淳祐六年經略方大琮扁今名　平海門在東廂翅城

連州湟川志城濠周官以城郭溝池為掌固之職春秋畚築板榦為備患之謀謹固封守俟屏事也連之城池素號壯偉宋元徽間司徒鄱陽會授本州刺史實經始焉舊城三角歲久輒圮城復于隍本朝皇祐四年儂獠肆螫邕城不守二廣懐然憂形宵旰王師遣帥臣以蕩平之事已變休益重南顧乃詔以廣悉城郡將實形奉宣惟謹恢舊址而新之溪山襟帶樓櫓森嚴旗客向宗道記詳焉自是以來修舊於元祐葺理

於紹興。增築於寶慶。鳩工加多。雉堞益壯。城之周圍四里二百六十步。覆以廊屋六百三十有一架。西瞰湟流。其三隅皆長濠環繞。深不容厲。紹興乾道間。寇王不能入。設險形勝。甲于左廣。儀門之外。橫跨子城。置譙樓焉。南門西偏於城角爲亭。俯瞰江流。環簇峯秀。扁云畫不如。取劉賓客詩。惟有千山畫不如之句也。郡北城之上有樓。舊扁望雲。康定間太守林槩有望雲樓賦。熙甯中。社侯靖國易名都景。元祐六年。徐侯常復望雲舊名。有記。樓之後榮。下瞰北潮田。濤瀰望。扁曰觀稼。樓前因城爲月臺。城之門舊有五。耆老目爲龜形。曰熙仁。曰化俗。曰熙平。曰熙安。曰臨湟。乾道間。楊侯景雄以臨湟一門瀕江。廢塞以杜水患。紹定間。郡人請于郡。侯復門焉。尋又閉塞。今門存而不闢。外羅城門五。詳關津類

陽山縣湟川圖志本縣舊連州城一所。荒址頗廢。尚有民居一十餘家。城濠俱已荒廢。東西南舊城門三處。

番禺縣元一統志州城按元和郡縣志云。步隲所築也。隲爲交州刺史。登臺遠望。乃曰新城海

島靑腴之壤。宜爲郡邑。遂遷州於番禺。建築城郭焉。 東城皇祐中魏瓘知廣州。得郡治東古城東遺址築之。袤四里。 西城熙甯程師孟築。周十餘里。

井

錄事司南海志月井。舊在轉運司主管廳側。月華樓下。月出照映井底。水脉不竭。與日井相望。

綠淨丹井。古圖經云。綠淨堂舊名濯鮮堂。今李貞觀曾運使亟招方士雲集。葢取葛仙煉丹藥洲之義。因以丹井名。

南海縣圖經志羅漢井。在光孝寺西廊。寺有訶子。取此水煎湯最宜。南海志越井名天井。又名越臺岡井。或名趙佗井。番禺雜記云。僞劉呼爲玉龍泉。唯以供己。禁民無得汲。由此井數步而南井曰通泉。劉龑所鑿。劉龑姑據南越者。今北井亡莫知所存。昔有墜酒杯於越井者。後於石門得之。故陳江總詩云。石門通越井。又鮑仙姑行炙南海云。吾有越井岡艾。唐崔煒得之。又唐崔子向有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越井久廢。莫攷其跡。或云在越台山凸處

日井。在城外千佛寺側。太陽生東。照映井下。因名。今廢。元一統志云。井在州治野波北。　星泉井。在金肅門外繡衣坊。鑿井之始。井中見星。故名。輿地紀勝。在金肅門外直街。時有光若衆星。故名。　珊瑚井。詳見浮邱山。　雙井。古圖經云。在南海縣西。中央官路。其味次於達磨泉。歲久堙塞。郡縣志萬歲井。在縣東北四里。都督劉巨麟置。　千秋井。在縣東。按南越志云。趙佗於此穿井。冰深山峻。民不能及。後劉巨麟於此鑿井。人皆利之。於上置千秋亭。因名之。

番禺縣南海志孫公井二。在州北教場內。元豐八年孫龍圖頎鑿之。故名。　安期煉丹井。在碧虛觀前。番禺記云。數十年不汲。其味常甘。煎茶浸果。有金石氣。今存一石井欄在三清殿前。欄八方。上刻八卦。　鮑姑井。鮑姑即葛稚川妻也。古圖經云。嘗行炙於南海。唐崔煒遇之。仙姑曰吾善炙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意。越井即鮑姑井也。唐子西有詩云。廢臺移女後。遺井鮑姑時。圖志不指言其地。紀云景泰寺碧虛觀多有題。未知孰是。元一統志姑即葛洪妻也。井

在彌陀寺。

增城縣南海志泉子井。在縣南三十五里。泉湧地中。清甘可掬。灌溉尤博。舊有亭名醒心。紹熙三年。權縣許伯鳳更葺。改名廣濟。　雲母井。何仙姑餌雲母所汲也。詳見會仙觀

新會縣　龍井。郡縣志在縣西二里。有岡近于萬壽寺之側。其岡有穴水極深。俗謂之龍窟。南海志瓦窯井。在縣西北半里。泉清而味甘。與達摩泉相類。譚家井次之。　譚家井。在縣西半里。

橋梁

本府。　花橋。在遠華樓下。　開明橋。舊名止戈。在金肅門外。　起敬橋。在金肅門外一里。　致喜橋。在行春門外。　王孫橋。在拱辰門外。　東高橋。在平海門外。　西高橋。在善利門外。　丈溪橋。在龍頭市。元一統志紫芝橋。在泮塘中路。元有亭產靈芝因名。

南海縣圖經志太平橋。在城西廂古濠口。　彩虹橋。在中和門外。去城三里。南海志云。在戙船澳。　菓橋。跨南濠。　為政橋。在金肅門外。南海志云。舊名通津。在和豐門外。　鼎安橋。在中和

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咸遠。在咸遠門外。 拱北
橋。在順天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就日。在朝天門外。
番禺縣圖經志春風橋。在藥州池。南海志云。在
石洲北。 賓日橋。在正東門外。 遠来橋。在正
南門外。 濟川橋在歸德門外。
東莞縣。圖經志德安橋在縣西。 新橋。在水北
岸。 德生橋。在縣南。 平定橋。在縣西。 拱辰
橋。在縣北。 思洋橋。在縣東。
新會縣圖經志韓家橋。在縣東。 通津橋。在縣西。龍溪橋在縣西。
增城縣圖經志相思橋。在縣南。 仙鯉橋。在縣西南。

香山縣圖經志天黄橋。在艮字里。 東亭橋。在
縣郭東。 南亭橋。在縣郭南。
連州湟川志南橋。在熙平門外。跨長濠以木為
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二丈。 步蓮橋。在熙仁門
外。跨長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一丈八尺。
化俗門外橋。跨長濠。規模與前二橋稱而加長。
通匯橋。在子城門内。按漢書元鼎五年。路博德
為伏波將軍討南粤。出桂陽下湟水。一作滙水
然則橋下之梁。所以疏瀉池沼之隘。而通之于
滙者也。其址甃石。其亭彤楯。其起廢之歲。則紹

熙初。趙侯彦恂始之。陳侯曄成之也。 通莊橋。
在城外通衢之中。橋下之流。乃育德泉支派。自
諫議坊出。會于江。建置規模一與通滙同。而扁
微異者。滙以水名。莊以衢名也。爾雅六達謂之
莊。九達謂之逵。 洋水橋。高跨蓮池。以木為之。
廣一丈。長五丈。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
浮橋。舊在龍津門外。白馬祠前。今廢。 湖光橋。
在北山海陽湖上。始元水部丞自暮陵来遊。鑿
湖潴水光浮面。作橋水石之間。一望平掌。歷年
既久。泥土填疊。湖不如曩時之廣。而橋亦隘也。

通濟橋。州南五里蓮花潭上。石甃。橋下之流。自
舊錢監出。下注深潭。通廣州路。 三橋。屬流沙。
距大湖門十里。其水為奉化之支流。石勢參差。
凡三跨而後達岸。故曰三橋。 通陽邑。 石陂
橋。在清水津外三里。石甃。上流為三橋水。下流
注于深坑。路通湖南。 深坑橋。在北津外數步。
石甃。通湖路。 新土橋。在北津外三里。石甃。通
湖南路。 風溪橋。在下盧。石角木架。通湖南路。
安濟橋。在西岸市。石脚跨下處。水通湖南路。
會福橋。當永福安福嘉福三里之衝。石甃。通達

山路。 內洞橋。距龍津一里。石板。通同官場及
連山縣路。 高丈門橋。距城南二十里。石甃。通
同官場路。 全水橋。在龍口。石版。張紫巖曹遊
問橋名。覽水勢曰。水自庚辛來。故為此名也。路
通連山縣及賀州。 水口橋。在星子市。木架。跨
奉化水。通湖南路。輿地紀勝雙溪橋。 湖光橋。
並見杜扞留題詩。
陽山縣圖經志天澤橋。在縣西街。 水南橋。在
縣南隔江。 步蓮橋。在縣西北。

渠

本府圖經志古渠。六脈。草行頭至大市街。通古
渠。出南濠為一脈。淨慧寺街。至觀巷擢巷蕃塔
街古渠。出南濠為一脈。光孝街。至詩書街。通官
祿巷古渠。出南濠為一脈。大釣市。至鹽倉街。及
小市至鹽步門通城外。六渠為一脈。子城內水
出府學府洋池出城外。為一脈。都衛春風橋下。
通藥洲池出鹽步門。為一脈。 水閘在東西鴈
翅城口。嘉定二年。經略陳峴剏。紹定二年。因舊
址增築。兩岸石甃。各長二十餘丈。今廢。
陽山縣湟川圖志渠在縣治橫街。自東至西。通

流五里至大江。

關津

圖經志凡舟楫通濟處謂之津渡。 南海縣渡。
瓦窑。 丹竈。 金利。 奇石。 張槎。 龍江。
炭步。 白石岡。 西南。 鯉水。 麻奢。 沙坑。
橫江。 區村。 山根。 青石。 馬寧。 江尾。
蘭石。 深村。 楓欖。 大灣。 羅村。 石窟。
古竈。 沙貝。 寧口。 西岸。 官窑。 靈洲。
佛山仁壽。 洗屈岸。 牛眠。 三江。 脊江。 蔣
岸。 疊滘。 流潮。 石頭岸。 南津沙窖。 豐

江。 分界。 上滘。 葛岸。 江尾。 白塔。 何
村。 東村。 榕洲。 羅格。 甘竹。 山南白坎。
大洸。 白鷺洲。南海志長河渡。 新會。 肇慶。
山南。 四會。 橫岸。 橫水渡。 和順。 橫岡。
禾步駱村。 河清郎鑿。 大江。 藤涌蘭石。
平地。 洗村。 木鑊。 下黎。 馮赤口。 何村。
鹿子洲子。
番禺縣渡圖經志河南。 獵德。 黃家山。 石
井。 土瓜。 蓼滘。 三八相對岡。 白泥涌。
大石。 大山。 新造。 石勒。 蘇家。 江村。 南

海志東莞。南岸。惠州。石灣。大寧。沙亭。扶南。茶園。佛山。靖康。官山。寍頭。玉胖湖。新村横渡。萋渡。老鴉湖。水南北頭。蠕岡。西湖横渡。沙河。砍石。横濤。三元江。茶園。三曹。新婦崗横渡。古料。菌頭。吉洲頭。石碣。古鎮。蛋家祖。觔竹。企石。怗岡。大石頭。

東莞縣渡圖經志鐵岡。綠蘭。水南。鼓鎮。石碣。蛋家祖。

增城縣渡圖經志增江。沙河。

香山縣渡圖經志周圍皆海不設關津渡。

清遠縣渡圖經志卜市。横石。𣴎江。古港

新會縣渡元一統志龍眼渡。

連州湟川志關　羅城五門。濟川門。在城西隅。出上下西津。龍津門。在城西南隅路出西洋。連滸門。在城南隅路出洋湄津。朝天門。在城東隅路出清水津及南津。興賢門。在北隅路出北津。津　清水津。路出奉化鄉。通陽山縣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文省。

洋湄津。路出同官鄉。通廣州懷集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三百文省。一年共錢一十五貫六百文省。又渡錢每月一貫八百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二貫二百文省。南津。水路通陽山縣英德府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七百八十文省。一年共錢九貫三百六十文省。上西津。路出高良及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二貫三百四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八貫八十文省。又渡錢五貫五百文省。一年共錢六十六貫文省。下西津。路出高良。同官鑾首鄉。連縣縣通封州賀州。每月關子錢二貫二百七十五文省。一年蔆錢二十七貫三百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十一貫文省。一年共收錢一百三十二貫文省。北津。路通輔國上下盧鄉。通湖南一路。瓦窑津。路出輔國鄉前。與北津大路會合。二津每月共關子錢三貫一百八十五文省。一年共錢三十八貫二百二十文省。又渡錢每月八貫四文省一年共錢九十六貫四十八文省。大雲津。路出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

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貫八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一貫六百文省。輿地紀勝採蓮渡見杜抒留詩。

陽山縣渡。圖經志南津。北津。湟川志北門。西南。

坊里

南海志錄事司西城十九坊。歸附後以魁星入耆德。福星入聯桂坊。東南隅。聯桂。文信。望仙。衣錦。西南隅。德星。中和。親仁。貴德。東北隅。桂華。青雲。西北隅。會通。晝錦。耆德、

卌九

南海縣圖經志坊　東隅。高桂坊。甘棠西隅。金肅。親仁。中和。達德。南隅。貴德。德星。德新。北隅。禮義。中隅。通濟。鎮寧。進士。城西廂。揚仁。綉衣。青紫。城北廂。雙井街。大歷。泌冲。塩步。沙丸大涌。黃竹岐。扶南。平地。梯雲木鑼。山南。大通。龍頭。龍津。葛岸。登洲。容洲。桂華。蠕岡。夏滘。佛山。平州。魁岡。石耿。深村。甘溪。林嶽。

白鷺。桂林。疊滘。新良馬村。都粘西雍。平步。駱村。綠步。大攬。豐湖。蘇山。金紫。楊梅。高豐。南滘。南岸。胥江。紫泥。烏泥。郭塘。櫂桂。華甯。恩州西山。桃子坑。白石岡。上豐岡。黃岡。麻奢。草場。大圃。上涌。上圍。西隆下豐岡。綠潭。豐寧。大富學。沙堤。豐華。張槎。大江。土捞。興賢。甘攬。白藤。雲步。福岸。龍渚。光華。昌教。馬寧。江尾。甘竹。北水。古粉。逢簡。鼎新。容奇。古樓。大良。黃連。小滘。黎村。

五十

桂州。倫教。江村。涌鶴。石涌。羊額。礌溪。鰲頭。吉利。登俊。雲津大沙。上百滘。龍山。龍江。水藤。伏隆。簡村。金甌。沙頭。先村。大同。九江。河清。鎮涌。海洲。丹桂。龍津。里。平地。龍山。黃連。興賢。佛山。鼎安。高豐。馬寧。泌冲。蘇山。深村。吉利。吉祐。桂洲。山南。金甌。擢桂。福緣。福岸。魁岡。黃鼎。大良。倫教。棒林。西淋。冲

鶴。登俊。張槎。桂華。光華。仁壽。梯
雲。河清。扶胥。附郭南海志城西十二坊。
城北三坊。歸附後更易不一。今屬附郭里。又有
六鄉十七里。今析為三十五里。各里以坊之大
者為名。城西廂。叢桂。本寺仙桂。泰亨。德
義。由義。和平。泰和。陽春。城北鄉廂
弦歌。登雲。朝天。附郭里。江村里。仁
寧里。鹽步里。江尾里。大圓里。扶南里。
吉利鄉。歸仁里。永業里。龍原里。歸政
里。萬善里。先天里。府郭里。長興里。

長寧里。上下里。保義里。和順鄉。龍眼里
孝義里。賓興鄉。長寧鄉。保池里。觀光
里。思仁里。政順鄉。林岳里。順義里。
豐衍里。永通鎮。
番禺縣圖經志東南隅。聯桂坊。高桂。狀
元。壽寧。泰通。東北隅。仁壽。青雲。
桂華。文信。和同。東城廂。五僊。十賢。
崇道。仁和。里仁。海陽里。阜豐里。周
南。寧仁。永保。務本。慕德。永泰。寧
樂。南海志子城三坊今以五仙入十賢城南八

坊。今以鼎魁登俊。入壽寧。仁壽入泰通。擢桂入
東城。八坊更易不一。初無定名。子城廂。興
賢。城南廂。狀元。世科。泰通。鼎魁。
登俊。擢桂。東城廂。道愛。賓日。拱辰。
高明。先春。振文。吉和。上下桂林鄉。
永保鄉。慕德鄉。依仁鄉。上德里。寧樂
里。流溪里。沙溪里。元一統志惠風里。瑞
石鎮。平石鎮。慕德鎮。大水鎮。石門鎮。
白田鎮。扶胥鎮。
東莞縣里圖經志文順上。文順下。延福。

歸城。歸化。恩德。第一都至二十七都。
新會縣圖經志童溪鄉。宣化坊。源清坊。
禮義坊。屬縣郭里。縣郭里。歸德里。中樂
里。華萼里。古勞里。舊名純德。童陽鄉。
懷仁里。遵明里。石碑里。古博里。平康
里。新化里。永寧鄉。潮居里。潮陽里。
瀧水里。登明里。常樂鄉。德行里。文章里。
南海志永寧鄉。常樂鄉。德行上下里。文
章上下里。舊名章涌 元一統志崑崙鄉。清明
里。壽寧鄉里。

增城縣圖經志開元鄉。慶福里。金牛里。崇賢里。楊梅里。長沙鄉。平康里。西林里。松柏里。今併作西林里。綏寧鄉。合蘭上里。合蘭下里。綏寧里。清湖里。甘泉里。歸仁鄉。雲母里。綏福里。元一統志長吉里。清明上里。清明下里。

香山縣　里圖經志縣郭良字。得能。四字。大字。恭常。鞠字。龍眼。大小欖。古海。黃旗。潮居黃良。龍眼恭常。南海志丈順鄉。延福里。皇字圍。四字圍。大字圍。五常

字圍。恭字圍。良字圍。得能字圍。永樂鄉。永寧鄉。譚洲黃旗角。大小欖。海洲。

清遠縣　里圖經志高平鄉。興仁里。清平里。善化里。慈訓鄉。靖定里。滘江里。吉河里。太平里。池水里。永樂里。元一統志上元鄉。政賓鄉。

連州　坊湟川志郡志之南。通衢抵南津。衢之左右徑路。各有坊扁。弼教坊。譙門外數十步左畔。路入司理廳。取尚書明于五刑之義。忠報坊。弼教坊對。數步路出湟水北。折桂坊。通

衢之右。路出化俗門。舊郡學右內。取李白詩欲折月中桂之義。聯璧坊。通衢之路入司戶廳二廳並立。取潘安仁夏侯湛同輿接茵之義。以上並于城內。崇儒坊。與濟川門對立。路出入郡學。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示崇重吾道也。升俊坊。距外花亭數步。通衢之左。路入舊郡學。即今之貢闈也。取王制司徒升之學曰俊士之義。和豐坊。通衢之左。路徑與升俊合。舊名宋崇。祿權郡倅更今名。以左右列十數米鋪義。取時和歲豐也。登雲坊。龍津門內。路通江濱。端

平乙未。郡侯留元長鼎建。所以旌郡人陳東之擢進士第也。積善坊。市西左手。徑路通北山。常德坊。距積善數步。衢之左右各有徑。左由税務側。與積善坊徑相合右通江。擢秀坊。衢右。通胡家田洋湄洋。五十年前。此坊丈物頗盛。如胡知郡各有書社。皆一時之秀。洋湄又出張神童。五馬光臨。粉榆增重。擢秀之名。以此得之。近民坊。衢左。路出北山前。距桂陽縣治纔數里。權郡留元崇鼎新。取縣令治民為最近之義。桂華坊。衢徑皆通。三徑自熙仁門出至北洋路。

衣錦坊。出熙仁門。過步蓮橋左手徑通北湖。黃
朝請尚賢解組歸鄉。邦人榮之。以此得名。太
平坊。與衣錦坊對峙。通大市。 里仁坊。在衢之
右。距太平坊數十步。徑通大市。 北山巷口。左
松關右。東華坊。自化俗門出。過清都觀嶽宮城
隍諸廟覺宗寺前。會于通衢。出桂陽縣前路。
孝感坊。覺宗寺左。淳熙間。張道真刲骨刲肝以
療母疾。俄而無恙。事聞當路。累有褒嘉。後權邦
樓鍇為立坊額以旌之。 嘉慶坊。徑通推鋒寨
後。諫議坊。徑通升俊坊。及常德坊。大諫鄧公嘩
常居此。 嘉魚坊。徑通水泉頭。傅元丞相張公
寓連日。作書院于坊之左。有石如魚。名因此立。
元一統志上盧鄉。 下盧鄉。 高良半鄉。
陽山縣 坊圖經志宣化。 顯仁。 和義。 崇
嶽。 晝錦。 詩書。 登雲。 昇俊。 宣教。 朝
天。 遵道。 崇教。 里 東南。 欽南。 永福。
常嶽。 尊合。 朱鸞。 遷義。 東奉。 儒歸。
三樂。 雙西。 義長。 西長 浦上。 浦下。
仁內。 論富。 真陽。 富春。 徭山。湟川志本
縣所管三鄉共里一十二。 奉唐鄉。在縣東管

里四。 進賢里。 安樂里。 茂陽里。 萬安里。
通儒鄉。在縣南管里五。 新定里。 登科上里。
登科下里。 方墻里。 正平里。 歸善鄉。在縣
北。管里三。 柏陵里。 桃川里。 石門里。
連山縣。 三鄉七里。 遵教鄉。 白石里。 武
昌鄉。 宜善里。 上吉里。 歸義里。 文昌鄉。
白沙里。 春峒里。

鎮

陽山縣湟川志縣鎮。在縣南二十步。今廢。 清
瀧鎮。在縣東三十五步。今廢。 桐臺鎮。在縣三
十步。今廢。 右縣務。元在縣。壬辰年間。移置清
瀧村。 遂陽山鎮。本州歲差小使臣一員并職吏
收稅。後于戊午年。清瀧鈔客劉元禮經漕臺陳
狀。不應離縣四十五里收稅。准榜帖行下住罷。
四月內仍舊縣前收稅。癸酉年內准省部備客
人所陳。行下住罷。
連山縣。 連山鎮。在縣城內。

墟市

南海縣圖經志西南。 胥江。 張槎。 蘭石。
三山。 官窯。 白岡。 大小欖。 大歷。 扶南。

海舟。李村。奇石。沙頭。九江。吉水。
塩步。小橋。大良金斗。容奇小洲。白藤
江尾。上豐崗江邊。
番禺縣。車陂。横沙。蔘涌三入。大龍。
傍岡。江村。
東莞縣。寶潭。田心。土瓜。馬溪頭。南
頭市。
增城縣。神岡。死窑。石灘。

陂塘

增城縣石陂。郡縣志在縣東北五里。四面方潤。其中有水。分流而下成瀑市。古老相傳云為杯池。葛洪鍊藥之處。

南海縣南海志泮塘。在郡西六里。耆舊相傳僞劉時花塢一水環繞林幽邃。

活龍塘俗呼掘龍塘。在三角市。郡人禱雨於此。舊創雷壇今廢。